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

柳鸣九 主编

森鸥外精选集

高慧勤◎编选



Series Se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森 鸥 外 精 选 集

*Series Se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平面设计 → 康笑宇 STUDIO

ISBN 7-5402-1687-5



9 787540 216870 >

ISBN 7-5402-1687-5 / I · 202

定价: 28.00元

外国文学名家
精选书系

森鸥外精选集

高慧勤 编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森鸥外精选集 / (日)森鸥外著;高慧勤编选.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 4

ISBN 7-5402-1687-5

I. 森… II. ①森… ②高…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近代
②散文-作品集-日本-近代 IV. I3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6656 号

责任编辑:李剑波 张红梅 李江华

森鸥外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mm 大 32 开本 18 印张 482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守仁	史忠义	吕同六	朱 虹
沈石岩	张 黎	罗新璋	罗 芃
金志平	赵 珩	柳鸣九	高 莽
高中甫	高慧勤	陶 洁	路英勇

“书系”主编简介

柳鸣九，我国著名的学者、理论批评家、散文家、翻译家。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长期笔耕不辍，成果丰硕，已出版学术专著、文学评论集、散文集、译文集总共四十余种，如《法国文学史》（三卷）、《理史集》、《凯旋门前的桐叶》、《走近雨果》、《巴黎散记》、《巴黎名士印象记》、《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小说选》、《萨特研究》、《法兰西风月谈》等等。

其作具有理论气势、独创见解与斐然文采，在本学界有“著作等身”之誉；其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是多次全国性学术讨论的发起者与中心人物，被公认为“具有学术胆识”，是外国文学研究翻译领域中的领军人物，所创办并主编的大型译著项目共有十余种，其中获国家图书奖或国家级图书奖者，已有五种，如《雨果文集》（二十卷）、《加缪全集》（四卷）、《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十八卷）等；在国内外享有声誉，曾于二〇〇〇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被正式选定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

编选者简介

高慧勤(笔名艾莲),女,一九五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日文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任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撰有《标举新感觉,写出传统美》、《忧伤的浮世绘——论川端康成的艺术世界》、《日本古典文学中的悲剧意识》等文;译有《舞姬》、《雪国·古都·千鹤》、《美丽与悲哀》、《蜘蛛之丝》、《竹林中》、《脸上的红月亮》等;编有《日本短篇小说选》、《世界散文经典·日本卷》、《川端康成十卷集》,以及主编《东方现代文学史》、《芥川龙之介全集》等。

译者简介

周祥沅,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译有《忘却之河》、《木乃伊的口红》、《刺痛》等佳作多种。

张云多,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译有《名人》等。

刘立善,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著有《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日本文学的伦理意识》等;译有《芥川龙之介随笔》等。

侯 为,西安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译有《川端康成十卷集·散文卷》等。

李 征,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著有《作为表象的上海——中日新感觉派文学比较研究》;译有《金阁寺》等。

谢志宇,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亚欧系副教授。译有《关于郁达夫的早期作品》等。

郑晓芳,复旦大学外语系日本文学专业研究生。



森鸥外像



留学德国时的森鸥外



与作家幸田露伴(中)、斋藤绿雨(左)合影 (拍摄于1917年)



舞姫

鷗外森村太郎著

石炭をば早や積み果てつ中亭室の阜のほろりきいと聞
 かゝて熾熱燈の暗れおほき闇もやくるし今宵も毎
 るはこ集ひ来る骨牌仲間もホテルには宿りて舟に残り
 しち余一人のみなれど
 五年前の事なりしか平生の望み足りて洋行の公命を蒙
 りりあふセイゴンの港まで来し頃を自らみよもの耳に
 聞くもの一とて新しういぬをなく筆を仕せて書き記
 したる紀行を日ごと幾回言をやらけん當時の新聞に

小说《舞姫》手稿



小说《舞姫》插图



小说《雁》插图



小说《雁》插图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兹编辑出版“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种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每批十种。

本书系在已经出版了四十种的基础上,计划总共达到八十至一百种,以期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文经典文库。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兹表示深切的谢意。

柳鸣九
二〇〇三年一月

编选者序

高慧勤

森鸥外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声望与夏目漱石相埒,视为明治文学的巨擘。然而,在中国的读书界,两位作家的境遇却大不相同,夏目可说广为人知,而对森鸥外这个名字,恐怕就比较陌生了。

一百多年前,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日本明治维新不过才十多年,现代文学尚处于萌芽状态。一八九〇年,森鸥外留德回国不久,便接连发表《舞姬》、《泡沫记》、《信使》等三篇异域题材的短篇小说,令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其评论和翻译,尤具有启蒙的意义,对日本文学的现代转型,卓有建树,被推崇为日本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的《游戏》和《妄想》已由鲁迅先生译出,可是,此后的半个多世纪,译界却少有人问津,至今尚无一个译本行世,与夏目漱石的一书几译,恰成相反的对照。森鸥外在我国之遭冷遇,并非他的小说写得不好,就连夏目漱石的门生、著名短篇大家芥川龙之介等人,也深受其影响。个中原因,恐怕与森鸥外非同寻常的经历不无关系。

森鸥外(1862—1922),本名森林太郎,出身于武士家庭,祖上历代是藩主的侍医。自幼受武士道德教育,通习儒家经典。维新后随父进京。一八八一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为出国深造,本想进文部省,却不得不按父母的旨意,就职于陆军部,任教于陆军军医学校。三年后,奉命留德,专攻卫生学。四年的留学生活,对他影响极大。医学上得到深造的同时,身在异国,西方的人文环境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使他的眼界胸襟也为之一变。他强记博闻,广泛涉猎西方文史名著,研究叔本华和尼采等哲学思想,深受哈特曼美学理论的影响,成为他后来写小说搞评论的根据。一八八八年

回国后,就职于军医学校,历任教官、校长、近卫师团军医部长、陆军军医总监,最后升任为陆军部医务局长。中日、日俄两次战争时,森鸥外均曾奉命出征,到过我国东北、台湾。一九一六年辞去现役军职,翌年任宫内省帝室博物馆总长,直至去世。

作为明治政府的高官,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森鸥外的思想,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因循的局限。他自称是一个“留洋归来的保守派”,调和与妥协是其处世原则。但是,西方的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也给予他深刻影响,始终贯穿于他的创作中。德国学成归来,有感于日本国内的落后闭塞,应时代的要求,森鸥外以“战斗的启蒙家”姿态,凭借他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的深厚修养,在文化上展开全面的启蒙。一八八九年,他用稿酬创办文学评论刊物《栅草纸》,旨在廓清当时文学创作与理论上的混乱。就各家的文论严加评论,并与近代小说理论的开拓者坪内逍遙,关于文学上“没理想”问题进行长达八个月的论争,是为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文学论争。评论之余,森鸥外还译介欧美文学中各类体裁的作品,为当时的文坛提供多样的作品范例。所译安徒生的小说《即兴诗人》,曾获极高评价,认为臻于翻译文学的极致;著名自然主义作家正宗白鸟年轻时读此译文,曾“喜极而泣”(《明治文学总评》)。与此同时,森鸥外初涉创作,便一鸣惊人,借留学期间的亲历,以浪漫抒情的笔调,写成《舞姬》等短篇,显示出卓越的才华,赢得广泛的读者,产生深远的影响。

日本近代的浪漫主义文学是从西方学来的;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是写西方留学故事的。这就是森鸥外的处女作《舞姬》,被视为划时代的名作。小说通过青年官吏太田丰太郎与德国女郎爱丽丝的爱情悲剧,表现丰太郎自我觉醒后,在强大的天皇专制政权与封建因袭势力的压制下,不得不与现实妥协的悲哀。

小说的题材是作者根据留德的一段经历敷演而成。一八八八年九月,森鸥外回国不久,即有一名也叫爱丽丝的德国女郎追踪而

至。森鸥外慑于官僚机构的重压与封建家庭的专制,不能不“考虑到日本的国情与森家的处境”,在家人出面斡旋之下,德国女郎最终废然而返。但谁又能知道森鸥外内心的痛苦?所以,两年后发表的这篇小说,既是其真实情感的流露,也是作者的一种态度。虽然不能把丰太郎和作者本人划等号,不过,在丰太郎的身上,确有作者的影子在。小说的结局,是丰太郎牺牲爱情,走求取功名之路,这也是作家本人所做的选择。作品固然反映了森鸥外思想的局限,但也应看到,在那样的时代里,以个人之渺小,如何能与强大的权力机构和旧的习惯势力相抗衡!森鸥外的女儿森茉莉曾说,父亲身上有一头狮子,意思是森鸥外独立不羁,有种叛逆精神。然而,那实在是头受伤的狮子。尽管鸥鸟一度外飞,越出国境,在异域的时空里,脱略无形的羁绊,放意肆志、高扬浪漫精神;一旦回到日本的现实,却不得不屈服,隐忍,压抑自我。小说所表现的个性与封建家族、自我与权力机构的矛盾,实已超出功名与爱情的对立,突现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也最具普遍意义的问题。名作家佐藤春夫曾说,《舞姬》写的是“封建的人转变为现代人的精神变革史”。

像这类表现个性解放的反封建主题,贯穿于日本文学现代化的始终,也是森鸥外创作的根本精神。随后发表的《泡沫记》(1890)与《信使》(1891),也属森鸥外留德生活的系列小说,描写同一主题——人的自觉。《泡沫记》叙述留德日本画家巨势救一卖花女玛丽,六年后重逢,玛丽向巨势倾诉其不幸的身世,两人相爱,但玛丽却意外溺水身亡,一段姻缘有如泡沫一般短暂无常。《信使》的主人公小林,是一留德的日本军官,随德国部队演习后,宿于毕劳伯爵府。离府前夕,伯爵小姐伊达托小林带信给姑母法布利斯国务大臣夫人。几个月后,在宫廷舞会上遇见伯爵小姐,为摆脱平庸的未婚夫,她当了宫女,宁肯空度青春,在宫中终老一生。作者以同情与赞美的笔调,塑造两个具有独立精神与高贵品格的女性形象。模特儿玛丽,尽管处境卑微,依然洁身自好,宁死也不肯委身于恶势力,始终维护她做人的尊严;伊达小姐则喊出:“我虽生为

贵族之女,但我也是人!”抗议封建门阀牺牲爱情的婚姻制度。

三篇小说无一例外,都是悲剧结局:爱丽丝遭遗弃而发狂;玛丽则溺水身亡,如同泡沫一般殒灭;而伊达,毅然走进“只知礼而不知情,等于是罗马教廷”的深宫,埋葬花样的年华。小说里氤氲着丝丝深浓的悲凉意蕴。由于题材取自作家的留学生活,分别以十九世纪的柏林、慕尼黑和德累斯顿为背景,展现出一幅幅绚丽多姿的异国风情。《舞姬》采用的是自白体,主人公内心的隐痛、愧疚与忏悔,曲达以尽。加之主题表现的是觉醒后的悲哀,通篇流溢着浪漫的感伤。《泡沫记》尤富于传奇色彩,主人公巨势的原型,是森鸥外留德时的友人,也是画家,模特儿玛丽是其妾。路德维希二世溺水事件,在森鸥外留德日记有过记载。慕尼黑周边的风景,写得如诗如画。而《信使》中所描摹西方的贵族生活、宫廷的豪华辉煌,绘声绘色,斐然可观。三岛由纪夫曾说:日本作家中,能有幸亲历欧洲宫廷生活和贵族社会的,森鸥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异域风情,可视为西方浪漫主义作品的特征之一,而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正是肇始于森鸥外的这三篇异域题材小说。

森鸥外的创作生涯不算长,前后不过十五六年。《舞姬》等“留德三部曲”发表之后,由于军务繁忙,一度中止创作,近十五年无作品问世。而这期间,夏目漱石相继发表了《我是猫》(1905)、《哥儿》、《草枕》(1906)、《三四郎》(1908)等中长篇杰作,森鸥外不免感到“技痒”,又值工作比较平稳,生活无后顾之忧。于是,一九〇九年重返文坛,写了《半日》、《性欲生活》、《鸡》(1909)、《回声》、《青年》、《花子》、《沉默之塔》(1910)、《妄想》、《雁》(1911)、《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1912)、《阿部家族》(1913)、《山椒大夫》、《鱼玄机》、《最后一句话》(1915)、《高濂舟》和《涩江抽斋》(1916)等一批现代小说和历史小说。

毕竟森鸥外是业余写作,作品大抵以短篇为主。但《青年》与《雁》,篇幅稍长,是两个现代题材的中篇。很显然,《青年》是在夏目漱石《三四郎》的促发下写成的。主人公小泉纯一立志要当作

家,从乡下来到大都会的东京,经过一番阅历,见识了作家、教授、大学生各色人等,尤其领略了有闲夫人的美色诱惑,险些沉沦泥淖。作家让主人公“把触角由外界转向内心”,无情地审视自己的灵魂深处,冷静地探讨自我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小泉终于得以挣脱外在与内在的羁绊,不再彷徨,要“在艰难困苦中领略生命”,要“在日常生活中,牢牢守住自己的精神自由”,决心走自己的路,坚执其创作之志。作者一方面表现主人公精神的成长,同时还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文明现状、哲学思想以及道德伦理等展开多方面的批评。日本评论界一般认为《青年》是一部“思想小说”,也是一部“教养小说”,主人公小泉纯一是作家“理想化的青年典型”。小说写得并不很成功,但却展现了明治年间的社会氛围,知识人的生活,作家的人生观、文学观和女性观,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与欣赏价值。这种带有思辨性的作品,在日本现代小说中颇具特色。

《雁》以第一人称“我”回忆的形式,记述女主人公小玉,出身贫苦,一再受骗,成了人人痛恨的放高利贷者的外室。她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屈辱地位,朦胧有了人的觉醒,感到“一辈子当他的玩物太窝心了”,她开始憧憬真正人的生活,渴望摆脱屈辱的境遇。然而,“开化”并未带来妇女地位的改变,在封建意识依旧浓重,妇女没有起码的人权——警察能随意霸占穷人家的女儿,放高利贷者可花钱买妾——的社会里,一个弱女子想求得自身的解放,谈何容易!于是,她将希望寄托于窗外来来往往的大学生,对每天散步经过她家门前的大学生冈田暗生恋慕之情。等到有一天,小玉有机会可以向冈田吐露心曲时,一个偶然事件,竟使这惟一一次表白的机会擦肩而过,她追求幸福的努力,终于化为泡影。作者以生动的笔触,刻画小玉内心微妙的变化和一厢情愿的痴情;冈田无意间打死的一只大雁,仿佛就是小玉薄命的象征。作者对明治初年下层妇女的不幸,生为女人的悲哀,深为同情。尤其最后描写小玉那双美目,满含深情和绝望,令人不胜怜惜。小说笔致生动,真实而细腻地再现了当年大学生间的交游、风物民情、习惯偏见与市井生活。

短篇《半日》、《追雉》、《鸡》、《杯子》、《栈桥》、《修建中》、《花

子》、《回声》、《游戏》、《妄想》、《殉情》、《百鬼故拭》、《奇妙的镜子》等,都属现代写实小说,虽然侧重不同,却无不透露出作家对社会的批评,对旧俗的微讽,对学问与艺术的思考,同时也充满着诗情。森鸥外重返文坛时,正值自然主义文学兴盛之际。出于对自然主义的反感,便想另辟蹊径,写一些与之不同的作品。《杯子》便表现了作家的这一意向:“我的杯子虽小,但我要用自己的杯子喝。”这篇清纯可喜的精致小品,如同散文诗一般隽永。尽管作品意有所指,但是,当作寓言来读也未尝不可:人,当有自己的原则,道理一经认定,便应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哪管他人论短长!《修建中》形制虽短小,仅五千来字,也颇具深意:日本尚在“修建中”,因而,民主自由、人的解放、个性独立……一切还不具备,尚在一个闭塞的时代。这也正是《舞姬》中的太田丰太郎弃爱丽丝于不顾,率然回到日本,《青年》小泉纯一感到苦闷彷徨,《雁》里小玉还生活在前现代中,乃至其他一些作品时时流露出的无奈情绪,这一切皆源于此。《花子》可谓一篇珠玉之作,将雕刻家罗丹的风貌,写得栩栩如生;文中穿插波德莱尔的文章,以此引发罗丹对雕刻的一段精辟论断:“人体也一样,仅仅当作形体来看,并无意义。形体是灵魂的镜子。透过形体能看到内在的火焰,那才有意义。”以此来说明艺术创作的本质不在于形似,而在于表现其内在精神。《妄想》这篇晚年回想,正如正宗白鸟所说,“可以倾听到一个最聪明的日本人的的人生观”,是了解作家思想的一把钥匙。

一九一〇年,发生所谓“大逆事件”,翌年一月,将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二十四人处以极刑。明治政府对思想界实行高压政策,一片肃杀,整个知识界噤若寒蝉。当时只有《不如归》的作者德富芦花在题为《论谋反》的讲演中表示抗议;曾经留美留法的唯美大家永井荷风深为自己“一言未发”而“感到无地自容”。森鸥外于同年十一月,发表一篇《沉默之塔》,假托古代印度帕西人,屠杀阅读“危险书籍”的族人,以迂回的手法,抨击当局取缔言论自由的政策。“凡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有关的出版物……最

终都在社会主义这张标签前,给当成扰乱安定秩序而遭禁。”“文艺的世界成了令人疑惧的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朝代,走新路的人背后,必有一群反动的人在虎视眈眈,伺机而起,加以迫害。”当时的时势,也确如文中所描绘的。作为明治政府的高官,能够如此大胆地抨击专制,讥讽时政,诚属难能可贵。

此后,为避免触及现实题材,森鸥外转向历史小说创作。在《遵照历史和摆脱历史的束缚》(1915)一文中,述及他写历史小说的两种态度与方法。忠于史实,尽力抹杀作者的主观成分,或仅予最低限度的解释,以再现历史的真实面目,即为“遵照历史”。然而,完全遵照历史,不知不觉会被史实束缚手脚,于是便想从中摆脱出来:仅借用史实,不作精细的考证,全凭作者的主观阐释,是为“摆脱历史的束缚”。本书所选的《阿部家族》和《佐桥甚五郎》等属于前者,《山椒大夫》、《鱼玄机》和《高濂舟》等,则是用后一方法创作的。

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明治天皇逝世,随之,九月十三日,乃木希典大将携妻殉死。森鸥外写了一篇《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赞美殉死行为。第二年,又发表《阿部家族》,作翻案文章,含有否定殉死之意。对殉死评价上的歧异,恰反映出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两篇小说都取材于九州熊本细川家臣殉死事件。前篇写的是兴津一人的悲剧,后一篇则是阿部一族的灾厄。阿部弥一右卫门因同主公性格不合,未被允许殉死,且遭到其他武士的歧视。为免除这一耻辱,弥一右卫门悍然殉死,长子虽继承父业,却无俸禄,愤而反抗,招致满门被杀。日本有学者认为是命运悲剧,但也包含性格悲剧的因素在内。作者以冷静客观的态度,从容不迫的笔触,细致剖析了封建时代武士的主从关系,道德规范,社会对殉死的评价,殉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后果,表现了阿部一族的悲剧。森鸥外根据大量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以“遵照历史”的态度,再现历史的真实。

《山椒大夫》是第一篇以摆脱历史的方法创作的小说。根据一段广为人知的古代传说,加以想像,以抒情的笔调,描写古时陆奥

国磐城判官正氏获罪流放,妻子携带子女和女仆前去寻夫的路上,为人贩子所骗,分别卖作奴隶。在悲惨的非人境遇中,姐姐安寿经过周密思考,上山砍柴时,令弟弟厨子王出逃,而后投水自尽,表现一种牺牲自我的高尚情操。厨子王逃至京城,为父亲昭雪沉冤,继承官位,废除奴隶制度,最终与母亲团圆。小说既有历史的真实,也有艺术的虚构,将传说中原本的血腥复仇,改成带有积极意义的奴隶解放,展现一幅日本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图景。主人公的厄运,惨烈的处境,意味着日本社会的黑暗,对人的禁锢。同时赞美主人公虽身处逆境,仍不失却生活的意志,经过努力,最终战胜邪恶的勇敢精神。

一九〇四年,森鸥外从朋友处得到一本《唐女郎鱼玄机诗》,卷末附有女诗人的传略,读后觉得“颇富戏剧性”,遂根据《三水小牒》、《太平广记》、《唐才子传》、《全唐诗》、《唐诗纪事》等中国古籍不下二十余种,写出本书所选的这篇《鱼玄机》,于此也见出作者的才学博识。森鸥外又以医生的眼光,从性心理的角度,去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着重刻画鱼玄机作为女人的觉醒,她的妒忌,以及由此导致的毁灭。书中穿插鱼玄机与温庭筠的唱和,以及温庭筠的轶事和唐代的文人生活,写得惟妙惟肖,宛如出自中国作家之手。

《高濂舟》是森鸥外最后一篇历史小说,取材于日本德川时代《翁草》一书中“流人的故事”。以犯人在去流放地的高濂舟上,自叙获罪的经过。小说不仅写出江户时代的封建苛政,同时还表达了作者对人生哲理的思考。犯人喜助的话,引起解差庄兵卫的感触:人的欲望无穷,惟有知足者常乐。正所谓“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这既是一种财富观念,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作为医生,森鸥外从喜助杀弟一案引出安乐死这一医学界、法学界纷争未决的问题。但是,作者也拿不出解决的办法,只好委诸“官老爷的裁断”了。清新明晰的文笔,苍凉悲哀的故事,客观的叙述中,依旧不脱森鸥外的诗情。

森鸥外业医之余,博学于文,从事文学创作,今以小说传其名。

他有深厚的汉学造诣,会写汉文,能作汉诗,同时又具有广博的西方文化修养,文、史、哲、医与自然科学,可说无书不读,写作之外,还大量译介,在他的三十五卷大全集中,翻译约占十八卷,为数相当可观。他的文体,既有汉文的雄浑华赡,又有西文的明晰通透,更具日文的婉约优雅,他将和汉洋三方面的修养融为一体,形成其端庄、典雅、清新、明丽的风格。作为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鼻祖,森鸥外的作品篇篇蕴含着浪漫的诗情;身为医生,又是一位客观写实的高手。他留下的《舞姬》、《雁》、《山椒大夫》、《高濂舟》等名篇佳作,已被奉为日本近代文学的经典。通过本书所选的三十四篇作品,望读者尝鼎一脔,在领略作家艺术匠心与文采风流之余,更添一种读书之乐。

二〇〇三年岁末

目 录

编选者序.....	高慧勤(1)
-----------	----------

小说选

舞姬.....	高慧勤译(3)
泡沫记.....	艾 莲译(19)
信使.....	艾 莲译(34)
半日.....	周祥峇译(47)
追帷.....	侯 为译(64)
催眠.....	侯 为译(69)
鸡.....	刘立善译(82)
杯子.....	艾 莲译(102)
栈桥.....	谢志宇译(107)
修建中.....	谢志宇译(111)
花子.....	艾 莲译(117)
回声.....	侯 为译(123)
沉默之塔.....	刘立善译(126)
青年.....	李 征译(134)
妄想.....	张云多译(273)
殉情.....	侯 为译(287)
百鬼物语.....	侯 为译(295)
奇妙的镜子.....	侯 为译(305)
仿佛.....	谢志宇译(314)
雁.....	艾 莲译(337)
阿部家族.....	周祥峇译(406)

佐桥甚五郎	侯 为译(436)
安井夫人	侯 为译(443)
山椒大夫	艾 莲译(455)
两个朋友	郑晓芳译(477)
鱼玄机	艾 莲译(490)
阿公阿婆	谢志宇译(500)
最后一句话	周祥峇译(507)
余兴	谢志宇译(517)
高濂舟	艾 莲译(522)
寒山拾得	侯 为译(529)

散文选

藏红花	艾 莲译(539)
尊重历史与摆脱历史束缚	周祥峇译(542)
空车	谢志宇译(547)
遗嘱	侯 为译(550)
森鸥外生平及创作年表	高慧勤编(551)

小说选

舞 姬

高慧勤 译

煤早就装上了船。在这间中等船舱里,只有电灯空自亮得耀眼,桌子四周一片寂寥。夜夜在此摸骨牌的人,今晚都住到旅馆里去了,船上只留下我一个人。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我夙愿得偿,奉命出国,曾经路过这西贡码头。那时节,耳闻目睹,无不使我感到新奇。每日信笔写下游记文字不下数千言,登在报上,颇得时人赞赏。如今回想起来,通篇都是幼稚的思想和狂妄的言语。不然便把些寻常的草木金石,飞禽走兽,以至风俗人情,当做什么稀罕事儿,一一记了下来,足以贻笑大方。这次为了写日记,启程前也曾买了一个本子,可是,至今未着一字,仍是一个空本子。难道我在德国留学一次,竟变得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了么?不,这其中另有缘故。

今日东返归国的我,确非当年西渡留学的我了。学业上固然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但我却饱尝了世道艰辛,懂得了人心叵测,甚至连自己这颗心也变得反复无常,难以捉摸。即便把自己这种“昨是而今非”的刹那间感触写了下来,又能拿给谁看呢!难道这就是我写不出日记的缘故吗?不,这其中另有缘故。

哦!轮船从意大利布林的西港启航以来,已经有二十多天了。按理说,途中萍水相逢的旅客,相互可以慰藉旅途的寂寞,可是,我却借口些微不适,蛰居在客舱里,甚至和同行的旅伴都很少讲话,整日里为一桩旁人不知的恨事而苦恼。这件恨事最初像一抹乌云掠过我的心头,使我既无心欣赏瑞士的山色,也不去留意意大利的古迹。嗣后竟至悲观厌世起来,感到人生无常,内心的惨痛令我终日

肠回九转。现在已变成一片云翳,深深郁结在我的心头。然而,不论是看书还是做事,这惨痛宛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勾起我无限的旧情,无时不在啃啮我这颗心。啊!此恨绵绵,究竟怎样才能消融?倘若是别种恨事,还可托之诗歌遣散胸中的郁闷。但是,惟有这件恨事却是刻骨铭心,任什么也排遣不了的。今晚四下无人,还要过很久才有侍者来熄灯,趁此时让我暂且将这段恨事记叙下来吧。

我自幼受到严格的家教。虽然早年丧父,学业上却未曾荒疏。无论是在旧藩^①的学馆,抑或是上东京大学的预科,即便进了法律系之后,我太田丰太郎的大名始终是名列前茅的。与我这个独子相依为命的寡母,大概很可感到安慰了。十九岁上,我获得学士学位,人人都说,这是大学开办以来从未颁过的荣誉。后来,在某部任职,把母亲从乡下接到东京,度过了三年快乐的时光。上司很器重我,派我出国考察业务。我心想,这正是扬名显姓、兴家立业的良机,于是劲头十足,即使抛别年过半百的母亲,也不觉有多大的离情别绪。就这样迢迢万里,背井离乡,来到了德国首都柏林。

我怀着模糊的功名心和勤勉的苦学精神,忽然置身于欧洲这座新兴的大都会:光怪陆离,令我眼花缭乱;五彩缤纷,使我神摇意夺。这条“大道直如发”的 Unter den linden,假如把街名译作“菩提树下”的话,会使人以为是个幽静的去处,但是,你一旦走到这里,就可以看到两旁石铺的人行道上仕女如云。那时候,威廉一世还时常凭窗眺望街景,挺胸耸肩的军官穿着礼服,佩着彩饰,艳丽的少女照着巴黎的款式,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切的一切无不令人瞠目结舌。形形色色的马车在柏油路上往来如飞;高耸云霄的楼宇之间的空地上,喷水池溅起的水声宛如晴空里骤雨的淅沥;向远处望去,隔着勃兰登堡门,在绿树掩映下,可以望见凯旋塔上浮在半空的女神像。这许许多多景物,一时间纷至沓来,映入眼帘,使一个新来乍到的人感到应接不暇。但是,我在心里曾暗暗发誓:“纵然身处怎样的花花世界,我的心决不为它所动。”我常拿这一誓言来

^① 明治维新后,称江户时代(1600—1867)诸侯的领地为旧藩。

抵御外界的诱惑。

我拉响门铃,通名求见,出示公函说明来意之后,德国的官员很高兴地接待我,并且谈妥,只要公使馆方面手续办好,不论什么事都可随时关照我。所幸我在国内学过德文和法文,他们初次见到我,没人不问我是在何时何地学的德文。

我得到上级准许,公事之余,可以入当地大学进修政治学,我便办了注册手续。

过了一二个月,公事接洽完毕,考察工作也进展顺利,把一应急件先写成报告寄回国内,非急件写好后也整理成几大卷。可是大学不像我这幼稚的人所想的那样,根本没有专为培养政治家而开设的课程。我踌躇再三,终于选定两三位法学家的课。交过学费,便去听课了。

这样,三年的时光,梦也似的过去了。人的秉性终难压抑,一旦时机成熟,总要露出头来。我一向恪守父亲的遗训,听从母亲的教诲。小时人家夸我是神童,也从不沾沾自喜,依旧好学不倦。即便后来涉足官场,上司称赞我能干,我便更加谨慎从事,从未意识到自己竟成为一个拨一拨动一动的机器人了。如今,在二十五岁上,经过大学里这种自由风气的长久熏陶,心中总难平静,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我,终于露出头来,好似在反抗往日那个虚伪的旧我。我恍然而悟,自己既不适于当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也不宜于做个通晓法典、善于断狱的大法官。

我寻思道:母亲希望我当个活字典,上司则想把我造就成一个活法典。当活字典,还可勉为其难,做活法典,却是无法忍受的。从前,不论多么琐碎的问题,我都郑重其事地加以答复,近来,在寄给上司的函件里,竟高谈阔论什么不可拘泥于法制的细节,一旦领会法律的精神实质,虽万事纷然仍可迎刃而解云云。在大学里,我早把法律课程置诸脑后,兴趣转到文史方面,并渐入佳境。

但是,上司是要把我造成供他颐指气使的工具,怎会喜欢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翹然不群的人呢!所以,我当时处境便有些不稳。不过,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动摇我的地位。在柏林的留学生中,有

一群颇有势力的人物,我同他们关系素来欠佳。他们对我猜疑,竟至谗言诽谤。然而,这也并非事出无因。

我既不和他们一起喝啤酒,又不跟他们打台球,他们便说我顽固不化,道貌岸然。并且还嘲笑我,嫉妒我。其实,这一切都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我的缘故。唉,连我自己尚且不了解自己,别人又怎能了解呢!我的心宛如一颗处女的心,又似合欢树上的叶儿,一碰到什么便要退缩躲闪。我自幼便遵从长者的教诲,不论求学还是供职,都非出于自己的本意。即便表面看来好像是靠毅力和苦学,其实那也是自欺欺人,我不过是跟着前人亦步亦趋而已。我之所以能清心寡欲,不受外界诱惑,并非因为有律己的勇气,只因我对外界感到恐惧,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罢了。在我去国离乡之前,我丝毫不怀疑自己是个有为之士,也深信自己志气刚毅。唉,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轮船离开横滨时,一向自命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竟然泪水如涌,浸湿了一方手帕,就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然而,这倒正是我的本性呢。这种本性是生来如此的呢,还是因为早年丧父、长于母亲之手所造成的呢?

他们固然可以嘲弄我,至于嫉妒,嫉妒这样一颗脆弱而可怜的心,却是何其愚蠢!

看见浓妆艳抹的女人坐在咖啡馆门口招揽客人,我不敢过去和她们亲近。遇到头戴高礼帽,鼻梁夹鼻镜,一口普鲁士贵族口音的“花花公子”,就更不敢同他们交往了。既然缺乏这种勇气,当然也就无法同我那些活跃的同胞往来。由于彼此疏远,他们对我不仅嘲笑、嫉妒,而且还夹杂着猜忌的成分。这正是使我蒙冤受屈,在短暂的时日里,饱尝了人间无量辛酸的因由。

一天傍晚,我在动物园散步,正要回珠宝街的寓所,走过菩提树下大街,来到修道院街的旧教堂前。每当我从灯火辉煌的大街走进这狭窄昏暗的小巷,便望见这座凹形的旧教堂。教堂对面是栋出租的公寓房子。楼上一户人家在栏杆上晾着床单、衬衣什么的,还没有收进去;楼下是家小酒店,门口站着一个留长胡子的犹太教徒。楼房共有两座楼梯,一座直通楼上,另一座则通往地下室

终都在社会主义这张标签前,给当成扰乱安定秩序而遭禁。”“文艺的世界成了令人疑惧的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朝代,走新路的人背后,必有一群反动的人在虎视眈眈,伺机而起,加以迫害。”当时的时势,也确如文中所描绘的。作为明治政府的高官,能够如此大胆地抨击专制,讥讽时政,诚属难能可贵。

此后,为避免触及现实题材,森鸥外转向历史小说创作。在《遵照历史和摆脱历史的束缚》(1915)一文中,述及他写历史小说的两种态度与方法。忠于史实,尽力抹杀作者的主观成分,或仅予最低限度的解释,以再现历史的真实面目,即为“遵照历史”。然而,完全遵照历史,不知不觉会被史实束缚手脚,于是便想从中摆脱出来:仅借用史实,不作精细的考证,全凭作者的主观阐释,是为“摆脱历史的束缚”。本书所选的《阿部家族》和《佐桥甚五郎》等属于前者,《山椒大夫》、《鱼玄机》和《高濂舟》等,则是用后一方法创作的。

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明治天皇逝世,随之,九月十三日,乃木希典大将携妻殉死。森鸥外写了一篇《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赞美殉死行为。第二年,又发表《阿部家族》,作翻案文章,含有否定殉死之意。对殉死评价上的歧异,恰反映出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两篇小说都取材于九州熊本细川家臣殉死事件。前篇写的是兴津一人的悲剧,后一篇则是阿部一族的灾厄。阿部弥一右卫门因同主公性格不合,未被允许殉死,且遭到其他武士的歧视。为免除这一耻辱,弥一右卫门悍然殉死,长子虽继承父业,却无俸禄,愤而反抗,招致满门被杀。日本有学者认为是命运悲剧,但也包含性格悲剧的因素在内。作者以冷静客观的态度,从容不迫的笔触,细致剖析了封建时代武士的主从关系,道德规范,社会对殉死的评价,殉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后果,表现了阿部一族的悲剧。森鸥外根据大量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以“遵照历史”的态度,再现历史的真实。

《山椒大夫》是第一篇以摆脱历史的方法创作的小说。根据一段广为人知的古代传说,加以想像,以抒情的笔调,描写古时陆奥

凶恶，额上刻下了贫苦辛酸的印记，身上穿了一件旧绒衣，脚上是双脏拖鞋。爱丽丝向我点了点头，径自走进屋里。老太婆好像迫不及待似的使劲关上了门。

我茫然站在门外，无意中借着煤油灯光往门上看了一眼。上面用漆写着“艾伦斯特·魏盖尔特”，下面是“裁缝”二字。这大概就是少女亡父的名字了。我听见屋内似有争吵之声，过了一会儿又沉静下来，门又打开了。那个老太婆走了出来，对方才的失礼，向我再三道歉，并把我让进屋里。一进门就是厨房，右面有一扇低矮的窗户，上面挂着洗得雪白的麻布窗帘。左边是一个简陋的砖砌炉灶。正面一间房间门半开着，屋里摆着一张蒙着白布的床。床上躺的想必是那个死者了。老太婆打开炉灶旁边的一扇门，把我让了进去。这是间朝街的阁楼，没有天花板。梁木从屋顶斜着伸向窗子，棚顶糊着纸。在矮得抬不起头的地方放了一张床。屋子中央有张桌子，桌子铺着好看的台布，摆了一两本书和照相本，瓷瓶里插着一束名贵的鲜花，和这间屋子不大相称。少女娇羞地站在桌旁。

她长得十分美丽。乳白色的脸庞在灯光映照下，微微泛红。手脚纤细，身材袅娜，绝不像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老太婆走出屋后，少女这才开口，语调带着土音：

“我把您带到这里来，请您谅解我的苦衷。您一定是个好人，请别见怪。我父亲明天就要安葬，本想去求肖姆贝尔希，您也许不认识他。他是维克多利亞剧院的老板，我在他那里已经工作了两年。本以为能救我们的急，不料他竟乘人之危，对我不怀好意。请您来救救我吧！哪怕我不吃饭，也要从微薄的薪金里省出钱来还您。要不然，我只好照母亲的意思办了。”说话之间，她已是泪眼模糊，浑身发颤。她抬眼看我时，十分媚人，令人对她的要求不忍心加以拒绝。她这眼波，不知是有意做作的呢？抑或是天然的风韵？

我袋里只有两三个马克，这点钱当然无济于事，便摘下怀表放到桌上，说：“先用这个救一下急吧。让当铺打发伙计到珠宝街三号，找太田要钱就行。”

少女显得又惊讶又感动的样子。我伸出手来告辞时，她竟吻

着我的手,手背上溅满她点点的热泪。

噢,这真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事后,少女亲自到我寓所来表示谢意。我终日枯坐在窗下读书,右有叔本华的著作,左是席勒的作品,现在又插上一枝名贵的鲜花。从这时起,我同少女的交往日渐频繁。连我的同胞也有所察觉,他们臆断我准是找舞女来寻欢作乐的。其实我们二人之间完全是白璧无瑕的。

同胞当中有个好事之徒,我不便说出他的名字,他竟在上司那里谰言诽谤,说我经常出入剧院,结交舞女。上司本来就认为我在学问上已经走入歧途,对我甚为不满,一听说我如此,便通知公使馆将我免官撤职。公使在传达命令时说,如果立即回国尚可发给路费,倘若在此羁留不走,将不予任何资助。我要求宽假一个星期,容我考虑。我这时正心烦意乱,又接到了生平最令我悲痛的两封来信。两封信几乎是同时寄到的。一封是母亲的亲笔信;另一封是一个亲戚写来的,报告我那挚爱恩慈的母亲过世的消息。我不忍在这里复述母亲信中的内容,热泪涔涔,使我无法下笔。

直到现在,我与爱丽丝的交往,比起别人的想像要清白得多。因为家境清寒,她没有受到充分的教育,十五岁时便被招去跟随舞师学艺,从事这个低贱的职业。满师之后,就在维克多利亞剧院演出,现在已是剧院里第二名舞星。然而,正如诗人哈克廉德尔所说,舞蹈演员好比“当代的奴隶”,身世是很凄惨的。为了一点微薄的薪金,白天要练功,晚上要登台。走进化妆室,虽然浓妆艳抹,华饰盛服,一出了剧院,却常是衣食不周的,至于那些要赡养父母的,更有说不尽的艰辛。所以,据说她们当中,不少人不得不沦落到兼操贱业的地步。爱丽丝之所以能够幸免,一方面固然由于她为人本分,同时也因为有刚强的父亲多方回护。她自幼喜欢读书,但所看的书都是从租书铺租来的庸俗小说。我们相识以后,我借书给她看,她渐渐体会到读书的趣味,纠正错误的语音,没有多久,给我的信里,错字也减少了。说起来,我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师生间的情谊。当她听说我突然给撤职时,不觉大惊失色。但我没有告诉她,这事与她不无关系。她要我瞒着她母亲,怕她母亲知道我没有

官费后,会疏远怠慢我。

唉,有些细节就不必在这里说了。就在这时,我对爱丽丝的感情突然炽烈起来,终于变得难舍难分。尽管有人不理解我,甚至责备我,不该在一生中的紧要关头做下这种事。然而,我同爱丽丝相见之初,对她的爱情就是很深的。现在,她十分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又因惜别在即而不胜悲戚地低垂了头。几缕秀发拂在脸颊上,是那么妩媚动人,深深印在我这悲愤欲绝、深受刺激、不大正常的脑海里,使我在迷离恍惚之中走到了这一步,又能奈何!

公使约定的日子快到了,我的命运也即将决定。如果就此回国,不仅学无所成,还背了一个坏名声,此生不复有出头之日。倘若留下,学费又毫无着落。

当时,能够帮助我的,惟有现在与我同行的相泽谦吉。他在东京,当上了天方大臣的秘书官。在政府官报上,他看到我被撤职的消息,便向某报社总编提议,任用我为该社驻柏林通信记者,负责报道政治和文艺方面的消息。

报社的报酬虽然微不足道,可是我想,只要搬个家,换个便宜的餐馆,总可以维持最低生活。这时,诚心诚意来帮助我的便是爱丽丝。她极力劝说母亲,让我寄居在她们家里。爱丽丝和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把微乎其微的收入合在一起,在穷困潦倒之中也度过了些愉快的时日。

每天早晨喝过咖啡,爱丽丝便去排练场,如果不排练就留在家,我则到国王街一家门面很窄、进深却很长的休息所,浏览所有的报纸,用铅笔抄下各种资料。在这间借天窗采光的屋子里,有些是没有固定职业的年轻人,也有靠出借小额贷款悠游度日的老人,还有一些是从交易所出来偷闲片刻的生意人。我和他们坐在一起,在冰凉的石桌上挥笔疾书,连年轻侍女送来的咖啡放冷了都顾不上喝。墙上并排挂了许多种报纸,全用木头报夹夹了起来。我一再过去调换报纸,局外人不知要怎样猜度我这个日本人呢!靠近一点钟的时候,爱丽丝从剧院排练回来,顺路到这里来找我一同回去。对这个体态轻盈、能作掌上舞的少女,必定会有人看了感到惊讶的。

我的学业是荒废了。靠屋顶下一盏昏暗的灯光,爱丽丝从剧院回来后坐在椅子上做针线活,我在她旁边的桌子上写新闻稿。这和从前拼凑枯燥乏味的法律条文截然不同,现在是就风云变幻的政界动向,以及有关文学美术界新思潮的评论等问题,作综合报道。我与其说是学皮约尔涅^①,毋宁说是尽可能用海涅的构思方法,写出各种文章来。其中,德皇威廉一世和腓力特烈三世相继崩殂,新皇继位,俾斯麦侯爵进退如何等问题,我尤其作了详尽的报道。所以,这一向忙碌不堪,我自己有限的一些藏书,根本无暇翻阅,更不要说温习功课了。大学学籍虽然还保留着,但因缴不出学费,所以尽管选修一门功课,也难得去听上一回。

学业固然荒废了,却长了另外一种见识。何以见得呢?说来当时欧洲各国在民间学术的普及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赶得上德国。许多有见地的论文,散见于几百种报纸杂志上。我当了通讯记者之后,以我在大学里培养出来的敏锐的眼光,通过这样大量阅读、抄写摘录,已往片面狭隘的知识,如今能够触类旁通,综合概括,达到了本国留学生所梦想不到的境界。他们当中有人甚至连德国报上的社论都不常看哩。

明治二十一(1888)年的冬天来到了。大街上的人行道,已经用铁锹铲平了雪,铺上沙子。修道院街这一带路面上结了一层薄冰,已经看不出高高低低的了。清早一开门,冻饿而死的麻雀落在地上,看着叫人觉得可怜。屋内尽管生火取暖,可是北欧的寒气依然透过石墙,渗过棉衣,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前二三天的夜里,爱丽丝在舞台上晕倒了,别人给扶回家来。从那以后,她说不舒服,在家休息,吃了东西便想吐。还是爱丽丝的母亲第一个想到,她是不是怀孕了?唉,正当我前途渺茫,一身无着之际,如果真是这样,叫我怎么办呢?

这天是星期日,我耽在家里,心情抑郁寡欢。爱丽丝还不至于

^① 皮约尔涅(Ludwig Börne, 1786—1837),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派成员。受德国官宪压迫,避居法国。曾同海涅进行过论争。

要卧床,她坐在小火炉边一把椅子上,一声也不响。这时,外面有人叩门,不大一会儿,爱丽丝的母亲从厨房里进来,交给我一封信。信上的字体很熟悉,一看就知道是相泽的笔迹。贴的是德国邮票,盖着柏林的邮戳。我有些纳闷,拆开一看,里面写道:“事出仓促,未及函告。我随天方大臣已于昨夜抵达柏林。伯爵拟召见你,望速来。此为恢复名誉之良机。匆匆,不赘。”爱丽丝见我看完信,神情茫然,便问:“是家乡来的信吗?不会是什么坏消息吧?”她大概以为又是报社关于稿酬的事。“不是,别担心。你知道,那个相泽陪着大臣到柏林来了,叫我去一趟。事情很急,要我马上去。”

即便是母亲打发心爱的独子出门,恐怕也不及爱丽丝这么妥帖周到。她可能考虑到我要谒见大臣,便扶病起来,给我找了一件雪白的衬衫,拿出一向保存得好好的二排扣的大礼服,连领带也是她亲手给我系的。

“这样一来谁能说你不体面!你照照我的镜子看!怎么这么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啊?连我都想跟着你去看看呢。”接着她庄容说道:“不像了,换上这身衣服,简直认不出是我的丰太郎了。”她沉吟了一下又说:“倘若你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即使我的病不是母亲说的那种,你也不会遗弃我吧?”

“什么?飞黄腾达?”我笑了笑,“几年来我已经绝了涉足官场的念头。我并非想去见大臣。只是想看看阔别几年的朋友罢了。”爱丽丝的母亲叫来一辆最好的马车,车轮轧轧辗过积雪的大街,停在窗下。我戴好手套,披上不十分干净的大衣,拿起帽子,同爱丽丝吻别之后,便走下楼去。她打开结了冰的窗户,任凭北风拂弄她蓬乱的头发,目送我乘上马车离去。

我在皇家饭店门口下了车。向侍者问清相泽秘书官的房间号码,踏上很久没有走过的大理石楼梯。我先走进休息厅,中间的柱子旁边摆着铺了长毛绒的沙发,正面竖着穿衣镜,我脱下大衣,然后沿着走廊走到相泽的房门口。我不禁有些犹豫:在大学读书时,相泽曾极口称赞我品行方正,今天相见,不知他会用怎样的目光来看我?走进房间一见面,相泽外表虽然比前略胖,更显魁伟,但性

情依然豪爽。对我的有失检点似乎并不怎么介意。我们来不及畅叙别情,他便引我去谒见大臣。要我办的事,其实就是翻译一份德文紧急文件。我接过文件,退出大臣房间,相泽也随后出来,邀我一起去吃早饭。

在饭桌上,多半是他问我答。因为他生平一帆风顺,而我却是命运多蹇。

我开诚布公,诉说我所遭遇的不幸,相泽听了不时感到惊讶,不仅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反而斥责那班庸俗小人。等我讲完,他正色规劝了我一番。大致意思是:这些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你天性懦弱之故,事到如今,说也无济于事。然而,一个才学兼备的人,岂能为一个少女的爱情,毫无目的地长此以往!目前天方伯爵有意要用你的德语。他知道你当时被革职的原因,已有先入之见,我也不便劝他改变看法。伯爵要是看出我在维护你,不仅于你无益,对我自己也不利。推荐一个人,最好是先露其才。你当以自己的才干取信于伯爵。再者,你同那少女的关系,即使她对你真心实意,彼此情深意浓,这样的爱情也绝非出于慕才,实则上是男女之间的情好而已。你应当痛下决心,同她断绝这层关系。

仿佛是大海上迷失方向的人,望见了远山,相泽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然而,这远山尚在浓雾之中,究竟何时方能到达?再者,即使到达了,我是否就能心满意足?也难逆料。眼前生活虽然清苦,却也不无乐趣,爱丽丝的爱情也使我割舍不得。我这颗软弱的心,一时竟拿不定主意,姑且听从朋友的劝告,答应他斩断这段情缘。同我敌对的一切,我为了不失身份,还常常能抵挡一番,然而,对于朋友,我却说不出一个“不”字来。

我告辞出来,寒风扑面。旅馆的餐厅里,关着双层玻璃窗,又生着陶制火炉,一走出来,下午四时的寒气,透过单薄的大衣,袭在身上,实在难以禁受,不但身上起了鸡皮疙瘩,连心里也感到一层寒意。

一夜之间,我便把文件译完。此后,到皇家饭店去的次数也多起来。起初,伯爵只同我谈公事,后来便提到国内最近发生的一些

事情,听听我的见解,偶尔也讲些旅途上人家闹的笑话,说罢哈哈大笑。

大约过了一个月,有一天,伯爵突然问我:“我明天要去俄国,你能随我去一趟吗?”因为相泽公务繁忙,已经几天没有见到他。这一问,使我不免感到意外,随即答道:“敢不从命。”说来惭愧,我这回答,并非出于当机立断。凡是我所信赖的人猝然间问我什么事时,我往往不假思索就应承下来,而不去推究该如何回答才算得体。一经允诺,即便发现有为难之处,也只好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去履行自己的诺言。

当天我领了旅费和译稿费回家。把译稿费交给爱丽丝,这笔钱足够她们维持到我从俄国回来。爱丽丝告诉我,经过医生检查,她确是怀了孕。因为有贫血,需要休养几个月。可是剧院老板说,她请假太久,已经开除,其实,她才请了一个月假。对她这样苛刻,自有别的原因。我去旅行的事,爱丽丝并无着恼的表示,因为她对我的情意是深信不疑的。

这次乘火车出门,路途不算远,所以无需太多准备。只借了一套合身的黑礼服,新买一本哥达版的俄国宫廷贵族名录和两本字典,届时收进一只小皮箱里就行了。近来接二连三的事很多,我走之后,爱丽丝留在家里会更加烦闷,尤其怕她到车站送行时会哭哭啼啼,所以第二天清早便打发她母亲陪她上朋友家去。我收拾好行装,锁上门,把钥匙存在门口鞋铺老板那里便动身走了。

关于这次俄国之行,该说些什么呢?我作为翻译,居然青云直上。随同大臣一行在彼得堡逗留期间,环绕我的,是冰雪世界中的王宫抄袭巴黎的绝顶豪华而呈现的富丽堂皇;是点起无数枝黄蜡烛,在烛光灯影中闪闪发光的勋章和肩饰;是在精工雕刻的壁炉里燃着熊熊火焰,使宫女们忘记屋外的寒冷而扇羽轻摇。一行人中,数我法语说得最流利,所以在宾主之间,周旋办事的也大抵是我。

在这期间,我并没有忘掉爱丽丝。不,她天天寄信来,我怎能忘记她呢。我动身那天,她怕独对孤灯,寂寞难挨,所以在朋友那里直谈到夜深人倦,回到家里,倒头便睡了。第二天清早醒来,只

剩下孤零零一个人,还疑是身在梦中。起床后那份孤凄的意绪,即便在生活艰难、吃不上饭的日子里也是不曾有过的。这是爱丽丝第一封信的大致内容。

过些日子寄来的另一封信,大概是在极为悲苦的心情中写的。信是用一个“不”字开头的:不,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思念你的心竟是如此之深!你曾说过,家乡早已没有亲人,只要在这里能够找到生活出路,就可以留下来。而我也要用我的爱情把你拴住。倘若这一切仍然留你不住,你一定要回国的话,我和母亲就跟你一起去,这也不难,只是偌大一笔路费到哪儿去筹划呢?所以,我常常想,无论如何,我也要设法在这里活下去,直等到你有出头之日。可是,你这次短期旅行,刚走开二十来天,我这种离愁别恨就已经一天深似一天了。我原以为分离只是一时的痛苦,这想法真是好不糊涂。我的身子越来越不便了,看在这个份上,不管发生什么事,你千万不能抛弃我啊!我和母亲曾经大吵一场。她看我这次打定主意,不同往常,便也软下心来。她说,如果我跟你东去日本,她便住到什切青的乡下,去投靠一位远亲。来信说大臣很器重你,既然如此,我的路费总有办法可想吧。我现在只是心心念念盼着你回到柏林的那一天。

啊!看了这封信,我对自己的处境,才若有所悟。我的心竟这样迟钝麻木,真是羞煞人!无论对自己的进退,抑或是不相干的别人的事,我一向自负很有决断。可是这种决断,只产生于顺境之中,而不存在于逆境之时。我心中洞明事理的这块明镜,一旦照到自己同别人的关系上,便是一片模糊了。

大臣待我很厚。而我目光短浅,只看到自己应尽的职责,至于这一切同我的未来有何关系,天晓得,我可是想都没想过。这一切,现在既已明了,心情哪里还能平静?当初朋友推荐我的时候,要博得大臣信任,如同房上的小鸟一样不可企及,现在似乎已稍有把握。日前相泽在言谈之中,也曾露出一一点口风,回国之后彼此倘能继续如此相处云云。难道大臣曾经言已及此,只因碍于公事,哪怕是知交好友,相泽也不便向我明言么?如今细想起来,我曾经轻

率地说过，要同爱丽丝斩情绝爱，这话他大概早已报告给大臣了。

唉！初到德国之时，自以为认清了自己，誓不再做拨一拨动一动的机器人。然而，这岂不像一只缚住双脚的小鸟，放出笼子，暂时还能扑打双翅飞翔，便自诩为获得自由一样么？脚下的绳索已经无法解脱，以前握着这绳索的是某部我的上司，如今这条绳索，唉，说来可怜，又握在天方伯爵手中。我同大臣一行回到柏林，正是新年元旦。在车站分手后，我驱车直奔家里。当地至今还有除夕彻夜不眠而元旦白天睡觉的习惯，所以街上万户寂然。天气劲寒，路旁的积雪化成棱角突兀的冰片，在灿烂的阳光下游晶莹发光。马车拐进修道院街，停在家门口。这时听见有开窗的声音，我在车里却望不见。我让车夫提着皮箱，刚要上楼，劈面遇见爱丽丝跑下楼来。她大叫一声，一把搂住我的脖子。车夫看了一愣，大胡子动了动，不知咕哝了句什么。

“这下好了，你可回来了！再不回来，我都要想死了！”

直到此时，我的心一直游移不定，思乡之情和功名之心，时而压过儿女之情占了上风。惟独在这一瞬间，一切踌躇犹豫全都抛诸脑后，我拥抱着爱丽丝，她的头靠在我肩上，喜悦的泪水扑簌簌地落在我的肩头。

“送到几楼？”车夫像打锣似的喊了一声，早已上了楼梯。

爱丽丝的母亲迎了出来，我把车钱交给她，爱丽丝便拉着我的手，急忙走进屋里。一眼看去，不觉吃了一惊。桌子上摆了一堆白布和白花边之类的东西。

爱丽丝指着这堆东西笑着说：“你瞧我准备得怎么样？”说着又拿起一块白布来，原来是一幅襁褓。“你想想看，我心里该多高兴。生下来的孩子准会像你，有一对黑眼珠。哦，我连梦里都看见你对黑眼珠。孩子生下来以后，你这好心人，决不至于不叫他姓你的姓吧？”爱丽丝低下了头。“你不要笑我幼稚，等到上教堂去领洗礼那天该多高兴啊！”她抬起头望着我，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这两三天里，我揣想大臣一路上车马劳顿，恐怕还未恢复，也就没有前去拜访，只耽在家里。一天傍晚，大臣派人来召请我。到

了那里，大臣对我优礼相加，问过旅途辛苦之后，便说道：“你是否愿意随我一起回国？我虽然不知道你学问如何，但仅凭外语一项便足可称职。你在此耽搁日久，也许会有什么牵累，不过我问过相泽，听说倒没有什么，我也就放了心。”大臣的语气神色，简直不容我有辞谢的余地。我进退维谷，也不便说相泽的话不确，而且心中掠过一念，机不可失，不然，就会失掉回国的机会，断绝挽回名誉的途径，势必葬身于这座欧洲大城市的茫茫人海之中。啊，我的心竟是这样没有操守！我居然回答说：“悉听阁下吩咐。”

纵然我有铁皮厚脸,回去见到爱丽丝又将如何开口?从旅馆出来,我的心绪纷乱已极。我不辨东西南北,只顾回思凝想。一路走去,不知有多少次遭到马车夫的呵斥,吃惊之下才慌忙躲开。过了好一会儿,猛然一看,已经到了动物园。我倒在路边的长椅上,头靠在椅背上,热得发烫,如同用锤子敲打似的嗡嗡直响。这样像死去一般,不知待了多久。当我感到严寒彻骨,醒过来时,天已入夜。雪花纷飞,帽檐和大衣肩上,已经积起一寸多厚的雪。

大约已经过了十一点了。通往莫哈比特和卡尔街的铁道马车的铁轨已被大雪盖没，勃兰登堡门旁的煤气灯光雾凄迷。我想站起身来，两腿却已冻僵，用手揉搓了一阵，这才勉强能走。

我步履蹒跚，走到修道院街时，似乎已过午夜。这一段路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自己也茫无所知。一月上旬的夜晚，菩提树下大街上的酒家饭店，正是顾客盈门好不热闹的时刻，而我却全然不觉。满脑子就这么一个念头：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在四层的顶楼里,爱丽丝大概还未睡下。一星灯火灿然穿过夜空,在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中乍隐乍现,宛如被朔风吹得忽明忽灭。进了大门,我觉得疲惫不堪,浑身的关节疼痛难忍,爬也似的上了楼。走过厨房,开门进到屋里,在桌旁缝制襦袢的爱丽丝回过头来,“啊哟!”惨叫一声,“你怎么啦?瞧你这一身!”

难怪她要吃惊,我的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帽子也不知何时失落了,头发散乱。路上不知跌了多少跤,衣服上沾满泥雪,还撕裂了好几处。

记得当时我想答话,却又语不成声。两腿索索发抖,站立不稳,刚想抓住椅子,便一头栽倒在地上。

等我神智清醒过来,已是几个星期之后的事了。病中我发高烧,说谵语,爱丽丝一直小心服侍在侧。一天,相泽来找我,发现了我向他隐瞒的这些真情。他只告诉大臣说我病了,其他情况全替我掩饰过去了。我第一次认出守在病床旁的爱丽丝时,她已经变得不成样子,我看了简直大吃一惊。这几个星期里,她瘦得形销骨立,眼睛里布满血丝,凹了进去,灰白的脸颊也陷得很深。每日的生计虽有相泽接济得以维持,然而,这个恩人却在精神上把她毁了。

后来听说,爱丽丝见到相泽,得知我对相泽的前约,以及那晚对大臣的许诺,便霍地从椅子上站起,面如土色,叫道:“我的丰太郎,你竟把我欺骗到这种地步!”当场昏了过去。相泽把她母亲喊来,抬她上床。过了片刻,才苏醒过来,两眼直瞪瞪的,连人也不认得了。她喊着我的名字大骂,又揪头发,又咬被子,忽而又像想起什么似的找东西。她把母亲递给她的东西一件件全扔掉,可是递给她桌上的襁褓时,她轻轻摩挲着,捂在脸上,痛哭不已。

后来,爱丽丝虽然没有再闹,精神上却完全垮了,痴呆呆的,如同婴儿。经医生检查,说是由于极度刺激而突然引起的一种妄想症,已无治愈的希望。本想送她进达尔道夫精神病院,她哭着叫着不肯去。嗣后,一直随身带着那幅襁褓,不时拿出来看看,看着看着便啜泣起来。爱丽丝不肯离开我的病床,看来这不是有意识的行为。有时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对我嚷着:“吃药,吃药。”

我的病已经痊愈。不知有多少次,我抱着虽生犹死的爱丽丝,流下无数热泪。我随大臣启程东归之前,经与相泽商妥,给爱丽丝的母亲留下一笔赡养费,足够她们维持起码的生活,并托她在这可怜的疯女临产时好生照料一切。

唉!世上难得有像相泽谦吉这样的良朋益友。可是,我心里对他至今仍留着一点恨恨之意。

明治二十三(1890)年一月

泡沫记

艾 莲 译

上

巴伐利亚女神的雕像站在几头狮子拉的车上,英姿挺拔,听说是先王路德维希一世命人置于凯旋门上的。其下方,沿路德维希大街向左拐去,有一处高大的屋宇,是用特兰托大理石筑成的。这儿就是巴伐利亚首府著名的景观美术学校。校长皮罗蒂,名闻遐迩。德意志帝国自不用说,来自希腊、意大利、丹麦等地的雕塑家、画家,亦不计其数。下课之后,生徒便进学校对面的“密涅娃咖啡馆”,呷咖啡、饮酒,各自消遣。今夜里,煤气灯光映在半开的窗上,室内的欢声笑语轻溢户外,这时拐角处过来两个人。

走在前面的一个,褐发蓬乱,自己毫不在意,宽大的领结歪在一边,不论谁都看出,是美术学校的学生。他停下脚步,对身后黑皮肤的小个男子说道:“就是这里。”然后推开门。

扑面而来的是室内弥漫的香烟,乍进屋,眼睛一时无从辨认屋内的人。虽说夕阳已经西下,但热气不减,一应窗子全敞开着,身处烟雾中的人,倒也习惯了。“这不是艾克斯特吗?几时回来的?”“居然还活着!”只听见有人七嘴八舌打招呼,艾克斯特想必同他们是熟人。这时,周围的客人怀着好奇,打量他身后的人。被人盯着瞧,也许觉得待客无礼,遂蹙起眉头,但随即转念露出微笑,把一座的客人扫视过来。

他从德累斯顿来,刚下火车,咖啡馆内的景象处处不同,很吸引他的注意。屋内摆着几张大理石圆桌,铺着白桌布的桌上杯盘

狼藉,没铺桌布的桌上,客人面前摆着陶瓷酒杯。杯子是圆筒形,有四五个小酒壶大,柄呈弓形,上面盖着带合页的金属盖。没有客人的桌子上,一色扣放着咖啡杯,杯子底上置一小碟,内放几块方糖,颇为奇怪。

客人的装束、谈吐,各不相同,但不修边幅,却是一致的。不过,并不显得卑俗。不愧是游于艺之辈。其中最热闹的是,屋中央大台子上的一伙人。别的桌子全是男客,惟独这张台子有位少女。见到随艾克斯特进来的人,打了一个照面,两人不禁都有些讶异。

这伙人中,刚来的人可谓稀客。而少女的芳姿,也足以令来客动容。外貌看上去不过十七八,戴一顶没有任何装饰的宽檐帽子,面庞宛如古典的维纳斯雕像。举止自有一种高贵之处,绝不像是普通人。艾克斯特在邻桌一位客人肩上拍了一下,不知在说什么。这时候,少女招呼道:“这儿没一个人能说点有趣的事。这样一来,不去打牌,便该打台球了。说不定还想看点无聊的玩意儿也未可知。能不能请同贵客一起过这边来?”含笑邀请道。清冷的声音,令刚来的客人为之侧耳细听。

“承玛丽小姐相邀,敢不从命! 诸位,请听我介绍:这位是来自遥远的日本,画家巨势先生。今日来此,是想成为‘密涅娃’的一员。”经艾克斯特的介绍,随同前来的男子走上前去向大家点头致意;起身自报姓名的,都是外国人。不过,坐着回礼,也算不上失敬。这应看做他们的习惯。

艾克斯特接着说道:“诸位都知道,我是回德累斯顿省亲。在那儿的美术馆,认识了巨势先生,于是成为朋友。这次,巨势先生说要来美术学校作短暂逗留,动身时,我便随他一起也踏上了归途。”

大家纷纷向巨势表示,结识他这位远方来客由衷地高兴,并接二连三地问道:“在大学里时常能见到贵国人,但在美术学校,阁下还是头一位。今天初来乍到,‘绘画馆’和美术会的画廊恐怕还未及参观。但根据在别处所见,您对德意志南方绘画有何高见? 此来的目的是什么?”

玛丽连忙拦住道：“停停，停停。大家同时发问，怎不想想，叫巨势先生多为难呀！请安静，这样人家才好回答。”

“女主人好严厉呀。”大家笑道。

巨势的语调稍有不同，但德语说得相当流利：“我到慕尼黑来，这不是第一次。六年前去萨克森，曾经过这里。当时只顾看‘绘画馆’里陈列的画，未能结交学校的各位同仁。因为离开故国时，目的地是前往德累斯顿的美术馆，心里急盼尽快赶到那里。今天，旧地重游，得识各位，其实早在当年便结下这个缘分了。

“说些幼稚的话，还请各位不要见笑。上次来，正是狂欢节那天，天气晴朗。我从‘绘画馆’出来，已是雪后初晴，路旁的树枝披上一层薄冰，与刚刚点上的路灯交相辉映。成群结队的人，身着奇装异服，戴着白的或黑的面具，往来不绝。各处的窗上都搭着毛毯，以便靠着观景。我走进卡尔大街上的‘洛丽安咖啡馆’，人人穿着化装服，个个别出心裁，争奇斗艳，其中也有穿家常服的人。他们在等‘科罗肖姆’或是‘维多利亚’舞场开场。”

说到这里，当胸围着白围裙的女侍，两手各握着四五只大酒杯的杯柄，杯里盛着满满的啤酒，晃晃荡荡翻着泡沫。“想等着开一桶新的，便耽误了一会儿，请原谅。”一一递给已经喝完一杯的客人。“这儿来，这儿来！”少女将女侍招呼过来，给手中尚端着杯子的巨势面前也放了一杯。巨势呷了一口，继续说道：

“我在角落里一条长凳上坐下来，看着这热闹的景象。这时，门开了，进来一个卖栗子的意大利少年，年纪十五岁上下，邈里邈邈。挎着的盒子里，堆满装在纸袋里的炒栗子。‘先生，买栗子吗？’大声吆喝着。随之进来的，是一个十二三的少女。旧帽子的顶端垂在脑后，深深戴在头上，冻红的两手捧着漏空的竹篮。竹篮里衬了几层常绿的叶子，上面摆着几束不合时令的紫罗兰，一束束包扎得十分可爱。‘买花吗？’低着头叫卖，声音清纯悦耳，至今难忘。少年和少女，不像是一起的，那少女也不像是等少年进门才趁机进来的。

“这两人情形各异，一眼就能看出。那不像人样、甚至可恨的

卖栗子少年,同温柔可爱的卖花少女,各自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等到了座位中间,收银台前,有位大学生模样的男子在那里歇着,带来的一只英国种大狗一直趴在地上,这时站了起来,塌下腰,伸开四爪,把鼻子伸进栗子盒里。少年见状连忙赶狗,狗吓得直往后退,正好撞上走过来的少女,‘哎呀!’一惊,手中的花篮掉在地上。美丽的紫罗兰花束,散落在四处,花茎上包的锡纸,晶光闪亮,狗仿佛得到什么喜欢的东西,又踩又咬。屋里炉火很热,地板上到处都是鞋上融化的雪水。周围的人有的笑,有的骂,而落花凋零,委于尘土。卖栗子的少年抬脚溜了出去。学生模样的男人,打着哈欠叱责他的狗。少女看着地上的花发呆。她没有啜泣,难道是因为惯于愁苦,哭干了眼泪吗?抑或是惊得不知所措,没有想到一日的生计化为泡影了呢?过了一会儿,少女有气无力地拾起余下的两三束花。这工夫,老板得到收款女人的通知走了出来。是个脸膛红红、大腹便便的男人,围着白围裙,粗大的拳头叉在腰上,瞪着卖花少女,吼道:‘我这儿有规矩,不允许骗子之类的在店里卖东西。快滚!’少女无言地走了出去,满屋的人白眼相加,竟没人一掬同情之泪。

“我将几枚硬币扔在收银台的石板上,付过咖啡钱便拿起外套出了门。一看卖花少女正孤零零地边走边抽泣,喊她也不应。我追了上去,‘喂,好孩子,紫罗兰钱,我来付吧。’听我这样说,她抬起头看着我。那姣美的脸庞,深蓝的眸子,蕴含着无限的忧愁,只要看上一眼,便叫人断肠。我把袋中的七八个马克尽数放在空篮子中的树叶上。她惊讶得还没张口,我便转身走开了。那姣美的面庞,那一双眸子,时时闪现在我眼前,永远不再消逝。到了德累斯顿,许可我在画廊里临摹,奇怪的是,面对维纳斯、勒达、圣母、海伦这些画像,卖花少女的面庞总是雾一般遮在画像面前。这样,我对艺术上的进展,毫无信心,整日蛰居在旅馆楼上,简直要把皮长椅坐出窟窿来。一天,我忽生勇猛之心,要竭尽全力,使卖花少女传之不朽。我所见到的卖花少女的眼神,并非眺望春潮的喜悦之色,也非望断暮云的如梦之心,与身处意大利的古迹间,有白鸽飞舞的

情境也不相衬。在我的想像中,应让那位少女置身于莱茵河畔的岩石上,手抚琴弦,哀歌一曲。下面流水滔滔,我驾起一叶小舟,向她高高举起双手,脸上流露出无限的爱意。无数的水妖和女妖围着小舟,出没于波浪之间,揶揄嘲笑我这痴汉。今天,来到慕尼黑首府,暂借美术学校的画廊,拿出行李中这惟一的画稿,请求各位师友评判,以期完成这幅画作。”

巨势不知不觉说了许多话,说完,他那蒙古形细长的眼睛炯炯发亮。有两三个人喊道:“说得好!”艾克斯特听他说完,淡淡一笑道:“各位请都去看画,一个礼拜后,巨势的画室便能准备就绪。”玛丽听到一半,脸色就变了,一双眼睛紧盯着巨势的嘴巴,手上的酒杯有一阵曾索索发颤。巨势一来,即感惊讶,玛丽与卖花少女何其相似。她听得入了迷,望着自己的那眼神,毫无疑问就是她。难道说是我的想像作怪?故事讲完后,少女凝视着巨势,问道:“那卖花的,后来您再也没见到吗?”巨势似乎一时答不上来。“没有。遇见她的当晚,我便乘火车去了德累斯顿。倘如您不怪我语言冒犯,便实言相告。我的卖花少女,拙作‘洛累莱’,以后您会看到,毫无疑问,画的正是您。”

众人大声笑了起来。“我并不是画,同您之间,我觉得,挡着那个卖花的少女。您以为我是谁?”说着少女站起身,半认真半调侃,用熟悉的声音说道:“我就是那个卖紫罗兰的,对您的情义,愿以此回报。”少女隔着桌子,伸手捧住巨势低垂的头,在他额上亲了一吻。

在这阵乱哄哄之际,少女把面前的酒杯碰翻,溅湿了衣裳,酒洒在桌上,蛇爬似的流向每个人的面前。巨势觉得有一双滚烫的手心,捂在自己两耳上,没等他惊觉,比手更热的双唇贴在了他额头。“不要叫我的朋友昏过去呀!”艾克斯特喊道。半数的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有人说道:“真是非同寻常的好把戏。”另一人笑道:“我们倒成了没娘儿了,可叹可气。”其他桌上的人也饶有兴味地瞧着热闹。

坐在少女身旁的人说道:“也该照顾照顾在下嘛。”伸出右手搂

住少女的腰肢。少女喊道：“哎哟哟，好没教养的没娘儿！对于你们，这才是最合适的亲吻！”少女大声说道，挣脱开站了起来，一双美目，仿佛要射出电光，傲然藐视一座的客人。巨势只是目瞪口呆，看着眼前的情景。此时的少女，既不像卖紫罗兰的小女孩，也不像他的“洛累莱”，恰是凯旋门上的巴伐利亚女神。

不知是谁喝完咖啡后要的一杯水，少女拿起来喝了一口，噗地喷了出去。“没娘儿呀，没娘儿！你们哪个不是艺术的没娘儿。学翡冷翠画派的，成了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的幽灵；学荷兰画派的，便成鲁本斯、范·迪克的幽灵；即使是学我国的阿尔布莱希特·丢勒的，很少不是他的幽灵的。美术馆里挂上两三张习作，一旦卖出个好价钱，第二天早上便自诩为‘七星’，‘十杰’，‘十二圣人’，自吹自擂。如此一群残渣废物，怎能让密涅娃的樱唇挨上呢！我以这冰冷的一吻，让你们满足去吧。”

喷出水雾后的这番说词，巨势虽不甚清楚所指何事，但也能猜出是针砭和讥讽时下的绘画。他凝望着少女的面庞，觉得像巴伐利亚女神一样，其威仪毫不逊色。说毕，少女拿起桌上给酒沾湿的手套，大步走了出去。

大家极其扫兴，一人骂她“疯子”，另一人则说：“迟早非报复你不可。”少女走到门口回头道：“何须生那么大气！透过月光好好瞧瞧，你额头上并没有血，因为我喷的，不过是水罢了。”

中

怪少女走后不久，大家也纷纷散去。归途上，巨势向艾克斯特打听，艾克斯特回答说：“是美术学校的一个模特儿，叫汉斯小姐。正如你看到的那样，举止有些乖张，所以叫她‘疯子’。因与其他的模特儿不同，不肯裸露身体，故尔怀疑她是不是有缺陷。她的来历没人知道，但很有教养，气度不凡。未见有什么不端的行为，很多人都愿同她来往。长得实在是漂亮，这你是看到的。”

巨势又说：“我画画倒正需要。等画室收拾好那天，请通知她

来一下。”

艾克斯特答应道：“知道了。不过她已不是十三岁的卖花小女孩，要研究裸体，不觉得危险吗？”

巨势说：“你方才说过，她不做裸模。”

艾克斯特说道：“诚如所言。不过，同男人接吻，今天倒是初次见到。”

听了艾克斯特这句话，巨势的脸一下红了起来。也许是席勒纪念碑附近，路灯昏暗，他朋友没看出来。到了巨势下榻的旅馆前，两人分手作别。

大约一星期后，在艾克斯特的周旋下，美术学校借了一间画室给巨势。南面是走廊，北面有扇大玻璃窗，占去半面墙，同旁边的画室仅用一幔帐隔开。时当阴历六月半，学生大多旅行未归，所以隔壁无人，不必担心别人打扰，倒还差强人意。巨势站在画架前，指着他画的“洛累莱”，对刚进画室的少女说道：“您问的，就是这幅画。虽然您觉得可笑，但就在您嘲笑的时候，您的神态同这幅未完成的人物却极其相似，尽管您不那么认为。”

少女大声笑了起来：“请别忘了，昨儿晚上您说过，‘洛累莱’的原型，卖紫罗兰的，不就是我吗？”随即敛容正色道：“您不相信我。确也难怪。他们都叫我疯子，恐怕您也这么认为。”听其声，倒没有戏谑的成分。

巨势半信半疑，忍不住对少女说道：“别再折磨人了。我额上至今还感到您热烈的一吻。虽然认为那仅是瞬间的儿戏，不知有多少次想尽量去忘掉，可是，心里的疑团，始终解不开。唉，请您说说您真实的身份吧，不要再让我痛苦了。”

窗下的小几上，堆着刚从行李里取出来的旧画报、没用完的油画颜料的锡管、留在粗糙的烟斗上的香烟头。巨势凭几支颐听着，少女坐在对面藤椅上，款款说道：

“该从哪儿说起呢？在这所学校，拿到模特儿执照时，我用的姓是汉斯，那不是我的真姓。我父亲叫施坦因巴赫，是名重一时的画家，曾受当今国王的宠爱。我十二岁那年，王宫冬园举行晚会，

父母都受到邀请。晚会快结束时,国王不见了。人人感到惊讶,便在生长热带植物的玻璃暖房里到处寻找。园子的一角,是著名的‘浮士德与少女’雕像,坦达尔基尼斯的杰作。父亲找到那儿,听见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叫:‘救救我!救救我!’循声找去,走到拱顶金碧辉煌的亭子门口。亭子周围是密密的棕榈树,煤气灯虽给叶子挡着,依旧泻到五颜六色的玻璃窗上,淡淡地映着奇怪的人影。这时,有个女人撑拒着要逃,而给国王拦住了。等到看清女人的面庞,父亲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那女人就是我母亲。事出意外,父亲略一踌躇。‘请原谅,陛下!’说着便把国王推倒,母亲趁机得以逃掉。国王猛不防给推倒,爬起来便同父亲扭打在一起。国王身强力壮,父亲哪儿敌得过,给国王压在身下,拿喷水壶猛打一气。内阁秘书官齐格莱尔知道这事,曾经劝谏,本应关进新斯万斯坦古堡,因有人搭救,便放了出来。那天晚上,我在家里等着父母。佣人禀报称父母回来了,我高高兴兴跑出去一看,父亲是给抬回来的,母亲则抱住我痛哭。”

少女沉默了一下。此时天空比早晨更加阴沉,下起雨来,阵阵的雨点,刷拉刷拉打在窗上。巨势说道:“从昨天报上看到,国王人疯了,已住到施塔恩贝格湖附近的山上石堡。这病是不是那时得的?”

少女接着说道:“国王不喜欢繁华的处所,所以住在偏僻的地方,昼寝夜起,已经很久了。普法战争时,在国会里压倒天主教一派,站在普鲁士一边,这是国王中年的政绩,渐渐给他的暴政掩盖掉了,虽然没有人公开讲,但是对陆军大臣梅林格和财政大臣李德尔等人,无故便要判处死刑,这事情尽管秘而不宣,却是无人不知。国王白天休息时,摒退一切侍从,梦中常常喊‘玛丽’,据说有人听说过。我母亲硬名叫玛丽。无望的单相思,岂不更加重国王的病情!我跟母亲长得有些相像,她的美貌,在宫里是无与伦比的。

“不久,父亲病故。他一向交游广阔,轻财傲物,不谙世故,没留下一点家产。后来,在达豪尔街北头,有栋简陋的房子楼上有空房,我们租了下来。可是自从搬到那里,母亲也病倒了。这样的日

子,人心也会改变。经历无数的苦难,早使我那颗童稚的心,变得憎恨一切世人。第二年一月,狂欢节时,所有值钱的衣物都卖光了,由于连日无以为炊,我便随穷孩子学卖花。母亲去世前,能过上三四天安宁的日子,全靠您的所赐。

“帮忙料理母亲后事的,是住在楼上的裁缝。说我一个可怜的孤儿,不能置之不管,要收养我,当时挺高兴,现在想起来痛悔不已。裁缝有两个女儿,极其挑剔,曾见过她们卖弄风情的样子,收养我以后才知,一到夜里,常常有客人登门。饮酒说笑,打情骂俏,或是唱歌作乐。客人多是外国人,贵国留学生也来光顾。有一天,主人命我换上新衣裳,当时,他看着我笑,那样子好可怕,我一个小孩子家,一点也不开心。过了中午,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陌生男子,说要去施塔恩贝格湖,主人和那人一起劝我也去。也许因为父亲在世时曾陪我去过,玩得好开心,至今仍不能忘怀,所以,我勉强答应了,他们一齐夸我:‘这才是好孩子。’带我去的那男人,一路上倒挺和气,到了那儿,乘上‘巴伐利亚’号游艇,还带我去餐厅吃东西,劝我喝酒,我说喝不惯,拒绝没喝。船到了终点基斯豪普特,那人又租了一条小船,说要划船玩。看到天色已晚,我很担心,便说快些返回吧,他执意不肯,把船划了出去。沿着湖边划了一阵,然后划进一片芦苇,远离人迹,那人才停下小船。我当时只有十三岁,起初全然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见那人脸色变得十分吓人,便不顾一切跳进水里。过了一会儿,我苏醒过来,人已在湖畔渔夫家里,一对穷夫妇照顾着我。我对他们说,我已无家可归,就在那儿住了一两天,这对打渔的夫妇人很淳朴,处得熟了,就向他们说出我的身世。他们可怜我,便把我当女儿来养。汉斯,就是这位渔夫的姓。

“这一来,我成了渔夫的女儿,由于身体瘦弱,桨也划不动,就到雷奥尼附近一家有钱的英国人家里做佣人。养父母信天主教,虽然不愿意我给英国人干活,但我学会识字看书,全赖英国人雇的家庭女教师所赐。女教师四十多岁,仍旧未婚,比起傲慢无礼的小姐,她更喜欢我。三年里,我读遍了女教师不算丰富的藏书。想必

有许多读错的地方。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文章。既有科尼盖的交际大全,也有洪堡的长生术。歌德和席勒的诗读了大半。翻阅过科尼西的通俗文学史,也浏览过卢浮宫、德累斯顿美术馆的相册,以及泰纳论美术的译本。

“去年,英国人举家回国,本想再找一份那样的人家做工,由于出身低贱,当地贵族不肯雇我。后来,这所学校的一位老师无意中发发现我,成为我当模特儿的机缘,最后取得了执照。不过,我是著名画家施坦因巴赫的女儿,却没人知道。如今,我混迹于这些美术家当中,只是嘻嘻哈哈地打发日子。果然,居斯塔夫·弗赖塔克说得不错。像美术家那样放浪形骸,世上无人能及。单独与之交往时,须臾不可掉以轻心。我存心不靠拢,不接触,没料到,竟成了‘怪人’,正如您见到的那样。有时连自己也怀疑,我不会是个疯子吧?也曾想过,或许是在雷奥尼读的那些书作的祟吧?倘若真是这样,那么世上称之为博士的人,说起来,岂不都该是疯子!骂我疯子的那帮美术家没成疯子,倒真该替自己发愁才是。要是没一点儿疯劲儿,就当不了英雄豪杰、名家巨匠,这无须塞涅卡或莎士比亚去论述。您瞧,我多博学。要把我当成疯子的,看我不是疯子,他们好悲哀;不该疯的国王,听说成了疯子,也让人悲哀。世事多悲哀,日里,同蝉声一起呜咽,夜晚,随着蛙声哭泣,可是,却无人为此感到悲哀。我觉得,惟有您不会无情地嘲笑我,所以才畅诉衷曲,请别见怪。唉,难道这也是发疯不成?”

下

透过水气蒙蒙的玻璃窗向外看去,阴晴不定的天空,雨终于停了,学校庭院里惟见树木摇曳。听少女说话的工夫,巨势胸中百感交集。一忽儿,宛如与妹妹久别重逢,满腔兄长之情;一忽儿,好似雕塑家面对废园中倒伏的维纳斯像,一颗苦恼之心;一忽儿,仿佛见到了美女,心旌神摇,自持切勿破戒的高僧之志。听完少女的一席话,巨势心绪撩乱,浑身发颤,不知不觉竟要跪倒在少女面前。

少女蓦地站起身来,说道:“这屋里好热。学校快关大门了,雨倒也停了。同您在一起,就没什么好怕的。要不要一起去施塔恩贝格湖?”取起身旁的帽子戴到头上。那样子,丝毫也不怀疑,巨势准会陪她去。巨势如同母亲带领的幼儿,跟随在少女的身后。

在校门口雇了一辆马车,不久到了车站。今天虽是礼拜天,许是因为天气不好,从近郊回来的人不多,所以这一带极安静。有个女人卖号外,买来一张一看,国王住到山上石堡之后,因病情稳定,御医古登已让放松护卫。火车上,多是去湖畔避暑的人,还有进城购物回来的人。众人纷纷议论国王的事:“国王同在豪亨施万皋城时不一样,心神似乎平静下来了。去山上城堡的路上,在基斯豪普特曾经要水喝来着。看到附近的渔夫,还温和地点了点头。”带着浓重口音说这话的,是个手挽购物篮子的老妇人。

车行一小时,到达施塔恩贝格湖,已是傍晚五点了。倘若徒步去,得一天的时间,不知为什么,觉得离阿尔卑斯山好像很近似的,连这阴沉的天气,也让人心胸舒畅。火车逶迤而行,丘陵尽处顿显开阔,是一脉浩淼的湖水。车站在西南角,隐约可见东岸上暮霭笼罩着的林木和渔村;南面近山,一望无际。

少女带路,巨势登上右面的石阶,来到号称“巴伐利亚庭园”的旅馆前,没有屋檐的地方,摆着石桌石凳,因刚下过雨,上面都是水,没有人坐。侍应生穿着黑上衣,系着白围裙,似乎在嘟哝着什么,一面放下扣在桌上的椅子擦拭。挨着一边的屋檐有个蔓草攀缠的架子,猛然看去,有群客人围着圆桌坐在下面。准是在旅馆住宿的客人。男男女女混在一起,其中有那天夜里在“密涅娃咖啡馆”认识的人。巨势要过去打招呼,给少女拦住了,说道:“那些人不是您应当接近的,我们只是两个年轻人上这里来,难为情的应该是他们,不是我们。等认出我们来,您瞧吧,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坐不住躲开了。”刚说完,那些美术家果然离座进了旅馆。少女把侍应生叫来,问游艇什么时候开,侍应生指指翻涌的乌云说,天气如此不牢靠,船必是不会开了。她便吩咐叫车,说想去雷奥尼。

马车来了,他们两人乘了上去。从车站旁赶向东岸。这时从

阿尔卑斯刮来山风，湖上浓雾弥漫，回望方才经过的湖畔，已是灰蒙蒙的一片，仅见黑乎乎的屋顶和树端。车夫转过头来问道：“下雨了，把车篷支起来吧？”少女答道：“不用。”又对巨势说：“多痛快，这样玩！从前，我几乎把命丢在这湖里，后来捡回这条命，也是在这湖里。既然如此，要对您讲出真心话，无论如何也该在这里，所以就把您邀到这儿来。在‘洛丽安咖啡馆’，您看到我出丑，是您搭救的我，从此，我活着便一心要再见到您，一晃几年过去了。那天晚上，在‘密涅娃咖啡馆’听到您那番话，那份高兴劲儿！平日与那些美术家为伍，却从不把他们当回事，因此，看到我侮辱人，目空一切的举止，您一定会认为我没有教养。可是，人生几何。欢乐仅弹指一瞬间。倘不及时欢笑，终有后悔之日。”正说着，她摘下帽子扔在一边，把头转了过来，那张俏脸红得如热血在大理石脉中流淌；金发在风中飘拂，恰像骏马长嘶，摇动着鬃毛。“今朝，惟有今朝。昨日虽有，又何能作为？而明天，后天，空有其名，徒有其声而已。”

这时，两点三点，豆大的雨点打在车里两人的身上，眨眼之间雨点愈来愈密。巨势看到从湖上迅猛横扫过来的雨柱，打在少女一侧绯红的面颊上，心里愈来愈感茫然。少女伸过头去喊道：“车夫！加你酒钱，快些赶！快马加鞭！再加一鞭！”说着右手搂住巨势的脖颈，自己仰起了头。巨势的头搁在少女绵软的肩上，看着少女，宛如梦幻一般，心中不禁又浮现出巴伐利亚女神。

车到了国王驻蹕的城堡下，暴雨如注，朝湖上望去，阵阵狂风将湖面勾勒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条纹，深处显出白花花的雨水，浅处则是黑乎乎的风团。车夫停下车说：“差不多了吧。淋狠了，客人会着凉的。这车虽然旧，要淋得太厉害，会挨车主骂的。”麻利地支起车篷，紧抽一鞭，急急赶路。

暴雨仍下个不停，雷声震耳，十分怕人。道路进入林间，这一带，即便夏日里太阳高悬，林中道路也相当幽暗。太阳晒过的草木经雨水滋润，散发出清香，吹进车里。两人仿佛口渴的人喝水一样，大口大口地吸着。在雷声停息的瞬间，夜莺对这恶劣的天气全然无所畏惧似的，声清如玉，婉转啼鸣。这岂非同孤独的旅人行走

在寂寞的路上,放声歌唱一般?这时,玛丽双手搂住巨势的脖子,身子压了过去。电光透过树叶照到两人相视而笑的脸上。啊,他们已进入忘我之境,忘记所乘的马车,忘记车外的世界。

出了林子,是一段下坡路,狂风吹走一团团乌云,雨又停了。湖面上的雾,如同层层布,一层一层揭开之后,转瞬间雾散天晴。西岸的人家,现在已清晰可见,了如指掌。只是每每经过树下,见到留在枝头上的雨滴,风吹过时便纷纷飘落。

在雷奥尼下了车。左面是所谓洛特曼山冈,上面高耸一块石碑,题为“湖上第一胜”。右面是音乐家雷奥尼在水滨开的酒店。走路时,少女两手挽住巨势,紧紧靠着他,到了店前,回首望着山冈说:“雇我的那家英国人,就住在半山腰。汉斯老夫妇的渔夫小屋,离这儿不过百来步。我想带您一起去那里,可心慌得很,先在这店里歇会儿好吗?”于是巨势走进店里,订晚餐时,答称:“七点钟之前,来不及准备,无论如何得等半小时。”这地方只有夏天才有游客,侍应生年年换人,所以没有人认得玛丽。

少女忽然站了起来,指着系在栈桥上的小船问:“您会划船吗?”巨势回答说:“在德累斯顿时,曾在卡罗拉湖上划过,谈不上划得好,不过,载你一个人,哪有不能的呢。”少女说道:“院子里的椅子都淋湿了,可是待在屋里又太热,带上我划一会儿吧。”

巨势把脱下来的夏季外套让少女披上,然后登上小船,自己拿起桨划起来。雨虽然停了,天还阴着,暮色早已来到对岸。波浪依旧,拍打着船桨,想是方才狂风激起的余波?沿着湖畔,朝山上石堡那边划了回去,一直划到雷奥尼村头。湖畔没有树木的地方,细沙铺路,渐渐低了下去,水滨安放长椅。小船碰到一丛芦苇,沙沙作响。这时,岸边响起脚步声,有人从树丛里走出来。身高约有六尺,穿着黑外套,手提一把收拢的雨伞。在他左手靠后,跟随着一位须发尽白的老人。前面的人垂着头走过来,宽沿帽子遮住脸,看不见什么模样。此时,从树丛中走出来,面向湖水,站了一会儿。只见他一只手摘下帽子,仰起脸,长长的黑发向后拢了拢,露出宽阔的额头,脸色苍白得带些灰,两眼深陷,精光四射。玛丽披着巨

势的外套蹲在小船上,也看到了岸上的人。这时,她猛地惊呼道:“是国王!”霍地站了起来。肩上的外套掉了下去。帽子方才摘下来时,搁在酒店里没戴出来,身着一袭白色的夏衣,散乱的金发轻拂她的肩膀。站在岸上的,确实是带御医古登出来散步的国王。国王仿佛看到一个奇妙的幻影,迷离恍惚之中认出少女,立即狂呼一声“玛丽!”扔下伞,奔到岸边的浅滩上。“啊!”少女叫了一声,当即晕倒。巨势伸手去扶,未及够到她,她人已然倒下,随着船身的摇晃,伏面坠入水中。此处的湖底是一斜坡,湖水愈来愈深,小船所停之处,应该不到五尺。然而,岸边的沙滩混着黏土,渐成烂泥状,国王的两脚深陷其内,拔不出来。这时,跟随国王的老御医,也扔掉伞追了上去,人虽老却力不衰,踢起水花三脚两脚赶上去,一把拽住国王的衣领想往回拖。而国王不肯,老人手里只抓住外套和上衣,随手扔在一边,仍想把国王拖回来。国王转身跟他撕打起来。两人谁都不出声,彼此扭作一团。

这仅是一瞬间的事。少女坠水时,巨势只抓住她的衣裳。她的胸口重重地撞上隐没在芦苇中的木桩,快要下沉淹没之际,才好不容易将她捞起。看着水边撕打的两人,往来的方向划了回去。巨势一心只顾如何救少女,遑论其他。划到雷奥尼的酒店前,他没有上岸,因听说老渔夫的家离这里不过百来步,便朝他们的小茅屋划去。夕阳已经西下,岸边是一片枝叶繁茂的榭树和赤杨,水面呈一湖岔,暮色中隐约可见芦苇中的水草,开着白色小花。少女躺在小船上,凌乱的头发沾着泥水和水藻,有谁见了会不心痛呢?正在此时,小船惊起芦苇间的萤火虫儿,高高地飞向彼岸。唉,这岂不是少女的一缕香魂正在飞升!

不一会儿,看见隐没在树影中的灯光。走近茅屋,招呼道:“这是汉斯的家吗?”倾圮的屋檐下,小窗开了,一个白发老妇探头看着小船。“今年也求到供水神的祭品了!昨天,当家的就给征到山上石堡做工去了,现在还没回来。要是急救,请进来吧。”声音平和地说道,正要关窗,巨势大声喊道:“掉在水里的是玛丽,是您的玛丽啊!”老妇不等听完,任凭窗子大敞着,连忙跑到栈桥边,边哭边帮

着巨势把少女抱进屋里。

进门一看,只有一间屋子,半边铺了地板。灶台上,小油灯似乎刚刚点上,发出微微的亮光。四面墙上是粗制滥造的彩画,画着耶稣的事迹,已经让煤烟熏得模糊不清。虽然点起柴火,想方设法救治,少女终究没有再苏醒过来。巨势和老妇一起在遗体旁守夜,看着少女如同泡沫一般了无痕迹,不禁哀叹这无常多恨的人世。

时当一八八六年六月十三日傍晚七时,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溺水驾崩;欲救国王的老御医古登,亦同时殒命,据说老御医的脸上,死时有国王的抓痕。这一可怕的消息,于第二天十四日,令首府慕尼黑举世震惊。街头巷尾张贴着加黑框的讣告,下面人山人海。报纸号外上,登着有关发现国王遗体的种种揣测,人人争购。列队点名的士兵,身穿礼服,头戴巴伐利亚黑毛盔,警官骑在马上,有的则徒步从对面跑来,有说不出的杂沓混乱。国王虽然久未在百姓中露面,但毕竟令人沉痛,街上行人无不面带哀戚。美术学校也卷入这一混乱中,新来的巨势不知去向,竟谁都没有放在心上,惟有艾克斯特惦记着朋友的下落。

六月十五日早上,国王的灵柩离开山上石堡,于半夜时分才迎归首府。美术学校的学生走出“密涅娃咖啡馆”时,艾克斯特忽然心念一动,进了巨势的画室,果然见他跪在“洛累莱”画下,这三天里,他的容貌大变,显得十分憔悴。

国王暴卒的新闻淹没了一切,雷奥尼附近渔夫的女儿在同一时间溺死,竟无人问起。

明治二十三(1890)年八月

信 使

艾 莲 译

某亲王在星冈茶寮举行德意志同学会,请回国的军官依次讲一段亲身经历。这时有人催促道:“今晚轮到您,殿下正翘首以待。”刚升大尉不久的青年军官小林,取下口中的香烟,在火盆上磕了磕灰,遂开口说了起来。

我被派到萨克森军团,参加秋季演习。那天,在拉格维茨村边,对抗演习已经结束,该攻击假想敌了。小山丘上,布置着散兵,认定了敌人,便以斜坡、树丛、农舍等有利地形,巧为掩护,从四面发起攻击,蔚为壮观。附近的村民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赶来。中间有一群少女,穿着漂亮的黑天鹅绒衣裳,戴着饰有草花的窄边草帽,小巧得像只盘子,正用手镜忙着四处打量。而对面山坡上的一群,尤显得高贵典雅。

时当九月初,那日难得秋空一碧,空气澄鲜。在一片艳丽的人群中,停了一辆马车,车上坐着几位年轻的贵族小姐,衣着颜色相映成趣,真个是花团锦簇,华贵非凡。无论站着还是坐着,身上的腰带或帽带,在风中纷纷飘扬。旁边,有位白发老人骑在马上,虽然只穿件系着牛角扣的绿色猎装,戴一顶驼色帽子,但一看便是有身份的人。稍后,是位骑小白马的少女,我用手镜朝她端详了片刻。只见她身着一件下摆长长的铁灰色骑马装,黑帽子上罩着白纱,风姿十分高贵。此刻,对面林中忽然冲出一队轻骑兵,她一心在看这队骁勇骠悍的骑兵,尽管人声嘈杂,却不置一顾,显得卓然不群。

“在留心一位非同寻常的人儿吧?”有位留着长长的八字胡、气

色极好的青年军官,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是同在营本部供事的中尉封·梅尔海姆男爵。“我认识他们,是杜本城堡主人毕劳伯爵一家。营部已决定今晚借宿他们城堡。您就会有认识他们的。”说完,见轻骑兵正朝我方左侧逼近,梅尔海姆便策马而去。同他交往虽然不久,已感到此人生性善良。

等大队人马攻到山下,当天的演习便结束了,例行的评判也有了结果,于是我和梅尔海姆随同营长赶往今晚的宿营地。中间略高的马路,蜿蜒在茬口齐整的麦田里,水声时时可闻,流经树林那边的穆尔德河,分明已近在眼前。营长红红的脸膛,年纪大约过了四十三四,一头褐发颜色尚浓,但额上的皱纹已很明显。他为人质朴,说话不多,但有个口头语,说上三两句,便会来一句“就我个人而言”。他蓦地对梅尔海姆说道:“想必未婚妻在等你吧?”“请原谅,少校。我还没有未婚妻呢。”“唔?请别见怪。就我个人而言,以为伊达小姐正是。”两人说话的工夫,已来到城堡前。低矮的铁栅栏围着园子,一条笔直的细沙路将铁栅栏分成左右两侧,路的尽头有座旧的石门。进门一看,白木槿花开得一片烂漫,后面便是一座白墙红瓦的巍峨宫殿。南面有座高高的石塔,似乎按照埃及的尖塔仿造的。穿号衣的仆人知道今晚住宿的事,正在门口迎候,将我们带上白石台阶。残阳如血,透过圆木的缝隙泄出,照在蹲踞石阶两侧的人面狮身雕像上。我初次走进德国贵族的城堡,那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方才远远望见的马上美人儿,又是何许人呢?这些都还难以索解。

四面的墙壁和拱顶上,画着形形色色的神鬼龙蛇,各处摆着长方形的柜子,柱子上刻着兽头,挂着一排古代的盾牌和刀剑,经过几个这样的柱子,最后给带上了楼。

毕劳伯爵已换上宽大的黑上衣,好像是日常便服,与伯爵夫人同在屋内,因是旧相识,见到营长便亲切地握了握手,营长将我引见给伯爵,伯爵以他深沉雄厚的声音自报姓名,对梅尔海姆则轻轻点了点头,说了句:“你来了,太好了。”夫人看起来比伯爵显老,起坐不甚方便,但目光里流露出内心的优雅。她把梅尔海姆叫到身

旁,低声不知说些什么。这时,伯爵说道:“今天想必很劳顿,请先稍事休息。”命人把我们带到房间去。

我和梅尔海姆同住一间朝东的房间。穆尔德河水拍打着窗下的基石。对岸的草丛依旧葱茏,后面的柏树林已弥漫着夕霭。河水向右流去,宛如膝盖般露出水面的陆地,有三两家农舍,水车漆黑的轮子耸立在半空。左面临水,古堡的一间屋子突出在外,仿佛是露台一样的窗子敞着一条缝,三四个少女把头挤作一堆,正向这边张望,但骑白马的人儿却不在内。梅尔海姆已脱掉军服,正朝洗脸盆走去,求我道:“那边是年轻小姐的卧室,劳驾,请快关上窗子。”

天黑后,我随梅尔海姆去餐厅,说道:“伯爵府上的小姐真多呀。”“原先有六位,一位已嫁给我朋友法布利斯伯爵,还剩下五位。”“您说的法布利斯伯爵,莫非就是国务大臣府上?”“正是。大臣的夫人是本城堡主人的姐姐,我朋友是大臣的哲嗣。”

在餐桌前就座,一看,五位小姐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不分轩輊。年长的一位穿一身黑,觉得眼熟,正是方才骑白马的那位。其他几位小姐对日本人很好奇,伯爵夫人夸我的军服,其中一位接口道:“黑底配黑纽扣,倒像是布劳恩施威希州的军官。”最年幼的一位,脸蛋红红的,则说:“才不像呢。”毕竟年幼,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于是羞红了脸,俯首对着汤盘。穿黑衣的那位,眼睫毛动都没动一下。隔了一会儿,小小姐似乎想补救方才的唐突,说道:“不过,他军服浑身上下都是黑的,伊达准喜欢。”听了这话,黑衣小姐回头睨了她一眼。这双眼睛平时总是茫然凝神远望,一旦对着人,说起话来,才露出真情。此刻眼睛虽在嗔怪,却满含着笑意。从这位小小姐嘴里得知,方才营长讲起梅尔海姆的未婚妻时,提到伊达小姐,原来说的便是她。于是我仔细观察,发现梅尔海姆的言谈举止,无处不流露出对她的爱重。而且伯爵夫妇心中,也已认可。伊达小姐身材修长苗条,在五姐妹中,惟有她是黑头发。除了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外,长得不见得比其他几位小姐更俏丽。常常眉尖微蹙,脸色略显苍白,想是身着黑衣的缘故吧。

饭后,移席到隔壁房间,像是间小客厅,里面摆了许多软椅子和矮沙发,招待我们在这里喝咖啡。仆人端来盛着烈酒的小酒杯。除了主人,谁都没要,只有营长,“就我个人而言,这种沙特乐酒才够劲儿。”说完一饮而尽。这时,我背后的暗处,突然发出怪声:“我个人,我个人。”我惊讶地回头看去,见屋角有个大金丝笼,是里面的鸚鵡以前听过营长说话,现在在学舌。几位小姐低低道:“啊哟,瞧这鸟!”营长自己倒哈哈大笑起来。

主人和营长抽着烟,聊起打猎的事,趑进隔壁小房间。小小小姐方才一直盯着我,想和我这个稀奇的日本人搭话,我于是笑着先问:“这只聪明的鸟是您的吗?”“不是。虽说没规定是谁的,不过我也顶喜欢。从前养过许多鸽子,养得十分驯服,常常缠着人,可伊达她非常讨厌,就全让人拿走了。只有这只鸚鵡,不知多恨姐姐呢,总算侥幸,现在还养着。是不是呀?”朝鸚鵡探过头去说道。这只恨姐姐的鸟,张开钩嘴,重复道:“是不是呀?是不是呀?”

这工夫,梅尔海姆走到伊达小姐身旁,不知求她什么事,她不肯答应,见伯爵夫人发了话,这才起身走到钢琴那里。仆人赶忙点上蜡烛,摆在左右两边。“给您拿哪本琴谱?”梅尔海姆说着便朝琴边的小桌走去。“不必了。没有琴谱也能弹。”说罢,伊达小姐的指尖徐徐触到键盘上,顿时响起金石般铿锵的声音。随着曲调的丰富多变,小姐的脸色也犹如清晨的朝霞。一会儿舒缓低回,仿佛水晶念珠的切切细响,穆尔德河水也应为之断流;一会儿激扬高亢,好似刀枪齐鸣,杀气腾腾,威胁古代过往的行旅,惊醒城堡远祖的百年旧梦。啊,这位少女的一颗芳心,虽然封闭在她窄小的胸膛之中,无法言表,现在不是借一双纤纤的指尖倾诉了出来!只觉得琴声似滚滚波涛,萦绕着这杜本城堡,任我尽在旋律中载沉载浮。曲调进入高潮,潜伏在乐器中形形色色的精灵,皆在诉说那无限的愁怨,和声如泣。正在这时,城堡外忽然响起笛韵,小心翼翼地和着小姐的琴声,令人好不奇怪。

伊达小姐全神贯注,忘我地弹琴,猛然间听见笛声,不由得曲

调错乱,弹出几个破裂音,那声音仿佛能将琴箱震碎,于是起身离座,脸色比平时更显苍白。几位小姐面面相觑,小声说道:“又是那个蠢材兔唇在捣乱。”外面的笛声已停。

伯爵从小屋出来,向我解释道:“这个曲子,伊达弹起来一向这么狂热,不足为奇,您吃惊了吧?”

虽然已经音沉响绝,但那曲调犹在耳边回旋,我心神恍惚地回到房间。今晚所见所闻使我难以入睡。看对面床上的梅尔海姆,也未能成眠。心中存了许多疑惑,虽然有所顾忌,还是问了一句:“方才那奇怪的笛声,您知道是谁吹的吗?”男爵转过脸回答说:“说来话长,好在不知什么缘故,今晚我也睡不着,索性起来说给您听吧。”

我们离开尚未睡热的被窝,下了床,在窗下的小几相对而坐,正要抽烟时,方才的笛声又在窗外响起,时断时续,好似雏莺初试清音。梅尔海姆清了清嗓子,开口说道:

“应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离这儿不远的布略森村,有个可怜的孤儿。六七岁时,父母得了时疫,双双去世,这孤儿因是兔唇,长相格外难看,没人肯照顾他,几乎快要饿死。有一天,他到城堡来讨剩的干面包。当时伊达小姐只有十来岁,觉得他很可怜,吩咐下人给他东西。把自己玩的笛子也给了他,说道:‘你吹吹看。’因是兔唇,无法衔住笛子。伊达小姐便恳求母亲说:‘把他那难看的嘴给治治好吧!’夫人觉得小姐年纪虽小,心地却善良,便叫医生给他缝好了。

“从那时起,那孩子便留在城堡牧羊。送他玩的那只笛子从不离身。后来自己用木头又削了一只笛子,一心一意地学着吹,也没有人教,居然吹出那样的音色来。

“前年夏天,我休假到城堡来,同伯爵一家骑马出游。伊达小姐骑着那匹小白骏马,跑得飞快,只有我跟在后面。在一条窄路的拐角,迎面来了一辆马车,车上的干草堆得很高。马一惊,跳了起来。小姐幸好夹住鞍子。不等我去救,只听旁边的深草里,有人‘啊’地叫了一声,便见羊倌飞奔过来,紧紧抓住小姐的白马辔头,

让马镇静下来。小姐由此得知,羊倌在牧场上只要有空,便会暗中跟在身后,于是打发人去犒赏。但是不知为什么,从不许他拜见;羊倌尽管偶尔见到小姐,小姐也从不与他说话,他知道自己招人讨厌,便躲开了,不过,至今仍旧不忘远远地守护着小姐。他喜欢将小舟系在小姐卧室的窗下,夜里则睡在干草上。”

梅尔海姆说完,各自就寝。东面的玻璃窗早已暗了下来,笛声也已停歇。这晚,我梦见了伊达小姐的倩影。她骑的那匹白马眼见得变成黑色,感到奇怪,便仔细看去,原来是张人面,是那个兔唇。因在梦中,迷离恍惚,觉得小姐骑着他原也平常,可是再一看,原以为是小姐,却是人面狮身像的头,半睁着没有瞳孔的眼睛;居然把老老实实并着前腿的狮子,看成了马。可是在人面狮身像的头上,却蹲着那只鸚鵡,对着我笑,神气十分可恨。

翌日清晨起来,推开窗户,朝阳已将对岸的树林染得一片殷红,微风吹皱穆尔德河面,勾画出道道涟漪。水畔草原上,有一群羊。羊倌穿着黄绿色的短上衣,露出黑黑的小腿,身材极其矮小,一头红发乱蓬蓬的,手拿鞭子噼啪作响地抽着玩儿。

这天早晨,是在房间里喝的咖啡。中午,国王因莅临观看演习,举行盛宴,我要随营长前往格里玛狩猎俱乐部礼堂赴宴。所以穿好礼服等着动身,伯爵把马车借与我们,站在台阶上送行。今日的宴会,只招待将军与校官,我是以外国军官的身份出席,梅尔海姆只得留在城堡里。虽说是乡村,礼堂竟出乎意料地富丽堂皇,餐桌上用的器皿,都是从王宫运来的,有纯银的盘子,梅森的瓷器。德国的瓷器尽管模仿东方,但草花的釉色与我们日本的不一样。不过,德累斯顿宫里,倒有一间瓷器室,陈列许多中国和日本的花瓶。我是头一回拜见国王陛下。他的身姿容貌,已蔼然一白发老翁,是翻译但丁《神曲》的约翰王的后裔。说话极为得体:“贵国拟在我们萨克森设立公使,现在得以认识阁下,届时期待由您来荣任此职。”让人听来非常恳切。但我必须让国王知道:在我国,选用旧交来担任要职,尚无先例;而没有外交官经历的人,又不能担此重任。今天赴宴的将军和校官,约有一百三十余人。有位身着骑兵

服的老将军,极其魁伟,他便是国务大臣法布利斯伯爵。

黄昏时回到城堡,少女们的欢声笑语,石门外都能听见。马车刚要停下,已经熟稔的小小姐早就跑了过来,邀我道:“姐姐她们在玩槌球,您不来一起玩吗?”营长说:“不要让小姐扫兴。就我个人而言,要回去换衣服休息了。”听了他的话,便随小小姐来到尖塔下的园子里,小姐她们正玩得起劲。草坪上处处埋着弓形的黑铁圈,用鞋尖踩住五色球,小槌一挥,从侧面击打出去,让球从弓形铁圈里钻出。打得好的人,百发百中,打得不好的人,会手忙脚乱,打了自己的脚。我解下佩剑,也加入进去,一心想:命中!命中!不承想,球尽朝别处飞。小姐她们齐声笑了起来。这时,伊达小姐手搭在梅尔海姆的胳膊上走了过来,看不出两人有多融洽的样子。

梅尔海姆问我:“如何?今天的宴会有趣吗?”不等我回答,便说:“让我也参加进去吧。”便朝她们一伙走去。几位小姐彼此看了看,笑道:“已经玩累了。您跟姐姐上哪儿去了?”“到风景优美的岩石角那儿去了。不过不如这个尖塔好。小林先生明天要随我们营到穆岑去,你们哪一位陪他到塔尖上去,请他欣赏一下磨房水车那里火车奔驰的风光?”

嘴快的小小姐还没发话,这时一声“我去吧”,想不到竟是伊达小姐说的。大概是沉默寡言的人,惯常一说起话来便会脸红,她当即给我带路,我惊讶地跟在后面。留下来的几位小姐围着梅尔海姆,闹着要他“晚饭前,讲个有趣的故事。”

这座尖塔朝着园子的一面,有座坑洼不平的楼梯,直通塔顶平台。上下楼梯的人,或站在塔顶上的人,在下面都能看得很清楚。所以,伊达小姐行若无事,自告奋勇来带路,实在也不奇怪。她几乎小跑似的到了尖塔入口处,回头看着我,我急忙赶上去,先上了石阶。她迟一步跟上来,呼吸急促,气憋得难受,所以歇了几次才上到塔尖。想不到上面很开阔,四周围着低矮的铁栏杆,中间置放一块打磨过的大石。

我站在塔尖上,远离地面。昨天,在拉格维茨小山上,远远地初次见到伊达小姐,我的心就出奇地为她吸引,既非猎奇,亦非好

色。而此刻,竟得以同这位梦思日想的少女单独相对。从这里望去,萨克森平原的风景不论多美,怎能同这位少女的一颗芳心相比!在她心里,想必既有茂密的森林也有深不可测的深渊!

上了又陡又高的石梯,脸上的红潮仍未消褪,沐浴着令人眩目的夕阳,伊达小姐坐在塔尖中央的大石上,好让心头平静下来。那双会说话的眼睛,蓦地凝视我的面孔,平素并不显得漂亮的小姐,这时,比日前演奏那首幻想曲时,更加俏丽。不知何故,令人觉得像一位雕刻家刻在墓碑上的石像。

小姐急口说道:“我知道您的心地,所以才求您帮忙。这么说,您会奇怪,我们昨天刚认识,没说过一句话,怎么会了解呢?不过,我一点也不怀疑。演习结束,您要回德累斯顿,王宫里会传令召见,国务大臣府上也会设宴招待。”说到这里,她从衣服里取出一封封好的信交给我,恳求道:“别教人知道,请转交大臣夫人,千万别教人知道。”听说大臣夫人是小姐的姑母,她姐姐也嫁给了大臣的公子。不找同胞帮忙,反而求一个初次见面的人;再说,如果这事情要瞒着城堡的人,也可以偷偷地邮寄;一方面如此谨慎,另一方面这做法又有点反常,不能不让人觉得,她是不是神经有点毛病。然而,这仅是我一刹那的想法。小姐那双眼睛,不但会说话,而且善解人意。她辩解地说道:“法布利斯伯爵夫人是我姑母,您大概听说了。我姐姐尽管也在那儿,但不愿让姐姐知道,所以才求助于您。倘如只是提防家里人,邮寄当然也行,可是即便有邮局,我也难得独自一人出门,想寄也办不到,还要请您体谅。”知道她确有缘故,便爽快答应下来。

落日从城堡门附近的林中灿然四射,如虹一般,河上升起了雾霭。暮色苍茫时分,我们走下尖塔,几位小姐听完梅尔海姆的故事,在等我们,于是一起走进灯火辉煌的餐厅。今夜,伊达小姐变得与昨夜不同,快活地招待客人,梅尔海姆也似乎面带喜色。

翌日清晓,我们便离开城堡,前往穆岑。

秋季演习在这里进行五天便结束了。我们联队回到德累斯顿,本想立即前去泽街大臣的公馆拜访,践履我答应封·毕劳伯爵

女儿伊达小姐的嘱托。但是,按照当地习惯,不到冬令社交季节,那些贵族轻易见不到。服役军官通常的拜访,只是请进大门旁的一间屋里,签一个名而已。所以,我虽想去,也只好作罢。

那一年,军务繁忙,不知不觉到了年底。易北河的上游开始冰泮,冰块仿佛莲叶一般漂浮在绿色的波涛上。王宫里的新年庆典豪华盛大,脚下踩着溜滑锃亮的打蜡地板,走上前去拜贺国王,国王穿着礼服,鹰扬威武地站在那里。又过了两三天,应邀赴国务大臣封·法布利斯伯爵举行的晚宴,同奥地利、巴伐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公使打过招呼,趁宾客用冰激淋之际,我走到伯爵夫人身旁,简短地说了说事情的始末,把伊达小姐的信顺利地交到夫人手里。

到了一月中,我随一批得到晋升的军官,允准入宫谒见王后。我身着礼服进了王宫,与大家一起在厅里站成一圈,等候王后驾到。在弯腰恭谨、步履蹒跚的典礼官引导下,王后款步走来,让典礼官报上名字,对每人都说一二句话,然后伸出摘下手套的右手让人吻退。王后一头黑发,身材不高,穿了一件褐色的衣衫,相貌并不漂亮,但声音十分优雅。“府上在法兰西一役立过战功,不愧名门之后。”说些诸如此类恳切的话,谁听了都会觉得高兴。随从的女官只到内厅门口,右手拿着折扇,笔直站在那里,那姿态极其高雅,门楣和廊柱宛若一幅画框,她就成了画中人。我无心地看了一眼女官的面庞,那女官赫然就是伊达小姐。她到了这个地方,让人徒叹奈何。

京城中心,易北河上横架一座铁桥,从桥上望去,王宫的一排窗子,占据整条施洛斯街,今夜格外璀璨明亮。我也忝列其中,应邀赴当晚的舞会。奥古斯特大街上车水马龙,我徒步在中间穿行。看到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走下一位贵夫人,将皮围领交给侍从放在车厢里。美丽的金发高高地拢了上去,露出的领子白得晃眼,佩剑的王宫侍卫给打开车门,贵夫人连看都不看一眼径直走进王宫。那辆车没有动,后面一辆也等着没过来,趁这工夫我从戴着熊毛盔,拄着枪,站在门两侧的近卫兵面前走过,踏上铺着一溜红地毯的大理石楼梯。楼梯两侧处处站着穿制服的侍从,制服是黄

呢镶着绿白边的上衣和深紫色的裤子。他们俯首直立,眼睛一眨也不眨。按旧规,这些人应当手持蜡烛。现在,走廊和楼梯上都点着煤气灯,老规矩就废除了。楼上的大厅还古风依旧,吊烛台上点着黄蜡,光波四泄,照着无数的勋章、肩章和女宾的首饰,反射到夹在历代先祖画像之间的大镜子上,那光景真是非语言所能形容。

典礼官拄着饰有金穗子的铜杖,终于在拼花地板上咚咚拄响了。天鹅绒包着的门扉,倏然无声地打开,大厅的中间,自动让出一条甬路。听说今夜来宾有六百之众,这时,一齐屈身相迎。国王一族从女宾裸着半截后背的颈项间,军人镶着金丝花边的衣领间,以及金色的云鬓高髻间走了过去。率先走在前面的,是戴着旧式大发套的两位侍从,紧接着是国王与王后两陛下,再其后是萨克森—梅宁根太子夫妇、魏玛和勋伯格两亲王,以及重要的女官数人。外边盛传萨克森宫的女官奇丑无比,此话不假。她们不仅个个其貌不扬,而且大抵韶华已逝,有的老得皱纹满面,胸脯上的肋骨一一可数,值此盛典,终究不能避而不出。隔着人头,看着她们一行人走过,心里盼着的那人却不见踪影。这时,有位年轻的宫女以男子般的气度缓步走来,心想不知是不是她,抬头一看,正是我的伊达小姐。

国王一族走上大厅尽头的台上,各国公使及其夫人围上前去。早已伫候在二层廊上的军乐队,一声鼓响,奏起“波罗乃兹”舞曲。这个舞只是每人的右手拎起女伴的手指,在厅里旋转一周而已。领头的是一身军装的国王,延领一袭红裙的梅宁根夫人,其次是穿黄绸长裙的王后和梅宁根太子。场上只有五十对,转完一圈后,王后靠在有王冠徽记的椅子上,让各公使夫人坐在身旁,国王便坐到对面的牌桌厅里。

于是,真正的舞会开始了。众宾客在狭窄的空间巧妙地翩翩起舞,看上去多是年轻军官,以宫女为舞伴。我曾纳闷,不知为何梅尔海姆没有来?现在才明白,不是近卫军官,一般不在邀请之列。那么伊达小姐的舞姿如何呢?我仿佛欣赏舞台上自己偏爱的演员一样,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天蓝色的长裙上,只在胸前别了一

朵带着枝叶的鲜花玫瑰,除此别无装饰。穿梭回旋在拥挤的舞池里,她的裙裾始终舒展成一圆圈,令其他珠光宝气的贵夫人相形见绌。

时间流逝,黄蜡的火光因烟气而渐渐暗淡,流下长长的蜡泪。地板上有断掉的轻纱,凋落的花瓣。前厅里设有冷餐,前去的脚步渐渐多起来。这时,有人从我面前经过,侧起头,转脸看我,半开的鹅毛扇子遮着下颏:“难道已经把我忘了吗?”说话的是伊达小姐。“怎么会呢。”我一面回答,一面三脚两步跟了上去。“您瞧,那边有间瓷器室,陈设的东洋花瓶上,画的不知是什么草木鸟兽,除了您,没人能给我解释。来吧。”说完便一起走了过去。

这里四墙安着白石架子,摆满历代喜爱美术的君王从各国搜集来的大花瓶,多得数不胜数。有乳白色的,有蓝得像蓝宝石的,有像蜀锦一般锦色斑斓的,在后墙的衬托下,真是美仑美奂。然而,常来王宫的宾客,今夜却谁都无心顾及于此;去前厅的人,也只是偶尔瞥上一眼,没人肯停下脚步。

长椅子上,浅红地上织出大红的草花图案。小姐的天蓝色长裙,衣褶又大又雅致,跳过一阵舞,竟一点没有走样。她一侧身坐在长椅上,斜着身子用扇尖点着中间架子上的花瓶,对我说道:

“岁月匆匆,竟成了陈年旧事。想不到会求您送信,却始终没机会道谢。我的事也不知您作何想法。但是,您把我从苦恼中解救出来,我心里片刻都没忘。

“最近,让人买了一两本有关日本风俗的书来看,据说在贵国,婚姻由父母做主,夫妇间没有真正爱情的很多。这是欧洲的旅行者以轻蔑的笔调记述的。我仔细想了想,这种事情,难道欧洲就没有吗?订婚前经过长期交往,彼此相知,为的是对这婚事能自由地表示自己的意愿。而贵族子弟,早就由长辈给订了终身,哪怕彼此性情不合,也不能说个不字,天天相见,心里虽然厌恶,照例还得结为夫妇。这世道简直不可理喻。

“梅尔海姆是您的朋友,说他不好,您一定会替他叫屈。其实,我也知道他心地正直,相貌也并不难看。但是相处几年,我实在心

如死灰,无法激起我的热情。我越是厌烦,对方反倒越亲切。父母允许我们交往,表面上有时我挽着他胳膊,一旦剩下两个人的时候,无论在屋里还是在园子里,我都无法排遣心中的郁闷,不知不觉会深深叹口气。尽管如此,也要一直忍到脑袋发昏,真叫人受不了。请您别问为什么。有谁能知道呢?有人说,爱是因为爱才爱,厌恶也同样如此。

“有时见父亲心情好,刚想说说我的苦恼,可是一看出这情形,说到一半就不让我说下去了。‘这世上,生为贵族就休想像那些下等人一样任性而为。为维护贵族的血统,必须牺牲个人的权利。千万别以为我老了,把人情都忘了。你看,挂在对面墙上那幅你祖母的画像!她的心就跟她相貌一样严厉。她对我说:你不能有半点轻浮的念头,虽然要失去些许生活的乐趣,但却拯救了家族的荣誉,几百年来,咱们家族没有混杂一滴卑贱的血。’父亲说得很温和,一反往常军人那种生硬的语气。我一直在琢磨,怎样对父亲说,如何回答他,现在这一切只好藏在心里,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是我的心越来越脆弱。

“母亲一向对父亲百依百顺,即使把心事告诉母亲,又有什么用呢?然而,我虽生为贵族之女,但我也是人。尽管我看透了可恶的门阀、血统,无非是迷信,粪土一样,可我心里无处能容得下这种想法。为这恼人的恋爱,要是幽怨得身心憔悴,那是名门小姐之耻。我想冲破这习惯势力,有谁会支持我呢?虽说在天主教国家,可以出家当修女,但萨克森这儿是新教,想那么做也办不到。是的,宫里这地方只知礼而不知情,等于是罗马教廷,惟有进宫,才是我此生的归宿。

“在这个国家,我们家门第显赫,现在又同有权有势的国务大臣法布利斯伯爵亲上加亲。我也想过,这事要是当面去求,也许很容易,难办的是父亲的心不容易说动。不仅如此,以我的性格而言,喜怒哀乐不肯俯仰随人,不愿意别人以非爱即恨的眼光长久地看待我。倘若我把这个心愿告诉父亲,他就会喋喋不休来说服我,软劝硬说,让人心烦,我受不了。何况梅尔海姆这人思想浅薄,以

为我伊达嫌弃他，要躲开他，是因他才这样做，那我就太遗憾了。我打算人不知鬼不觉就进宫去当宫女，正苦于想不出办法，这时您到我家来小住。我知道，您看我们，权当路旁的石头树木一样毫不相干，您的心地一片至诚。法布利斯伯爵夫人一向疼我，所以我才偷偷求您给她捎封信去。

“不过，这件事只有法布利斯夫人一人知道，家里人谁都没告诉。只是说宫里缺人，把我叫去暂时尽尽义务；又说陛下难得提什么要求，于是就一直留了下来。

“像梅尔海姆这样的人，在世上只会随波逐流而不知独立进取，他会忘掉我，绝不会为此而愁白了头。惟一让人痛心的是，您在我家留宿的那晚，让我停下手不能弹琴的那个牧童。听说我走后，他天天晚上把船缆系在我的窗下，睡在船上。一天早晨，有人发现羊圈门没有开，大家跑到岸边一看，河水拍打着空船，只在干草上留下一支木笛。”

说完，午夜的时钟当当响了起来。舞会已经结束，王后该休息了，伊达小姐赶紧起身，伸出右手，让我吻了一下，这时，众宾客前往角落上的观景厅吃夜宵，人一群群从门前走过。小姐的身影夹杂其间，渐渐远去。隔着人群，从肩头的空隙处偶尔尚能看到她的身影，惟有今天那身漂亮的天蓝色衣衫，令人怅然难忘。

明治二十四(1891)年一月

半 日

周祥峇 译

在六铺席大的房间里，并排铺着三个被窝，七岁的女儿睡在中间，夫妇俩分别睡在两侧。桐木火盆里，昨晚埋好的炭火已变成白灰，主人枕畔，只有那盏灯芯捻得低低的煤油灯微微亮着。灯旁有个小盒，里边放着表、记事本等，盒上则扣着一本已翻开的粗装洋书。主人大概读到一半便入睡了。

一月三十日上午七时，西北风劲吹，防雨套窗不时咯咯作响。在隔间屋的厨房里，已起来的女佣不知在做什么，发出咚咚的响声。这声音把主人吵醒。

后院方向的拉窗上微微发白。干杂务的女佣不知何时单单将此处防雨窗打开了。主人瞧着睡在身旁的女儿用被头半盖着她那圆圆胖胖的红脸蛋儿，不觉微笑起来。因为他想起女儿，有一次半夜里做梦竟唱起歌来。

主人记起今天是孝明天皇纪念日，必须于九时半准时赶到贤所^① 集合，他看了看表，如果乘自家车从西片街到御所，八点半从家中出发即可。所以他觉得即使晚点起来，洗漱完毕，再用早餐，时间仍很充裕。

这时，厨房里传来厉声说话的声音：“哎哟，水怎么还没开呀？！”瞬间，太太伸出她那雪白纤细的胳膊把被子掀了起来。她睡觉时有个习惯，总把被子严严实实地蒙在头上。这是因为她在姑娘时，听说有个盗贼闯入一户人家，看到家中女人长得俊美，便欲

^① 日本皇宫中三殿之一，祭祀神镜之处。

行强暴,打那以后,她睡觉时就再也不把脸儿露出来了。的确,她的脸儿生得端庄秀美。她的头发盘作西式束发,如果散开可能比身躯还长,现在发型已半散,发卡、梳子落在枕边。那是个红色小枕头,横放在黑漆木座上^①。她睁开水灵灵的大眼睛,黑眼珠又大又亮,在苍白的面孔上,这双大眼睛仿佛占去了半个脸盘。然后,她说道:“哎哟,干嘛这么大声说话呀!玉儿总让这声音给吵醒!”她声音很大,因为正在发脾气,厨房那边肯定是听得到的。

那么究竟谁在厨房埋怨水开得太慢呢?是家中主人文科大学教授高山峻藏博士的母亲。这位博士的父亲,明治初年,经一位社会地位很高的同县好友出面介绍,当上一名月工资十五元、自带午饭的低级小吏,并且迁来东京居住。自这时起,家中全凭母亲一手操持,应吃的菜肴不吃,该穿的衣物不穿,省吃俭用,为攻读博士的儿子提供学资,直到博士取得借费生资格为止。博士的父亲有一次向当年关照过自己的大官打听,出国留学需要多少钱?听说那位大官回答说:“你也许想攒钱让儿子留洋,不过你不能有这种冒险想法。总的来说,日本人缺乏重财意识。首先,就以你现有薪水来说,即使省吃俭用攒下来,也不够供儿子留洋的,退一步说就真供得起,你辛辛苦苦让他漂洋过海,可是万一他死在外边怎么办?!要是把老婆饿死,那你就没尽到义务啊!而且你还不能不让以后出生的孩子至少受到普通教育吧!这些必需的费用从哪儿来?固然你现在以自己的工资供儿子上大学,可是你们的做法非同一般。当然,你们夫妇能够同心协力地去奋斗,我不会阻拦,但这确实是冒险的做法。做这种冒险是出自日本老后靠儿子的特有习惯。但我们很难说它是一桩好事。至少不是一种稳妥的做法!”

老母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把博士抚育成人,使他有了今天。这位老夫人并不是生活中常见的那种少觉的人,但直到今天仍强调说博士在大学工作,不能误了上课时间,所以每天亲自起来烧水煮饭。一次,由于时间关系,博士没吃饭就离开了家,母亲悔恨了

^① 古代睡觉时为保护发型不散乱,特制的枕座。

好几天。所以,今晨才为烧水事发出怨言。

太太天生是个睡虫儿,不过还没粗心到连丈夫耽搁上课时间也满不在乎的程度,尤其必须提前起床的早晨,她会让闹钟唱起“自高山顶上……”来叫醒自己,然后催促佣人们起床,这种事她还是做得到的。不过总还是婆婆先起来。当然这也不奇怪。母亲是一位意志相当坚强的人,头天晚上睡觉时,她会 autosuggestion(自我暗示),只要心中想明天早晨几点起来,一定会准时睁开眼睛。与此相反,这位太太是个意志特别薄弱的人。那还是在她刚过门的时候,博士讨厌交际和宴会,也讨厌艺妓,所以每逢重大节日或星期天,他们便像京阪人那样,让佣人做好盒饭,带着妈妈去道灌山,坐在茶坊的板凳上,边吃边读随身带去的西洋诗集,来打发时间。有一天,他叫上新进门的太太一起去玩。这位新来的太太颇为不满,由于刚过门,还有些客气,所以不管怎样跟着去了。可是等回到家里,两人面对面时,这位新夫人说道:“我实在不愿和你妈妈一起去,以后请别让我做这种我不喜欢做的事!”从这时起,这位太太每逢发牢骚,就像 refrain(诗歌中的叠句)一样,总是重复这句“请别让我做我不喜欢的事!”太太决不干她讨厌的事,不管什么场合都不干。不论什么事,她决不会下功夫学着去干。她丝毫不能克制自己。这就是曾做过最高法院院长的父亲,在她还是姑娘时,对她娇生惯养留下的纪念。她是每当要尽点义务,做什么事时,她那两道美丽的柳叶眉之间,便会皱起三道竖纹的原因。既然必须起来,我就起给你们看看,这种毅力压根儿没有。

太太说:“你听,那是什么声音呀?它总把玉儿吵醒!”玉儿小姐其实没听到厨房的话声,倒是听见妈妈的声音,所以将两只可爱的圆圆胖胖的小拳头举起来,伸着懒腰,然后睁开妈妈遗传给她的那对水灵灵的大眼睛。博士瞅着她说道:“噢,乖孩子,起来啦,起来啦!”于是她将伸出的两只手转向爸爸的方向,做好让抱的姿势,并且笑了起来。博士只能对这个孩子和蔼亲切地说话,这是他在家中仅有的权利,而他对母亲岂但不能和风细雨,就连平常说个话也很不容易。太太紧闭她那干裂的嘴唇,一动不动地盯着博士。

此刻她心中似乎在说：“当然可以呀！只有对孩子，你愿说什么都行！我说那人声音太吵，你连声‘的确是’都不回答，我当然不满，不过这回例外，我不和你计较了！”太太的嘴唇始终干裂着，这是因为她从来都蒙头睡觉所致。太太自嫁到这个家中以来，总把博士的母亲叫做“她”。博士问为什么不叫母亲？她却回答说，我到这儿来是做你妻子，不是给她做女儿的。太太嫌母亲说话声大，故意发牢骚给母亲听，博士觉得实在过分，但要是予以责难，又会引起风波，如果把这类问题都拿出来批评，这个家将永无宁日。于是他保持沉默。这个家庭的氛围就是如此相互敌视。博士和太太，还有玉儿已在这种氛围中生活七年了。

厨房里咯噔咯噔声传到夫妻和孩子睡觉的套间。兼管上房的仆人将前院的防雨窗打开，与此同时，女佣给套间送来热水。套间隔壁的饭厅里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那是母亲往食案上端饭端菜。

博士从床上起来。玉儿皱着眉头，吭吭叽叽的，她是想和爸爸一起去洗脸，所以撒起娇来。博士安慰说：“爸爸今天必须早点到皇帝那儿去，所以先起来啦！”然后对太太说：“你照顾她起来，给她换好衣服！”他虽然心中感到不悦，但是有一条，该做的事一定说清楚，所以这个家庭才能运动起来。博士在太太爬起半个身子时，去了隔壁房间。

博士身穿内外两件朴素的平纹绸长衫，系一条灰色绉绸腰带，坐在房间里。玻璃窗外的花坛中，芙蓉花的枯株像鹿角似的残留在地上，霜柱把薄薄的表土高高顶起，在四处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垮了下来。博士从净水罐中把水舀进漱口缸，又将桶中热水倒入铜盆，然后刷牙、洗脸。洗漱过程井然有序，所以听说太太刚娶进门时，夸奖说简直像举行品茗会一样。确实如此，刷牙漱口后，要用毛巾把杯子擦净，洗完脸要把用过的热水倒进水桶，再将毛巾拧干，擦拭铜盆，然后把漱口用具放到盆里，而且还要把毛巾拧得干干的，搭到毛巾架上。牙刷、梳子、肥皂等都要一件一件整整齐齐摆到木盘上。倒真有点像茶道的做法呢！

太太穿了两件一套透气性好的便装和服，上边罩了一件琥珀

色平纹绸外褂,等她给玉儿穿好软薄呢料带花的窄袖和服,把她领过来时,博士已像完成茶道程序那样将洗漱用具摆放完毕,然后说了一句“玉儿,化好妆来吃饭吧!”便进了餐厅。母亲已在餐厅等候。按照他们家习惯,母亲伺候博士和玉儿用餐的同时,她自己也和他們一起吃饭,而太太的食案后边放着的坐垫却是空着的。她要在大家吃完后,独自到另一个房间去吃。不仅仅用餐是这样。她压根儿不和母亲同席而坐。过门当初,两口子在一块时,只要母亲进来,她便霍地站起来躲到别处,后来她竟然渐渐不让母亲到博士所在的地方了。博士每天早出晚归。回来后,母亲想跟儿子说会儿话,太太却说晚上进入夫妇俩房间是出于嫉妒。她为证明自己说法的可靠性,竟说母亲曾偷看他们夫妇俩的被窝。她是指有一次玉儿患病,半夜哭起来,母亲担心,便过来看看这回事。后来有段时间,博士回家洗澡时,母亲趁机过来说些要办的事。于是太太又说:有的女佣愿意到洗澡间照顾主人洗澡,而一个老太太家爱干这种事,可是少见。弄得母亲无可奈何,有事时只好到拉窗外的走廊上,瞅准机会和儿子说说。而这时太太又说:总在两口子房间的窗外走廊转来转去,如此嫉妒,实在令人无奈!偶尔碰上假日休息,大白天即使博士待在房间里,只要母亲一来,太太照例站起就走。而且事情愈演愈烈,有时竟不耐烦地“哼!”一声,同时站起来用力将门咣当一声拉上。母亲于是除吃饭时间边伺候边说话之外,便无法和儿子交谈了。当然太太对此也不放过。她讽刺说,哪有当妈妈的老想着只伺候儿子!如按太太的希望,那就是夫妻俩加上孩子三个人用餐,不让母亲到餐厅吃饭。博士没有答应。本来,他把妻子娶来是要一家团聚,得到天伦之乐,不料招致如此失败,所以他想这最后一城决不能失掉,他坚持无论如何要和母亲一起吃饭。玉儿是个孩子,她可不愿意等谁,所以当爸爸和奶奶一块儿吃饭时,她也过来一起吃。于是太太便一个人留在最后吃。

今早,博士匆忙吃完饭,对母亲说道:“今天我要去皇宫那儿。”他正起身要走时,化完妆的玉儿跑过来,看到爸爸已吃完饭,颇感失望。这时,太太从里间喊道:“玉儿,把饭拿到这儿来!”与此同

时,女佣走过来将太太和玉儿的食案端走。

里间屋是博士的书房。博士讨厌狭窄的地方,所以他住在家中最大一个房间里,在那儿工作、更衣、接待宾客。博士离开餐厅往里间去时,顺便问了句洋车是否备好?听包车夫回答后,便进入了房间。这儿放着太太昨晚备好的套装大礼服。博士最讨厌这种配有金丝辫带的礼服,并且以他的收入,要花上五百元来购买绝非易事,所以过去每到晋谒天皇的日子,一准称病不去。直到最近才刚刚购置了一套。女佣把太太和玉儿的食案端到火盆边后,离开房间,博士说了声可别把灰尘弄到饭上,便走到房间角落去穿礼服裙裤。

这时,玉儿跑过来,见博士只穿了件衬衣,便说:“瞧,爸爸的奶!”说着就抱住了爸爸。博士说:“你看,已经给你盛好饭,快去吃吧!”玉儿便乖乖地坐到食案那儿去了。

正在这时,太太化好妆迅速走进来,一副惴惴不安的样子,双膝弯曲着蹲在坐垫上,然后拔出插在火盆中的两根火筷,又将其分开插入火盆后,把手放在上边取暖。看来在关口那儿买的进口化妆品效果不错,脸上显得水灵灵的漂亮。刚睡醒时的苍白面孔,现出粉红色。玉儿正在吃汤泡饭,她也未予理睬,先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朝着正在穿背心的博士说道:“我要带玉儿出去一趟,这儿总能听到令人心烦的声音,我可待不下去!”

博士停住扣背心纽扣的手,凝神细听。他可是因为她的“出去一趟”,吃过苦头。曾有一次,她也是这么说了一句,便突然离开家门,独自跑到汤河原镇一家旅店住下。由于去向不明,博士家、她娘家非常担心。结果接到旅店老板的明信片才知其下落,由娘家派人把她领了回来。每当这时,她总说要带玉儿去。她的大致理由是“凡出门的人没有谁把小孩留在家里的!”其次是说:“我不能把玉儿托付给声称不愿意照料孩子的人!”事情是这样,有一次母亲说,万一孩子在我照看当中得个伤风感冒什么的,不知她会怎样说我呢!所以孩子难带啊!太太便抓住这句话不放,这当然不符合事实。母亲特别疼爱孙女,要是没有什么顾虑,巴不得有机会照

料孙女呢。其实博士根本不相信太太的所谓理由。诸如为防止玉儿感冒,不断往火盆续炭以保持炭火不灭也好,半夜孩子憋尿把被子蹬开时,马上叫醒让她往夜壶尿尿也好,都是博士亲自处理,如果把这些事交给太太,那博士是不可能放心的。按照博士的说法,太太所以提出带玉儿去,是因为如果光说自己去,那事情很简单,一说就行,她原想发泄一番不满再走,这样一来,她觉得太没劲了。实际她是要拿小玉儿作人质的!今天早晨也同样,博士见她又犯起老毛病,便停住扣纽扣的手,瞧了一下壁龛里的座钟,时间是八点二十分。他拍几下手把女佣叫来,吩咐说:“你去告诉松吉,现在不用车了,把它放进车库,让他等着回头要他出去办点事!”女佣要离开时,博士说:“你给玉儿盛上饭吧!”女佣盛了一碗汤泡饭递给玉儿便走开了。博士把背心纽扣只扣了一半便迅速给宫中掌管礼仪的官员写了张病假条,又从小橱柜的抽屉里取出入宫通行证,同时叫来女佣,让她交给车夫送去。玉儿吃完饭,自个儿在那斟茶喝。

太太在榻榻米上向前挪动双膝,然后跪坐在那儿,将火盆中覆盖着灰的炭火,用火筷往边上夹动,并把它堆积起来。博士很快换上便装,坐到桌前。太太把火盆端到博士跟前,和博士隔着火盆相对而坐。

“你不吃饭吗?”博士先开口问道。

“不想吃。”

“那么,你说要出去,是真的吗?”

“如果可以带玉儿,我就出去。”

“我已说过多遍,不必带玉儿去,这你是知道的!你一个人可以出去。当然我不是说随便到哪儿都行。不能像上次那样自己随便找个去处,要是去纪尾井町你母亲所去的逗子那儿倒是可以!”纪尾井町是太太娘家的住处,她父亲阪直人是天皇任命的已卸任大法官。

“那怎么成呀!爸爸、妈妈已经说过,不准我丢下孩子一个人去,还说如果你照料不好孩子,那就送到这儿,我们不睡觉也要照

看的。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出去了！”

“我看还是不出去的好。再说母亲的说话声音也并不像你说的那么难听嘛！”

太太立即停止了外出。其实博士完全没有必要为这件事而取消参加皇宫的祭奠活动。当然，要是平素去大学上课的日子，博士是不会不去的。不过，当她不打招呼就出去时，最后家里总是由于不知去向而焦急不安。因为大家不愿意她把玉儿带走。平日这种情况屡屡发生，每到这时，博士便把玉儿领到住在附近的姐姐家，托付他们照料，这已成了惯例。姐姐嫁的是一位法学教授。

夫妻俩沉默了一会儿。玉儿从壁龛的一摞西洋杂志里抽出来一册，看上面的画片。女佣走进来，朝太太方向瞧了一眼，太太说：“我现在不吃，拿下去吧！”于是女佣把食案撤了下去。这是常有的事，所以他们早已心知肚明。随后博士吩咐说：“把手炉拿到玉儿那儿去！”

博士点了一枝雪茄。他主张家中一概不存放带酒精的饮料，并且宣布自己没有闲工夫同时和两个女人周旋，所以他的惟一乐趣就是吸烟。而且他不喜欢烟卷，抽昂贵的雪茄又嫌太奢侈，所以他只吸二十元一百根的 Victoria(维多利亚)牌雪茄。留洋归来之后，他说不吸 Havanna(哈瓦那)牌雪茄，便尝不到雪茄烟的真正味道，不过为了节约，始终将就着吸 Manila(吕宋)牌雪茄。太太边用手揪下嘴唇上将要脱落的薄皮，一边在苦思冥想些什么。玉儿在聚精会神地看画片。外边风儿已停，阳光照在拉窗上。房间里寂静无声。不时听到座钟的嘀嗒声。

“人怎能发出那样的声音呢？！”太太突然说道，“难得今天是个休息日，即使您不去皇宫留在家里也一样，很快又到午饭时间，餐厅里依旧会大呼小叫。我一定会变成神经病的！”

博士皱起眉头：“又胡说！母亲的说话声自然不是什么优美的声音。她性情有点像男人，所以声音也不那么柔和。但是你对此过于在意，说明你神经有问题。刚到这儿时，肴町的寺庙里一敲钟，你便说心中慌得难以忍受。这两种情况是一样的！”此刻夫妇

俩那被黑暗包围的心中,一缕甜美蜜月的记忆,如同电光一般闪耀,随即又消失。每次钟声响时,新娘便把脸儿紧紧贴到丈夫的胸膛上,说:“我一听见那种声音,就觉得心慌意乱!”当时博士感到莫名其妙。他心想,这个女人是否神经不正常?于是他害怕起来。可是反过来一想,又觉得不对,人的神经五花八门,有的像工场里传动用的皮带,有的像琴弦,别人听来普普通通的声音,有的人听起来却感到悲哀,他觉得有这种神经的人实在可怜。

“不,要是正常人的声音,我不会感到心慌的啊。可她不是个正常人啊!她把钱全部拿去,自己随意支配,还想把你也夺去呀!稍有疏忽,她立即跑到你身边来。而你却把这些情况视为理所当然。唉,太可怕了!”太太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闪亮着。

“还说!别人听见,只会把你看做精神病人。她是生我的母亲呀!”博士的声音相当激怒。看杂志的玉儿抬起脸儿瞧了一眼。平素总是这么你一句,我一句,所以博士已不像当初听到时那样愤怒了。尽管如此,也着实感到恼火。如同久治不愈但已无痛感的伤口,被人碰了一下所感到的疼痛。玉儿对此已司空见惯,并不那么惊讶,依旧看她的画片。

“我也万没想到,你和她之间竟然变得像是到寡妇家当养子般的关系啊!她虽然已上年纪,但人老心不老,总想和谁都像夫妻那样待在一起。所以她才无论如何都要把钱财抓到自己手中。”

“你这种说法也不对。我不总对你说嘛,管钱这种事算不了什么。妻子管钱,那是中等以下家庭的事。到了大户人家,全让管家来做。管钱就是妻子,不管就不是妻子,哪有这种道理!你刚嫁过来时,自然不能把这些事交给你干。而且你有个毛病,就是死乞白赖地缠着父亲买自己所喜欢的一切东西。根本没有按计划购物的想法。近来好像成熟了很多。也许有一天会把这些事交给你管。不过既然母亲现在把它视为一种乐趣,就不必硬要夺其所乐嘛!如果母亲主动说:太麻烦,我不管啦。那就先由我管起来。过一阵之后,待你脾气慢慢改过来,能正常地商量所有事情,那时我不会不让你管的。但照现在情况,我觉得你的脾气一时还改不了。假

如母亲能主动先说,‘嗯,照这个样子,可以交给她管啦!’那该多好啊!说起来应该是老老实实等待交班。把这当成打仗,去抢人家的钱财,这么做是错误的!”

“不是交班问题吧!那是您的薪水啊!我也并没说要随便来挥霍呀!如果您来管,遇事和我商量一下,您还能说我不像个妻子样吗?我母亲从没过问过我哥哥的薪水。”

“情况不一样,岳父是个富翁,你哥哥在公司挣的薪水,可以当做夫妻俩的零花钱,所以在岳父母看来,他们随便怎样支配都行。我们家除了我的薪水,别无积蓄。由母亲来管,厉行节约,这不挺好吗?!”

“我可不这么看。我觉得那是多管闲事!那不是你挣来的薪水吗?她丈夫是个地方官,没有任何财产,你供吃供穿就足够了,她应该老老实实听话才是。可她却伸手拿别人的东西!”

“说得那么刻薄难听!你想想是谁拿钱供我读到大学毕业的!”

“在你成为借贷生之前,可能出了一点学费吧。那是父母应该尽的义务呀!你现在能够挣薪水,那是凭你的本事嘛!我那哥哥要多少学费给多少学费,甚至让他留了洋,也没有当上博士。”

“不能算计供给学费多少来衡量父母恩情的轻重。我父亲为提供少量学费,却要比能大量提供学费的你父亲,付出数倍的辛勤劳动。不错,你哥哥不是博士。父母提供再多的学费,也未必人人都能成为学者。人各有所好。而且再伟大的学者也无法决定:人的成功,有多大成分靠天赋,又有多大成分借助于别人帮助。即便是天赋,说不定也是遗传而来。所以,岂能说自己是靠个人力量取得成功,因而父母无恩于你吗?”

“好啊,好啊!那你尽管去报恩吧!就算这样那也行,可是家里究竟有多少财产,你的月薪状况怎样等,这些事多少也该让我知道些,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和玉儿怎么办呢?”太太突然把话锋一转。聪明伶俐的玉儿,竖起耳朵,放下书本站了起来,将手指贴在嘴唇上,瞪着一对大眼睛,来回看着爸爸和妈妈。博士教她不能

咬手指头,所以她没有把手指衔在口中。

“财产不就这些嘛!这所房子是用父亲的全部积蓄和我当时攒下的薪水购置的,除此之外,要说不动产,就只有那五千元钱了。我的年薪加上讲座酬金总共二千七百元。我们靠这些钱过上现在的生活,夏冬两季还分别从中拿出六十元,给你购置衣服用,这笔钱是靠母亲勤俭节约省下来的!”

“这些你都告诉过我啦。反正我没有亲眼见过,我不知道。全都交给她掌管,我和玉儿还不知要怎么倒霉呢!”

“别总是玉儿、玉儿的!这会让孩子格外担心。我已委托了公证人,正经八百地立下遗嘱,你和玉儿将来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博士望着玉儿,并笑着努了一下嘴,于是玉儿绕过母亲背后走过来,让博士一下给抱住。

“就说这遗嘱吧,由于公证处的佣人是我母亲家奶妈的老公,所以我才了解到一些情况,实在是怪事呀!遗嘱里没写对我不利的事吧?反正不管怎样写,我父亲说啦,遗嘱这种东西,并不是那么很可靠啊!而且她手中又没有这份遗嘱。”

“母亲那儿没有。当然遗嘱也有失效的时候。所以我尽可能采取稳妥可靠的办法来保存。内容自然是公平合理的。其实,那也是因为你母亲冷酷刻薄,母亲担心我有个好歹时,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所以她才立了遗嘱。傻事一桩,本来没什么像样的财产,哪里需要什么遗嘱!想想父亲在世,我们兄弟几个都在家里那阵儿,全家没有一个想过死了怎么办呀、钱财如何这类问题。老人不顾自己的年事渐高,一心为几个孩子着想。几个孩子都以学习上进、让父母高兴为乐。没什么钱财可言,财产就是志气和本领,全家一直过着奋发向上的生活。当时希望之光充满家中,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见面便是一片欢声笑语!”博士紧紧抱住玉儿,并说:“玉儿可没听到过父母的笑声啊!”

太太把她那套老生常谈复习一遍之后,暂时沉默下来。她本来就是个寡言少语的性情,刚过门时,博士甚至夸她说:寡言可是你的一大长处啊!玉儿把脸蛋儿紧贴在爸爸的胸口,双目半睁地

瞧着爸爸,并发出微微的呼吸声。整个房间再次沉静下来。座钟的响声不时传入耳中。

太太将火盆里的木炭一会儿堆起来,一会儿又扒倒,在想心事。脑海里一片混乱。不论什么问题,她都不善于有条有理地进行思考,而博士则是摆道理予以追究,她在半似专心的应对中,总是像下十六子跳棋一样,最后被赶进死胡同。她在想怎样才能摆脱这种苦恼?回回忆起刚出嫁时,父亲曾说过:“你要是觉得不开心,随时可以回来!”她心想或许早一点回去就好啦!但这时她又想起,嫁过来三个月左右,和丈夫一起回家时,母亲说:“你是个不大合群儿的孩子,可是和高山君处得很融洽啊!”所以想当时不可能回去的。于是她又反问自己,你现在爱自己的丈夫吗?丈夫不是个美男子。记得有一次他曾说:“美男子上了年纪易折寿,所以像我这种丑男人反倒受益!”他还说过:“阅历在我脸上逐渐刻出一道道痕迹,已和父母遗传的那张脸儿不同了!”但不管怎么说,她不讨厌他。她想,如果换个丈夫,而这个男人比起博士来令人讨厌可怎么办呢?她还觉得第二次结婚要是再找个具有大学教授地位的人做丈夫,说不定是很难的了。这时,她的思路一转,心想,只要丈夫的妈妈不在这儿就好了!她可以离开这儿去别处,可以去丈夫的姐姐家。不行,那儿也有个婆婆,她们家终归是去不得的!那还不如索性死掉算啦!想到这儿,她感到不可思议,竟然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在想些如此可怕的事。

博士一直用右手紧紧搂着玉儿,左手上的雪茄不知何时已熄灭。玉儿看起来很舒服,始终也不动一下。博士记起一桩事。他去大学的路上,有一家粮食批发店。博士虽然有专用人力车,但如果早晨走得早,为了运动,有时便走着去学校。特别近些日子,寒冷的清晨坐车前往更觉得冷,所以常常步行。有一天,他经过粮食批发店门前时,发现店中有一位老太太。她那满头银发已变成枯黄色,那双手就像被揉成团的包装纸。老太太将一小捏红小豆碎碴,放到她那绉纸般的手心上,然后从中往外挑垃圾。博士被吸引住,驻足看了一会儿。他想,用簸箕簸那堆积如山的粮食,碎碴定

会很多。而老太太一捏一捏把它放到手心上,用那双昏花老眼挑出垃圾,完全无济于事。她身旁有个小伙计使用大簸箕刷刷地在扇簸。尽管如此,老太太仍然相信自己是在干活。想必主人会觉得好笑,却不会去说她。博士觉得很有趣儿。此后,每次经过这家店便无心地看上几眼。老太太每天都在往外挑垃圾,看来主人的确没有说她。博士此刻想起了这位老太太。其实妻子不厌其烦地讲管钱的事,自然也并不一定非要母亲来管不可。或许由自己管更合适一点。但是母亲相信自己管对治家有益。不让她管是不妥的。如果这样做,自己连粮店老板都不如了。母亲曾这样说过:“要是把钱交给媳妇管,人欲往后万一有什么事,要用点钱的时候,我就得低三下四去求她。媳妇嫁到咱们家来,只在婚礼那天,亲友们举杯庆贺时,鞠过一次躬,打那以后她就没再行过礼。不管出门还是回家,从没有招呼过一声。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低头去求她实在是难为我啊!她要不是那么个人,管钱的事,在她没过门之前,我就拿定主意了,我会老早就交给她的。而且,她过门之初,根本没有想管的意思。从眼下来看,照我的管法,开销可省下一半来。”母亲所说句句在理。关于对母亲必须有礼貌的问题,博士最初好言相劝,后来则是予以斥责,试图令其改正,但均以失败告终。管钱的事,不交给妻子,而由自己管起来的话,母亲便无须向媳妇屈尊低首,然而自己却无法和少言寡语的媳妇商量家务。节约方面自然也是母亲更为拿手,说不定比我搞得还好呢!当然同粮店老太太从手心拣豆粒的作法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博士想,不管怎么说还是先维持现状吧!

太太突然打破沉默,自言自语道:“反正丙午年生的女人是克夫的……”这是博士母亲的生辰八字。博士曾开玩笑说母亲是女中豪杰,因为她和奥^①总参谋长是同年生人。太太很迷信,一直念念不忘婆婆的生辰八字,总在想不是她克死自己,就是自己把她克死。这也是互相持有 antipathy(反感)的原因之一。她继承了纪

① 奥保埂(1845—1930)当时日军总参谋长。

尾井町她母亲的血统，其母生长在幕府末期的江户。她信奉金比罗神^①也是源于母亲血统的影响。她在姑娘时代，就曾穿着藏蓝色短外褂，从纪尾井町官邸出发，经过溜池前往虎门参拜神社。由于她是个引人注目的漂亮姑娘，当时赤坂一带的艺妓夸谁漂亮时，便说不亚于那位穿藏蓝色外褂的小姐。

玉儿一直被爸爸抱着，开始厌倦起来，身子动来动去，然后说了声：“我到那边去！”便起身走开。她是去奶奶那儿呢？还是女佣那儿？这个疑问同时在夫妇俩心中出现。奶奶独自住在距后门很近的库房旁一间小屋里。博士觉得玉儿去感到寂寞的母亲那儿好，太太则想不能让玉儿去那个人那儿。博士默不作声，太太却开口问道：

“你到哪儿去呀？”

“我想去奶奶那儿。”

“别去那种人那儿，到女佣人那儿玩去吧！”

玉儿朝爸爸瞧了一眼，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去了女佣们那儿。博士明知说也无益，但又不能全然不管。

“你随便怎么想、怎么说都可以。但是你不该对着孩子也说‘她那种人’什么的！”

“因为她就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才说那种人呀！她喜欢黏在你身边说东道西，可我最讨厌她来照顾孩子。摆出一副活像你老婆的架势，把持着钱财，泡在你身边，侍候你吃饭，还偷看你洗澡，窥视你睡觉，只有色情狂才这样！”

博士抑制着自己。要是予以批驳，她会更加愤怒。说起来太太的讲话内容，不关钱的事，而是母亲想跟博士说说话的事。博士把太太有关钱的议论，称之为理性方面的议论，而把对母亲的嫉妒称作意识方面的议论。太太不想让博士和母亲说话是出于嫉妒。说来奇怪，这个结论竟然是住在纪尾井町的博士岳父首先得出的。听说太太刚过门时，有一次回娘家说起实在看不过丈夫和婆婆一

^① 佛教护法神之一。在日本又作为航海守护神之一，广受尊崇。

起说话,一到这里就走开。岳父听后就一语道破:“这是嫉妒呀!”博士这个人,对艺妓这种动物,一看就不顺眼,所以在外边没有引发她嫉妒的对象。而在家中,尽管雇了女佣,请了模样好看的阿姨,但博士从没有过能招惹她嫉妒的言谈举止。于是母亲便成了嫉妒对象。有这样一个趣闻,某将军的太太,对勤务兵怀有强烈的嫉妒心,每当她发作时,将军就把副官叫来,予以制伏。由此可知,尽管是母亲也未必不能成为嫉妒对象。博士心想,这回她又把进攻目标转到意识方面来了。想到这儿,博士便一声不吭地凝视着太太。她的这些话,尽管像印成文字的台词,一天要重复好多遍,但是对于今天偶尔在家的博士来说,半天时间里,由于不间断地听她唠叨,于是产生了刺激,脑子已不堪负担,连雪茄都不想吸了。

每到这时,博士的沉默又会引起太太的极度不满。她追问道:“您倒是说话呀!”同时用她那白嫩纤细的手指抓住博士的手腕也是在这种时候。她找茬决战,有时说我要把头发剪断!我要刺穿喉咙!有时故伎重演,提出带玉儿出去,也有时由于身体相互接触而奇妙地和解。今天因为已处于拂晓的猛烈发作之后,不会再发展成决战局面。而“带玉儿走”的问题,也不好重提。同时毕竟时间已晚,而且情况和刚过门的头两年毕竟不同,所以奇妙的和解也难予成立。于是这位不饶人的太太也只好沉默下来。房间又恢复平静,再次听到座钟的嘀嗒声。

太太的脑海里,又和先前一样,各种想法走马灯似的回旋。和丈夫分手吧,非心所愿,不能断然为之;向婆婆低头认错呢,也绝非所愿,所以也不能断然行之。屡屡说带玉儿走时也一样,明知出去还要回来,是多此一举,却故作姿态。有一次,她还说出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自己也许出去学点什么东西好。”博士乍一听到她这个想法时,觉得的确不错,能够热心于一项艺术也蛮好,差不多快同意了,可是一问其具体想法,不禁大吃一惊。她根本就不想搞什么艺术。她在姑娘时代出去学艺也是这样,她去过日本绘画先生那儿拜师学艺,也曾去古琴师傅家拜过师,然而她既不想画画,又不想弹琴。她的所谓学艺,只是每天化好妆,乘上车,往返于纪尾

井町和她的老师、师傅们所在街道之间罢了。她现在所说的学艺也是如此。博士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说道：“既然如此，何必花上学费，又以夫人身份，同那些自己不大喜欢的艺人打交道呢！散散步就挺好嘛！”博士又进一步说道：“总之，既然身上有坏毛病，还是应该从根本上改正才好。你总想糊弄着过下去，这个想法是不足取的！身上既然因病而疼，那就必须治病。我不赞成采用吗啡止痛，那是临时敷衍一下的做法！”他排除了一切采取姑息手段的可能性。太太又想起学艺的事。她对丈夫“以散步代学艺”的说法甚为不服。对大自然也毫无兴趣。刚嫁过来时，博士曾抱着花束回家送给她，她却毫无喜悦之色。后来博士又问：“你看到月亮后联想到什么了吗？”太太显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只回了句“什么也没想！”既是这样，对散步不感兴趣也就不足为怪了。走在大街上，看到橱窗内的货品，也只是看看而已，丝毫不感到有意思。“既然不买，还是不看的好！”说着，把脸儿扭过去。所以她的确是讨厌散步。那么她为什么单单对出去学艺感兴趣呢？这是因为太太在那边儿设定了一个到达目标，她希望悠闲自在地往来其间，并且以太太的经验，除学艺这条路之外，再无实现这一愿望的适当办法了。于是当太太心中要求姑息掩饰自己时，总是提出去学艺这一招。并且这个想法的出现也是她情绪稍微趋向平静的兆头。

博士此刻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这世上还有没有第二个像我妻子这样的女人？人类既然把性欲对象偏离到奇怪的方向，称作 *perverse*（倒错）行为而列入病态，那么把嫉妒搞错方向不也是一种病态吗？！对人的声音产生特殊反应，难道不也是病态的一个证据吗？！这些想法很久以前就已在博士心中回旋。所以博士曾有一次说：“你的精神状态有些反常啊！”太太把这话告诉了住在纪尾井町的爸爸，她爸说：“他胡说八道！判断一个人是否精神病患者不那么容易，没经过专家诊断是不能乱说的！”太太回来后，把这话告诉了博士。他们当然不会承认是精神病患者。但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和健康人之间，难道就没有一个像界线一类的东西存在吗？如果认为这样的女人还不算精神异常，那么从心理上如何解释她

的言行状态呢？在具有“孝”这样一个牢固观念的国度里，怎么会有当着丈夫面如此放肆地大讲婆婆坏话而又满不在乎的女人呢？！即使从西洋思想角度来看，母亲也是神圣的，所以恐怕没有哪个女人认为可以当着丈夫面侮辱婆婆的吧？东洋和西洋的历史上不用说，即便读小说，看剧本，也找不到像我妻子这样一个女人。如今这个时代，要从根本上改变一切评价标准，她也许就是这种时代的特有产物吧。这是博士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

这时，厨房传来咕咚咕咚的响声。看样子是在准备午饭。一会儿，玉儿将喊道：“papa（爸爸），吃饭啦！”并且会跑过来。一会儿，母亲也将走出她那凄凉的房间，进入餐厅，来招惹媳妇的讨厌。

明治四十二(1909)年三月

追 雉

侯 为 译

西方有句名谚：你给恶魔一根汗毛，恶魔必取走你的灵魂。

说“那家伙辍笔不写”是善意评价，说“那家伙江郎才尽”是恶意评价。无论善恶，只要有所评价他便平安无事。而且两种评价的价值差异无足轻重。

然而，出于某种动机，他想写点什么。例如有感于人生意气这种憨厚率真的、幼稚而颇为 sentimental(多愁善感)的动机而提笔写作。于是就有人说，“喂，听说他要写作了”。于是，四面八方催稿者纷至沓来。

何必硬要我舞文弄墨？我从机关下班到家已是精疲力尽，总得吃点儿小菜喝点儿小酒什么的，然后舒舒坦坦一觉睡到天亮吧？然而我却得先把灯光调弱，做好随时起身的准备后才小睡一会儿。十二点钟醒来略感脑力恢复，然后写到两点钟。

白天的思想与夜晚的思想不同。例如白天碰到难题百思不解，本以为半夜就能豁然开朗。可到早上再一想，问题仍如一团乱麻。这是常有的事。夜晚的思考往往不够牢靠。

诗人当中也有像 Balzac(巴尔扎克)那样熬夜写作的人。他让 Lassailly(拉赛)入夜即睡，凌晨一点将其叫醒。据称，巴尔扎克曾责备拉赛：“你晚上睡觉的恶习屡教不改！夜晚是工作的时间。来吧！这儿有咖啡，喝了提提神，然后干活儿吧！”桌上擦着白纸，巴尔扎克一如既往地穿着睡袍，在屋中踱来踱去地口授文稿，拉赛被迫抄录到早上七点。然而，巴尔扎克却从未耽误过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的机关工作。想到这里，我愈发感到夜晚的思考不够牢靠。

无论如何先得坐在书桌前,拿起笔来想想写些什么。

总听人说“要用什么什么手法将什么什么素材写成小说”。而且除了抒情诗和戏剧之类的体裁之外,一切皆可囊括于小说概念之中。虽然戏剧之类没有这种要求,却是因为它完全被人为地忽视了。

上述“要用什么什么手法将什么什么素材写成小说”的教诲,被当作最新发明而大肆鼓吹。因此,判定“那家伙”的写作状况比十年前毫无长进,几乎等于宣判他的死刑。

此理果真准确无误吗? Standhal(斯汤达)已于一八四二年辞世,此公所写作品甚或令人感到早已理想地满足了“要用什么什么手法将什么什么素材写成小说”的要求。

在认为世间万物变化无穷的人们来看,变化是时刻不停的。而在认为永恒不变的人们来看,一切事物却是万古不易的。此间流行“封闭式的”“开放式的”之类词语。说到底,这种“要用什么什么手法把什么什么素材写成小说”之谈,难道不是严重封闭的思想吗? 我用我夜晚的思考做出决断:小说无论用什么手法写什么素材都是可以的。

像 Carneval(狂欢节)那样,人们先是抬着每年选出的王者游行,过后便弃之不顾。难道这是真正的文学发展史吗? 去年的王者何许人也? 今年的王者又是何许人也? 如此想来,伤心者确有其伤心的理由,不过同时,开心者不也有开心的理由吗?

此话看似傲慢,本来不该写这种东西。但是,管他呢! 既然已经写出来了,就不要封杀它吧!

Strindberg(斯特林堡)有个剧本,名《死者之舞》。男主人公埃德加在序幕拉开时,就因突发心脏病而濒临死亡。妻子欢喜不已。而在终场之前,因再次发作而真的毙命身亡。初次濒死之后, Edgar(埃德加)请求社会评价。利欲熏心、终不悔改,这便是“死者之舞”。叫我提笔写作,岂非令死者跳舞之举?

提笔之初因突然想起一事,所以先在开头写下“新喜乐”的题目。而且在做广告时,仍觉得它应该魅力十足。近来,要想写出引

人力作,不加点儿 sandal(丑闻)的作料万万不行。不过杂志尚有个体面问题。斟酌再三,我在“新喜乐”下划了线,又在旁边写下“追雉”。至少如此看来比较正统。

我想讲的是一次“撒豆驱鬼”的经过,发生在筑地那儿的“新喜乐”会馆。我能讲这个故事多亏福泽桃介君帮忙。

我想在“追雉”旁边加写“献给福泽桃介君”。既然书籍中有“献给某某人”一说,杂志中为何不可?杂志中不也常有“保留翻译权”“禁止转载”等字样吗?但我又想到这会让以“严谨”二字来形容我的报社记者诸君狼狈不堪,出于同情我只好放弃。

我在参加剧评会时见过两三次福泽桃介君。二月三号下午六点,他带我去了“新喜乐”会馆。铅字版的请柬上还附加了说明,某某人也希望我去。所谓某某人并非女性名字之类,毋庸赘述,因为邀请的是我。

衙门四点钟下班。我将桌上正待处理的文件收在临时文件柜中锁好,戴上帽子,挂好佩剑,穿上雨衣。与以往不同,心中油然涌起振奋之情。我总是很少直接回家,因为宴会应酬太多,有时甚至不得不婉拒两处的邀请而去第三处赴约。不过赴宴场所却总无变化,如偕行社、富士见轩、八百勘、湖月、帝国宾馆、精养轩等。其次还有宝亭、富士见楼等。偶尔也去常磐、小常磐、瓢屋。然而“新喜乐”却是十分稀奇,对我来说简直是个未知世界。此行仿佛将要打开通往秘境的门户,我心中充满某种期待。

并非期待那里会有美女。概观如今的自然派小说,作者的想像总无法摆脱女性的牵绕。我认为这是作者风华正茂的缘故。我已是年近半百之人,性欲生活已不占生活大部。此非矫饰,矫饰何用之有?

只是那未知世界对我有神秘吸引,仿佛用裁刀裁开新书时的心情。

离开衙门乘上电车。灰蒙蒙的天空不时落下一阵细雨。尽管我带了书要在电车中看,但四点过后的车中很少能安然阅读。

在本愿寺站下车。我想“新喜乐”就在附近,便向护城河方向

挨家寻访,只见一所别致房舍前挂有“堀越”的门牌。我曾见过二三次,心想应该就在附近。我蹦蹦跳跳向前走去,害怕泥水弄脏长筒靴。

终于,我找到了“新喜乐”,位于通往护城河沿大路街角。我在木格门前看表,太早了,才四点半,离约定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

我走进木格门。门里是三合土地面,很清洁。却被我踩上泥脚印,我心里局促不安。我道歉说,来得太早,接着就被让到二楼。

这是一间没有套廊的大客厅,东窗和西窗敞开着。西墙是壁龛,北墙有楼梯口,通向厨房。

我在东南角盘腿坐下,准备耐心等到约定时刻。

房子很新,铺席也新,没有一处烧焦痕迹,定是此家来客格外礼貌仔细。总之氛围舒适宜人。

女佣端来茶点,然后既无陪笑也不多话地悄然退下,颇合我意。其服装色调亦显沉稳典雅。

茶喝了,点心吃了。我取出携带的闲书翻了几下,无心细读。又取出雪茄咬掉尾巴,将另一端凑到火盆中的“佐仓炭”上燃着。

周围一片静谧,只是护城河沿大路传来行人的木屐声。高大结实的拉门,离地一尺处镶嵌着两扇可以开闭的小窗。打开看看,好像外面拐到背街小巷,不见行人来往。窗外的一切都变得灰惨惨的,连海军参考品陈列馆的花哨建筑都被抹上了灰色。从士兵学校开出一辆空车,悠哉游哉地向西驶去。

关上小窗,电灯亮了。我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打量客厅,心想,真敞亮、真洁净,毫无碍眼之处,亦无惹人厌烦的匾额之类。虽然壁龛所摆遗物必不可缺,但那挂轴和花朵也都很素淡养眼。这可是盘腿稳坐、品尝美食、观赏艺伎表演歌舞的最佳场所。我还想到,应该说物质时代的日本建筑皆如此类。

这时,与我相对的西北角拉门轻轻滑开,随即进来一位枯瘦阿婆。她白发束成一股盘起,身穿长棉坎肩。左手夹着木升冲到客厅中央,也不跪坐,只是右手指尖轻触席铺向我打个招呼。我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情景。

“福——进来！鬼——出去！”

阿婆开始撒豆了。北墙拉门倏然打开，两三女佣鱼贯而入，开始将撒落的豆子拾起。

阿婆显得神采奕奕、激情高涨。不必赘问，我猜到她就是“新喜乐”的老板娘。

尼采曾有一段“艺术晚照”的名文。人到老年常忆起年轻时的经历，如同节日庆典般最深感艺术魅力的时候，是死神魔力将其笼罩之际。意大利南方有一群居民，仍旧保留着一年一度的“希腊节”。其中之尽善尽美的尤物，或许就是远古灵感的遗传。因为太阳业已沉落，所以我们生活的天空是被余晖所映照。不仅仅是艺术，宗教、道德、所有的一切都不例外。

片刻之后，福泽桃介君到场。身上还是常穿的那件西装，右手张开撑在身后，歪坐着与我交谈。怎么看他都开脱不了前来寻花猎艳的嫌疑。

我讲了撒豆的故事。

“是吗？那挺有意思！等大家来了叫她们再撒一回！”

尔后大家到齐，都是富态人等。此时，比来客人数更多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艺伎蜂拥而入。

第二次撒豆没太吸引我的注意。

故事就是这样。为给评论家提供玩弄玄学的机会，不妨多添几笔。

“追傩”自古就有，而“撒豆驱鬼”却是镰仓时代以后形成的。有趣的是，这与罗马的习俗颇为相似。罗马人将死人魂灵称作“雷慕尔”，在五月某个深夜举行驱鬼仪式，仪式上人们将黑豆抛向身后。据说，我国的“撒豆驱鬼”最初也是向后抛豆，后来演变为向前抛撒。

明治四十二(1909)年五月

催眠

侯 为 译

法科大学教授大川涉君在起居室中央放下皮箱,从中掏出书籍、衬衫等物。不知想起了什么,又把东西塞回了皮箱。大川博士性格沉稳,无论碰到何事都不会惊慌失措。偶遇别人表现出狼狈不堪的样子,先生却气定神闲,平日已很明晰的头脑会更趋明晰。在“教授会”之类的场合,当遭遇疑难问题眼看校长把握不了局面时,先生便会慢慢站起,以其特有的凝重语调发表意见,于是难题大致都能迎刃而解。他发表的论证常有快刀斩乱麻的效果。朋友之间由此产生种种评价:让此公当教授真是屈才,应该叫他去搞行政处理事务。不、干脆叫他当律师,用他的头脑裁决疑案。可他本人却从不染指行政事务,因为他特别厌恶任何事情都搞平衡的做法。然而先生一旦碰到鸡毛蒜皮的琐事,就变得束手无策。首先,每逢即将外出旅行时,早在一周前他便开始郁闷惆怅。因为他感到旅行琐事太多啰嗦麻烦,整理行李也是其中之一。既然嫌烦就交给别人去办吧?那也不行。朋友问他为何不行,他说别人会把无用之物装进皮箱,那就更加烦上添乱。别人问,只要装上必需品,就算夹带暂时不用之物又有何妨?他回答,有钱人旅行,能带大帮随从搬运大堆行李,哪怕带走所有财物。我只带一个小皮箱,何必指使别人整理?要是出门在外打开箱子,要找的东西没在上面放着,那多闹心。我怕是翻都不翻就把箱子甩了。与其那样,倒不如什么都别带。因此,别说夫人今天不在家,就是在家,先生也不会叫她帮忙。书童和女佣当然也都撵到一边,就他自己收拾装箱。

博士只把此次旅行所需参考书塞到箱底。此行是去解决关西某大公司发生的棘手事件,政府也非正式地向他下达了旨意。博士精通民法,特别是为了做好实地调查,对外只说是告假出行。博士这时松了口气,然后点着埃及牌烟卷。吸上一口又放在烟灰碟上,休息片刻再鼓勇气,将衬领、袖口、手帕等物塞进皮箱。接着又叼起烟卷左思右想,他在考虑,上了火车看什么书好。先生在市内乘电车也是一定要读书的,外出旅行时,就在火车上读书。不过这种场合他决不阅读专业书籍,要读就读杂七杂八。所以他与哲学家谈话就谈哲学,与医生谈话就谈医学,却很少谈自己的专业。因此,他在很多领域发表言论都颇得要领,而法学界都知道他博学多识。博士思忖片刻,却又觉得不必费此心机,便将两三天前寄自德国的《*Dehmel*(戴墨尔)全集》第八卷和哈尔特与舍恩黑尔的剧本装进皮箱。戴墨尔是从去年开始邮订的,第八卷是论文集。寄到时曾经打开看过,首页以“宣告”为题写了一段话:

Am Anfang war der Genius,
am Ende kommt der Kritikus.
Zuguterletzt: wer macht den Schluss?
Zieh du ihn, Genius Publikus!
(初有天才诞生,
后有评论家出现。
最终谁来定乾坤?
惟有公众的天才方能定。)

博士看罢摇头,说对公众天才的最后宣判不够稳妥。剧本是听说获了 Schillerpreis(“席勒剧作奖”)而订购的。皮箱尚有空当,便又塞入几本每周汇总寄来的 *Kölnischezeitung*(《科隆日报》)。

这时拉门打开,穿“小仓布”裙裤的书童拢手跪坐在门槽边。

“先生,杉村博士到了。”

不等书童引导,医科大学教授杉村茂君便倏地闪进房门。书

童就此退下。杉村博士进了主人房间,也不坐下就把玩着左手摘下的夹鼻眼镜,同时环顾四周。

“嗨!真能倒腾啊!你要出门?”

“嗯。公私兼顾的差事。哎,你坐吧!我坐夜车走,还有一阵儿呢!”

“是吗?这事儿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客人拉过身边的座垫坐下。

“今天的报纸已经披露。”

“我很少看报纸。”

“我跟你一样,顶多听别人说说自己被报道的事。你也很少出门嘛!莫非是看过上野樱花来的?”

“是路过上野了,樱花已经没法看了。我在‘精养轩’把车打发回去,散步到了金井家。说实在的,因为离你家近,所以归途中顺便进来看看。”

主人受指派出国学习民法时,与医科的杉村和文科的金井同行。三人都在柏林留学,相处和谐融洽,性情也颇为相近。只有金井湛君略微有些神经质,主人与杉村博士则都文雅大方、沉着稳健。

主人说:“来得正好。你除了在大学授课也在搞临床医疗,迫不得已时还要出诊,所以难得串门儿聊天。我上课净教些没用的歪理,也在别处兼课,所以咱们都不得闲。若非此时能来一趟,怕是更没机会说说话了。”

女佣端了茶来。主人又吩咐重沏红茶。

客人问:“夫人近来如何?”

“住在小石川的岳母身体不适,我叫她陪着去找矶贝医生看病。本来电话上说我也同去,但内人说我要外出,坚持要自己去。我外出从不要内人帮忙打点,所以叫她一定陪同前往。差不多也该回来了!”

夫人娘家是实业界望族,在小石川有一所大别墅。主人的岳母就住在那里。

“得了什么病?”

“没什么,和以往请你看过的差不多。不过有人建议最好看看神经专科,所以就去矶贝那里了。”

“是吗? 其实 Klimakterium(更年期综合症)到了那种地步,还不如当初就去看神经科。”

“哈哈哈哈哈,那你可就解脱啦! 又不是你特别感兴趣的 casus(病例)。”

“不,我对所有患者都认真对待。”

“那当然没错! 我当律师也是一样。不过矶贝对患者可是有挑有拣的呀!”

“嗯。听说他一旦应承就会负责到底。当然谁都不会对患者敷衍了事。不过患者越少越便于密切观察,他也有高明之处。”

红茶端来,主宾饮过之后,客人取出一支面前摆着的埃及牌烟卷,主人制止了。

“等等,你还是抽这个好。”

主人取出的是刚装进皮箱、剩了半包 Manual Garcia(手工的“加西亚”)。客人看着箱盖取出一支。

“你够奢侈的嘛!”

“我并非总抽这种烟。前几天为德国大使翻译了些小材料,这是他的谢礼。”

客人抽了几口,看着雪茄洁白不散的烟灰若有所思。他冷不丁地开口发问。

“你和矶贝有来往?”

“嗯。倒也算不上来往。当年咱们商量离开柏林时他不是来过吗? 我跟他接触过一次。后来一说要去 Erb(埃尔卜)教授家,他便去了 Heidelberg(海德堡)。回国后也就是在宴会碰面时说说话。不过他名气不小,尚未沦落到开私人诊所的地步,始终维护着学者的风范。反正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据说他还常给德国杂志投寄研究报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 Casuistik(诊疗记录)之类。他在别的很多领域也有涉足。我最近看过与我专业有关的著作,在

Zurechnungsfähigkeit (《责任能力论》)中还引用了他的观点。他的阐述细致入微,算得上头脑敏锐的人。”

“是的,在我们圈子里也是屈指可数。不过,你认为他人品如何?”

“不太清楚。他在交际方面周到圆滑,有点儿过分谨慎。白白净净的小个子,或许因为行动敏捷灵活,让人感到他过于油滑。打个极端的比喻,油滑得就像鳗鱼,叫人捉摸不住。虽然常常见面,却不曾推心置腹地深谈。”

杉村博士眼中闪现出讥讽的神色。

“比起我的粗拙生硬,他或许更适合做医生。好像对你也不怎么富于 *sympathisch* (同情) 嘛!”

“虽不富于同情,但也不 *antipathisch* (冷漠无情)。总之,作为学者我还是尊重他的。”

“对此我也没有异议。但是——”客人略显踌躇,“但是,尽管我不喜欢评论同行,不过你我关系非同一般。我想告诫你,别让夫人单独去见矶贝!”

“哦?”

主人惊诧地望着客人,客人也默默地抽了一会儿烟。隔壁房间不知何物“咯笃咯笃”地响,却又戛然而止。

客人说:“你还有事儿吧? 我打搅得太久了,连别人的闲话都捅了出来。”

“我已整好行装,只等车来接我。你又不是搬弄是非的人,再说我知道了也好今后注意。”

“倒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夫人稳重自持,又有你岳母相伴,若不是她生病,想必不会节外生枝。”

“不过人生在世,得提防时须提防才好。”

“嗯。所以明知是多嘴我还是不能不说。”

杉村博士弹落雪茄烟灰,再从衣袋掏出烟斗,将半截雪茄装上,而后欠起身来。

“你很快就回来了吧?”

“嗯。用不了一周时间。”

“是吗？那就过几天再谈。”

客人起身来到走廊，主人送到门厅。主人要为客人雇车，但客人说天气不错想徒步而行，随即挥挥手杖扬长而去。

木格门内的三合土地面放着为客人换鞋的“根府川”石，旁边是滑落的“千代田”拖鞋。主人盯着拖鞋的目光转到身后跪坐的女佣，然后问道：“夫人回来了吗？”

“是的。刚刚回来，在她房间里。”

大川博士微蹙双眉，一边缓慢走向起居室一边无端地感到妻子行动非同以往。又想到刚才隔壁房间的“咯笃咯笃”声即夫人所为，同时还想，她熟悉杉村的声音，却又为何不来照面问候？博士心生疑念。

夫人房间与博士起居室相邻，直接从走廊也可过去。但博士一边暗自斟酌一边先自回到起居室，然后打开相连的拉门。

“你早就回来啦？”

“是的。”

答话中带着哭腔。夫人房间有四扇拉门，其中两扇被衣橱遮挡，旁边放着贝雕木桌。只见夫人尚未更衣坐在桌前，面部伏在桌上。夫人平日外出归来总是立刻换上便装，可今天到此刻还穿着外出礼和服。束发已经蓬乱，被散发半掩的手上已不见外出必戴的戒指。刚才的“咯笃咯笃”声，想必是往衣橱上的小箱柜中放钱夹和戒指时发出的。

博士心中首先想到杉村说过的话，后又想到身怀六甲的夫人。刚才杉村突如其来的告诫令他浮想联翩，其中还有两三天前德国新闻关于 Baden(巴丹)医生的报道。他多年在 Karlsruhe(卡鲁斯莱)镇开业，博得了广泛尊敬。他有夫人，还有四个孩子。这位医生因猥亵女患者而被监禁，后来发现他早有此种恶癖。有的女性因此而堕落，有的则忍气吞声。事发前只是有人暗中议论而未被公众知晓，得知他被拘禁之后，人们便公开谈论，由此而知他早有此癖。博士想到此事，刹那间涌起强烈的厌恶感。但他竭力驱除

这个想像,现在认定此乃天大不幸为时尚早。夫人已经妊娠七月,难免会有异常举动。尤其因为她所去之处患者集中,极易遭遇异常状况,致使神经受到刺激。本来也曾疑虑让她陪岳母同去是否妥当,但因妊娠过程顺利,日常生活亦无可疑之处,便觉得这点儿小事谅无大碍,就让岳母从小石川坐马车顺路到西片町家来,将夫人当向导派了去。以前曾在游园会之类场合向矶贝引见过夫人,故而以为让夫人陪同应很方便。若早知可能发生惊扰爱妻的事态,从开始就不会让她同去。博士脑中飞速闪过一串念头。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博士柔声软语地问。

“没有。到那边去说吧!”

夫人抬头挺身,劝博士到起居室去。夫人是一位姿色超群的美人。听说结婚时博士曾开玩笑说:“你是玻璃做的,伺候你可得多加小心!”一般来讲,日本美人都是冰肌玉肤,皮下组织稍显厚硬。大川夫人的皮肤和皮下组织却显得绵薄柔嫩,仿佛看得见其中奔涌的碧血。一般丰肌腻理的女性往往长相平庸,而这位夫人却花容月貌。其秀发并非日本传统所称“鸦羽色”且发径粗壮,而是大都略带褐色且细柔滑软。身段不胖不瘦不高不矮五体匀称,故而虽已妊娠七月却不显怀。岳母虽非风尘中人,却也属素门凡流之女。据说是岳父颇为看重岳母姿色,故而重礼聘其为妻,这位夫人也就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当她抬头挺身时,两层华丽鸳鸯图案的衬袍下便闪现浅红绉绸长衬衣,非同寻常地刺激了博士的视觉。夫人眉目传情的星眸中流露出一丝不安和庄重。

博士回到起居室坐在桌前,见夫人正要坐在火盆对面,便说:“那儿有座垫。”夫人把杉村博士坐过的座垫拉来坐下,然后开口问道:“你,还是坐七点三十分的火车走吗?”

“嗯。是这个打算。怎么了?”

“没什么。我有点儿事情想问问,又怕你忙。”

“哪里,没什么好忙的。六点三十分出门就行,还有两个小时呢!除了换身西装没别的事儿。”

“其实,我是在刚才杉村先生说话时回来的。偶然听到他那句

话我有些想法,况且今天矶贝的行为的确有些古怪。”

“哦?‘矶贝行为古怪’是怎么回事儿?”

“这事儿说出来会惹你不愉快,可你常说夫妻之间不能藏藏掖掖,所以就想告诉你。今天陪母亲同去筑地的矶贝家,我先找他说了母亲的病情,然后请他诊断。诊断之后听母亲说,不管怎么问矶贝都不肯对她说明。她要先回家,却叫我去问。我以为母亲病情严重,矶贝不便告诉患者本人,所以也没细想就应承下来,先让母亲回家。因为矶贝领母亲到门诊部看病然后再回候诊室,所以我打算在那儿等他告诉我诊断结果。我请矶贝告诉我母亲的病情,这时矶贝打开另一扇房门叫我到那儿去说。进去一看,好像是他的工作室,摆着大大的书桌和书柜之类。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搬过椅子来坐下。我问他母亲病情如何,他说病情不重,但不太容易康复。用点儿药倒也可以,不过还得做做按摩。他对母亲也是这样说的。说到按摩他似乎有点儿别扭。但接着他突然说‘就是这样’,然后就抓住我的手从肩头向下摸去。我很反感,但又想他名望那么大,或许会像小女孩那样慌忙撒手,所以一时不知所措。可这时他却从肩头向下反反复复地抚摸。”

“哦?然后怎么样了?”博士双眼变得熠熠生辉。

“而且这位大夫一边抚摸我的手一边盯着我看。我从未察觉他的眼神那样古怪,今天感到他的目光格外发亮,令人恐惧。于是我想避开他的目光,但却无法做到。”

“哦?然后怎么样了?”

“渐渐地,我觉得有点儿昏昏沉沉,过后再想,却一点儿也记不起当时的事了。”

“是吗?那后来又怎么样了?”

“猛然惊醒一看,矶贝大夫不知何时开始双肘支在书桌上写着什么。虽然当时有点儿头疼,但我还是只想尽快回来,别的什么全都顾不上了。我感到十分难受,深深道歉之后就站起来要回家。这时矶贝大夫放下笔说,是啊,你因为怀孕了所以会有这种反应,你母亲倒没什么可担心的。然后就把我送出来了。”

博士听到此处,眼中亮光消失,像在冥思苦想地叉着双臂默然不语。夫人继续激动地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博士严肃而平静地说:“嗯,你的担心不无道理,你遇到了危险。你有孕在身,所以我也许不该说这样的话。但如果不把话说明,反倒更会增加你的忧虑,我还是告诉你吧! 矶贝的行为的确不正常,他给你做了催眠术。”

“给我做催眠术?”

夫人说着,眼中又涌上了泪水。夫人从袖兜中取出手帕,边擦眼泪边继续述说,哽哽咽咽痛苦不堪。

“那,他会不会先用催眠术……然后把我的身体……”

“哪里,不会有什么出格的事儿。你也没有什么反常感觉吧? 有吗?”

“没有。我没有什么反常感觉。”

“是吗? 哦,那就不会有事儿。不过今后决不要再去他家。不光是他家里,也尽量别跟他见面谈话。”

“那当然,不用你说我也会这样。我从那里出来,就像逃离了虎口狼窝。今后不管有什么事,我都不会再见那个人了。”

“那就好……另外还有一事必须提醒你。对你母亲,也包括所有的人,无论多么熟悉的人,都不要说出今天的事情。”

“是。”

“这种事泄露出去,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这种事总是当事人自己先泄漏。矶贝有自己的利害关系,所以不会对人乱讲。他可能对很多女患者都这样做过。”

博士脸上掠过苦涩的微笑,然后又开口说道:“只要你我不说就没事儿。而且你我之间也只说这一次。事情既然发生就无法消除。夫妻之间要是老说些无聊话题,时间久了就会大伤感情,百害而无一利。你也定会耿耿于怀,但应尽量自我控制,别再纠缠此事……快,去换衣服吧!”

“是。”

夫人用手帕擦擦重又涌出的泪水,无精打采地起身进了自己

的房间。

博士忽然站起，打开南侧的拉门向院中望去。木瓜和杜鹃绽开嫣红的花朵，不知何方吹来暖风轻拂额头。夫人房间又响起“咯笃咯笃”声，像是正在更衣。

博士今年四十有二。虽然身强体壮，但自制力超凡，性欲非常恬淡。而且只是在此刻，他才想像到夫人正脱去淡红色长袍，再脱去外出穿的白绉绸贴身裙，接着是夫人的玉肌腻理。由于这种想像极不愉快，所以他一脸的惨云愁雾。想像旋即转到医学博士矶贝君的眼睛、一张似老非老苍白起皱的脸，细长犀利的眼眸露出正在物色猎物的奕奕凶光。这想像使博士心中产生针刺般的痛楚，他真想破口大骂“呸，这个狗东西”，但还是强忍不发。这时他关上了拉门，开始换上放在起居室角落的西装。

电话铃声响起。好像书童去接电话。果然是书童的声音。

“是……是……是这样。请稍候，我去请示夫人。”

书童到夫人房间问了些什么。夫人换上“铭仙绸”便服来到博士的起居室。

夫人说：“我母亲叫我今晚去说说病情，你看怎么办？”

博士换上西装，又从杂物盒中取出手表和烟盒装进衣袋，回头看看夫人。

“是啊，去去倒也无妨。不过能否尽量请母亲明天到这边来？”

“我也是这样想的。你不在家时我不打算外出。”

“那也好。”

夫人自己去打电话了。

博士正向嘴里划拉让夫人准备的茶泡饭时，预定的人力车来迎接。博士叮嘱夫人多多保重身体，随即上车。书童想提着皮箱送到新桥，但在订车之时已被拒绝。

博士上车后将皮箱夹在腿间。刚从西洋回国时还为这副架式缺少绅士派头而颇感不快，近来却已满不在乎了。看来凡人难以抗拒环境影响的威力。

博士乘上七点三十分的火车。一等舱中相当拥挤。不过，把

皮箱放在身边的空当儿还是有的。邻座是一位年轻的西洋女子，身穿灰地白点休闲服，头戴灰色鸵鸟羽毛装饰的帽子，不像是远游的装束。打眼近看，除了脸上生有桃毛般的汗毛、金发和鬼灯檠花般的眼睛之外，其他地方都挺像自己夫人。也是一位玻璃美人。

对面座位有个皮肤所有毛孔都仿佛要喷涌脂肪般的红脸膛大汉。他身穿茶色格子西装，衣扣快要绷开似的令人担心。尽管有餐车，但他还是打开携带的啤酒瓶盖，从皮箱中取出杯子来喝，还大嚼特嚼盒装的三明治。

博士想抽烟，但顾及邻座的女士，只好忍着。然而，周围却有好几个人在抽敷岛牌之类的香烟。博士打开皮箱，取出最上面放着的书一看，是 Hardet(哈尔特)的 *Tantris der Narr* (《丑角汤特里斯》)。

原本无心读书的博士看到开头两页特别印成了大号字，却是女主人公 Isolde(伊瑟)将长长金发披在腰间吟唱的歌词。博士掩卷转眼去看邻座女子的金发。由于他在昏暗灯下认读横排文字，所以眼睛有点儿刺痒。再看对面，刚才吃三明治的大汉正在张嘴打呼噜。窗外一片灰黑。突然有两三点火光掠过车窗。列车刚过大森站。

博士手中拿书，头靠侧后窗框闭目养神。

他想起今天下午令他不快的事情。博士读过很多书，不巧的是，关于催眠术他读得更详细一些。此乃事出有因。博士幼时，东京流行过一阵“竹竿咒”。后来他出国留学时，又流行过一阵“鬼抬桌”。因为他一开始就觉得“竹竿咒”很神秘，所以就想弄清与其相似的“鬼抬桌”的奥妙。他读了 *Spiritismus* (《降神术》)，然后又读了《催眠术》。今天夫人说到矶贝握住她的手从肩膀向下抚摸时，立刻唤起博士记忆中那位催眠术的发明者 Mesmer(梅斯美尔)。当听到夫人又说她尽量避免看矶贝的眼睛却无法挪开视线时，记忆深处又浮现出研究催眠疗法的 Braid(布雷德)的名字。催眠术无疑在夫人身上奏了效。如果奏了效，那么在夫人陷入昏睡时，矶贝又做了些什么？夫人说没什么异常，但这种断定尚无任何依据。

矶贝在夫人昏睡状态下有可能作出任何暗示,而夫人在昏睡中受到的暗示不可能在苏醒之后回忆起来。在这种昏睡状态下发生的事情已到何种地步? 矶贝也许为所欲为。至少这不无可能。博士听到夫人的话时,不能不如此推测。尽管这样推测会引起不快,但他尽量做到不让夫人察觉。博士想到这里,不快感仍如初始般强烈。博士曾对贞洁深思熟虑,并认为贞洁在精神方面具有认可的价值,但在身体上却毫无意义。当他还在独身之时,曾有人向他介绍一家当铺“佐野屋”的女儿。过了一阵儿,有人说这姑娘与本店伙计有染。博士当时一笑说,就把那“殉情的久松”也带来算了。然而碰到现实问题时,博士还是免不了犹豫再三。博士自我宽慰:没什么关系,我并非以陈腐的固有观念排斥不纯洁的女人。然而从感性来讲,自己连别人用过的器物都深恶痛绝。从理性来讲,还没到任凭别人以恶癖为礼相赠的地步。其实博士恐怕还无法摆脱传统观念。总之,博士一想到夫人陷入昏睡之后可能发生的事,就会涌起莫名的不快。而此处还有一个奇特现象,即博士受到别人伤害时的反应。博士虽然感到如此不快,但对矶贝几乎从未产生憎恶念头。博士此时鄙夷之情强烈至极,胜过了憎恨之情。鄙夷至极之时憎恶便失去了价值。博士往往因此而受到别人欺侮,因为人们认为“无毒不丈夫”。或者说博士真的缺乏男子汉气概。接着博士回忆起对夫人说不要去见矶贝时的心情。博士记得曾在书上读到,一旦接受过催眠术,此后就更容易被催眠。而且曾经使用过催眠术的人,很容易再次得手。博士还记得书上说,前次昏睡中暗示的事情,下次昏睡时还会显现于意识当中。因此博士想到,不能让夫人再去见矶贝。另外博士在听夫人述说时,还猛然想到此次的意外遭遇与夫人妊娠的关联。他想到,Strindberg(斯特林堡)曾说父亲是无法证明的。尽管孩子是妻子所生,但在不知父亲是谁的心态下抚养孩子却是现实意识所无法忍受的。此外,即便知道父亲是谁,但却知道孩子并非自己所生也是无法忍受的。他还曾读过 Boccaccio(薄伽丘)的小说和众多讽刺作家的作品,觉得他们关于“女人不该从一而终”的论断意味深长。然而无论博士对敌

手怎样无心憎恨,也无法做到平心静气地将此论断适用于自己家中。总而言之,正像西洋人所说,博士并非用老好人丈夫的木材刻就。博士曾读到过某有夫之妇婚外情案件的审判记录,一个下流男人申辩道:“因为喝了酒,所以我觉得无所谓。”当时他不禁失笑,却又板着脸将审判记录放在一边。博士按捺心中不快决定饶恕夫人,同时想起“因为喝了酒所以我觉得无所谓”这句话,心中很不是滋味。博士觉得这与原始人为吐出胃中毒物不得不吞粪便时的心情并无两样。博士又想放声痛骂“呸,这个狗东西”,不过还是强行忍住了。

列车停下,是平沼车站。三四位西洋男女下了车,邻座的金发“伊瑟”也是其中同伴。博士边抽埃及牌香烟边将手中书本放入皮箱,决定不在这昏暗灯光下读书。接着他占领邻座,和着外套躺下。

刚才还在聊天儿的乘客也渐渐安静下来。博士静躺片刻,感到这天下午激起的少有兴奋使头脑疲倦昏沉,于是扔掉抽到半截儿的香烟闭目养神。

博士明天会在汽车中阅读《丑角汤德里斯》吧!即使是 Tristan(特利斯当)与 Isolde(伊瑟)这般爱情,男友也不能不承认情人是个有夫之妇的现实。有夫之妇是必须承认的现实。为什么一定要出现 Denovalin(德诺瓦林)那样恶毒的情敌,使一对恋人深陷不拔呢?本应燃起烧死这对恋人的烈火,但却被神魔的气息吹灭。俩人来到莫洛亚沼泽边,像逃出狩猎场的野兽般疲惫地睡去。俩人相隔一臂距离躺在地上,他们之间横着一把 Morholm(“摩霍尔之剑”)。虽然博士嘲讽过贞洁,但也不禁为俩人恋情所动。总之这个剧本多少尚能给博士一些慰藉。

明治四十二(1909)年六月

鸡

刘立善 译

六月二十四日,石田小介晋升少校参谋,走马上任,前往小仓。走下往返航行于德山与门司之间的轮船之时,已经凌晨三点了。石田知道地方军队的迎送仪式非常热情郑重,于是,身着“常礼服”,胸佩勋章。一位老资格的大尉参谋代表同僚前来栈桥迎接。

雨哗哗地下着。从此地到小仓乘火车用不上一个小时。大尉让川卯家做饭,石田等人在这儿用早餐。天亮后,大尉东奔西走,为石田办理火车票和托运行李等事。

从车窗望去,山崖上的小房鳞次栉比,每家的门都大敞大开着,女人和孩子几乎都光着上身。其中有的家刚好在吃早饭。一位士官告诉我,那些都是搬运工或建筑工地小工的家。

火车行驶在田野中,稻田已经插完秧。不时看见农夫身披蓑衣肩挑粪桶,走在田间小道上。

火车渐渐靠近小仓,最先看到的人家是旭町的青楼妓馆,家家的二楼栏杆上都搭着红色的被褥。这种天气不适合晾晒被褥,或许是因为连日阴雨,才这样晾晒的吧?

火车咯噔咯噔驶过紫川铁路桥,不一会儿,便抵达小仓车站。参谋长率领许多人前来迎接。石田向他们简致寒暄,然后进了位于室町的一家名叫“达见”的旅馆。

石田让部队派来的勤务兵帮忙,迅捷换上正装前往司令部。那时,向上司报到上任的具体方式尚无明确规定,然而因有正事拜谒长官,石田决定报到时身着正装。

翌日,雨仍下个不停。听说锻冶町有房子出租,石田便前去看。锻冶町一带虽然是沙土地,但修路时使用了煤渣,淡黑色的水满街流淌。

出租的房子在锻冶町的南侧,房子四周环绕着矮树篱笆,是一处挺像样的住宅。院内没铺煤渣,干干净净的沙子吸收了所有的雨水,看上去就跟没被浇湿似的。庭院正中间有一棵高大的紫薇树,靠近矮树篱笆处,挺立着五六棵夹竹桃。

大概房东看见有人下车,便出来接待。是一个脸颊黑红、萎靡不振的老人。

石田脱下防水布做的雨披,进门后,把脱下的雨披翻卷起来,刚想放在廊子边上,老人立刻接了过去。石田看着老人的脸,心想,他是怕把廊子弄湿吧?老人解释说,这一带把东西放在从大街上能望见的地方是很危险的。石田脱下长靴,老翁又立刻接了过去,一起拿着,走在石田的前头。

石田在老人的带领下看了房屋。这一带的房子仅有大小之别,每所房子都好像按照同一张平面图建起来的。进了院门后,左侧是房子的外墙,房子向右侧延伸,呈长方形。这个长方形的房间布局分前后两部分,后面是厨房。

在来自东京的石田看来,首先,房子立柱用孟加拉赭红还是什么别的颜料涂成赭红色,这让他感到有些异样,但不觉得不好。只是这所房子建成后似乎年月并不久,却令人觉得古色古香,有些来历,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心境该会宽适吧。

前面从房子正门进去经过一个小房间,往右走到西侧尽头,是一间最好的客厅,带有壁龛。老人道声“对不起”,去了厨房。他把雨披和雨靴放在那里,将坐垫和烟灰缸拿了过来。这时,朝着栽有紫薇树的庭院方向的防雨板还稀疏地关着,老人稀里哗啦地打了开来。从室内望去,庭院比较开阔。老人指着树篱说:“这儿靠近要塞,砌石墙或砖墙限制都挺严,我只想房子正面搞得好看些。打听了一下,回答是砌矮墙还可以。我正想等几时设法把那块儿整理整理。”

房前的街道是一条不大不小的胡同，透过树篱笆的缝隙，可以望见对面平房的矮窗，窗口上挂着竹帘。那屋子里嗡嗡的纺线声，听来让人昏昏欲睡。

石田把坐垫放在客厅的铺席上，靠着柱子坐下来，支着腿从兜里掏出一枝金天狗牌香烟吸了起来。老人蹲在廊子边上，东拉西扯之间谈到了房租的事，由房租又谈到了他自己的身世。这位老人姓薄井，夫妇俩住在此宅的西侧，因得子较晚，儿子现正在丰津中学读书。必须把这所房子租出去，好维持生活，为儿子交学费。

然后，又看了背面房间的布局，背面尽西头是个小房间，隔壁的一间稍大。这两间的正面是带壁龛的客厅。正面客厅隔壁的小房间与正门的背面是厨房，有一半是土间^①，水井挖在土间的一角。

走到廊子一看，后院面积足有前院的三倍大，遍布的橘树上，小小的果实累累。靠近廊子的地方，有一个用瓦垒起的花坛，种着菊花。花坛旁有圆石砌成的水井，每条圆石的砌缝间都有形体半露的红蟹。花坛对面是田地，田地的西角是配有马夫室的马圈。花坛上，田地上，橘树周围，飞舞着成群的蜜蜂。石田觉得这儿蜜蜂甚多，便问老人是何缘故。原来是老人养的蜜蜂，蜂巢吊在房子东墙外边。

石田看完这些之后，暂与老翁告别。他对这座房子相当满意，于是，一些小事便求旅馆的老板娘给拿主意，两三天后就搬过来了。

由横滨船运的马也到了，石田让马夫去牵了回来。

买厨房用具，买碗筷，买蚊帐。这些东西全交给勤务兵岛村去买。

房东是个待人忠厚的老翁，石田搬来之后，多方面受到他热心的关照。买碗筷时，老人问：

“需要几双？”

^① 没铺地板裸露土地的房间。

“两双。”

“下人不需要吗？”

“就我和女仆的，就两双。勤务兵在部队吃饭。马夫自己做。”
蚊帐买了三个，石田的，女仆的，还有马夫的。当时老翁问道：

“不要被褥吗？”

“我有毛毯。”

一应杂事都是这样。尽管如此，也花掉了五十来元。

因为要雇女仆，“达见”旅馆的老板娘把荐头行的老板娘给叫来了。石田希望雇一个老嫗。之后，来了一个五十岁上下名叫阿时的老太婆。听说老太婆夫妇俩是给小学教员做盒饭的，所以老太婆来了。她言语少得出奇，默不作声地在厨房里干活儿。

两三天过去了。每天雨是时下时停。石田披上雨披，骑马去司令部。从东京新雇来的马夫虎吉刚开始伴随石田时，这样问：

“老爷，马没有雨披吗？”

“有。”

“哎，那是只能披在马鞍上的小雨披，没有可以搭在老爷膝盖上的。”

“我不要那玩意儿。”

“那会把膝盖淋湿的。哪个老爷都有。”

“膝盖淋湿了也没什么。马的装备中，没有膝盖雨披这种玩意儿。就是别人有，我也不要。”

“嘿嘿嘿，那么您是野木将军的派头。”

“是我不要。野木阁下是什么派头我不知道。”

“咳。”

从那以后，马夫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石田从司令部回家途中，给师团长等长官家里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当时设有都督一职，他也向都督递上了名片。这些长官里有石田曾经晤过面的人物。石田回家一看，由于部下来送名片，家里每天总有两三张新名片。商人则把礼品留在石田家中之后归去。这种时候，石田立刻打发岛村把礼品退回。故此，岛村因接礼

品而大伤脑筋，他在家时，送来的礼品一般都拒收。

某日，石田回家一看，有人与岛村正在争吵，对手是个貌似农夫的男子。石田再一看，他手里拿着一只活鸡。那男子一见石田笑嘻嘻地凑上前来，说道：

“少校阁下，您也许记不得我了。我是在战地上曾受到您关照的辎重运输兵麻生。”

“啊，是军司令部里的麻生吗？”

“是的。”

“你怎么来了？”

“我转为预备役人员回家了。家在大里。听说您晋升少校后，来这边了，我特意登门问候。这是我家养的许多鸡中的一只，眼下恰好挺肥的，就给您拿来了。”

“嗨，是只挺好的鸡呀。这大概不是征用来的吧？”

麻生挠着平头，说道：

“不胜羞愧。到头来因为大家都说‘征用，征用’，我也那样说了，受到您的斥责。”

“虽然如此，可从那以后，你小子再也不拿中国人的东西了。佩服。”

“这全托您的福，不再做缺德事了。直到凯旋之前，我不知道有多么自豪。大家在大连被检查背包时，检查出了银簪子、女人的衣服等等，太丢人现眼了。惟有我得意洋洋。那只金州鸡，清国奴——哎呀，又说出要挨您训斥的话了。中国人逃跑后，那只鸡在抱窝。我对您说，这是无主的鸡。于是您命令道：‘那么，你给我把鸡再送回那个没有主人的家里去！’这话实在叫我大吃一惊。”

“哈哈，那是由于我太顽固了。”

“哪里话，您那次训斥成了我终生的教训。现在我得告辞了。”

“住一宿再走吧。不过我家和战地一样，没有好饭菜。”

“夫人没来吗？”

“妻子前些天死了。”

“哎呀，这太令人难过了。”

“岛村知道,我过的完全像战地生活。”

“这样的生活不舒适吧?我讲了一些无聊的话,打扰您换衣服了。我这就告辞。”

麻生把鸡交给岛村后,走路时鞋子发出啪嚓啪嚓的声响,回去了。

石田脱下雨靴,进了房间。脱下雨披递给了岛村。岛村拿着雨布和雨靴,去了厨房。石田进了尽西头那间屋,走到壁龛前,将帽子放在置于壁龛前的军官用的衣服箱包上,军刀横放在壁龛前。刚搬来的头一天,阿时婆把军刀立靠在壁龛旁,遭到石田的斥喝。立着的东西有时会倒下,倒了会损坏军刀,也许还会划破墙壁。

壁龛前摆放着孩子用于练字的桌子。桌前铺着叠好的毛毯。石田穿着夏季军装,盘腿坐在毛毯上。这时老太婆从厨房里出来了。

“鸡您打算怎么办?”

“没有就饭的菜了吗?”

“正炖着茄子和芸豆。”

“那好。”

“鸡怎么办?”

“鸡养着!”

“知道了。”

老太婆心想,石田仍旧是个吝啬的人。按照老太婆的观察,石田有两种性格。其一是吝啬。鱼是长滨的女子头顶大木盘来家门口叫卖时买下的,可是只买过一次小鲷鱼。说蔬菜好吃,净吃黄瓜和茄子。酒一滴也不喝,点心倒是让买过一次。把名产“鹤之子”买来后,石田一边说“不好吃”一边吃个精光。从那以后再不让买点心了。其二是傻瓜。石田不明白东西的价钱,无论人家要多高的价,他都付钱,一声不吱。别人送来的礼品他都打发人一一退回去。老太婆首先观察到了这些事。

老太婆要离去的时候,石田问:“热水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说完,老太婆又回厨房了。

石田来到阴面尽头的房间。屋里放着水壶、漱口茶碗、盛着热

水的铜脸盆和小水桶。这是从第一天就规定下来的事，早晨晚上相同。

石田先用牙签剔牙，然后漱口，用热水洗脸，香皂用的是七十分钱左右的进口货。有人问为什么这样奢侈？他的回答是，香皂必须是香皂，假货干脆不用。他先洗平头，然后光着身子仔细擦洗全身。用同一脸盆的剩水洗脚。别人说这样太脏，他回答，我的身体干净。洗完后，热水倒进小水桶，打来凉水洗手巾，之后把凉水泼掉，用拧干了的手巾擦脸盆，之后把手巾拧干挂起来。这些事一日两遍。石田不去澡堂，即便在战地，于营房内休息时，惟有此事他绝不停止。

石田脱下衬衫衬裤，换上了夏装。平日里他甚至把浴衣当做睡衣穿。客人来了看见这副形象，倘若问道：“这是野木将军的派头吧？”石田则回言：“野木阁下的事我不知道。”

石田坐在桌前，饭菜端来了。他无论怎样慢悠悠地吃饭，时间再长也不曾超过十五分钟。

望户外，雨已经停了。石田站了起来，走进厨房看见正在吃饭的老太婆放下了手中的筷子，他一边说“没你的事，”一边走到延伸至土间的廊子。虎吉给鸡撒完米，蹲在土间里看鸡。石田也来看鸡。

这是一只大公鸡，全身是红褐色的羽毛，颈项上环着一道橘黄色“围脖”，耷拉着一条长长的黑尾巴。

虎吉仰起难看的青黑的脸，用转动的大眼珠看着主人，说道：

“老爷，这家伙的肉可嫩呢。”

“不能吃肉。”

“哎，那还总养着啊？”

“嗯。”

“那样的话，房东的库房里有闲置的鸡笼，把它借来吧？”

“没买之前，借用一下也好。”

说完，石田回到客厅，挎上军刀，戴好帽子来到门口。岛村擦好的长筒靴就放在门口。石田把长筒靴拿到门外穿。听到咯噔咯噔的声响，老太婆出来了。

“您不要外套吗?”

“马上就回来,不要。”

石田路过锻冶町,一直往西走,来到了鸟町。这里有一家鸟店,是前两日递名片路过时看到的。石田在店里买了一只母鸡,求鸟店向匠人订购一个鸡笼。石田看这只鸡毛色雪白,肥得圆滚滚的,就买了下来,让店里随后派人给送到家里。付了钱就回来了。

母鸡给送来了。虎吉把鸟店来的人带到马圈那儿,对他说了些什么。石田把公鸡母鸡放到一起,看着公鸡张开全身羽毛,围着母鸡走了半圈,发出挑逗。母鸡总是一个劲想逃。

过了一会儿,外边还挺亮的,鸡却显得焦灼起来,发现有厨房的土间一隅有个架子,就要飞上去找窝。“你让鸡睡觉吧!”对马夫说完这句话,石田就进了客厅。

第二天开始,黎明时分鸡打鸣儿了。石田觉得好开心。可是午后回家一看,母鸡变成了两只。一问老太婆才知道,马夫想让她把他自己的那一只也一起养着。石田露出不悦的表情,但没有责怪。两三天后,又增加了一只母鸡,加上公鸡一共四只。这只母鸡还是马夫的,说是从什么地方要来的。石田再次露出不悦的表情,不过对马夫仍然什么也没说。

四只鸡在宅地内溜达觅食,有时侵入薄井家的茄子地,被老人轰回来。因为母鸡之间打架,马夫把厉害的一只抓起来,关进了鸡笼。订购的鸡笼已经做好,崭新,石田便将从邻居那里借来的鸡笼还回去了。马夫请示了薄井老人后,把廊子下面隔开,做成鸡窝,把用木片和竹片交错钉成的粗糙的门镶嵌在入口。

一天,老太婆等到石田回来后,这样说道:

“听说马夫的鸡下蛋了。马夫说,老爷如果想吃,就送给老爷。”

“告诉他,我不要!”

老太婆神色惊讶地退了下去。从此,老太婆常常把鸡蛋的事挂在嘴上。听来似乎只有马夫的鸡下蛋,而老爷的鸡不下蛋。老太婆每当说到这件事,声音压得极低,还总说:“真怪,真怪。”老太

婆想让石田发觉她说这些话里有话。然而似乎无论如何石田也不明白。十足一个傻瓜，不明白也没辙。于是老太婆急得什么似的，反复唠叨这件事，可又怕马夫听见，说话声就越来越小，最后竟紧贴着石田的耳根，这样说：

“我说这话不太好。老爷的鸡不是不下蛋，可是不管谁的鸡下的，马夫都说是他的鸡下的。”

老太婆提心吊胆地说着，她想，石田可千万别发火大吼起来。然而石田毫不动心，神情平静。老太婆急得不行，甚至觉得这回哪怕马夫知道了也豁出去了，只想叫石田大发雷霆。终于，她觉得傻瓜不可救药，也就死了那份心。

石田沉默了片刻，极其冷静地说：

“我想吃鸡蛋时，花钱买来吃。”

老太婆急得牙痒痒的，只好忍了下来，嘴里嘟嘟囔囔，下厨房去了。

七月十日是石田来小仓后的第三个星期天。石田早早起床，在那个狭窄的房间里洗了脸。在此之前，星期天也有事，今天第一次感觉过得像个星期天。他穿着以浴衣代替的睡衣，一圈一圈缠上衣带，走到朝南的廊子上。南国的晴空碧蓝，阳光透过橘树茂密枝叶缝隙，把闪闪发光的斑纹映在花坛周围的沙土上。马圈里传来用铁梳子梳马毛的声音。马不时交替地跺蹄，马掌踏得马圈地板嗒嗒作响。于是，马夫骂声“畜生！”来呵斥马。石田以宽适悠闲的心情大口呼吸着清晨的空气。

廊子角落里的旧报纸上放了一双鞋里对扣着的麻里草履，石田取下头一回在院子里穿，他走下廊子，站在院中。

石田绕着花坛闲步，看见院中石头井台上常见的红蟹。从井口往下瞅，红蟹全藏了起来。短竹竿上拴着长着青苔的吊桶被抛在井里，豉虫忙忙碌碌地奔波于吊桶与石头井壁之间。

石田从一棵橘树旁往东转去，走到厨房门口。老太婆在煮酱汁。马夫把马身上拾掇干净，给马蹄涂完油后，也来到厨房门口，手里提着饲料桶。他向主人点头打招呼，然后打开放在厨房门口

的麦箱盖儿,把麦子舀进饲料桶里。石田站着看了片刻。

“一天能吃多少?”

“哎,用这个木饭钵,三钵左右正合适。”

马夫睁着大眼睛从旁看着主人,把扔在麦箱里的木饭钵拿给石田看。钵边有个豁口,是用旋床旋出来的。石田没做声,转身回廊子那边去了。

回到花坛边时,一只母鸡尖叫着跑到石田的脚跟前。同时传来了奇妙的声音,那是像纺织娘鸣叫似的吵闹的女人声音。石田朝那个方向望去,在把花坛对面田地分隔开来的、南边邻居家的矮树篱笆上,露出一张女人的脸,四十来岁,脸型上窄下宽,脸色黄似南瓜,头上顶着一个用头油定型的椭圆小发髻。她就是刚才的声音源。

那女人劲头十足,喋喋不休。石田想,她在对谁说话呢?他环视一下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石田觉得不是对他讲话,但好像是故意让他听见似的。令人觉得似乎她专等星期天石田在家时,才大叫大嚷的。也就是说,她抢天呼地,正是要石田在一边听着。

她的话石田听不大明白。一般来说,不限于此地,所谓方言,在动怒骂人的时候才说得最地道。对尊长说话或有什么事时,方言特色便因修饰而消失净尽。这个女人现在讲的就是纯粹的丰前方言。

她讲的话与阿时婆以及老房东讲的话不一样,大概意思能听出来,“nuances”(细微之处)听不出来。大意是,鸡越过篱笆祸害田地太叫人伤脑筋。她以此为题,发表了一套堂皇的“Philippica”(斥腓力演说)。女人的话内容如下:丰前地方有名老话,“家无几町地,绝不可养鸡”。一个租房住的人还养鸡,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别以为挎洋刀骑大马就可以胡来,那你就打错主意了。意思大致如此,攻击得不遗余力。女人还说了这样的事:你不但不知道鸡干了些什么,连雇来的老婆子偷厨房里的东西,拿回家去用,你大概也蒙在鼓里,马夫侵吞马料麦子想攒钱恐怕你也不知就里。说这些事时,女人又提高了嗓门,故意叫老太婆和马夫听见。那女

人说,租户做出的事,责任在房东,要是房东害怕不敢说,想当初就别把房子租给他呀!声音越来越大,是想叫薄井老头也听见。

石田直挺挺地站在花坛前,正面对着说话的女人,一声不响地听着,脸上除了像无风的日子树叶轻摇似的,时时浮出微笑的影子,再无任何表情,这和身穿军装听着长官的申斥时大致相同,所差者仅在肌肉稍稍松弛,不用克制浮现的微笑而已。

石田思忖,看来鸡是越墙的东西。和尚把酒称做“般若汤”的事,流传世间,然而将鸡叫做“钻篱菜”的事,不读书的人是不晓得的。收下人家送来的鸡,不想吃肉,便打算把它养起来。养起来,它就会越过篱笆。当初并没料到,鸡也许会越过篱笆墙。虽然这属于估计不足,但是做任何事都需将那种 *éventualité* (偶然性) 放在眼中却是办不到的。养鸡一事引来这个女人大动肝火,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总之,那道矮树篱笆上托起一个怪里怪气的脑袋瓜,那个脑袋瓜无所顾忌地伸缩筋肌,变化着表情,发挥着雄辩力倒是挺有趣的。石田在东京时,看过杂技表演,其中有个节目利用光线反射,让人觉得放在桌子上的头在说话。由于杂技师过于“*prétentieux*”(装模作样),反而令人反感,十分乏味。和那个杂技相比,眼前的女人倒是相当有趣。

篱笆上的女人是个雄辩家。不过任何雄辩家围绕一个论题来展开论辩的主旨都是有限的。篱笆上的女人思想也终于枯竭了。看来,她感到思想枯竭时,随之而来会禁不住生出失望的心绪。她按照自己的经验,每当玩弄雄辩时,准会有个对手,至少能回个一言半语。于是,像水流击石越发激扬一样,论辩起来格外来劲儿。如果对手也玩弄雄辩,双方旗鼓相当,恐怕她就会心满意足了。像石田这样的对手她大概是第一次遇到,好比胳膊碰到棉帘子,有种白费气力的不快感。她放出话说:“好,等鸡再来,我掐死它。”说完,将南瓜似的脑袋缩回两家的分界线矮树篱笆背面去了。最后那句话,意思挺吓人,声音却是有气无力。

“老爷,饭做好了。”

被老太婆这么一叫,石田回到客厅吃早饭。老太婆一边伺候

吃饭,一边说南里的老板娘名声不好,谁都不搭理她之类的话。石田叫她尽量把鸡放进鸡笼里。这时,老太婆低声说:“主人买来的白母鸡今天早晨抱窝了,马夫好像拿不准,白母鸡抱的是不是别的鸡下的蛋,也就没吭声。又说,叫母鸡只孵一个蛋没什么用,要不要把蛋拿来呢?”

“要是正抱窝,别管它,让它抱窝!”石田说。

石田吃完饭,来到了厨房。廊下的鸡窝还没做好时,曾让鸡在厨房土间的架子上睡过,架子上依旧铺着稻草。白母鸡就趴在上面,平常圆滚滚的鸡,如今扎煞着翅膀鼓胀着身子,有平时的两倍大,只有脑袋在动,东张西望。刷碗的老太婆过来碰一下鸡的侧腹,鸡叫了起来。石田瞅着老太婆问:

“你要干什么?”

“想让老爷看看鸡蛋。”

“住手!不看也无妨。”

石田像想起一件事似的,这样问老太婆:“安家时买了升,马夫没用它量麦子吗?”老太婆回答:“从没看见马夫用过升。”“是吗?”说完,石田立刻回房间,打开军官箱包,拿出一个小毛毯包着的烟盒,是“Havana”(哈瓦那)雪茄烟。石田平时吸天狗牌香烟,据说这种烟无论行军走到什么样的乡村都不愁买不到。他偶尔也吸上等的雪茄烟。与朋友闲聊时,石田笑谈道:“小说家不谙常识,让戴着钻戒的大款主人公吸‘Manila’(马尼拉)。”石田偶尔吸的雪茄烟用毛毯包好保存,是因为他套用了火药保存法。石田说:“我要是当上大将,香烟每天都开新盒。目前开一盒烟必须保存一个月,就得动脑筋找窍门了。”

石田点上雪茄烟,挺舒服似的吸了一口,坐在那张练字桌前。朝北的前院里,阳光透过紫薇稀疏的叶片,洒满地面。夹竹桃的枝头四处开着花。对面人家的纺车,今天也是嗡嗡地响着。

石田从立在壁龛一角的洋书中抽出 *La Bruyère*^① 的《性格》一

① 即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1645—1696),《性格》系其散文名著《品格论》。

书,读完短小精炼的一章之后就陷入沉思,再读完一章又陷入沉思。刚刚读了五十六章就撂下了书。

然后,拿出放在盒子里的进口厚纸与信封,用钢笔写起信来。石田以钢笔和铅笔来完成万事,从不用砚台。偶或需要提交报告之类时,他让书记官代写。内容大抵是自从参加陆军以来不曾因病闷居在家等,所以很少需要提交报告。

在来信中,石田把必须回信的部分选放在军官提包里,今天将其拿出来,逐一回信。在东京读中学的儿子托付母亲照料,首先给母亲回了信。接下来不停笔地又写了两三封。然后惟将母亲的来信保存在军官箱包里,其余全部撕碎了。

到中午了。吃完午饭,石田又点上了刚才开始写信时置于烟灰缸上吸了半截的雪茄烟,来到朝北的正门的廊下。不知何时,天空成了淡灰色,远处传来火车的声音。

“重糊洋伞,修理洋伞喽——”有人吆喝着,从前面街道走过去了。纺车嗡嗡,依旧哼着老调子。

石田本来打算出门,天色变了,也就作罢。过了一会儿,走进客厅,打开南非大地图,调查起最近将发生战事的 Transvaal^① 的地理。就这样,一天过去了。

这是又过了三四天之后的事。机关午后休息,石田打发人去给马挂掌,自己从司令部回家途中,沿着紫川左岸的窄道朝常盘桥方向走去,路上遇到了战争过后亲密相处的中野。中野先向石田打招呼:

“喂,今天步行啊?”

“是的。马去挂掌了。你的马怎么啦?”

“我让它下海了。”

“是吗?”

“马非常高兴呀。”

“那样的话,我也让马去试一次。”

① 德兰士瓦,南非共和国的一个州。

“马夫不会水可不行。”

“他说过会水。”

中野是比石田早毕业的士官,现在和石田一样,是步兵少校,任营长。他人略胖,从性格上讲,是个老练实在的人,异常喜爱马。中野继续说:

“我曾想过,等什么时候见面时告诉你,这儿有条大沟,沟两边砌着石块,上面盖着盖儿。”

“是去马借的那条街吧?”

“是那条街,叫鱼町。切不可骑马在那上面走。马的重量和人可不一样啊。”

“嗯,也许是的,我一点也没注意到。”

两人说着话,来到了常盘桥头。中野似乎想起了什么事,放慢脚步说:

“喂,还有件事想告诉你。是件无聊的事。”

“什么事?我初来乍到,一无所知,你多提醒提醒我!”

“其实,从我家屋后廊子能看见你家的大门,我老婆这家伙发现过怪事。”

“唔?”

“你每天一上班,你家那个老太婆就拿着大包袱走出大门。大概是前天,拿走的包袱特别大,我老婆非常担心。”

“是吗?你这么一说,我猜着了。咸菜总是不够吃,那天我告诉她多腌些茄子和黄瓜。”

“那么,她为自己家也腌了不少吧?”

“哈哈哈哈哈,总之,多谢了!代我谢谢夫人!”

一路说着话,二人来到了京町入口。石田停住了脚步。

“我顺路要去个地方,这就失陪了。”

“是吗?再见。”

石田过了常盘桥,又往回返,来到室町的达见旅馆,托老板娘给换个女仆。老板娘抚摸着哈巴狗的头,笑着说:

“你不是说老太婆挺好的嘛!”

“老太婆不行。”

“干什么坏事了吗？”

“什么坏事也没干。我看她干得挺累的。请你托荐头行给我派个身强力壮年轻的来。”

“好的好的。我叫他们找个漂亮姑娘来。”

“不行，女佣人太漂亮，麻烦。再见。”

回家前石田先去了邻居家，“家里要来个年轻的女仆，请让你家的女仆晚上来和她一起睡。”石田这样拜托薄井老翁后就回家了，沉默不语。

第二天，荐头行的老板娘来了。据说她和阿时婆讲道：“老爷说了，让老年人挨累真是过意不去。”想不到老太婆老实地听完之后，决定回去。尽管只干了半个月，石田却给了她一个月的工钱。

傍晚，荐头行的老板娘又来了，领着一个初来上工的女仆，这个二十五六岁头发稀疏的女人一边鞠躬一边侧目看着石田的脸。浅蓝色毛料衬衣衣袖略微长出了外衣袖口。

第二天，石田打发岛村去荐头行，要求换女仆。这次派了一个只有十六岁的来。身材矮小，眼睛滴溜转，性格显得爽快开朗。石田看好了此人。

过了两三天，石田决定雇她。她是比那古人，名叫阿春。像男人似的，讲一口肥后土话，动作麻利。皮肤发出琥珀色的光泽，肌肉紧登登的。石田心想，这丫头很精干。

然而，令人头疼的是，她总穿一件茶色带竖条的单和服，膝盖处还打了两块补丁。以这身打扮伺候人吃饭，一身的汗臭味。

“衣服就这一件吗？”

“就这一件。”

她满不在乎，笑着回答。石田有三件浴衣，给了她一件。

大约过了一周，夜里和阿春一起睡觉的薄井家的女仆辞工不干了，住进师团长家。据说因为阿春的工钱是她的两倍，羡慕之余，换了主人。薄井也因此不再打发新换的女佣过来陪宿了。石田叫来荐头行的老板娘，要再雇一个小姑娘。老板娘说，那就把我

家姑娘派来吧。说完就回去了。

荐头行家的姑娘来了。十三岁,叫阿久。皮肤黧黑,极其邈邈,很没礼貌。第二天早晨五点来钟,“扑哧”一声,把石田惊醒了。后来一问才知道,厨房里,直到早晨起床开门,一向通宵点着灯笼。灯笼把的头上有个钩,阿春说以前总是把它挂在门框的横梁上。阿春让阿久拿着灯笼,阿久嫌麻烦,就用灯笼把儿捅破了纸拉门,把灯笼吊在纸拉门上。石田讨厌纸拉门上有洞,自己一一都重新糊上,听了这话,露出不悦的神色。

石田叫来荐头行老板娘,说要退回阿久。打算另雇一个。可是老板娘说,是不是阿久哪儿不好?告诉我叫她改,她不是个十全十美的孩子。石田无可奈何,回答说,没什么不好。一个女仆也行。

石田去达见旅馆,托老板娘再雇个女仆。老板娘一边手摆弄着哈巴狗,一边听着石田说话,不怀好意地笑着说:

“您纳一个漂亮的小妾该多好啊。”

“别说浑话!”

石田说了句“总之,拜托了。”便回家了。可是第二个女仆一直没来。石田决定就用一个女仆。

过了三四天,到了七月三十一日。早晨起来洗脸,阿春告诉他,母鸡孵出小鸡了。石田急匆匆洗了一把脸就进了厨房。白母鸡的翅膀下露出一个黄黄的小鸡脑袋。

这一天是商人来收账的日子,石田临上班前给女仆留话:“你就说,等老爷回来再付。”石田中午回来一看,真有人在等他。他用钢笔把金额记在笔记本上,逐项付了钱。

到了晚上,石田核对账目,以此能首次检查一下来小仓后一个整月的花销。他叫来阿春,问她还有没有米,恰好米柜空了。阿春说米明天就送来。石田让阿春下厨房,然后算了米的用量,结果远远超过陆军规定的一人一天精米六合^①的定量。石田琢磨,自己无论如何也吃不了士兵饭量的一半,老太婆阿时和阿春的饭量也

^① 日本的容积单位,一合相当于一升的十分之一。

不可能有士兵那么大。石田立刻想起老太婆拿走的大包袱。之后,他静静地把笔记本放进了军官包里。

到了八月,司令部的人全都休假去了。师团长带领家眷去了船小屋温泉。石田决定不连休,而是隔日休息。

前院里的紫薇稀稀拉拉地开了花。蝉鸣不时与对面人家的纺车声混在一起。六日是星期天,石田家也来了许多做盛暑问候的客人。石田刚安家时买了三个像用涂柿漆的纸做成的坐垫,尽管没怎么用,可塞在里面的棉花全滚套了,疙疙瘩瘩的。顶多来三个客人,可以给他们铺上坐垫,若同时来四个人,就得让一人坐在叠起的毛毯上。今天终于有客人坐在毛毯上了。

客人大都是身着单和服,下穿和服裙,披着薄外褂。不用说薄外褂,就连和服裙石田也没有。在这样的日子里,石田从早晨就穿着夏季军装应酬客人。

客人大抵说完相同的事之后就回去了。千篇一律都是今年暑期似乎比去年凉快些,小仓不景气,物价昂贵,特别是房租因军官的官衔高低而异,很不合理。即使休假,在这种地方也无法生活。街里没有可值得一看的東西,纵使去温泉,像二日市那样的近处也没啥意思,远处又不方便,叫人犯难。石田只是哼儿哈儿地随声附和着。

来客中也有略带风流意韵的人,看了庭院则说望不见海是个遗憾,看了挂轴则谈书论画。石田壁龛上挂的,是他求人用细字写的赐予军人的敕语挂轴。他将其放在军官箱包里,走到哪带到哪。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挂轴。别人一谈及书画之类的事,石田就说自己不懂,不与之续谈。

大约从第二天开始,石田去机关时,向师团长、旅团长、师团参谋长、步兵联队长,以及都督和都督部参谋长的宅第分别递上名片,了却盛暑问候之事。

天气渐渐热起来,蝉噪像对面人家的纺车声一样,不断传来。傍晚风平浪静的日子,天黑以后室内热得难以待下去,就连石田也换上浴衣出去溜达。最初想了解一下小仓的街市,到处转悠,南自

马借北至北边的尽头。北边驻扎着特科队,对这一带相当熟悉。东边则走到把渔舟拽到沙滩上放着的长滨渔村尽头。西边走到修路用的煤渣渐少、露出天然沙子的街区——西锻冶町尽头。最后,走到紫川的东河口旭町青楼区背面的炮台遗址,这里最适合纳凉,便坐在木材垛上,以避过傍晚风平浪静时闷热至极的暑气。这时,石田心想,下次去东京时,买一把野外用的三条腿折椅带回来。

孵出的小鸡是母的,极为健壮,眼瞅着就长大了。小鸡渐渐长大,毛色渐渐变黑。过了十来天,全身漆黑,活像一只乌鸦。石田一要去抓,母鸡就叫起来,他也就作罢了。

十一日是阴历七夕的前一天,有小贩边走边叫卖:“卖竹子喽!”第二天一看,家家竖着竹枝,上面系着写着字的五色纸。小仓还普遍保留着七巧节的风俗。到了十五六日,小贩就吆喝着:“卖竹子花筒^①咧!”因为盂兰盆节临近了。

十八日是阴历七月十三日。紫薇花上,雨时下时停。对面人家的纺车依旧响个不停,但是蝉噪时有中断。不时有个赤脚孩子一边喊着“卖花柴,卖花柴!”一边从矮树篱笆外跑过,是在卖佛前草。雨停的时候,闷热难当。石田觉得这是今夏最热的一天。第二天,雨仍然下下停停,天气闷热。黄昏时分到街上一看,家家户户都点上了盂兰盆灯笼。其中有的人家二楼门窗大敞,几十盏大灯笼密密麻麻挂在天棚上,没有一点缝隙。走到长滨村一看,盂兰盆舞已经跳起来了。人们在海边沙滩上围成圆圈跳。男男女女都用手巾包住头和双颊,和服的下摆掖在腰带里,有的穿着布袜,大多数人光着脚。有的女人身着商号衣,腰扎三尺带,没穿细筒裤。人人口中唱着民谣“口说节”,齐声欢呼“哎特沙沙”。大概是此地方言“好!好!”的意思吧?看了一会儿,石田就回去了。

小鸡一天比一天大了。起初,母鸡庇护着小鸡,毫不大意,随着小鸡长大,也就不再管它了。石田把小鸡拿到铺席上,喂它米粒。渐渐驯熟之后,小鸡开始啄石田手心里的米粒。又过了几日,

① 竹子花筒是摆在佛坛前或墓前用于插花的竹筒。

石田从衙门归来,坐在桌前,在院里嬉戏的小鸡便跑上廊子,像使用丁字镐似的,sagittale(像箭似的)脑袋有规律地摆动着,凑到石田的膝前。石田每天从衙门回来,快到家时就想起小鸡。

八月末,师团长从温泉疗养地回来了。盛暑休假没几天了。二十九日,当地人都去参拜地藏菩萨,石田也去寺町瞧瞧。地藏堂前面挂着一排排破败的盂兰盆节灯笼,堂前正中间堆起了山一样的沙堆。男男女女把点着了的香插在沙堆上,然后各自归去。

中间隔了一天,三十一日,商人又来讨债了。石田像上个月那样一算账,米用的还和六月份一般多,可是往外拿大包袱的阿时婆本月不在了。石田思索了片刻,觉得阿春无论如何不可能干出老阿时婆那种事。于是把阿春叫来,问她为什么米用得偏多。

阿春用滴溜转的大眼睛看着石田,笑了。心想,米吃得多,理所当然,她知道其中缘由。不过说出来好不好呢?她想了片刻。

石田听阿春讲了一件可笑的事,即马夫虎吉把他的米与主人的米混放在一起的事。虎吉的工钱里包括伙食费,至于马料,石田在司令部工作,虽然不太用马,但还是照样向马料店支付已规定的金额。所以虎吉大有便宜可占。这些事石田都知道。不过他认为只要马不瘦就行,不想再刨根问底。尽管这样,虎吉竟然还是把自己的米放进主人的米柜里,然后随便取走食用。即便是石田对此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虎吉往米柜里放进多少米?放进几次?石田一无所知。可是虎吉从柜里取米时不论多少随便取走。听着阿春讲这些事,石田渐渐知道虎吉以同样手段吃石田的大酱和酱油。就连家中腌的咸菜,虎吉也说:“这个大的是我的茄子。”拿走就吃。阿春笑着说,虎吉的伙食费以伙食费的名义领走,实际上吃的是主人的东西。阿春又说,就连劈柴,马夫的劈柴也仅是“摆样子给人看的”,永远也不见少。厨房用具也是一样。土间里摆两个炭炉,阿春刚来时,马夫说:“坏了的那个是老爷的,好的那个是我的。”当时坏了的那个根本不能用,阿春和马夫用同一个炭炉炖菜。马夫说:“是老爷,我才把炭炉借给他,你给我鞠个躬再用!”

石田觉得自己刚开了眼界。对马夫的手腕不禁深为“佩服”。

石田早已知道鸡和蛋的事,但明知道却默许了。然而这不仅仅是鸡和蛋的问题,还让马夫 systématiquement(系统地)发展成一种有趣的经营方法,并将其适用于一切场合。马夫把鸡一起养着,下蛋全都由他吃,他只不过是把这种 systéme(系统、形式)用于鸡身上而已。

这么一想,石田不由得微笑起来。阿春说,我的话被马夫知道就麻烦了。石田安慰她:“你用不着担心。”

第二天,石田让岛村把米柜、咸菜桶、炭炉等各种物品统统都买回来,然后叫来虎吉,把迄今用过的器具,米柜里还装着米,咸菜桶里还装着咸菜,全都给了他。石田平心静气地说:

“听说在这以前米呀什么的全都和你的混放在一起,那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我买了新家什,原先的家什全给你。此外厨房里如果混放着你的东西,你也全拿回去,别客气。还有四五只鸡,那也全给你,吃肉还是卖掉,随你的便。”

虎吉以惊愕的神情听石田讲话,石田刚讲完,他想说点什么,石田没让他说,接着讲道:

“哦,或许你有你的理由,不过我已经这样决定了,还是不听你说的好。”

石田猛地站起来,进了里屋。虎吉求阿春:“老爷是不是要辞掉我?帮我问问吧。”

石田笑答:“告诉他,我说过这话。”

那晚正是“二十六待月之夜”,旭町大放焰火。石田站在正面的廊上,观看焰火散落在紫薇淡黑的花朵上。这时,阿春来了,开口说:

“现在马夫在绑鸡,要拿走。他说,要不要把小鸡留下?叫他留下吗?”

“告诉他,小鸡不要了。”

石田仍旧在观看焰火。

明治四十二(1909)年十二月八日

杯 子

艾 莲 译

沿着温泉旅馆，往鼓浪瀑布攀登的路上，清冽的泉水汨汨不绝。

水自泉口涌出，漫然隆起，四散而流。

碧绿爽目的青苔，覆盖在泉口。

这是夏日的清晓。

泉水的四周树木环绕，枝头上的雾霭尚未散尽，零落地飘浮着。

山涧溪水淙淙，好似万斛之玉滚滚而落，溪边山路上，从温泉旅馆方向，走来了几个人。

一阵欢快的说笑声愈来愈近。

那声音像一群小鸟在鸣啭。

准是一群孩子。而且是女孩子。

“快来呀。你总是落在后面。快点吧。”

“等等我。石子儿滑来滑去的，多难走呀。”

先后到达的姑娘，一色儿用大红的宽丝带，扎起刚洗过的头发，看上去好似一群蝴蝶在翩翩飞舞。就连身上的和服也统统偏蓝，袖子都在翻飞。脚上穿的也全一样，都是红绊草履。

“我第一！”

“哟，真狡猾。”

争先恐后地聚到泉边。一共是七个人。

年纪看上去都在十一二。若说是姐妹，年龄未免太相近了。个个都很美，带点娇艳。该是朋友吧。

将这七颗珊瑚珠串在一起的,是什么样的线呢?把她们带到温泉旅馆的,又是谁呢?

晨曦自飘浮的白云间露出,又穿过树梢,宛若一道道粗条纹,洒在泉边。

几多通红的发带在燃烧。

一个姑娘把含在嘴里的红浆果吹得圆鼓鼓的,然后吐出来,扔进泉中央。

扔在漫然隆起的水柱上。

浆果在水中打了两三个旋,便流出泉口,漂落下去。

“哎呦,一下子就漂下去啦!我还以为会怎么着呢,正等着瞧哪。”

“当然要漂下去啦。”

“事先你就知道会漂下去的,是不是?”

“知道呀。”

“净骗人!”

佯作打人的样子,蓝和服的袖口翻动起来。

“快喝水吧。”

“是呀,本来就是来喝水的。”

“都忘了。”

“可不是。”

“呀,真讨厌。”

一双双小手伸到怀里,掏出杯子。

七束青白的光从手中溢出。

一色的银杯子。大大的银杯子。

阳光普照,七只杯子愈发耀眼。宛若七条银蛇,绕着泉水飞腾。

银杯子凑在一起,只只都刻着两字。

“自然”二字。

以奇妙的字体书写而成。这样写,以何为据呢?抑或是一种独创?

大家依次舀起泉水来喝。

啜着红红的嘴唇，鼓起粉嫩的脸蛋儿喝着。

树林里，此起彼伏，传来唧唧的鸣叫声。那是知了在小试歌喉。

倘若白云散去，艳阳高照，也许会变成青山摇动之声吧。

此时，一个女孩子沿着山道而来，站在七个姑娘的身后。

是第八个姑娘。

个子稍高于这七个姑娘。有十四五岁的光景。

金黄色的头发，系着黑缎带。

琥珀色的脸上，那双矢车菊一样的蓝眼睛，在审视着。以永恒的惊愕，审视着大自然。

只有嘴唇，隐约透出红色。

穿着一身镶着黑边的灰西服。

是生在东方的西方人？抑或是混血儿？

第八个姑娘从衣袋里，掏出杯子。

一只很小的杯子。

是哪儿的瓷器呢？那颜色如同火坑里流出的熔岩冷却后的色调。

七个姑娘已喝完水。杯子浸过后，水面上的一圈圈涟漪渐渐消失了。

在泉水涌起的水柱边消失了。

第八个姑娘从蓝和服的袖子间，挤进了泉水旁。

七个姑娘这时才意识到这是和平的破坏者。

之后，看到那双琥珀色的手，持着一只黑黢黢的小杯子。

真出人意料。

七张浓浓的红唇张开着，哑口无言。

知了唧唧叫着。

良久，只有蝉鸣。

一个姑娘好不容易才开口问道：

“你也喝？”

声音怀疑中略带嗔怪。

第八个姑娘默然首肯。

另一个女孩说道：

“你的杯子好怪。让我瞧瞧。”

诧异的声音中透着侮辱的意味。

第八个姑娘默默地递出那只熔岩色的杯子。

小杯子离开那只琥珀色、满是筋骨的手，传到一双双粉嫩圆润的手中。

“哎呀，这颜色也太暗啦。”

“这也算瓷器吗？”

“会不会是石头呀？”

“倒像是从火葬场的灰堆里扒拉出来的。”

“是从墓穴里挖出来的吧？”

“从坟墓里挖出来的倒好了。”

七个喉咙里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第八个姑娘两臂自然下垂，矢车菊样的眼睛只是凝神天外。

一个姑娘又这样说道：

“这也忒小啦。”

另一个说：

“可不是，这种杯子哪儿能喝水。”

另一人讲：

“把我的借你用用吧。”

那声音满含同情。

于是，那个镌着“自然”两字的银光闪烁的大杯子，递到第八个姑娘面前。

直到此时，第八个姑娘才张开一直紧闭的双唇。

“MON VERRE N'EST PAS GRAND, 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

语气低沉却坚定地说。

意思是：“我的杯子虽不大，但我用自己的杯子喝。”

七个姑娘眨着可爱的黑眼睛，面面相觑。

语言不通。

第八个姑娘两臂自然下垂。

语言不通也不要紧。

第八个姑娘的态度，已表达了她的意思，决不会有丝毫误解之处。

那个姑娘收回递出去的杯子。

收回那刻着“自然”二字，银光熠熠的大杯子。

这时，一个女孩把黑黢黢的杯子还了回来。

还回那只小杯子，黑黢黢的，宛若火坑里流出的岩浆冷却后的色调。

第八个姑娘慢慢汲起几滴泉水，润了润淡淡的红唇。

明治四十三(1910)年一月

栈 桥

谢志宇 译

栈桥很长很长。

由四股轨道竖着、斜着隔开的栈桥铁梁上，横铺着长短不一的木头，看上去颇似孩子玩的木琴。横木间的缝隙，大得能绊住鞋后跟或木屐齿。从间隙中能看见阳光照射得白花花的黑色波浪。

天空湛蓝。

与今天就要远行的丈夫并肩坐在由新桥始发的头等车厢里。车厢里感觉不到有风，下了从横滨车站雇的人力车，站在栈桥上时，才感到今天，三月五号，风这么大，有些刺骨。风儿翻动着和服外面的大衣角。

丈夫今天要远行，自己肚子里怀着他的宝贝，而且临近产期，因此穿了一件宽松的、银灰色的大衣。

头发扎了起来，围巾是白鸵鸟毛织成的。

撑着吊满坠子的淡绿色蝙蝠伞，在四五个女仆的簇拥下走着。

栈桥很长很长。

桥的左右两边都停着大船。有的漆成黑色，有的漆成褐色。

停着的船好似挡风的墙。走过有船的地方后，冷风猛地一下刮来，翻动着和服外面的大衣角。

丈夫身为伯爵，前年从文科大学毕业，随即与自己结了婚。去年生下一个如花似玉的千金，年底丈夫又晋升为式部官^①，如今以这一官职的身份前往伦敦。

① 在宫内省掌管祭礼、接待等事务的官员。

丈夫穿着新做的灰色花呢外套,手持曲柄手杖。大步走在栈桥上。与他同行的还有位子爵先生,长长的脊梁,穿着同样的衣服,并肩大步走着。

丈夫要乘坐的那艘法国轮船停泊在栈桥右边的最顶头。

栈桥上放着维修电车线路用的工作台,从台子到船舷,搭着船梯。

自己不声不响地走着,看见丈夫与同行的子爵走过船梯,上了船。

送行的人三五成群停在栈桥上,大抵都是来送丈夫和子爵的。今天乘坐这艘船远航的其他客人,恐怕没有这么多送行的人。

有的走下搭着船梯的高台,站在那里等人,有的随着丈夫和子爵一起登上了船梯。也有的站在高台前面堆放的一些木材和绳子那里。

这些人中间,既有与丈夫和子爵关系密切的,大概也有关系一般的。大家今天都站在这个晴朗的天空下,看上去都好像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难道是我的心理作用吗?

栈桥很长很长。

自己不声不响跟在后面走。无意之中往右看,轮船腹部有几个圆窗,见其中的一个窗内,有三个女人的脸和上半身。年龄约三四十岁,胸前系着白围裙,是船上的女招待。丈夫乘坐的这条船上还有女招待。虽然低贱,但真羡慕她们。

船舷站着一个女人,头戴一顶白丝带装饰的大帽子,手提小包,俯瞰着栈桥。她一脸皱纹,钩子似的大鼻子配着一双大大的蓝眼睛,像画上去似的,大约是犹太人吧。她也与丈夫乘同一条船吧。我也羡慕她。

栈桥很长很长。

终于走到了船梯的下面。大衣里面的身体内,有丈夫的第二个宝贝,所以小心翼翼地走上船梯。终于到了漆成黑色的甲板。自己将伞交给身边的女佣。

在那些早就上了船的送行人带领下,沿着船舷又走向船尾。走到头,看到铜牌上写着的二十七至二十九号房间。

子爵站在船舱门口,招呼说:“是这里。”

打量一下室内,摆了两张床,床下放着已送来的、眼熟的随身行李。丈夫站在一张床前说:“看看吧!就是这样的房间。”

一定要好好记住这间屋子。在丈夫漫长的航行日子里,这儿将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一位船长模样的男子走来,用法语请丈夫到船上的客厅里小憩,自己便随着丈夫和子爵一道去了。

是一间又大又漂亮的沙龙。里面摆着几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放着花篮。送行的人陆续聚集到这里。

那位船长模样的人做了个手势,男招待拿出许多喇叭花形的酒杯,倒满香槟,然后端到每个人面前。另一个男招待端出冰淇淋和点心,整齐地堆成井字形,送到每个人手里。

端着酒杯的人轮流走到丈夫和子爵面前祝酒,愿他们旅途愉快。

自己坐在桌旁的小椅子上,等待这一祝福的结束。丈夫忙着应酬,但不时扭过头来看看我。

不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丈夫也没有什么话可对我说;同样,当着这么多人,自己也没有什么话该对丈夫说。

开船的铃声响起了。送行的人依次走到丈夫和子爵面前,与他们告别。自己也不声不响跟在后面,点头示意。

又从刚才那危险的船梯上走过,回到栈桥上。从女仆手中接过淡绿色的蝙蝠伞。

丈夫和子爵立在舷边朝下面张望。自己站在伞下,抬头往上看去,只感到自己的眼睛越来越大。

再次响起开船的铃声。两三名法国水手开始解船梯的绳子。一个身穿号衣的日本工人站在修火车用的工作台上,准备卸梯。穿号衣的工人拉动滑轮绳子,梯子终于离开船舷。

横滨市响起了午炮声^①。轮船底部的船舱,从刚才起就发出

① 报知正午的炮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开始改为汽笛。

了机器的轰鸣,现在仿佛和着炮声就要开动了。

一对年迈的西洋夫妇站在船舷。一位白发老人,一只脚踏在栈桥上拴缆用的缆桩上,正与这对夫妇轻松地交谈着。看不出有一丝离情别绪。

船终于启航了。栈桥似乎也在动。丈夫和子爵站的地方与自己站的地方之间出现了 Parallaxe(视差)。自己感到眼睛越来越大。

送行的人中,有人甚至跑到了栈桥顶头。但对自己来说,这种有失体面的事情是做不出来的。

突然,船舷边有白色的东西在闪动,是那个戴白丝带帽子的女人挥动着手帕。站在栈桥顶头的,是一个身穿红马甲、足蹬驼色鞋子的高个男人。他手上同样也挥动着一条白手帕。这也是别离呀。

由他俩开了头,结果到处都是挥动手帕的人。跑到栈桥顶头为伯爵送行的人中也有挥手帕的。自己的和服袖中也有一块麻纱手帕,只是捏在纤细的手中罢了,实在做不出那种有失体面的举动。

轮船离开了栈桥,船头朝右驶去,丈夫和子爵所站的地方终于看不到了。

惟见船尾站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穿着一件浅绿色 blouse(衬衫),看上去似乎有些冷。会是一个怎样的妈妈在法国等着他呢?抑或是已经失去了双亲?他站在船尾朝这边看,究竟在看什么呢?

自己慢慢地转过身去。依旧是四五个女佣跟在身边。

栈桥很长很长。

刚才那漆成黑色的轮船开走后,波浪在阳光的辉映下,像鱼鳞般地闪耀着。

明治四十三(1910)年五月

修建中^①

谢志宇 译

渡边参事官在歌舞伎座前的车站下了电动列车。

雨过天晴的路上，到处残留着水洼。为避开积水，渡边顺着木挽路的河岸，朝递信省方向走去。他记得的确在这附近的拐角处，见到过那家店的招牌。

街上行人不多。遇见五六个穿西装的男子，似乎刚从衙门下班，边说边朝前面走去。一个身穿和服外罩、像是茶寮里的女人，似乎要去附近办什么事，急匆匆地擦身而过。一辆拉上了车篷的人力车从后面超上来，往前驶去。

果然看到了一块不大的招牌，上面横书“精养轩饭店”几个字。

朝着河滨路的一边是木板墙，对着小巷的这边略显得有些冷清。左右两侧铺着石阶，由下至上呈三角形，顶尖处有两扇门。渡边沿石梯走上去，正犹豫不知从哪扇门进去时，看到左侧的门上写着“入口”二字。

鞋上沾满了泥。渡边仔细地擦干净，推开玻璃大门走了进去。宽阔的走廊铺着地板，同外面一样，里面的棕榈蹭鞋垫旁，也摆放着抹布。渡边心想，居然有人也和自己一样，穿着脏鞋子就进来了。于是把鞋又擦了一遍。

四周静静的，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是不远处不断传来敲打的

① 原文为“普请中”。“普请”为佛教的讲法，意指广泛地乞求世人出力，兴修塔、堂，转意为大兴土木。作品中的精养轩饭店正处在修建中；小说主人公渡边参事官将尚在发展的日本近代化比喻为“日本正在修建中”。因而本作品名含有上述两层意思。

声音,里面好像有木工。想起外面围着的木板墙,心想,这饭店眼下正在修建中。

没有迎客的侍者,便径直往里走,走到头,正不知该朝左还是朝右拐,这才有个似乎无事可做的男侍应生迎面走来。

“昨天打电话来预约过的。”

“啊,是两位吧?请上二楼。”男子指着右侧的楼梯说。

居然马上就能清楚地说出预约的是两位客人,可见这家正在修建的饭店同暂时停业一样,大概没有什么客人来。渡边走到这里,钉锤声、斧子声越发听得清楚。

侍者跟在渡边后面上了楼梯。走在前面的渡边不知道进哪间屋子,于是回过头来说道:

“这里声音太吵了。”

“木匠们五点钟就收工,不会影响您用餐。请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说着,侍者便快步赶到前面,打开朝东的一间屋子。进去一看,好宽敞的客厅。两个人在此吃饭,似乎太大了一些。里面放着三张小桌,每张桌子都围放着四五把椅子。东面右侧的窗边摆着沙发,旁边是盆景。高三尺左右的葡萄树上,因房间暖和而结着硕大的葡萄。

渡边正环顾四周时,站在门口的侍者说:“用餐在这边”,推开左侧的门,房间大小正合适。里面早已摆好餐桌,桌子中央放着漂亮的杜鹃花和石楠花插成的花篮,两边各放一块餐巾。这屋子两人用餐正好,六个人恐怕就有些挤了。

渡边满意地回到客厅。侍者走出用餐的房间后,去了厨房。客厅里只有渡边一人了。

钉锤、斧子的声音戛然停止了。渡边掏出怀表一看,恰好五点。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三十分钟。小桌上的烟盒里放着开了封的雪茄,他拿出一只,剪掉前面的尖头,点上火。

奇怪的是,渡边此时全然没有觉得是在等人。等的这个人到底是谁,也毫不放在心上。不论花篮的对面出现一张什么样的面

孔,都不在意。自己为何变得如此冷漠,渡边也自感奇怪。

渡边缓缓地抽着烟,打开沙发旁的窗户,朝外望去。窗下堆放着许多木材,看来这里将是饭店的大门。一条丰沛的水渠,水面纹丝不动。看得见对岸的人家。大概是在等人吧?路上行人杳然,一个女人背着孩子站在门口。右边视野本应是很开阔的,却叫海军参考馆富丽堂皇的红砖建筑挡住了。

渡边坐到沙发上,打量着这间客厅。墙上挂着几幅字画。有梅花和夜莺,有浦岛太郎^①、有雄鹰等,像是随便挂在一起似的。每幅画都短而小,挂在这间屋顶很高的墙上很不协调,让人感到画的底端好像给折了起来。餐桌那间屋子的门上挂着一副对联,是某位大教正^②用神代文字^③题写的。日本并非艺术之国。

好一会儿,渡边什么也不想也不看,什么也不听,只是抽烟,体味着由此带来的快感。

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门打开了,渡边等的人来了^④。戴一顶大草帽,帽檐上装饰着一串珠子;深灰色的紧身裙,胸前披着一条白麻纱绣花围巾,衬裙也是灰的。女人手里拿着一把带褶的蝙蝠伞,像玩具似的。渡边无意中摆出笑脸,从沙发站起身来,将手中的烟头扔进烟灰缸里。女子回过头去,看了看身后站在门口的侍者,随即将目光转向渡边。褐色头发下的一双大眼。这是过去常常看到的一双眼睛。只是眼圈有手指般大小、深得发紫的眼晕。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让你等了好一会儿……”女人用德语说。

与粗俗的口吻不相称,女人将伞换到左手,大方地伸出戴着手套的右手指尖。渡边心想,当着侍者的面,她在演戏呢,恭敬地握

① 日本故事《浦岛传说》中的主人公。他与化为海龟的美女在海底龙宫生活三年,回到人间后,破戒打开宝箱,变成一白头翁。

② 指导神官和僧侣如何向民众传教的人被称为教正。级别分为大中小。一八八四年废除。

③ 汉字传到日本之前,日本民族的原始文字。但对此异议极多。

④ 此处暗指森鸥外留德时的恋人爱丽丝。

了一下指尖,然后对侍者说:

“饭菜准备好了,就过来告诉我们。”

侍者退了下去。

女人把伞往沙发上随便一扔,便坐了下去,仿佛疲倦已极,两手撑在桌子上,默不作声地看着渡边。渡边拉过一把椅子,坐到桌旁。过了一会,女人开口说:

“这里可真静啊!”

“正在修建当中。刚才还吵得厉害。”

“是吗?这地方让人觉得不自在。不过,我一向都不是个自在的人。”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来?”

“前天来的。昨天看到你了。”

“来做什么?”

“去年底我就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了。”

“那么,是在那家饭店登台表演吗?”

“正是。”

“不会是一个人吧?合伙吗?”

“既不是合伙,也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你也认识的。”犹豫了一下,“和科辛斯基一起。”

“那个波兰人吗?那你就是科辛斯基夫人了吧?”

“讨厌!我唱歌,他只是为我伴奏而已。”

“不会仅仅如此吧?”

“是啊!就我们两人一起旅行。也不可能一点不相互来往吧。”

“明摆着的事。那么,你把他也带到东京来了吗?”

“是啊!都住在爱宕山。”

“他居然舍得让你一个人出来!”

“是因为我要唱歌,才让他伴奏的。”她用了 Begleiten(伴奏)一词,既是伴奏,也是同伴,“他说,要是我在银座见到你,他也很想见见你。”

“我可不愿意!”

“那没关系。反正还有很多钱。”

“钱多总会用光的。往后打算怎么办呢?”

“去美国。日本不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就听说了,本来就没指望。”

“那就好。俄国之外大概就数美国好。日本还没那么发达,还在建设中啊!”

“哟!您这样认为吗?到了美国,我就说是日本的绅士这样说的。不,应该是日本的官员。您是当官的吧?”

“嗯,是的。”

“真是有规矩!”

“规矩得不得了。变成一个老古板。只有今天的晚饭是破例。”

“那倒要谢谢你了。”说着,脱下刚才就已解开几粒扣子的手套,隔着桌子,伸出右手。渡边诚心诚意地紧紧地握住这只手。手冰凉。女人没有把手拿开,只是凝目望着渡边。因为眼晕的缘故,一双眼睛显得格外大。

“可以吻您吗?”

渡边故意皱了皱眉头:“这里是日本。”

没有敲门,侍者就推门进来了。

“可以就餐了。”

“这里是日本。”渡边重复着这句话,站起身来,将女人带到摆着餐桌的那间屋。正当其时,电灯大放光明。

女人打量着屋子,坐到餐桌对面,用法语半开玩笑地说:“是个单间那”,随即伸了个懒腰,察看渡边会做出什么表情。桌上的花篮有些碍事。

“偶然相似而已。”渡边平静地回答说。

侍者斟上了白葡萄酒,端出香瓜。三名侍者伺候两人。“你瞧瞧,侍者如云。”渡边说。

“似乎不大有眼力架儿。爱宕山那儿也这样。”女人双手撑在

桌上,剥着甜瓜皮,边吃边说着。

“在爱宕山的话,这些人就碍事了吧。”

“你想到哪儿了!不过,这香瓜味道不错。”

“以后去了美国,每天早上都要吃这个的。”

两人边说闲话,边吃饭。

侍者端上了水果沙拉,为两人斟满香槟。

“你一点也不嫉妒啊!”女人口中突然冒出了这句话。在德国德累斯顿的中央剧场,当一天的表演结束后,两人就来到勃留卢石阶上的小酒店里,也就这样相对而坐,时而争吵,时而和好。今晚这样闲聊,女人不由得想起了往事。本想开个玩笑,不料,竟语带真情,感到有些后悔。

渡边坐在对面,将酒杯高举过花篮,声音清朗地说:

“Kosinski soll leben!(为科辛斯基的健康干杯!)”

女人默默举起酒杯,脸上露出不自然的微笑。手有些发颤,却轻得叫人察觉不出。

还只有八点半左右。一辆寂寞的小车穿过火树银花般的银座大街,朝着芝的方向奔去。载着一个面纱深深遮住面孔的女人。

明治四十三(1910)年六月

花 子

艾 莲 译

Auguste Rodin(奥古斯特·罗丹)走出工作室。

清晨的阳光,洒满大厅。这座 Hotel Biron(庇隆公馆)原是某富豪所造,建筑非常奢华,直到不久前,一直是圣心派的女修道院。在这间大厅里, Sacré - Coeur(圣心)派的修女们,曾经教 Faubourg Saint - Germain(圣日尔曼城关)的少女唱过赞美诗吧?

少女们排成一列,张开桃红的小嘴,放声歌唱,宛如巢内的雏鸟等候母鸟喂食一般。

如今已听不到那喧闹的歌声了。

但能领略到另一种喧嚣。可以在此感受另一种生活。这是无声的。虽然静默,但却是强烈、凝练、令人震撼的别样生活。

几个台上,堆了若干块矾土。而另一个台上,则摆了一些坯料大理石。如同阳光下各种植物竞相开放一样,几件作品同时着手,随着情绪的变化,交替进行,这是罗丹的习惯。几件作品经他之手,或先或后,自然而成。他对造型有惊人的记忆。即使不动手,作品也好似在成长。他又有惊人的意志,能够集中精力。无论什么作品,着手的那一瞬间,就如同已进行了多时。

罗丹神情爽朗,环顾这许多半成品。前额宽阔,鼻梁高挺,络腮胡子多已花白。

咚咚的敲门声。

“Entrez(请进)!”

回荡在大厅的声音,底气十足,不像是老人。

开门进来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人瘦瘦的,褐色的头发又

浓又密,像个犹太教徒。

“按照约定,我把 Mademoiselle Hanako(花子小姐)带来了。”他说。

无论看着来人或是听他说话,罗丹的表情,丝毫没有变化。

不记得何时,kanbodscha(柬埔寨)酋长住在巴黎时,看到他带来的舞女,修长的手足,优雅的举止,别有一种迷人的意趣。当时急急草就的速写,还保存至今。这样看来,无论什么人种,都有其优美之处。罗丹相信,这取决于发现者的审美眼光。前些日子,听说一个名叫花子的日本女孩,出现在 Variétés(多艺)剧场,想让人带来见见,便托人打听,终于求到了买下花子并把她捧红的男人。

眼下,来的正是戏班的人。是 Imprésario(班主)。

“让她进来吧。”罗丹说。连座也不让,仿佛这点时间都等不及似的。

“还来了一个翻译。”班主讨好地说。

“谁? 法国人吗?”

“不,是日本人。是在 L'Institut Pasteur(巴斯德学院)实习的学生,他听花子说,先生要花子来,就自告奋勇来当翻译。”

“好吧。让他们一起进来。”

戏班班主领命退出。

立刻进来一男一女两个日本人。两人站在一旁,显得那么矮小。戏班班主随后进来,关上门,个子也并不高大,而两个日本人仅及他的耳际。

罗丹的眼睛在专注观看时,眼角会浮出深深的皱纹。此时,皱纹显露。视线从学生身上转向花子,停留了片刻。

学生开始寒暄,罗丹伸出右手,学生握住那只肌肉隆起的手,握住那创造 *La Danaïde* (《达娜依德》), *Le Baiser* (《吻》) 和 *Le Penseur* (《思想者》) 的手。然后从名片夹里,取出一张写着医学士久保田某某的名片递了上去。

罗丹看了一眼名片,说:“在巴斯德学院实习?”

“是的。”

“多久了?”

“快三个月了。”

“Avez – vous bien travaillé(很用功吗)?”

学生愣了一下。他曾听人说过,这是罗丹的口头语,现在这句简单的话竟问到了自己。

“Oui, beaucoup, Monsieur(是的,先生,很用功)!”回答的同时,一种向神明发誓一般的心情油然而生:今生要努力学习!

久保田介绍花子。罗丹看着花子小巧结实的身姿,从随便挽着的高岛田发髻的顶端,看到穿着白布袜套着千代田草履的脚尖,那目光好像一眼就能看透一切似的,他握住她那又纤小又结实的手。

久保田的心里,不禁有种羞辱感。给罗丹介绍日本姑娘,至少也该找个更像样的姑娘。

也难怪他这么想。花子并不是什么美人。说是日本的女演员,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欧洲的这个大都会。日本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女演员,日本人里,没人知道。久保田自然也不知道。何况她又不是美人。说是厨娘吧,实在委屈了她,看她样子也不像做过什么粗活,手脚并不那么粗。瞧她浑身的气派,才十七岁的妙龄少女,即便当身边的侍女,也让人难以相信。总之,顶多给人看过孩子罢了。

出乎意料的是,罗丹面露满意之色。花子健康,并未沉湎于逸乐,细细的皮肤下,没有多余的脂肪,因适度劳作而发育很好的肌肉,富有弹性。前额和两腮绷紧,短短的脸盘,露出来的脖颈,没戴手套的手和腕部,洋溢着勃勃生机,这一切都让罗丹满意。

花子大概已适应欧洲的生活,脸上带着讨人喜欢的笑容,握住罗丹伸出的手。

罗丹给两人让座,对戏班班主说:“请在接待室稍等一下。”

戏班班主出去后,两人坐了下来。

罗丹打开久保田面前的烟盒,边拿烟边问花子:“小姐的故乡,依山傍水吗?”

像花子这样闯荡世界的女孩,别人常会问起她的身世,而她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的套话。就像左拉写一个小女孩,在火车里讲 Lourdes(鲁尔德)岩洞的水十分灵验,她在那儿治好了脚伤。因为每次重复同一件事,熟能生巧,如同一个熟练的作家写文章一样。幸好罗丹出其不意的问话,打破了她的老一套。

“离山比较远,但旁边就是大海。”

回答令罗丹很中意。

“经常坐船吗?”

“经常坐。”

“自己会撑船吗?”

“那时还太小,自己没撑过,是父亲撑的船。”

罗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于是,沉默良久。他是个爱沉思的人。

冷不防,罗丹向久保田说:“小姐知道我是从事什么的吧?她肯脱掉衣服吗?”

久保田想了一下。要是为别人,向本国的女同胞转达脱衣之事,他自然不干。但罗丹就另当别论了。这无须多想。他所考虑的是,花子会怎么说呢?

“先问问看吧。”

“请。”

久保田对花子这样说道:“先生有件事想同你商量。我想你也知道,先生是举世无双的雕刻大师,专事人体雕刻的。现有一事相商。不知你能否脱下衣服给他观摩一下?行吗?你也看到了,先生已一把年纪,眼看就七十了吧?而且正如你所见,是个正派人。怎么样?”

说的时候,久保田一直注视着花子的脸色。心想:她是害羞呢,还是忸怩作态?要么是抱怨?

“好吧。”她坦率而爽快地回答。

“同意了。”久保田告诉罗丹。

罗丹面露喜色。从椅子上站起来,拿出纸和粉笔放在桌上,问

久保田：“你在这儿等吗？”

“我工作中也会碰到同样问题。但留下来会让小姐感到不便。”

“是吗？十五、二十分钟就能结束。请到那边书房等吧，可以点上支烟。”罗丹指了指那边一扇门。

“他说十五、二十分钟就能画完。”久保田向花子打完招呼，点上香烟，消失在那扇门内。

久保田进的这间小房间，两侧相对各有一门，窗户只有一扇。窗前摆了一张毫无装饰的桌子。对着窗的墙和两侧，都立着书架。

久保田站了一会儿，看着书脊上的字。那些书看上去不像是特意收集的，而是碰巧搁在一起的 Collection(收藏品)。罗丹天生喜欢书，虽然少年时很穷，但据说在 Bruxelles(布鲁塞尔)的街头流浪时，始终书不离手。那些又旧又脏的书里，有的书一定蕴含着许多值得纪念的东西，所以才千里迢迢特意带到这儿来。

烟灰快要掉下来了，久保田走近桌旁，弹进烟灰缸里。

桌上搁着一本书，想看看是什么，便拿起来翻了翻。

一本镶金边的旧书靠窗放着，以为是《圣经》，打开一看，是 Divina comedia(神曲)的 Edition de poche(袖珍本)。拿起身前斜放的一本来，是 Beaudelaire(波德莱尔)全集中的一册。

他并没想读，可翻开头一页，有一篇论文，《论玩具的形而上意义》。想看看写了些什么，不料竟读了下去。

波德莱尔小时候，给带到一个什么小姐家。那家小姐有一屋子的玩具，说是可以送他一件，让他随意挑。文章便是为纪念这事而写的。

孩子玩玩具，过些时候，准想把玩具拆开来看看。以为那玩意儿里面会有别的玩意儿。要是会动的玩具，便想找寻发动的本源。比起 physique(经验)来，孩子们更倾向 Métaphysique(超验)。比起物理学来，他们更倾向形而上学。

文章只有四五页，写得引人入胜，一口气便读完了。

这时,传来咚咚的敲门声,门开了。露出罗丹满是白发的头。

“很抱歉,等得无聊了吧?”

“哪儿的话。正在看波德莱尔的文章。”说着,久保田来到工作室。

花子也刚好在收拾。

桌上有两张 esquisses(速写)。

“看了波德莱尔的哪篇文章?”

“关于玩具的形而上意义。”

“人体也一样,仅仅当作形体来看,并无意义。形体是灵魂的镜子。透过形体能看到内在的火焰,那才有意义。”

久保田拘谨地看了一眼速写,罗丹说道:

“是草图,未必能看懂。”

隔了一会儿,又道:“小姐的身体美极了。没有一点脂肪。每一条肌肉都清晰可见,就像 Fox - terriers(狐犬)身上的肌肉一样。肌腱又粗又结实,所以,关节的大小同手脚的大小是一致的。甚至能一条腿一直站立,而另一条腿抬起伸平,两腿成直角形,非常稳固。恰像根须深植大地的树木。她不属于肩阔腰圆的地中海类型,也不同于腰肥肩窄的北欧型。而是一种强劲之美!”

明治四十三(1910)年七月

回 声

侯 为 译

石壁如屏风般屹立。登山者为初次发现高山雪绒草的白花而欣喜若狂,就是在这条峡谷之中。弗朗茨总是到这里来呼唤:“哈—罗—”。

他昂起长着麻丝般金发的头颅呼唤“哈—罗—”,像是一不留神就会被罗马教皇宫廷活捉了去。

呼唤之后他屏气凝神地等待。

片刻过后,男低音般响亮浑厚的“哈—罗—”就会应答。

这就是回声。

弗朗茨对此浑然不知,只是像早晨从温暖旷野中飞起纵情歌唱的云雀、像黄昏在清冷草丛中低吟浅唱的蟋蟀一样来到这里呼唤。但是回声的应答令他兴高采烈。他并非为得到回声的应答而呼唤,因为只要呼唤必然会有应答。站在朗日辉映之处会有阴影落地,但他并非为阴影落地而站立,因为只要站立必然会有阴影落地。就是这必然发生的事情令他兴高采烈。

弗朗茨从父亲初次到山脚小镇买鞋给他穿时起,就常来这里呼唤“哈—罗—”。只要他呼唤,回声总是每声必答。

弗朗茨渐渐长大,父亲开始叫他帮着做事。于是,他很久不来那座石壁前呼唤了。

一天早晨,曾经覆盖山野的皑皑白雪只剩山巅处尚未融化,冷杉林中泛出嫩绿,幽深峡谷中涧水轰鸣着奔涌翻腾。弗朗茨又来到那座阔别多日的石壁前。

他又一如既往地呼唤“哈—罗—”。

他昂起长着麻丝般金发的头颅呼唤,但嗓音却变成了次高音,还有些沙哑。

呼唤之后，他全神贯注地等待。

片刻，回声该有应答了，然而大山却沉寂无声，只有幽深峡谷中涧水的轰鸣。

弗朗茨很久没有与回声呼应了，他以为自己对时间的把握有了误差，于是便又静候片刻。

回声仍不作答。

弗朗茨平心静气地久久地、久久地等待下去。

回声久久地、久久地没有应答。

回声以前总是随声应答，所以不会沉默无语。或许回声已经应答，只是自己不知何故未能听到。

弗朗茨又用比以前更响亮的嗓音呼唤：“哈—罗—”。

然后又一动不动地等待。

已到回声传来的时间。

大山一片静谧，只有涧水轰鸣声。

又等了相同的间隔。

听到的只是涧水的轰鸣。

此前弗朗茨只是觉得大惑不解，而这时心中却突然产生了无以言表的失落。恰似曾经活动自如的手脚突然不听使唤，产生了麻痹感。麻痹就是局部的死亡。死亡的气息开始弥漫在弗朗茨头顶，他感到自己麻丝般的金发根根倒竖。他茫然地环视周围，视野之内的景物毫无异常，眼前石壁依旧兀立。几束阳光穿过云雾映照着冷杉林。今天没有一丝微风，云雾顷刻凝成细雨，方才历历在目的冷杉林隐身遁影。不知何处传来清脆的铃声，刺破涧水低沉浑厚的轰鸣。想必是悬在母牛脖颈上的铜铃。

弗朗茨浑然不觉雨水打湿了衣衫，他在苦思冥想，百思不得其解，甚至错觉自己身处梦境。然而看来这绝非梦境。

思索片刻，弗朗茨似乎恍然大悟似的喃喃自语：“回声死了！”然后便茫然自失地走回村去。

这天傍晚，弗朗茨心中实在放不下对回声的牵挂，又走回到那座石壁。

恰巧午后刮过一阵微风，高高低低的云团开始缓缓飘移。渐渐地镀了银光的山巅也一座座崭露头角。弗朗茨再次上山时，所有峰峦都在碧空中清晰地勾勒出美丽的轮廓。断崖边裸露的山脊截面，映射着姹紫嫣红的余晖。

弗朗茨走近那座石壁，突然听到鼎沸喧腾的回声，是那自幼耳熟能详、响亮雄浑、男低音般的回声。

“唉？是回声！”弗朗茨不禁侧耳倾听。

随即他又不假思索地奔跑起来。他看见石壁前聚集了几个孩子，是七个孩子，头发都是褐色。他们容光焕发，体魄健壮。

弗朗茨看到这群孩子很陌生，于是有所顾虑地停住了脚步。

孩子们都在侧耳静听回声，当回声落定之后，他们又齐声呼唤“哈—罗—”。

喊声雄浑响亮，底气十足。

片刻之后，回声应答。一阵巨大的轰鸣，群峰幽谷中余音回荡。

高耸于碧空的群峰此时已被浸染得遍体红透，漫山的冷杉涂上了渐浓的铅灰。

七个陌生的孩子都在细细聆听，直到回声的袅袅余音渐弱消失。每个孩子都喜形于色，洋溢着生气勃勃的风采。

弗朗茨远离孩子们却也在细细聆听，喜悦之情也使他的脸庞奕奕生辉，因为他知道回声不死。

不知弗朗茨想到何事，他不动声色地转身向村庄走去。

弗朗茨边走边想，那些孩子来自何方？一定是山脚下建起新村，远方国度的人们渡过海峡住在这里。孩子们来自新村。他们呼唤“哈—罗—”，回声报以应答。原想回声不应答自己是因为回声已死，那是大错特错。回声永远不死。不过自己还是就此罢休吧。虽然再次呼唤回声或许应答，但还是就此罢休吧。

暮色渐渐从低向高弥漫，群峰闪现余晖之后，终于也被夜色吞没殆尽。山村人家陆陆续续亮起了灯火。

明治四十三(1910)年一月

沉默之塔

刘立善 译

高塔耸立在黄昏的天空里。

麋集于塔上的乌鸦，欲飞又止，噪闹得正欢。

两三只海鸥离开鸦群，好像憎恶乌鸦的举动，时断时续地鸣叫着，围着高塔，忽近忽远地飞着。

羸惫的马吃力地拉着车，来到塔下。车上不知卸下了什么东西，搬进塔内。

一辆走了，又来一辆，搬进塔内的东西相当的多。

我伫足海岸，观看这一情景。潮水缓缓地、仔仔细细地冲刷着海岸的石壁。由市区来高塔，又从高塔返回市区的马车，从我眼前走过。每辆车上坐在车夫台上的车夫都戴着灰色软帽，帽檐压得很低，略微低着头。

马懒洋洋地走着，马蹄声和车轮压着碎石的声响，听起来很单调。

我在海岸上一直站到灰色中的高塔宛似用灰色画成的。

走入灯火辉煌的宾馆大厅时，我看见一个男子上身穿粗方格条纹呢短外套，下穿西服裤，长长的双腿交叉，仰面睡觉似的坐在扶手椅上读报。这个好像是柳敬助的画撤去了 toile(画布)后的长腿男人，昨天在这个大厅里曾经遇见过。

“有什么趣闻吗？”我问。

长腿连擎报纸的双手位置都没改变，没精打采地斜眼瞅了我一下，“Nothing at all.”(什么也没有)。他那一言断定的语气，与其

说是朝我这个询问者来的，倒不如说对报纸表示不满。过了片刻，他又补充道：“据说椰子壳里塞了炸药的，还有两三个。”

“是革命党吧。”

我把大理石桌子上的火柴盒挪过来，点上香烟，坐在椅子上。

过了一会儿，长腿将报纸放在桌子上，一副厌倦的神情。我上前搭话：“我去了有座怪塔的地方。”

“在 Malabar hill^① 吧？”

“那是座什么塔？”

“沉默之塔。”

“用车运进塔里的是什么？”

“尸体。”

“什么人的尸体？”

“Parsi 族^② 的尸体。”

“为什么死那么多人？是流行霍乱吗？”

“是杀掉的。报上说，又杀了二三十人。”

“谁杀的。”

“同伙杀的。”

“为什么？”

“要杀掉读危险书籍的家伙。”

“什么样的书？”

“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

“真是莫名其妙的搭配呀。”

“自然主义的书和社会主义的书各不相同。”

“哦，我实在闹不明白。能知道书名吗？”

“——写在这儿。”长腿拿起放在桌上的报纸，摊开之后递到我面前。

① 英文，印度半岛西部的马拉巴尔海岸。

② 即流行于古代波斯及中亚等地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七、八世纪前后，因躲避伊斯兰教的迫害，由波斯移居印度，称“帕西人”。

我接过报纸读了起来。长腿神情厌倦地坐在扶手椅上。

立刻映入我眼帘的标题是《帕西族的血腥争斗》，这则报道写得相当客观。

帕西族的少壮者学习外文，逐渐读起西洋的书来。英语最为流行，法语和德语也慢慢地通用起来。在这些少壮者中间诞生了新文艺，主要是小说。这种小说通过作者的口或者作者朋友的口，被冠以自然主义之名，广为鼓吹。它既不被说成与 Zola(左拉)在 Roman expérimental(实验小说)中发表的自然主义相同，又不被说成与之相异。总之，它是要脱离因袭、复归自然的文艺运动。

自然主义小说在内容上引人注目的，是一切的因袭遭到消极的否定，却又没有任何积极的创新之处。一言以蔽之，这种思想的方向是：怀疑即修炼，虚无即彻悟。从这个角度看，哪怕略微提倡点积极的事，他则必定不是落伍的傻瓜，就是个说谎的人。

第二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为描写冲动生活尤其是描写其中的性欲生活而煞费苦心。这一点也不像西洋最近的作品那样色彩浓艳。可以说，它不过是将迄今往往避讳的东西不再那样避讳地写出来而已。

自然主义小说如果指出其显著之处，首先是以上述两大特色展露世间。他们高喊着：“我们宣扬的是新思想，是现代思想，提倡这种思想的我们是新人，是现代人。”

不久，这类小说渐渐遭到禁止，理由是：那种消极思想扰乱安宁的秩序；那种冲动生活的叙述败坏风俗。

恰在此时，这块土地上发生了革命者的运动。拿着那种用椰壳制成的炸弹到处走的人中，混入了帕西族的无政府主义者。事情败露了。于是，这伙搞 Propagande par le fait(行动宣传)的人被绳捆索绑的同时，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有关的出版物，乃至似乎有关的出版物，最终都在社会主义的书籍这张标签前，被作为扰乱安宁秩序的东西遭到禁止。

此时被禁止的出版物当中夹杂着小说。那些小说实际上是以

社会主义思想写成的,与自然主义作品大相径庭。

然而,从这时起,小说中就包含了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

这样,整治自然主义的火势,偶然间被整治社会主义的风煽旺了。同时,自然主义出版物被禁的范围逐渐扩大,已经不只局限于小说了,剧本被禁,抒情诗被禁,论文被禁,连外国作品的译本也在被禁之列。

于是,便要从形诸文字的所有东西中搜出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来。一说是文人,是文艺家,脸就会被人家扫上一眼,怀疑此人也许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吧?也许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吧?

文艺的世界成了令人疑惧的世界。

这时候,帕西族中的某人发明了“危险的洋书”一语。

危险的洋书以自然主义为媒介;危险的洋书以社会主义为媒介。从事翻译的人是在转卖危险品;从事创作的人是在模仿西洋人制造冒牌洋货的危险品。

扰乱安宁秩序的思想,是由危险的洋书传来的。败坏风俗的思想也是由危险的洋书传来的。

危险的洋书越洋而来,这是 Angra Mainyu^① 干的勾当。

杀掉读危险的洋书之人!

依据这个宗旨,在帕西族中重演 Pogrom(集体屠杀)的一幕。沉默之塔上,乌鸦正在大张飨宴。

报上登载了被杀者的简历,列举出某人读了什么书,某人译了什么书,并列“危险洋书”的书名。

我读了这一则报道,大吃一惊。

嗜读 Saint-Simon(圣西门)写的书,翻译了 Marx(马克思)的《资本论》,就被视为社会主义者。介绍了 Bakunin(巴枯宁)和 Kropotkin(克鲁泡特金)就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如此,读者和译者却未必遵从、崇奉那个主义,难以让人立刻首肯。不过他们

① 即琐罗斯德教中的魔王安格拉·曼纽。

被怀疑的理由,不能说没有。

翻译了 Casanova(卡隆诺瓦)或者 Louvet de Couvray(芦韦·德·库尔维)的书,就说是败坏风俗,可是那类书存在文明史上的价值,即使从这一意义上看,也未免有些考虑不周吧。

然而,所谓危险的洋书,并非是指这些。

在俄罗斯文学中,厌嫌 Tolstoi(托尔斯泰)的某篇文章,是因为无政府党用他的《我的信仰》和《我的忏悔》等去宣传主义。这种看法大体上可谓允当。小说和剧本中不存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感到特别难以亲近的作品,故而定其为危险。在《战争与和平》中,如果认为战争获胜并非伟大的大将或伟大的参谋使然,而是勇猛的士兵使然,那么,以此为观察的基础,个人主义即被认为是危险的。做这样深究的同时,还须以猜疑的眼光看到,老伯爵吃素是因为在当地搞不到牛肉,才持续了几十年的原始生活。

Dostojewski(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主人公认为,不必让对社会丝毫无益贪得无厌的老太婆有钱,便杀了她。作者写了这样一个主人公,不尊重所有权,这也是危险的。更兼这位男子的作品不过是癫痫病患者的谰语。Gorki(高尔基)写的全是憧憬流浪生活的作品,藐视社会秩序,这也是危险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还加入了社会党。Artzibaschew(阿尔志跋绥夫)崇拜个人主义的鼻祖 Stirner,^①发表了许多以革命家为主人公的小说,这也是危险的。加之他患肺病身体很糟,连精神都变得异常了。

在法国与比利时的文学中,Maupassant(莫泊桑)写的东西,正如以毒攻毒的托尔斯泰老翁所评论的那样,没有为什么而写这一旨趣,是无理想,是 amoral(无道德),没有比不瞄准目标就打枪更危险的事了。这位男子终于因为接连不断的妄想而自杀了。Maeterlinck(梅特林克)写了 *Monna vanna*(《莫娜·娃娜》)那样的通奸剧,危险至极。

在意大利文学中,D'Annunzio(邓南遮)无论小说还是剧本,都

^① 即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施蒂纳(1806—1856)。

以色彩浓烈的笔调,大肆描写性欲生活,他在《死亡的都市》里甚至描写兄妹之间的恋爱。若说这不是危险的,世上恐怕没有更危险的了吧。

在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中,Ibsen(易卜生)把个人主义表现于作品里,竟然说国家是我的敌人。Strindberg(斯特林堡)写了伯爵家小姐委身于其父的随身男仆的事,寓平民主义战胜贵族主义之意。在此之前,人们就时常议论斯特林堡大概成了地道的疯子了,发表这样的作品前后,进一步怪异起来。他们都是危险的。

在英国文学中,如果读了 Wilde(王尔德)的代表作 *Dorian Gray* (《道林格雷的肖像》),就会明白,人的根性有多么可怕,这部作品可谓是教给人秘密罪恶的教科书。未必有比这更危险的东西了。作者因为同性恋事件成为刑余之人也是理所当然。Shaw(萧伯纳)同情《恶魔的弟子》里的那种废物,并让他作为剧本的主人公,这不是危险的吗?加上他还写关于社会主义的评论。

在德国文学中,Hauptmann(豪普特曼)写了《织工》,让织工袭击工厂主的家。Wedekind(魏德金)写了《青春觉醒》,让中学生私通。哪部作品都是危险得无以复加。

帕西族的屠杀者之所以认为洋书危险,情况大致如上。

在帕西族看来,当今全世界的文艺中只要稍有价值的作品,只要不是平庸至极的作品,没有一篇是不危险的。

这也是理所当然。

艺术的价值在于打破因袭。徘徊于因袭的圈内的作品皆是平庸之作。倘以因袭的眼光看待艺术,一切艺术都显得危险。

艺术必然由表面思索进入潜藏其内在的冲动之中。就像绘画要涂上不变的颜色,音乐求变化于 chromatique(半音阶)的方磬一样,文艺要用文章表现印象。当然要进入冲动生活之中。进入冲动生活之中,性欲的冲动必然也会展现出来。

艺术的性质就是这样,所以被称作艺术家特别是被称作天才的人,大多在现实的世间不能经营有序的生活。像 Goethe(歌德)

担任过小国的国务大臣,多年过后的 Disraeli(迪斯累里)参与内阁从事帝国主义政治那样的人,实属例外,多数人或者发表过激言论,或者行为放纵不羁。即便 George Sand(乔治·桑)和 Eugène Sue(欧仁·苏)二人与 Leroux^① 一起宣传共产主义,即便 Freiligrath、Herwegh、Gutzkow^② 三人与 Marx 一起为社会主义杂志写东西,文艺史家也不认为这样做有害于他们的作品价值。

做学问也一样。

学问也须打破因袭方能前进。若为一国一时的风尚所掣肘,学问势必走上死路。

纵然从学问方面看,心理学也是由思索到意志,由意志到冲动,由冲动到潜藏其内的精神作用,逐渐穿透深化。它改变伦理,改变形而上学。Schopenhauer(叔本华)说,可以称其为“冲动哲学”。就像作为系统家的 Hartmann(哈特曼)和 Wundt(冯特)的观点出自叔本华的学说一样,以 Aphorismen(箴言)形式著文的 Nietzsche(尼采)的观点也出自叔本华的学说。由否认发展的叔本华提出的彼岸哲学中,诞生了宣扬超人学说的尼采的此岸哲学。

作为学者,青年时代像废人一样老实度日的哈特曼与终生担任大学教授的冯特除外,叔本华是个乖僻的人,他与母亲断绝母子关系、对政府信任的教授口吐恶言,既非孝子亦非顺民;尼采是个头脑异常的男子,最终疯疯癫癫,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如果认为艺术是危险的,那么学问理应是更危险的。Hegel(黑格尔)学派中的激进派,继承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 Max Stirner(施蒂纳)锐利的议论方式,令哈特曼为之倾倒,他写出了结论与之不同的无意识哲学迷惘的三个时期。回顾施蒂纳的“上帝是幽灵”这个观点,应当说尼采的“上帝已死”也是陈旧的。这也是超人这一结论与施蒂纳的观点相异之处。

艺术也好,学问也罢,以帕西族因袭的眼光看,自然都显得危

① 勒卢(1868—1927),法国侦探小说作家。

② 三人均为德国十九世纪的诗人。

险。因为任何国家,任何朝代,走新路的人背后必有一群反动的人在窥视着,伺机而起,加以迫害,只是因国度和时代不同改变一下口实罢了。危险的洋书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口实而已。

马拉巴尔海岸沉默之塔的顶上,乌鸦的飧宴酣畅淋漓。

明治四十三(1910)年十一月

青 年

李 征 译

—

小泉纯一手持东京地图,走出芝日荫町那家客栈,沿途不厌其烦地向路人打听,终于寻到新桥站,登上开往上野的电车。行至须田町站换乘时,但觉四下里眼花缭乱,所幸倒也没出什么差错。在本乡三丁目下了电车,从追分一路行去,抵达高等学校后,再向右一转,便到了根津权现正面坡顶那家名为袖浦馆的客栈。时间刚好是十月二十九日的上午八点。

脚下驻足处是一个丁字路口。由根津权现神社向这边渐次升高的坡道,与自己所经之路直角相交。袖浦馆就坐落在两条路的拐角上。这是座西式洋房,木质板材涂着油漆,看上去就像个火柴盒。入口处的门楣上,并嵌着许多木牌,上面写着入住旅客的姓名。

纯一停下脚步,打量木牌上的名字。自己要找的大石狷太郎,就在上面一排前三二位里,几乎没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小女佣,背上红色束袖带打成一个十字花,正忙着擦拭门阶处的木板走廊,见状停下手里的活计问:“您找哪位?”

“我找大石先生……”

纯一试着用平日在乡下读小说时学到的东京话应对着,就像一个外语刚入门的生手,边想边说,一字一顿。居然顺利应答上,纯一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

小女佣手里攥着块抹布,仰着稚气未脱的脸,调皮地望着这个青年人。他那双眼睛里流露出的神情,看上去活像一只白生生、刚

钻出蛋壳不久的小鸡。深蓝萨摩飞花夹衣配一条小仓裙裤，一袭短褂同样也是萨摩飞花染织。头戴茶褐色礼帽，足履深蓝布袜，下登一双萨摩木屐。看这全身上下刚换过的新装，典型的书生打扮，谁能想到他就是昨天晚上才赶到新桥的那个乡巴佬呢。小女佣抬眼望着纯一，颇带好感地说：

“找大石先生？您来得真不是时候。先生这会儿还在睡觉呢，要到十点多钟才起来。通常都是早饭午饭并到一块吃，接着外出。不到下午两三点钟，甬想见到他的人影儿。要是赶上休息日，蒙起头来一睡就是一天。”

“是吗，那我先去散散步，过会儿再来好了。”

“行啊，您尽管请便。”

纯一转身朝神社前那条坡道走去。刚走两三步，又从袖筒掏出叠成几折的东京地图，边走边看。方才所经之途，络绎不绝的行人擦肩而过，朝本乡大道方向赶去。身着洋服的男士大概是官员，头戴方形帽的是大学生。至于那些帽上镶着两条白杠的则是高中生，其余多是小学孩童，还有一些女学生。转身行人坡道，路上立显寂寥。右手是高等学校的围墙，左手则是刚刚破土动工的教会。工地旁边一座窝棚样的人家，车夫在高声兜揽生意。穿过去，但见土墙树垣间高檐亮瓦栉比鳞次，整洁开阔的街道横贯其间。

漫步在宽敞的大街上，四下里形孤影单，立时感到清晨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毛孔紧缩的冷峭。脑际不由得闪过小女工那里听来的有关大石的日常生活趣闻。自己特地从乡下赶来要见上一面的这个男人究竟长得什么样？脑子里原就勾勒出一幅不算模糊的图像。而刚听来的那些传闻，非但没有对这幅图像造成一丝损害，反倒使它更加清晰可辨。对大石这个人怀有的景仰与畏惧，在纯一心里交织在一处，渐渐由虚化实。

转眼间已行至坡顶。单从地图上还真看不出，这条称得上宽敞的坡道，犹如信笔涂就的S字一般蜿蜒前伸。纯一驻足坡顶，极目远眺。

灰蒙蒙的天空下，薄雾轻锁。远处上野那边的山峦与脚下的

向冈高地之间,成片的乡居民宅浸润在看似同样铅灰却又清澈透明的空气中。仅眼下这片目力所及的人家,就抵得上故乡一镇的方圆大小。纯一眺望片刻,深深吸了一口气。

下了坡向左,穿过牌坊,沿着花岗岩铺就的石板路向根津神社方向踱去。脚下木屐敲出石磬般的音响,听上去令人心旷神怡。穿过由木漆剥落的神像把守的正门,前面是一道古色古香的木栅栏。老家祖母大人房间里那面锦绘屏风上,画的也是一座神社景致。上面的木栅栏样式与此地别无二致。至于画中所绘是不是这座神社,则不得而知。神殿旁,木板地上坐着一个头缠布巾的小女孩,身子冷得缩成一团。背上的布制棉包中,裹着一个婴儿。纯一既无心入殿参拜,遂从小门拐出向左行去。眼前现出一塘池水,狭长如沟。对岸低丘上一片常绿树,林间灌木杂生,枝叶泛黄。池水污浊不堪,沉渣泛起,睹之令人不快。遂舍此地急急从后门离去。

走在藪下的狭路上,路旁是一排嵌着格子门的简堂陋舍。侧身通过门前停放的货郎车,但见右手一间荒废的大杂院,残垣断壁,房门紧锁。这就是所谓的九尺二间棚户吧,纯一心里慨叹着从房子旁边穿过。隔壁简陋的门框上歪歪斜斜钉着一块木牌,上书“色川国士别墅”。这名字好怪,记得以前在报上见过,像是什么地方的议员。正思忖间,没走多远,前面又见几间房舍。有的像是式样陈旧的别墅,有的像是花房。左侧丘陵般的高地上一株大树拔地而起,枝杈像是经人胡乱修剪过。估计是哪个大户人家撂荒的后院吧,心里感慨着继续前行。

顺着缓坡登临一处平地,右侧是面断崖。崖下人家,星散错落,直达上野山那边。无意中向左侧笼状篱笆墙瞥了一眼,门牌上“毛利某”几个字映入眼帘。纯一顿时醒悟,原来这里是鸥村的家。遂收住脚步,隔着门前木栏向内窥望。

听说这位老头子人长得干干瘪瘪,却偏爱混迹于青春四溢的年轻人当中。平日牢骚满腹而又尖酸刻薄。他写的小说、剧本,题材多半都是测绘师手拿杆尺测量土地之类。照此推测,这老头子现在说不定就苦着脸,宛如吃了黄连一般,起身到厨房,抱怨缺薪

少炭呢。想到这里,纯一不由得打了个激灵,从门前走开。

由十字路口向右,下了坡道,但见路两侧都是菊花工艺作坊。家家门前都有一个男人盘腿坐在高台上兜揽生意,样子就像老家戏院门口把门的。看他们那副神情,活似一个人贩子或扒手,眼睛死死盯在过往行人身上。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卷图文并茂、类似节目单的东西,一见有行人经过,便死命纠缠兜揽。天色尚早,正是人迹稀少时,因只有纯一独自打此经过,路两侧那些人便把目标都集中到他身上,一个劲儿推销。从外面经过,能看到那些刻意摆放在室内显眼地方的菊花娃娃。纯一本打算进去看看,马上又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怕有人上来纠缠,遂加快脚步穿了过去,拐向右边宽一点的街道。

掏出表来看了一下,才刚刚八点半。离大石醒来的时间还早着呢。随便拣了一条胡同钻进去,拐向上野山那边。狭窄的街道两旁都是脏兮兮的大杂院,沿途偶尔也能看到一两家咸脆饼铺、杂货铺。若是碰上谁家作仓房用的小屋门扉半掩半开,必得侧了身子才能通过。浅得不能再浅的水沟,满是垃圾,污浊不堪。脸色蜡黄、骨瘦如柴的小孩儿在地上打着转,看样子连调皮捣蛋的力气都没有了。纯一心中黯然,在家乡也没见过这么惨的景象。

七转八拐地行去,过了一座架在溪水上的板桥,眼下是一片田地。大片庄稼已被街道侵吞过半,几间新搭的简易棚户,纸糊似的,稀稀落落散布四周。其中一户人家山墙上写着几个油漆大字“乐器制造所”。毕竟是城里,在老家无论如何也看不到这种景象。纯一讶然,打屋旁走过。

从墓地旁边穿过去,但见一条乡间坡道,从谷中那边缓缓降下。太阳钻出灰蒙蒙的云层,一瞬间洒下略显寂寞的金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有心登到坡顶,看看上野那边有什么景致,又担心时间拖得太晚,赶不回客栈那边。纯一伫立原地,犹豫不决。

一个书生打扮的男子从坡道那边走下来,因为不在纯一的视线之内,所以直到这人走近身畔,两人才打了个照面。

“这不是小泉吗?”

对方先打起招呼。

“你是濑户？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你，吓我一跳。”

“什么呀，我才真是被你吓了一跳呢。你什么时候来的？”

“昨晚才到。你还在美术学校上学？”

“是啊。我现在就是打学校过来的。模特今天生病，写生课上不成了，正想去驹込，到朋友那儿转转呢。”

“你们学校这么自由啊？”

“当然，又不是中学。”

纯一愕然，怎么刚见面就要抬杠？这个人名叫濑户速人，本是纯一在Y市读中学时的同级校友。

“刚来还分不清东南西北，有点晕头转向。真没办法。”

纯一无意与他抬杠，岔开了刚才的话题。濑户心里感到有点不是滋味：自己不过利用写生课教授去展览会事务所的机会，谎称肚子疼才得以溜出学校，有什么值得牛气的？看纯一那双黑亮的眼睛，简直就像一面理想主义的镜子。自己脸上的表情在这面镜子下暴露无遗，真是不舒服。

此时，擦肩走过一个年方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女孩穿着一身便服，像是要出门买东西的样子。头上梳着流行的飞云发式，看上去带点儿妩媚。脸上流露出对纯一的倾心之情，丝毫未加掩饰。濑户直勾勾地看了一眼女孩那姣好的身材，又慌忙把视线移到纯一脸上。

“你这是去哪儿？”

“我本来要去见路花，可听说他不到十点钟不起身，只好先在附近转上一转。”

“大石路花？听说他为人十分傲慢。看样子你还是初衷不改，想当个作家啊？”

“成不成还不知道呢。”

“你们家堆金积玉，想干什么还不是随心所欲。有谁给你引见吗？”

“嗯。你上京之后，学校又来了个新老师叫田中。校友会上彼

此聊得挺投机,他也到我住处来玩过。他本是大石的同窗,就给我写了封介绍信。”

“那是最好不过。据说大石那人十分孤僻,如果贸然造访,说不定要吃闭门羹。已经快十点了,我陪你走一段儿吧。”

二人重新钻进那条狭窄的胡同,出来后,横穿一条宽阔寂寥的马路,走下纯一刚才渡过的那座小溪上的木桥,便来到千驮木下的大街。但见路上车水马龙,从蓝染桥方向朝菊见驶去。近旁一根油漆木桩,上书“出井医院”几个字,写法有些不规范。濑户领先扎进西边那条胡同,纯一也跟了上去。濑户好像想起什么似的,问道:

“你住哪儿?”

“暂时还在日荫町那家客栈。”

“等住处有了,一定马上通知我。”

濑户掏出一张名片,用铅笔写明自己在动坂宿处的门牌号,递了过来。

“我住这儿。你今后就要拜在路花的门下,想写点什么就可以写点什么了。”

“你会看吗?”

“小说我倒是不大看。”

二人走到藪下,濑户收住脚。

“该分手了,知道回去的路吗?”

“刚才已经从这儿走过一次了。”

“那好,后会有期。”

“再见。”

于是二人分道扬镳,濑户奔团子坂方向走了,纯一则朝根津神社那边行去。

二

二楼的八叠房间里,太阳从东厢两扇西式玻璃窗投射进来,洒满了对面贴着花纹壁纸的墙面。这家名为袖浦馆的客栈,当初大

概是为招徕中国留学生而修建的。屋里原本住着两个印度留学生，整天躺在藤编长椅上滚来滚去，无所事事。当时地面上铺的廉价毛毡地毯现已揭掉，改铺为草席。只有南窗下那把长椅没有撤去，仿佛要留个纪念似的。

离墙壁稍远处，摆在东面两扇窗子之间的大地桌，像是由锯短了四条腿的餐桌改制而成。来访的朋友曾问此间的房客，为什么不把桌子放在窗下？房客回答说：拉上窗帘，就挡住了阳光。如果不拉，阳光又太刺眼。窗帘是白棉布的，房客曾用它擦过湿手。女佣看见就跑去向掌柜的告了一状。掌柜的过来本打算说上两句，没想到竟被房客数落一通，说：反正这窗帘也该拿去洗了。这位房客就是大石狷太郎。

眼下，大石刚刚洗漱完毕。回到房间盘腿坐到印花棉布垫上，把火盆向身边拉拉近，然后便点燃一根敷岛牌香烟吸起来。火盆上的小水壶冒着一股股蒸汽。女佣端来食盘，盘中汤碗边放有一张名片。大石伸手取过，看了看上面的名字，才抬眼默默地望着女佣。女佣说：

“我已经告诉过他您还没用餐呢，他说那我等一会儿好了。现在正在楼下候着呢。”

大石默默点了一下头，开始吃饭。边吃边打开放在坐垫旁边的《东京新闻》，读起头版上的小说。这是自己作品的清样。稿子报社发排后，校对要由自己来把关。每天早上只有这部分必定一字不漏地读完。校对很快就结束了。接下来再浏览一下附录。因为这部分的编辑工作也由自己承担。附录大都由文学栏充数，记者不出四五人。刊发的基本都是些评论，对两三位有一流之称的作家作品评点一番。其他内容几乎很难插进来。大石自己也属于这两三位中的一位。进餐完毕，女佣一手端食盘，一手拎茶壶，站起身说：

“现在可以请客人进来吗？”

“嗯。让他进来好了。”

大石说这话时，眼睛并不看女佣。表情依旧那么冷漠，不苟言

笑。女佣始终都是恭恭敬敬的。这也难怪,因为大石给的小费总要比其他客人多上一倍。窗帘风波中,掌柜的吃了憋仍没敢发作,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大石从不拖欠住宿费。有时甚至两个月的费用一次付清,说是免得总来收太麻烦。袖浦馆从上到下都知道大石出手阔绰,对他向来是有言必从。阔绰归阔绰,大石在穿着上却从不讲究。就拿他现在身上那件平纹棉装,以及腰间那条白色皱绸兵儿带来说,全都是八九成新,晚上照样穿了睡。有时外出,连洋服也不换,还是这一身。

大石看完《东京新闻》,又拿起叠放在一边的另外几种报纸,专拣文学栏浏览着。正在这时,刚才递交名片的那位客人进来了。二十二三岁的样子,一副书生打扮。上身是带有条纹的棉装,下身是小仓裙裤。没穿外褂。名片上写的身份是《新思潮》记者。实际上最近很多一本正经的记者都是这副装扮。

“我叫近藤实雄。”

记者首先自报家门。深陷的眼窝中透出炯炯目光,鼻子尖尖的,脸上一派动人而又未加雕饰的表情。

“我就是大石。”

只抬头望着客人的脸,却没放下手里的报纸。那神情仿佛在暗示:有事快说,说完就请走人。不过,近藤脸上挂着的微笑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仿佛他早已料到主人不会把手里的报纸放下似的。或许记者此刻正在揣测:大石的照片上过几乎所有报刊杂志,照理根本用不着再来一番自我介绍。现在他特地来上这么一句,是不是表示对我的格外施恩?

“作家先生,可以向您请教几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手里的报纸终于松开了。

“首先想听听您对现代思想有什么看法,可以吗?”

“没有什么看法。”

“可是很多人对您作品中的主人公及其心理描写都做过论述。您自己是怎么看的呢?如果能谈谈您的看法,对我们青年人将大

有助益。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好,相信对读者一定能有所启迪。”

近藤采取了步步紧逼的战术。女佣又送进来一张名片,外加一封介绍信,上有署名“田中亮”和“小泉纯一转交”几个字。大石只在信封上扫了一眼,没开封就搁在了一边,然后吩咐女佣说:

“好,你去把客人请进来吧。”

近藤还在穷追不舍。

“怎么样,作家先生,拜托了。”

等在楼梯下的纯一很快就上来了。看到客人还滞留没走,便在稍远处,向大石鞠躬致意后静待原地。由于走得太急,脸上还带有红晕,清澈无瑕的黑眼珠正凝神观察眼前这新奇的世界。大石能感觉到,当这目光投射到自己的脸上时,自己的表情不知不觉间变得欢快起来。遂对满怀期待的近藤说:

“我对自己作品中人物的看法,能说的在小说中都说了。除此而外,没什么好谈的。最近因为怕麻烦,很少读长篇大论。不知人家对我写的人物都怎么说?”

这番话总算开始有点实质内容了。既然让对方介绍批评家怎么说的,那么自己也势必要在听后作出表态:“确实如此”或“并非如此”。看着刚走进来的少年那纯洁的目光,好似尽蓄天地之灵气,大石这才猛然醒悟到:难怪今天自己也会手下留情。可是,等明白这点,已经迟了。

“批评家大体是这样说的,您所写的都是真实的告白。大家对您告白时所持的严肃态度深表敬佩,认为与西方前贤,例如 Aurelius Augustinus(奥古斯丁)、Jean Jaques Rousseau(卢梭)等颇有相通之处。”

“那倒不敢当。因为怕麻烦,我从来不读今人论文。出于同样理由,也不读昔人著述。不过,据说圣 Augustinus 年轻时放荡不羁,但后来还是皈依了基督,幡然醒悟,成为一个 fanatic(虔诚的)信徒,并做了忏悔。至于 Rousseau 呢,也曾忏悔说,曾和一个有妻子之实、无妻子之名的女子生有子女。后因不知如何哺养,只好把孩子送进孤儿院云云。其实,他本是天性古板之人。在意大利公

使馆时，曾随人去见一个奇美女子，当时竟然激动得直打哆嗦，手足无措。而我笔下的人物则都是些玩世不恭、眠花宿柳者。这能说是了不起吗？”

“没错，相当了不起。大家都嫖娼。只有嫖娼而又能对嫖娼进行自省，这种态度才称得上严肃。”

“你的意思是说，不嫖娼的人态度就不严肃了？”

“怎么解释才好呢。我的意思是，世上有些人，乖戾得很，连嫖娼都不会。还有些人明明嫖了娼，却非要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这些家伙内心世界都很贫乏，哪里懂得什么艺术趣味啊。既写不来小说，又无能忏悔，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可告白的。就算他们想表现一种严肃的态度，也严肃不起来啊。”

“嗯，照你的意思，世上本就没有既不偏激也不矫饰、懂艺术会创作的人了？”

“怎么说才好呢，那种上帝似的存在究竟有没有，谁都无法断言。有一点倒可以肯定，批评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神。”

“可你不是说人人都嫖娼吗？”

“作家先生，你不该这样绕弯子讥讽我。”

“我没有讥讽你。”大石连睫毛都没动一下，还是从容不迫地盘腿而坐。

柜台那边的自鸣钟装腔作势地一声接一声敲个不休，听上去就像在刮烧焦了的锅底。十二点了。

近藤好像突然被提醒了似的说：

“打搅了，改日再来。”

“再见。这边还有客人等着呢，我就不远送了。”

“没关系。”近藤离席走掉了。

大石盯着纯一的脸看了好一会儿，才神色温和地开口道：

“让你久等了。吃过饭了吗？”

“现在还不想吃。”

“你几点吃的早饭？”

“六点半。”

“什么？像你这么壮的小伙子，六点半吃的早饭，现在都中午了还说不饿，骗谁呢？”

大石的语气颇显严厉。听到这劈头盖脸的一顿数落，纯一立觉惶然，不过他的目光并没有滑开，还是紧紧盯在大石的脸上。这种惶然源于纯一内心的百感交错：一来悔不该在这种大人物面前虚情假意地客套，二来对大石的态度有点不以为然：就算我的话有些不得体，也用不着火冒三丈啊。

“是我不好。我说不想吃，这不是心里话。”

“哈哈。你早说实话该有多好。这儿的伙食说不上怎么好吃，今天我请客了。不过有个条件，就是恕不奉陪。因为我早饭刚刚吃过，还不到两个小时呢。”

饭菜是现成的，很快就端上桌来。有了刚才的教训，纯一不敢再多客气，操起筷子便大口大口吃起来。大石嘴里叼根烟，津津有味地瞧他狼吞虎咽的样子。纯一边吃边想：虽然已经听说过大石有点怪，却没想到会怪得如此出格。刚才那个客人离去后，他若是再多沉默一会儿，自己便可趁机说明来意了。谁知他竟是兜头一句：请你吃饭。既然他认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到了可以吃请的程度，照理就该问问我所来何为。可他还是问也不问，也不给人说明的机会。从刚才的情形看，来时我递上的那封介绍信，他压根就没拆开过。既不看信，也不问来意，劈头就请一个陌生人吃饭，这种事简直闻所未闻。真是特立独行之士。其实，大石的内心并没有纯一想像的那样复杂。首先，从脸上的表情上就能看出，纯一是个崇拜自己的青年人。其次，介绍信是田中写的，从这点即可推测出纯一来自何处。眼前正狼吞虎咽的纯一的 attribute(特征)，一言以蔽之：Y 县出身的崇拜者。既然什么都一清二楚了，又何必多费口舌呢。

餐毕，女佣来把碗筷收拾下去。此刻大石才猛地站起身从柜子中取出外褂，边穿边说：

“现在我要去报社了。以后有时间常来玩，不过晚上绝对不行。”

说罢,从桌上抓起要带的材料,塞入怀中,又从贴墙横木挂板上摘下一顶礼帽戴上,转瞬间已走下楼梯。纯一呆了一呆,也抓起帽子随后而去。

三

初次拜访大石后的第二天,纯一走出客栈,打算尽快在东京找个安身之处。

去了一趟袖浦馆,不由得讨厌起客栈里面的环境来。这才急于找个安谧所在,租间小屋住下。昨天与大石在袖浦馆前分手,又去上野看了文部省美术展览会。当时就莫名地喜欢起上野这地方,今天一出门便由新桥直奔上野。

赶到博物馆门前,心想是去根岸那边呢,还是去昨天路过的谷中那边?琢磨来琢磨去,感觉还是找个便于访问大石的地方才好,于是脚下自然而然地朝谷中方向奔去。从美术学校那里拐过,途经樱木町,一口气走到天王寺墓园。

今天又是个无风的好天气。踏着石板路上稀稀落落的银杏树叶,边走边看路边大小不一的墓碑,读着上面镌刻的陌生的名字,信步行至初音町。

宽阔的街面上冷冷清清。眼前一堵篱笆墙围着几栋小户人家。其中一间,原木门柱下横一扇柴扉。纯一的目光一下子就被上面挂的出租招牌吸引住了。

近前驻足正向院内张望,但见旁边一栋房屋门口摆满了盆栽,门内走出一个白发婆婆,上前搭话。问了一下,方才得知,眼下要出租的这间房本是这婆婆和老伴住的。老伴是个花匠。当初为了给儿子娶媳妇,老两口便把原来那间老屋腾了出来,在旁边又新盖了这间屋以作养老之用。没多久儿子当兵打仗去了,四年前七十多岁的老伴也离开人世。新房空下来没人住,这才租了出去。先是一个油画家租下,上月他搬到京都去,房子又空了下来。画家是单身,伙食概由花匠家里提供。房租等进项都归老婆婆。如果还

是单身的来租,婆婆表示可以像以前那样继续提供一日三餐。

婆婆人看上去很朴实,浑身收拾得干净利索。有这样的人做房东,纯一显然十分中意。婆婆那边看纯一老成持重,也感觉很满意。“你要是有同伴一起住,也没关系。不过最好还是你这样的单身汉一个人住。”婆婆补充说。

接下来,婆婆打开柴扉,说:“喏,行不行你还是先看看再说吧。”纯一尾随在婆婆后面走了进去,想到老家祖母耳聋背驼那副样子,心里不由得感叹:若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天下会有身板如此结实的老人。耳中又听婆婆说,这房子盖起来有十个年头了,从来都是拾掇得干干净净。打扫房间,保持室内外整洁,这已成了自己的营生。婆婆所言的确不虚。最好的居室当数四张半席子大小那间。室外一条石径,转折处置有洗手石鉢。看上去像茶室侧门样的西门外,是一条擦得光滑如镜的木板走廊。走廊的另一端直通六张席子大小的房间。两室之外还有一间厨房。

在纯一的印象中,茶室向来是个阴森可厌的场所。老家有一间茶室,据说旧藩时代曾有幕府名公贵胄光顾过。即便天气转冷之后,仍不见蚊虫绝迹,人待在里面十分憋闷。而婆婆家这间小屋,虽然建筑形式与一般茶室并无太大差异,看上去却显得十分敞亮。大概这与门窗走向不无关系:南面开有一扇茶室门样的小门,而东面窗外不远处就是一条宽阔的大街,其间只隔一块狭小的庭园。

租房一事双方不经意间就谈妥了。四处转过之后,纯一走到茶室门外一块大鞍马石上停住脚步说:“我午后再来好吗?”婆婆正在洗手石鉢那儿薅着青苔间杂生的小草,闻声说:“好呀,好呀。这里我每天都会打扫,你想什么时候搬来都行啊。”

隔着一道低矮的竹垣,那边就是花匠房。从纯一驻足的地方向对面望过去,是一丛茂密的胡枝子,花早谢了。旁边昂首绽放着十余朵大波斯菊,眼下正是花开二度,红黄相间。花枝上洒满了阳光,晶莹泛翠。纯一正似看非看间,但觉胡枝子与大波斯菊枝叶恍惚一闪,花丛中探出一张少女的脸。随意向后拢作一束的头发上,

扎一条浅黄色宽缎带，蛾眉星目正不错眼珠地盯着自己。纯一也不由得呆呆地望着对方。

婆婆顺着纯一的视线看去，一下就捕捉到了少女的脸。“哎呀呀”，婆婆叫道。

“是客人？”

女孩好像在自问自答，说着莞尔一笑，随即又隐到胡枝子树丛后面。

纯一和婆婆约好午后再来，就匆匆走出院门。经过花匠房前，他再次向盛开的大波斯菊那边扫了一眼，但见四块花岗岩石并排铺就的花径，从胡枝子树丛间向右弯去。再往前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四

搬到初音町后的第一周，正赶上天长节^①。

当天晚上就给濑户发了一张明信片。本以为自己现在的住处离濑户很近，他若有心过来应该很快，却一直没见人影。又到大石那里去了一次，谈了自己的抱负，说想做一个诗人，也想试试写小说。当时说这话真有点提心吊胆，生怕遭到对方申斥：当诗人要有天分才行，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意想不到的，大石听了之后，既没点头，也没摇头。只说，文章一道，单凭有毅力下苦功还不行，还要多写多琢磨。如果想用拟古文体来写，还得另外修习古语。那种文体就连自己都驾驭不好。自己的东西也会有很多文字写法上的错误，对这点倒不必过分拘泥，只管写下去。关键是脑子里要有东西。接下来大石问道，光靠文笔赚不到什么大钱，对这点你是怎么考虑的？纯一回答说，靠着祖上余荫，自己足以维生，用不着为一块面包整日奔波。大石听罢笑笑道，不必为生计苦苦挣扎固然好，可以节省体力精力做你想做的事情。但同时也要付出点代

^① 天皇诞辰。

价,那就是你从生活中得到的创作冲动也减少了。稍不留意,成功的可能性会因此大打折扣。纯一听了一时抓不到要领,感到有些失望。不过出来后一想,才省悟到,本以为大石的话别有玄机,其实这是自己想过头了。哪里会有什么玄机呢。于是,心头莫名地生出了些许寂寞,些许不自信。一次坐在唐桌前——现在的一家之长、老花匠的儿子不知打哪儿购得一些旧式家具,这唐桌就是其中的一件——曾想开始着手自己的计划,写点什么。可此刻最该有东西的大脑偏偏空空如也,找不到一点线索可写。来东京之后,好像感受到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感受到。想把感受到的那部分理出一些头绪,却又觉得像团乱麻,斩不断,理还乱。脑子里简直浆糊一般,刚拿起的笔又放下了。

天长节那天早上,一觉醒来,但见橘黄色的日光从这间茶室般的房间东窗缝隙照进来,一直投射到枕头上。细细的尘埃在光柱里上下舞动。取过临睡前放在枕畔的怀表看了一下,六点了。

纯一想起在故乡时,天长节这天到学校参拜天皇像的情形,猛地寻思,要不要到青山那边的练兵场看看?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是很多当兵的列队而行罢了,没什么看头。

这当儿,婆婆端来早饭。正吃着,忽听外面有人叫道:“阿婆。”纯一和婆婆不约而同循声从南面的门口,一直望到外面大波斯菊开的地方:还是租房那天的那片花丛,还是那张少女的脸,头上依旧系着那条浅黄缎带。又圆又大的杏目中流露出一种无所忌惮的神情,令纯一联想起去宫岛时看到的鹿眸。上次纯一只扫了这女孩一眼,过后再也没忆起过。现在忽又重睹了女孩的花容,但觉得两人之间的距离不经意间又拉近了许多。大概自己的潜意识中,早有这女孩的倩影悄然来去。婆婆一旁开言道:“哎呀,是小姐啊。阿安到团子坂买东西去了,马上就该回来了。快进来坐坐吧。”

“方便吗?”

“看你说的。从那边绕过来吧。”

少女的脸重又隐入茂密的胡枝子树丛中。婆婆告诉纯一说,这姑娘是银行董事长中泽家的千金,就住在附近的别墅里。媳妇

阿安以前在那里做佣人时,和这姑娘最为要好。

这当儿,阿雪已从花匠家厨房那边拐过来,正踩着庭院里的踏脚石来到这所房子近前。中泽家的千金叫阿雪。

婆婆说:“这位是新搬来的房客小泉先生。”阿雪默默躬身施了一礼,目不转睛地望着纯一的脸。少女身上的和服及外套都是素色平纹锦缎,从和服长袖根口处能看到里面皱绸贴身长衫那绯红色的衣袖。

纯一把刚端起的茶杯放下来,同样默默地还了一礼,脸上腾地红起来。相形之下,阿雪倒是十分镇定,上身看似微微后倾,笔挺地站着。纯一从她那姿势中感到了一种挑战者咄咄逼人的气势。

纯一心里明白,这时候自己该说点什么才好,可就是找不到恰当的话题,只好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婆婆插言道:

“以前小姐常来看画呢。这回正好小泉先生是个读书人,小姐以后再来又可以有伴儿一起聊聊了。小姐最喜欢谈书本上的事,对吧?”

“嗯。”

纯一说:“可我读的书不算多呢。”言毕,又暗中自责道:我都胡诌些什么呀,该不会扫了阿雪的兴致吧。心里这样想着,便偷眼观察阿雪的脸色。可阿雪嘴角还是挂着那副微笑。

看到阿雪那样笑,纯一又开始有点多心。总觉得阿雪的笑像是在奚落自己,且把这种奚落当成自己理该领受的惩罚。

纯一觉得,无论如何也要纠正一下这种印象才好。于是鼓足了勇气说:

“怎么样,请坐会儿吧。”

“谢谢。”

穿着草鞋的右脚踩着一块磨盘做成的踏脚石,穿着草鞋的左脚迈上了脱履处那块带有麻叶般沟纹的鞍马石,走近前来。阿雪身轻如燕,只一扭就把裹着长长的书生外褂的细腰送进了茶室那扇低矮的门里。

就像农谚中说的那样,天长节,晴日多。初冬的阳光照得室内

通明一片。阿雪好像怕晃眼似的,把脸横扭向纯一那边。纯一不由得想起在老家订购的《近代美术史》里面,有一幅马奈的作品题名《娜娜》。画中的少女眉毛又黑又浓,微微侧视,立于镜前。那张令人感觉有些过于端正的瓜子脸,特别是额上那几绺刘海儿,每股都有小手指粗细,自右向左斜梳过去,像极了阿雪。现在,刘海儿下的那双大眼睛,看日光怕晃眼,看纯一却不怕晃眼。

“怎么瞧你都不像刚从乡下来的嘛。”

纯一笑笑,又红了脸。一意识到脸红,就有说不出的懊恼。心想,没来由就被带刺的玫瑰扎了一下,简直岂有此理。

婆婆端着碗走开了,二人一时间相对无语。纯一突然感到空气变得凝重起来。

院墙外,一辆汽车载着身穿皮领大衣的豪客向田端那边急驶而去。

直到婆婆来收拾碗筷,纯一还是未能找到合适的话题。婆婆双手拿着食盘、茶壶,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说:“啊,都这么文静?”便向厨房走去。

从洗手石鉢对面的茶梅枝头飞下来一只麻雀,像是来解围似的,落在石鉢边上饮水。看到麻雀,纯一僵硬的舌头顿时灵活起来。

“麻雀在喝水呢。”

“别做声。”

纯一起身走近门槛。麻雀突然飞走了。阿雪抬头望着纯一的脸,嗔怪道:

“唉,到底被你惊走了。”

“什么呀,我不动它也会飞走的。”纯一觉得比方才自如多了,可还是有点像拙劣的演员在背台词。

“强词夺理。”阿雪的话一下子把双方距离拉得更近了。稍停,一双大眼睛忽闪着,像是在说“我回头再来”,千代田草鞋发出啪哒啪哒声响,踏着庭院石径离去了。

五

纯一取过桌上的法文杂志。中学时学的是英语,法语则是后来每晚去圣公会那里跟传教士学的。最初连读晓星学校的教科书都觉得困难,去了一年左右,再捧起法文书读,突然觉得一下子轻松起来。于是,托教师伯特兰介绍了一家巴黎的书店。此后,书店定期寄些书目来,就参照书目邮购一些新版书。法文杂志也是通过这家书店寄来的。

手中翻开的那一页,画的是塞干提尼之死。在与冰山为邻的一间乡村陋舍,室内连个像样的火炉也没有,画家正处于濒死状态。尽管体内五脏六腑快要停止运转了,可画家还是打开窗子,望着白云缭绕的冰山之巅。

纯一掩卷沉思。绘画如此,其他艺术也概莫能外。对自己而言,现在要画的阿尔卑斯山就是当今社会。在故乡时念念不忘的就是到大都市做个弄潮儿,可眼下已经置身于都市洪流中的自己,至多只能算一个随波逐流者。倘若真的随波逐流,倒也没什么烦恼。问题在于,尽管不得不随波逐流,自己却被岸边的蔓草羁绊住,并未真正踏在生活的浪尖。如果塞干提尼一直不打开窗户走到户外,将会怎样?那样一来,他还有必要住在高山之巅吗?

当今之世,老家很多人都成了东京的风云人物。天下可以说是Y县的天下。离开老家那会儿,一些好心人这个说要给自己介绍某元老,那个说要给自己介绍某大臣。对这些好意,自己一概都回绝了。道理很简单,就算那些元老大臣再怎么八面威风,再怎么炙手可热,并未放在自己眼里。有时也曾想过,人的际遇本非一封介绍信就能瞬间成就的。那些平步青云者,多半还是另有其他因缘预为之梯,介绍信不过是块敲门砖。敲开了就抬脚迈进去,敲不开就从旁边走过去。自己认的就是这个死理,所以除了田中写的那封介绍信之外,其他的均予婉拒了。

自己确实人已在东京,可像这样每天足不出户,又能对东京有

多少了解呢。总是如此,和窝在老家的书斋里又有什么两样。搞不好,也许比在老家时还不如。自从中学毕业后,有些同学径赴东京参加高等学校考试,现已升入大学。也有的像濑户那样进了美术学校。还有的干脆直接走上社会找了一份工作。自己以优异成绩毕业,继续从事法语研究,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急于离开家乡,就是因为有自信,有自己的抱负。自己并不希冀混个学士、博士之类。社会上也没什么叫人称心如意的职业。家里有足够的财产,即便像现在这样凡事都委之于管家,仍可保证一家老小衣食无忧。所以自己才力排众议,决心做一名作家。

主意既经拿定,便试着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向法语教师伯特兰作了请教。谁知此人对文学竟然一窍不通,真是枉在艺术之都巴黎呼吸了多年的空气。尽管他《新旧约全书》手不释卷,但从未见他把《圣经》作为举世闻名的文学经典阅读过,不过赖以混口饭吃而已。自己曾就《圣经》中一些故事作过请教,从他的回答看,非但不以文学经典视之,简直把读《圣经》当成了一项苦差事。在他眼里,《圣经》仅仅是带有繁琐宗教性考证的大部头著作,藏之镇宅可也,根本无意对此做深入探讨。此外,作为日课,他每天都要读一些法国寄来的报纸。对报上所载列国均势及某地偶发的外交问题等,尤为关注。如此说来,他或许负有什么政治上的秘密使命?可左看右看还是不像。大概这就是欧美人所说的那种咖啡桌旁的政治家了。另外,他来东洋前还购了些医学书籍带过来,参考着为自己治病。在他所患诸项病症中,最甚者要数那颗几乎被褐色长发遮盖住的头颅,头痛久治不愈;而一年到头裹在塔拉尔长衣般的黑色旧法袍中的腰部,也患有讨厌的顽症。而这些病他总是自己凑合着治疗。正因为他是这样一种人,故而每当自己想把话题引向文学、美术时,这位老先生常常是顾左右而言他。满心的指盼只有一件得到过他的帮助,那就是给自己介绍了一家巴黎书店。

回忆着这些往事,眼前不由得浮现出老家村头田野边那座教堂。这里原本是块湿地,盖教堂时只胡乱堆些土权充地基,就在上面起宅建屋了。墙体涂满油漆,造型丑陋无比。院门前挂有一块

旧木牌,上书“圣公会”。进了红漆院门,迎面两座瓦片垒起的花坛:一处植有百合,一处植有大波斯菊。两种花虽然同在春天发芽,开花季节却差了许多。百合秋初绽蕾,大波斯菊则要秋末才开放。即便花开了,也是稀稀落落的几朵,了无生机。平日看上去也是半死不活的。瘦弱的枝干上吊着胡萝卜叶似的大波斯菊叶,蔫蔫地,好像风一吹就要倒伏。

再往里走,但见一栋油漆斑驳的破旧建筑,这就是会馆了。整栋房子只有屋脊处那个老虎窗看上去有点西洋哥特式味道。除了少数几个学习法语的青年之外,再没人愿到这里来。伯特兰和一个老者——教堂的厨师兼佣人——住在教堂里,厅堂显得有点大,空空荡荡,到处积满了灰尘。即便是白昼,也能看见老鼠公然跑来跑去。

据说是伯特兰从长崎购得的一张大写字台上,胡乱堆满了书籍。封面印的究竟是一八五几年已搞不清了,精装布面是红色还是黑色也没人能分辨得出来。旁边的瓷盘里,盛着吃剩的香肠、奶酪,主仆二人懒得再往厨房里端,遂用过期的法国 Figaro(《费加罗报》)简单遮盖一下了事。一只虎纹花猫跳上书堆,弓着背在香肠附近嗅来嗅去。

伯特兰就坐在对面的太师椅上,茶褐色长发从白净的宽额头向后梳拢,身上一一年四季总是穿着那件塔拉尔式的黑色法袍,外罩一件不知谁送的北海道狐皮大氅。冬天冷得受不了时,才往房间角落那个铁皮取暖炉里添几块松木样子烘一烘。

一天,自己比往常提前了三十多分钟到伯特兰那里去,和他聊起各种事情。谈话间,这位老先生随口问道,你将来打算做什么?自己坦率地回答说想当一名 Romancier(作家)。伯特兰追问再三,之后脸上的神情变得很古怪,一言不发。估计他从来没考虑过小说家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拿不定主意该怎么说才好。看他那副惊讶的样子,就像听说自己要移居到火星上似的。

纯一沉浸于回忆中,手头打开的杂志原封没动。猛然间发现早上婆婆给生好的炭火,上面已积了厚厚一层灰,急忙往里续些木炭,对着就要熄灭的火盆鼓腮使劲吹了起来。

六

天长节的上午就这样过去了。婆婆端来了中饭,刚吃完,就见濂户突然跨进门来。

早些时候,婆婆就吩咐儿子长次郎找来一块小木板,刨光做成门牌,待纯一在上面写好名字后挂到门柱上。估计濂户就是看了门牌才顺利找上门来的。在洒满阳光的小房间里,二人相对而坐。濂户的脸看上去比在故乡时消瘦了许多。那次谷中坡道下相逢,感觉并不像现在这样明显。只因当时光顾看谁在打招呼,看对方脸上的表情,没太注意面部细节。眼下的濂户皮肤干瘪,再不像过去那样油光满面。一说话眼角和嘴边都生出了皱纹。房东婆婆虽然年届古稀,看上去也要比濂户的脸还滋润一些。只听濂户说:

“你找的这处住所真漂亮啊。”

“是吗?”

“还装什么相啊?人家都说你天真,看样子对你还真不能太小瞧了。其他乡下人进城,哪个不是懵懵懂懂的?谁像你,刚来东京,想拜访谁就敢找上门去,想找住处就敢自己兜圈子寻租。好像你在这块地面已经混了上百年似的。”

“胡扯,百年以前还没有东京呢。”

“就是了,在这点上你这家伙还真叫人琢磨不透。鬼精明。”

濂户咋咋呼呼地叫着“鬼精明”,看样子早就以纯一的知己而自居了。之后又说,今天下午正好有时间,想陪纯一出去转转。到上野的美术展览会也行,到浅草公园也行。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供考虑,就是自己常去的青年俱乐部。那里的会员大都是立志做文人的,其中也有两三个美术家。组织是正路的组织,经常会请些名家来讲演。今天请的是拊石。他与路花等人虽不属同一流派,但怎么说也是大家名流,估计会场肯定要比平日更为热闹。

说到看画展,纯一最讨厌的就是不管懂不懂,都要拉上几个人一道去,以示风雅。至于浅草公园的样子,最近报上不时有消息报

道,大致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无需特地跑去看。倒是拊石这个人,虽然不大追赶潮流,但听说在小说家中学问最好。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值得见识一下,哪怕光看看他长得什么样也好。于是决定随濂户去俱乐部。

二人离开初音町,漫步穿过上野山。途经博物馆、展览会,两处都泊有很多马车。精养轩靠近东照宫那边的入口前还停了一辆豪华汽车,濂户见了说:

“汽车经过透纳^① 挥笔入画之后,才开始为画家关注。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听说哪幅名画是画汽车的呢。”

“是啊。文学中描写汽车的作品倒是相当多。”

“有写得好的吗?”

“小说、剧本中有很多都提到了汽车,不过大部分是作为人物活动的道具来写的。真正写得好的,大概要数梅特林克的小品了。”

“嗯。你说汽车这东西究竟多少钱一辆?”

“五六千元吧。好一点的大概要一万元以上。”

“这么说,像我这样恐怕就是画上一生,也买不起了。”

朝日牌香烟已经熄灭,濂户把烟蒂朝匆匆而过的行人脚下随便一丢,苦笑了一下。那张脸笑起来越发显得丑陋。

走到广小路站,一连开来好几辆电车,车头上都交叉插有国旗。辆辆都是满员。濂户硬挤了上去,纯一也只好尾随着上了车。

在须田町换乘,一直坐到锦町才下车。拐进一条小巷,来到红砖青瓦的神田区政府前,濂户停下脚步。

这一带大都是木造的简陋小屋。其中一家的房檐下立着一块牌子,样式和书店前常见的木框糊纸招牌相类似。上方是罗马字横书:DIDASKALIA(教益会),下方是汉字竖书:十一月例会。

“就是这里了。在楼上。”

入口处已胡乱摆放了不少木屐、短靴,濂户把脚上的萨摩木屐

^① Joseph Mallord Turner(1775—1851),十九世纪英国风景画家。

朝鞋堆上胡乱一甩，就沿着正面那座木梯爬了上去。纯一也跟在后面，边爬边向四下打量着。柜台格子窗后，一个二十出头、面色苍白的小平头，正坐着和旁边一个赭红面皮、大块头的女人说话。女人站在似乎直通厨房的三尺宽房门口，肩上搭两根束袖带，从掖起的衣服下摆到膝盖间，露出褪了色的贴身围裙。见有客人来，女人朝这边大着嗓门喊了声“欢迎光临”，便又转过头用纺织娘鸣叫般的声音，尖声尖气聊天去了。

二楼房间面积很大，脏兮兮的。一侧近墙处，摆放着桌椅。桌上的花瓶里插着南天竹。看样子不像新插的，叶子已经干枯了，就像诗人蒲田泣堇说的“干卷叶”。旁边摆着盛满水的瓶子与玻璃杯。

先到的十四五位客人，坐在脏兮兮的棉垫上，分别围着两三个火盆聊着。间隙处还有一些散乱摆放的坐垫，是为后来的客人准备的。

客人大抵都是蓝底飞白外褂配小仓裙裤打扮，间或可见身着学校制服者。有大学制服，也有高中制服。

聊天的气氛正趋热烈。

纯一上来时，正听见离入口处最近的那一圈中，有人在高谈阔论。

“不管怎么样，割裂生活与艺术的家伙就是不成。”

这些话纯一不知听过多少遍了。心想，亏他能把套话说得如此慷慨激昂。生怕濑户随便拉个什么人给自己介绍，纯一内心正有些踌躇。便见濑户和一个老相识模样的人飞快地向角落里走去，还边走边和那人急匆匆地小声交谈着什么，便安下心来，拉了一个棉垫，在离入口处那群人稍远处孤零零地坐下。

这群人对身旁有陌生人凑过来好像根本不介意，还是继续聊着。

现在聊的话题正是今晚来演说的拊石。一个看似老成持重的人侃侃而谈道，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总算是成功了。所谓成功，并不是看在社会上是否引起一时轰动，而是看其在文艺史上的意义。

拊石这个人有学识。他的短篇小说集里写的西洋事情,读起来简直就像出自西洋人笔下。这番议论立刻引来刚才那个慷慨激昂者的反驳。他说,学问也好,专业知识也好,都没有什么价值。艺术家的成功不过就是巧妙控制作品中的人物,使这些人物玩偶一般活动起来。这种成功,实在不敢恭维。这种写法,也令人不敢苟同。这种艺术只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台上作家随意操纵的玩偶跳来跳去,而类似利己主义的自我则躲在幕后看着台前那些观众发出冷笑。这正是前面说过的生活与艺术的割裂。说这番话的男子,是个戴着近视眼镜的瘦小男人。真不敢相信那么干瘪的身体中,居然会发出如此浊重的声音。他旁边另一个男人好像有所顾忌地插言说:

“话虽如此,不过他辞去教员一职,不正是想让生活与艺术趋于一致吗?”

“你懂什么?”

戴眼镜的男人申斥说。

一个看上去精明强干、半天没见开口的男子,回头瞥了一下有所顾忌者,说:

“单凭辞去教员这点,他好像是比兼做政府职员的鸥村等人更像一个艺术家。”

话题由拊石身上开始转向鸥村了。

纯一对拊石的作品多少还感点兴趣,读过一些。可鸥村的东西,只读过他翻译的一两篇安徒生的作品。当时曾想,尽挑些无聊的作品翻译,估计他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吧。对鸥村,纯一没有任何兴趣,所以便不再听旁人议论,独自冥想起来。

旁边的议论越来越热闹了,间或还夹杂着笑声。

“看样子他很怕别人说不喜欢他的作品,就自己先说上一通不喜欢;而这些声明不喜欢的东西别人还是不喜欢。真是惨了点。”那个好像很精明强干的男子说。旁人也跟着一道笑了起来。纯一偶然听到的正是众人哄笑声。

笑声钻进耳朵里,打乱了刚才的思路,纯一突然想到:如果有人

对自己在社会上得到的评价说长道短,这种做法注定要遭到嘲笑或徒惹人嫌。而敢于冒着风险将其付诸实践者,不外这样几种情形:要么是个好好先生,要么是个老厌物,再不然就是真的怀有一颗平常心。不了解其人其性,要想对此作出心理判断是极为困难的。

濑户从靠近里面的地方喊:“小泉君。”纯一循声望去,濑户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此刻正守在屋角一张儿童书桌旁,与一男子隔着火盆相对而坐。桌上堆放着散乱的材料。

离开座位近前一看,桌上资料旁边放了不少一元纸币或小额银币。纯一掏出七角钱付过会费。

“这是场地和盒饭的费用。”濑户边向纯一解释着,边朝桌旁男子说,“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点心?”

话音未落,就见刚才那个赭红面皮的女佣端来一个大盘子,里面装满了已包装好的糕饼点心,在场者一人一份,分发下去。

分发完毕,又提着泡有粗茶的大茶壶,给坐在厅堂里的人依次斟满。

纯一手里拿着自己那份点心,还没离开会计桌边,就听有人叫:“喂,濑户。”濑户急忙起身赶过去。招呼者是刚进会场时和濑户说话的那个男子。头发留得老长,脸色苍白。两个人又开始热心地小声交谈着什么。

人渐渐多起来,后来的人都要先到这里交费,纯一便离开桌子向原来的座位走去。因离门口太近,自己放的那个布坐垫并无人坐。正想坐下,一不留神碰翻了旁边喝得只剩下半杯的茶碗。纯一有点慌了神,忙说:“真对不起。”就从袖筒中掏出手帕揩拭起来。

“这下子草席可要受宠若惊了。”

茶碗主人这样说,目光停留在纯一的手帕上。这是纯一在银座一家洋货店里买下的,当时特意吩咐店家说要挑最好的,就选了这款佛兰德亚麻手帕。男子英俊挺拔,身上穿着一套大学制服,领口处绣一个M字。从打入场时起,他就一直倚柱而坐,默默听大家议论,时不时向纯一这边看上两眼。

他的话乍听上去有点怪,所以席子没受惊,倒是纯一惊讶了,

盯着对方的脸。学生模样的青年人问：“你也是画家？”“不，我不是。刚从乡下来，没什么事情可做。”

纯一边说边递了一张名片过去。学生翻着口袋，嘴里嘟哝说，“不知还有没有”，边说边找出了一张小名片送给纯一。上面写着“大村庄之助”几个字。大村说：

“我将来要做医生，不过，喜欢文学，所以经常来这里听听。你学什么语？”

“学过点法语。”

“读过哪些作品？”

“只读过一点福楼拜、莫泊桑、布尔热以及比利时的梅特林克等人的作品。”

“读起来吃力吗？”

“没觉得太吃力。梅特林克等的剧本还好，论文有点难，读不懂。”

“怎么个难法？”

“总觉得抓不住要点。”

“这倒是实情。”

大村脸上掠过一丝微笑。这微笑不带丝毫嘲讽的痕迹，充满了温暖。纯一那颗多情善感的青年的心无端就把大村视为最可信赖的人了。纯一想起这之前读了大石作品，慕名前往拜访时的情形。尽管觉得大石同自己想像中的差不多，但心里还是有种敬畏感，好像站在一堵陡峭的岩壁前似的。大村这个人则不是这样，见他有如沐春风之感。他是做什么的？如果是医学系的学生，肯定会德语吧。看样子好像也会法语。虽然不过片刻之间，对大村所知无多，但纯一不知不觉间已把大村视为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依托。尼采曾说过，“我就是河岸的栏杆”。大村这个人也许正是自己可以抓住的栏杆？纯一的这种心思透过那双炯炯有神的双眸，也传达给了大村。

此时，楼梯下传来呼声：“诸位，平田先生已经到了。”平田是拊石的姓。

七

纯一盯着正走上阶梯的干事模样的人,心想:跟在后面的拊石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身穿稍稍泛黑的呢绒服,中等个头。脸色略显苍白,快活的表情中带有一丝嘲讽。社会上盛传拊石和鸥村一样,都是继子根性,性格孤僻。不过,眼前的拊石身上怎么也找不出那种迹象。像是有些油性不足的八字胡,又浓又密,稍微泛红,微微上翘着。纯一心想,老年人是胡须全白。这之前四十多岁的男人,胡须大都有点泛红。日本男人也只有到了这个年纪才最见风度。

拊石在入口处见到大村,打招呼说:“最近又写了些什么?”

“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東西能请您一瞧。”

“不必缩手缩脚,有东西尽管拿出来好了。当代社会里活字享有充分自由啊。”

“太自由了反而难办。”

“那是因为铅字自由了,思想并没有自由的缘故。”

语调是那么平缓,措辞给人留下的印象又是那样深刻。只有思想经常处于灵动状态,并能用语言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的人,言谈话语才会给人留下这种深刻印象。

拊石被引至会计桌子旁,在棉垫上盘腿坐下,掏出精致的烟卷吸了起来。干事走到桌子前面,作了简短的介绍。

拊石略显几分懒散地起身走近桌前,好一会儿没有开腔。等场内完全安静下来,才缓缓地用大家已经熟悉的语调讲了起来:

“听说诸位希望我讲讲易卜生。我对易卜生并未做过深入思考,因此,对易卜生的了解大概不会比诸位更多。不过,听人讲未知的东西太费神,不如听已知的东西轻松愉快。点心好像已经端上来了,那么就请大家边吃边听我随便聊几句吧。”

他的讲话始终都是这种调子。说不上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可也不同于那种结结巴巴的能言善辩,例如早有定评的三宅雪岭的

演说。拊石的演说,在平板已极的话语中,时不时会冒出一些出人意表的奇词警句。惟有这一点,与读三宅雪岭演说的速记时那种感觉相仿佛。

内容展开到相当程度后,拊石开始说:“易卜生最初只是挪威的小小的易卜生,着手写社会剧之后,才开始成为欧洲的伟大的易卜生。再以后他的作品介绍到日本来,又变成了小小的易卜生。无论什么东西,一旦拿到日本来就会变小。尼采如此,托尔斯泰也是如此。这令人想起尼采的一句话:那时候,大地会变得更小些,并且一切都变小,最后的人在它上面轻轻跳跃着。‘我们发现了幸福’,最后的人说,而眼睛一开一合着。日本人把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思潮输入进来,并在消遣着这些主义思潮时,眼睛一开一合着。任何东西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都会变成小巧的玩具。所以,原本令人畏惧的,未必再令人畏惧。仅这一点就足以与小小的易卜生、小小的托尔斯泰相颉颃,何需再惊动长眠地下的山鹿素行、赤穗四十七浪士、水户浪士?”拊石的讲演,大抵就是这种方式。

再到后来,拊石忽然一改充满讽刺意味的讲演语气,转用严肃的语调谈起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包涵的两面性。他的话没有任何惊世骇俗之处,却大大动摇了纯一此前日积月累中形成的思想核心。拊石首先介绍说,在易卜生的创作生涯中,有一根可称为红线的东西贯穿始终。这就是渐次挣脱所有习惯的束缚,让个人在真正意义上作为个人而生活。所谓“种种别离,吾心已阅”,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心境。纯一听着听着,不禁联想起昔日棹舟顺流而下的情形,顿时生出讲演者本是同舟人之感。讲到此处,拊石作了一个小结,“这就是易卜生自我的一个侧面,在 *Peer Gynt* (《培尔·金特》) 中作了诗人式的发挥的一个侧面,是世俗的自我。”不过,接下来他的话头又是一转:易卜生原本还有另一方面的自我,“如果缺少了这一侧面,易卜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自我放纵的倡导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易卜生自我的另一面,是超越世俗的自我,因此他能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状态。这一点在 *Brand* (《勃兰特》) 中得到了充分发挥。易卜生挣断世俗的朽索并弃之于地,目的何在呢? 他这

样做并非为了争得自由,委身泥土,而是期望能够搏击长空、展翅高翔。”听到这里,纯一感觉到,尽管拊石讲话依旧那么平稳,丝毫没有故弄玄虚,但却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硬生生把自己乘坐的船头掉了个方向,由原来的顺流而下变为逆流而上。纯一不由得沉思良久。

纯一的这种心境好有一比,就像长期收存的物品本已纳入箱中,并牢牢记住了每件物品所放的位置,却突然间被人打翻了箱子。此时再想把所有的东西复归原位几近不可能。也许这时根本不再作复位之想,只是考虑该怎样利用这个机会脱离原来的框架,重新加以排序。然而,这种整理工作又不可能即刻完成。完不成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这本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思绪纷飞中,拊石的话音听在耳里,好像离得越来越远,直到变成单纯的物理杂音。

耳朵里正接收着这一连串的杂音,猛地听众中起了骚动。纯一近乎无意识地竖起耳朵,正好听见拊石讲到下面这段话:

“左拉笔下的 Claude(克洛德)追求的是艺术,而易卜生笔下的勃兰特追求的则是理想。为了这种理想,即便牺牲妻子儿女也在所不惜,甚至不惜自我毁灭。有人对这一点颇多误解,乃至把《勃兰特》视为讽刺之作。实际上易卜生至真至诚,并以这种至真至诚来表明自己的积极向上,义无反顾。要么追求理想而生,要么放弃理想而死。易卜生追求的理想不外两点:任情而动,率意而行。这种理想也正是主人公勃兰特的理想。总而言之,新道路的开辟,是因为自己无路可行;新道德的建立,是因为自己无章可循;新宗教的信奉,是因为自己无念可寄。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的 Autonomie(自律性)。要想把它用一个公式提示出来,恐怕就连易卜生本人也做不到。总而言之,易卜生是一个不断追求的人,是一个现代人,是一个新型的人。”

拊石的话讲到这里戛然而止。这是不是结论?听众还在琢磨的当儿,拊石已踱步离开讲台回到原来的位置。

四下里响起劈里啪啦的掌声。见周围没什么反应,马上又停

了。演说虽已结束,大部分人还在静静思考。会场里鸦雀无声。

干事宣布闭会。

女佣端来海碗鳊鱼饭。四下里不时能听见窃窃议论声,声音压得很低。似乎每个人都在内心中寻找着各自的答案。大家还没有完全从讲演的思路中走出来。

看到干事送拊石归去,众人也开始动身离开会场。

八

纯一站在阶梯口,濑户匆匆赶过来问:

“你就走?”

“就走。”

“我还要到别处去一下,那就再见吧。”

两人在门口分手,濑户向神田方向走去。刚来俱乐部时,那个和他一起聊天的男子,随后也快步追了上去。

纯一独自向小川町方向走着。身后传来匆匆脚步声,好像有人大步赶上来。回头一看,是刚才给自己名片的医学系学生大村。他走在纯一右边,不待追成齐头并进,便高声问道:

“你回哪儿?”

“谷中。”

“濑户是你的好朋友?”

“不,谈不上什么好朋友,只是在老家上中学时的同学。”

这回答听上去像是在刻意回避什么似的。脸色红润、身体魁梧的大村,为了同纯一保持步调和谐,像是特地调小了步距。两人一时无话,顺着小川町的街道向须田町方向默默走着。

街道两旁的店铺已经亮起灯。一阵轻风刮过,卷起地上的尘土。店铺招牌发出嘎嗒嘎嗒的响声。走在天下堂前面的人行道上,大村问道:“要乘电车吗?”

“我想再走一段。”

“精神头十足啊。那我也鼓鼓劲再走上一程吧。不过,你走本

乡有点绕远吧？”

“不。两头差不多。”

又是一时无话。纯一像是觉察到了大村在不断调整步距，便尽可能把步子迈得大一些。不过他又发现，大村走的虽然是碎步，但很有节奏；而自己硬要拉大步距，反倒乱了原有的章法。不单单步伐，好像整个人也是如此：大村一直保持着整体平衡，而自己却总像有点摇摆不定似的。

纯一不由得想分析一下这种摇摆不定的性质，可又觉得这实在很困难。回想起拜见大石那会儿的情景，肯定也同样觉得他很高大，自己很渺小，但并没感觉到他有什么特别之处。自己同样也是想破除陈规陋习，只不过见了大石后，觉得他的思想破坏力比自己更为周密，仅此而已。若是自己能磨炼得再成熟一点，也会变得像大石那样老到吧。然而今天听了拊石的演说，却依稀感觉到拊石才真有点特别。自己很想知道他究竟特别在哪儿，说不定自己的动摇就是这种特别劲儿引发的。纯一突然问道：

“你说所谓新人究竟是指什么样的人呢？”

大村看了看纯一的脸。眼睛和嘴角闪过微笑的影子。

“刚才听了拊石先生演说中把易卜生称为新型的人，所以才有一问吧？拊石先生可真是个怪人。因为他讨厌新人这个说法，才特地用了新型的人一词来表述。记得以前我在他面前也提起过新人，他那时便调侃我说，新人在汉语中指的可是新娘啊。”

看到大村跑题了，纯一有些不耐烦，便试着把话题往回引：

“有道理。所谓旧人、新人，确实好像单指女性。那我也用新型的人这个说法好了。新型的人是指那种道德、宗教上的理想不为传统所束缚的人，还是指另外有什么特别之处的人？”

大村脸上又闪过一丝微笑。

“这也就等于在问：消极的新人与积极的新人何者为真正的新人？”

“嗯。是啊，就是。真有所谓积极的新人吗？”

又闪过一丝微笑。

“是呢,有没有不得而知。不过,照理说应当有。破坏了,再建设。拆掉石墙,再重新垒起来。你读过哲学没有?”

“哲学方面的东西多少涉猎过一点。但没啃过原著。”纯一坦诚地、毫不踌躇地回答。

“估计就是如此。”

傍晚的昌平桥熙熙攘攘。这块弹丸之地是扼守内神田的咽喉要道。狭小的地面上不时卷起一团团冷飕飕的尘埃,影子般的人群匆匆擦肩而过。两人暂时无话,夹杂在人群中匆匆向前赶路。抬眼望去,夜空下仁丹的广告灯时绿时红,忽明忽灭。纯一想了一会儿,开口说:

“正如新的哲学每次建设起来后,都避免不了被摧毁的命运一样,新人也是如此吧,本想积极建设点新东西,却又被新东西重新束缚住。”

“我是这样想的,被束缚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换了根新绳子,捆绑的部位大概也有所变化,令人一时感觉不到罢了。”

“那何必折腾呢,不如保持消极状态,安于怀疑的现状岂不是更省事?”

“有了怀疑还能安于现状吗?”

纯一感到有点词穷:“这里说的安于现状,好像是有点语病。我的意思是指永远怀疑。”

“听起来总有点念经的味道呢。”

“什么呀。其实怀疑这个说法也不恰当。我想说的是永远地追求,永远地希求。”

“嗯,左右都是一回事吧。”

大村的话听上去显得极为冷淡。不过,由于语调、表情都注入了足够的温情,纯一并没有感到不快。走在文庙后边院墙下,纯一把心里憋了很久的话都和盘端给大村听:

“就像刚才在俱乐部和你说过的一样,梅特林克的东西我大抵都看了。后来知道了他还有一个校友魏尔哈伦,就把这个作家的东西也找了来看。其间,我邮购的《复合的光彩》正好寄来,便在离

家去东京的火车上一口气读完了。他的诗中有一种系统的人生观似的东西,一种奇怪的类似虔敬的情绪,在心理上引发的感觉颇为奇妙。这完全不同于日本那些所谓新人,也许他就属于你说的那种积极的新人类型。而日本的新人作品中,写的大都是些消极方面,在解除束缚的绳索一点上,也许有其特定意义,但这种作品却不具备一种吸引人的深刻性。魏尔哈伦的诗则不同,里面有一种奇怪的人生观,虽然不能马上化为我们的人生观,反倒越发被那种虔敬的语调吸引住了。听说罗丹是他的朋友,罗丹的雕刻中也有一种类似的东西。如此看来,西方但凡属于新人的那些人,都有一脉相通之处,这一点和日本的所谓新人大相径庭。拊石先生讲的易卜生也是如此。也许日本的所谓新人,正像拊石所说的那样,太渺小了。”

“渺小也在情理之中,那本来就是帮派的别名。”大村平静地说道。

二人想着各自的心事,顺着本乡大道走着。大村心想:乡下来的也不能小瞧呢。比起自己认识的一个文科学生来,这个自学的青年无论见识还是能力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走到大学正门前,快要踏上路面尚未拓宽的森川町时,大村突然这样叮咛说:

“喂,你和濑户交往时可要多留点神才好。”

“是,我知道。他是个浪荡公子。”

“嗯。你明白就好。”

约好近期内到西片町大村的住处访问,纯一就在高等学校拐过去了。

九

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有乐座上演了易卜生的 *John Gabriel Borkmann*(《卜克曼》)。

纯一相信,从时代思潮角度看,这场演出有着重大意义,所以

他对自由剧场将要举行的公演翘首以待，早早就申请做了会员。此前，纯一在老家那会儿，当地也曾上演过莎士比亚的戏剧。不过，莎士比亚包括歌德，无论他们的戏剧演得怎样精彩，从结果看都相差不多：很难给当代青年带来精神上的震撼。不单是有没有震撼力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由于时代变了，大多数的青年人已经没有任何余裕来细细品味那种古典的——借用芭蕉俳谐论的说法，那种并非一时流行而是千古不易的——名作了。说得绝对一点，如果有人想借用莎士比亚那种形式写了新剧作搬上舞台的话，很可能会被人指责说：这哪里是戏剧，分明是杂耍嘛！剧中的韵文也会被讥为冗长不堪。歌德的命运也是如此。如果《浮士德》是一部新问世的作品，青年们将会怎么评价呢。第二部自不待言，即使是第一部也难保不会遭人讥讽，说：这是象征么，仅仅是寓意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代人的舌头已经习惯于近世写实的强刺激，再也品味不出百年前那种平稳深沉的趣味了。由此可以推知，古典的莎士比亚在舞台上该是怎么个情形了。据当时报刊杂志的介绍，莎剧中威尼斯的城街变为骏河台商市，奥赛罗则穿上了日清战争中将官那种肋骨服，佩戴着三等勋章登场。单单想像一下这种舞台布景及演出服装，就不能不感觉到这是对当代青年的一种侮辱。

二十七日晚，纯一乘电车到数寄屋桥，下车后步行到有乐座。进入剧场被引导至一楼四排的座位上时，观众大部分都已到齐，剧团老板演说也已结束，正好第一幕马上就要开演。

由于纯一早就从各种书刊画册中，看到过有关剧场的介绍，所以今天走进这家东京首次建造、被捧为日本一大奇景的西洋晚间剧场，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

纯一的座位两旁，都是女观众。左手并肩坐着两个女孩，看样子像是正在学校就读的富家小姐，两人都梳着当时最为流行的飞云发式。其中一人身着海昌蓝裙裤，另一人则是绛紫裙裤。右手坐着一位太太，身着大衣，脖子上系一条茸茸的鼯鼠毛围巾。太太左边的座位空着。

看到纯一已经落座,正把头凑到一起窃窃私语的两位小姐以及右手那位太太,一道调转过脸来看着纯一。海昌蓝小姐是红扑扑的团脸,绛紫小姐则是白净净的方脸。那张见楞见角的面孔看上去就像张着血盆大口的西洋胡桃夹子玩偶。把这种玩偶身上去掉点凶气,再改成女式装扮,就该是小姐现在这副模样。以前岛田三郎到老家那边讲演时,自己也去听了。这女孩不知什么地方和那时看到的岛田三郎有点像。两个女孩长得都不能说美,相反,鼬鼠毛太太却美艳不可方物。高挑的鼻梁丹凤眼,黑白分明的双目中流转着万种风情。以前有人把朋友介绍给某夫人后,曾叮咛说:“你要留神呢,那夫人好像对谁都在抛媚眼。”想必就是这种眼神吧。太太的头发又长又黑,过于浓密。小姐们不时向东西两边的观众席探头探脑,用比先前更小的声音,继续交谈着好像更为重大的事情。太太无所顾忌地望着纯一的脸,好久没动一下。

“看,开幕了。”海昌蓝小姐用手捅捅绛紫小姐,“真讨厌啊,光顾说话了,竟然没注意。”

观众席上暗了下来。不愧是会员组织,这么多观众聚集一堂,四下里的说话声居然能戛然而止。舞台上,自私自利的卜克曼夫人正等着儿子埃尔哈特到来,口中念念有词,内容与日本古戏中赚取观众泪水的说教相差无几。谁知,此时登场的不是她的儿子,而是年轻时的情敌,情感脆弱、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妹妹艾拉。她的嘴里也是念念有词,向观众倾诉着自己如何失意潦倒。两人之间展开了冗长的对话。说着说着,能言善辩、貌似强悍实则软弱的夫人渐渐失却了观众的同情,而语无伦次、看似软弱实则强悍的妹妹,却在不知不觉间赢得观众的好感。观众也感觉到了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头。出于对悬念的关注,虽然觉得台上的对话枯燥无味,还是耐着性子听了下去。二楼上传来脚步声,出现的不是儿子,而是陷入破产困境的银行经理卜克曼。谜团到此解开。对这种层层剥笋式的表演手段不太习惯的观众,直到这时才开始感觉到一种全新的刺激。儿子的情妇威尔顿夫人出场了。儿子出场了。情感纠葛渐趋激烈。当其他人都退场之后,台上只剩下卜克

曼夫人在床上辗转反侧，郁闷不已。第一场到此落幕。

观众席上的照明灯刷地一下亮了。

“本以为卜克曼夫人跌倒的场面会很可笑，谁知一点都不可笑。”绛紫说道。

“嗯。是不可笑。不过，还算新奇好玩。”海昌蓝说。

右手的太太等幕布一落，立刻起身离去，没多久又回来了。也许是空气渐暖的缘故，身上的大衣和围巾都除去了。大纹绉纱上装，套一袭外褂，腰缠一条金春式唐织缎带。不过，纯一并没有注意到那么多细节，只感觉到她穿的是黑中泛青的华丽外套，再就是她交叉握着、置于双膝之上的手指，几乎每根指头上都戴着一个闪闪发光的指环。

太太目光又投在纯一的脸上。

“你正在读剧本吗？下一幕不知演些什么内容。”

语音平稳而又清晰，听上去有种金石般的音响。不过，相较之下，还是奕奕生神的那双眼睛给纯一留下的印象更深。眼睛深处好像藏着狡狴的微笑，呈现着一种与口中的言词全然不同的表情。正思忖间，发现左边的两位小姐也正朝自己这边望着。

“看的不是眼下这出戏的剧本。以前读过这出戏的法文剧本，下一幕该从传来脚步声的二楼开始了。”

“哎呀，你是法文学者啊。”太太说着，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莞尔一笑。

正在这时，大幕拉开了。因此太太那番无需回答的问话，究竟基于何种情感而发，纯一亦无由得知。

舞台上“笼中狼”卜克曼，看着身旁那个正弹钢琴给自己听的女孩菲丽达，轻轻启开她那小小的心扉。看到其中已埋藏着未来失意者的痛苦萌芽，卜克曼便想以此来勉强抚慰自己那抑郁不平的心灵。观众单从女孩那小鸟般婉转、动听的声音中，便足以唤起从前在浅草公园菊花工艺室里，驻足笼前听红雀鸣叫时的心境。

“啊。真可爱。”旁边传来海昌蓝小姐的自言自语。

小鸟一般的菲丽达下场了，小鸟爸爸、老鸟一般的落魄诗人登

台走了一圈后也下去了。此时，艾拉走上场来。往日里曾爱得要死要活的男人，被冷酷的姐姐抢去做了丈夫，现已病入膏肓的艾拉秉烛走进老态龙钟的恋人卜克曼的房间——“笼中狼”的“笼”中。站在门外偷听的卜克曼夫人好像令人感到恐怖的幽灵，刚一露面旋即消失。头上缠的那条大头巾仿佛象征着已经胜券在握的妻子这一地位。艾拉用巨大的爱的力量，鼓励爪牙已钝、威风不再的“老狼”卜克曼不要太灰心，之后领他走进楼下那间幻梦般的洞窟。到此，幕布就落下了。

观众席上的灯又亮起来了。四下里一阵阵谈话声，好似风入林中，飒飒作响。纯一察觉到太太再次朝自己这边张望着：

“以后的剧情怎么发展的？”

“这回还是二楼下边。戏演到这儿，该解决的矛盾都得到解决了。”

当太太向自己搭过话后，纯一注意到自己被左边两位小姐当成了密切关注的对象。每当她们映入自己眼帘中时，两个小姐就向其他地方张望。而当自己面向正前方或向右偏过头时，小姐们的视线又会箭一般激射而至，命中自己颈项。这道视线看不到却能够感觉到，令人极度不快。在 Y 县上中学时，有个物理老师姓山村，这位老爷子对交感术异常迷信。据他说，无论是什么人，身体四周都存在着一种特殊气场。这种气场不必依赖五官就能感知，所以走在路上如果背后有朋友来，不用回头便可知道是哪一位。纯一现在没依赖五官便感知到了背后投来的钉子般的视线，深觉不快之至。

开幕了。濒临死亡的人最不喜欢安于姑息。老处女艾拉带着“笼中狼”来到老迈的卜克曼夫人楼下的房间。听到老夫人召唤，青年埃尔哈特回到场中。三人围着这头猎获物，展开了不成鹬蚌之势的鹬蚌相争。埃尔哈特不想听母亲的话，也不想听父亲的话，就连想要用亲情的绳索束缚住他的姨母的话，他也照样不想听。埃尔哈特狂吼：“我要活，我要活。”吼声赢得了站票席上那些为数众多的学生观众的喝彩。之后，他就被威尔顿夫人——好像枯萎

前想要拼命吸取更多阳光的花一样的威尔顿夫人——带到银铃丁当的雪橇上,在冰天雪地里出发,向着温煦的南国进发。

接下来是幕间休息。演出节目单上已经注明此次休息时间稍长,所以大部分观众都离开了席位。纯一正想站起身,右边座位上的太太似乎比他快了半拍站起身来。前拥后挤之下,纯一虽然想尽量与太太保持距离,还是避免不了身体有所接触。就这样相拥着向外面走廊行去。一路上,纯一的鼻孔里不时扑来一阵阵 par-fum(香水)味。

太太回转过头来,眼里满是笑意。纯一尽管不解她笑从何来,出于礼貌还是陪着她一起笑着。尔后自己试图解释说,也许是因为遭人推搡,觉得可笑吧。

到了走廊里。纯一看周围人迹渐稀,有所顾虑,想要同太太拉开点距离,便故意放慢了脚步。谁知两人之间的距离尚未拉大时,太太已经回过头来,说:

“你要是想看法文书,我家里倒是有很多,你可以来看看。也许你以前看的都是新书,至于老书想必也有你需要的。我家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大可不必拘礼。”

太太边走边说。这话听上去就像老相识一般,没有一丝窘态。纯一拿出名片递给太太,坦率地说:

“我刚从乡下来,在谷中找地方住下了,可以说几乎没带什么书来。如果能有文学方面的书,时代稍早一点的,很多我都想涉猎一下。”

“是吗?文学方面的书我家有啊。全集之类都是一整套一整套的。此外,还有很多历史方面的。过世的丈夫是法学家,他的这部分专业书则全捐给大学图书馆了。”

纯一此时才知道太太正孀居中,心想:她现在已成了一家之主,所以才敢邀请初次见面的自己到家里看书吧?太太看了一眼纯一的名片,上面只写有名字,字体小小的。之后,太太从腰间锦带处抽出素花锦绶囊,把名片装了进去,又把自己的名片递过来,问:“府上是……”

“Y 县。”

“哎呀，这么说和我家过世的丈夫是同乡呢。你说刚来东京不久，可一点都听不出你说话带有口音。”

“哪里，时常会带一点。”

太太的名片上，写着“坂井玲子”。纯一见了立刻说：“是坂井恒先生的太太吧？”接着恭敬地施了一礼。

“你认识我家先生？”

“不认识。只是听说过。”

坂井先生是 Y 县出身的学者，在社会上颇负盛名。曾将 Montesquieu(孟德斯鸠) *Esprit des Lois* (《论法的精神》) 等译成汉文，虽然得到很高评价，然在世间流传并不很广。倒是 *Code Napoléon* (《拿破仑法典》) 这一典范性翻译，即便在先生去世后，仍然价值不减，现在这部译著的版税仍可为坂井家赢得不菲的收入。纯一在中学时就有传闻说，先生年过四十尚未婚娶，后来不知怎么，居然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妻子，年轻得做他女儿都行了。婚后未满一年，先生就因患脊髓炎去世了。

流言还不止这些。先生的本职虽然是法科大学教授，但手眼通天，为历届政府要人多所倚重，所以死后留下相当一笔遗产，现由孀居的太太一个人掌管。坂本生前无子无女，更别说是养子了，所以太太同包括旧藩主在内的全县人绝交后，究竟依赖什么生活实在说不清楚。从来没人听说过有谁和夫人过从密切。位于根岸的那所西式洋楼 Villa(别墅) 是先生临去世前落成的，夫人就住在这栋别墅中。看样子不像是静静凭吊丈夫，生活的奢侈程度反倒比先生在世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太太生活中最大的秘密。

在老家听到这个传说时，纯一的脑中就曾描画过种种意象，所以坂井夫人这个女人当时已经像有趣的小说女主人公一样，刻在这个青年的记忆中。

纯一一边回答说听过坂井先生的名字，一边注意太太的脸。她的脸上又浮现出刚才那种无意义的、或者说有意掩去了意义的微笑。正好走到西边楼梯下，两人收住脚。

“到上边去看看?”

“好吧。”

二人一道登上楼梯。

正在这时,楼上走廊有人朝着这边喊道:“是小泉君吧?”还差五六级就登到阶顶的纯一仰头一看,是大村在呼叫。

“是大村啊。”

纯一这样应了一句。太太以旁人很难察觉到的方式向纯一微微点了一下头,加快步子登上楼梯,独自向左走了。

纯一和大村站在楼梯口。身旁正好有根柱子,上面钉有一块木牌,写着 Buffet(“餐厅”)二字,底下画着箭头示意“上楼向左拐”。纯一亲热地望着大村说:

“真凑巧,怎么赶到一块儿了? 不可思议。”

“什么,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演出只有两天,我们肯定都会来看。这样一来,碰上的 probabilité(概率)就是二分之一了。不过,教益会那些人大抵明天才会来,这几乎就是百分之百了。”

“不知濂户来了没有?”

“刚才好像看见他了。”

“这么漂亮的剧场,应该有一个可供散步的 foyer(休息厅)吧?”

“哪里有啊,你看这走廊就兼做休息厅之用了。宽敞的场所那边倒是有,可做了食堂。日本人不喜欢边走边谈,更喜欢饮食,所以食堂才造得这么宽敞。”

纯一左边的两个小姐手牵着手,频频交头接耳走过去了。每当身边有人经过时,大村都会给纯一说明:这是某某,那是某某。

之后,纯一与大村边说边走,到了食堂入口前。两人在玩具店附近逗留了一会儿,正望着从食堂出出进进的人,开幕铃声响了。

纯一与大村分手,下得楼来,径向自己的座位走去。正穿行在座椅间狭窄的过道,觉出有人在背后推了一下,接着是一阵香水味扑鼻而来。回头一看,正好与坂井太太那谜一般的眼睛四目重合。

幕布拉开,场景是雪地中落魄诗人的家门口。女儿菲丽达被

威尔顿夫人带走，怀才不遇的乐天派诗人也被那辆银铃丁当、飞驰而去的雪橇撞伤。妻子坐在灯下寂寞哭泣，一个劲儿祈祷女儿平安无恙。诗人自己尽管一瘸一拐，行动不便，还是勉力安慰着妻子。场景转为高丘。主人公卜克曼，这位野心勃勃的老实业家眼前浮现出毕生梦寐以求的大工厂幻景，在雪地长椅上瞑目而逝。曾与丈夫一度反目相向的寡妇卜克曼夫人与丈夫昔日的情人、心地善良的艾拉，这两位双胞胎姐妹终于隔着卜克曼的尸身握手言和。全戏到此落幕。

估计散场后出口会很拥挤，纯一暂时在走廊里逗留了一会儿，望着舞台。台上合拢的幕布再次拉开，演员站在最后一幕的布景前亮相，让观众拍照。

“再见。等你的书出版了，我一定拜读。”

纯一忙回头看，还没等他回答，坂井夫人的背影已经消失在出口处拥挤的人群中。纯一目送着夫人的背影，忽然想：“我在和女性说话时，一向都觉得拘束，可为什么和那位太太说话竟一点都没感到局促呢？那位太太的眼神，像谜一样。那双眼睛深处究竟蕴藏着些什么呢？”

离开剧场时，向四周打量了一下，既没见到大村，也没见到濑户。只看到左边座位上那两位小姐，频频呼着车夫的名字。

十

纯一的日记片断。

十一月三十日。晴。为了使日记看起来好像每天都写得一丝不苟，记录些天气阴晴之类也是怪可笑的。对我来说，坚持不懈地记日记，似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最近去大村那里，谈话中提及日记时，他说：“人受到的各种束缚已经够多了，何必非要再自己束缚自己呢。”这说得有道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没必要天天一副齷齪相，把自己用日记捆绑住。不过，问题是当一个人摆脱了某种束缚之后，是否就一定会活得更洒脱？人在尝试把自己从禁锢中

解放出来时,是否考虑过到底为了什么而解放?

制造,创造,像上帝创造万物一样创造。这是我最初的想法。可我却做不到这一点。每当看到评论家说“躺在寄宿的二楼,能写出什么东西?”时,我总忍不住想反问一句,照这么说,随便什么人在周游世界后就能写出惊世名作了?在滋生了这种逆反心理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萌出了一种怯懦:自己怕是连寄宿的二楼在哪儿还不知道呢。正如一个戴着尖顶帽的小丑,看到大力神想粉碎岩石,把碎块掷向天空,在一旁皱着眉头发笑一样。

那究竟怎么办才好?

活着。生活。

答案很简单。可是,里面包含的内容却并不简单。

日本人真的懂得什么叫活着吗?一个刚跨进小学校门的孩童,想要拼命地穿越过这条学生时代的通道,因为他知道前面有生活。离开学校这个空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工作,又开始为事业有成奔忙不已。因为他知道前面有生活。可再往前呢,已经没得生活了。

现在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下的一条线。在这条线上如果没有生活,那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生活了。

因此,自己总要做点什么。

今天已经过了半夜,所以今天已经不属于今天了。不过,脑子还是如此清醒,即使想睡也睡不着。

在这个已不属于今天的今天,自己有了某种特殊阅历。应当把它视为一种生命的阅历,生活的阅历。为了记录下来这一阅历,我找出闲置已久的日记,掀开新的一页。此前这日记只为纪念徒然流逝的岁月,而留下一连串空虚的数字。

不过,就连自己也搞不懂,自己正在记录的那件事,究竟有多少写在了纸面。实际上本来有很多东西值得记录,可真正记录下来的却万不及一。也许还是光记下空虚的数字要好一点?

清晨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清晨。每隔两三天老家的祖母必有信来,今天照例也来了。里面写的不外是:注意饮食,路上不要离

电车啦马车啦汽车啦太近,以免受伤。祖母哪里知道,除了饮食、车马之外,世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危险。

之后,说今天是星期天,来看看你。濂户就来了。讲了很多似乎只有知己才会讲的话,就好像他和我共同拥有一个秘密,并同心戮力隐瞒着那个秘密一样。接下来,他提出了一日之中的两三个消遣方法,任我选择,言谈举止仍不时流露出从前那股 *une direction dominante*(强加于人)的劲头。他的话有如磁针一般,始终指向那个煞有介事的秘密。以前自己总是尽可能地变换不同方向以示迁就,这次则试着废弃了所有方案,只说了一句“今天我在家看书”让他心里明白。果然不出所料,濂户好一阵忸怩,最后才说:“能不能借给我点钱?”

对我来说,要满足他这个要求并非什么难事。只是自己不想再重复中学时代早已得到过的体验。“实在对不住,你最近借的那笔还没还呢。”想光凭这么一句话就把他打发走,显然过于太天真。但凡老油条都会说一声“承蒙长期关照,多谢”,先把旧日所欠款项还给你,然后再向你提出几条新要求,让你哭笑不得。碰上更绝的,说不定会来上一句,“再借我一笔,正好和以前借的凑个整儿”。好像世上什么都不兴零头,能归整最好归整,惟独借钱可以一次借不够数儿,留待以后补齐似的。自己实在不想重蹈覆辙,所以决定压根就不应承算了。说实在的,回绝时该怎么措词,自己根本没有经验。老家寄来的钱怎么支出,自己早做好了预算,哪里会有闲钱?不过话说回来,只要打乱原来的预算,想借还是借得出的。濂户要的那个数,其实我现在手头就有。跟他说手头紧?我不想扯这个谎。就算我有扯谎的心,对方心里肯定明镜似的,岂有不知之理?一想到这些,心里就别扭。

就在离开老家前,已有过类似的情况了。那时自己心里左盘算右盘算,然后才说:“这笔钱你还不还都行,不过我也只能借你这么多。”结果,和那个朋友就此断交了。不想撒谎真是个毫不足取的洁癖。虽说自己不想撒谎,但总不能不考虑给对方留点面子。比起不撒谎,也许撒谎反倒效果更好一点。

于是我鼓起勇气,对濑户说:“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被这个问题搞得不痛快,所以不希望看到你我之间也发生金钱方面的纠纷。惟有这件事你休要再提。”濑户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的脸,扯了几句不相干的话,就匆匆离去了。这家伙比我世故得多,估计轻易不会为这件事和我断交的。至于态度上,肯定会有所变化。也许他不会再恭维说“你真了不起”了,内心反倒会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人不好惹。

自己本非为了记录这种事才打开日记的。没有明确目标的行动者,往往要比常人走更多的弯路。自己尚不明确现在想要写什么,所以才找点不相干的事情凑凑数。

午后去了坂井夫人家。自从在有乐座结识以来,直到今日去拜访,其间实际上多少还是费了点心思的。去还是不去?理性上作过反复斟酌。尽管知道她家收有很多法文书,去看看,肯定会有所收获的,不过同时又觉得,到一个身世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太太府邸,是不是有点太招风?正当理性上 pro 与 contra(赞否)双方争论不休时,意志置喙了。自己确实真的想去,去的动机自不待言,是想看看那些法文书。不过,如果毫不留情地把自己解剖开来,怎么看,这都不像是惟一目的。

说心里话,我是想解读出那个太太眼睛里深藏的奥秘。

从有乐座回来,自己时不时就想起那双眼睛。有时是半无意识地想起,等回过神来,自己不由得悚然一惊。说起来,那双眼睛就像钉在自己身上一样,或者说那双眼睛想要把自己吸引过去。前面说理性之争,意志置喙,其实,这说法是颠倒了主客关系。也许理性之争不过是对那双眼睛无力的抵抗而已。

这种抵抗终于在今天败给了意志。我动身去了根岸。

很容易就找到那所房子。越过青灰的围墙,可以看到院内高耸的橡树,树梢修剪得煞是整齐。这所外观看上去有些阴森的府邸,里面仿佛藏有什么秘密。两道石柱间的铁格子门关得紧紧的,只有旁边一扇小门开着。走进门内,两边是低矮的篱笆墙,一直通向最里面那栋门户紧闭的洋楼。按下门铃,出来一个年方十四五

岁的漂亮小女仆,接过名片后进去通报,没多久就出来说:“请这边来。”

跟在女仆后面,走上二楼的一间西式洋房。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精致的 gobelins(戈布兰)壁毯,画面上,一个年轻小伙子正吻着站在花园树丛前的妇人的手,图案设计好像出自法国画家 watteau(瓦托)的手笔。夕阳残照从窗子照进来,恰好投射在壁毯上,郁郁葱葱的草木,配上红紫黄各色相间的男女服装,看上去是那么协调,令人心旷神怡。

女仆端茶过来,说了声“太太马上就到”,然后转身出去了。喝了一口茶,我便行至架子前,浏览起里面摆放的一排排书籍。

正如事先猜想的那样,书架上的书自己大部分都有。Corneille(高乃依)、Racine(拉辛)、Molière(莫里哀)的作品都是漂亮的布面精装全集。此外还有很多 Voltaire(伏尔泰)、Hugo(雨果)的作品。

正端详着羊皮书脊上的书名,太太出来了。

我这是第二次看到那双谜一样的眼睛。又一次从这女人的眼睛中捕捉到了用任何言语都难以形容的表情。在看到这张脸的同时,我想:自己哪里是为了高乃依或拉辛而来,一切都缘于这双眼睛太有吸引力了。

当时自己和太太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要抹消这种记忆,理智肯定用不着付出太多的损耗。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自己的记忆却绝非空空荡荡。谈话内容忘记了,单词却还记得。更确切地说,就是忘了语言,却没忘音响。正因为某些词汇是作为音响粘贴在耳根上的,所以至今才没忘掉。

记忆中还有一项内容,与太太的一举一动有关,具体说就是身体的运动。怎么样站着,怎么样坐着,十指如葱的手静的时候怎么交叉起来几乎纹丝不动地象征性地置于膝上,还是同样的这双手动起来又怎么接过女佣端来的红茶十分敏捷递到自己手里。

这种音响以及运动方面的记忆,尽管先后顺序已不确切,但却每一部分都清清楚楚地烙在我的脑际。

最为奇怪的是,自己对太太的动态印象鲜明,对她的静态却记

忆朦胧。即便那张美丽的面孔,也是通过表情才记住的,而不是形状。那双眼睛更是如此。在老家时,有个老爹问自己,牛角和牛耳哪个在上面,哪个在下面?这种事自己早就知道,未加任何思考就答出来了。结果老爹说,“少爷里面能马上答出来的,真不太多。”看来要记住任何东西的形状都不容易,不独女人的脸。

那么太太穿的服装我又记住了多少?这还真有点说不上来。记忆反倒要借助太太的话语才能唤醒。自己无意间向太太的花格外罩打量了一眼,只听太太这样说:“有点怪吧,都老太婆了还穿这么艳的服装。这些都是过去出门才穿的礼服,现在我都当成便装穿了。”经过这番提醒,我才注意到,果然不错。不过当时并没觉得有什么扎眼之处,倒是感觉和服那鲜艳色彩与太太的容貌正相协调,看上去有一种超凡脱俗之感。

写着写着又绕弯子了。我真是怯懦。

打开这本弃置已久的日记,执笔作书究竟是为着什么?不是因为想记录某种阅历吗?为什么有勇气为之却没勇气书之?或许本非有勇气而为,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何不觉得羞耻?

当自己从根岸那家的铁门跑出来时,但觉气血上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爽快,充满了力度感。那时的自己与平日完全不同。与那时的状态比起来,平日的自己简直就像脉搏里蓄满了鱼的冷血一般。

不过这些仅仅是身体的感觉,思想却还是混沌一片。起初,自己还是大步流星,萨摩木屐踏在寒夜的土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走着走着,步履渐渐放缓。登上莺坂向西拐去,走过一座有成排石灯笼的祠堂前,只觉得刚才浑身上下还点得着火的血液像是一下子被抽空了,脸色苍白,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同时,思想也渐渐恢复了原有的秩序,一股清澄的喜悦涌了上来。就像一个发热病人,Paroxysme(高烧)发作之后,顿觉轻松起来。自己手里还拿着一卷《拉辛文集》,并负有必须归还的义务,这义务并不令人觉得愉快。也许是那双具有魔性的双眼,对自己已经失去了曾有的魔力。

突然一件怪事浮上我的记忆。那是太太的一种身姿。当时自己借口去换一本《拉辛文集》正想告辞时,太太说外面天太冷,吩咐女仆去把烫好的葡萄酒拿来,又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喝光。本来前曲着坐在长椅上的身子,现在充分伸展开贴在椅背上,穿着白布袜子的双脚一直向前探出。

在忆起这个场面的同时,我又回想了一下,从进去到归来其间和太太的对话,不由得对没有一个词汇涉及到爱情感到吃惊。心里甚至怀疑过去读过的小说、剧本是否都是虚构的?那时候猛然想起 Aude(奥德)这个名字。只是奥德的眼睛就像大海一样,人被眼中的惊涛骇浪卷进去就会没命。这双眼睛空洞无物,却能杀人于无形。而太太那谜一样的眼睛则是活生生的,眼睛中蕴含着万种风情。那副身姿也像是在对自己讲述着什么,那种讲述方式真是少见。十分中规中矩的肢体倏忽间变得十分 frivole(轻薄),这种两面性正与奥德相近。我边走边陷入深深的感触之中。转过美术学校与图书馆之间的拐角,警察突然举着风灯凑到我的脸上,不觉吓了一跳。

前面说过,在写今天的日记时,我走的是一条弯路。这样做的结果是避开了目的地,好像只在外围兜了一圈。不过,那个原本陌生的人,今天已经变成了熟悉的人。并且,距离那时才过两个多小时,那一瞬间掀起的波澜就平息了。现在自己的内心平静得有如哲人。自己都没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

没想到的不仅仅是这些。那个已经不再陌生的人,竟会以这样的机缘成为熟人,这也是我始料不及的。自己原本没指望一定要经过恋爱才能成为熟人,但也想到,在没有恋爱的情况下,自卫心理会如此容易被攻陷。还有一点,那个坂井夫人绝不会是,绝不会是自己的恋爱对象。

内心中奔腾着的这种冲动和本能的驱策,我已经好久没有体验过了。每当神不守舍时,眼睛盯着书上的文字,心灵却不能诠释文字的意义。有时甚至突然茫无目的就冲到室外,四处匆匆走上一遭。途中猛然醒悟到,自己在追求着什么,就像 Gautier(戈蒂耶)

Mademoiselle Maupin (《模斑小姐》) 中的少年追求少女一样。但自己并未因此自责, 只是自我嘲笑了一番。那时的心情真叫奇怪。真想遭遇一场冒险的爱情啊。只要对方是女性就成。至于究竟自己会不会委身于这种爱的冒险, 还是个疑问, 只好付诸刹那间思虑的选择或意志的判断了。惟有自己的身体应备加爱惜。自己真的不想轻易委身于人。万一真的碰上了哪个女性, 主动委身于己, 而自己又不想接受时, 那就尽量在不侮辱她的情况下, 给她宽抚慰藉之后, 再和她分手, 方能显出谦谦君子之风。如此一来, 那种罕见的纯洁的交往说不定也能成功。哎, 不对, 这好像不大可能。从西洋小说所写的故事情节来看, 这种场合, 女性不可能感觉不到侮辱。就算一时纯洁的交往能行得通, 肯定也会成为似是而非的东西, 纯洁不过是提前了的肮脏而已。不管它了, 反正这已是冒险的爱情之后的事, 想也想不清楚的。嗯, 类似的这种思量, 时常半有意识半无意识地在心中往复跌宕。每当自己觉察到这个现象时, 意识便一下子清醒过来, 顿觉羞愧难当。自己真是太怯懦了。为什么不去追求真实的生活, 为什么不去追求猛烈的爱情呢? 我不由得为自己窝囊透顶而汗颜。

总之, 一方面是内心里确实产生了冲动, 另一方面来自外部的诱惑也不是没有。小时候, 我最为大人所宠爱, 乖孩子这个词简直就跟我的绰号差不多。每次和小朋友一起玩, 年长者, 特别是女性的年长者, 总是在侮辱其他小朋友的基础上树立我的光彩形象。乖孩子这种意识不知不觉间, 培育起我那种孤芳自赏的性情, 滋养了我的 *Vanité* (虚荣) 心。自此以后, 我不仅意识到了到自己长得帅气, 而且渐渐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这种帅气。当我用自己的眼神表示出某种看法时, 顽固的年长者会很脆弱地就做了让步。于是, 一遇到他人意志的抵抗, 我就会用眼神来说话。渐渐地就连自己也不能不承认, 这是一种媚态。明白之后, 自己也曾做过反省: 男子汉大丈夫岂能采用这种宦官似的伎俩? 然而, 从乖孩子进化到美少年后的今天, 这种媚态仍是病根未能尽除, 与其说是无形的恶习, 不如说是可视的畸形, 如蛆附骨, 如影相随。我甚至怀疑, 这种

媚态为了摧毁我已经觉醒的意识,说不定早已 raffiné(变本加厉),戴着天真的面具,躲在阴暗的角落,以图不时一逞淫威。而来自外面的诱惑,尤以异性的诱惑为烈,凭借着孤芳自赏的心理和媚态作内应,构成一道自己相当不易攻破的屏障。

今天发生的事情不过是这块精神温床里生出一株秧苗而已。

自己并不后悔发生这件事。理由很简单,在我看来:似乎已成为当今社会绝无仅有的男子的贞操,即便值得尊重,也不外出于明哲保身或拥以自重之类的利己主义而已,此外没有任何意义。这种利己主义在自己身上同样存在。尽管那一刻自己曾在瞬间被理性之光照亮,可这种心灵的明智旋即又被神经兴奋的阴云所遮蔽,激动得上下牙床直打架。当那一瞬间的光明消失之后,自己在心中叫喊:“什么,是个寡妇?”记得江户时期学者平贺源内有本书里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当别人老婆向你暗送秋波时,就该当心你的脖子被涂上墨。寡妇啊……”我当时内心就是这种感觉。

由利己主义出发,招致的某种损失,我姑且只有认了。同时也打定主意,今后决不再招致这种损失了。不过,我并没感到能够称得上后悔的那种苦涩滋味。

没有苦涩,照理就该有甜了。可是甜也没有一分一毫。那时,灵机一动触发的力度感、昂扬的心态,过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回到这个房间里,坐在这张桌子前,我没有一点积极奋发的感觉,也没觉得这具皮囊中有什么大的生理变化。当然,确实比平素感到的寂寞要多一点。不过这寂寞与根岸那个房间的吸引力无关。既没有恋爱,也没有沉沦。

这种阅历也能算生活吗?怎么看也不像。确乎不能说这是真的充实的生活。

自己就不能拥有真正的生活了吗?自己真的不过是一株生在颓废的沼泽里的无根草?虽然也开花,却像梦一样苍白?

已经没什么可写的了。我还是趁天色未明,稍微睡上一会儿吧。能睡着固然好,即便睡不着也没什么,正可作为兴奋的纪念。

或许现在睡不着,甚至连睡意的余波也消失殆尽,就是因为日记写得时间太长的缘故。

十一

纯一根岸之行的第二天,和昨天一样,还是一个好天气。

往常即便读书写东西到深夜,早上起来也从未有过身体不适的时候。可今天早上,坐在洒满明媚阳光的拉窗前,纯一却感到头痛,眼睛怕见强光。心想洗过脸就会好吧,便匆匆向廊下走去。

清晨,万物浸透在饱含细润蒸汽的空气中,看上去都是青濛濛的色调。洗手石钵附近,那日长次郎利用空闲时间铺下的松叶周围,粗粗的界绳上还结了点点白霜。

匆匆换上室外用的木屐走出门来,蹲在路旁看风景。两个穿着工作服的匠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走过去。呼出的气都是白的。

蹲了一会儿,头不痛了。转身回到廊下,捏着根牙签,脑海里又朦胧浮现出昨天发生的事情。纯一觉得,那件事现在是该仔细反省一下了。隔着拉门传来打扫房间的声音。婆婆已经收拾好寝具,打开东面拉窗,正清扫室内灰尘。

匆匆洗过脸,走进房间一看,四下里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目光马上被桌上放着的日记吸引过去。当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昨天亲身经历的事件本身,而是这件事在日记中如何记录下来的。记忆催生着记忆。纯一但觉有种不安向心头袭来。这是因为,昨晚对那件事所作的心理分析,还有相当多的地方没顾及到,他担心由此导致整体判断上的失误。尽管同一件事,夜里思考与白天思考,往往会呈现两种不同的面目。

昨晚的事件并非时间一过就一了百了。今后将会怎么样?事实显而易见,自己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恋爱感觉,然而那太太对自己真的再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吗?这点大为可疑。昨晚觉得所有的都已成为过去,不正与疟疾发作后,病人却以为已经痊愈相类似吗?

还有,难道自己真的不想再看见那双谜一样的眼睛了吗?与昨夜更深人静之后的心理状态不大一样的,不知为什么,现在甚至觉得那双眼睛的魔力又开始一点点产生诱惑作用了。

还有,正如旅馆老板不在就没法结账一样,问题不光是自己怎么想,还必须把对方的想法也打到账里一起算才成。自从在有乐座初次相逢,对方一直向着目标挺进,自己始终处于被动状态。问题也许在于:不是今后自己打算怎么办,而是看对方打算如何对待自己。就个人而言,恋爱或许还在有无间,对方也许才真的是逢场作戏。如此看来,问题很明确:自己应该引以为耻的这场恋爱,对方究竟想要继续到什么时候?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场恋爱肯定不会持久。不过,所谓的不会持久,仅仅是相较而言。

正沉思间,婆婆端来早饭,纯一拿起筷子。婆婆手里一边忙活一边问:

“昨晚你好像看书到很晚啊。”

“是啊。上朋友家借书去,一拉起话来就收不住了。回来得晚了些,然后又处理点自己的事……”

好像在辩解什么似的。这是搬到婆婆家来第一次扯谎呢,纯一忽然想,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烦躁。

吃过饭,婆婆往火盆里添了点炭就回去了。

纯一拿起昨天晚上借来的《拉辛文集》,只读了一两页就再也读不下去了。于是心里给自己找借口说,这种经典之作,本来就该找个神闲气定的时候读才好。随即拿起一本收有 Huysmans(于斯曼)作品的法国小说集读了起来,这本书是两三天前,在神田三才社淘到后买回来的。

作品的主人公是个小说家,里面有一段写他和一位医生访客的对话。谈论的话题是有关已成过去的自然主义的得失。来客认为:文艺原本离现实社会越来越远、最后几乎到了绝缘的地步。而自然主义则扭转了这一局面,总算使文艺再次恢复为有血有肉的形态。这正是自然主义的功绩。然而,及至发展到信奉这一主义的作家用烦琐、冗长的笔墨表达平凡庸俗的思想时,自然主义便走

上了末路。主人公虽对来客始终持排斥态度,其言词中倒也确有真知灼见。

在称道自然主义的功绩时,作品中举了巴尔扎克、福楼拜、龚古尔兄弟为例。最后还举出了左拉。怎么看,拉出的清单里面都是些响当当的人物。

回顾一下日本的自然主义运动,就像法国自然主义的一个 *en-miature*(缩影)。即便带着偏袒的目光看,仍然感觉不到什么分量。纯一来到东京,得以近距离接触那些自然主义的提倡者,反倒使得过去的仰慕热度在相当程度上冷却了。

对话结束后访客归去,主人公还在独自思考。有一段这样写道:“真实的材料,详而又详的局部刻画,以及丰富而又有点神经质的语言,这些方面都是写实主义应该加以保存的。不过,超乎其上的,应该是一种能够汲取妙思灵感的神秘之物。奇迹不能用官能病来解释。人之为人就在于有灵有肉,二者相互融为一体,或者说混为一体。我要表现的正是这两方面,描写二者之间的反应、纠葛、调和。一言以蔽之,我想要做的,就是沿着左拉开辟的道路前行。同时,在其上,另建一条平行的空中走廊,一条背面的、隐蔽的路。一言以蔽之,建立一种神秘的自然主义。如此一来,吾辈亦足以自夸,足可成就另一种完善,足可造就别一种强势。”如不能成功做到这一点,那么自然主义就会沦为街市坊巷的杂耍,以那种故意卖弄的电信体文字,徒然效仿神秘主义艺术,终不能掩去其思想的苍白。

纯一读到此处,思绪早已离开书本上下翻飞。眼里盯着书上的字,内心里却别有所寄。

他在想,自己昨天的阅历不过是一种身体的阅历,自己的心神则独行于空中走廊。由书中文字触发的思绪,之后就与书中的内容分道扬镳了。

这种没有心灵伴随的交际,坂井夫人究竟想持续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会不会像昨天已经浮现在心中的奥德一样,一直纠缠着自己呢。在达到目的之前,相信夫人会一直进击,然而等到她达到

目的后,那时,会不会开始同时意味着结束?借来的这本《拉辛文集》,就是把自己同对方联结在一道的丝线。如果把书还回去,对方是剪断这根线呢,还是上面再缠上两道三道?她会写信来吗?会自己找上门来吗?

这样想着,不由得盼起那封信,盼起那个人。邻居阿雪还是时常到这房间来。可和她在一起时,即使再亲密彼此还是免不了客气。每次都要等阿雪离去后,自己才会松一口气。那位太太则不同,打见第一面起,就没感到过精神上有什么拘束。如果她来到这个房间,两人在一起肯定会极其自然放松吧。想聊什么话题,不会有一丝一毫精神负担。即使一言不发,也能相互猜到对方心里去。

想到这里,纯一忽然省察到,自己是不是在空想的世界里过于恣意放纵了,同时觉得自己真是没出息。

怎么说自己也是个男人啊。就算以前没经验,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但也不能这样一直被动下去吧。不管对方怎么想,作不作回应还在自己。只要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进退唯系于自己一念之间。借来的书,打个小包就可以寄还。即便有信来,干脆就不开封好了。哪怕找上门来,也可以断然拒之门外。

想到这里,纯一不由得心问口,口问心:自己能做到这点吗?显见得还是有些踌躇。从这种犹豫不决中他得到一种快感。踌躇中,各种回忆也乘虚而入,浮现在眼前。那婀娜多姿、或立或卧的身材,那娇媚无限的眼神,还有那令人怀恋的声音,一下子全想起来了。并且,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内心里对那太太还是感到依依难舍。甚至想,如果在这间屋里看到太太那副样子将会怎么样呢。眼前又浮现出太太脱下来弃置一旁的女式大衣,还有大衣上的那副皮手笼。

纯一忽然回过神来,不由得心里嘲笑着自己,于是又捧起 Huysmans 的小说读了下去。如果说作为一个文艺家的小说主人公迪塔尔是个倦于旅行的人,那自己就是一个尚未踏上旅途的人。迪塔尔尽管对现实世界感到厌倦,也曾几度想过干脆投身天主教算了,最终都因为那是“向着空虚的飞翔”,不得已只好从这个死胡

同回到现实世界。他为什么厌弃现实世界？理由实在荒唐：因为不堪现实世界奇迹之多。金钱之类就是奇迹之一。想做点事情的人，手里没有钱；有钱人又什么都做不来。富人有了钱，会助长恶行；穷人有了钱，会走向堕落。当金钱集而成为资本，便由个人的祸端一变而为人类的祸端。成千上万的人因没有钱而饿死，世界跪倒在金钱脚下。就因为金钱不是恶魔业障却又别具魔力，所以才被称为奇迹。如果不得不信这个奇迹，那么也就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三位一体的教义了。

纯一蹙起眉头，尽管他对作者的厌世主义多多少少寄予同情，但同时又觉得小说把天主教作为惟一的出路，由此可见因循的根须该有多深。

十一点半左右，大村来访。星期一上午最后一节课和下午的临床讲义都是某教授担当。那教授因故休息，所以来纯一这里，邀他一块到郊外散散步。纯一马上赞同，说：

“我正好没在近郊转过，不知什么样。天气这么好，不管到哪儿转都成啊。”

“天气以最近的情况看，外国人最是旁观者清，他们都说天未转冷时最好呢。”

“好像是呢。那咱们去哪儿呀？”

“嗯，我还没想好。姑且先去上野车站，到了火车上再说。”

“马上就要到中午了。”

“那在上野吃了再走。”

纯一正穿着裙裤，大村看到桌上放着一本书，顺手拿起来翻了翻。

“在啃这么难的东西啊？”

“嗯。刚看了个开头，写的好像都是些厌世的事情呢。”

“是呢。你指的是不是那一段，描写他走投无路时想投身天主教，中途又返了回来，成了神秘自然主义者？”

“是啊。我正好读到这儿。之后究竟怎么样了？”

两个人这样交谈着，纯一穿好裙裤，又拿上鸭舌帽。大村走到

门口坐下来，往脚上套着高帮鞋。

“喂，等我一下啊，咱们边走边聊。”

纯一趿拉着木屐先到花匠房后门去了一下，交代说今天午饭到外面吃，就和大村一道走出去。每次和大村并肩同行，都会萌生出要被这个身材魁梧的伙伴压垮的感觉。

大村好像察觉到了纯一的这种心理，向他脸上望了一望，说：“步子放缓点走吧。”

这口气听上去既像是妥协，又像是庇护。不过纯一并没有生气。

“刚才的小说接下去怎么样了？”纯一问道。

“呀，简直没法说。因为迪塔尔喜欢的那个女主人公是个地地道道的恶魔主义者，迪塔尔听了之后十分震惊，不由得拉住她的手。故事想要强调的是，在现代法国社会中既无道德，又无宗教，有的只是恶魔主义。你以前没有读过这位作家的东西吗？”

“是啊，一直没机会读。那本书本来没有订购，有天听濑户说，三才社那里进了相当多的法国小说，跑去一看里面有这本书，当时便买了下来。”

“濑户懂法语吗？”

“不懂。学校提倡学法语，他才想到要买点会话方面的书。去了一看有那么多新书，便来告诉我。”

“估计就是这么回事。那你就先看下去吧，里面内容很刺激呢。本来就不是给青年看的书啊。”

边说边笑着看纯一的脸。纯一默不作声地走着。

二人来到天王寺前的路上，天气虽然很好，来往的行人却不多。迎面碰见一个乘车的女孩子，看样子像是去扫墓。店铺前有几个小孩在铺开的席子上晒太阳。

从动物园前横穿过东照宫的牌坊，就是精养轩后门。二人走了进去。

横穿过柜台，进入食堂，客人还没上来，两三个跑堂的正围着火炉说着话。看见有人进来，吃惊地散开了。其中一人跟随他们

走到靠近阳台的桌子附近,二人点了几样菜。

又问喝什么酒。大村要了啤酒,纯一要了柠檬汁。大村说:
“喝柠檬汁不冷吗?”

“酒也不是不能喝,只不过还没到那种见了酒不要命的程度。”

“这么说,只要劝你,你就喝了?”

这话听在纯一耳里,竟引起了意想不到的震动:“是啊,我也知道自己有点 *passif*(消极被动),真没办法。”

“谁也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 *actif*(积极主动),富于 *agressif*(挑战)精神啊。”

跑堂的端上汤来,二人一边吃一边闲聊着,纯一忽然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你对男子的贞操问题怎么看?”

“啊,这个问题呀,尽管我是学医的,看法也未必就高明。由于生理结构上的特点,男性要想保持贞操肯定不会像女性那样容易,这倒是事实。不过,要想保持并非不可能,保持也决不会有什么害处。如果你问我的意见,我是赞成保持的。”

纯一感到脸有些发红:“我也是想保持呢。可我总觉得贞操之类的东西,只有利己性的意义,你怎么看?”

“为什么这样说?”

“我的意思是说,那不过是爱惜自己而已。”

大村好像思考了一下,然后说:“你这样讲并不是绝对说不通。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从生命的冲动、种族的存续这种意义上考虑。从这个角度看,因为保持贞操是对生命冲动的一种抑制,所以与其说是 *egoistique*(利己的),不如说是 *altruistique*(利他的)更合适。这么说有点像是哲学说教,不过持这样看法也是极为正常的啊。”

纯一放下手中的叉子,眼里放着光,“的确如此。其实,我早就想听你谈谈哲学呢。在老家时,我就深深感到,无论什么都被陈规陋习束缚,那人还活个什么劲!由此开始,对自己周围的事物全都持否定态度。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小说等的影响吧。再

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里,我对自己的思想也开始进行了盘点,还记得以前和你谈起过所谓新人的话题吧,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你说所谓积极的新人的积极究竟指什么?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跑堂的撤去大村前面的碟子,又走至纯一身边征询地看着他的脸色。纯一把刀叉放入盘子说:“拿走吧。”打发走跑堂的之后,接着又继续刚才的话题:“对此,我也曾做过一些思考。想来想去,好像自己的思想除了利己的还是利己的,且是吝啬的利己主义,说是独善主义也没什么不妥当的。我想这怎么能行得通呢?没有失就没有得。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所作所为,又有哪一件是付出了牺牲,是出于献身的态度呢。自从有了这种想法,就开始觉得世界上这也是利己的,那也是利己的。既然头脑中抱着诸如此类的想法,所以在考虑贞操问题时,只想到自我保存、利己主义这一方面,却从未想过,有否牺牲生命的享受及种族的延续问题。”

大村的脸上浮现出并不令人讨厌的笑容:“因此,你才想牺牲自己,换取恋爱?”

“不,那倒不是。即便是我,也和其他人一样期待着恋爱。不过,我并不认为恋爱就是人生的全部,所以也不认为,成全恋爱就是积极的新人的特征。”纯一的笑容看上去多少有点勉强,“就好比穷人家查户口一样,在清点一下自己的德行多寡时,把贞操也列为其中一项。”

“有道理。人之行事,特别是那些被称为善者,即便所做的事情相同,动机却有可能各不相同。有利己者,有利他者,还有二者兼具者。因此,即便是新人,追求积极向上,然而一旦事关道德、宗教,不管他们要创建的是哪一种,都是与利己不相容的。”

“这么说,还是要被某种陈规陋习所束缚了。记得以前也跟你提到过这点,你那时说绳子捆的地方不一样。这话我到现在还不太明白。”

“你记得倒是很清楚呢。我是这样想的,陈规陋习这种东西对人的束缚,属于本能的、无意识的。而新人被道德所束缚,表面上看同样也是束缚,但后者却是有意识的。如果说陈规陋习对人的

束缚,就像窃贼四处逃窜,最后还是被抓住了一样,那么新人被道德束缚则像江洋大盗堂堂地亮出名号,含笑前来就缚一样。不管是束缚还是戒规,仅仅是说法不一,本质上都是一回事。”

大村边说边笑,一副无拘无束的样子。纯一也跟着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纯一说:

“如此看来,道德这种东西尽管由自我创建,但同时也是利他的、社会的,对吗?”

“那当然。个人创建的道德,一旦变为公众的,就是一种飞跃,一种复活。所以,如果有积极的新人产生,社会问题也就会从内部得到解决。”

之后二人一时无话。菜是风味烤鸡、凉拌莴笋。吃过后,又一同走上凉台喝了杯咖啡。

付过账,二人分别戴上大学生制帽和鸭舌帽,头顶冬日温煦的阳光,呼吸着东京少有的干爽空气,走出精养轩。

十二

二人横穿过一座小山,从常磐华坛餐馆后面的一条小坡道走下来,进了上野车站。由于天气晴朗,左近一带出行的人看上去真是不少。售票窗口前,一群脚蹬草鞋、手提包裹的人密密麻麻挤作一堆,站在那里。

“上哪儿去好呢?”大村问。

“我还没去过王子呢,去那儿怎么样?”纯一回答。

“王子太近了。还是到远一点的大宫去吧。”大村这样说着,绕到二等候车室,买了两张头等车厢的车票。

还有二十多分钟发车。大村去三等候车室设有椅子的角落买香烟,纯一独自走进一等候车室转了转。

这时一道罕见的场景映入纯一的眼帘。

在大厅中央安置的那张桌子旁边,立着一位夫人。年纪大约五十多岁,但在旁人眼里,看上去也就四十上下。穿着打扮得十分

素气,给人的感觉却显得很有品位。头上烫了许多细碎发卷,没见佩戴什么特别扎眼的发饰。脖子上系了条银灰色毛皮围巾,手里拿着同样质料的皮手笼。身畔环绕着五六个男女,越发衬得她身姿、神态光亮耀眼。

看场面就像是女王 *cercle*(出巡)似的。夫人先向留守的老女仆交代有哪些事情要办,继而又向一个跟班模样、三十多岁的洋装男子发出指令,同时也没忘记向那些像是前来送行、学生打扮的每一位少女叮咛嘱咐。那些话语从她那血色极淡的口唇间吐出,一字一顿,听上去清澈悦耳。整段话找不到一处赘词累句,好似千锤百炼的美文。每个字的尾音都发得十分清晰,决不拖泥带水。纯一想起在故乡随家人观看九州大操练时的情景。当时师长下令召集将校集合的场面,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那以后,今天是第二次听见有人以那种果决的口吻说话。

纯一心里禁不住把这位不知名的夫人与坂井夫人作了一下比较。两位夫人都称得上是鹤立鸡群,并且是那种喜欢玩弄心机,玩起来又几乎不着痕迹的类型。与他们相比,其他女人则幼稚得像初出茅庐的生手。正如艺术方面日本存在着 *maniérisme*(矫揉造作)一样,风俗方面也是如此,不像人们在书中读到、画上看到的西方女性那样以自然取胜。在精通这种技巧的夫人中,如果说坂井太太是典型的八面玲珑类型,那么这位太太可以说是女中豪杰或贤惠夫人那种类型。

正巧这时,纯一看到大村向这边张望了一下,像是正在寻找他。纯一赶忙走出去,两人踏着三等候车室座椅旁边的石板路边走边聊:

“刚才头等候车室里的那位夫人,好像不同寻常啊。你没注意吗?”

“没注意。啊,对了,那就是有名的高畠咏子。”

“是吗?”纯一心里念叨了一句,“果然名不虚传”。这女人曾任东京一所大学校长,是个集千百毁誉于一身的人物。有关她辞去校长一职的理由风传甚多。在老家时,就听田中先生说起过:咏子

最擅长演说。一次因故在学生面前发表讲演,雄辩滔滔的风采不由得令人联想起拿破仑鼓舞士卒的情形。据传,尽管平日经常受到坊间一些无德小报中伤,但她在辞职时作的告别演说,令全校学生泪洒衣襟。并且,绝不能认为这仅仅是一时的情感冲动。当各年级分别推举赠送纪念品的代表时,几乎人人争着想要上台。总之,这女人称得上是个巾帼英雄,是那种能够始终把自己的情感置于意志之下驾驭的人物。纯一如此想像着。

“尽管听说过她是个女中豪杰。可没想到乍见之下,她的一举一动竟会这样引人注目。”

“嗯。是很有个性。”

“并且实际上也真的很了不起吧。”

“当然了,是很了不起。对了,你还记得有个年纪轻轻就自杀了的奥地利学者吧,名字叫 Otto Weininger(威宁格)。可以说,尼采之后就数他写的东西最让我感到震动了。他曾说过,正如每个男人都带有几分女性要素一样,每个女性也都带有几分男性要素。这就是说每个人的构成都是 M 加 W。并且他还说,越是了不起的女人,M 所占的比例就越大。”

“这么说,咏子身上的 M 成分也相当多了。”纯一嘴上这样说着,心里想:自己带的 W 成分也不会少吧,顿时感到有点烦。

手提包袱的那些乘客,已经开始向着立有黑木牌标志的检票口拥去。铁栅栏刚一打开,那些人就朝站台上挤。以往每逢这种时候,纯一总是要等到其他乘客走得差不多了才会动身。今天由于大村既不让路也不前拥,只是像个气球似的,任由空气般的群众推着前行,纯一也只好随在身后早早进去了。

进了一等车厢,只见已经有两个乘客捷足先登。恰好这时,在候车室里看到的那个穿洋装的小伙子跑过来,皮箱则由紧跟在身后的红帽子搬运工提着。红帽子把皮箱放在车厢靠左边那个座席的中间,又在旁边铺上一条粗格驼毛护膝毯。洋装小伙子出了车厢。大村在后面一排落了座,纯一也紧挨着大村坐下了。

接下来,两个像是城里人的女性走了进来。一个年长,一个年

轻。银杏髻上都插了一把珊瑚簪。就连阅人无多的纯一也能从她们穿着上看出来，两个女人大概是艺妓。她们先把皮篋放在两人之间的空隙后坐下来，紧接着脱下木屐，抱起皮篋，相对正襟而坐。两双白色布袜呈对称状从座席边缘露出来。

艺妓打扮的女子平静地朝这边望着，纯一感到有些难为情，求救般地望了大村一眼。大村故意装出一副全然不知的样子，看着站台上你来我往的人群。

等乘客已经上得差不多时，咏子走进这节车厢来。那个洋装小伙子向她问候之后，便跑着离去，大概他的座位是在三等车厢吧。四五个学生打扮的女孩在窗外排成一列。咏子从打开的车窗向老女仆交代着什么。

发车的铃声响了。讨人喜欢的女学生连声喊着“一路顺风”“再见”，声音婉转好似百灵鸟。咏子笔直地站在窗边，频频点头作礼。一个大点儿的女学生瘦削的面庞上充满生动表情，直到列车开出很远，还能看见她在挥动着手帕。

咏子静静地坐在铺好的护膝毯上，两手插在皮手笼中，端然不动。

车厢里暂时静了下来。途经日暮里车站时，那两个像是在花街柳巷里讨生活的女人最先打破沉默：

“能行吗？”年轻的那个问。“想那么多干什么。”年长的女人说。

两人谨慎地放低了声调，声音出人意外地小。不过，在原本就鸦雀无声的车厢里，还是能一字不漏地听得清清楚楚。对话从头到尾都没有主语。

大村一言不发，纯一也只好沉默不语。咏子还是端然不动。

窗外蜿蜒不断的乡间土道上，偶尔可见拉着客人的人力车慢悠悠走着。成群的麻雀从收割过的田间飞起。一幅画着很丑的人像的广告上，落着一只乌鸦，张着大嘴呱呱叫着，不久就飞走了。

车厢左边的车窗，日光照射进来，有微细的粉尘在光柱里跳舞。

两个艺妓也噤口不语了。大村还是一言不发,纯一觉得有说不出的无聊,却又只能沉默。

列车经过王子时,纯一望着窗外,说了句:“这一带是王子吧?”大村简短地答道:“这趟车在这一站不停。”就又缄口不语了。

到了赤羽站,一个站员走进来,摸了摸桌上摆放的沏茶用水热不热就出去了。这一站,还有蕨站以及浦和站,多多少少都有乘客上下车。不过纯一等人乘坐的沉默的一等车厢里,没见有人员的增减。咏子始终保持着那副端庄神情。

三点多时,列车到了大宫。两人把手里的票递给站员撕下一半,就走出了车站。大村操着轻松的语调说:“啊,真难受。”

“怎么说?”

“看你那么傻乎乎地坐着,让人家不错眼珠地盯着,我可不想遭这个洋罪。”

“你说的人家也包括咏子吗?”

大村笑了。“嗯。就算是吧。”

“你究竟指的是哪种人啊?”

“是……真不太好说。总之就是那些容易误解你的人,我可不喜欢让他们盯着自己。这样说你该明白了?”纯一听了眼睛瞪得老大:“说得太抽象了,是不是指教育界人士啊?”

“啊,你终于明白了。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 hypocrites(伪善者)啊。”

大村又笑起来:“这样说也许有点过分了。我并不把教育家想得都那样坏,不过,我有个毛病就是看人时,喜欢用固定模式来套。不管是谁,都想放到模式里套一套看。”

两人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聊,进了公园。常绿树间夹杂着枝叶泛黄的灌木丛,两根门柱与茂密的树林成对望之势,门柱上悬着一块有些发旧的木牌,上面写着“大宫公园”几个大字。

宽阔的路面上见不到一个人影,只有稀疏的落叶。纯一心里想,到这地方来散步,倒像是蛮对大村的口味。不知什么地方传来弹唱三弦的声音。纯一问:

“刚才你说的威宁格,他是怎么看女性的?”

“他怎么看女性? 他的看法实在奇特。据他说女人不外两种类型:娼妓型和母亲型。也可简化为娼与母。根据他的理论,《东京新闻》以及《无名通信》上披露的那些与演员私通款曲的太太,如果是事实的话,不管她们身份再怎么高贵,娘家婆家再怎么有钱,都可以视为娼妓。为世界的词典里增添了‘艺妓’这个词汇的是日本,所以在日本娼妓的类型比较发达,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然而在法国等地,女性习惯上只生两个孩子,由此导致那里人口面临着下降的趋势,这种现象只能解释为娼妓型在那里占有优势地位。总而言之,这种气质的女人是 antisociale(反社会的)。所幸的是除了这类女人之外,还有另一类的母亲型。这一类型也是永远不会绝迹的。但凡母亲型的女人,都喜欢孩子。不单做母亲时这样,即便在女孩时期,就会像母亲一样宠爱那些小狗、小猫、小鸟。出嫁之后,对丈夫同样是怀着母性般的情感来关爱。这种女人对人类生命的延续功勋卓著,所以国家用贤妻良母主义来教育女性,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娼妓型的女性并不需要施行特别的教育,正如驯马师驯马时不必教马怎样奔驰一样。”

“那他对女子独立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这一现代风潮又是怎么看的呢?”

“他认为这种女人都是 M 大于 W,因此,对她们施行教育时,只要让所有男性学校都为这种女子敞开大门就可以了。”

“有道理。那么恋爱呢,会有什么影响? 以母亲型的女性为对象,恋爱将得不到满足;而以娼妓型的女性为对象,那不是一种堕落吗?”

“正是如此。所以对于类似你这样今后怀有恋爱希望的人来说,威宁格的理论是极其残酷的。女性本不具备恋爱这种东西。娼妓型的只有色情欲望,母亲型的只有繁殖欲望。仅此而已。所谓恋爱的对象,全都是由男性构筑的一些幻影。这就是威宁格怀着极其认真的态度讲述的内容,他最后选择自杀,大概与对这种问题的绝望不无关系。”

纯一只说了句“有道理”，一时再也无话。坂井太太作为娼妓型的典型渐渐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感觉自己就像微不足道的鱼饵一般，被她那贪得无厌、章鱼吸盘似的手抓得紧紧的，内心顿时产生了难以忍受的不快。于是，他这样说：

“总考虑这种事，人也会变得厌世的。”

“是啊。如果沿着威宁格那种人的足迹走，厌世是在所难免的。不过，在恋爱这一概念中，含有一种人生的麻醉剂，就像含有 Ivresse(麻醉)成分的鸦片或 Haschisch(吗啡)之类。鸦片么，就连中国表面上都在禁，但人类能否连酒都戒掉，倒是个疑问。尽管 Dionisos(狄俄尼索斯)受到了 Apollon(阿波罗的)制裁，但酒还是照样流传了下来。问题在于怎样制裁。或者换个说法，在于怎样被束缚，怎样被囚禁。”

二人来到冰川神社的前殿附近。右边的茶馆里传出招徕声，二人几乎条件反射般地避开此地，拐向神社后面。

落叶稀疏的小路那边，树丛环绕中可看到一间别致独立的房子。三弦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四五个人的喧闹声夹杂着女子的歌声一阵阵飘过来。

在嘈杂难听的三弦伴奏下，众人唱着不堪入耳的猥亵小曲。正是日影微斜时，幸好房内拉窗紧闭，这才免去和那群放荡不羁者照面的尴尬。二人又躲开了这个处所。

再往前走就到了神社东侧的沼泽边。边上有家苇帘圈成的简易茶楼，现在正歇店。

“这地方真不错。”纯一不由得说。

“是挺好的。”大村也几分天真几分得意地在椅子上落座。

趁大村点纸烟的当儿，纯一向沼泽四处望了一望。至多丈把远的地方，茂密的枯苇丛中矗着一根木桩。一只乌鸦停在木桩上，正瞪着圆圆的黑眼珠朝这边看。泛着紫色光泽的翅膀稍微抖动了一下，随即又恢复原状，并不逃走。

大村突然说：“你一直都没动笔试着写点什么？”

“嗯。我既未一鸣惊人，也未一飞冲天……”纯一看着乌鸦说。

“人们常用 coup(孤注一掷)来形容文学家的成功。这个词原本来自赌博掷骰子,无形中把艺术当成了赌博。当然,若是流行作家、畅销书作家,或许存在这种偶然性。在当今这个时代,发表思想见解的道路既已打开,除了 censure(书报检查制度)方面的原因外,有价值的作品再不必为无人赏识发愁。所以你根本不必急于求成,更无需忧心忡忡。因为只要你能想起飞,随时都能飞起来。”

“真的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向来都抱着非常乐观的看法。任何门派都好,不管他们在新闻杂志圈里势力怎么大,他们当中的中坚分子总有自立的那一天。到那时,门派这种东西剩下的只有一个空壳,只有自生自灭一条路。所以,想紧贴某一门派作为靠山,既不可能,也不可取。更不必担心遭围剿而沮丧。”

“是啊,不过能有一个谈得来的高年级同学时常交流也不错吗。”

“有当然好,不过这主要还是看缘分了,正所谓可遇不可求啊。到现在还没听说过有谁靠介绍信之类就能找到交际伙伴的呢。”

闲聊中,耳鼓膜忽然静下来,听不见有三弦声以及歌声了。纯一看了一下表:

“已经五点多钟了。”

“照理天该冷起来了。”大村说着,站起身来。

乌鸦一声呱噪,飞向森林那边。目送着远去的乌鸦,但见天空已是灰云四布。

二人在落满枯叶的路上走了一阵,乘坐上行的列车归去了。

十三

纯一的日记空白处又多了起来。不知不觉间十二月已经过半。一连数日都是大晴天,这种情况倒是少见。在老家听说东京冷,可直到现在还未曾领教过。

花匠家的院子里菊花已被剪去了,就连开放了好久的茶梅也

凋谢殆尽。带颜色的只余下常绿树,以及树丛间星星点点的落霜红之类结有红果的灌木。

好久没见到中泽家的阿雪了,尽管心里思量过,但从来没问起过。一天,阿婆提起阿雪家的事,说她有个小妹妹最近患了白喉,被送到大学医院。经过注射血清,白喉是治好了,可肾脏又出现了炎症,看样子短时间内怎么也出不了院。阿雪每天上课回来,都要去医院看望妹妹,很晚才到家。休息日一大早,阿雪就去买玩具,然后就整天陪在妹妹病床边。“这么温顺的女孩,天底下到哪儿去找呢。”阿婆满口称赞道。

好久没去拜访大石路花了,最近去了一次。大石的住处迁到小石川一处叫富坂上的地方去了。纯一因为还没写出什么完整的东西,有点不好意思去,担心大石突然问及最近写了什么,脸上挂不住。谁知去了之后,大石什么都没问,给人的感觉像是问了倒有点反常似的。自己刚进门时,大石好像正写着什么,桌子上堆满了原稿纸。自己先告罪说:“又来打搅您了。”大石听了,表情十分认真地说:“没关系。正在写点东西,机械性很强,想什么时候停下来都成,想什么时候接下去也成,于作品本身没什么大妨碍。”都知道大石惯常的毛病是寡言少语,不喜应答,可现在看他讲眼下的情况给自己听,简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由于大石讲述时的语调极为平静,仿佛在谈不相干的人,自己听了也感觉不到丝毫痛痒。不过纯一还是马上就悟到了,这些话肯定都和现在正写的作品有密切关联。大石一边讲,一边整理着故事线索,好像今天不管谁做听众都无所谓似的。

路花正在执笔的这部作品中出现的《东京新闻》,最初只是一份小报,专门刊登些用通俗文字写成的花边新闻,读者以下层社会的大众为主。由此起家,后来渐渐提高品位,记者更换过好几茬,办报宗旨也几经变更。不过,该报认真致力于推进文艺方面的活动,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是在该报被称为自然主义惟一机关报,而报社也以此自认之后。随着老社长过世,这份报纸也作为遗产转移到儿子手中。此前的报纸发展,并非老社长有意识经营所致。

起初,一个思想新潮的记者偶然进了这家报社,同时,报纸的读者如青年学生等也偶然增加了。记者无意间迎合了很多新式读者的需要。正是这种交互作用,无形中成就了该报作为自然主义机关报的地位。对此,原来的老社长丝毫未加干涉。及至报纸转到新社长手里,他开始施展少壮政治家般的铁腕,使得报纸更上层楼。这位个头矮小的新社长誉田男爵,五短的身材总是用那件在巴黎定做的男士大礼服包裹得紧绷绷的。双眼闪着锐利的目光,眼角堆满了不知羞耻的微笑。据报社内部人士透露说,眼下簇拥在报社周围的大批绝代名士,就是新社长某夜在一家贵族会馆的餐厅,施展他在欧罗巴某大国的 Corps diplomatique(外交界)锻炼出来的社交手腕罗致的。有传闻说,这些名士今后将以赞助员的名义,把社会上方方面面的报道都拉到《东京新闻》来。那么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其中帝国大学所有学科的一流教授占了半数以上。也许报纸今后会办成 académique(学术性)的,而社会上发生的事件,都将作为永恒形式下的鸟瞰图装点在报纸上吧!即便同样的问题,今天可以说是在烤红薯那黑皮一般烟熏火燎、边缘有些发焦的火盆边思考的,明天又可以说是在温室里催发的热带花阴下、隔着玻璃赏雪的窗前思考的。这倒没什么。倒是路花这位报社工作人员中惟一没碰到香槟酒杯的记者,怎么看都是一个局外人。尽管如此,他还是满不在乎地说:“你瞧着看好了,我们的报纸马上就要成贵族报了。”

纯一想不能再坐下去了,以免影响人家的写作,遂向大石告辞,走出富坂上这间旅店。归途中,他一直在思考。《东京新闻》里组成大村说的那种小帮派,刊发不公平的评论,这点即便在局外人看来也很难令人心服。不过,不管怎么样,还算有主张,有特色。推想起来,报社大概并没推戴过路花,所以路花的思想对报纸的总体倾向,自然而然起过支配性作用,才生成那种特色吧。此后社长更换,认为那种倾向是毒害社会的,从一般读者都是未成年这点看,也只有作如是观了。感到令人惊讶的倒是把新闻作为学术阵地,想要铲除以前那种弊端这件事。这种做法不过是一种反动而

已。也可以说是一种压制。为什么不能在某种程度上允许思想自由,不去加以干涉呢?从路花的角度看,这里理当包含有一种牢骚。这种牢骚应该作为赫然的红色愤怒出现,或者作为绿色的讽刺出现。路花会怎样写呢?啊。肯定还会像以前那种,用镭射线一般不管遇上什么都能穿透过去的不屈不折的笔法,全然不牵扯到自己的写,不时来上两句“啊,我脑子里空空如也”。虽然当今的文坛,除了牢骚以外,已经萎缩得看不到力的交锋了,但这样的写法,倒是可以不招致任何反感,皆大欢喜。纯一脑子里转着这些念头,途经指谷街道归去了。

十四

十二月只剩最后几天了。从上月中旬开始,一连下了四十多天的雨,这在记忆中是从来没有过的。纯一连散步都懒得出去,躲在屋里看书的时间自然多了起来。连续读上两三天,就会头昏脑涨,胸闷恶心,食欲不振。有一次心血来潮,居然在三崎町内的商铺都歇店上了门板之后,趿拉着萨摩木屐,到人迹稀少的上野山转悠了一圈。

一天晚上,又是看书看得头昏时。信步踱出门外,在供奉着两大师的开山堂边转过去,穿过重重石灯笼,就到了莺坂之上。正是青森线的上行末班列车经由丘下之地时。在这片死寂的都会边缘,吉原的电灯好像鬼火一般在雾海中忽隐忽现。站在原地眺望,没多久就从公园那边传来报时的钟声,十一点了。一个警察从根岸那边走上坡来,举起风灯对着纯一照了又照,打量了好半天才向祠堂方向走去。

纯一的目光顺着根岸人家的黑屋顶逐栋望过去。大部分人家都为坡道两侧的灌木丛以及祠堂后面的森林所遮掩,看不大真切。

坂井夫人家在哪一片儿?纯一忽然想。只觉得热血涌了上来,转瞬之间已经充溢到身体的各个部位,甚至冰冷的耳朵鼻子,指尖脚尖。

从上次到坂井夫人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不论是端坐室内,还是漫步室外,佳人那倩影都会时不时地浮现在纯一眼前。比起过去的单相思来,现在的悬想次数更频繁,色彩更浓烈。纯一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尝到这种痛苦的滋味。

笼罩在周身的雾气仿佛要从衣领、袖筒、口鼻中钻进来似的。尽管此刻夜深雾重,纯一的肌肤仍然像火一样燃烧着。可怕的“盲目性”冲动掩住了理性的光辉,甚至让纯一生出这种念头:真想马上一口气跑到那人家里,按响门铃。此刻,自己站在山冈思念之际,那位太太是否也会在昏暗的灯光下拥衾而坐怀恋自己?

纯一忽然感到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深为方才刹那间妄生痴念而自惭。

真蠢。自己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只不过看戏时萍水相逢,一度登门拜访而已,哪里谈得上什么深交?充其量自己不过是此类人中的一个,何须再问!若是自己当时再客气一些,对方也许连张明信片都不会寄来。在二十多天漫长的时日里,尽管心里告诫自己不要再等,也不想再等,但情感还是逆着意志而动,心里一直盼着有信来。谁能说这不是徒劳的?想到这里,纯一抬起木屐向脚下一块石子踢去。石子穿过灌木丛坠落到崖下。纯一挥动着手杖,踏上归途。

夜登上野山的第二天,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早上还是晴朗的天空,到了午后就有些阴沉起来。纯一放下刚读一半的杂志,盯着关闭的拉门愣愣地出神。自己早就想读读那本《拉辛文集》了,可想归想,实际上到现在还一页没碰过呢。猛地像是受了什么触动似的,本来极力控制不再去想的夫人面影,又恶作剧般地在眼前冒了出来。“看完了这本,想再换一本的时候,尽管来好了。我已经跟下人交代过了,即使我不在家也没关系,尽管来这里换。”坂井太太说。这个特权自己还一次都没用过呢。明信片又该来了吧。尽管告诫自己不要盼,心底还是在暗中期待。这也许是一种颠倒式的思维。照理登门拜访自己这边应该主动,只要自己不轻举妄动,

对方也会同样潜踪敛迹。那位太太这样做大概是想给人留下一种谨慎、不轻薄的印象吧。要么就是一种欲擒故纵的手腕,以便切实把对象抓在手中。果真如此,不能不承认这手腕好像真的在自己身上奏了效。她并非矜持的淑女,对此自己已经领教过了。这正像欲饮琼浆而不得,姑以一滴润干喉,肯定又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手段。这样思忖间,纯一脑中的空想渐次放纵起来。

正在这时,外面传来木屐轻踏石板路的咯哒声。

“在家吗?”屋外是女人的声音。

纯一悚然一惊。尽管自己在桌前正襟危坐,倒是不怕别人打开拉门闯进来,可刚才那副心猿意马的表情肯定还写在脸上,要紧的是赶快正正心性。

“谁呀?”纯一说着,从里面打开拉门。

微笑着站立在门口的是阿雪。头发照旧拢成一束,不过发梢却编成了三根粗粗的辫子。长长的头发,又浓又密,辫梢处打的还是从前那条淡黄色的蝴蝶结。黄格子的平纹和服,与平日穿的便装究竟是相同还是不同?纯一竟辨不出。只知道今天穿的纯紫绉纱外套确实和以往不一样。

“请坐。若是觉得冷,就进来坐吧。听说你妹妹身体不大好,已经出院了吗?”以前若是对阿雪说这些话,纯一总有勉为其难的感觉。今天这种感觉好像淡得多了,当然不能说一点没有,不过真的淡得几乎觉察不出了。

“你也知道啦,是听婆婆说的吧?肾炎治起来很花时间,所以昨天才出院。十多天没见到婆婆和阿安了,还以为你搬到其他地方去了。”阿雪这样说着,徐徐在廊下落座。看样子有些日子没来,像是有点拘谨,显得比平日更加彬彬有礼。

“为什么那样想?”

“你是问为什么?”阿雪像是信口应了一声似的,过了片刻才漫不经心地补了一句,“什么也不为。”

太阳西斜,云隙间透出一缕光线,把篱笆墙那边丝柏的影子投在走廊地板上。云动了,日影也随之消失。

“我不该一直坐在这里和你说话，开着门，你要感冒了怎么办？”阿雪纤指轻触着地板想要起身。

“那就进来好了，把门关上。”

“那我就进去了？”不待回话，阿雪早就脱掉千代田草鞋走进来。

顺手带上拉门，这天生的一对靓女俊男就被关在狭小的房间里，断绝了和外界的联系。不过，这种事并非自今日始，以前也曾有过多次。每次纯一都是心跳得厉害。

“还有图画哪？让我瞧瞧。”

阿雪和纯一肩贴肩坐下，反复翻看着桌上放的西洋杂志。

纯紫绉纱外套的边裾自然下摆，在纯一顺手递过来的坐垫上堆出 jet de draprie(层层褶皱)。盈手可握的辫子泛着浓褐色沉甸甸地垂在身上。

纯一的视线不安地扫过阿雪的肢体。从脸颊，从两腮，经过耳朵再到脖颈，富于弹性的浅红色肌肤，仿佛手指触上去会被轻轻反弹回来。再看翻着书的手指，每处关节都带有浅浅的肉窝。

风景画这类东西哪怕用再美的颜色来制版，都难以吸引住阿雪的注意力。因为她只对人物感兴趣。阿雪指着风景画中米粒大小的点景人物问：“你说这个人在做什么呢？”如此这般地就是为了引动纯一对画面作解说。

衣袖相触。空气中叫不出名的化妆品香气与女性的健康肌肤味混作一处。突然不知看到哪幅画了，阿雪叫道：“啊，真美呀。”还故意抖着身子。偶一接触，纯一像被电击了一般感到对方肌肤传来的微微弹性。

就在身体相触这一瞬间，纯一无意识地、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站了起来，走到被推得很远的火盆边上，手里拿起拨火棍，说：“啊，火都快熄灭了，再烧旺点吧。”

“我没觉得怎么冷。”阿雪用极为平静的声调说，像是对纯一为何离座毫不知情的样子。

“有这么大的帽子吗？”阿雪叫道。纯一拨弄着火盆，向画面扫

了一眼：是杂志封底登载的女性服装广告。

“听说那种帽子正流行呢。到日本来的外国女人，很多都戴这种大帽子。”

阿雪看完杂志，便用两手支着腮，毫无顾忌地望着纯一的脸说：

“每次看到你之前，都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似的。可一见面，又全忘了。”

“是医院的事情吗？”

“嗯。包括医院的事。”于是阿雪聊起医院的话题。医生说妹妹的病至少要一两周以后才能痊愈，可妹妹从打入院那天起，就嚷着要回家。天天盼着出院，可每次愿望都落空，真是可怜。阿雪就这样深有感触地讲着。又说，每次去医院探望，妹妹都不愿意放自己走。一说要走妹妹就哭，直到她睡着了才走得成。还说有个护士，不知为什么，妹妹好像和她很对性子。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交往，能看出她是个好人。又说有个胖医生叫某某的，每次巡房时只要看见阿雪在，总是要摸摸她的脸蛋。等等。纯一耳朵装满了诸如此类的话。

纯一边听阿雪讲，边观察她的脸。这张可爱的脸庞上一直有细微的表情波纹流动，宛如清风掠玉盘。以前阿雪不知来过多少次了，那时与其说自己看她的脸，不如说她看自己的脸。这情形直到今天才有了改变，自己一直端详着对方的脸。

纯一发觉了这一点，同时也知道，阿雪已经察觉到了自己被盯着看。虽然这在一般人来说根本不算回事，但在纯一却像是一瞬间有了什么重大发现似的。怎么讲？因为从心理上说，这个女孩尽情看别人，同时也就是期待别人看。光说期待别人看，好像还不够。也许说盼着别人看，催促别人看更合适。可是此方进一步，彼方也会进一步吗？或是相反退一步？要么就是不进不退，采取守势，伺机而动？搞不明白。大概对方也搞不明白吧？不管怎么样，对方想知道真相的欲望同样很强烈，正是这点让对方采取了似等待而又似催促的态度吧？

纯一这样想着,同时也感到一种责任:这女孩真的好可爱,捧在手心怕碎了,含在口中怕化了,就算怎么小心加以保护也不为过。他深知,如果换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阿雪的处境委实堪忧。心思一转,阿雪刚走进这间屋时,自己身体里充溢着的那种有些不安分的冲动一般的感觉,也好像挥之尽去了。

纯一拨弄着火盆里的炭灰,热情突然冷却下来。这感觉不可思议地也传染给了阿雪。好像一场梦一般,因为没有什么压抑,所以放任自在。而且,正因为对方是纯洁的女孩,颇感遗憾之余,心想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有时间我再来。”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赶快道歉似的,阿雪边说边站起身来。

“嗯。有时间就过来吧。”纯一也好像欠了债没还似的,用平日里从未有过的调子柔声地说。随后便目送着沉甸甸的辫子摇摆着远去。

当天傍晚,纯一匆忙准备了一下,就走出初音町的住处。离开之前,不知为什么在镜子前面端详了好一会儿。临走时,手里拿着那本《拉辛文集》。

十五

纯一日记的片断。

不想在日记里添上记录着耻辱的这一页。可是,事实就是事实,谁都改变不了。

自己走出房间时,顺手拿起这本《拉辛文集》,心里想:以前自己不也常带上一本想读的书外出散步吗?今天就带这本《拉辛文集》去散步好了。这本书和其他书原无太大区别,惟一特别之处,也许就在于它给自己提供了可以去坂井夫人那里的 *possibilité*(可能性)。至于去还是不去,还不是完全取决于自己?

这种想法几近自欺欺人。

实际上,较早些时候,伴随着某种希求出现的躁动症便已日渐

严重。自己极力想要摒除这念头,可它总是去而复来。就像两军对垒时不断发生的小规模冲突。

大村说过,抑制这种内心希求对健康并无害处。我倒是觉得也许是欲害而不能呢。我已经被自己心里这种躁动搞得不胜其烦。有时甚至认为,这种令人厌烦的日子简直就是对 dignité(人格)的伤害。

大村又说,有神经质遗传的人,很难抑制这种躁动;勉强抑制往往会引发其他疾病。每当自己产生这种念头时,都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患有神经系统遗传病。照理应该没有,父母都很健康,他们都是因患急性传染病而去世的。

久未谋面的阿雪来访,撕开了我的自制力防线。

与阿雪并肩而坐时,好似有光影在头顶一闪。那是命运张开的一面罗网。

阿雪肯定也看见了那张罗网。可是,想要逃脱出来的却是自己。

正是由于自己错把愚蠢当智慧,从而小瞧了阿雪。

那时,就在我对自己的自制力赞美不已之时,却没留意到我的自制力防线已经被阿雪撕开了。我只顾躲避那张一旦被套中想斩也斩不断的坚韧网套了,因而对那根即便绑住自己也很容易挣脱的疏松绳套失去了戒备之心。

单纯的阿雪,可怜的阿雪,你抛出了这根具有破坏力、瓦解力的绳套却不自知。

如果阿雪不来,自己也不会在离开房间时带上这本《拉辛文集》吧。

我手拿《拉辛文集》,在上野山上漫无目的地徘徊。其间,心头的躁动不安也在渐次膨胀。脉搏越跳越快,就像喝醉了酒似的。

到了公园入口,无意间向黄昏中喧嚣的广小路望去,但觉自己发了高烧一般,神智模糊,脚步也沉重起来。

不知不觉又返回刚才走过的那条路,行至一处石阶收住脚步,石阶下面是辩才天女神社。看到有条长椅空着,便坐了上去,翻开

《拉辛文集》浏览着。天色渐黑，书上的字迹模模糊糊看不甚清。于是反复拣了大字体的标题等翻看着，见有一处印着 Phèdre（“费德尔”），遂心不在焉地沉思起来。

猛然间觉察到石阶旁的街灯亮了。光团格外大，放着恼人的黄色。心想，总不会真有那种颜色的彩玻璃吧？等下次再路过时一定好好看一下。

人的心理状态真是捉摸不定。就在盯着那盏灯的一瞬间，我终于下定决心：到根岸去。好像眼前的灯盏真对我的内心决断有什么影响似的。人在六神无主时，往往喜欢把自己的行为动机与眼前看到的事物相附会。

决心既定，我便大步流星向根岸走去。步履越来越快，没多久眼前就出现了那堵熟悉的篱笆院墙。我并未因此而放缓脚步，考虑一下自己的唐突会给对方带来什么样的心理感受，心里只是一个念头：那太太将怎样迎接自己的到来？至于那种迎接方式是否会令自己感到难堪，则压根想都没想过。

门牌的上方亮着一盏小灯，角门没上栓，顺手一推就开了。走进去按下门铃时，确实感到心跳得厉害。倒不是顾虑太太会怎么样，而是出于一种心理悬念。

除了曾见过一面的那个女仆之外，太太家里还有哪些佣人，自己全然不知。只是在想，正值日暮时分，出来的仆人是陌生面孔，这完全有可能。好在铃声一响，便听见上次那个女仆在里面应了一声。记得那时太太好像称呼她为静枝？不过这未必就是她的真名，说不定是坂井家沿袭下来的女仆通称。大概这个女仆专司迎客，所以没见其他的女佣出来。

正门旁边镶有玻璃的窗棂刷地一下亮了，看样子女仆是听到铃响才点上灯的。

开门一看到我的脸，小女仆叫了声“哎呀”，紧接着说，“等我通报一下就来。”匆匆返身去了。尽管那时夫人交代过可不必通报，径直入内，可自己总不好过于造次。本以为女佣此去起码要花上点时间，不意很快就回转来，说：“那间洋房没生火炉，请到这边

来。”顺手递上一双红带草编拖鞋。

在走廊里三转两转行去,惟有各个拐角处亮着灯,沿途所经房间里都是黑洞洞的,寂静无声。

耳中但闻静枝脚下的嚓嚓声与自己脚下的咚咚声。时间虽然短暂,却像是做了一场富于传奇色彩的梦。

走到尽头处,是扇杉木漆面门板。上绘大幅牡丹孔雀开屏图。除下草编拖鞋进得门来,但见内外双重拉门,里面那一重拉门透着光亮。老家也有间客厅,据说早年曾是达官贵戚的宿泊处,结构与眼下这间相近。至于究竟叫什么结构,自己也说不出个名堂,姑且称之为书院式 colonnade(廊柱)吧。看来已故主人坂井恒先生定然是位好古之士,对诸侯遗风怀有浓厚兴趣。

静枝屈身打开里面一重拉门。这间屋里只点了一盏瓦数不大的电灯,灯火微明。但见一座很大的折叠式衣架,架上空空如也。静枝行至唐纸贴面的拉门前,屈膝说道:“客人来了。”稍停打开拉门。

我终于见到了太太。这第三次的会面,自己几度想要中止的会面,自己本拟推迟到遥遥无期的会面,可到最后一刻,自己还是做了侥幸一逞。而且自己是主动一方。

“请进来吧。真可谓久别重逢啊。”太太说,顺手把蒙着浅红色粗花被子的移动式暖笼向旁边推了推。接着,又将桐木圆火盆中的炭火捅旺了,移至客厅正中铺着的那张坐垫前。坐垫是紫色绉纱面料,好像女孩儿用的。暖炉旁边,倒扣着一本小杉天外的《长者星》。

太太的神情是那么认真,那么沉着,这令我颇感意外。谜一样的那双眼睛里,只能看到微笑的影子一闪而逝。此前脑子里,怎么都不能明确勾画出太太会以何种态度应对自己,惟有一点可以断定,那就是太太的态度必然会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意识深处顿时生出一种美中不足之感,生出一种反抗之心的萌芽。我把太太视为自己的“大敌”正始于这一瞬间。

太太看上去好像早已料到会有人来一般,拢成一束的头发梳理

得一丝不乱。自己这次总算把太太的穿着记清楚了。外套竟是以以前从未见过的黄绿色绉纱,棉服则是那种光亮的褐色高级绉纱,上面带有细格条纹。和服带子是银灰色的,上面织有粗线唐草纹样。浅红色的腰带衬垫十分艳丽夺目,衬得整个人看上去更显年轻了。

尽管良心上感受到了一种轻微自责,我还是把一页未读的《拉辛文集》原样还了回去。太太既没看也没接,只说:“等你回去时,再挑上一本拿走吧。”

静枝总是悄悄走进来又悄悄离去,端来了和室内同种样式的桐木火盆,端来了茶,又端来了点心。厅中异常寂静。话音一落,便只剩下了喘气声。双重拉门封闭下,户外一丝风声都传不进,只有火车经过拉响汽笛时,才能透进来一些人世间的消息。

太太对我推过去的那个火盆看也没看,只是把左手置于浅红色花纹的暖笼被上,玉石一般玲珑剔透的纤纤五指有点神经质似的忽张忽拢。同时,圆睁着双眼望着我的脸,口里问的都是些可有可无的问题,诸如“你吸不吸烟”啦,“最近做些什么”啦等等。我一边虚与委蛇,一边下意识地将太太和阿雪的脸作着比较。

该怎么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呢。阿雪的脸仿佛能看到血液在毛细血管中奔流,肌肤饱满而不甚细腻。脸上每时每刻的表情都在不断变化。即便是信口开河,也必定随着每一词汇产生对应的表情筋的颤动。就像有着 sensible(丰富情感)伴奏的 Naif(素朴)小曲。

相较而言,太太的脸白得有点泛青,宛如一尊古希腊雕像,简直就和 masque(面具)差不多。如果非要伸出感觉的触角从那上面找些表情出来,寻到最后,总会止于那双大大的深褐色的瞳仁。在这双眼睛的深处有着某种秘密,正因为有了这种秘密,太太的脸上才会现出一种凝重,就像暴风雨即将来临时的夏空,饱含着正负电子。这双眼睛神情宛如盯着猎获物的鸷鸟或猛兽,但看上去却又不那么狰狞。据说热带海洋里有一种 Nymphe(水妖),估计眼睛长得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嫌这传说有些虚无缥缈,那就把太太的脸比作 mine de mort(死人的脸)好了,或者说是美丽的死人脸。

还有一点也愈发加强了我这种感觉,那就是太太的这张脸惟

有一双眼睛带有表情,而这表情却又和口中的话绝不同步。口是口,眼是眼,各说各的。正是这点使得那双谜一样的眼睛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也使得眼睛的主人变成了 Sphinx(斯芬克斯)。

曾有一个神学者说,“教义”是词,而另一个神学者则说,dogma(“教义”)虽然是词,但却是一个“被强迫”的词。我对太太眼中之谜所做的解释,就算是“被强迫的解释”吧。

无论以现在的形式原封不动也好,还是在形式上加以改动后也好,我的这本日记公诸于世的那一天会到来吗?这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假设异日真的有人能看到这部日记,在此我想要对他说的是:“读者,我必须向你作一个奇怪的告白。而这个告白的端绪马上就会开启。”

太太眼中之谜有传染性。自己的眼睛已经到了必须回应那种谜一般言词的关头。

上野山上的森林已经厌倦了夜的静谧与黑暗。在根岸那间依林而建的房间里,电灯放着柔和的亮光。宛如绮罗遮盖下的肌肤一般,火盆里的炭火透过上面覆盖的一层白色灰烬,给人送来丝丝暖意。此时,太太和我宛如列车座椅或大饭店餐桌旁偶然共席的旅行者一般交谈着。对话的内容没有任何秘密之处,即便向亿万听众公开亦无妨。对于已经受过初次见面洗礼的我来说,这次对话绝非我所预期的那种对话。

与此同时,太太嘴里每吐出一词一句,都会被眼睛里的词所抵消。一方说着“你我之间对那种事情都不必看得太重。”,另一方却倾诉着 *ironiquement*(全然相反的意思)。那眼神中带有 *Une persuasion puissante et chaleureuse*(强烈而充满热情的说服力),而自己的眼睛只能可怜兮兮、毫无抵抗地被牵着走,鹦鹉学舌般重复着同样的词句。

我与太太座位之间,相隔有二三尺,两个火盆夹在当中。我这个烤着手,太太那个却被闲置起来。目光相互吸引,灵魂相互拥抱。一团火焰把两个人裹在一起。

我感到这段时间好像极其漫长。每时每刻都处于痛苦之中。

一瞬间,我忽然发现:自从认识太太以来,从前明确地感到的痛苦,现在变成了隐痛,只能不断在潜意识中一点点地品尝。这个发现有如闪电一般,夹裹着地狱的烟与火,掠过我的意识层面。

谈话期间,痛苦使我对太太的敌意渐次加深。时间拖得越长,我的这种感觉就越强烈。如果我的意志足够坚强,说不定当即就会离席而去,并把没在太太那白皙如凝脂的面孔上擂一巴掌引以为憾。

突然没有任何明显的动机,没有任何的过渡,就……(以下的日记被撕去一张)

那时,我看到了太太眼中的微笑,变成了奏起凯旋曲般的微笑。曾一度中断的可有可无的东拉西扯又接续上了。我对太太的敌视心理愈来愈强烈。只听太太说道:

“我二十七日要去箱根的福住旅馆,只有我一个人去,你要是有时间也去吧?”

“现在还不好说。我最近想做点事情,到时能不能抽出时间去,我也不知道……天色不早了。”

“你要是有时间一定去啊。”

太太按了一下旁边那根缠着绢丝的导线前端的按钮,远处的电铃立刻响了起来。走廊里传来女仆的脚步声,好一会儿才走到近旁。还隔着一个房间远,静枝就在外面向太太请示,问有什么事。我当时心想,看样子这里的佣人都训练有素呢,主人不招决不来打搅。

太太叫静枝来,是要带我去那间藏书的洋房。我真是有点迂阔,对于怎样还回原来那本书考虑得倒是十分周密,却从来没想到太太让我再挑一本拿走时该怎么应付。已经来不及仔细思考了,我借口去换一本书,就离开了座位。被打败的人都是这么没出息。这想法刺痛了自己的心。

静枝走在前面,进去后点上了电灯。也许是脑际的情感风暴还未完全平息的缘故,当和这个年轻的女仆一道待在洋房里,我感到了一种比和阿雪独处时更为强烈的窘迫和兴奋。不过同以前读过

的法国小说、剧本里描写的那种房间陪侍女佣不同，静枝这个女孩文静而又恭谨地站在门口，两手交叉放在鹿子绞染的腰带衬垫处。脸上的神情十分端庄，看不到一丝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可怖的微笑。

我连挑都没挑，就抽出另外一本《拉辛文集》，把带来的那本放回书架上，然后便与静枝一道走出洋房。

《拉辛文集》中的一卷，依然留在我手中。这本给自己带来无尽烦恼的文集，还将使自己继续烦恼不已。

转回太太的房间去告辞，太太站起身来送出门外。静枝为我摆正了草编拖鞋后，就等在走廊拐角，之后便以一种与前行之人不相照面的距离，跟了上来。

“有时间请到箱根来。”太太站在大门口，用沉稳的语调反复叮咛说。

“嗯。”说罢，我向太太的身影送上最后的一瞥。

一丝不乱的秀发，板板整整的和服领子，雍容优雅的身姿，她这副样子反倒无端招致自己的反感。看来敌人不把自己诱到箱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吧。我心里边想边把拿在右手中的帽子戴到头上，向门外走去。

万里无云，碧空如洗。沿着低处浓雾轻锁的根岸小路，我一边走一边心里琢磨着坂井夫人的为人。此时力排其他形象浮现到自己记忆表面的，是比利时文坛耆宿 Lemonnier(勒蒙尼耶)笔下的奥德。初读这部作品时，还觉得奥德这个形象对女性某些侧面的描写显得有些夸张。现在经与坂井夫人相印证，我再也不认为那个形象是向壁虚构的了。

耻辱的一页到此结束。

自己的日记写得像是拙劣的小说。

十六

十二月二十五日来到了。果然不出纯一所料，濑户并没有因为借钱的事和他断交，前天还笑嘻嘻地到谷中纯一的住处来过。

濂户告诉纯一说,今晚在龟清楼有一个岁暮同乡联欢会,邀请他也一道去。纯一当时本想一口回绝了,因为并不太想和同乡之间有太多来往,过去自己也曾到旧藩主高绳府邸递过一张名片。可濂户一个劲儿地纠缠,说来参加的人各个阶层的都有,职业也是五花八门,所以对于想要写点什么的纯一来说,一定能观察到不少有意思的现象。纯一想反正明天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终于点头应承了。

正和濂户聊着,年轻花匠的老婆阿安送来红小豆糯米饭。米饭装在套盒中,外加一些浓煮菜肴,说是为庆贺丈夫过生日特意赶制的。今天濂户在,纯一想正好没什么可招待的,便叫阿安再拿些碗碟来,给濂户盛上,又沏了一壶茶。阿安今天穿了件黑缎子领的棉罩衣,是背婴儿用的那种,头上用梳子挽了个简单的发髻。濂户两眼肆无忌惮地在阿安身上扫来扫去,嘴里念叨着:“要是哪家有你这样的老板娘照顾日常起居,我也想去租一间住住呢。”阿安谦逊道:“哪儿的话呀,这里是乡下,一向照顾不周的。婆婆平日活计多,小泉先生的事情只好我多做一点。”“什么,还说照顾不周?一看你脚上的蓝布袜,就知道屋里屋外准是把好手。”濂户说。“俺们乡下,女人都穿蓝布袜的。”阿安解释道。濂户却说,这乡下真叫人琢磨不透。像老板娘这种气派,怎么看都不像乡下人呢。阿安终于透露说自己老家在铫子。听着听着,濂户接口说,以前写生旅行时,好像在阿安老家的町内停留过。两人聊了很多有关铫子的事情。阿安离开后,濂户脸上一副狡狴的神情,说:“明天就算去柳桥龟清楼,怕也找不到我能相中的呢,你这里却金屋藏娇,可惜呀可惜。”纯一问这话怎讲?濂户说,去柳桥的艺妓圈里,研究一下粉白颊红孰优孰劣之类的 effet(效果)或许还能凑合,像你这家老板娘这样天生丽质的女人,在那个圈子里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然后就大谈特谈起艺妓里有没有美人之类的话题。结论是:艺妓中不是没有美人,只不过那种美是调理出来的,作为研究艺妓这种 type(类型)的粉本倒是可以,要想从中发现女性的本色却是千难万难。经濂户这么一提醒,纯一不得不首肯,从阿安身上确实能找到那种

“女性的本色”。说到后来两人都累了，濑户便告辞归去。纯一独自沉思：自己确实缺少一双靠天生直觉发现点什么的“慧眼”。今天如果没有濑户那双 frivole(色迷迷的)眼睛先行点破，阿安这个女性在自己的眼里恐怕仍旧会是老样子，一个平凡的花匠老婆，一个有夫之妇而已。自己只注意到她有很强的道义感，无论什么事情都肯作出牺牲的性格，以及作为这种性格自然流露出来的忠实、勤恳等表面现象。至于她长得什么样，这种事好像从来就没留心过。刚才经濑户提醒，现在再仔细一琢磨，纯一不得不承认，这个由土生土长的乡下女佣熬上来的花匠老婆确实有点美人骨相。她的皮肤说不上有多细腻，穿着打扮也算干净利索，发型却不甚讲究。虽然如此，从那张蛋圆脸上的樱唇杏目中，还是能发现过去在美术书刊上看到的那种 Monna Lisa(蒙娜丽莎)般的迷人之处。这种自然本色的表情在那班训练有素的艺妓脸上是绝对找不的。想来有趣，没有什么比抽象议论更为容易的了。就连濑户高谈阔论起来都能口若悬河。但是，却好像很少有人能用绘画形式把明治时代的民间女性与艺妓各自的表情、姿态，简练、生动地勾画出来。明治时代还没诞生出一个 Constantin Guys(康斯坦汀·盖斯)那样的画家。自己不也早就想练就一双不受传统因袭束缚的“慧眼”么。今天的事说明自己还不具备作为一个艺术家独立于世的资格。纯一如此自我反省着。五点多钟时，濑户找上门来。

“今天阿安怎么没侍奉在旁呀。”濑户还是摆出那副讨厌的笑脸说。

“她很少来。”

纯一没理那个话茬，一本正经地回答。又想：若是濑户来时，正好赶上阿雪在场，不知他又该怎样调侃了，顿时觉得有点恶心。脑中不由得回想起以前听说的那些事：中泽太太买了箱柜给阿安作嫁妆。经过太太亲手化妆打扮，阿安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平日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就要出嫁了，阿雪望着眼前屈膝作礼辞行的阿安，好一会儿才回过味来，不禁潸然泪下，让大家好一番为难。直到现在中泽家一提起阿安，还管她叫“俺家的闺女”。

等一切收拾停当后,纯一和濑户一道走出门去,穿过上野公园冬日的树丛,在广小路上上了电车。

到了须田町换乘九段至两国桥的电车,但见座席上一个身穿外套、形容邈邈的老者,头戴一顶时下罕见的圆顶硬礼帽,看上去像个酒鬼。濑户走到老者前面寒暄道:“您是参加联欢会去吗?我也正要赶过去呢。”

随后濑户向老者介绍了纯一。老者是Y县出身的汉学家,姓高山。自冈仓天心出任校长时起,美术学校就邀请八方学者担当该校的课外讲义,并为他们出版讲义稿。濑户就是在听高山讲义时,自我介绍说是Y县来的学生,由此开始接近高山的。

高山先生任职于宫内厅,是汉学者,对佛典也精通。能写一手邓体篆书。因通汉文,曾为Y县人撰过不少碑铭。纯一对此也有所耳闻。

过了没多久,车厢里空下来,纯一遂挨着濑户坐了下来。

濑户对纯一小声说:“这位老先生说起荤段子来很有两下子呢。虽然是搞汉学的,但一点都不古板,是风月场中的老手了……”

纯一想像着那位先生扁平的、财神爷般的胖脸挑逗女人时的情形,强忍着没笑出来,脸上依旧平静如初。

在两国桥附近三人下了电车,往左一拐,翻过柳桥,高山先生领先走进龟清楼。

见有老者蹒跚入得门来,女佣屈膝为礼,问:“是到曾根先生预约的会场吗?”

“嗯。”高山先生说罢,由女佣引导,登上木阶。濑户紧随其后而行,纯一见状也跟了上去。濑户告诉纯一,曾根是书肆博闻社记者头,这次联欢会的干事长。这个名字,纯一在杂志上见过,并不陌生。

上了楼,见离楼梯口最近的那间客房作了接待处,很多人已等候在那里。

天刚擦黑,客房里就点起了电灯。透过镶着玻璃的那侧拉窗,

可以望见室外的隅田川。斜向看去,两国桥上正有电车通过。纯一刚走进厅内,就拣了一张空着的棉垫坐了下来。傍晚的夜空泛着灰蒙蒙的乳白色,河对岸可见陆续亮起的点点星火。

客房里看上去最热闹的,就是正中围着棋盘而坐的那群人。眼下的社会,一提起当局者可都是些叫人胆战心惊的人物。不过在这里,所谓的当局者,不管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却个个都显得极为随和。纯一既不下象棋,也不下围棋,看到有人在下棋,也只把那当成单纯消磨时间而已。话虽这样说,其实纯一心里也明白,这些 utilitaire(功利主义者)还没无聊到非要找点事头来消磨时间的程度;与象棋或 domino(多米诺)骨牌等短时间内就能分出胜负的游艺不同,当人们把围棋这种东西当成一种社交游戏时,就无需再担心危险思想会四下蔓延了。年纪轻轻的纯一却在心里做着这种盛气凌人的调侃。如果是自己上阵搏杀倒还说得过去,最让人不能理解的就是那些一圈圈的围观者了。

这群人的旁边,也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圈子的中心,就是刚才在电车上碰见的那个高山先生。只见他伸出两手在火盆上烘着,嘴里还在大声讲着什么。纯一正闲得无聊,遂有一句没一句地听他讲起来。好像正讲到狐狸的事。“我们所在的那座教堂,和现在大学的宿舍可是不大相同,算得上风雅之所。这都是因为那里出现了狐狸。我们分到的房间是在走廊相通处,用拉门隔成的。住下后,过了半夜,就听见走廊有脚步声。声音很轻,显然不是人在走路,其实那就是狐狸在挨个房间瞧呢。一见有人起来,狐狸就溜走了。等人睡下再来,舔灯盏里的油。有了狐狸,这下子倒省事了。只要把油灯往走廊上一放,狐狸就会把灯盏舔得干干净净,再也不用自己打扫了。真是求之不得。教堂里有狐狸的消息一传开,就开始有人假冒狐狸。夏天热得要命,睡不着,有些家伙就带根风筝线,上面拴些杉树叶,然后就牵着线骑到墙上乘凉。走在下面的家伙可就惨了,头上脸上被杉树叶刮得痒痒的,还以为是碰上了狐狸。呀,狐狸来啦。边喊边拼命逃。以后那些配着大大小小的武士刀的家伙再经过这里时,都要用刀先朝头上挥舞一下,抬眼

看看四下有没有布线。这恶作剧可够坑人的。不过,要说那时的书生,是不是只会耍些小孩子的把戏?倒也不尽然。那些风流成性者,常趁天黑时翻墙出去,天快亮时再翻墙进来。谁要是认为读了《论语》,人就会变得安分起来,那可是大错特错了。”

从狐狸一下子跳转到风流韵事上,纯一听了不由得惊呆了。

正在这时,濂户走过来说:“你交了会费没有?”纯一这才回过神来,随濂户去了干事那儿。

身材瘦小的干事曾根,一看就是那种圆滑透顶的人。说:“学生诸君一圆。”

纯一考虑了一下,问道:“如果不是学生,会费要多少钱?”

曾根抬眼望了他一下,像是觉得他有点多事,不过还是礼貌地回答说:“那就五圆。”

“是吗?”说着,纯一拿出一张五圆纸币。身后的濂户见状调侃道:“穷摆什么阔啊。”曾根还是那副严肃的表情,问过纯一的名字,然后记在账簿上。

这段时间,参加晚会的人陆续都上来了。曾根手里拿的账簿名单,大都盖上了圆印章。

最后,某大臣的到来为联欢会拉开了序幕。大厅里的隔扇全都撤去了。

挪去隔扇的客厅不知有多少张席子大,反正看上去宽敞无比。走廊入口处,空出两丈多宽一块地,客厅内,四角摆放着坐垫,其间按适当的间隔置上火盆。远远望过去,壁龛前面的坐垫、火炉显得很小。

曾根刚要把大臣引至壁龛前的首席就座,却见大臣正在催促一个同样穿着黑色大衣的男子一道起身。只不过大臣的衣服扣眼上佩戴着略绶,而那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却没有。后来听人说,是高绳侯爵家的副管家代理侯爵来出席联欢会。

由于没有特别指定座席,开始入座时大家还互相谦让一番。在你推我拉的笑声中,谦让的一方也有被拉着坐上正席的,折腾了好一阵才算消停下来。

至关重要的排座次终于坐定,但见席间落座的所谓学生诸君大约六七人。有的把单科大学的领章别得很靠下,有的穿着像是学校制服样的服装,还有些和纯一、濑户一样穿着小仓裙裤。

这种场合,纯一是最感轻松的。他跟在众人后面,看旁边有个座位,估摸着可能是末席,便坐下了,谁知却被告知那是干事的地方。曾根向旁边挤了挤,腾出块地方给纯一。

举目四望,上流阶层的人好像来得不太多。纯一问曾根说:

“今晚的联欢会,在东京的老乡好像来的并不是很多嘛。到底是什么人发起主办了这次晚会?”

“来的只有一小部分。这个组织最早本是一些少壮派官员发起的,后来随着会员不断增减,成分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会员中甚至还有戏剧演员呢。”

正聊着,女佣端着食盘走来。

纯一见了顿觉纳罕:柳桥这一带本就是花街柳巷,联欢会场又设在此地闻名的龟清楼,理当有艺妓作陪才是。并且昨天濑户话里话外好像也在暗示,以前就有招艺妓的惯例。那么由女佣端来食盘又是怎么回事?

酒斟上了,干事开始致词。其中除了向众人报告侯爵家为此次联欢会捐了酒,还对某大臣表示深深的感谢,说在众多 Y 县出身的元老高官中,他能特地莅临本次联欢会,显示了对后进的关爱。

大臣方头阔耳,红光满面,眼下正小口啜着酒。远远望着他那粗壮如牛的身材,纯一心中暗想:也难怪,要抵挡世上的风风雨雨,没有这副身板还真不成。大臣时不时与近旁的人交谈着,话还没出口已见三分笑。估计这是在长期接人待物中养成的习惯。不过,每当大臣停止谈话时,几道深深的皱纹就会凝聚到眉头,大概是以往几多不如意烙下的 *écriture runique*(印记)吧。

喝过汤,众人正争食生鱼片,有人开始走到壁龛前敬酒。熟人四下找熟人,围坐在一起喝着聊着。面孔生一点的,就你给我介绍,我给你引见。客厅里人声鼎沸。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声:“怎

么不见有艺妓来？”于是有人笑起来，有人喊赞成，还有人发出嘘声。

这时纯一注意到，有人走到身边来，正围着干事在激烈地议论着什么。仔细一听，原来正在争论，要不要招艺妓。

听了一会儿，令纯一感到惊讶的是，招还是不招艺妓来，所谓“学生诸君”，居然作为 *tertium comparationis*（第三个问题）提了出来。最后，*Antigéishaisme*（“反艺妓主义”）一派的意见好像占了上风：联欢会上不是不能招艺妓，而是因为有学生诸君在场，最好别招艺妓来。之后，众人就议论纷纷，这种意见究竟是谁先提出来的。

曾根干事始终诚恳、谦虚地听着双方这场高嗓门，且是以反语形式展开的争论，并不得已透露说：在筹备这次联欢会过程中，一天碰见了正在教育会任职的盐田。他的意思是，这次联欢会学生也有来参加的，所以还是别招艺妓来为好。那以后，与两三位老会员也作过商量，结果大家都无异议，所以决定不招艺妓了。

“太虚伪了。”旁边有人这样说，“就算有人提出那种主张，老会员也不该违心地随声附和。提出这种意见的人虚伪，迫于其压力老会员也变得同样虚伪了。”

“如果你硬要那样解释，勉强也算说得通。不过，总不能因此就把世上所有的美德都看成伪善吧。”另外一个人反驳道。

“美德？如果打心底里讨厌艺妓，也许能称得上是美德。或者不讨厌，但在喜欢的艺妓面前能真正抵挡住诱惑，这大概也能算得上美德。可在没有学生的地方招艺妓，有了学生就不招了，这算哪门子美德呢？”

“可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才不能不把它作为美德呀。”

“岂有此理。照你的说法，整个世界岂不都虚伪透顶了？”

争议的火焰再一次达到白热化。纯一听得津津有味，心想：争论看上去是白热化了，不过总觉得有点像小孩手里拿的烟花，燃烧得很火爆，但没什么危险。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群争论者中，没有一个人真讨厌艺妓，或觉得招艺妓来无聊至极。大家的争论不过是一场心理游戏而已：自己内心喜好的东西是暴露给人看呢，

还是掩藏起来？如果暴露的话，暴露到什么程度？因此，称其虚伪一点也不为过。那么指责别人伪善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也并非由于自己内心真而且善，所以才排斥虚伪。根本谈不上。他的指责不过是一种暴露主义，一种浅薄的，因而毫无价值的 Cynisme(犬儒主义)而已。

最后决定还是先把盐田叫来再说。曾根向四下张望了一会儿，总算发现了坐在大臣前面俯首作礼的盐田，便去叫他来。

盐田这个名字在新闻杂志上频频出现，纯一并不感到陌生，心想：现实中的盐田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等他随曾根走到近处一看，觉得和自己想像中的盐田大相径庭。过去常见盐田在报上鼓吹：既然没有新道德可以凭依，只有仰仗旧道德。还提了一个口号：复古即觉醒。本以为抱有这种守旧思想的人，外貌大概跟道学先生不会差得太多，古板僵硬，带有几分愤世嫉俗的 minisantnrape(厌世主义)。然而被拉近前来的盐田，看上去却是个和曾根相似的小头目模样的男子。曾根身材矮小，盐田身材高大。曾根细长脸，尖下巴，盐田却是络腮胡大下巴，脸上刮得泛青。不过，两人都属于那种世故圆滑的类型，眼睛里都闪着八面玲珑且带点嘲讽意味的光芒。来到众人面前，盐田那双眼睛开始骨碌碌转个不停，那神情仿佛在向众人辩解：“我不这样说，在社会上就没法混。大家哪一个不是唱高调？其实，说一套做一套，这点大家心里也都明白。”

“招艺妓的事？我也不是绝对反对。我只不过是说，既然学生诸君也来参加，席上还是不要叫那种人来稳妥一点。”盐田从最初一句话，就开始让步了。

“要是这样的话，你對自己那种不稳妥的感觉多忍耐一点，那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讨厌虚伪的那个男子露骨地说。

意见马上统一了。当盐田问起费用怎么办时，会场哑了一下，曾根接过话头说：“会费好像还不算太紧张，再加上侯爵家的捐赠，经费倒是不必担心。”言罢离席而去。

隔着四五个人坐着的濑户，突然在纯一面前冒了出来，小声对纯一说：

“刚才的争论你都听到了吧？对我这样的学生简直就是侮辱呢。”

纯一默默一笑，濑户又补了一句：“敢情你不是学生了。”

“收起你那套冷嘲热讽吧。今天来参加这个联欢会的全都是陌生人，所以我并不想接受谁的恩典。我到这儿来只为了能听听家乡话，可你瞧瞧，大家都变成东京人了。”

“这话说得有点太绝对了吧？你到大臣附近去听听看。他说的‘是’这个词，重音就和东京话完全不一样，类似的家乡话发音还多着呢。”

“算了吧，不敢高攀。找个柳桥的艺妓在近处看看也许还成。”

“什么？事到如今你才心血来潮啊，哪里还有像样的？除非那些人家挑剩下的。”

“说的是呢。”

正这样聊着，曾根站在客厅当中大声喊道：

“诸位，大臣阁下另外还有一个宴会要参加，已经先行一步离开了。他让我向大家转致歉意。接下来诸位尽管玩个痛快。现在美人登场。”

四下响起噼啪的巴掌声。抬头看，壁龛前面正中的席位已经空了。

几乎同时，五六名艺妓也走了进来。

十七

席间顿时乱作一团。本以为大家都围成圈子闲聊呢，可四下看看，空下来的坐垫还真不算少。艺妓们坐下喝了一会儿酒，之后相互耳语一阵便相携起身。等再回来时，有的手里多了一把三弦。在入口处与壁龛相平行的地方，四个艺妓坐成一列，弹唱起来。前面还有两个手舞足蹈地跳着。客厅里刚才还是乱哄哄一片喧嚣，顷刻之间全都静了下来。其中，有些人极为认真地看起舞蹈。

濑户依然弓着背盘着腿坐在纯一面前，嘴里叼根香烟懒懒地

吸了一口,好像个中老手似的说:“这是长歌老松调。”过了片刻,又开言道:

“你瞧,从这边看右侧那个正跳着舞的艺妓是个大美人呢,要是找她陪着聊聊天估计不赖。”

“我可分不出什么美丑好赖,要说跳舞,我倒是觉得刚才那个斟酒的艺妓跳得不错。怎么没见有人来给斟酒啊。”

“是啊。也许再没有谁闲着了。”

刚说到这儿,濑户腾地站起身,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纯一见左右席都空了,心里有点不太自在。忽然忆起电车上相遇后一道赶来的高山先生,心想,“还是到他那儿看看去吧”。记得开席后,他是在壁龛左边多宝格那儿落的座,便抬头向那里望了望,果然人还在,正眉飞色舞地讲着什么。邻座的曾根也在那儿。纯一想正好凑个热闹,就走到曾根身后坐下,听高山先生讲起来。但听先生口中说道:

“那条秦淮河真是没法看。喏,就这样,河面开阔处足有三丈多宽。不对,应该叫河沟才是,河水脏极了。相较而言,还是西湖好一点,总算有个湖样。有些地方景致很美。同样都是湖水,洞庭湖就差得远了。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冬天,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眼里能看到的光是些沙洲,根本没有一点湖泊的样子。”

看样子先生像是在谈在中国时的见闻。先生注意到纯一的眼光正盯着自己,便伸手把酒盅递了过来,说:“对不起,给我满上。”纯一接过酒盅,旁边红袖映衬下一只玉臂适时伸了过来,向盅内斟着酒。

顺着手臂再看,是刚才跳舞时被濑户誉为美人的那个艺妓。

纯一把酒盅递还给先生。这回先生又接着讲起中国戏剧啦,装到茶盘里端上来的西瓜籽啦等等。纯一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走回原来的位置,身两侧还是空席。纯一茫然向四下望了望。

隔着曾根的空位,在同排座席的那边,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正与刚才弹三弦的那个有些上了年纪的艺妓频频交谈着什么。男子一副官员打扮,洋服的扣眼处吊着根金表链。女人已经徐娘半老,

头上挽了个小巧的银杏髻，腰间系一条黑缎带。表面上看两人像是在交谈，其实不过是那客人一厢情愿而已，艺妓可一点没有把他当成聊天对象的意思。客人自以为在调笑艺妓，实际上却被艺妓损得简直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如此说来，那个半老徐娘是把客人当成孩童了？也未必尽然。大人对那种不解世事的孩子多少还怀有一丝体恤之情，而眼前这虔婆，对客人却 malintentionné（心里不存半点善意），侮辱有加，甚至连花点心思把恶意包裹得隐蔽一些都不耐烦。客人傻乎乎地被人玩弄了，自己还浑然不知；明明是夹缠在玩笑里的挖苦，他听了居然还是笑得那么天真，那么开心。

纯一听了片刻，心里一万个不痛快。他并不是同情那个被人耍弄了的四十多岁的男人，这种人压根就不值得同情。说来他不过是一个 indifférent（局外人）。叫他恨恨不已的是那老虔婆的恶毒。

艺妓是残忍的动物。这是纯一最早给艺妓下的定义。

突然对话中断了，那个像是 Atropos（“命运女神阿特洛波斯”）般的虔婆离席而去。

老妓刚一离座，便见另一个挽着岛田髻的艺妓赶来入席坐下，好像早就在窥伺这个位置一般。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漂亮女孩，手里拿着酒壶。

“你也趁热喝点吧。”说着，把酒壶探到佩着金表链那个家伙面前，麻利地斟起酒。

这家伙眼睛不看酒盅，却色迷迷地盯住女孩的脸，问：“你叫什么？”

“名嘴。”回答是回答了，但答话时脸上却不见一丝笑意。

不过，倒也不是刚才老虔婆那种把人当猴耍一般的语调。女孩脸上那副表情，calme（犹如霜冷的湖面），不见一丝波澜。

纯一从旁边打量起这个女孩。年纪轻轻，现在还是个雏儿，专门斟斟酒，要不了多久就会 drue（走红）。细长的面颊和鼻子上，都充溢着天然一抹红晕，淡淡的。侧面望去，清冷的瞳孔里泛着绿色

的光彩。和服色调沉稳,内外层浓淡各殊。纯一观察到的大体就是这些。紫灰交相辉映的精织绉纱变色和服,配一条桶状唐织特等绉纱宽幅礼服带。衬垫在上,细带在下,绯红色腰带居中,划出两条并行线。落座后和服边裾自然反折,露出里面的贴身内衣,呈三角形,同样也是绯红色。浑身上下,数这两处绯红最为抢眼。

纯一边吃着菜,边偷眼打量对方。女孩用小烟嘴吸着烟,也在向这边偷窥。每当女孩那梳着岛田髻的头部猛地向前低俯时,脊柱处像被人揪了一把似的和服领口,便会露出一块呈倒三角形白白的后颈窝。纯一突然醒悟道:这个女孩莫非是特意凑到自己旁边来的?刚才去高山先生那里时,不知不觉间就见她坐在自己的边上,现在她又凑到金表链的那家伙前面,这都是因为离自己的席位较近的缘故吧?这念头刚一闪过,纯一马上又自嘲道,就算濑户说的都是事实吧,可今晚来的艺妓就是再轻闲也不会围着一个身穿小仓裙裤的书生屁股后面转啊。我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了?于是,心机一转,瞄见桌上刚好端来蒸蛋羹,使用筷子剜着吃起来。

这时,一个身穿黑纺绸外套便装的男子来到金表链身旁,两人干了一杯。这小伙子看上去也就二十多岁,身上那件外套胸前、背部、袖口处绣有五花纹。浑身上下十分考究,就是有点娘娘腔。化了浅妆的脸颊一开口就会现出三条深深的皱纹。说话用 Voix de fausset(假嗓),听上去吱儿吱儿叫似的,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

只见他左手拄在席上,右手端着酒盅。见“名嘴”给他斟酒,便寒暄道:“有劳。”抹了油的头发溜光锃亮,前面的一绺儿垂在只有巴掌大的窄额头上。

金表链这时说:“最近我家孩子到有乐座去看戏,回来后提起你,说你的戏演得很有点味道呢。”

“哪里哪里,鄙人刚刚出道,多承谬赞。不过,尊驾若有闲暇时,务请前来赏光。”

纯一想起刚才曾根提到同乡联谊会里有新演员来的事。照理本不该咸吃萝卜淡操心,可自己内心里确实替这个演员的前程捏一把汗。演员要扮演各色人等,应该扮什么像什么。可眼前的小

伙子就连自己这个角色都扮不好,一举一动显得那么做作。如果让他现在这身打扮上台扮个青年演员,肯定要砸锅。没准儿把正剧演成滑稽剧或即兴滑稽表演了。别的姑且不提,单那声音就让人难以忍受。不过谁又能说这小伙子生下来就是这种嗓音呢?也许本来是想让声音更动听一些,谁知弄巧成拙,假嗓倒练成第二天赋了。这道理就像教育一个小孩子说:你要做个乖孩子,供孩子模仿的却是个 grimace(丑八怪)。天可怜见,能不学走样吗?

就在这样冥想时,纯一也没忘记做观察:“名嘴”将会以怎样的态度应对这个演员呢?

每次有机会与大千世界相接触,纯一的 illusion(空想)总要被无情打破。特别是到东京后,每当看见有人把头拱出社会这个水面游泳,不管他属于什么阶层,纯一都不会再对那人抱什么期待,知道那人已经彻底丧失了品位。正因为这个缘故,纯一压根就没指望过艺妓会懂得什么是品位。

“名嘴”将会对这个娘娘腔的小伙子报以青眼呢,还是报以白眼?

出乎纯一意料,“名嘴”除了斟酒时扫过小伙子一眼外,再没见有其他动静。怎么看她的反应都像是中性的。

两人坐得那样近,几乎衣袖相触。演员小伙子把酒盅放在前面,左手仍旧拄在席上谈笑风生。

“看狂言时,观众即便知道了情节,也未必就懂得欣赏。演员在台上演得苦,却得不到喝彩。那些长长的台词背起来脑仁都疼。若是名家写的脚本,这点更是叫人打怵。旦角吗?一旦找到了感觉,余下的倒也没什么太难的。女演员最近多起来了,不过有些女人的角色,非得男演员来演,否则还真玩不转。这话早有人说过了。据说西洋剧中女人的角色,过去也都是男人来扮演的。”

金表链脸上带着一副 mécène(铁杆戏迷)般的表情,侧耳倾听着。“名嘴”好像百无聊赖的样子,手中那根丝线粗细的烟嘴探子,在膝盖上结了又解,解了又结,纤纤玉指宛如鱼篓中活蹦乱跳的白鱼,上下翻动。纯一眼盯着她手指间翻出的花样,对方也偷眼向纯

一这边打量着。

两人的视线有如穿梭一般你来我往,没多久,纯一渐渐开始感到有些紧张。心头袭上一丝窘迫与不安,就像碰到了一则必须要即刻解答的难题一样。其实,只要开口说句话,心头这种不愉快的禁锢,马上就会烟消云散。然而,对一个坐在他人面前的人,即便自己心里有话,又怎好说出口?退一步讲,就算她真在自己身边,自己能否措词得体?自己也不敢打这个包票。她这个人也真是的,既然那样看着我,索性就到我身边来好了。假若她真的来了,自己是否就敢和她推杯换盏?自己也说不清。其他客人那副作派,自己实在是拿捏不上来。即使勉强照猫画虎,那也并非出自本心,她既然向谁都能敬酒,过来敬我一杯该不算什么难事。可她为什么不到我面前来也敬上一杯呢?她要想这样做,谁又能拦得住呢?

想到这儿,纯一心里不由得萌生出对从前那个女人的敌意。那婆娘在不言不语间就把自己给耍了。当然他心里也清楚,自己憎恨的目标对准的虽然是那婆娘,但难免会让眼前的女人也跟着受牵连。可是,这种顾虑并不足以消减他心中的敌意。

幸好“名嘴”施加在纯一心理上的诱惑力并不太强,且二人之间尚未发生直接的 collision(冲突)。由于这两个原因,纯一在这个可爱的敌人面前,有足够的自由来做出退却的决断。

退路就设在濑户那边好了。这是因为纯一发现濑户已经回到了离金表链不远的那个座位上,正风卷残云般地打扫着盘中菜肴。从距离上看,和“名嘴”所在位置相差无几,但从濑户那儿走,起码可以不必再和“名嘴”打照面了。

纯一离开座位,心头涌上了一种顶住诱惑的人才会有的小小自豪。不过,就在纯一离开座位的一刹那,“名嘴”也起身到什么地方去了。

“怎么样?”濑户目光迎着纯一,问道。

“没什么意思。”纯一小声回答。

“那是当然。宴会本来就是这样子。你看,好像又跳起来了。”

看跳舞还真能学到不少东西呢。”

纯一回头看了一下，在老地方，几个中年艺妓正拿着三弦站在那里。前面除了“名嘴”之外又来了一个新面孔的艺妓。两人兴奋地做着布置，内外两层的和服下摆，都掀了上去掖到腰带里，长贴身内衣从膝盖一下露出一截。“名嘴”的贴身内衣是友禅花纹，绯红色，另一个女孩穿的花纹也比较接近，是桃红的。中年艺妓坐着弹起三弦，欢快的舞蹈开始了。

“这是什么曲子呀？”纯一问。

“桃太郎啊。忘了吗？就是老爷爷老奶奶怎么怎么样了那首歌里唱的。”

纯一不由得对濑户感到佩服。真不愧酒场上摸爬滚打过的，肚子还挺有货。

女佣过来在桌上放了一盘寿司。濑户一把抓过金枪鱼饭团，咬了一口，然后开始在食盘里巡视着，估计是在找吃生鱼片用的酱油。可刚才生鱼片已经吃得干干净净，女佣早就把酱油撤下了，桌上只有吃带壳牡蛎时剩下的一碟醋。濑户把金枪鱼饭团蘸了一点醋，然后塞到嘴里鼓着腮帮嚼起来。

“怎么样，你要不要醋？”

“我刚才吃了蒸蛋羹，肚子已经饱了。这里的酒真算不上高级呢。”

“每人口味不同罢了。”

“也许是吧。”纯一机警地向壁龛那边打量了一圈，“那是什么？那个大老虎……”

“是岸驹画的虎呀。本来要送到文部省展览会参展的，可审查阶段就被刷掉了。”

“怎么样？咱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急什么呀。”

过了一会，纯一默默离开座位。

“你要走？”濑户问。

“看情况吧。”说着，通过厅正中一直来到走廊，下了楼梯。纯

一心里想：能不惊动旁人悄悄溜走最好。

下到最下面一层，正好碰见两个人从厕所出来，刚才在席上曾见过一面的。纯一想，只有自己一个人这么早回去，让人看见不太好。于是走进厕所。

解完手刚想走出厕所，忽看走廊上“名嘴”正倚柱而立。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内心里感到有些吃惊。

“先生要走了吗？”“名嘴”盯着纯一的脸说。这个女孩是那种眼睛都会笑的女人，而且用的是那双瞳仁里泛着绿光的眼睛。

“名嘴”曲着上半身，袅袅地向前跨了一步。女孩微红的面孔离得如此之近，纯一只感到一阵目眩。

“下次再来，请您一个人来。”说着从名片盒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纯一。

纯一接过名片，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这是因为还没来得及细想。

没等纯一从惊恐状态恢复过来，“名嘴”早已转身从走廊向木阶方向走去。

纯一连看都没看就把名片收进袖筒，晕晕乎乎走下楼梯，向四下张望。

在堆满帽子、外套的棚架下面，除了四五个男子围着火盆蹲着，周围再无一人。纯一目光略带不安地向楼梯上看了一眼，没见有人下来，心想：要离开现在正是好时机，脚朝棚架方向移动着。

“先生是几号？”一个汉子站起身从火盆边走来。

纯一拿出号码牌，取了帽子和外套，向寒冷的大门外走去。

十八

纯一离开龟清楼，行至两国桥畔，站在那里等待从滨町的河岸兜转过来的电车。也许是时近岁暮，往来人等愈加频繁的缘故，尽管电车已挂上满员的红牌子，因到站后有两三个乘客下车，所以凡

是能挤上来的乘客都尽量让他们上车了。

纯一抓住车后部窗外的铜制横杆,身子悬在车外。乘务员让他站到里面来。纯一伸出单脚迈向高处踏板,心想那就再往里挤挤吧。谁知车门口正好有个身着外套的小伙子,两手交叉在胸前,堵在那里动也不动。纯一只好抽回脚,继续悬在外面。乘务员见状倒没再勉强他。

正行驶间,忽然电车开始拐弯了。纯一这才发现这趟车是开往浅草方向的。刚才脑子里 chaos(混沌)一片,光顾回想联欢会的所见所闻了,竟忘记确认行车方向,稀里糊涂就上来了。

掏出回程车票,换了一张到上野广小路的。又经乘务员指点,在厩桥那条街换了车。

这回乘坐的是从本所开来的电车,里面并不十分拥挤,纯一终于也能有个把手抓抓了。望着窗外行人,只能看到腰部以下。纯一脑子里又频频闪现出“名嘴”的影子:一忽儿是扯着脖筋侧身坐着的样子,一忽儿是腰下露出长内衣站立的样子。及至忆起龟清楼走廊里发生的一幕,记忆到此竟然停滞不前,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女孩那时的一言一行。至于眼前路上究竟走的是些什么人?反倒不甚了了。

女孩当时那样做究竟出于什么动机?这个问题猛地浮上脑际,官能随着体内年轻的血液开始四下冲撞。所幸思维还算冷静,知道自己有些失态。难怪濑户有次说:“你怎么总想些老头子才想的问题呢。”这话真有点道理。那女孩是出于色还是出于欲?或者色欲兼具?这问题有点像报纸第三版“社会版”上常见的心理描写。如果是出于欲,那么她即便不以书生气的自己为对象,也照样有很多人可选择吧。在作这种貌似谦逊的反省时,纯一的虚荣心也在暗中蠢蠢欲动。不过,自己不会恋爱。尽管心理上总觉得有笔债务没有偿还一般,想什么时候试试恋爱究竟什么滋味,但自己还是不会恋爱的。自己的思维过于冷静,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

在广小路下了电车,此时有点起风了。店铺街上依旧灯火通

明,但见各家各户门前早已摆出了庆贺新年的青竹,风吹得竹叶瑟瑟抖动。纯一竖起外套领子,把头缩进大衣里,趿拉着萨摩木屐走着,一路上发出咯哒的清脆声响。

正怀恋着谷中家里东厢小房间那暖暖的火盆时,车夫来兜揽生意,于是坐了上去。也许是残醉尚未全醒的缘故,迎面吹来的风头尽管比独自行走时稍硬,反倒觉得十分惬意。

走到东照宫,从大牌楼旁边横穿过去,就是那条走过上百次的老路。取道动物园方向一直向前行去,迎面是一片杉树林。走在树影婆娑的林下,忽然想,我今天究竟都干了些什么?这样浑噩度日,势将一事无成,照此发展下去,和那个讲教堂里来了狐狸的老头又有什么区别?想到这里,脑子顿时一片混乱,于是阻止自己再想下去。

从天王寺前转过来,中间隔着一处公园,三崎北町这一带店家也是灯火通明。都鄙四处可见喧腾的岁暮景象。

到了宿处,打发走车夫后,摸黑进入房间。纯一从袖筒里掏出蜡杆火柴,点上油灯后才注意到,房间里被褥已经铺好,就连火盆上壶里的水也是烧开的。估计是细心的婆婆来过了。挪开水壶再看,佐仓炭烧得通红透亮。纯一在火盆内搅了一搅,往里加满了木炭。

桌上收拾得干干净净,那本刚刚读了个开头的梅特林克的《青鸟》摆在桌上。书上有张明信片。乍一看还以为是那个明天要去箱根的女人写来的,拿在手里时不由得感到一阵心跳,随即又恢复了平静。明信片是大村寄来的,上写着:“明日拟登门拜访,如无他事,烦请老兄在家相候。倘临时不能脱身前往,可不必拘泥此约。”寥寥数语,字里行间处处都流露出大村那种特有的风格。纯一微笑着把明信片置入桌下铁丝编成的文件篓里。这铁篓是以前路过神保町站旁偶然看到买下的。

之后拉出壁龛角落放着的盖形盘子,漫不经心地从袖筒掏出钱夹、怀表等等丢了进去。忽然看到里面夹杂的那张小小的名片,当时看也没看就塞到袖筒里了,此时捡起打量了一下,上面是石版

印刷的手写体“荣屋名嘴”，笔迹望之令人生厌。

看着这讨厌的笔迹，纯一心想：即便艺妓这个行业再怎么被人轻贱，也不至于起这种令人生厌的名字啊。虽然手里拿着她送的名片，睹其字思其人，脑中却怎么也想不出“名嘴”的表情、声音。只依稀记得她穿的那身和服的颜色与样式，还有她说“怎么了”时的粗略影像。

然而，纯一的个性已经决定了这张名片并非毫无价值。至少就当前而言，它的价值还没低到可以随意撕掉、丢进废纸篓的程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纯一会拿着这张名片独自一人前去见“名嘴”？这问题在目前似乎也还不成立。纯一没丢掉它只是不忍心丢而已。这张名片究竟负载着什么意义？纯一没有明确想过。或许只是寄托了对那个为自爱的自己点燃了一炷心香的女孩的纪念吧。这问题连纯一自己都说不清。

纯一把名片夹到《青鸟》中。衣服换也没换，就一头钻到被子里。

十九

第二天早上，纯一睁开眼，但觉昨晚那一觉睡得很香，醒来后精神饱满、体力充沛。只是嗓子像是有痰堵住了似的，试着咳嗽了几声，心想该不是感冒了吧？不过，看样子像是前晚酒喝得多了点，洗漱之后，居然没事了。

炭盆里的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生上了，坐在桌前，纯一烘着手，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心里念叨着：“啊，是今天呀。”在学校时，早晨起床后常会想今天星期几，该上哪些课。那情形正同眼下相仿佛。

刚才猛然忆起的，正是坂井太太去箱根的日子。其实，让纯一最先想起这件事来的，并非他有什么打算，准备如约随后赶去。一切只缘于那天太太做的轻微 suggestion(暗示)。也许当时夫人的言行举止，本就有暗示成分在里面，夫人有意无意地或者说怀有恶意

地利用了这一点,想要凭借这种暗示来左右自己的意志。这婆娘如果做一个催眠术大师,说不定能取得巨大成功。

一想到今天坂井太太去箱根,纯一的想像立刻蠢蠢欲动,牵出一连串奇怪的记忆。那是昨天夜里天快放亮时做的一个梦。当时一度被梦中景象惊醒,随后马上又入睡了。那之后,好像并没睡多长时间。怎么想这梦都是天快亮时做的。

朦胧中觉得好像和大村一起去旅行,正坐在一家茶馆休息。不是以前去大宫时的那家顾客稀少的苇棚茶馆。两人在茶馆里,喝着茶,吃着味道很差的夹心面包。分辨不出季节时令,但记得满眼都是暖色调,是个天气微阴的午后。自己正和大村说笑着,忽然,外面传来女人的惊呼:“海啸了。”自己先站起身来跑到路上张望。

辽阔的田野间,横贯着一条笔直的长街。街道两旁是沟壑,边上长着成排的纤纤赤杨。女人喊:“看,在那边。”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但见灰蒙蒙的地平线上,划出一道也是灰蒙蒙的细线,看上去很难让人相信那就是海啸。这景象反倒令纯一心头涌上一股难以抑制的恐怖。此时,正好见大村赶过来,便回头问:“最近的一座山在哪边?”大村默不作声。举目四下眺望,根本看不到哪儿有山的模样。只在与潮水来处相反的方向,有一座不甚高的土丘。纯一甩开大步向山丘狂奔,身旁无垠的田野飞也似的后退。

不时回头望去,但见大村还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女人不见了。在梦里,人物的增减是自由进行的。纯一既然没意识到女人不在,自然也就不会奇怪她为什么不在了。

转瞬间 scène(场景)又变了。场景的变化在梦里也是自由的。纯一只觉得水已漫到了脚跟,赶紧爬上旁边一棵高耸入云的大树。这是一株什么树,纯一认不出,只记得这棵大树枝叶繁茂,翠华如盖。爬着爬着,伸手触到一丛扇状般分开的枝条。翻身跃上去才发现,早已有人躲在这根树枝上了。叶片反射出碎银般的乱光,一个长发披乱、衣衫不整的女人就隐身于这片绿叶之中。

黄黄的海水铺天盖地漫了过来。四下里只有这棵大树像座孤岛般岿然不动。在这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两人像是转世再生的

Adam(亚当)、Eva(夏娃)一般,只手攀住枝条以免掉下,同时大胆地相互靠拢。

就在两人将要相拥的一刹那,陌生女人的面孔忽然一变而为“名嘴”。对此,纯一丝毫没有感到惊奇。在亲密无间的表情和时断时续的低语交流中,女人不知不觉又变成了坂井太太。纯一方面设法稳住摇摇欲坠的身体,一方面又拼命想缩短两人之间仅余的最后一丝缝隙。正挣扎在求生本能与色情欲望之间时,女人的脸又变成了阿雪。

突然纯一猛地一惊,随即重新回到半睡半醒状态。记得有本书里提到过,在梦中,无论什么样的禽兽行为,人都敢恬然为之。这是一种 Atavisme(返祖现象),是向远古道德之约尚未诞生时代的一种回归。真是惊世骇俗之论。不过,这种看法是也非也姑且不论,所幸的是纯一在这条返祖路上并没有走得太远。或许是梦醒之际,清醒的意识居中发挥了几分作用。

半睡半醒中,纯一身体里燃起了欲望的火焰。他把踢开的被子又拉至脖子附近,想连脸也遮盖起来。正要入睡的一刹那,朦胧的意识中隐隐为没看到梦的结局而深感惋惜。不过,那以后倒是睡得十分香甜。

转瞬之间,纯一的想像已经以人的思绪所独具的、不受任何东西阻碍的速度,把昨夜长长的梦境重温了好几遍。而在这一回放过程中,甚至连梦中景象的轮廓、色彩都历历在目,触手可感,令纯一感叹不已。纯一不由得忽作奇想,若是能把梦中景象画下来该有多好啊。一念及此,遂试着把梦境重温一遍,可惜轮廓尽失,色彩全无,不自然、不合理之处比比皆是。感觉上破绽百出,就像路上绊脚的石子。

二十

上午十点钟左右。阳光透过灰蒙蒙的云层投下来,照在面朝初音町大街的那扇拉窗上。光线白中略带微黄,黄得几乎肉眼都

分辨不出来。在这样一个早晨,大村庄之助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地走进纯一的房间。

“哎,你到底在家等我了。明信片虽然早就提前发出了,可早上起来一看,天气有点阴沉沉的,不过,这样的天气在东京并不算太坏。我当时想:纯一会不会出门到哪儿转悠去了?”

纯一只觉得大村的到来,顿时给死气沉沉的房间带来一股活力。遂向身材魁梧、盘腿坐在火盆那边的大村望了一眼,语气也仿佛被大村那股坦荡所带动,答道:“什么呀。正等你来呢。反正也没什么地方可去。”

大村说,假期要到附近的县市旅行,准备玩到一月十天左右,故此前来打声招呼。纯一听了内心中充满了对友情的感激。

正信口聊着,大村发现了桌上的剧本《青鸟》。

“你在看些什么书啊?”说罢,想要伸手去拿。纯一不觉悚然一惊:糟糕,说什么也不能让大村看见书里夹的那张“名嘴”的名片。

遂抢先把书拿在手中:“读的是《青鸟》。”边说边打开书,从头刷刷地翻着,找到第十八页。

“你看, A peine Tytyl a-t-il tourné le diamant, qu'un changement soudain et prodigieux s'opère en toutes choses. (‘蒂尔刚一转动宝石,万物顿时就发生了神奇的变化’),这一段文字写得真是美极了,简直不像是场景描写。我在老家上中学时,曾随友人一道去访问一个有道高僧。去时正好赶上高僧开讲维摩经,里面提到寒酸的维摩居士那间方丈之室,一变而为庄严世界,和剧中这个场面十分相像。不过越是读到后面,我越是觉得这个剧本的整体意旨叫人难以赞同。你看,在樵夫家里,每天靠面包和白水度日,圣诞来临,孩子们也没有钱买棵圣诞枞树点上蜡烛庆祝。即便在这样的家里,笼子里也关着幸福的青鸟。为了寻找逃到外面的青鸟, Tytyl(蒂尔)和 Mytyl(美蒂尔)这对姊妹走遍了回忆之乡、夜之宫、未来王国。在未来王国里,将要在未来出生的孩子们正在试制精巧无比的器械,尝试没有翅膀的飞行,配制那种包医百病的药方,摸索战胜死亡的奇术。类似的物质描写还有很多。然而单凭这些,人就

真的能得到幸福吗？我总感觉二者之间十分矛盾。十九世纪是自然科学的时代，给人类带来了物质上的开化。但我们能因此就满足吗？难道不应该把我们的触角由外界转向内心吗？并且，未来的孩子即便真的研制出了各种器械，真的种出了西瓜般大小的苹果，又能怎么样呢。哦，对了，还会有小孩抹鼻涕吧？这里我想再加进去那位见博识广的鸥村《大发现》里的描写。那孩子边抹鼻涕，边琢磨该发明点什么。他心想，如果发明一种太阳消失后也能让世界取暖的火，估计能挺不错的。这种东西充其量不过是现在的幸福消失后的一种填充物罢了。对了，还可以加上那种想人所不敢想的孩子，以及想找到一种办法铲除所有不公平的孩子。这种对未来图景的描绘，根本没有提示一丝一毫能够深入内心生活的东西。不过我能做的也只是把这些要素杂然相陈而已，并没能找到一根使其相互贯穿起来的链条。矛盾还是矛盾，没有得到任何解决。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纯一不觉口若悬河，不过，心里始终没忘“名嘴”的名片那件事，拼命祷告着：大村千万可别伸手说“把那本书拿来给我看看。”

所幸的是，大村真的没有伸手要书，只说：“是啊，矛盾还是矛盾，正是这点构成了整个剧本的薄弱之处。可是哲学家本来就是从人间万物的终极问题来观察这个世界，从外部来审视这个世界的。不管是尼采，还是最近我们谈论过的威宁格都是如此。因此，你所谓的内心世界就被等闲视之了。他们的观念中缺乏对平凡的日常生活背后所隐藏的象征意义的体验，缺乏以小观大这样一种视角。具备此点的，除了 Simmel(西美尔)等人的作品之外，也就只有梅特林克了。所以，你说的那种杂然相陈的东西，那种未来国儿童所担当的工作，全都分解流转进入到青鸟的象征意义中了。作家肯定是想这样表达的，只不过有些不太成功而已。”

纯一听大村侃侃而谈，怕大村看到名片的戒备之心渐渐松弛起来。而大村也同样被刚才信口扯起的青鸟话题套住了。

“不过，我总觉得只着眼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一面，实在毫无意义。这样的写法实在无聊至极。这同以前我们谈过的利己主义

也是相互关联的吧。”

“自然是密切相关。”

“是吗？那就把你所考虑的毫无保留地讲给我听听怎么样？”纯一抬头望着大村的脸，圆睁的大眼睛里放着清澄的光芒。

大村把已经熄灭的香烟揷到火盆灰烬中。“嗯。你真的那么想听？那我就不客气，吹一通吧。”大村露出雪白的牙齿，笑了笑，“近年来有人认为，所谓青鸟的幸福，说到底不过是内求安心立命，外求广植势力而已，并主张用儒家道德对其加以发扬光大。其实这条路真要行得通，何干脆搬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以求立竿见影？实际上，即使给这种思想再加上超越性的一面，也照样跑不出始于老庄、兴于佛教传来后的朱子学阳明学窠臼。西洋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古希腊伦理学从 Platon(柏拉图)起已开始成为超越性的东西，而基督教对这方面又做了极力开拓。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立足于彼岸，造成一种异常神秘的气象，而此岸则付诸阙如。梅特林克的剧本中说樵夫家养的青鸟一去不复返，所以才要到外面去寻找青鸟。我认为，佛教的遁世与基督教的遁世，都是一回事，关键在后来的展开。我觉得只有西洋社会才显示了思想的发展，Renaissance(文艺复兴)这一阶段就是东洋所没有的。正是这点让人们看到了家里的青鸟。大胆的航海者出现了，有了真正的世界地图，天文学更加精确了，科学之路打开了，艺术之花绽放了，机械越来越精巧，世界成了佛家所说的器天下。资产与资本吸收了方方面面的势力，彼岸反倒被架空了。这时人类才猛然惊醒，想要窥伺彼岸，代表性人物就是怪人叔本华。眺望彼岸，回望此岸，万物之根本成了盲目的意志。这就是不能肯定现世之生的厌世主义。尔后尼采出世，下一转语：生之为生确乎与苦难相辅相成。然而对苦难的逃避就是怯懦。所以，人需要学会在艰难困苦中领略生命。在这里，‘什么’的问题被转换成了‘怎样’的问题。人既然活着，就要按照此生的本来形态领略此生。即便像卢梭那样主张回归自然，也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远古与现在之间的记忆最为切实，而这种事实任谁都不能抹杀。日本萱园派的

汉学以及契冲、真渊之后的国学,虽说也是一种文艺复兴,但那只是复古,而非再生。即便过去再怎么辉煌,想要魂驰于过去记忆中美丽的梦想国,憧憬着 Romantiker(罗曼蒂克)的“蓝色的花”,也照样行不通。Tolstoi(托尔斯泰)已经很了不起了,但他的做法也仅仅止于遁世。按照 Dionysos(狄俄尼索斯)式的看法,人生就是要不断与日常生活碰撞,舍此别无通途。而 Apollon(阿波罗)式的人生观则认为,行进在人生旅途中,在投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同时,不要忘记牢牢守卫住自己的精神自由,毫不退让。总而言之,凡是力图按照这种方式领略生命的人,必定成为个人主义者。不过,这里说的个人主义和你说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利己主义代表的是尼采思想中的恶的一面,是前面说过的追求权力的意志,也就是经常琢磨怎么打倒别人,壮大自己。人与人之间相互都这样斗下去,就成了无政府主义。如果这也叫个人主义,这种主义之恶自不待言。而利他的个人主义则不如此。坚守自我这一城郭,一步也不退让,领略人生所有事物精义。对君则尽忠尽义,对父母则竭尽孝行。然而作为国民的自我,已不再是过去混沌无序时代的所谓臣、妾。作为人子的自我,也已不再是过去可鬻可杀时代的奴隶。忠义也好,孝行也好,都不过是自我能够领略到的一种人生价值而已。日常生活林林总总,无一不是我们需要领略的人生价值。如此说来,这种个体的自我就可以抛弃,就可以牺牲了吗?当然,要想抛弃并非不可能。然而,正如殉情是对恋爱生活所作的最大程度的肯定一样,战死是对忠义生活的最大程度的肯定。生命领略了万有之后,结局便是个体的死。由此,个人主义衍变成万有主义。这和遁世主义通过否定生来达到死全然不同。怎么样?你对这种长篇大论……”大村再次露出雪白的牙齿笑了起来。

纯一始终热心地听着,这时接言道:“嗯,你说的好像确实有道理。以后我要仔细琢磨琢磨才成。经过你这样一番串连再回头看,我感觉本来支离破碎的近世思想好像有了一个结合点。最近,据说有个博士提出一种学说,那人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他的书里提到:个人主义是西洋思想,个人主义不能做到自我牺牲。在东洋

由于个人主义就是家族主义,家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因此方能做出为君为父舍身之举。这种说法把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所以和你讲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并且,他说从个人主义发展出家族主义,从家族主义再发展为国家主义,又说这种发展是西洋所无、日本独有的。这种说法简直可笑至极。”

“是啊,确实很可笑。那种人不光把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以及自我中心主义混为一谈,甚至还把无政府主义也都搅在一起。他们认为远古时的人原本都是从洞穴里爬出来的,好像化学原子一般各自分散生活,这简直是对历史的无视。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人生之初就该是无政府的了,然而,任何一个朝代都找不到他所描述的那种生活。所谓的无政府的生活云云,不过是当今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种空想而已。说什么人类最初是单枪匹马分散生活,之后人为地组成了社会,制造了国家——这种思想不过是卢梭《社会契约论》时代的产物,现在还有谁相信这种说法呢。追溯人类远古生活,时代越早,人类受群体生活的束缚就越大。个人主义正是在一点点摆脱这种羁绊,争取自由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我们都是文学爱好者,看看文学的沿革同样也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命运戏啦环境戏啦等等进而演变为性格戏,就显示了戏剧向个人主义发展的倾向。现在有些人想要扑灭个人主义,这种举动无异于想把睡醒了要起身的小孩硬塞回被窝里,根本办不到。”

这种热烈的谈话是前所未有的,两人都是推心置腹,但讲话的语调却不带一点激昂。大村讲起话来还是像以往那样不紧不慢,纯一则一直在侧耳倾听,不时也会附和一两句:“就是”、“完全正确”。

“还有更逗乐的呢。”大村继续讲着,“自从和俄罗斯打过一仗,西洋学者都知道日本人不要命的劲头了,他们这样解释说:在日本,家族啦国家啦这方面的思想不发达,所以日本人不可能为这种思想而牺牲。日本人只是出于对异邦人种怀有模模糊糊的憎恶,不明白生命之可贵,所以才会有廉价战死沙场之举。随便翻开一本西文书,里面几乎都是这样的观点。而日本人眼中呢,又往往以

为西洋人自远古以来一直都是个人主义,不知有家族,不知有国家,全都是无政府主义。就在这种 méconnaissance(理解不足)、沟通不畅中,德国与美国之间渐渐扩大了大学教授交换制度。比利时不久也将成立一所国际大学。你说这是不是很逗乐?”言毕,大村沉默起来。

纯一也默默地思考着,同时也感觉到通过这番谈话,自己和素所尊敬的大村之间变得更加亲密无间了。

“你在笑什么?”大村问。

“今天谈的真来劲。太痛快了。”

“是啊。不必斟酌词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正是我们青年人的特权啊。”

“为什么人年纪越大就会变得越虚伪呢?”

“是啊,虚伪这种东西,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躯壳变硬了。这意味着永远没有生命,也意味着永远没有年轻。”

纯一想了一下说道:“话是这样说,难道就不能想个办法防止躯壳变硬吗?”

“不仅仅是躯壳,这也牵扯到如何保持全身弹性不衰退的问题。法国巴黎有家 Institut Pasteur(巴斯德研究所),其中一个俄罗斯人叫 Metschnikoff(梅契尼科夫),他正致力于开发一种技术,以防止人在年老时,身体渐趋钙化。看样子要想在当今之世重温古时的长生不老梦,嗯,也许只有这一种方式了。”

“是么,居然有这种人?我虽然不期望长生不老,可也不想躯壳僵化。”

“是呀,梅契尼科夫也是这么说呢。他说,人不能不死,惟一能做到的,就是怎样使身体至死都保持弹性。”

两个人都觉得这话题扯得太远了,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他们都在想,老也罢死也罢,都是遥不可及的问题。他们还从未具体地掂量过,衡量一个人毕生所用的尺度呢。

忽然隔扇外面传来咯哒咯哒的响声。原来是花匠婆婆留意到二人还没吃午饭,特地做好端了过来。

二十一

饭后泡上一壶茶,两个心无窒碍的年轻人,便开始在缄默中咀嚼起友情所带来的欢乐。一般人只有在忍不住要说点什么,遂将平日不肯对人言者向朋友倾心相告时,束缚心灵的那根绳索才会松动一下。想沉默就沉默,而又不因沉默影响心灵的沟通,过了一定年龄,再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所幸的是大村与纯一还能做到这点。

纯一拉过簋子,往里续着炭,这当儿,正好大村去外面解手。纯一急忙向剧本《青鸟》那里扫了一眼。这本书是巴黎的 Charpentier et Fasquelle(夏邦杰·法斯盖书店)出版的简装本,蓝色的封面,毛边纸,摸上去有些麻麻拉拉,要用纸刀逐页裁开。纯一慌慌张张伸手翻了翻。找到书中夹着的那张名片,正想撕毁,谁知纸质坚韧,怎么也撕不破,只好揉成一团,塞进袖筒里。

纯一心里感觉到一种类似犯人毁灭证据时才能体验到的那种快感。

大村解手回来,半弓着腰在火盆上一边烘着手一边说:“我该走了。”

“要去收拾行装吗?”

“是啊,怎么?”

“没什么,你尽管去吧。”

“看样子你天生就不爱凑热闹吧?”大村说着盘腿坐下又点了根纸烟吸着说,“但凡爱凑热闹的人,不是真糊涂,就是假装糊涂混世,喝酒、打牌、玩女人、Haschisch(吸毒)。”

说到这里,两个人不禁相视一笑。

之后,纯一又问大村说:官能的享受本就是麻醉精神,这无异于精神的自杀。可当神经过度兴奋或过度压抑时,该怎么样调节体能才好,自己始终也想不出个名堂,想请教一下有什么好办法。大村建议纯一,不妨试试瑞典式体操,说这也许是最健全的方法。

大村解释说,正像演习时,若不在前面立上一块靶子,神经很容易倦怠。这里说的靶子,就相当于 sport(体育锻炼)。一旦进行体育运动,不管直接间接,都会产生竞争,都会有胜负。总而言之,要想精神不倦怠,必须时刻念念不忘求胜。不过,尽管好胜之心人皆有之,但惟有艺术家最少争胜之念。就拿两人都喜欢的艺术来说,即便在形式方面附加上所谓的竞争这一条件,但创作上精神的投入往往会导致忘却形式。德国作家 Paul Heyse(保罗·海泽)的短篇小说中有一段写的是打坏竞争者雕像,这种行为就基于性格上的憎恶,其中甚至包涵有爱极生恨的成分。总之,真正的艺术家可以说大都不会热衷于体育。

纯一若有所思地说:“我虽不敢以艺术家自命,但对争胜好强之事,确实热心不起来。”

“眼下就要到了比赛抢诗牌的歌留多季节,你这么消极可不成啊。”

“我真的不行。每当有这种比赛,我每次都情愿在场外读诗牌。”纯一笑着说。

“是吗?不过说到要去歌留多赛场上争胜负,也确实需要点真功夫。那些开篇词汇相类似的诗歌,不背得滚瓜烂熟不行。再有就是抢牌出手要快,不等头五个音读完,管它是不是,先抢它两三张再说,否则就入不了围。不过,玩到这个分儿上,再好的诗歌也会变得索然无味。小孩子玩的字母牌也是同样。说白了,也就是把甲牌、乙牌等在席子上各撒几张,念到甲牌时,就将甲牌一个不落地抢到手。要说玩诗牌歌留多还有什么价值,也就是在不经意间寓教于乐这点而已。上场者只要把百首诗歌死记硬背下来就可以了,不必做机械性穿凿附会,考虑什么有多少张诗牌打头的词汇相同之类。与其在这种东西上浪费记忆力,我宁愿背点其他什么怡情益智的东西。”

“玩那种把戏简直一无是处。既不能帮助分辨发音的清浊,又无助于掌握词义。从头到尾光受 routiniers(熟练)程度摆弄了,我最讨厌这一点。”

“这说明你还没能完全看破。”

“我还年轻嘛。”

“要看怎么说了。”

两人又是相视一笑。

每次看到纯一的笑脸,大村都会想,这男孩的目光中蕴含了多少悲情啊。脑子里不由得闪过一个词:同性爱。人的心理深处有些黑暗层面真是神秘不可测。平日自己本来总喜欢与比自己层次更高的人交往,谁知与这青年一度萍水相逢,现在简直形影不离,和往昔的朋友倒是日渐疏远了。平素自己是那样讨厌带有几分说教式的谈话,也不屑于为这种谈话找个洗耳恭听的捧场者,可现在为了这个青年,却变得对自己的油嘴滑舌也能安之若素了。大村认为自己算不上有同性爱倾向,也许寻常人都是如此,在心中某个角落潜藏着同样的萌芽。这想法在大村脑际又是一闪。

过了片刻,大村突然站起身,说:“啊。我真的该走啦。你对今后是怎么打算的?”

“说不上有什么打算。对了,我送你一程吧。”

时光还不到午后两点钟。纯一陪着身穿学生制服的大村走出初音町的宿处,走向团子坂。

家家户户的门旁都立着贺年的翠竹,上面结有松枝,还挂着一道草绳。在喧闹的酒馆、菜店之间,偶尔也能看到一两家贴着漂亮拉窗纸以彰显门面,却少有顾客的裱贴铺。到处都张灯结彩,一派辞旧迎新的景象。就连站在地上忙个不停的店家,脸上也洋溢着平日难得一见的喜气。

街北有家店面狭小的旧货铺。也许是谷中多寺院的缘故吧,店里边摆放的大都是些锈迹斑斑的铁器、配不成套的碗碟,其间也夹杂着不少朱漆剥落的木鱼、白粉斑驳的佛像等。天花板上直垂下来的干枯的铁线藤之间,吊着一些寺院用的扁铃、铜磬等等。

纯一每次打这里经过,总要到店头扫上一眼。这与那些驻足在古玩店前、喜爱古董的老先生心境自是不同。那些老先生大都是为淘宝而来,纯一则单单为了满足某种好奇心。纯一老家有个

仓房,里面装满了废旧物品,大都是些不明用途的什具,缺边短角,叫不上名字的金属器物残片以及木头杂拌等等。纯一小时候整日待在里面,不是为了非要想找点什么出来,只是觉得东翻翻西瞧瞧实在好玩得很。已经去世的母亲,曾因开饭时还不见纯一的影子,寻到库房里来,见了纯一的样子,惊得目瞪口呆。

现在纯一常喜欢到这家旧物店来转,可以说正是那时的体验在心理上留下的影响。好像一个探险家似的,每次看到那些锈迹斑斑的铁壶、带有铜补痕迹的瓷盘,纯一心里都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感觉,仿佛听到它们在向自己诉说着各自的落寞故事。

从今天一路经过的街市看,没有受到外界影响的大概只有这家店铺了。

看到纯一在店头转来转去,大村道:“你好像对什么都挺感兴趣呢。”

“那倒不是。只有经过摆满各种稀罕物的店头时,才禁不住想走过去打量一下。”

“有人脑子里的东西和那家店铺倒是挺像呢。”

二人东扯一句,西扯一句,行至近人山冈铁舟建造的全生庵钟楼处,便顺坡而下。

此时有个女学生走上坡来,见到大村微微弓身施了一礼。女孩梳着流行的学生发式,头发略显凌乱,虽是俯首而行,但走近大村他们之后,从侧面闪电般的一瞥中,好像已经把握住了两人大体的容貌、态度及性格。

大村脱下角帽还了一礼。

纯一想:是个女学生啊。粗粗打量之下,只见她手里拿个紫色方巾包,里面裹着书本一类的东西;身上短衫的衣领及袖口处缀着蝴蝶结,下边是青紫色裙裤。能留有印象的也不过就这一些。实际上,女孩子看上去和普通人样子并无太大区别。和服面料是新大岛绢织品,外罩比和服不过多了些斑斓的飞白染花。至于卷在里面的裙裤带,则是藤紫底配些桃红、葱绿花纹的友禅皱绸面料,由于裙裤遮掩,纯一当然是看不到的。套在短衫外面的是一袭和

式贴身内衣,白色的领部已积有一层油垢,幸而这叫人多少有些难堪的地方,也没落在纯一眼里。

不过,女孩那张脸倒是给纯一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透过琥珀色的肌肤,仿佛能看到内里控制表情的肌群。还有那双眼睛,流露着神采奕奕的目光。

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纯一独自思量着。大村像是早就猜到了他的心思,自言自语道:“没想到碰上了这个怪人。”说毕,两人几乎同时回头向后张望起来。此时女孩已经走出好远了。

下到了坡底后再往前行,又是上坡。大村不等纯一发问就自己讲开了。

大村第一次见到这女孩,是在去年《女学界》杂志社主办的联谊会上,当时正听一个名叫某某的年轻钢琴家弹着古筝曲《六段》。大村百无聊赖中,刚好看到一个迟到的女学生在左顾右盼找座位,于是便把自己的椅子让给她,然后站在她旁边。那时女孩也和今天一样手里拿着方巾包,露在外面的一角上写着“三枝”两个字,刚巧被大村无意中看到。那时,大村受《女学界》主笔所托,主持遴选短歌事宜,常选些热情奔放之作刊登出来。那些短歌的作者名字就叫三枝茂子。由于三枝这个姓并不是十分常见,大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开口问道:“是茂子女士吗?”女孩几乎同时接口道:“这么说你就是大村先生了。”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开了。当聊到个人近况时,大村顺口问道,你学过外语吗?女孩回答,是啊,正学德语。大村还是第一次碰上学德语的女性。

联谊会后,第二天大村就收到茂子寄来的明信片。又过了一段时日,有天茂子突然找上门来,手里拿本 Sudermann(苏德曼)的 *Zwielicht*(《明与暗》),说是有不懂的地方想请教一下。看女孩所问之处,并非特别晦涩难解。因此答疑结束时,大村本打算再问问女孩,看看对其他没提问的地方是不是也都理解了?不过,大村向来性情忠厚,从来不愿无故刁难人,此事就算过去了。

第二次女孩再来时,又拿了一本 Tavote(塔奥特)的短篇小说集 *Nicht doch*(《绝对不是》)。先问“‘Nicht doch’该怎么翻译才好

呢？”对此，大村简直不知该怎么应对。讲到此处，大村对纯一说明了这个德语里特有的词汇：这个词和法语的 *Point du tout*（“一点也不”）、*nenni-da*“不……”等有点近似，但没有完全对等的词汇。如果读一下塔奥特那些写法力求平铺直叙，以获取庸俗读者浅薄、廉价的喝彩为目标的小说，特别是小说集里的第一篇，虽然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憾，但从上下文意，多少还是能推想出“绝对不可能”这个词的意思来的。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那些伴随着这个词必然出现的其他具体例子是什么意思了。实际上如果多少懂点德语的话，类似这种地方不至于一点都不明白。能看懂德文而又能不怀任何企图地作这种提问，那茂子真称得上最 *innocente*（天真无邪）的女孩了。借用脍炙人口的村翁的话来说，就是“过于能装蒜”了。由此来看，那些几近赤裸的言情短歌，是否真的出自她的手笔，都大为可疑。再往下，大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

此后茂子再没有来过。据大村的说法，二人起初都是出于好奇心互相接近的，可发现彼此双方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于是就无恩无怨地分手了。当然，不管接近还是疏远，都是对方主动，不过毕竟自己也怀有好奇心，并在两人关系沉寂时难免有迎合、诱导之嫌，也还是有相应责任的。说到此处大村不由得笑了起来。

以后的事，大村没再提起，下文也就不得而知。经过一所世尊院时，但见路面向外扩张出去的地方立有一扇山门，一群孩子正在门前空地上捉迷藏，寒天里也不觉冷。

“她究竟是怎样一个女子？”纯一突然问道。

“怎么说呢，看她写的诗歌，像是任情而动；见了面，感觉到她有点八面玲珑。”

“够邪门儿的。是哪家的闺秀呢？”

“我没问，对方也没说。不过后来听人讲，说她母亲住京桥那一带，还开了家吉田风格的按摩院。”

“怎么听上去总觉得有点不对味？”

“咳，我乍一听见这消息，也是觉得怪怪的。就像你说的，有点不对味。后来带着这种疑问再回想一下那女子的举动，她说自己

是十六岁,可那时看上去好像就已经很成熟了。这话都是从一个知道她身世的男人那儿听说的。那人还告诉我说,茂子最初打算做女医生,就上了日本医校。在校来往的都是男同学,选修的是德语。大概因为女校除了英语法语外,不教其他外语的缘故吧,后来又转了好几回学。自从她宣布不再学医后,去的几家都是专收男生的私立学校。在一家官立学校就读时,每天都去德语老师住宿处,有人还看见过她和德语老师时常一起散步。那男的还说,这女孩是挺够劲。不管从哪点来看,她都称得上 *problématique*(谜一般的)女孩呢。”

二人拐向通往肴町的路上。从石匠铺那里的石材场附近经过时,大村邀纯一到自己下榻处坐坐。尽管大村说自己没什么行装好准备,只有几封信要写,纯一还是客气地婉言谢绝了。两人在葬仪店附近分手告别。

目送着大步流星走进狭窄小巷的大村,纯一耳边还在回响着他刚刚丢下的那句法文的“*Au revoir*(再会)”。好一会儿,纯一才回转身,在傍晚的暮色中向追分方向走去。街灯公司的灯夫,手里提着攀高用的凳子快步擦肩而过。

二十二

在箱根的汤本,有家温泉旅馆叫柏屋。纯一独自皱着眉头,坐在旅馆小客房里。

今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正逢年关,店里为岁暮交易、新年买卖忙得团团转。由于客人不算多,纯一的房间倒是挺安静,只能听见早川河水轰鸣流逝的声音。壁龛处挂着伊藤博文公爵手书的七绝,是张半裁纸大小的字幅。旅行包大敞四开,旁边堆放着两三册 *inoctavo*(八开本)的简装外文书,以及一册大开本杂志,书页翻开着。这是从巴黎书铺订购的 *L'Illustration Théâtrale*(《戏剧画报》),上下两段横排版,还有插图。这些都是离开东京时,顺手塞到包里带来的。

昨天离开东京,今天抵达箱根。刚进旅馆,就一头钻到浴室,泡在洁净的温泉里,痛痛快快洗了个澡。对自己这次特地避到箱根,纯一极为不满。这种情绪眼下又不知不觉流露在脸上了。

大村到附近县市去旅行了,此外再没有朋友。照此看来,大都会的岁暮,纯一感到有寂寞阵阵袭来,倒也不算事出无因。可是从前,纯一并不是没有独处过,那时,即使连着两三天不和人交谈,只要有书读,压根没感到过寂寞。

寂寞。把纯一赶到箱根来的,果真是寂寞,是 Solitude(孤独)吗?并非如此,很遗憾,实际上真的并非如此。用尼采的话来说,纯一不是惧怕 einsam(孤独),而是害怕 zweisam(落单)。

如果这可以归之为恋爱的缘故,倒尚可一辩。因为纯一并不是真的爱上了坂井夫人。那么左右着纯一的究竟是什么?追根寻底,不能不说是一种动物性驱策。这一点看来,毫无讳言文饰的余地。

离开东京时,是三十日的上午。纯一心中郁闷不已,他归之于天空一片阴霾所致。翻开书,也无心看下去。午后天空开始放晴,阳光照进拉窗里,纯一想,这下子心情总该好起来吧?然而,和自己预期的正好相反,内心深处潜藏着的一团团不安情绪反而倒窜进意识中,并急剧弥漫开来,化为反理性的意志之声。纯一肯定是被心里的“去箱根!去箱根!”这种声音鞭挞着才动身的。

到了傍晚,纯一急匆匆地开始准备行装。本想把所有的东西统统拢作一处,塞进从老家带来的那个皮箱里,可又感觉未免体积太大,不方便携带,遂又改变主意,只带一个小包袱。之后,拿出刚到东京时买的骆驼皮护膝,对花匠婆婆说,正月里四处拜年太扰人,自己准备到箱根去过新年,并嘱花匠婆婆帮忙雇辆车。其实,这不过是托词而已。即便在东京过年,也没有什么人家需要登门拜年的。

事情来得有些突然,婆婆惊奇地瞪着双眼,目送纯一出门。乘上车,纯一立刻吩咐向新桥急驶。时近年根,午夜的银座还是那么

熙熙攘攘。经过银座时,纯一忽然察觉到,像自己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出门带个包袱卷,有点不伦不类。于是拐到洋货店鞞屋,买了一只小皮箱,把包袱原状塞进皮箱里。

到新桥后,查了一下发车时间,七点五十分那班火车已经离站了,下一班是特快,要九点才发车,十点五十三分到达国府津。照此计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最佳时间赶到箱根了。一切听天由命吧,走一站算一站。纯一这样想着,终于决定乘坐九点那班列车。主意既定,当即把皮箱和护膝存到站台,并托站员代为买好车票,就独自上了二楼的西餐馆壶屋。那时这里尚未被东洋轩所取代。

经过样菜陈列橱窗再往里走就是壶屋了。晚饭时间刚过,店里顾客寥寥无几。室内墙上嵌装着老式火炉,炭灰积得厚厚一层;只有光亮耀眼的电灯,显示出这里还有几分活气。纯一把帽子和外套挂到壁钩上,找个与样菜陈列橱窗只有一墙之隔的地方落座。然后点了两样菜,要了瓶啤酒,就小口啜饮起来。

一想到马上就能乘火车抵达箱根了,离开初音町宿处之前一直在心里蠕动的那股焦躁不安,有如潮涨之后的潮落,即刻平息下来。纯一想,自己向来鄙视濑户的为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齿与彼为伍。就中,尤其是与性欲有关的行为,若因刹那间之情动,接受抑或排斥了偶然提供给个人的机会,这种问题尚可宽恕。若最初就有预谋,并将不端诉诸行动,则过于卑劣。而濑户之流,离家时就怀了蝇营狗苟之心,这是自己决不敢稍有逾矩的。而今,自己特地赶赴箱根,照此下去,自己不也离堕落无远,与濑户之流为伍了?这想法在纯一而言,颇觉伤及 *fiercé*(自尊)。于是纯一在内心里,尝试着为自己作强词夺理的辩护。说白了,他的理由就是,即便去了箱根,也未必一定会继续与坂井夫人保持交往关系。到了那里仍可进退自如,去留的主动权还掌握在自己手中。

正思忖间,侍应生端来了 *ham-eggs*(火腿蛋)等。纯一正吃着,门外走进一个女人,看外表像是个所得不多的家庭教师。瘦瘦的,其貌不扬。身子像根竹竿,紧束的头发下,露着细长的脖颈。随身

携带的那把阳伞，搭在屋角的椅子旁。她选的座位，正好和纯一落座之处成对角线，所以纯一只能看到一个细窄的背影。女人要了咖啡加 *crème*（奶油），奶油刚见端上来，就风卷残云，连盘子都舔得干干净净。告诉再来一份，下一份来了，又是一舔而光。转眼间就舔光了四盘。怎么看都像这辈子没吃过奶油似的。看得纯一直起鸡皮疙瘩，饭刚吃了一半就没了胃口。这女人活像罗马传说中离群独自游荡的 *lemures*（幽灵），无意中走到餐馆里来的。想像一下佛教传说中的恶鬼也会有助于理解她的形象。总之，对于并不迷信的纯一来说，看见这个女人总觉得不是什么好兆头，倒像是预示着这次旅行将要以不幸而告终。

离快车发车时间越来越近，客人也一个个相继走进这家餐厅。其中有一群为数众多，男女老幼各色人等都有，纯一脑中的意象这才有所好转。一个身穿制服的十五六岁少年，不知是什么学校的学生，捅旺了暖炉的火，冲着弟弟妹妹喊道：“大家都来烤火呀。”有人在点菜，也有人小声发牢骚说点的菜还没来。

喧嚷声中，上车的时间到了，众乘客相继离席而去。那个舔奶油的 *femme omineuse*（半老婆娘）这时也呆呆站起身，把阳伞贴身夹上走出餐馆。站员拿着车票来催促纯一上车。

站台上一片混乱。纯一乘坐的二等车厢，没有乘务员提供服务，后来的乘客连座位都很难找得到。对面有个携妻同行的男子坐在座位上对妻子说：“头等车厢反倒更挤。”

车一开动，纯一就打开皮箱从包袱卷中翻找出一本书来。封面用的也是《青鸟》那种蓝色纸张，是 Henry Bernstein（亨利·伯恩斯坦）的 *Le voleur*（《强盗》）。尽管知道这本书没有什么看头，当时还是订购了来，倒不是为了书中那些迎合大众趣味的情节，而是考虑其中有些戏剧性场面，或许有点参考价值。买后没读，一直那么放着。

拿起象牙裁纸刀，先裁开最初几页，大致翻了一下标题、人物介绍，就读起第一幕的对话来。由第一行就可看出，这个剧本的对话轻松有趣，毫不着力间情节已经展开。读后既没感到枯燥无味，

也没感到兴味无穷。

只读了两三百页,眼皮就打起架来。光线不好,这种丛书版的纸张偏黄,且又是小字体印刷。列车颠簸不停,眼前的字闪来闪去,叫人难以忍受。不由得想起大村曾说过,电影对眼睛有害那句话。加之邻座那个商人打扮的男人,总是肆无忌惮地从旁偷窥,叫人心里别扭。

纯一在刚才读过的地方,夹上一根指头,然后把书页合上置于膝盖,暂且把目光移向对面的窗户。列车在品川稍微改变了一下方向,又一直向前挺进。夜色苍茫中,时有一两点灯火流星般掠向背后。倏然猛地看见一团稍大些的光亮,迫近车窗,列车轰鸣着驶过小站。

纯一的脑海里,无缘无由就浮现出故乡的人和事。祖母的信有如定期刊物般届时必来。写的事情,也总是千篇一律。故乡的“时间”平等地、以同种姿态流逝着,而自己的回信则有速有迟。写的文字,则有长有短。且有越来越迟,越来越短的趋势。尽管自己也想写得更真挚、更亲切一些,可每逢临案作书,又常惑于无处着墨。除了模糊不定、难以捕捉的本能般的东西之外,很难找到能将祖母和自己联系起来的纽带。又一想,这或许只是写信时才有的现象吧,等归乡时见了面,还愁无话可说?如此这般地想下去,忆起祖母信中连续两次的催盼:新年时回家看看。虽则祖母大人千叮咛万嘱咐,可如今自己却在国府津下了车。一想到这里,内心不由得感到难以释怀,良心上受着轻声呵责。

旁边商人打扮的男子在看报,纯一也像是受到诱惑般,打开剧本又看了一会儿。剧中通过女主人公 Marie Louise(玛丽·路易斯)和丈夫充满了或隐或显的官能欲的对话,不知不觉间暗示出她渴望金钱的动机,而这动机又是通过裁缝的结账金额越来越大体现的。纯一想,把计谋和性欲二者交织在一道,使人不致于心生厌倦,这种情节推进方式是作者惟一的手法。当然了,关注舞台的目光是不会疲倦的,这道理谁都能想像得出。可是,读者的心灵却不会因此而产生什么震撼,剩下的只有作品中对 théâtral(戏剧性)要

素的尽情发挥而已。

看了一会,纯一觉得眼睛有些发痒,便合上书朝车厢外面望去。列车行进方向好像又有改变,风吹得烟雾横向飘去,窗外星星点点的火花,好像彗星的尾巴一般向背后飞掠而过。眼睛不痒了,接着再打开书。这剧本能吸引人读下去的东西,和侦探小说留有悬念方法相接近。偷了钱的玛丽·路易斯被侦探发现时,对这个女子思慕不已的青年 Fernand(费尔南德)主动把罪责揽到自己身上。忧伤的阴云顷刻间就笼罩在这个无辜的青年与金钱被盗的双亲头上。在旁人看来,玛丽·路易斯显得过于轻松了。她进入闺房就开始挑逗丈夫,明推暗就,让丈夫帮着铺好被褥。在吞吞吐吐交谈中,女人身上的衣服有如剥笋般一张张揭下来。这个场面估计绝非东京的剧场所能上演。女人身上的钱夹掉了出来。“你一生都会带着我的照片吗?”“是啊,我会一生都带在身边。”“真想看看。”“别碰,讨厌。”“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不想让你看。”“你这么说,我更想看了。”“你要是马上还给我,就给你看。”“如果不还呢?”“那就一辈子不理你。”“真是有点怪。”“我很迷信,要是给你看了就会……”“奇怪,奇怪,干嘛要拼命藏起来不给人看?”“别打开。”“偏要打。看看你的小情人究竟是哪位。”在这一连串的对话之后,钱夹被打开了。里面掉出大笔金钱。火炭似的悄悄话,顿时变成了冰砣一般的质问。纯一对那个被打发到巴西去的青年油然而生同情,暂时忘记了眼睛发痛,一口气读到玛丽·路易斯坦白交代的场面。之后,纯一把书投进皮箱里,心里觉得好像被愚弄了一般。

没多久火车就到了国府津。纯一心想,自己人生地不熟,还是趁天色不算太晚赶紧找个地方歇下,明天一早再赶往箱根吧。遂自己提了皮包,挟着护膝,信步走出车站。但见一株苍劲的巨松对面,静静的海湾横亘在夜空下。

尚未到闭店时间,家家旅馆都大敞着门户,灯火阑珊处,隐隐可见有女佣正在馆内奔来跑去。纯一走进最近一家旅馆,喊了声“我要住店”。正忙碌着的一个漂亮女佣从旁边经过,闻声收住脚步,横立门前,从头到脚把纯一打量了一遍,然后说:“真不巧,我们

这里没有空房了。”话音未落,扭头就缩了回去。

纯一走到下一家旅店,还是同样被拒绝了。第三家第四家都是如此。想像一下自己披着长外套,拎着皮箱和护膝的装扮,肯定不是那么潇洒。可是,自己并没到浑身上下衣冠不整,看了叫人恶心,没法收留住宿那种程度啊!记得曾经听人讲过,说的也是某个旅客被旅馆拒绝收住的事。可那种事发生在繁华地区倒情有可原,谁想到在这种乡间僻地也会遭遇到呢。如果眼下换了东京,就是再高级的旅馆,估计自己也不会受到什么刁难就能住进去吧。

尽管觉得有点蹊跷,但也没处去问个明白。纯一只觉得自己简直就像民间故事里那个被变成魔女的人一样。

纯一最后只好来到派出所,说想请警察帮忙找家旅馆。当值的警察有四十来岁,好像总有点睡不醒的样子。面部表情十分flegmatique(冷淡),寡言少语。纯一讲了自己被店家拒绝收住的事,他听了既不说理该如此,也不说理所不当,只是坐在走廊上那个烧得有些发焦的火盆旁,两腿叉开烤着火。听到最后,警察懒懒地离开椅子,拿起放在桌上的风灯,走在前面说:“那就请跟我来吧。”

警察带纯一走到一家旅馆门前停了下来,不是刚才那家新开张的旅馆,当时任人怎么敲也不开门。眼前这家旅馆墙壁、梁柱都熏成了黑炭色。警察叫开已经关闭的大门,和店里的人交涉了几句,好像没费周折就谈妥了。馆内走出一个身穿浴衣的平头男子,外套一件棉布袄,把纯一迎了进去。警察随即晃着风灯回去了。

纯一踏着黑黢黢的窄梯登上二楼。入口处搭设有一道扶手,眼前是一间十五六张席子大小的客房,不见有廊道。除了紧紧关闭的木板套窗外,再没有其他装置。领路的平头男子提了一盏内置燃油的纸糊灯笼,进得门后,把灯笼往旧席子上一放,在纯一面前屈膝作礼。

“马上就安歇吗?有什么吩咐?”

纯一心里一个劲儿念叨着总算有个地方住了,还没顾得上想其他事情,脸上一副茫然的样子。听了平头的问话,在欣欣然不至

于露宿街头的同时,才想到该叫几样酒菜来,作为入住的回报。

“有什么菜肴吗?有的话尽管端上来,再来一瓶酒。饭就不要了,我已吃过。”

“有。”

“那就好。”

平头男子打开了壁龛旁边徒有其形的壁橱。这二楼上也只有此地一处壁龛。平头取出来被褥、枕头、棉睡衣,在席上铺好,径自下楼去了。

纯一望着草席面,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这家旅店连坐垫都成了奢侈品,不提供,只好把帽子随手一丢,仍未坐下。被褥脏得看不出原来的花纹。本来应该是白色的枕套也被油垢染成了鼠灰色。

纯一战战兢兢地坐在褥子上,掏出表来看了一下。已经快要十二点了。心头有股难以言喻的不愉快压抑着他那颗年轻的、富有弹力的心。不是为自己留宿在这家肮脏的旅馆里而感到不愉快。虽然平日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纯一总是力诫自己,不要做一个 efféminé(优柔)、懦弱的人。有时甚至想过要去体验一下 Sparta(斯巴达)训练营似的生活。不过,由于那种训练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主动向困厄挑战,这使他难以接受。他不想被动地、为环境驱使而被迫从事那些枯燥的磨炼。从最初被那家旅馆拒绝开始,纯一就感觉到那个心地恶毒的魔女的威力已经施加在自己身上了,使他一步步陷入不愉快的境地。他对此深感厌恶。

平头男子端着火盆走上来。是一个泛着刺眼的蓝色光泽的挂釉彩陶圆火盆。后面跟着一个年约十五六的女孩,系着吊袖带,手里端着刚备好的酒菜。一个酒壶,一个酒盅,外加一盘散发着腥味的青鱼块。女孩把盛有酒菜的食盘放在纯一的枕畔,稀罕地打量了他一眼,默默地走下楼梯。男子从怀里掏出账票,手执便携式毛笔,开口道:“请问尊姓大名?”纯一报出了在东京的寓所和名字,可平头不知道是哪个“纯”字,纯一只好自己动手写上。

怎么才能入睡呢?现在没有一点困意。纯一但觉疲劳和不愉

快搞得脑袋直疼。还是先躺下再说吧。于是脱去裙裤,卷在齐头布枕上面。又把骆驼毛护膝折成对折,置于棉睡衣领口。这样脸和手就不至于碰到不洁之物了。

纯一把皮包拿过来放到枕旁,手握酒壶,咕嘟喝了一口滚烫的酒。之后,纯一就穿着披风登着布袜,掖紧护膝竖起衣领,随便一躺就睡下了。有一阵子脸上发烧,心跳得厉害。不知什么时候,终于睡熟了。

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被什么声音惊醒。外面传来说话声。是一对男女在交谈。朦胧中想着想着,竟完全清醒过来。“叫什么名字?”男人在问。之后是女人的答声。听不太真切,好像说是爱知县某郡某村某某兵卫的妹妹。之后男人就离去了。

和一个陌生女人同在二楼就寝,这样一想,纯一只觉得不可思议。心里觉得又是别扭又是可怜,干脆不看对方,一动不动地躺着。过了一会儿,女人叫道:“喂。”听上去的确像是在叫自己。想必自己熟睡时才赶过来的这个女人,似乎已经清楚知道了自己怎样被惊醒,又怎样装睡不看她一眼。纯一不知该说什么好,仍旧不吭声。女人又说:

“我打算到东京去,不知道首班车什么时候发。”

纯一调转脸一直背对着女人回答说:“唔,我也不是很清楚。皮包中有时刻表,我起来给你查查吧。”

女人发出短促的笑声,说:“不用了。其实查不查都可以。反正已经告诉旅馆的人,让他们到时候来叫了。”

说罢,女人再不言语。纯一还是执意不看对方。女人好像怎么也睡不着的样子,几次听见她翻身的声音。女人长的什么样?纯一有心想起来看看,可又一想,现在再特意起来看,反倒更显得别扭,只得作罢。如此想着又睡着了。

早上醒来,女人已经不见了。纯一本就无心在这种地方洗漱,急忙结了账,逃也似的离开了。平头男子想跟着帮忙拎拎皮箱,也被纯一回绝了。纯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和这地方越快脱离关系越好。

纯一乘上从国府津直达汤本朝日桥的三里铁道马车。晨风撕破重重雾霭，脸上的尘秽迎风不洗自清。铁道马车穿过松林，越过小田原车站，一直行进。纯一的脑中不由得又反复放映着昨晚噩梦般的一夜，想起那个睡在同一房间，尽管有过交谈，却始终不识其面的女人，心想就算自己昨晚在国府津留的一个纪念吧。也许那是个丑女，来京打工的女佣？管它呢，怎么都无所谓。心里但觉和这样不知从何而来的女性萍水相逢，也是人生一件趣事。

下了铁道马车，纯一特地避开坂井夫人宿泊的福住旅馆那一带，住进了现在这间名叫柏屋的旅馆。鉴于昨夜国府津那段经历，刚进门时还曾担心过会不会再次被拒之门外。虽然看不出受欢迎的迹象，但也没被赶走，终归还是拣了一间小屋给自己住。纯一心想，尽管自己勉强也能找个含糊理由，说现在还有去留的自由，但不管怎么诡辩，都证明不了这一点：离得越远自由越大。入浴后，心情多少有点好转，遂把行李包中的书、杂志全都掏出来，可就是难以静下心读上一会儿。

二十三

福住旅馆那边自己去还是不去？纯一用这个假设的问题自己消遣着自己。然而，在自己的意识深处，这问题像是早有了答案。一切都明摆着。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为了使这段时间尽快缩短，需要某种前提存在。这就是诸种小小的纪念，是那些一瞬间留驻在心田里的坂井夫人的一举一动，以及称不上言语的言语，也即 *Ungeste, un mot inarticulé*（一个姿势，一句无声的语言）。这种东西，即使时光流逝，也不会消失。不仅不会消失，那情形倒很像打磨掉璞石显露出宝玉。这种东西在记忆中得到净化，又从周围渐渐升起，形成光亮无比、威力无穷的结晶体。它们无所不在，即便读书时，在书页和眼睛之间，也有这种纪念的晶光投射过来，给迄今为止所体味的意义披上一层撕不破

的面纱。

如果世上真有 Lethe(忘忧河),多想喝一口那里的忘忧水,以忘却那些纪念的碎片。思量过后,又试着辩解,这种纪念之物如若不丢弃而是悄然置于精心爱护之下,把它作为自己感情世界的 *élégiaque*(挽歌式的)要素,该不至于成为一种烦累吧。要言之,正因为苦恼,故欲除之而后快。可甜蜜的苦恼却是如此难以割舍。

纯一不能不在心里默默倾听这种自嘲的声音:你不是特地从东京到箱根来了么,那你为什么还忌惮到福住旅馆去呢?对于自尊心极强的纯一来说,这声音听上去越发显得残酷无比。

昨夜没睡好,纯一对女佣撒了个本没有必要撒的谎。吃过午饭,就让女佣在房间里铺好被褥,便躺了下来,躺着躺着,居然睡了两个小时左右。

醒来一看,一个女佣正往火盆里加着炭。是个肤色苍白、相貌姣好的女性。和以前那个端茶倒水、整理被褥的女佣全然不同,身上穿的和服面料是绢丝的。

“您想看报吗?我去拿来吧?”

少女低垂的头抬了起来,在纯一身上打量了一下,讲起话来好像不胜娇羞。

“啊。那就拿来吧。”

纯一并非真的想读,女子这样问了,才顺口应了一句。

女子又俯下身子,带着百媚千柔走了。

纯一起身刚坐到火盆边上,报纸就拿过来了。刚才离去的那个女子没来,换了一个骨骼粗大、相貌蠢陋的女佣。笨手笨脚,声若铜锣。脸上还挂着莫名其妙的、放肆的笑。尽管纯一心里明白这家旅馆除了长相平平者之外,还雇有姿色出众的女佣以应不时之需,但他并不想在这一点上过多发挥想像力。

纯一拿过一张报纸,粗粗扫了一眼文艺栏,没再细看就放下了。正因为纯一没有置身于大村所谓的帮派中,所以才认为读这些有偏向性的评论,等于自己给自己戴上了眼罩,没有任何意义。

之后想利用晚饭前的时间散散步,遂信步踱出旅馆。徜徉在

早川岸边,但见惊涛拍石。河畔与旅馆相邻处,有家工艺店专卖些木璇的玩具,都是当地名产汤本工艺品。老板娘上来兜揽生意说买点礼品吧,纯一遂选了些体积小巧,便于携带的牙签盒、香烟之类,买了几样。

正在这时,忽见有一对男女浴客说笑着打门前经过。在老板娘算账找零的当儿,纯一顺手拿起一个陀螺玩具端详着。因听门外那女人的话音听上去很是耳熟,便抬头循声望去,巧不巧正好与坂井夫人目光碰到一处。

夫人身着一袭蓝底碎白花的高级皱绸棉氅,上罩一件青瓷色大纹皱绸外褂,后背、袖口各绣有同一图式徽纹。头上挽了一个银杏髻,上插珍珠簪,外加一柄黑髻甲嵌白蝶贝梳子。纯一眼中看到的是一个沉静的、不事雕琢却又有点妖艳的身影。

夫人的清朗笑声突然像被什么斩断了似的,眼里充满了谦恭的陪笑。夫人好像对根岸一别后的时间间隔,以及对东京与此地的空间间隔都满不在乎似的,极为随意地说:

“啊呀,您也来这里了?”

纯一本想说“是”,可话一出口,怎么听都像失了均衡,声音却低得不能再低,连自己也听不大清。

夫人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同行的那人。但见那人四十多岁,身材魁梧,膀大腰圆。理成了板寸的头发,粗硬有如钢针一般,发丝黑白相间,如染秋霜。面部的皮肤绷得很紧,显出血气方刚。夫人向男人如此说道:

“这是小泉先生,搞文学的。”然后又向纯一说:“这是画家冈村先生,同样也泊在福住旅馆。你怎么不来福住旅馆呢,我不是告诉你一定要来玩吗?”

“不小心忘记了名字,所以才住到柏屋来了。”

“哦哟,你可真健忘。晚上可别忘了来玩呀。”说罢,夫人就走开了。一直有如金刚般挺立着的画家冈村,巨人俯视侏儒似的低头看看纯一,仿佛回音一般重复道:“晚上来吧。”就追赶夫人去了。

纯一目送二人远去,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其间,店里的老板娘

手上托着零钱,一直在木板走廊跪候着。纯一慌忙接过钱来,把大大小小的银币、铜币装进鳄鱼皮钱夹里,走出店门。

不知什么时候,已是暮霭四合。对岸茂密的丛林,下半部的树干看上去有如狂欢节 *carnaval*(假面舞会)上裸露的大腿一般。车站路上到处都亮起了水力发电的照明灯,星星点点。

纯一神思恍惚地向旅馆方向走去,脑子乱成一团。那种难以言说的不快,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寂寞,挥之不去。纯一有意证明那种不快并非嫉妒,可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就因为纯一十分清楚,在那家汤本工艺店前邂逅时,倘若只有坂井夫人独自一人,自己是不会产生这种不快感的。纯一的想法大体如此。不管怎么样,那个冈村在四条画派中颇负盛名,对此自己早有耳闻。不过他的为人如何,则不得而知,自己也无意详细打探。单单把二人放在一道看,是有些夫妻的味道,这的确有伤自己的情感。自己这样想,绝非出于偏见。即使用旁观者冷静目光看,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样。假如让那家店里的老板娘兜揽生意,会怎么样?大概也会称他们为先生太太的。自己丝毫也不羡慕那个男人,也不想置身于那种男人的地位。可这家伙还是可恶至极。纯一心头不由得升起对冈村的憎恨之念,同时对坂井夫人也抱有恨之入骨的不满。这个不守信义,背信弃义的婆娘!不过回头细想,夫人对自己有什么信义可守?夫人不能不守的誓言又是什么?这种问题简直没法回答。怎么看这种感觉都很难不与嫉妒相混淆。

并且这种感觉还伴有寂寞。讨厌的寂寞。和大村离别后,自己在东京尝到的寂寞简直和现在没法相比。如果说相近,倒是和小时候体验过的那种寂寞感有点类似。那时候,常见小学的几个家伙聚在一起窃窃低语,而自己则站在远处望着。当时自己也就十四五岁左右吧。同校有一位比自己大一两岁的女生,瘦瘦的,高高的,名叫阿胜。他恨自己,动不动就陷自己于如此境地。经常聚首在一起窃窃私语的人群当中,只有梳着蝴蝶辮的女孩比其他孩子都高上一头,这女孩就是阿胜。她总是不时回头向自己这边张望一下,做出一副好像有什么天大的 *cmplô*(秘密)瞒着自己的样子。

过后自己曾向人群里的一个孩子问了一下,那时你们讲什么呢?听了以后才明白,哪有什么了不得的话,就算当面让自己听见也根本没什么稀罕。自己那阵子,对阿胜的伎俩很佩服,真难为她竟能纠合这么多孩子造成一种密谋的幻影。现在自己回想起这件事,就是因为眼下的寂寞感与那时的比较相似。不过,认真想想看,那时的感觉好像也不光是寂寞,说不定嫉妒的萌芽就是那时阿胜在自己心里种下的。

纯一边想边走,险些错过柏屋旅馆的正门。幸好里面有人高声打招呼,这才回过神来,走了进去。馆内两三个男子正在和账房先生说着什么,穿过闹哄哄的大堂,打开自己那间屋子的拉门,女佣从后面赶过来,抢先拧开电灯。

吃过晚饭,纯一拿过白天没来得及读的报纸,又反反复复看了起来。突然发现排成六号字的栏目中有篇题为《色丝》的,上面登了一张女人照片。脖子下方横书着“荣屋名嘴”。印刷油墨涂抹不匀浸润开去,半张脸模模糊糊看不清了,估计就是给自己名片的那个柳桥艺妓。

报道是这样说的,“荣屋名嘴(十六岁)以卖身抵债落籍荣屋,从做清官人时就引得男人如痴如狂。追捧者是宇左卫门艺班里一个喜欢余桃断袖且屡犯不改者。惟外界评价说她有一点长处就是贪欲不重。同家阿辰姐多次提出忠告,常被误解为百般刁难。也许是仰慕江户时代柳桥艺妓的遗风,近来又对阿松这位匠人哥哥热心起来,为此常遭阿辰姐的白眼,打不起精神,叫人好不可怜。”

读后纯一不由得微微一笑,心想:纵使为了性欲也罢,真能够忘记图利的女人,这话听起来简直就像见闻了嘉言善行一样,给自己以慰藉。文中“余桃断袖”这个词,也让纯一自喜之心得到满足。年轻的心富于弹性。无论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无论怎样压抑自己,一旦遇到些微的松弛,立刻就像绷紧的弹簧一样,抓住时机无意识地返回到原来状态。纯一看了有关“名嘴”的报道之后,心情有些恢复了。

正在这时女佣赶来,告诉纯一福住旅馆那边打发人过来,说是坂井太太有请,要您空闲时过去玩。纯一毫不踌躇地说,让他回报一声,我马上去。想来也是,纯一毕竟不能不接受这个邀请。这又是什么缘故?只因为纵使他有心想回绝,也只会被视为胆怯、畏缩,致使自己内心徒生遗憾而已。不过,此番纯一能够毫不犹豫地一口应承,也可说是《色丝》中描述的“名嘴”居中为坂井夫人缓颊的结果。

纯一径直赶到福住旅馆。

由女佣在前面领路,从三层建筑万翠楼下穿过,抵近里面那座平房结构的客厅时,但见明亮的灯光透过拉窗纸映射出来。室内传来阵阵嘻笑声,好像 Basse(低沉的)嘶鸣一般。纯一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冈村。顿时本能地生出一股反感,真想掉头就往回走。

在箱根的坂井夫人!这幅肖像纯一已经在想像的空间里描画了无数次。郁郁葱葱的千年古树下一座温泉旅馆的客厅。就连根岸那处居室尚能远离都市的喧嚣,何况这里是人烟稀少的幽境呢。多想在这静寂中,寻找到一个北欧神话传说中 Ondine(海妖)般的美人啊,就为这如今也不得不忍耐着先听一下讨厌的 Faune(牧神)的笑声了。

看廊间出迎的女人,是在根岸就见过的静枝。“正等着您来呢。请这边走。”两位女佣在这里完成了客人的交接。真与前沿阵地哨兵差不多了,纯一想,那被掩护的又是什么呢。这神圣之地,不也正是坂井夫人和冈村相对而坐的地方吗?在根岸喜悦过的,在这里都成了厌恶。易地亦然。

走进下一间客厅,静枝跪地作礼:“小泉先生来了。”说罢徐徐拉开隔扇。

“哎,到这边来,太太正等着呢。”冈村招呼道。俨然东道主待客一般。三人前面各置一具手炉,茶碗和点心也端了上来。可一看到太太身边的可移动式火炉,又勾起纯一心中不快。

吩咐静枝换了茶来,太太一直盯着纯一的脸。

“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才来就碰见了你。”

“柏屋美女如云吧？”冈村插言道。

“是吗？刚来这里，我也不知道。”

“那怎么行？咱们这号的到旅馆最看重的不就是这个么？”无论声音还是措辞，都能看出晚酌对这个画家的神经确实起了作用。

“如果人人都像冈村先生一样，这世道还得了！”太太看着纯一的脸，好像在庇护一般说道。

看样子冈村一刻都不甘寂寞。“哪里的话，太太，怎么会呢。要论花样，画家根本不是文学家的对手啊。”以这句话为开场白，冈村谈起了一个年轻文学家的传闻，此人当然也知道冈村的大名。内容不外是这位近期将要诞生的文艺界的 Bohémiens（放浪形骸者），在冈村交际圈中的情人或艺妓眼里如何如何风流成性。接下来的话题又转到了文学作品，《棉被》如何如何，《煤烟》又如何如何。纯一不由得有点意外：原来还是个文学通呢。谁知听着听着才知道，那些书冈村压根就没看过。

对纯一而言，此刻坐在席间，实在是无聊。可生性老实的他，又不愿把自己的厌烦形之于色，只好勉为其难地陪着打哈哈。其间，纯一也不是没想过，社会上对新文艺的非难之词，大抵都是冈村之流扩散开去的。而这种非难又并非读了具体作品之后再来评头品足。如此看来，不是作品本身招致社会排斥，而是社会对文人帮派间的攻击性批评随声附和。只有禁止发行贩卖一件，像是出自官府中人的专横武断。政府试图干涉自然主义、个人主义等文艺思潮，的确是攻击性批评带来的后果。就好像文人在自己建筑的房屋下，开凿一条坑道，由此威胁到房屋基础。无论《棉被》还是《煤烟》，当然都伴随着一个事实问题。可正是构成《煤烟》素材的那些事实，使得外界看到了一点暴露性的行动。而《棉被》及另外一些其他事实问题，大抵起于文人之间，故而本身就植根于所谓的六号文学这种暴露文学之上。

静枝将茶叶重新泡过，给主客三人杯中分别续上。等女佣退下后，太太说：

“小泉先生,你为人过分老实,冈村才敢信口开河。你就不能拿他的画也做点文章,煞煞他的威风。”

“我还是免了吧。”纯一含笑说道。不过,自从入席后,动辄由太太来庇护自己,这让他感到很不愉快。因为这样做明摆着两人把他当成了外人。相反,也意味着太太与冈村之间毫无芥蒂,亲密无比。说得露骨点,俨然一对夫妇。

冈村问纯一,来箱根打算写点什么?纯一如实回答说,没有那个打算。这时,冈村太太插言道:“小泉先生还年轻,不用着急,来日方长呢。”这话听上去也成了庇护之词。纯一有心给对方一点难堪,遂反问道:“先生您打算画点什么?”听了这话,太太接言道,冈村今年夏天给万翠楼画了不少隔扇、屏风。这话意在向冈村显示亲密,同时也无意间令纯一心头泛起疑云:冈村和太太夏天也是一道泊在福住的吗?

纯一心里很想证实一下这件事。可真的这样发问,倒显得像是像刨根问底,打探人家隐私似的,所以还是小心把话头错开了。

“箱根的夏天很凉爽吧。”

“是啊。”冈村好像天真地想了一下的样子。之后猛地忆起什么似的,颧骨突出的大脸盘上泛着笑容,继续说:“不对。夏天并不好。你看现在,当天上布满云霭时,虫子都冲亮光飞来了,真没办法。看,就是那种甲壳虫似的家伙。东京的孩子叫它铜花金龟,捉了当玩具呢。哟,那家伙说来就来了。”

太太在一旁也说:“真拿这些虫子没办法。关上拉窗,它还是会飞来,撞得窗纸啪嗒啪嗒直响。落下来爬满一走廊,密密麻麻。都是男人们提了桶来,在桶底装点水,再把虫子扫进桶里倒掉。”

纯一边听边想:这是二人一道碰上了这种情景,所以才讲得活灵活现呢?还是冈村和太太不过因为偶然来箱根消暑,才目睹了同样的景致呢?心里还存着几分狐疑。

冈村越谈越有兴致:“真让甲壳虫折腾惨了。不过我也正考虑复仇呢。先把这家伙的翅膀剪断,再用面粉浆糊把它粘在一辆厚纸做成的车上,让它拉。只要它活一天就会拉一天。我干脆也不

画什么画了,就到街头上向小孩兜售甲壳虫拉车。”说毕,又独自一个人笑了起来。还是马嘶一般。

“什么是面粉浆糊?”太太问道。

“这都不懂?街上有的是卖的。”

“我真想看看你站在上野的广小路一带卖甲壳虫的样子……”

“销路肯定好。过去三越百货店等处举办过儿童博览会之类的,展出各种玩具,可到现在为止,还没见过活的玩具呢。”

“不会有人马上模仿吗?就像日俄战争之后出现的俄式面包一样。”

“我想搞成专卖。”

“活东西也能搞专卖?”

“啊,这点我还没想过。”冈村又笑道,随即又补充说,“这家伙就是烦人呢。成片成片地冲着篝火飞,烧死后剩下一堆甲壳。”

“那篝火可实在美极了。”

纯一忽然想到,“美极了”这一表示过去的时态,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两个人是一起看篝火的。由此判断,二人一起度过夏天这一点,亦为不争的事实了。纯一忍住没有发问,而是在想该用什么方法,直截了当地获知这一事实。为此他把悟性的马力开到最大,努力从对方的话中捕捉蛛丝马迹。

纯一心里的不快急剧增长着。甚至怀疑自己坐在这里是不是有点多余,这种感觉不间断地刺激着他,终致不能安坐于席。

“今晚不打搅了,就此告辞。”纯一尽量抑制着不使自己的心声流露出来,煞有介事地看了看钟表,离开座位。其实,时针究竟指在几点钟,看了和没看一样,意识中根本就没留下什么印象。

二十四

纯一快步走出福住旅馆,到了外面旋即放缓脚步,沿着万翠楼外墙弯到坂井夫人住的那间厅房前停下。这一带独有眼前这间房子用石头高高垒起,看上去就像一座中型二层楼。木板套窗还没

关,灯火映在纸糊拉窗上。纯一盯着拉窗看了一阵,窗纸上不见人的投影,估计是灯的位置更靠近纸窗,人坐在灯那面,所以看不见。

临别时没来得及琢磨,现在仔细一想,自己离开这间屋子时,照理冈村也该一起告辞离去才是。也许冈村把自己当成了小毛孩子,根本就无所顾忌?再不就是他已经和夫人开始了毫无顾忌的交往,至于小瞧不小瞧自己已经变得无关宏旨?纯一心里十分介意这一点,呆呆地望着通明的纸窗,等待着拉窗上映出冈村即刻离席而去的身影。一想到冈村因为意识到自己也曾在场,才故意拖延,让自己久等,气就不打一处来。夫人又不是自己的情人或什么割舍不下的人物,冈村就是在夫人的房间里待上一辈子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自己干嘛要如此耿耿于怀呢?真是窝囊透顶。想到这些,纯一更是火冒三丈。

纯一站了片刻,便信步走开了。并非觉得有愧于谁,只是心头实在有些郁闷。入夜,河水的流淌声显得比白日更响,仿佛给脑中纷乱的思绪伴奏一般。昼间的寂寞此时加了势头,乘虚又袭上心头。

纯一回到柏屋,刚踏进门就听见小屋上边一层有人在弹三弦。女佣赶来道个寒暄说:“是不是太吵了点?”纯一问是哪儿的客人,答说名古屋那边的,常来这里。来的这女佣,当然只是个帮忙打杂的,稍有点身份的肯定都到二楼招待那些客人去了。

楼上显得十分热闹,大概都是些特地赶来过年三十,准备闹个通宵的客人。三弦一直弹个不停。女人的笑声也一直不断。听声音好像是个少妇,念咒一般哼哼唧唧地唱着:“醉醺醺的酒神仙呀,直性子的酒神仙,你看哪个杯没满呀?给你杯里斟上酒。是这里吗?是这里吗?”已经听她哼唱了好几遍。估计每当唱过一遍,总会轮到某人把杯子斟满。

纯一一头钻进铺好的被子中,一动不动。头部刚一贴到枕头,就听到颈项上的血管咚咚跳动的声音,好像在催动着什么。换个姿势睡,血管还是照样跳得厉害。也许是心理过分紧张的缘故吧。尽管这边如此闹心,那边醉醺醺的酒神仙还是不依不饶,哼唱调门

越来越高。

纯一想忘掉身边所有的一切，专心入睡。却怎么也睡不着。过度紧张的神经，对哪怕些微的外界刺激都异常敏感。清醒的意识像是一个置身局外的观察者，不断对大脑发出忠告，催促说：“以眼下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就是想考虑点什么也是枉然，还是将就睡下算了。”不过且慢，倒不如依照意识的提议试试看，定下自己此时此刻应该做的事情，再将其划分为几部分，努力强迫自己心平气和进入梦乡。管他什么事都行，只要不是那种费心神的事情就好。越是粗略、越是不需要消耗脑髓的就越好。说不定越粗略越是一帖对症良药呢。

比如离开箱根之类的怎么样？就是它了！如果真的这样，倒不失为一个断然措施，因而也就不必像现在这样苦思冥想，使大脑得到解脱。同时，还可藉此一下子斩断与种种不愉快相通的几条线路。

离开箱根这个点子真是太妙了，横竖就是它了。藉此也可让那位夫人见识一下，自己并非傻瓜，别人想怎么耍就怎么耍。要做给她个样子看看。算了算了，这种事还是不想为好。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随她去好了。左右我是要离开箱根了。干脆利用这个机会，根岸那边也断绝往来算了。那本押在我手头的《拉辛文集》，回头发个包裹寄过去就万事大吉了。真想早点回谷中把一切都办利索了。只要这些处理完，心里便再无牵挂了。

如此想着，纯一的心就像浑水里投下明矾，一下子清亮起来。浑浊之中，万般纷繁杂乱的思绪，现在连理也不用理，都统统一道沉淀下去了。黑夜中的意识暂且也只能走到这一步，权且把这种安定心境当成快要进入黑甜乡的序曲吧。现在酒神仙就是跳梁跳得再怎么起劲，也难从夜幕中拉出纯一那深埋的头，阻止他进入梦乡了。

翌日清晨，纯一本未打算太早起身，还是在黎明时分被外面的谈话声惊醒了。睁开眼睛去外面解手，只见两位早起的客人正立于堂前，都是身穿洋装，四十开外年纪。两人在催促男佣把行李搬

到旅馆大门的同时,缩在外套领子下面的两颗头颅也闲不住,时而凑到一起交谈着什么。看表情认真到了极点,也刻板到了极点。不知为什么,纯一总觉得他们就是昨晚那场闹剧的表演者。

从厕所回来,心想还是先洗个澡吧,经过公用浴池探头一瞧,里面似乎有人。雾气腾腾,看不大清,但见水池边蹲着个人,像是女的。看架势大概是被外面的脚步声惊动了,匆忙间正想出浴。纯一心里一个劲念叨着罪过罪过,悄悄地溜回了自己的房间。

进屋一看,除了刚才两位赶早退房的客人之外,其他客人都还在睡梦之中。火盆冰冷冰冷的。纯一又钻进被子里,没有勉强入睡的意思,于是仰面朝天躺着。

脑子十分清醒,没有丝毫睡意。昨天晚上在被窝里思考的问题,像抽丝一般,又历历浮现在眼前。

尽管以前纯一也曾有过体验,知道凡是夜里劳累过度时的思考,第二天早上再细细推敲一下,往往会靠不住。可此刻却全然不同。昨晚下定的决心,今天换了思路再想,还是觉得没什么经不住推敲的地方。不仅经得起推敲,越是睁大了眼睛,想鸡蛋里挑骨头,越是觉得这回的决策大胆、héroïque(豪迈)。谁能说昨天晚上不是歪打正着?因了思维的不甚敏锐,反倒少了左思右想的犹疑,免去了种种思虑的掣肘,从而大大缩短了作出决断的过程。

纯一心里暗道,今天一定要付诸行动。当他觉得身心中再也找不到任何阻碍这次行动的羁绊时,顿时觉得好像已经胜利在望。其实,这不过是某种情感过于突出,暂时遮蔽了其他情感的萌动而已。此后纯一又遇到过几次类似的诱惑,进行过几次抗争,那时他才渐渐悟出:生物学上的事件何妨作潮涨潮落观之?正像汉学家太田锦城曾用过的一个原始性比喻,“如天之风云,既不可测”,这断语实在下得有趣。

却说人一旦决意行动,心里反趋于平静。缩进温泉旅馆的棉被中,回忆、感慨与希望有如到此投宿的各色人等,从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界中纷至沓来。离那次的人生阅历刚过去两个多月,然而,离乡前绘就的人生宏图,到东京之后悉数幻灭如泡影。此番凌

云壮志,何期得酬?但凡凭一己之力而未有成就者,期望仰仗他人之力而成,概可作海上楼阁观之。与此相反,从意外接触到的人身上可以接受种种刺激,有所收获,就像蜜蜂花间总能吸到各自相异的蜜糖一样,储藏到精神中。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这过程与在家乡时大为不同,自己可以免去很多创作上的幼稚病。这不正好成了自己医病良药了吗?现在不管写点什么,估计都能一挥而就。在老家时,有个棋友。一次席间谈起棋道,棋友称自己的棋力,在休棋阶段反而长进了。教员山村接过话茬说,那是因为潜意识中还在练习的缘故。现在自己也是如此,如果想写点什么,说不定真的能写好。想到此处,纯一真的忍不住想要在这里借上一个安静房间,动一动搁置已久的笔杆。不行,那怎么能成。如此一来好不容易下的决心就该泡汤了。哼,他娘的。什么坂井太太,什么冈村,全是些添乱的家伙。Der Teubel Ail! (让他们见鬼去吧!)这并不是模仿大村的话。就这么办,还是早点回东京动笔吧。

纯一掀掉盖在身上的棉被,起身盘腿坐在褥子上,思考着什么,甚至忘记了火盆里的炭火早已熄灭。在渐渐坚定写下去的信念的同时,感到现在自己四周的一切,包括过去自己阅历过的沧桑,统统都失去价值。甚至在想,近在咫尺的福住旅馆那间客房里横陈的美丽的肉体又算得了什么?他的两颊飞上红潮,眼里放着神采奕奕的光芒。尽管纯一以前写东西时,也曾多次体验过创作的兴奋,可都和现在不大一样。现在他只觉得内心充实无比,就像大雷雨前饱含着电子的积雨云一样。

纯一构思中的作品,与时下的流行风潮角度稍有相异。怎么讲?其 sujet(主题)是从老家死去的祖母那里听来的古老传说。以前也曾有过写出这一传说的想法。形式方面曾设想写成韵文好还是散文好,甚至想取法 Flaubert(福楼拜)《三个故事》中某篇的叙事体裁,或者干脆以 Maeterlinck(梅特林克)的短剧为蓝本。就在动身赴京之前,还在做最后一次的尝试,可惜只写了二三十页,就塞到谷中那个皮箱底下再没碰过。那篇稿子还是过去不知不觉间受所谓自然派小说影响最甚时写的,所以最初有意识地在开篇中尝

试的 Archaisme(拟古主义)手法,无论从意义方面还是词汇方面来看,都对此后的展开构成阻碍。这一次纯一开始考虑怎样用现代语写出现代人的细微观察,并想方设法使之不伤害古老传说的原汁原味。

正思绪纷涌时,竟然没在意刚才厨房那边一直响着的咯哒咯哒的声音。直到天花板上挽着线花吊上去的电灯突然熄灭,才留心到外面天色已亮。栏间有几束青白光线泻进来。

女佣拿着炭火钩进来,嘴里叫了声“哎呀”。抬眼望去,还是那个美丽的少女。“没注意到您还在,才……”少女说着把火盆里的炭火挑旺。

虽然像是时间不够,没睡足的样子,少女的头发却梳得整整齐齐,脸上还化了妆。摆弄炭盆花去不少时间,其间很少听她开口,想必平时就寡言少语吧。

纯一觉得自己该说点什么,哪怕是尽义务呢。

“觉睡不够不困吗?”

“不。”

听到少女答话,纯一才察觉,糟糕,是不是问得有点 sentimental(感伤)? 心里便生出悔意。

“惊扰您了吧?”这回是少女发问道。

“哪里。我睡得很好。”纯一拼命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

外面传来嘎拉嘎拉的声响,有谁在卷木板套窗。少女刚好把火盆调旺,正在擦拭盆口,听到纯一的话便停下手里的活计说:

“给你端碗年糕来好不好?”

“啊,你不说我还真忘了,今天是大年初一呢。那我先去洗把脸来。”

纯一用牙签剔着牙,洗漱之际,脑中还在想着那女佣的事情。这女子身上说不清哪儿透出一股温柔劲,让纯一感到迷恋。继而又想,等她走时,要不要给她点小费意思一下? 咳,还是算了吧。给小费就像有什么意思似的,惹人胡乱猜想。

等回到房间,在门口碰见的是另外一个普通女佣,估计是来收

拾铺盖的。

端年糕来的那个女佣长得也很普通。纯一对她说,要赶九点八分的快车到国府津去,让她马上结账。女佣听了,摆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说:

“哎呀,还没见您开始疗养呢,怎么说走就走了?”

“有人走得比我还要早呢。”

“他们和你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来这里不过是瞎闹哄。”

“是这话,我确实闹哄不起来。”

来添加年糕时,女佣为慎重起见又问了一遍:“您真的要走?”见纯一点头表示肯定,女佣好像自言自语似的嘟哝着说:

“阿娟肯定会感到吃惊呢。”

“什么,”纯一听了不由得叫住她问,“你说的阿娟是谁啊?”

“哎呀,就是今天早上来这里添火盆的那个女孩呀。昨天您刚到旅馆,她就说要赶紧把火盆点上,又说新来的先生带了那么多书,闲下来时肯定要看书写字的。”

丢下这样几句话后,女佣就端着食盘消失在走廊方向。

阿娟这个名字,与自己想像中的那位女孩的气质倒是挺吻合。一想到这里,纯一心里不由得涌上一种满足感。他对阿娟忙碌中还不忘留意照顾自己心怀感激,同时也开始后悔自己不应该把这女孩想得过于卑微。

女佣又来添年夜饭。纯一想,从这个厨房女佣嘴里,再多打听点阿娟的事,大概不会十分困难。不过纯一还是有所顾虑,没敢多问。与其惹得旁人疑心重重,反倒不如不问。

纯一把散乱的物品向皮包里塞着,心里比昨天晚上、甚至今天早上还要冷静。他开始反省自己。既然下决心回东京,就不再反悔,也没有反悔的必要。回去之后写点什么,这个念头即便现在也丝毫没有动摇。只是能微微感觉到其中有纤细的疑惑之声穿插来往。这声音像是在低语说,以前屡次因一时冲动写了开篇就罢笔,

算不算是挫折呢？幸好这声音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使意志软化下来的程度。其分量作为刺激创作欲望、增强写作信心，倒显得正适度。

与此相反，时日无多就发生了相当大变化的，是对坂井夫人的感觉。打从昨晚开始，这感觉中就一直夹杂着另外一种心理：该损她几句，让她也明白一下才好。可是今天四下里阳光明媚，回头再一细想，这种念头实在要不得。我怎么能这样小肚鸡肠，缺乏君子风度呢，简直和小人别无二致。看样子自己在性格修养方面还要大大磨炼一番才成。并且，即使自己说要走，那位坂井太太也不会感到悔恨、痛苦。八年前辞世的法国诗人 Albert Samain(萨曼)曾写过—个名为 xanthis(卡珊齐丝)的女玩偶的恋情。其情人中有 Platonique(精神恋)的公爵，有艺术家般热情如火的青年音乐家，甚至包括大力士般的铜偶。不如此就不能满足这位女玩偶的癖好。如果说冈村是坂井太太的铜偶，那我又该是什么？既不能以青年音乐家的热情献给那位太太，自己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尽管自己说要离开箱根，可这点小事对那位太太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充其量就像丢了一个装有几文钱的钱夹而已。因此，自己有什么权利抱怨那位太太呢？自己为什么感到愤懑不平？应该不是出于失去了那位太太而感到的悲伤，仅仅是因为爱自己之心受到伤害才意生不平而已。大村好像说过，恩怨全无同女友分手的话。尽管情况各异，我现在也不妨来个无恩无怨的分手。啊，不过，解嘲的话固然有万千，寂寞终归是寂寞。但感自己身边的空间渐渐为空虚填充。随它了。说不定在寂寞中真能孕育出佳作呢。

账房先生拿来账单。记得濑户曾说过，在温泉旅馆等地方，一听说是书生，都不会把你太当回事。这小子的话倒也说不上有多刻薄。为着书生社会的名誉，纯一爽快地付了茶水费。又为了多给阿娟一些小费，顺带着也给其他女佣多加了点小费。

女佣拿来住宿费、茶水费、礼金等各种开销的收条，并告诉纯一说车已备好。纯一把皮包上了锁，站起身向刚刚赶来的老板娘辞行。老板娘在门槛处，两手触地频频施着礼，态度显得异常恭敬。

纯一起身走出门，女佣拿着皮包跟随过来。廊道宽展之处，女佣们挤成一团在轻声交谈着什么，纷纷向纯一话别。迟到的阿娟孤零零地站在众人身后，向纯一躬身致意。

乘车行出门外，四下看去，但见元日碧空如洗，汤坂山际雾霭缭绕。今天照例感觉不到袭人的寒气。

车子行近朝日桥畔，回首再看坂井太太住的那间屋，那里还是门窗紧闭，静寂无声。

明治四十三(1910)年三月至
明治四十四(1911)年八月

妄想

张云多 译

眼前是辽阔无边的大海。

大海冲上岸边的海沙堆如小山,形成一道天然的堤防。“dûn”(沙丘)一词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它起源于爱尔兰和苏格兰,后来风行整个欧洲。

沙丘上群生着纤细瘦弱的赤松。并非岁月久远的松树。

凝视大海的白发主人正坐在小屋的一个房间里,小屋是砍用几棵松树所建,就像镶嵌在松林之中一般。

主人与世有交之时仿照别墅建的这个小屋,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此刻他坐在六铺席大的起居室里,东面可将大海尽收眼底。

坐下来看,惟见无边无际的波涛,因为沙山绝壁形成一松根纵横交错、近乎垂直、随处带有塌陷的断面。这山海之间,有一湾河水,一块沙洲。

河水迂回,注入大海,所以绝壁之下甜水和咸水交相汇合。

沙丘背后的低洼处,稀稀拉拉坐落着兼理渔业和农业的民房,沙丘之上却仅此主人一家。

当地人都惧怕沙丘而不住,传说有一次一艘渔船被暴风掀起,挂到林中的松梢上。

这里的河就是上总的夷隅川,这里的大海就是太平洋。

秋日已近,松林薄雾弥漫,主人脚踏林中清沙转了一圈之后,吃过老仆八十八所做的早饭。眼下正坐在自己的起居室里。

四周万籁俱寂,既无人语,也无犬吠。只有晨湾那沉静而钝重

的波涛,犹如天地的脉搏一般。

这时,正有一轮直径近乎一尺的金色朝阳,从远方水天相接之处升起。因为是以地平线为基准观看,所以觉得太阳仿佛跳跃一般。

看到这情景,主人思索起时间问题。思索起生死问题。

Schopenhauer(叔本华)说:“死是为哲学注入气息的真神。是哲学的守护神(Musagetes)。”主人想起这句话,觉得确也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考虑生就谈不上死。考虑死即是考虑生的消失。

以往读过各种人所写的东西,大体都说越老就越痛切地思考死的问题。主人在回首过往经历时,觉得自己同这些人略有不同。

想当年,自己才二十几岁,以完全处女般的感官,感受外界的各种事物,心中充满着未曾经历过挫折的活力。当时正在柏林。正是威廉一世在位之时,是他打破列强的均衡,使德意志这个带有野蛮色彩的称谓带上了庄重的威严。他不像现在的威廉二世那样对下施以 dämonisch(鬼神般)的权威进行控制,社会民政党是在自然的压力之下痛苦挣扎的。剧场上演 Ernst von Wildenbruch^① 以 Hohenzollern(霍亨索伦)家族祖先为主人公的脚本,控制着青年学生的精神。

白天,自己夹杂在朝气蓬勃的青年中间,在教室和 Laboratorium(实验室)工作。欧洲人不论干什么都笨手笨脚忽紧忽松,自己能超越他们轻捷地工作,心中很是得意。晚上,看戏、去舞场。然后还要到咖啡店消磨时光,直到路上只有街灯闪烁着寂寞光芒、赶着马车的清洁工开始打扫的时候,才会溜溜达达地往回走。有时甚至并不乖乖地回家。

再说,回到自己所住的旅馆。说是旅馆,实际上就是拿一把大得碍事的大钥匙,打开住着好几户人家的大门,再划着涂蜡火柴爬到三楼或者四楼,这才会来到 chambre garnie(租赁的房间)门前。

① 恩斯特·冯·维登布鲁赫(1845—1909),德国戏剧家。

高桌一张,椅子两三把。睡床、衣橱,外加梳妆台。除此之外,别无他物。点灯脱掉衣服,熄灯后立即躺在床上。

心中感到寂寞,就是这种时候。但是,在神经稳定之时,也就只是在心中浮现一下故乡家人的形景。然后,带着虚幻入睡。Nostalgia(乡愁)并不是特别深重的人生痛苦。

但是,有时却睡不着。再起来点上灯,开始工作。有时工作来了兴致,竟也专心致志彻夜不眠。即使将近拂晓、外面已有响动之后小睡一会,也能解除年轻时代的疲劳。

有时则工作不下去。神经兴奋异常,心胸豁然开朗,但却迫不及待地要打开书本,追随一下他人的思想轨迹。让自己的思想自由驰骋。自己从事着自然科学中最为自然科学的医学,是以 exact(精密的)学问为己任的,但心中总感到有一种饥渴。思考人生的问题。怀疑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否足以充实人生的内容。

出生至今,自己做了什么呢?始终在某种东西的鞭策和驱使之下为学问忙忙碌碌。觉得它会造就自己,使自己拥有某种才干。这个目的可能也达到了一些。但是,却感到自己从事的工作就像演员走上舞台饰演一个角色一样。饰演的角色背后似乎必须另有某种东西存在。因为一直在它的鞭策和驱使之下,所以似乎连觉察它的时间都没有。勤奋的孩子、勤奋的学校学生、勤奋的官吏和勤奋的留学生,全都是一样的角色。他们一方面期望有朝一日洗掉涂在脸上红的黑的油彩,暂且走下舞台,冷静地思考一下自己,琢磨一下背后那某种东西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却备受舞台监督的鞭策,饰演着一个又一个角色。很难想像这种角色就是所谓的人生。人们不禁要问:那藏在背后的某种东西不就是真正的人生吗?但是,这个某种东西虽想睁眼醒来,却又迷迷糊糊昏睡过去。近来时时切实感到的乡恋也像浮萍随波逐流漂向远方,但有时却有这种感觉,随波逐流涉及到根本。不过,这并不是在舞台上饰演角色的那种感觉。刚一抬头,马上又缩了回去。

另一方面,晚上睡不着觉时,曾经想过,难道自己就这样在舞台上饰演角色而终此一生吗?而且也不知自己的一生是长是短。

正在这时,有一个留学生同伴,患伤寒住院去世。课余时间,自己前往 charité(慈善医院)探视,隔着传染病房的玻璃窗,见他躺在那里,听说高烧超过四十度,每天让他冷水浴。自己是医学学生,感到冷水浴对日本人实在危险,也和其他人商量过,但既已住院就不便对其治疗方针横加干涉,而且即使说出去也不会被采纳,所以便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后来,有一天又去探视,说是头天晚上已经死去。看到他的遗容,不禁感慨良深,突然想到自己也会在什么时候患上什么疾病像他那样死去。打那以后,便时常想:假如就这样死在柏林,那将如何是好呢?

于是想:若是那样,在故乡等待的二老该是何等悲伤呀?还想到一个个亲人的事。特别是来信说,弟弟每日都在询问哥哥什么时候回来——自己离家时他才刚会走路,他对自己非常眷恋,是卷毛头发。假如告诉他哥哥已经回不来了,他该多么悲痛呀?

另外,还觉得出来留学,不能学业未成身先死。但是,抽象思考这些事时,只觉得有种冷漠的义务感。具体去追寻一下自己同每个人的邂逅就会发现,他们依然像身边近亲那样,让自己产生出自 Neigung(好意)的痛苦和情感。

这样一来,广义狭义等种种 social(社会的)家累思想便会毫无头绪地纠缠在一起,但最终归结到 individuell(个人的)自我之上。所谓死,就是指这个从各个角度牵引的网络中,自我不再存在。

自己从小就喜欢小说,所以学习外语之后也是一有时间就读外国小说。读来读去,都说失去这个自我是最大和最深重的痛苦。然而,对自己来说,如果只是失去自我,却并不觉得痛苦。只是觉得用刀剑而死会有瞬间肉体疼痛之感,只是觉得因病或药物而死会有同病症或药性相应的窒息或痉挛之苦,不存在失去自我之苦。

西洋人说不怕死是野蛮人的特点,便觉得自己也许就是西洋人所说的野蛮人。这样一想,便想起儿时二老曾多次训诫自己:你生在武士之家,必须学会切腹自杀。于是想起当时曾想,恐怕会很痛吧?但却又认为必须得忍耐。而且,渐渐承认,自己也许就是西洋人所说的野蛮人。但是,却无法承认西洋人的见解是正确的。

这么说,是对失去自我满不在乎吗?并不是。在自我尚存时期,对何谓自我不假思索、不知不觉将其丢弃,实属可惜。那是令人遗憾的。倘若此生如汉学家所说,醉生梦死,那太遗憾了。在可惜和遗憾的同时,痛切地感到内心的空虚。觉得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凄凉。

它导致烦闷。它导致痛苦。

在柏林 garçon logis(独身宿舍)辗转反侧的深夜里,曾多次尝受这种苦痛。逢到那时,便觉得自己有生以来所做的事,似乎都是表面的而且又是无用的。深切感到那不过是在舞台上饰演角色罢了。于是,以前听人讲的和书上读到的有关佛教和基督的思想片断,便会杂然涌上心头,又消失。毫无慰藉地消失。这时,自己就会重新审视以往所学的自然科学的各种事实和推理,寻求是否有足以得到慰藉的东西。然而,这同样是徒劳的。

一天夜里,就是这样。自己心血来潮要读哲学著作,不等天亮就去买来 Hartmann(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这是自己涉猎哲学的开始,为什么选定哈特曼呢?因为当时号称十九世纪给人类带来了铁路和哈特曼哲学,作为最新的一大体系,对它褒贬不一,众说纷纭。

让自己感受到哲学可贵的是他那迷茫三期论。为了证明不能把幸福作为人生目的,哈特曼设定了迷茫的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人想在现世获得幸福。他列举了少壮、健康、友谊、恋爱和名誉,并一一将其迷茫破除。恋爱基本上也是痛苦,幸福在于斩断性欲之根。人们应当通过牺牲这种幸福,相应地促成社会的进化。第二期是在死后追求幸福。为此,须以个人的永恒为前提。但是,个人的意识伴随死亡而消失。神经的躯干至此断绝。第三期是在世界过程的未来中寻求幸福。这要以世界的发展进化为前提。然而,无论世界如何进化,老病困厄也不会消失。因为神经锐敏,所以对其感受会更加真切,痛苦会伴随进化增长。历经前中后三个时期,幸福永远无法获得。

根据哈特曼的形而上学,这个世界应尽可能创造得完美些。

但是,究竟有这个世界好还是没有这个世界好呢?还是没有它好。促使它存在的根源即所谓无意识。但是,因此就否定生也不行,因为世界依然如故。即使现有的人类全都灭亡,一旦有机会产生新的人类,恐怕还会重复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与其那样,还不如肯定生,把自己寄托给世界过程,甘愿受苦,等待世界的拯救。

自己虽然对这个结论难以赞同,但却被打破迷茫所强烈吸引。对 Disillusion(幻灭)极为同情。哈特曼坦白承认,他撰写的迷茫三期论是阅读 Max Stirner(马科斯·施蒂纳)进行思考的结果,于是我又读了施蒂纳。后来则追溯阅读了 schopenhauer,因为听说它是整个无意识哲学的源泉。

阅读施蒂纳时,感到他是用无赖的态度阐述着哈特曼用绅士态度叙述的内容。而且,打破各种迷茫之后,总是残存着自我。世界上足以依赖的除了自我,别无他物。据此再往下想,只能归结为无政府主义。

自己不禁毛骨悚然。

读过叔本华,发现那是一种哈特曼负面进化论。世界不单单是有不如无好,要尽可能地使其坏。世界的形成是个失误。不过是错误地打乱了无的稳定状态。世界只能借助认识回归至无的稳定状态。一个一个的人就是一个一个的失误,有莫如无。追求个人的永恒,即意欲失误的无穷化。个人灭亡,人的种类犹存。为了区别于灭亡的形象,在广义上把上述不灭犹存的东西称之为意志。因为存在意志,所以无不是绝对之无,而是相对之无。意志就是 Kant(康德)的物体本身。个人要回归为无,是否可以自杀呢?即使自杀,种类仍然残存。物体本身仍然残存。所以说人必须活到死。哈特曼的所谓无意识,就是这种意志突变的结果。

自身对此越发不敢苟同。

不久,留学的三年时间过去。仍感内心犹处于物体未得平衡的摇摆状态,可是却要离开这个求师极为便利的文化国度,不仅仅是有活人老师。就是书籍这种求索的对象,也用不着远走,在大学

图书馆基本都可以解决。而且,即使去买也不会出现预订之后几个月才到货的麻烦。然而,自己不得不离开如此方便的国家了。

故乡令人怀恋。故乡那美丽令人思慕的梦中国度,让人怀念不已。但是,返回故国也有令人遗憾的一面,让自己真正研究必须研究的学问,开辟学术的新天地,那里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这里自己斗胆使用“还”字。据说一个长期滞留日本、对日本了如指掌的德国人曾宣称:这种条件不仅现在缺乏,而且在东洋的大地永远不会产生。也就是说东洋不存在自然科学成长发育的氛围。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帝国大学^①和传染病研究所就永远只能是承袭欧洲学术结论的场所。这种观点在日俄战争后成为欧洲叫座剧目的 *Taifun*(《台风》)中也出现过。但是,自己却不认为日本人是个应当如此绝望的种族,所以斗胆使用“还”字。从那时候起,自己就认为,有朝一日,日本结出的学术硕果必会出口欧洲。

自己告别那个具有孕育自然科学氛围的方便之国,向梦中的故乡出发。当然,不是非出发不可,也并不是出于义务才要出发。在自己愿望的天平上,一边放着方便之国,另一边则放着梦中的故乡,虽有一只白嫩温情的手轻轻拉着方便之国的天平吊绳,但是天平确实是向梦中一边倾斜。

当时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全通,自己是经印度洋回国的。即使往返一日行程的道路,也会觉得去时慢返时快。自己在四五十天的旅行中也有同感。往昔启程对未知世界满怀希望,相比之下,这次航行显得寂寞而又迅速。自己躺在藤椅上,思索起行囊中带回了什么礼物。

在自然科学的分科上,自己并非仅仅带回了结论。自认为还带回了将来会得到发展的萌芽。然而,即将回归的故乡没有培育萌芽的氛围。至少是“还”没有。不禁担心萌芽是否会白白枯萎。顿时产生一种 *fatalistisch*(宿命的)暗淡阴郁的感觉。

而且,自己行囊中又没有能够照亮这种阴郁暗淡的光明的哲

① 当今的东京大学。

学。行囊中所有的只是叔本华和哈特曼系列的厌世哲学。一种认为现象世界有不如无的哲学。这种哲学并不是不承认进化。但是,那是让人对无醒悟的进化。

在锡兰^①,自己从一个头和腰都缠着红色格布的男子那里,买了一只美丽的青鸟。手提鸟笼回到船上之后,一个法国轮船的船员,做着奇妙的手势说:“Il ne vivra pas!”(“它活不成!”)果然,那只美丽的青鸟,在船到横滨之前就死掉了。也是一个虚幻无常的礼物。

故乡的人失望地迎接了自己。这也难怪。像自己这样留洋归来,从无前例。以往留洋归来,都会踌躇满志,从行囊中拿出一件件物什,展示一些新玩意儿给人看。自己的行事恰恰与之相反。

东京热烈地议论起城市改造问题,追求时髦的人主张建立一些美国 A 或 B 号街区那种德国人称之为 Wolkenkratzer(高层建筑)的建筑。当时,自己却说:“城市里,狭窄的地面住人越多,死人越多,特别是孩子死的越多,与其把过去的横排房屋竖叠起来,还不如好好整修一下上水和下水呢!”后来,又成立了一个要对建筑加以限制的委员会,主张限制东京房屋屋檐高度,以保持整齐划一的外观之美。当时,自己又说:“那种类似士兵列队的街区并不美,如果硬要向西洋风格看齐,倒是应当留心营造出威尼斯城那种错落有致的美,不仅是屋檐的高度,就是建筑样式都要栋栋有别。”

还有改良食物的议论。说是要停吃大米,让人多吃牛肉。当时,自己则说:“大米和鱼都是非常容易消化的东西,日本人的食物还是过去老样子为好。当然,如果要发展畜牧,吃些牛肉,那尽可自便。”

还发生过修改假名用法的争论,有人主张“恋すてふわが名は”^② 要写成“コイスチョーワガナワ”,自己则说:“不好,不好,任

① 即现在的斯里兰卡。

② 《小仓百人一首》中第四十一首壬生忠见所作和歌,意为“因恋声名已沸扬,相思切莫让人知”。

何国家都有 Orthographie(正字法),恐怕还是写作‘コヒステフウガ
ナハ’好吧!”

就是这样,对别人希望改良的所有方面,自己总是主张恢复原状。而且,被定性为保守党同伙。后来,由于另一种原因,留洋归来的保守主义者曾经流行一时,其鼻祖也许就是自己。

那么,自己所学的自然科学又如何呢?刚刚归来的那一两年,自己走进 Laboratorium,孜孜不倦、一丝不苟地工作,为恢复原状论点赋予了理论根据。通过认真地实验发现,数千年来取得充分发展的日本人,过的并不是什么违反理性的生活。这是一开始就不言自明的。

然而,后来当自己决心更进一步在新的基础之上实现新的 Forschung(探讨)时,地位和境遇把自己从工作现场排除了。别了,自然科学!

当然,在自然科学方面,有许多比自己更强的朋友,还有他们继续奋斗,所以自己被排除在外对国家、对人类都丝毫无损。

只是留下奋斗的朋友们令人可怜。他们要在依然没有氛围的情况下,像高压下工作的潜水员那样苦苦挣扎。没有氛围的证据之一,就是日语中还没有相当于 Forschung 的词语。即社会还没有意识到明确表达该种概念的必要性。并不是骄傲自满,自己留给自然科学界的礼物就是“业绩”和“推荐学问”等造语,但是眼下还没有意为 Forschung 的简短而明确的日语。“研究”之类模糊不清的词语,实际并不起作用。查书不也是“研究”吗?

尽管有过如此这般的阅历,但是自己追逐未来幻影、忽视当前事实的心境却依然如故。人之生涯业已走向下坡,但是所要追求的却不见任何踪影。

“人何以得知己?以自我省察绝不可能。但以行为也许可能。尝试尽你的义务吧。不久即可知道你的价值。何谓你的义务?时代之要求是也。”——这是歌德的语录。

把时代要求作为义务去完成。这同忽视当前事实是正好相反

的。自己为何不能置身于这种境地呢？

要想适应时代要求尽其责任，就应当知足。自己却不能知足。自己是个永远不会满足的人。自己似乎总是置身于不应置身的地方。总也不能把灰鸟看成青鸟。正处于迷途之中。正在梦中。正在寻梦。正在梦中寻找青鸟。要问这是为什么，我无法回答。这只是个单纯的事实。是自己意识上的事实。

就这样，自己走在人生的下坡路上。而且知道，下坡路的尽头，就是死亡。

但是，死并不可怕。人说，越老“对死的恐惧”越强，自己并没有。

年轻的时候，曾痛感在到达死亡这个目的地之前，要解读一下摆在面前的谜团。这种感觉逐渐不再痛切，逐渐淡薄了。也不是看不见摆在眼前有待解读的谜团，也不是不认为眼前的谜团需要解读，而是不急于去解读罢了。

当时，自己听说了 Philipp Mainländer（菲利普·迈茵兰德）的事，阅读了他写的拯救哲学。

此人承认 Hartmann 的迷茫三期论。但是，却认为打破所有迷茫、肯定生存是不可能的。这些虽然都是迷茫，但即使死亡也没用，所以不能让人追赶迷茫。迈茵兰德说：“一开始，人是在远处观望死亡，因恐惧而转过脸去。接着是在死亡的周围画上一个大圆圈，战栗地走着。那个圆圈终于变小，人便伸出疲惫的双臂搂住死亡的颈项，同死亡对目而视。而且，会在死亡的眼中看到和平。”迈茵兰德如是说。

说过这话之后，迈茵兰德在三十五岁那年便自杀了。

自己既没有对死的恐惧，也没有迈茵兰德那种“对死的憧憬”。

自己走在人生下坡路上，既不惧怕死，也不向往死。

自己虽然知道谜团难解而不急于求解，但却不能弃之而不顾。自己不爱凑热闹，没有任何世间所说的爱好，不下围棋，不会象棋，也不打台球。离开自然科学工作现场、手中不再拿试管之后，除了

偶尔看看绘画和雕刻、听听音乐之外。在完成境遇赋予的时代要求的间歇,便不得不读起书来。

哈特曼把人的所有幸福都视为迷茫,在破除这一迷茫的过程中,曾经说过如下意义的话:人认为是幸福的东西,基本上无不带事后的苦恼,如同酒后第二天头昏脑胀一般。没有事后苦恼的,只有艺术和学问两者。自己正好只有这两件事可干。并不是自己不愿事后苦恼,有功利打算的,而是天生不喜欢伴有事后苦恼的所有幸福。

书,读得相当多。而且,作为离开工作岗位的必然结果,所读书目的种类也发生了突变。

在西洋的时候,从第一卷开始每卷不漏地订阅了十五六种专业学术杂志,诸如 Archive(文库)和 Jahresberichte(年报)等等,但是不去工作之后,根本无需查阅详细的实验记录。本来这些杂志是由学校和图书馆购买的,用不着个人订阅,因为考虑到不知政府会为杂志支付多少钱,同时也因为考虑到不知自己将来会在何处工作,所以便自行购买了数千卷,不过,最后只留下其中两三种年报以便查阅专业学科的沿革和发展,其余全部捐给了官方学校。

取而代之的是开始购买哲学和文学书籍,一有时间就读。

只是阅读方式上不像最初阅读哈特曼那样饥饿贪食。古今备受世人赞扬的人都说了些什么呢?自己就像站在十字路口冷淡地打量路人面孔一样开始了观察。

虽然是冷淡地打量,但是自己站在十字路口却频频脱帽。古人与今人中,应当表示敬意者大有人在。

虽则脱帽,却不想离开十字路口追随任何人。即遇上许多“师”,但不曾遇上一位“主”。

自己因为这种脱帽曾屡遭误解。结束自然科学归来当初,时适有关食物的议论,自己按当时的生理学权威 Voit(福伊特)的标准提出反驳时,一位先辈便说:“那么你信仰福伊特吗?”自己则回答说:“那倒也未必。我是暂借福伊特之垒御敌。”遭到了先辈的狠狠嘲弄。自己只不过对一时的权威福伊特脱帽致意而已。还有一

件事与此正好相同,有一次自己插嘴艺术批评,根据哈特曼的美学进行论述,于是一位晚辈英雄就说:“哈特曼的美学来自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要依其美学进行论述,首先要信仰无意识哲学。”的确,哈特曼是把自己的美学同自己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即使暂时切断这种联系,他的美学在当时也是最完善而且最富创见的。自己在美学上也是把哈特曼作为一时的权威而脱帽致意。过了许久以后,有人提出有力证据,说明哈特曼美学可以独立于他的世界观而存在。人们最好看看哈特曼以后所有美学家的书。这些书无一例外,都在谈论美的 Modification(变形)。那是哈特曼的首创,哈特曼以前不存在。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它,但都只字不提哈特曼。即对他置之不理。

总而言之,站在十字路口的人遇到了许多“师”,但没有遇上一个“主”。而且,知道结构再巧妙的形而上学也只相当于一首抒情诗。

自己的耳朵已经厌倦了结构得如同荷兰教堂音乐一般的形而上学,有时断断续续地听到了 Aphorismen(箴言)的旋律。

自己在意识上一直难以服从叔本华那让人抑制生的意志、回归为无的 Quietive(镇静剂),有一次这种意识从贪睡之中给鞭策而醒。

那就是 Nietzsche(尼采)的超人哲学。

然而,它同样不是养育自己的食饵,而是陶醉自己的酒水。

把过去的消极利他道德视为家畜群体道德,这大快人心。同时,把社会主义者的四海同胞视为排斥所有权的愚蠢而呆傻的群体道德,把无政府主义者的飞扬跋扈痛骂为狗在欧洲街头狂吠等,都非常有趣。但是,抛弃理性约束,把指向权威的意志作为文化根本,把为了门第、为了自我不惜使用毒药和匕首的 Cesare Borgia(西泽尔·博尔吉亚)视为典型君主道德等等,都是令人不能真心接受的。而且,在对哈特曼那细微的伦理学说的审视方面,所谓的评价革新甚至缺乏几分新意。

那么,死怎样呢?“永远之再生”不能成为慰藉。作者对 Zarathustra(扎拉图斯特拉)临终难以下笔的心情,自己甚为同情。

其后,虽也曾流行过 Paulsen(包尔生),但自己对一切折衷主义都不赞同,一直没有接触那些思潮。

在以前模仿别墅所建的、仅为落脚的小屋里,所有用具仅有一件,如同佛门之人百物惟一一般。

而且,主人老翁把四壁都做成书架,所有书架都放着书。

此外,似乎一切与世隔绝的主人,还会收到寄自西洋的书籍包裹。他在世期间,保管他那微薄的全部财产的 Notar(公证人),会把大部分利息寄往西洋某家书店。

主人虽然年老,但仍有黑色人种一样的视力,他像世人走访怀恋的故人那样阅读古书。他像世人赶集去见新人那样阅读着新书。

疲倦了就走上沙丘观看松林,下到海边观看海涛。

他坐下食用仆人八十八劝用的青菜饭食,以便充饥。

除了书籍之外,主人老翁玩弄的就是一个小 Loupe(放大镜)。用它观察从沙丘采来的草花。此外,还有一个 Zeiss(蔡司)生产的显微镜。用以观察海水水滴中的小动物。还有 Merz(麦斯)生产的望远镜,观察晴朗夜空的星座。这是一种时时唤起老翁对自然科学记忆的消遣。

主人老翁来到这个小屋之后,仍然没有失去过去那种追求幻影的心绪。而且,回首往事,想到了如下的问题:恐怕只有天才不受时代要求的限制。在自然科学上搞伟大发明,在哲学和艺术上提出伟大思想、发表伟大作品——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讲,自己不也可以对现在满足了吗?自己并没有满足。因此,总有上述心绪环绕心头。

少壮时代播在心田的种子,是不会轻易断根的。冷眼凝视哲学和文学不安的主人老翁,同时还间接地注视着科学家那种简直就是把重石一一叠起的劳作。

曾任 Revue des Deux Mondes(两个世界评论)主笔的旧教徒 Brunetière(布吕内蒂埃)宣称科学破产以来,历经几多岁月,但科学仍未破产。在一切人为的无常之中,一个最具有伟大未来的事物,恐怕仍然是科学。

于是,主人老翁又考虑了这样的问题:依靠科学的力量,既可以防病又能治病。种痘可防天花。用人工培养的细菌及其接种动物血清可以预防伤寒,治愈白喉。Pest(鼠疫)之类重病的病原菌也刚刚发现,有望进行预防。关于结核病,虽然 Tuberculin(结核菌素)没有取得预期的那种功效,但也不是无从预防。就连癌症等恶性肿瘤,也已动物移植成功,早晚也能找到预防手段。最近,梅毒可以用 Salvarsan(洒尔福散驱梅剂)治疗。Elias Metschnikoff(伊莱亚斯·梅奇尼科夫)的乐天哲学,如同属于未来的希望一样,它也许不一定就不把人的生命大加延长。

主人老翁就是这样心怀未完之梦,不惧怕死也不向往死,过着业已所剩无几的余生。

这位老翁过去的记忆偶尔也会像一条长长的链条一样,刹那间让他看到几十年之后。这种时候,老翁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就会大睁,注视遥远的大海和天空。

以上便是那时的信笔涂鸦。

明治四十四(1911)年三四月

殉 情

侯 为 译

这个故事阿金逢客必讲一遍。偶有不慎讲重复了，客人便抢先说：“会发出‘咻咻’的怪声，对吧？”此时阿金便懊悔不已。因为此妇自恃记忆力超群，曾夸口说凡是来过的客人都过目不忘。

然而也有人主动请她重讲此事，那就是我，恐怕也只有我如此。因为我想聆听细枝末节并铭记于心，有朝一日将它写成小说。

阿金当年妙龄几何？若有客招呼说“大婶，晚上好！”时，阿金便先是求救般地环视众人，然后再一本正经地说：“哎唷！你这不是折我寿吗？”当有人说“喂！红颜不老！”时，她便会难掩心中喜悦地说：“‘红颜’我喜欢，‘不老’就免了吧！”总之她已年过三十。

阿金有怪癖，令我偶尔想起时仍觉妙趣横生。但虽觉其怪癖奇妙，若其不在眼前，却总也无法在脑海中清晰浮现。经过反复观察，其怪癖终于显山露水。认识阿金者不在少数，但对此心知肚明者也只我一人。所谓阿金的怪癖是这么回事。

阿金面见客人时，不知何故总是摆出一副稍坐即去、沉不住气的姿态，即便真的久坐长谈亦不例外。且视关系亲疏或曰：“您很久没光顾啦！”或曰：“怎么回事？是不是想跟我绝交？”同时左手捏住右袖兜向前一抛，再伸向脖根去整衣领。未及触到衣领，手却向下放去。而且那种放法别有情致。手经左胸处有个按压的小动作，接着未放到底却又抬起，手背朝上从右向左经过鼻唇之间，随即停下作掩口状，然后一直保持此状喋喋不休地东拉西扯。当然按压胸部有时也由右手来做，按压的部位则是右胸。

我想把阿金讲的故事原封不动地写出。有关我的所有近作，神

圣的文学论坛千篇一律地赞誉为“绝妙的单口相声”。假若此次获得同样千篇一律的荣光,我最好将它原封不动地馈赠阿金以作回报。

故事发生在“川榭”菜馆。不过,这个店名是我有所顾忌而特意虚构,敬请读者明鉴。

故事发生之时,“川榭”菜馆有十四五名女侍。她们夜里在楼上那间二十铺席房中就寝,睡成两排沙丁鱼串般的阵势。年近七十的老店主还健在,每早钟打五点之后,他就跑上二楼将酣睡中女侍们的被窝挨个儿揭开。这倒也算不上老店主退居二线后的职责,但早起向来是勤劳的第一条件,老爷子的做法令人感佩。可女侍们却对他毫无敬意,非但如此,还背地里喊他“老色鬼”。都怪老爷子总揭女侍寝衾,得此外号确也无理鸣冤叫屈。

时至年末,菜馆每晚都有忘年大会,女侍们忙得不亦乐乎。一天夜里,女侍们照例像沙丁鱼串般睡下。阿金半夜突然醒来。其他女侍也有此时起夜解手的,不过阿金事儿少,即使在寒夜之中,十二点多解手睡下,到天亮前即不必再去。阿金懵懵懂懂地望着大屋中央吊着的电灯,其他人都睡酣梦甜,磨牙声四起。

那是一个雪夜。阿金睡前解手时,看见天空降下棉絮般的雪花。洗手盆前方的南天竹和竹柏已是厚雪压枝,竹柏如同酩酊酒客摇摇欲倒。此刻阿金凝神细听大雪是否已停,却只有阵阵冷风和院树枝头雪崩的响动。此外就是各处窗户的喀哒震动声。她无法判断降雪仍在继续,亦或早已停歇。

片刻之后,睡在阿金右侧梳银杏叶髻的女侍忽地抬头与阿金对视。她叫阿松,黑瘦而强悍。说是年方十九,可当时二十五岁的阿金觉得她顶多小自己两岁。

“哟,阿金,你醒了吗?我像是睡了好久!几点啦?”

“是啊……我醒后也还没听到报时,差不多两点了吧!”

“是啊。我睡了该有一个多小时。好像没有睡前那么冷了!”

“半夜冷是因为要下雪了。下起来也就不冷了。”

“是吗?那我去一趟厕所吧!阿金陪我去不?”

“就算不冷,也还是被窝里舒服。”

“真不够意思!那我只好一个人去了。”

阿松钻出被窝,一边系好衣带一边走向楼梯口。楼梯口在长方形房间的另一端,与阿松和阿金的铺位方向相反,所以阿松必须穿过头对头睡着的两排女侍之间。

阿松走到屋中央电灯下时外面一阵风起,随即响起“啪啦啪啦”的雪崩声,多半是院中景点石旁大松树上的积雪坠落下来。阿松不禁停下了脚步。

与此同时,从楼梯口到阿金中间处有位女侍召唤道:“阿松,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随声抬头的是梳岛田髻的阿花,一位新来的十六七岁姑娘。她皮肤白皙、头发打卷,长了一张水罐脸。

“要去就快点儿!”阿松合紧睡衣领口,向阿花迈进一步。

“我原先有点儿害怕,所以一直憋着。既然阿松要去,那我也去好啦!”说着,阿花坐起来磨磨蹭蹭。

“快点儿呀!你干吗呐?”

“我在穿布袜呢!”

“真罗嗦!”阿松跺跺脚。

“已经穿上了。别怪我了,好吗?”阿花衣衫零乱地跟着阿松走下楼去。

不便的是,厕所离女侍们就寝的二楼很远,下楼后要走过漫长的窄廊,厕所就在窄廊另一端。窄廊侧面有两间八铺席大的客厅,客厅与厕所之间右侧有二三十棵山竹。竹丛下装点着小小的石灯笼,自成一座小院。左侧有个茶室模样的四铺半席小房间。

总是半夜解手的女侍们,听到竹叶沙沙作响也害怕,看到花岗石灯笼像白衣人蹲在竹丛下也害怕。有时正在解手又听到小房间传来女人哭声,可回去路过时拉开房门却空无一人。这些本是编造出来吓唬伙伴的,但一经传出,大家往返厕所时却总是心存恐惧。特别滑稽的是,就连始作俑者后来也惊恐万状,以至将那虚拟的哭声当成真事,在一次如厕返回途中失声呼救。

阿金在阿松和阿花去厕所后有所发现：阿花旁边的铺位空着。因为空了两个铺位，所以格外显眼。

于是她想：“欸？阿蝶还没睡？！怎么回事？”阿花旁边铺位的主人名叫阿蝶，一位十七岁的姑娘，今夏从老家进京打工。她是下野地方小富人家“结城绸”织匠的独生女，听说因厌恶给她包办的夫婿而离家出逃。然而很快便有亲属从乡下来接她回去，可她固辞不归。那位亲属看到“川枰”虽只是一爿菜馆，却也殷实可靠，还是将女孩儿托付给老板娘之后打道回府。亲属回乡不久，又一位自称亲属的青年来找阿蝶。他十八九岁，书生模样，上穿单和服、下穿“小仓布”裙裤，头戴草帽。女侍们瞅见后都吵吵说，这书生就像《魔风恋风》中高丽藏扮演的东吾。后来抱团扎堆时就挖苦阿蝶。阿蝶虽然性情温顺，却也耿直要强，于是将名叫佐野的书生情况和盘托出。佐野父母命他出家为僧，将其托付给安稳寺。此寺以“杀生石”传说闻名，由源翁禅师创建。阿蝶对他一见倾心，并想方设法与其接近。他最初不肯接纳，尔后终被打动。阿蝶厌恶夫婿都因遇到佐野。安稳寺住持曾在东京受过新派教育，非常通情达理。了解佐野人品之后，住持便停止不厌其烦的责难，并说：“你不是当僧人的料，趁早死心吧！”然后不明不白地将他赶出寺门。于是，佐野趁着不知内情的父母确信住持坚决阻止他出家，先于阿蝶进京上了一所私立学校。阿蝶就是追随佐野来到东京的。

佐野其后常到“川枰”看望阿蝶，交谈一时便走，而且从不以食客身份登门。阿蝶家乡也常有人来，好像仍在为她物色夫婿。据说对象与织匠有生意牵绊，若阿蝶拒绝亲事，织匠作坊必垮无疑。佐野最初只是应景地哄哄阿蝶，但后来心中渐生同情，再后来就共同商讨应付织匠一家的对策了。

“川枰”店从未轻易雇用背景如此复杂的女侍，之所以隐讳此事雇用阿蝶却是别有缘由。一则阿蝶特别讨老板娘喜欢，她不像其他乡下姑娘。她对任何事都心有灵犀、眼明手勤，颇受客人赞赏。家乡的亲属对她声色俱厉，她却总是乖乖俯首静听。送走亲

属便立刻恢复如初,振作精神勤奋干活,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嘴边还荡漾着笑靥。总之阿蝶因差错受到店主数落或伙伴欺侮时,当场都是面带愧疚毕恭毕敬地聆听,过后就调整情绪继续干活儿,仍旧满面春风。她的微笑绝非轻蔑嘲讽,而是一种善解人意、克己忍让、不嗔不怨的微笑。阿金说:“而且她嘴边有一弯竖纹,实在比酒窝还要可爱。”听到此话,我想到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既然阿蝶颇得客人赞许,且与伙伴关系融洽,那么深得老板娘怜爱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另有原因使别人无法刁难阿蝶。其他女侍挖空心思找借口请假,阿蝶却从不外宿。非但如此,阿蝶中午总不休息。尽管伙伴对佐野来找阿蝶颇有微词,但他来只是一本正经地谈事然后走人。虽然无从知晓个中奥秘,但却从无轻佻举动,因此无从指责其行为不端。这也是阿蝶颇得信赖的根本原因。

阿金知道今夜很晚时佐野来过,其他女侍也都清楚。此事以前常有,但大都是女侍们先睡一阵醒来之后才见阿蝶回来睡下。然而今晚已过两点,阿蝶还没回房。不知什么缘由,阿金立刻担心起来。只觉得他俩不像恋人谈情说爱,倒像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态。

阿花跟在阿松身后,一边说“阿松,你急什么呀?”一边走下楼梯,来到那条窄廊前。

二楼灯光只能照到窄廊拐角,从此向前就只有厕所那盏一瓦的小灯。灯光如豆,在遥远的前方隐约闪烁,更显窄廊昏黑如墨。就像心理学家所说,“可以洞察黑暗的本质”。

“好可怕哟!”阿花一步不落,脚尖紧随阿松脚跟前行。

“别闹!”其实阿松也没多大胆量,可嘴上却逞强地呵斥阿花。

偶有强风刮过时,二楼只能听到呼啸声。但来到窄廊,阵风过后还会听到院树连续的喧嚣。某处松动了合页的窗户也被扇得一阵乱响,其间还夹杂一种轻微奇特而且拉长的“咻咻”声。或许是从哪扇门缝钻进风来,时断时续的节奏仿佛有人在缓慢呼吸。

“阿松，你等一下！”阿花扯扯阿松的衣袖，自己先停住了脚步。

“怎么了嘛？好好的拽人家袖子，吓我一跳！”嘴上说着，阿松也驻足不动。

“你听，那‘咻咻’的声音是什么？”

“是呀！下楼梯就有。可能是这段墙缝漏风吧！”

俩人屏气凝神地倾听一会儿，然后阿松说：“好像就在跟前呐！而且墙缝漏风不会是这样声音，倒像是拉门纸窗破洞漏风。也许是厕所屋顶的小纸窗。厕所外面是玻璃窗，但里面是纸窗。”

“是吗？真吓人！要不，我不去了，就憋着回二楼睡觉吧！”

“别说傻话！我可不陪你回去。要回，你自己回去吧！”

“我怕！那就一块儿去呗！”

俩人又向前走。每走一步，那种“咻咻”怪声便随之迫近。虽然俩人都认为那是纸窗破洞漏风，却又无法消除心中疑惑。

阿花大气不出，寸步不离地跟着阿松。她浑身血涌上头，耳旁响起乱七八糟的鸣啸。尽管如此，不绝于耳的“咻咻”声却愈发明显。阿松也感到心惊肉跳。阿花明里靠阿松打气，阿松在暗中借阿花壮胆。

厕所越来越近。眼见得小灯照亮处渐渐放大，真是不可多得的心理依托。

俩人终于来到四铺半席房前。右墙自腰部以上是玻璃窗，所以到此处才能看到外面小院。石灯笼顶上积起五六寸厚的白雪。几棵山竹被厚雪压弯，枝梢几乎垂到地面。其他山竹似乎刚刚抖落积雪而挺拔直立。雪霁风停。

俩人不禁驻足向外观望，然后又面面相觑，都觉得对方脸色苍白得可怕。这是因为灯光太弱，雪光太强。

“咻咻”声比刚才更加迫近。

“你听！怪声是从厕所里发出的！”阿松说完，察觉自己说话腔调变化无定，随即猛地打了个寒战。

阿花似乎已然惊恐失语，只会默默地连连点头。

俩人赶忙解决了内急。回来行至刚才驻足之处，阿松又止步

不前。

“厕所纸窗没破呀！”

“是吗？我没注意。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快别在这儿站着了，赶紧回去吧！”阿花的嗓音哆哆嗦嗦。

“别，你等一下嘛！好奇怪呀！你听那怪声——不会是厕所里，倒像是离这儿很近。我看肯定是这四铺半席房间。咱们开门看看呗！”阿松语调显得平心静气，所以连自己都觉得很能鼓气壮胆。

“哎呀，别去！”阿花又慌忙靠近阿松，并拽住了她的袖子。

阿松屏息凝神地仔细倾听，恍若近在咫尺，却又飘忽不定。仿佛就在这四铺半席房中，又像是在厕所那边，令她难辨其源。

阿金对我讲这事时说：“怎么也听不出那怪声是来自何处，你说邪门儿不邪门儿？”我倒不觉得有什么邪门儿，因为听觉与空间感觉完全不同。倘若硬要将它归类于空间感觉，则会导出缪斯泰贝西那种“内耳迷路判定方向”的牵强论断。

阿松本性执拗，内心又仗着阿花作伴，所以至少表面显得十分坚定。“我来开门！”说完便甩开阿花，“忽啦——”地打开了拉门。

虽说窄廊玻璃窗映射的雪光很弱，但已习惯了昏暗的眼睛尚可辨清物体轮廓。她俩只向屋里瞟了一眼便齐声发出尖叫。

阿花当场晕倒，阿松扔下她慌忙奔向上房。

“川榭”店所有的人都起来聚集到此，并将窄廊所有角落的电灯打开。店主和老店主一边制止众人骚乱，一边赶到现场察看。事发当时就派人报告，不久医师来了，警察来了，接着是刑警和警察署长。昏厥了的阿花被抱到隔壁空房。窄廊上挤满围观者，骂骂咧咧，乱成一团。

四铺半席的房间里，被利刃切断气管的阿蝶倒在地上还没断气，“咻咻”的怪声就从气管断口处发出。阿蝶身旁的佐野已死，手中握着一把白鞘短刀。脖子上刀口很深，颈动脉被割断，血流成河。火盆中的炭火被灰埋着。电灯上也是血迹斑斑。刑警说佐野

可能是先割断阿蝶喉管,然后熄灭电灯刎颈自尽。佐野执笔、俩人署名的遗书放在壁龛中,上面压着他的银怀表。阿蝶的名字是她亲手所写。遗书内容梗概如下:“今年年底阿蝶家的作坊即将破产,都怪阿蝶违背了父母的意愿。如若阿蝶舍命相争,债主或许不会采取过激手段。佐野也曾到东京努力打拼,但因神经衰弱而学业不振。又加亲戚无法长期供给学费,于是听从阿蝶恳求,自己甘愿牺牲。”

凡是去过“川榭”店的客人都听阿金讲过这个故事,因此坊间知道此事的人必定很多。或许已经有人将它写了什么发表过了。

明治四十八(1915)年八月

百鬼物语

侯 为 译

那一年,由于某种原因,河畔纳凉焰火大会延迟到盛夏之后。那天发生的事虽已过去多年,记忆也有些淡薄,却正因如此,某些情节才鲜明而突出地仍在我浸染了模糊混沌而又色彩强烈、并蕴藏了陈腐想像的大脑仓库一角。

当然,这事我生来初次经历,今后恐怕再不会碰到,因此可以说是一生中绝无仅有。这就是我去参加了“百鬼物语”集会。

有人指出小说中不宜插入说明文。但自负心人皆有之,我觉得万一此作被译成欧洲某国语言,并步入世界文学行列,外国读者也许难以读懂。所以作者心血来潮,突然想用说明文开头写这篇小说。众人聚集一室点起百枝蜡烛,每人讲一个妖怪故事后灭掉蜡烛。于是,当第一百枝蜡烛熄灭时,真正的妖怪出现了。这就是百鬼物语。就像那个回教托钵僧边摇头边念“阿拉、阿拉”,恍如见到神灵般刺激神经,直至造成一时的幻视幻听。

邀请我去参加这次集会的是摄影爱好者郇君。他总是衣冠楚楚,服装饰物全都跟风入时。有一次他见我尝试写剧本,便说:“我总觉得你写的东西路数略有不同,你应该经常看戏。”他说此话是出于好意,但在我听来倒像是想破坏这种路数,而他似乎毫无察觉。我的尝试仍以失败告终,毫无成功收获,但后继者却源源不断地写出路数不同的作品,戏剧似乎将要改头换面。就是说,既不抱有偏执超前的见解也不给予理解,似乎就是郇君的特点。我们本不深厚的交情,断绝之后已过很久,但我现在仍很羡慕他妥贴地享受着送到眼前的安稳生活。可以说郇君是平民区中聪明绝顶的大少爷。

这位蓓君到我家来是在焰火大会前一天的下午。他告诉我明天的纳凉会上要举办百鬼物语,地点就在隅田川两国桥上游的寺岛,问我去不去。我问他主办者是谁,我没接到邀请就去是否妥当?“没事儿!这次还是饰磨屋主办。估计人数少不了,也会有人缺席,所以临时参加量也无妨。不过你身份不一般,可能觉得这样去不合情理。不过我在两三天前见到胜兵卫时就告诉他,此事由我向你转告,若你能参加我就陪你去。我跟你同去当然最好,但我还得各处跑跑,所以暂先告辞。”

问过集合时间和地点,刚好我也无事可干,于是心怀看看新鲜的好奇心,在约好的三点半钟左右,去了柳桥的渔夫客栈。虽然天气仍显闷热,但阵阵南风袭来,倒也不算难熬。当年岸边的渔夫客栈尚未拆掉,就在“龟清”店对面。我记得好像是叫增田屋。

在这种时节、这种热闹地方却只包租一家客栈,而且这里比周围的杂沓还要杂沓,楼上楼下客满为患。我被领上二楼,环视屋内净是陌生男人面孔。其中坐着白胡子的依田学海,身穿藏蓝地儿白花的“铭仙绸”便装和薄外套。依田面前毕恭毕敬地坐着一位衣着相当体面的微胖青年,俩人正在交谈。我向依田简单问候,就在稍稍离开的位置挤着坐下。河风透过窗帘吹进屋内,虽然拥挤不堪却没有想像中那么热。

我听了一会儿依田与青年的对话,得知青年是一位“壮士剧”演员。青年演员迎合依田的意图说:“无论如何今后的演员必须看书了。”此时我感到他的态度与他所说的看书是那么不协调,所以旁听的我忍不住多管闲事地微微一笑。同时“看书”这个词在我大脑中唤起极为滑稽可笑记忆。以前曾在某处看过旧戏演员的生活剧,其中扮演好色青年的演员说:“好啦!要看书喽!”然后将阅书架拉到身边。恰巧此时一位妖艳女子端来清茶,那个青年装腔作势、魂不守舍的样子,简直与日制汉字词“看书”惟妙惟肖。此时虽非戏台,我却像再次看到那滑稽的一幕。

后来我发现,并非只有壮士演员对依田说的话是装腔作势,在这二楼聚集的众人大都少言寡语,偶尔开口说话,却都显得装腔作

势。虽然举办者相同、地点相同,但客人却像同乘马车或渡船时一样,相互之间毫无共同语言。四下听到的交谈内容也不过是以天气为中心的寒暄而已,犹似钟表发条松掉再摇一下,秒针蹒跚几步复又戛然而止。这种交谈难以长久持续,立刻恢复原来的沉默。

我本想与依田交谈几句,但也只能想到些装腔作势的内容,因而三缄己口。然后我观察此处人们的表情,所有客人似乎也都各怀心事。本来是被邀请参加百鬼物语的,但百鬼物语却是过去世道的遗物。即使叫做遗物,但物已亡而徒留名。从客观上讲,本来幽灵就是幽灵,但古时却加入了子虚乌有的内容,就连当初牵强附会无中生有的主观意志现在都已消失殆尽。那些怪谈啦、妖魔故事之类,皆已成为易卜生所说的幽灵,故而魅力尽消,已无法阻挡客人各怀心事。

正当别人和我都在发呆时,干事模样的男士过来将我们领到船上。只有这家客栈的栈桥头泊着五六只篷船,楼上楼下的客人全都上船。人群中闪现出“友禅”锦缎大红衣袖,随即响起雏妓招呼同伴的稚嫩喊声:“咱们上同一条船嘛!到这边来!”不过客人大都是男性,女性身影寥寥无几。直到全体上船我都不知道主办者饰磨屋在哪儿,而且也没见到蓓君。

在客栈二楼时,尽管门窗大开,屋里仍因人多而闷热。现在船向前行,立刻变得凉爽宜人。观赏焰火的客船尚未出动,河面不如想像的那么拥挤。我坐的船由一位四十岁模样的船老大摇橹,他的面孔像摸脏的荷包象牙坠子,神情极为凝重,手脚在机械地操作。既然主办者是饰磨屋,想必小费也少不了,然而却不见他喜形于色,倒像在说:“随你们折腾去吧!我只管摇船。”

我盘腿坐在薄席上,摘下草帽,一边掏出手帕擦去额头汗水一边观察船上客人。从客栈出来之后几个房间客人混杂乘船,所以此船又有不少陌生面孔。依田像是上了别的船,于是终于一个熟人都没有了。而且这些陌生面孔也都如同客栈二楼所见,呆呆怔怔地各怀心事。

船中摆有酒菜,或许因为主办者没有周密计划向各船派人,故

而无人招呼敬酒。按老习惯,最初大家都客客气气按兵不动,只是你看我我看他。后来一位穿“结城绸”单衫,上罩格子外套的五十岁左右红脸膛男子举杯提议说:“怎么样?各位,既然酒菜摆好了……”于是大家也都端杯持箸,热热闹闹吃喝起来。然而话题却仍是季节寒暄。“怎么样?照这样连日晴朗,稻米丰收在望了吧?”“是啊!不过大米又该降价,怕是不景气啊!”“那就没办法了。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从我所坐位置可见前面船尾,两个雏妓坐在那里。旁边有个梳中分头、能乐演员模样的男子。他上穿柞蚕丝绸条纹衫、下穿裙裤,没罩外套。像是说了什么捉弄人的话,惹得雏伎唧唧嘎嘎直叫。

船沿西岸溯流而上,在到厩桥之前,每当通过官仓水门外侧,就可看到因涨潮而浑浊的水面漂着稻草、刨花、伞架、破马桶之类。其间浮游的海鸥似乎对此视而不见,随波逐流。从諏访町河岸一带开始,篷船稍稍偏向河心。吾妻桥上不少人俯望河面,其中有个书生在我坐的船通过桥下时,大声骂了一句:“混账!”

船在木母寺一带靠了岸。不巧清风骤停,岸上芦苇叶片纹丝不动。向对岸望去,桥边人家在饱含水分的灰色空气中轮廓模糊,从水边到堤顶有条窄道。篷船依次靠岸,船家先将鞋子搬到岸边。每只船都超量载客,所以尽管雏伎的小巧竹皮屐好找,但多数客人的低齿木屐却极难辨认。老实巴交的人光脚下船左顾右盼,满不在乎的人却随意趿一双就走,还有那脸皮厚的人专挑新鞋乱穿。我无可奈何,耐心等到最后穿了那双剩下的底齿磨歪行走艰难の木屐。后来得知,饰磨屋听说木屐穿乱,就向每位客人赠送了一双。但对于我,因为顾虑如此行事有失尊重,所以没送。

一定是最先到的客船有干事引导。一艘船靠岸后,人们下船找鞋还没离开时,后续客人也上岸了。然后人们沿着窄道上了河堤,再沿堤内田边向寺岛村某人别墅逶迤前行。客人行列也是断断续续,但即使拉开距离,后面人仍能看到前面人的背影。我趿拉着歪齿木屐,走过田间小路和篱笆夹道,终于到达目的地。

这是一座小型宅邸,与来路上看到的几家大体雷同。周围是

高高的树篱笆，一座原木搭就的院门。进门可见对面老旧灰黑房舍的门厅，通道由两旁比树篱笆低得多的光叶石楠隔成。路上隔开铺着长方形的花岗岩踏石。当前方那位偶然的先导者顺利抵达门厅前时，通道半截处，从左侧光叶石楠缺口，手拉手地走出两个雏妓，边走边缩着脖子嘀嘀咕咕道：“刚才好可怕哟！”我问：“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呀？”俩人同时毫不客气地盯着我，似乎在说：“去！什么都不知道，别乱问！”然后一脸不快地向门厅走去。我突然想起一件荒唐事。据说古时名君甚至吝惜一颦一笑，而这俩丫头似乎已修炼到“笑脸不白给”的地步。这样想着，倒也没太想认真弄清他俩究竟害怕什么，就从树篱笆缺口走了进去。

一小块空地上有座小仓房，也许平日也就放些盆栽和扫帚吧！背阴处已昏暗无光，仓房深处模模糊糊。于是我靠前凝眸细看，只见一个头披长发、脖系白衣、跟真人一样大的幽灵立在茅草捆搭的台上。此即百鬼物语席间装神弄鬼者熄灭蜡烛四处游走使用的幽灵模型。原来百鬼物语的压轴戏就是它！我感到惨遭愚弄，于是转身退回。

进门厅时看到三铺席房中站着两个男子匆忙商量些什么。“到底怎么搞的嘛！”“所以我们就说，不能让乘船来的客人拿蜡烛。现在就只剩插在烛台上的了。”他俩可能是后台工作人员，也不管我站在门口就进里边去了。他俩进去后出来一个男子，向外看看也不吱声就缩回去了。

我不知如何是好，呆呆站了一会儿。右侧开着的拉门里面人声阵阵，于是我走了进去。那是一间十四铺席的客厅，南面可以展望庭院。院中按古老传统装饰着松枝，还有赏雪灯笼和流泉。客厅中已挤进二十多位客人，与在客栈船中一样，并无热烈交谈。每张面孔都看不到热切期望，也看不到好奇紧张的神情。

恰好在我进屋之时，门边一位穿纱外套、留长胡子的小老头说：“蚊子好厉害呀！”旁边青年答道：“可能是豹脚蚊，一点灯就飞走了。”声音听着耳熟，仔细一看却是蓐君。他也同时看到了我。

“嗨！您来了！你还不认识饰磨屋吧？我来介绍一下！”

接着蓐君先站起来，一边说“借光，借光”一边伸展手臂分开众

人，向里面的格子窗走去。我默默地跟在后边。

蒔君前方的格窗下，有位与众不同的男子。客厅本来很拥挤，可他周围座位却空空如也，所以我在入口处早已看到。他的年纪也就三十岁左右吧！苍白的长脸，头发像已多日未剪。上穿素格灰蓝色不知什么质地的单衣，下穿裙裤，上身略向前倾地坐着。他的眼睛像是熬过夜，有轻微充血的痕迹。他根本不看周围，只凝视近前。他身边靠后有位女子陪伴，似乎也是酷爱素雅。时下流行的提花绸衣、和服腰带、丝绦束带，都像在竭力避免引人注目。色彩也以浅灰为基调，甚至令人感到作为二十妙龄女子的服饰非同寻常。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了一张可爱的圆脸。头发梳成银杏叶髻，插着红珠金钗，是浑身上下惟一的红色。她低眉俯首，茂密秀发下两绺鬓发垂挂腮边。虽说是位标致女子，却既无棱角分明、秀丽惹眼的线条，亦无冷艳凄美之处。乍看一眼，只觉这对男女俨如护士陪伴病人。

蒔君带我到他面前，报出我的名字后，他看了我一眼，只默然而郑重其事地深施一礼。蒔君开始与别人交谈，于是我独自来到套廊，一边仰望不知何时蒙上薄云、渐渐昏暗的天空，一边琢磨这个刚见过的饰磨屋。

他被评价为现代暴发户，享尽所有穷奢极欲的冶游。报纸的社会新闻栏，如此报道之后已过多日，但今天举办百鬼物语的做法的确堪称果敢奇绝，是对时尚及社会现状满不在乎的大胆举动。

本来我对所谓百鬼物语究竟有何作为，颇感好奇。而且，主办者为何许人物？这种好奇心也多少从旁帮忙。我的确凭想像描绘过饰磨屋这个人物，那么我想像中他是何许人也？我真说不清楚。然而不客气地讲，我至少想过，如果百鬼物语的举办者是个半疯人物，那就可以说这必定是近乎狂躁的错误之举。我绝没想到，我看到的竟会是个郁郁寡欢之人。很久以后，我读了高尔基的《福玛·高尔杰耶夫》。即使今天饰磨屋像福玛那样抓住客人扔进隅田川，也不会像我现在看到他的样子更感意外。

饰磨屋究竟何许人也？报纸也曾介绍他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

朋友的议论也有耳闻,但我对那类事情不感兴趣,所以没有特别关注。然而毋庸置疑,此人由于某种原因曾经烦闷,或可说现在仍在烦闷不已。一般人烦闷时自暴自弃,豪奢冶游时必定寻求强烈的官能享受,以此麻痹自我意识。此类人必定采取近乎狂躁的态度,而饰磨屋实在与之不同。他那阴郁态度到底缘于何由?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或许并非因酒色熬夜所致,而是因为殚精竭虑夜不能寐。勉强推断,这位百鬼物语的举办者完全知道此举愚蠢。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不怀好意、恶魔一般,正冷然蔑视那些为贪食酒菜、为魔瘴屏蔽了理性、为寻求刺激的幼稚好奇心等驱使的客人。尽管此念稍纵即逝,但越想越觉饰磨屋是个意味深长的研究对象。

考察饰磨屋的同时,我又无法不考察陪伴他的那个女人。太郎是饰磨屋的密友,此事国人皆知。然而更加令人刻骨铭心的是,太郎是东京最漂亮的艺妓。太郎的照片遍布大街小巷,人们甚至说尾崎红叶君支着下巴的照片就是模仿太郎的。说到红叶君我才想起,我并非今天初次见到这位艺妓。

大约两年以前,我去“湖月酒家”赴宴。以红叶君为首,“砚友社”会员在宾客中人数最多。正值隆冬寒夜,神龛中摆饰着梅花和水仙。冬夜阑珊,红叶君在火盆旁,头枕手臂沉沉睡去。本来他就常常假睡,所以那次也不知他是否睡着。我偶尔向神龛望去,只见长田秋涛君倚着神龛木柱,瓢状脸孔容光焕发地与面前的年轻艺妓交谈。大家都穿条纹衣衫,就他穿的是黑羽花纹礼和服。艺妓腰身略歪地坐着,像普通人家姑娘似的柔声细语。看那梳起岛田髻的秀发和丰腴桃腮实在动人,我便从旁打听。答者惊愕反问:“你连太郎都不认识吗?”

太郎不像艺妓,那时我就有此感受,但今天的她却变化很大。不过仍不像艺妓。先前那种天真烂漫的姑娘形象已经消失,始终在谦恭中透出的笑靥也难得一见。为何那般服饰得体、楚楚动人却又不像艺妓?或曰她像风姿绰约的少妇?也不恰当。刚进门时的第一印象纠缠着我挥之不去,乍看俨如护士与病人。

在我呆呆伫立套廊之间,身后客厅已搬来蜡烛。那个时代尚

无电灯,煤气也未通到寺岛村。但特意放弃油灯而采用蜡烛,想必是为今夜的特殊创意。

烛台刚一摆好,随即搬来硕大的饭盥,里面装了寿司。一位游客打扮的阿伯说:“嘿!这主意不错!”旁边小伙加上注解:“这叫‘净身盥’嘛!”紧接着又提来放有长柄勺的提梁木桶,桶口蒸腾着热气。刚才那位小伙叫道:“啊!佛水桶!”在所谓佛水桶中,浸泡着包了粗茶的麻布袋。

此时,刚才在门厅看到的干事坐在中间招呼:“我向各位讲几句话!”接着便是开场白似的致辞:“因为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多耽搁了些时间。喜欢家常便饭的客人可以用盒饭,请到这边房间来。”大家边喝茶边吃寿司。蒔君给我分出一份,用“和纸”托了送来,我就蹲在门隔上吃完了。“这就给您倒茶。盥和桶都是新买的。”蒔君像是在解释,随即起身倒茶去了。不过,即使他不作解释,我也不会对用什么餐具特别敏感。

我从主办者夫妇,不,还不是夫妇,不不,还是称其夫妇为好的二位移开视线,只是在背向客厅,一边观望夜色渐浓,一边思索问题的时候。而在面向客厅时,我却无法不关注他俩。客人都在吃吃喝喝,他俩却无动于衷。主办者上身略向前倾,裙裤褶线毫不走形。他不跟任何人交谈,面朝前方凝眸而视。太郎陪伴身边毫无倦意,无论发生何事都不露笑容。她不时从侧面向饰磨屋察言观色,像在捕捉他的反应。

我背靠拆去拉门的支柱,蹲在门隔上一边向嘴里塞紫菜寿司,一边做出张望屋外的样子,其实一直在注意饰磨屋的举动。总之,由于禀赋与习惯,无论在何处,我都以旁观者自居。在欧洲时,某个时期我与一位年长学者交往甚密。他因身患不治之症,一生未曾娶妻,故而从不涉足跳舞之类。一次谈起跳舞,旁人向我解释跳舞为社交必要的理由,叫我一定要学。另一个人便以跳舞是野蛮时代遗俗的观点,列举跳舞的弊害,并以奇闻轶事为证予以攻击。老者默默听完说道:“你知道我身体不好,所以没跳过舞。每当看到别人跳舞而我无法做到时,总觉得舞者不像人类而像神仙,只能望之兴

叹。”老者此时脸上浮起淡淡笑意,那绝非冷酷讥讽的嘲笑。我则对自己天生就是旁观者进行了深刻反思。我没有不治之症,我是个天生的旁观者。从混在孩子堆里玩开始,直到成年后,去参加尊卑森严的社交集会,无论爆发何等轰动我都无法投身其中,由衷地兴奋。虽然我身处人生戏剧的舞台,但从未扮演过像样角色,充其量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而当我不在舞台上时,便如同鱼游在水,心安理得地做一个旁观者。这是我最为适得其所的时候。现在以此心态观察饰磨屋时,倒有他乡遇故知的感受。旁观者认同了旁观者。

我不了解饰磨屋的过去。此人少壮之年继承百万财富时,心中有何志向?尝试过哪些举动?没有人告诉我。但从他与艺人频繁交往,直到被称作暴发户已过多年。仔细想来,饰磨屋恐怕不是像我这种天生旁观者,然而他眼下的确就是旁观者。但他怎么就成了旁观者?总不会像我欧洲那位学者师友,是身有残疾的原因吧?如此想来,饰磨屋或许因为在某个场合,遭受某种无形损伤而经久未愈,所以才成为了旁观者的吧!

若是如此,这位饰磨屋为何举办今晚聚会?坊间已有人传言饰磨屋即将破产。他曾一度如愿以偿地享受了豪奢冶游而名噪一时,至今已过多年,生活开支亦或达到那种地步。他曾一夜暴富,凌驾于人,骄横于世,难道此举不是他过去生活的惯性所致吗?他如今听任这种惯性依然频发此类举动,不是与作家以评论家眼光审视自己作品一样,以旁观者态度审视逝去荣华的残余吗?

我的思绪又转到太郎。她到底是何等女人?既然破产的流言,已传到几乎是在另一个世界栖息的我的耳中,聪颖睿智的她,不会毫无察觉。她何故不像虱子离开濒死病人那样离开他呢?现在的饰磨屋又是什么角色?他可是旁观者呀!旁观者不是女人首选的对象,因为在旁观者身边,得不到生活以及生活的乐趣。那究竟是何缘由?我脑海中又浮起护士与病人的印象。对于此女子的人生来讲,再没有比作一个无望得到回报的护士并且以此作为生活惟一内容更大的牺牲。当然若为夫妇纽带所系而愿作牺牲,或如易卜生所言,因幽灵迷惑而愿作牺牲自然另当别论。他俩之间,

两种可能性皆无。此外,还有为爱欲鞭杖驱使的可能,这也另当别论。他俩之间真有这种可能吗?至少值得怀疑。如此看来,既非为了财产、生活喜悦,亦非为了义务、爱欲,那这个女子做出的牺牲就无以复加了。这令我惊骇不已。

这样想着,我在吃完寿司之后,手中仍旧捧着“和纸”中剩下的剥皮生姜,仍旧呆呆地向俩人望去。此时一个干事模样的男子到饰磨屋身旁耳语几句。一直几乎像木偶般纹丝不动的饰磨屋猛然起身进了里屋,太郎也跟着进去。

片刻之后蓐君到我跟前来,蹲在套廊上说:“伊田先生在那边客厅用过盒饭,说已把百鬼故事准备停当,自己先要回去,所以饰磨屋去送客。他说现在已不太热,立刻找人装上拉门。这屋虽然小了点儿,但仍请大家集中到这里来。百鬼故事马上开始。”刚才头一眼看到饰磨屋表情阴郁、双眼不眨地孤傲静坐,关注多时,心底便觉得他目中无人。而且这种感受愈发强烈,甚至觉得那双眼睛具有超然魔力。然而听说他去送依田后,这种感受却自然有所缓解。我对蓐君只说我也该回家了。因为,当初那种对百鬼物语过程、举办者饰磨屋为何许人也的好奇心已经得到满足,再不希望从说书人口中听到那些古老的鬼故事了。蓐君没有挽留我。

幸好在此我既无必要特意向主人告辞,也不认识其他客人,于是默然起身,趿上下船时被调换了的歪齿旧木屐信步走出了鬼怪幽宅。眼睛尚未适应户外的昏暗,走在田间小道欲速不达。路边草丛中蚰蚰开始低吟浅唱。

两三天后见到蓐君,我问:“我走之后情形如何?”蓐君答道:“你撤得真是时候。百鬼故事开始一会儿饰磨屋就不见了。一问才知,他拉着太郎上了二楼,放下蚊帐就睡觉了。虽说他并非不拘小节之人,但他不太讲究,有时也会做出这种事。”

我想,旁观者或多或少必然是要愚弄人的。

明治四十四(1911)年十月

奇妙的镜子

侯 为 译

—

“喂！我的褂子呢？”

“开口子啦！正缝着呢！”

“口子缝小点儿了吗？”

“剩下一半儿了。”

“那就拿来吧！我有急事，现在得出去一趟，剩下的回来再接着缝吧！没缝之前不也穿出去了吗？现在口子小了一半，穿出去更没什么难为情的了！”

夫妇之间有这样的来言去语不足为奇。有一件事情与此相似，就是我的睡眠时间。

人类体质属于弱碱性，碱性血液的循环营养着身体内部。当人运动时，体内就会产生酸。疲惫的身体在休息过程中，血液循环可将酸性中和，恢复弱碱状态。然后又去工作，又产生酸，如此 *ad infinitum*（无限）循环往复。且慢！等一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若真如此简单，人类即可成功达到 *mobile perpetuum*（永久性自动运动），人类将会长生不老。其实在持续运转之间，机器会磨损松动，最终发展到即使注了油也无法运转的地步。哎哟！这话不吉利。罪过、罪过。

我是想讲睡眠问题，因为脑髓在工作之后也会变酸，令其恢复弱碱性的休息过程就是睡眠。就像褂子穿了会开线破口，破了口子就得交给夫人缝补，哪怕天寒地冻也得忍着。又如在将自己交

给掌管做梦和睡眠的“摩尔菲斯神”期间,无论怎样竭尽全力也无法运转大脑思考。如果硬要思考,就得在酸度降低之后取回脑髓暂用一时,恰似披了缝好半条破口的褂子外出办事。

我不习惯白天写稿,而总是半夜起来,也就像穿了缝好半条破口的褂子。

有位批评家常常将此不无嘲弄地赞誉为“精力绝伦”,这就等于看到穿了缝好半条破口的褂子就称赞此人勤奋无比。这样恐怕不仅对褂子不够恭敬,还有损于穿褂人的信誉。

二

或许缘于此故,我写的东西惨遭批评。可能是半条破口丢人现眼,于是便说我写的东西缺乏“情感”。我想,莫非情感是从半条破口溜走的?据人家说并非如此,而是我压根儿就没有情感。

我昨晚也是在辞旧迎新之际起身写作的。

新年首日上班,正要出门,拨算盘的夫人在隔壁房间招呼道:
“哎!年底开支还是不够呀!”

“是吗?能不能再精打细算一下?”

“精打细算?这可不能只怪我。你买书也花不少钱呐!《大藏经续》那套书要出版多少册呀?已经没地方放了,还是出个没完没了。《大日本史料》、《古文书》、《古事类苑》这些倒还有数,最多的就是洋书。”

“是吧?可那有什么办法?都怪我脑子不够用,就想从外国人那里借点儿智慧。虽说借智慧的人比不过独立思考的人,可是没有那些书,我脑子可就转不开了。”

“从外国借了那么多,总得还人家吧?”

“我这一代怕是很难了,叫儿子或孙子去还怎么样?世世代代还下去,总有还完的时候吧?”

“嗨,你说得倒轻巧!”隔扇那边传来笑声,随即又响起“噼噼啪啪”的算盘声。“还有好多礼要送呐!三家的婚礼,‘三越’店的丝

棉,每包十一元——共三十三元;参加葬礼的花圈五个,每个七元——五七三十五元;贺年礼只有一包丝棉,也是十一元。这就七十九元了呀!还给好多人送了‘岁暮礼’呢!真不得了啊!”

我沉默不语。

“你没话可说吗?”

“嗯。”

“参加工作二十五年的贺礼,十二月份没发吗?”

“嗯。”

“你老嗯嗯什么呀?真烦人!”

“嗯。”

就这样,不管再说什么我也只是“嗯”。夫人无可奈何,不再理我。

我机械地、一如既往地收拾停当,然后去了衙门。不过新年首日上班只有一些例行杂务,所以只是在很多遭人非议的公文上盲目盖章。衙门里人才济济,上上下下布满了鱼鹰的眼睛、鸱鹰的眼睛、山猫的眼睛,就算中间夹着我一个糊涂蛋,也不会发生惊扰会计检查院的差错。曾有美国人在书中描述过这样的实例:俄罗斯政府官员打赌玩,在公文中夹带了以 Paternoster(我们的父亲)开头的祈祷词,提交给不看内容只管盖章的大臣。结果,大臣也真的给盖了公章。当然,俄罗斯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我们衙门里绝对不会出现此类情况。

三

我究竟何故只在这天稀里糊涂?总不会因为昨夜起来写了东西吧?如果前夜写了东西翌日必然神志恍惚的话,我必然是天天神志恍惚。我绝不会糟糕到这种地步。

早上,就在我听着隔壁房间夫人盘点用项时,仿佛磁石吸铁一般,我的灵魂离开躯体溜到了外边。西洋人常说灵魂不会脱离躯体之外,但我却能灵魂出窍。

在日本画中,灵魂是青色火团。我的灵魂并非如此,而是躯体原形的影子。现在我做出门的准备,那影子就是准备出门的架式。只不过,躯体坐在桌前正向学生式毛呢书包中装东西,而影子则在前面站立,晃晃悠悠地看着笨拙躯体的动作。区别仅此而已。

过后想来,磁石将灵魂吸到躯体之外时力大无比。而当灵魂忽地离开躯体之后,磁力反倒会有瞬间的减缓。此时灵魂一定是在躯体附近游荡。

看到躯体在夫人问话时只是“嗯、嗯”地随声附和,影子只是觉得特别好玩儿,却对躯体毫无怜悯之情。据说,这是由于我的灵魂“玩世不恭”地对待一切,所以无论看到什么都一味地觉得好玩儿。要说我的“玩世不恭”从何时被人知晓,恐怕是因为我曾描写过安于清贫生活的小职员,并借其口坦白了达观态度,同时也说到了“玩世不恭”。不知哪位热心人,将此认定是我的自白,于是便有一群凡是善言来者不拒的人,指着我奔走相告:“玩世不恭、玩世不恭”。这是欲盖弥彰的事情。苍天无口,人言可畏。我的灵魂自此赫然贴上标签。既然“玩世不恭”的灵魂出窍,那么无论看待什么就都觉得好玩儿。欸?怎么又“嗯”起来了?真是自作自受!这就是玩世不恭的心理。所以不论灵魂出窍的躯体怎样含混不清地随声附和、怎样魂不守舍地游荡都不会得到怜悯。不予同情,因为无情,这早已为世人所公认。“玩世不恭”是肯定的评价,无情是否定的评价。一面是积极的断言,一面是消极的断言。以纸币譬之,倘若印着“和气清麻吕”或“武内宿祢”头像的正面与印着西洋文字的背面。只需看懂正面和背面,即可畅通无阻地在市面使用。因为市有定价。事到如今,每当我写点儿什么时,仍有人不厌其烦地嚷嚷“玩世不恭”、“冷漠无情”这些老掉牙的论调,自以为在宣扬刚刚成功的新发明,仍在以此作为养家度日的手段,真是岂有此理!因为我从不出赝品,所以我鉴定不费吹灰之力。就连小山内君这样的年轻人,也被赫然贴上了标签:“妙笔生花。不过仅此而已。哼!”寥寥数言,鉴定已毕。这太轻松惬意了,要不我也改行做鉴定师吧!

四

我的灵魂在躯体旁边游荡片刻之后,又忽地被吸走,磁石再次发出强大的吸力。

西方古老传说中有这样一则:北方大海中有一座全由磁石形成的大山,当船只漂至附近时,所有的铁器都会被吸走,飞过空中附着在磁石山上。造船所用铁钉也都拔出,船只随即解体沉没。

若有此类磁石吸引,别人的灵魂也该与我的灵魂一起飞走。至少所有东京人的灵魂都会飞走。然而看来并非如此,只有我仿佛天马行空。左顾右盼,总也不见与我作伴的灵魂。

这情形与坐在木盆里,骑在扫帚上,飞向蜃山的魔女行径完全不同。

其中原委后来才知,北海的磁石大山之类是原始野山,因此只要是铁器就得吸走。宝剑和弯钉亦不例外,毫无选择自由。譬如飞艇亦然,仅可升空则毫无意义。在得以选择方向随意飞往各地之前,未免仍属原始航空器。不过,如今已然能用方向舵操纵。同理,吸走我灵魂的磁力经过改良已为现代所用,故而能够随意吸附一切。去年年底,听说特别讨厌我的水野君被吸走了灵魂。那是一颗令人生畏的、出色的、激情四射的灵魂。

后来到了明治四十五(1912)年,我被吸附而光荣获得新年的慰问嘉奖。可能是因为“白翎箭喜中房梁”太陈腐,不过是玩具飞机之类偶然落在我头上罢了。我似乎仍不知此事,还在被窝里写东西呢!

我的灵魂从富人聚居的山手一地向平民区飞去,最初只看到地面有胸前戴满勋章的人骑着马,戴丝帽的人坐着汽车。接着渐渐出现了穿礼和服的富商,穿着号衣的伙计、提着裙裾的艺妓。醉汉在大街中央东倒西歪地穿行于快速往来的人力车之间,向街边行人挨个儿发出叫骂。蓦然看到,熙熙攘攘的窄巷中,家家户户已在屋檐下挂出了假名灯笼。三四位雏妓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边打

羽毛球毽球，一边唧唧嘎嘎地尖叫，“友禅”锦缎和服的袖兜和下摆翻飞摇曳。愣神之间，我已飞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空。下面是挂小旗的电车，“三越”百货的汽车，贺年卡邮包堆积如山的红色马车等川流不息。

接着我猛然感到横向磁力突然向斜下方偏转。若是飞机，就要俯冲并掠过地面，而我的灵魂现在却轻盈地钻进一座石造豪宅的院门。

五

我穿过一间大厅，掌柜和众伙计人数不少。这里摆放着十部左右的电话机，每部机前都有一个小伙计。他们在斥骂那些想得到一切学术知识的愚蠢客人：“啊？什么？没有那种书！你搞错了吧？再见！”“我们这里不出那种人的书。叫我查一查？！根本用不着！再见！”

有的部门在接收装订好的书，有的部门在将新书打包寄出。不到这儿来看看，根本想像不出自己身处何等文运昌盛的国度。南至冲绳离岛、北至萨哈林、朝鲜和“中国租界”，从汽船、火车、马车、汽车到排子车、手推车、舢板、驳船等等，所有交通工具都被用来配送此店出版物。与那些只能在本乡区、神田区出售的书籍相比，情形简直天差地别。

又穿过形形色色的房间，我来到题有“文艺惟一之机构”金字的大厅入口。我被鬼使神差地吸进去，看到正面搭有一座舞台。舞台正中安放了一面大镜子，我的灵魂忽地被镜子吸了进去。与此同时，我的影子被按坐在一把大大的太师椅上，并映在镜面上，就像坐在理发店里。但我的躯体已去衙门上班，所以只有影子正面对。而且这个影子有魂，因而既有视觉，也有听觉。

我像是活生生地被定在了地狱阎魔厅的镜子当中。

环视四座——这话听来好像我泰然自若，君临八方，其实不然。因为我被具有强大磁力的镜子吸附而动弹不得，所以只是眨

巴着眼睛瞻仰客厅而已。

这间客厅好大、好大，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有一位王者架式的人坐镇，仔细端详却是老熟人田山花袋君。gigantesque(硕大的)脑袋上，系着胳膊粗的白褂头箍。他周围是各处常见的面孔：岛崎藤村君、岛村抱月君、德田秋声君。那边有些年轻面孔我不认识，其中应该有获得好评的正宗白鸟君吧！还有女客，听到有人招呼道：“哎哟、水野先生！”台下男女混杂，都是些年轻人晃来晃去。几乎全是学生，还夹杂着穿棉绒布衣的乡下学生。除学生外就是店员、女侍、接线员，不一而足。还有几个年纪稍大的人，可能是小学教员。

台上沉稳安静，台下却闹闹嚷嚷。“啊——”有人哈欠连天。“嘘——”有人嘘声示诫。盘发女士交头接耳，嗤嗤窃笑。

“果然是长相滑稽！”

“怎么把这样的魂儿都勾来了？”

“玩世不恭呗！哼！”

“冷漠无情！一点儿感觉都不懂。”

“真是莫名其妙嘛！”

“强拉硬拽到这儿，内心一定很痛苦！”

“哪儿呀。他没有感觉，不会痛苦的！”

“就那德行还说他翻译得好呢！”

“可不是嘛！不过翻译过来的东西没劲儿，本小姐绝对不看！”

“哪儿呀！也就是些枯枝败叶而已。剧本也是又臭又长，没板没眼儿的！”

“听说他翻译得一字不落，所以又臭又长。”

“那就一定很忠实啦！”

“不过他很胆小吧！就怕别人指出误译，所以才又臭又长。”

“听说他夜里不睡觉。”

“啊？真是个怪人！”

“听说还拿他老婆编故事呢！”

“啊？不会吧？他夫人比他才高学富得多吧！”

田山君离席来到镜子前面，闹闹嚷嚷的台下立时鸦雀无声。我以为自己的影子会被田山君的影子遮掩，然而镜中却不见他的影子。

田山君用与他毫不相称的柔声细语对我说：“今天想请你朗读一篇近作。”

我有点儿惊慌失措，自己变成影子来到此地，能否做到开口说话尚未可知！不过我眼能看见、耳能听清，那么嘴也应该说得出来。于是我战战兢兢地、像金鱼浮上水面似的动嘴试了试。

“近、近作？”看来情况比我担心的要好，出声很顺利。

“是啊！必须是新创作的作品！”

我迷惑不解地看着田山，此时我的眼睛怕也变成金鱼眼了。我说我的创作评价很差。实际上田山君自己对此也不置可否，避而不谈。而且不说让我做些行得通的翻译，却叫我搞创作，我难以接受。世间有不少人把强人所难当作对自己的抚慰，难道此处也有同样居心叵测的做法吗？我本想质询田山君，但这种牢骚烦心之事难以出口，不如闪烁其词而推诿。于是我想到一个刁蛮狡猾的主意。

“我既没带稿子也没做准备。”

田山君像城里人看到惊恐万状的白头翁鸟似的，作出深表同情的姿态：“那倒不必担心。你将要朗读的书和手稿都映在那面镜子里。”

话音刚落，那间西式房间里摆着烟灰碟的小桌子就搬到坐在太师椅中我的影子面前。桌上放有白纸。果不其然，椅子只映出影子，所以桌子、白纸也只能映出影子。领悟到这一点，我就像不懂茶道的外行被带进茶室，对所有的一切目瞪口呆。

“看来你将要朗读的文章映在那张纸上，字字句句历历在目。”田山君与书商关系密切，因此开口便称赞印刷效果。

我愈发窘迫不安：“演讲和朗读，我最不擅长。”

“要是想听精彩演讲，就不劳你吃苦受累了。”

田山君开始认死理了，我也认死理：“我也不想做不擅长的事

情。”

田山君乜了我一眼。我一哆嗦,觉得他似乎在问:“那你为什么要写小说?!”

台下席间,人们终于不堪忍受。先是干咳、打响鼻,然后纷纷议论起来。

“怎么回事儿?”

“不是在糊弄人吧?”

“田山先生、恳求你了。”

“先生心急如火,他却……”

“是啊!赶快讲完走人得了!”

“哎呀呀!”

吵闹声愈发高涨。

田山君像是决心已定,向我宣告说:“那,今天只跟大家见个面吧!下次再说。”说完一扭身,环视一下全场:“诸位!”

大厅里鸦雀无声。

“诸位、休息十五分钟。”

台上台下人声鼎沸,各处已经有人离席。束发女子相互招呼,起身而去。

眼见此情此景,我仿佛猛然惊醒,脱离被窝一般忽地离开了镜面。刚刚离开镜面,耳边轰然巨响,眼前空无一物。灵魂犹如出膛炮弹般疾飞而去。老马归途自奋蹄。我也体味到魂归躯壳的别样感受。

我觉得全身关节疼痛。幡然醒悟,自己的灵魂早已重归躯体。我身靠桌旁手拿公章,正要在付款命令上盖戳。属下在桌前立等。

我看看即将盖印的公文,“白米八斗五升、米糠三升、鸡六只、蚯蚓……”念到这里,我的目光转向下属。

下属屈身看看那张纸说:“听说、这是用作鸡饲料的……”

“是吗?”说完,我便重重地盖了公章。

明治四十五(1912)年一月

仿 佛

谢志宇 译

清晨,女佣阿雪进来给火盆添火时,夫人一副不安的神色说:
“少爷的房间昨晚是不是又开着灯啊!”

“哦,是吗? 刚才我进去点煤气炉时,灯关着,少爷躺在床上抽烟。”

阿雪这么回答,脑子里想起刚才那一瞬间的情景:开门进去后,雪茄烟的火光在黑暗、寂静的屋子里忽亮忽暗。虽然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今早阿雪还是吃了一惊,差点叫出声来。

“是吗?”夫人应着,看着阿雪把火生大,将方火盆中的白灰仔细堆起来,然后起身走出门。夫人依旧是一副不安的表情。本来府里可以随使用煤气,但夫人说用煤气取暖上火,所以依旧烧炭。

府里,所有卧室的电灯都是彻夜点着的,但秀麿习惯关灯睡觉,只要灯亮着,就知道他通宵达旦都在读书。夫人每次起夜,在走廊上看见秀麿洋式卧室的窗户里透出灯光,就很不放心。

秀麿从学习院^①毕业后进入到文科大学^②学习,后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历史专业。本来打算以国史研究为毕生事业,因不愿草率动笔,所以,毕业论文便从古代印度史中选了《迦腻色迦王^③与

① 日本贵族子女的学校,明治十年(1877)创立。现名学习院大学。

② 现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前身。

③ Kanishka(129—152)是印度西北部大月氏国贵霜王朝的国王。他保护佛教,曾举行第四次佛典结集。

佛典结集》这个题目。因为迄今为止有关阿育王^①的事迹研究得较多,而这个国王的事情却很少有人问津。自己过去在这个方面毕竟没有什么特别的研究,因此秀磨在撰写论文时,进展不顺,步履艰难,最后意识到如果对古代印度完全不了解的话,很难做出正确判断,于是又急忙拜高楠博士为师,学习梵文。但这种学问终非朝夕可得,随着学习的深入,困难反而越大。秀磨并不因此而屈服,所碰到的问题,基本上都做出不同程度的解释。对这篇论文自己并不感到满意,但论述言简意赅,摒弃一切修饰,被誉为是迄今为止比较罕见的优秀论文。

大约也就是从写这篇论文遇到困难时候起,秀磨虽然没有什病,但终日显得无精打采,脸色苍白,只是两眼异样地发光。他素来不太喜欢与人交往,当下就更是远离社交。五条府上人人担心,夫人更是心焦。也曾提起请医生来看看,但秀磨说“我没有什么病,”不听劝说。夫人偷偷地请青山博士询问,博士听完夫人的描述后,一副觉得夫人多虑的表情,说道:

“秀磨君的事啊。不诊断的话,就很难说什么。喔,是吗。说自己没有病,不用请医生。也许是的。我见过很多学生,一些稍有才华的,大学毕业前后都是那样子。每年毕业式的时候我就在一旁观察,发现站出来接受手表^②的那些优等生大多像秀磨那种脸色,我真担心他们会昏倒,再下去就会变成神经衰弱。不过一般不会到那步,毕业之后自然会好的。”

听了医生的一席话,夫人也觉得有理,勉强克制自己不去担心。尽量安慰自己,“就会好的,就会好的。”秀磨不在眼前时,夫人就一字一句反复琢磨青山博士的话:“果然如此!怎么会生病呢?不要紧,马上就会好的。”但秀磨一旦出现在夫人面前,依旧是一副苍白的面孔,说话要么心不在焉,要么干脆默不作声。夫人对他说

① Ashoka(公元前 272—约公元前 232)是古代印度孔雀王朝的国王。他皈依佛门,曾举行第三次佛典结集。

② 日本天皇恩赐的银手表,用于奖励东京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大正七年(1918)以后废除。

点什么,回答也是不着边际、敷衍塞责,说话的口气倒很温和。夫人对他说的一些话就如同小孩子用口吹的玩具箭射铜像一样,毫毛无损,又给弹了回来。见此情景,好容易在青山博士的一席话下搭起来的心理楼阁,轰然崩溃,夫人不禁又开始担心起来。

秀麿大学毕业后就马上远渡西洋求学。有一位与秀麿同专业毕业,两人成绩相差无几,同是恩赐银手表奖的优等生,本来也获得了文部省公派出国的资格,由于当时在欧洲留学的另一个人没有按期回国,他的出国经费便暂时无法解决。就在这个同学等待经费的时候,老爷五条子爵自己出钱让秀麿先出国走了。五条家殷实富足,送儿子去国外,过普通学生生活还是不成问题的。

去西洋留学,秀麿精神好了许多。不论是从旅途中寄来的信,还是到了柏林之后的来信,看得出他对身边一切事物都蛮有兴趣的。如在印度的港口,他看到那些黑皮肤的小孩子像鱼儿一样潜入波涛中,捞起银币;船泊赛德港,上岸观光,看到那些笑容呆板的女艺人组成国际性乐队,演奏各种乐器;在马赛,算是生平第一遭徜徉于欧洲的街道上。商家诚实可信,货真价实。当自己将买好的商品提在手上刚要走出商店时,店主说,哪有绅士提着这种东西在街上走的,执意要将商品负责送到自己的住处,于是只好将商品交给店主。等回到房间时,商品早已经在房间里了。还有,在巴黎逗留期间,有个同是日本贵族的少爷带自己去看歌剧。在休息厅里遇到一位贵夫人,她向我们走来说什么,同行的这位贵族少爷生硬地说:“我们不说法语。”看见自己一副惊诧的表情,这位少爷接着用法语大声地、让那位贵妇人也能听到似的说:“Tout ce qui brille, n'est pas or. (闪光的并不都是金子)。”自己这才恍然大悟。此外,信里还写他初到柏林时的各种印象。连些琐细小事也一一写在信里,让子爵夫妇读后感到十分有趣。子爵给夫人买了一张三省堂出版的世界地图,每当接到秀麿的电报或信件来后,便让她在上面打个点或画条线,告诉他秀麿这时已到了什么地方。

秀麿在欧洲的柏林待了三年。第三个年头,在艾利希·施密特担任柏林大学校长时,柏林大学举行了建校三百周年的校庆活动。

秀磨参加到火把行列,高举着带有护手的火把,走在柏林的大街上。他把自己在柏林大学旁听过一些什么课,都在信中详细地报告给父亲。其中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宗教改革的起源》等历史课,《历史研究原理》等抽象的史学课。还有《民族心理学》、《神话的起源》、《实用主义的哲学地位》,以及一位副教授讲授的有关弗里德里希·黑贝尔的文艺史课程等。有些课与他的专业相隔甚远,如神学专业的《寺院史》、《宗教教义史》等等。对于没有学过什么专业知识的子爵来讲,这些课到底讲的是些什么,根本就不清楚,不过他至少有一点可以相信,那就是所选择的课程近似于杂乱无章。但子爵并不为此生气。让孩子上大学,以及将他送到国外去读书,目的并不是要求他今后从事一门什么专业。孩子将来继承家业,蒙浩荡皇恩,也会被加官晋爵,因而其举止言谈要与身份相符。他需要学习一定的基础知识,为此就必须接受比普通教育更高的教育。只要他喜欢,爱听什么课就听什么课。

从柏林的来信中,秀磨也谈到当地学者的一些情况。其中当然免不了赞赏艾利希·施密特校长的文才和善辩,但更多的却是不厌其烦地大谈神学者阿道夫·哈纳克,他的研究事业以及他的影响力。由于在信中反复谈到这些事情,父亲感到这事似乎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好像来不及等到回家后将它作为一种趣闻说给家人听一样,想尽快让父母知道。这种急不可待的心情跃然于纸上。尤其是在那封描述柏林大学校庆三百年活动的信中,秀磨将哈纳克描写成了这场举世瞩目的校庆活动的中心人物。威廉二世与哈纳克之间的君臣关系,一方面是皇帝信任学者,而另一方面则是学者抱着献身的态度,将自己贡献给学术界,同时也发挥着国家栋梁的作用。为此,秀磨就觉得哈纳克是个模范。为了彻底说明哈纳克事业发展的根基,他在信中甚至一直追述到了哈纳克的父亲迪奥多基乌斯,详细地叙述了新教神学发展的轨迹。就连自己的专业历史学方面的事情,秀磨也从来没有这样花力气过,为何偏偏对这个神学者哈纳克的事情如此津津乐道呢?子爵百思不得其解,因此也格外留意这封信,常拿出来念念。并试图抓住信中的要点。

如果将信的内容归纳起来,大致如下:政治是以多数人为对象的工作。为了搞好政治,必须将重点放在能够操纵多数人的宗教上。在内政上,德国要想统一宗教信仰完全不一样的南北双方,关键是要统一人心;在外交上,虽然罗马教皇的势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削弱,但他的根基依然十分强大,不应忽视罗马教皇的存在。因此德国在政治上,一方面要控制信仰旧教的南部德国人不反抗,另一方面又要谋求北部德国的新教在精神、文化上的发展。德国皇帝必须拥有宗教上的坚实基础。他把这一基础放在了新教神学上,而新教神学的当今代表人物就是哈纳克。那么,处于这种背景下的哈纳克是否会为了一点点政治上的目的而扭曲神学教义呢?不,他没有这样做。国王也没有强迫他这样做。这就是德国的自豪。德国也因此而能称霸世界。基于同样的道理,即便当今德国社会民政党专横跋扈,威廉二世皇帝也不用带上侍卫队,只是与侍卫武官同坐一辆车,高奏喇叭,来往于柏林街头。有时他还会突发异想,提出去看展览,有时候还会去商店购物。这里不妨与俄国的情形作一比较:俄国人任其东正教寺院死气沉沉,仿佛在外观上裹上了一层丝棉一般,凄凉地搁置在一边。推行一套愚民政治。被愚弄的国民一旦稍有觉醒,就会变成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沙皇只有在身着便衣的警察组成的围墙之中才能出行。总体来说,信仰宗教不需要神学。即便是在德国,学习神学也只是为了当牧师的需要。仔细想想,对于不是宗教界的人来讲,神学对他们看似没有任何用处。对于许多不学无术,智力停滞不前的人来讲,神学确实没用,但对于埋头于学问的人来讲却是有用的。本来,做学问的人,他们没有宗教家所说的“信仰”。那些受过教育,没有信仰的人,单纯要求他们尊敬上帝、相信福音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信仰,同时也不认可宗教的必要性。这些人是危险的思想家,实际上,其中有些人一方面是危险的思想家,本没有信仰却要装作有信仰,或者不承认宗教的必要性,却装作承认的样子。这种骗子相当多。因此,受过教育的人,只要有决心认真查阅德国新教神学教义和教会历史,即可从中看到由专家撰写的洗练精纯的教义。阅读

之后,没有信仰的人也会承认宗教的必要性,最终成为一个稳健的思想家。在德国,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很多。我们说德国的长处在于立足神学,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秀麿正是因此而称赞哈纳克的。父亲子爵基本上理解了秀麿来信的内容。

父亲子爵成长于《西洋事情》^① 和《与地志略》^② 盛行的年代里,自学到能用翻译书上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贵族圈内朋友间,说话颇有威信。但从精神方面来看,他除了听过根据朱子注释讲解的《论语》外,没有什么知识。不过他头脑聪明,读了儿子的这些信便默默思考起来。儿子信中所说的宗教当是基督教,神指的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对这些自己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在五条家,自古以来只有固定的菩提寺庙。到维新时期,仿佛一夜间就同祖宗决裂一样,府上的丧葬祭礼都交给了神官^③ 操办,从此与佛全无往来。如今,除了祖先的神灵以外,不相信世上还有什么神佛。家中现在只有祭祖用的神社,虔诚地祭祀着祖先。不过,自己难道相信祖先的神灵真的存在吗?每次祭祀时,脑子里就想起《论语》中所说的“祭如在”,意思是你必须在祭祀的时候,认为祖先的神灵真的存在。回想一下自己,好像并不认为真的存在,只不过是努力去这么想而已。看来,自己属于儿子信中所说的没有信仰,但承认宗教必要性的那一类人。不、不、不是!儿子所说的是从神学上来看,虽不相信其教义,从理性上判断,承认其必要性。自己没有读过神道方面的书,也不知道是否有适合自己读的书。所以,自己与那些没有教育却有信仰的人又不同。那些人凭着直觉相信神灵的存在,并且深信不疑。而自己祭祀祖先只是形式,没有实质内容。即使努力去想“祭如在”,其努力也是徒劳的。不!不存在什么徒劳的努力,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这样看来,没有教育的人的

① 《西洋事情》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的著作,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六九年出版问世。

② 《与地志略》为明治初期介绍各国概况的启蒙书,内田正雄(1838—1876)编译,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五年出版问世。

③ 指日本奉职于神社的神职人员。这里暗指由过去信仰佛教改为信仰神道。

信仰是遗传的,我们不得不相信多少会有一些。这就符合了儿子所说的教育破坏信仰这一观点。果真是这样的吗?似乎如此。接受了现代教育,恐怕就不能将神话与历史合二为一去考虑。世界是怎样诞生、如何发展的?人类是怎样诞生、如何发展的?只要你学习,哪怕尚处于入门阶段,也会有一些问题引起你的思考。这些思考的问题,会使你将神话与事实区别看待。在清楚地划分开神话与历史的同时,就会怀疑祖先的神灵之类是否存在。如此一来,继续思考下去岂不是极其危险?世上的人究竟是如何考虑这问题的呢?神灵是否存在,过去的人认为真有,现在的人认为是谎言,世上的人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丝毫也不大惊小怪。所以,现在的人认为一切祭祀活动都只是形式,没有实质内容,岂不同样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另外,在教育孩子时,大家都理所当然地将神话当作历史,可不论是谁都清楚地将神话与历史分开思考,教育孩子时却有意地混淆在一起,大家也并没有因此而觉得奇怪。我自己也不相信有什么神灵,只是按照风俗,不加思考地糊涂行事罢了。所谓风俗是过去相信神灵存在时形成的,如今已经不相信世上有什么神灵却依然保留着。至于这种风俗会维持到何时,或者何时会销声匿迹,根本无人理会。自己不相信的事情,却装成相信的样子,心里丝毫也不觉得虚伪,有什么内疚。并且将这些教给孩子,从没有去考虑一下孩子们的内心如何。儿子在信中说即便没有信仰,也要承认宗教的必要性。要承认宗教的必要,因为世人没有考虑过承认其必要性的必要。如何才不将神话看作历史,虽然不相信世上有神灵存在,但确相信宗教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将来也会存在下去等等,这些问题谁也没去想,毫不在意。看来,世上受过教育的多数人都是这种人。当然,也有站在这多数人之外,竭力想挽回这一颓势的人。这种人就是儿子所谓的仅是信仰上帝、信仰福音一类的人。也有与这些人相类似的人,那就是儿子所说的装成有信仰的人。这些人可靠吗?与上述这些人相反,另有一些人,他们失去了信仰,也不承认宗教的必要,可他们毫不隐瞒自己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某些人的言论中证明这种人的存在。他们就

是儿子在信中所提到的危险思想家。那些为了挖出危险思想家而费尽周折的人,他们意外地并没有注意到这类人。实际上,我自己也未曾见到过以什么妨碍治安、破坏社会风纪等罪名,将这些人逮捕的案例。不过即便是将这类事情一一列举出来,最终也得不出什么确切的结论。因为它是人力所无法解决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揭穿这类事情恐怕比那些麻木不仁的行为更危险。而儿子现在不正一头埋在这种危险的事情之中吗。儿子在学习自己专业的时候,无意中接触到了这类问题,也许是由于自己为此感到不安才给我写信的。莫非是将自己的学习重点转移到了这些问题上了吗?

读了秀麿的来信,五条子爵又是反省又是联想,一古脑儿地思考了上述这些问题。但就这些问题与儿子交换了几封书信后,似乎没有获得能使自己满意的回答,加上儿子的归期临近,于是考虑等见面后再交谈。此后在给儿子的回信中便不再谈什么宗教问题,只是“所言尽知……”、“尽量培养自己稳健的思想,回国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类的话。因此秀麿也弄不清父亲对自己所说的事情到底理解了多少。

秀麿平生也就是在那段时期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说给别人或写信告诉别人。他这样做并不需要别人一定要充分地理解自己,也不需要别人佩服自己。只是在说或写的过程中,可以对自己的思考做一番梳理,并从中感到一些欣慰。而自己的思想又受到一些新的启发,转向别的方面。因此,如果那个时候父亲在回信中问,自己未必能写出让父亲满意的答案。

出国前曾让人担心身体健康的秀麿,一踏上旅途便精神抖擞,在不断写给家里的信中,生机勃勃的气息跃然于纸上。有个贵族青年在德国曾与秀麿交往密切,回到日本后特意来家拜访。据他说,秀麿在国外学习很勤奋,有空还打台球和溜冰。他们同住在一位夫人专为上流人提供的公寓里。一次,公寓里的年轻男女相约去看一个戏剧的公演,他们非拉秀麿子爵同去,说不然就没有什么

意思了。子爵夫妇听了这些介绍后格外地高兴,满心盼望孩子身体健康,学业有成,早日归来。

去年末,秀麿带着大量的书回到日本。留学前还带有几分孩子气的他,三年间已经长成了大人,脸色红润,人也胖了许多。早就盼着儿子回来的子爵夫人却悄悄地发现,儿子仍不太愿意与人交谈。从大学毕业到他出国前,那种担心什么、神情恍惚的样子,那种谈话时敷衍的举止,沉默寡言的样子,本以为回国后会有所改变,谁知与过去一样,没有丝毫改变。

那天他回到新桥,去接他的亲友中,有人一起来到家里。五条家为客人准备了一点酒菜。客人走后,父亲和儿子之间出现了下面这段对话。

身穿和服裙裤的父亲抽着烟斗,坐在那里。清瘦的脸庞,眼角布满了皱纹。高兴地看着儿子,口里冒出一句话:“怎么样?”

“啊!”秀麿看着父亲,嘴里这么答道。夫人在一旁看着他,一身西装,姿态英挺,与刚才接待客人时的拘束神情没有丝毫改变,不禁有些在意。

子爵本以为儿子接下去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最终没有下文,于是感到有些尴尬,又接着说:“听说你带了很多书回来?”

“对,为了回国后工作方便。不是随便看看的书,是为查阅用的。所以行李就重了。”

“哦。你是不是想早点工作啊?”

秀麿有些犹豫,好像不知如何回答。“在船上考虑了很多。不过,眼下好像没有什么适合自己的工作。”说完,他又是一副沉思的样子。

“不急不急。你的那些书又不是急着要卖,你又不是急着获得什么学位。”子爵这么说着,末了还补充一句:“当然,拿学位也不坏。”自己便笑了起来。

夫人在一旁听着,早有些按捺不住,便东扯西拉地找些话来跟儿子说,秀麿也认真地回答。但夫人的感觉就是秀麿对谈话不感兴趣,好像只是应付。

等到秀麿起身离开后,夫人对子爵说:“身体是长好了,好像心里有什么事,说话总是心不在焉的。”

“那是因为他长大了。男人说话总不能像你们女人那样随随便便吧。”

“啊!”夫人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虽然已经四十过半,但她依旧是一双水汪汪的漂亮大眼睛。

“你别生气!”

“我没生气。”夫人笑着这么回答,但这回答比起秀麿的回答来更敷衍。

打那以后过了近一年,秀麿在日本迎来了久违的新年。他因为有助位^①在身,虽不像父亲那样忙,但也免不了要出席一些仪式活动。他穿着新礼服,脸上没了那种无精打采的神态,最终应付完了各种活动。一天,夫人问他“西洋过新年是什么样子?”他笑着回答说:“一点都没意思。除夕晚上学生们就去酒馆,在香槟里兑上葡萄酒、糖和苏达水,搅拌后再加温,最后放入柠檬片,我们叫它‘波雷’^②。等到零点的钟声敲响时,也就是新年到来时,大家举杯畅饮,一起高呼‘Prosit Neu jahr’(新年快乐)。喝完后就回家,一路上又吵又闹。元旦早上开始睡觉,到中午也不起床。街上家家户户扉门紧闭,非常安静。不过,西方人在圣诞节时会好好地庆祝,所以到了新年基本上都是待在家里。”“那宫廷里总还是有仪式的吧?”“当然有。据说拜年是在下午两点开始。”只是别人问起时,秀麿才会谈谈欧洲的情况,自己平常不会主动去说。

到了两、三月最寒冷的季节。有一天夫人又问他:“欧洲的气候不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吧?”秀麿回答说:“在那里叫做 Glatteis(薄冰层),最寒冷的时候到了晚上却变得有些暖和,积雪的表面开始融化,到了早上就成了冰。树枝上好像包了一层玻璃。柏林的

① 日本明治政府向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授予的荣誉称号,共分为十六个等级。

② bolée(法语)、方言,意为“一钵之量”。

Unter den Linden(菩提树大街)的人行道上,凹凸不平,像镜子一样。因为路滑而不好走,街上的行人提着装有沙子的小篮,边走边撒。那个时候是最冷的,但不会像俄国那样,走在街上会冻坏鼻子。那里家家户户都有壁炉,人人都穿着毛皮大衣,所以不会感到寒冷刺骨。就好像我们这边夏天有夏天的过法一样,那边的人就这样过冬。”

到了樱花盛开的春季。夫人有一次又问起樱花在欧洲怎么样,秀麿说:“像德国那么冷的国家,春天不长,各种花一起开放,因此有美丽的五月的说法。樱花也不是没有,但那里的人把樱花树误认为是结樱桃的树,所以他们不去看樱花。柏林近郊有个叫斯特拉拉乌的村子,沿施普雷河的河岸种了许多樱花。日本的留学生便一起去赏花,恰好附近地毯厂的女工从旁边经过,不知道日本人在树下干什么,又好奇又惊讶。”

到了炎热的夏季。夫人问秀麿“在柏林这种季节是怎么过的?”秀麿想了想,笑着回答说:“最无聊的季节了。大家都去旅游,女孩子去瑞士登山。留下的人无事可做,去公园小酒店,看那里的演奏会,乘凉到半夜。因为德国离北极较近,半夜回家睡觉时,窗外已经开始发白了。”

日子如此这般地过去,一晃又到了秋天。一天,秀麿脸上露出愉快的微笑,对妈妈说:“欧洲的冬天来得早,真是体会不到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不过,像这样的交谈大多是在吃饭的时候,其余的时间,秀麿基本上把自己关在那间西洋式的卧室里。从国外带回的书太多,原来的书架已经放不下了,于是把卧室靠墙的一边全摆上了书架,上面放满了书。书架外还拉了一幅浅绿色的帘子,本来只是装饰而已,但由于墙壁比过去厚了一倍,屋内不仅显得有些暗,而且还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成了一个悄然无声的地方。在这种秋高气爽的日子,谁都想出去走走,但秀麿却一步也不愿离开这个安静的地方,整日伏案读书。阳光通过窗子从左边斜着照射进来,把一张铺着绿色呢绒布的半个桌上照得亮堂堂的。

这几天还在说今年的秋天很暖和,雨水少,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下起了晚秋的小雨。女仆阿雪早在二、三天前就已经去秀麇的房间,给他生上煤气炉了。

早上起来,走到庭院一侧的小阳台上一看,黄的大梧桐叶和红的小山枫叶布满了庭院,密密麻麻地遮盖着阳台和庭院之间的石阶,色彩斑斓,相映成趣。墙边枝繁叶茂的八角金盆树,墨绿的阔叶上沾满了露水,新抽出的白茎上开着白花,宛如西洋的分枝烛台一样。阳光透过微暗的阴云洒在花上。两三只麻雀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秀麇站在阳台上看了一会儿,然后放松地垂着双手,向后弯腰,深吸了一口气。接着回到房间,走到洗脸桌旁,阿雪早已将洗脸水打好。洗完后,他穿上了西装。留学回来至今,他总是穿西装。

这时候夫人进来了。“今天是星期天,你爸爸想多睡一会。我现在就吃早饭,你也一起来吃吧。”夫人边说边暗中观察秀麇,然后接着说:“昨天晚上又睡得很晚吧。你不要怪我总是啰嗦,从国外刚回来时身体还好好的,现在读书太多,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哪里!身体没什么事。我不出门,也不怕被太阳晒黑。”秀麇边说边笑,和母亲一起走出卧室。

对秀麇的笑声夫人感到刺心。因为她已经本能地察觉到,为搅乱对方的视野,秀麇往往都会发出这类笑声,虽然不是有意的,但不知不觉之间,他已养成了这种习惯。

吃完早饭回到房间,拂晓时微阴的天空早已是阳光灿烂。眼前这个杂乱的房间,阳光由起初的好奇变得执意要偷窥一番似的,先是给窗帘和书架的四周涂上光彩,然后在书桌的上方划了一道宽阔而明亮的弧线,桌上的墨水瓶顿时也放射出光彩,地毯上那幻想性的花纹图案刹那间也仿佛有了生命。阳光下的颜色好似略微泛黄的绿叶,颗粒般的尘埃在空气中跳跃。

秀麇不喜欢室内温度太高,将煤气炉开得小一些,然后点上香烟,一屁股坐在安乐椅上。

如果要简单地说秀麿现在的内心状态的话,那就是两个字:无聊。这种无聊不同于那种低级的、只寻求简单刺激的无聊。它是一种胸中的大志饱受压抑的无聊,是一种潜在的痛苦。中国三国时代的英雄有髀肉复生之哀叹。同样,在别人眼里他血色欠佳,日益消瘦,但他自己清楚自己所具有的力量,他只渴求自己的大脑不要退化成医生们所说的那种无行为性萎缩就行了。于是他做一种脑力式体操,那就是大量地阅读哲学书籍。对于儿子的身体,子爵不像夫人那样悲观。不过,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他突然看着儿子说:“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呀!”并意味深长地笑了一笑。秀麿照例还是那副笑脸,回答说:“我可不是那种觉得什么都不顺眼的人。”他感到父亲认为自己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那真是误解了。不过毕竟是父子,比起母亲来,父亲至少还能真正地理解儿子的内心。秀麿是这样想的。

秀麿想到父亲上面的那句话后,立刻又联想起父亲另外的一句话。那也是在一天吃饭的时候,父亲说:“想到我们人是由猴子进化来的,真是有点不舒服。”秀麿听了这话大吃一惊。秀麿虽赞同海克尔^①的有关人类发生论的观点,但也并不认为他的所有观点都对。不过,父亲这句话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与自己的观点不相容的东西。父亲应该不会把混沌时代一国之民所创造的神话当作历史吧?一旦点明神话并非历史,恐怕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会开始崩溃,就如同水从船底的破洞中涌进来一样,物质性思想将会进入其头脑中,最终非把船弄沉不可,父亲难保不这么想。这样的话,他不知不觉,岂不是同那些顽固不化的人,以及那些戴着面具的思想家陷进同一个洞穴中!秀麿是这样认为的。

秀麿为如何才能消除父亲的这一误解而踌躇。明确神话不是历史,这是自己良心的要求。他想,哪怕自己将这一话题提出来,对父亲也不会有什么损害。如同水果里藏有坚硬的果核一样,父

^① Ernst Heinrich Haeckel(1834—1919),德国动物学家、思想家。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基础,提出生物发生律。

亲那包含神话在内的人生重要的东西,还是会继续延续下去的。让父亲承认并且维护这一事实,不仅是学者的职责,也是人类共同的任务。

秀麇感到父亲与自己之间有一条不宽但却深邃的沟壑。父亲和自己说话时,就像要打开一个怀疑里面装着什么危险东西的盒子一样,想打开,却又将伸出的手收回来。看到这里,秀麇真有些坐立不安。他同情父亲,觉得不一定非要让他打开这个盒子不可。因为打开后,本来里面并不是什么有害的东西却让他觉得有害,如同白日见鬼一般觉得可怕。这样的话,或许还是不打开盒子,让他怀疑下去倒更好。

秀麇这样考虑也不无道理。聪明的父亲在看了秀麇有关哈纳克的书信后,虽克制自己,没有回信去进一步深究,但常常睡不着,脑子里总是在思考。而且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感到涉足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他不愿让儿子在这个问题上陷得太深。如果是学习的话,可以让儿子的思想朝着别的方向发展。主意拿定,他决定自己今后绝不再提有关宗教的话题。但自己不清楚这个问题在儿子的头脑中到底扎根多深,于是他暗中观察。

从欧洲回来已经一年多,秀麇与父亲谈话如同对阵双方一样,各自派出侦察兵。一旦发现对方的影子后,就从远处射击一番,然后撤回自己的阵地。没有公开的交火,但也没有和平时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上面的一些问题。

秀麇靠在安乐椅上。嘴上叼着雪茄,长长的烟灰终于折断,落到秀麇的西装马夹上,留下一些鱼鳞般的灰粉后,再掉落到地毯上。像这样无事可作,关在房间里他总感到胸怀的大志受到压抑,而走出房间他又感到这个家庭空气的紧张。总之就是不快。

“还是读书吧。”秀麇这么想。他老早就想动笔写本国的历史,将它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但如果不能明确地划定神话与历史的界限的话,怎么也无法下笔。如果从学术角度出发,先弄清神话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仰,将它们清楚地写入宗教教义史中;还有将主持信仰活动的各类场所也清楚地写入寺院史中,先开始这项

工作或许更好。这样做,如同耶稣新教,它的教义史和教会史没有遭受任何歪曲一样,对崇拜祖先的教义和场所也不会有什么毁誉。要完成这点工作极其容易,脑子里似乎已经有了写作大纲。完成这项工作,大概就可以放心地着手撰写本国历史了。但真要动手做这项工作,周围的环境却不允许。这一点早在柏林期间,准备回国时就预料到了。这一预料最初如液体中的一滴灰尘,后来发展成一块结晶,清晰地出现在秀麿的意识中。它如毒瘤紧紧盘踞在秀麿的头脑中,秀麿计划的事业受其阻碍,无法发展。秀麿身上的创造性血脉因此而窒息,只能依靠读书来坚持头脑的锻炼。不可思议的是,一翻开书本,秀麿的精神就集中起来,既忘记了事业的压抑,也忘记了家中紧张的气氛。所以他就整日埋头读书籍。

“还是读书吧。”秀麿这么想着。然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听到秀麿的应声后,阿雪走了进来。玲珑的脸蛋上长着一双圆溜溜的亮眼睛;小巧的鼻子略微向上翘起,样子极可爱。阿雪以前没有在洋式的房间里做过活,秀麿刚从国外回来时,她进出关门,总像关日本式房门那样跪在地上;对秀麿说话也跪着,双手伏在地毯上。秀麿先是吃惊,后来就耐心教她一些西洋礼节。阿雪聪明,什么事情说一遍就记住了,第二次就很熟练了。

秀麿背对着炉子,看着站在门口的阿雪,脸上有了几分精神。不谙男女事情的秀麿,在这个平静而死气沉沉的家中,只有看到这个玲珑小巧的女仆时,才感到几分愉快。

“绫小路先生来了。”阿雪说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盯着秀麿,如笼中的小鸟看人一样。只要能跟少爷说话,阿雪心中就像高奏起凯歌一般,无意识地、单纯地生出一种对秀麿的崇拜。

这时,阿雪进来时关上的门,从走廊外面猛地被推开。一个穿着茶色天鹅绒衣服,与秀麿年龄相仿的男子冲了进来。他用红润又粗壮的手猛地拍了一下阿雪的肩膀,说:“哎,小雪!你可不能只顾看着少爷,忘了告诉他我来了。”

阿雪的脸羞得通红,逃也似的一声不响,走出房间,都没有回

头看一眼绫小路。

秀麿皱了皱眉头,然后又舒展开来,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认真。绫小路丝毫没有察觉这一点。“不要在这里开那些无聊的玩笑。”

“真奇怪,一见面就说我!今天好天气,让人感到愉快。你们家的老爷子不是常说些什么秋高气爽吗。要说季节的话,可能已经是冬天了,但在这种秋冬相交的时令,一会儿是冬天一会儿又是秋天。今天就像秋天。不过,内里透着一股冬天的凌厉,就像火红的夕阳一样,爽快中带有一点悲哀。哎,美人迟暮吧。这样的好天气,你干吗像个鼯鼠一样关在家里读书。大千世界,恐怕惟君一人而已。不过,你没有趴在桌子上睡觉,这倒该表扬。”

秀麿虽然神情严肃,但也没有做出那种很厌恶的表情,只是看着眼前这位喋喋不休的绫小路。一句话,眼前的这个人长着一副滑稽的面孔。梳着背头,头发略长,像日本画中的野猪毛一样支楞着。一对小眼,眼角下垂。脸上总带着嘲弄别人的冷笑,脸颊两边各有一道深深的皱褶,好似一对括弧,紧包着那张大嘴巴。

绫小路继续嚼舌:“别这样盯着我!你现在其实心里很看不起我。好吧!你是国王,我是滑稽小丑,德语叫做 Hofnarr。我现在大概就是陛下的小丑的待遇吧。”

秀麿忍不住大笑起来。“我怎么会看不起你呢?”

“那就别在心里骂我!”

“好吧。算我不对!”说着,秀麿打开了装有香烟的盒子,同时又喃喃自语道:“我只是感到像在给别人的幻想中放毒一样。”

“那太伤感了。”绫小路说着,拿出了一枝香烟。秀麿为他划着了火柴。

绫小路说了声 merci(谢谢),便抽了起来。

“暖和一点好吧?”秀麿问道,顺手将一把椅子推到炉前。

绫小路没有马上坐下,只是手扶着椅子的靠背,打量着四周。他看到桌子上有本装订粗糙的西洋书,那是昨天打开后就一直那么摊着。书旁有把刮刀一样的玳瑁裁纸小刀。“又在啃什么大部

头的书？”绫小路问道，顺势坐在椅子上。

绫小路与秀麿是学习院的同学。秀麿当时打算进大学，绫小路立志当画家，便去了溜池町的西洋画研究所。秀麿还在大学念书时，绫小路先去了西洋，留学巴黎。秀麿后来在马赛港上岸，去柏林的途中，曾在巴黎停留过两三天。当时绫小路非常热情，不惜花费时间带他到香榭丽舍大街散步，去参观法兰西剧场，观看戏剧排练等等，甚至还为秀麿买了一些去柏林之后穿的衣服。

绫小路是个凭眼睛和耳朵生活的人。对艺术他并不十分认真，但他头脑机敏，对各种事物都抱有强烈的好奇心。秀麿回国后一直关在家里，也没有去他那里叙旧，但他却经常过来看看，嘴上虽然调侃，但对秀麿正在读的书以及书中的问题等，他都认真地听，认真地思考。

绫小路走到桌边，仔细地看桌上那本书的封面，说：“《Die Philosophie des Als Ob》^①，书名好奇怪。”

这时，阿雪端着放有茶杯的银色椭圆茶盘走了进来。她将小桌搬到炉前，将茶盘放在上面。她没有看绫小路，一声不响地走出了房间。他们又会说些话来取笑我吧？绫小路一开口恐怕就要讲那些叫人害羞的话。他会说些什么呢？阿雪倒是真想听听他们谈些什么。这次绫小路倒是一声没吭。

秀麿将扣着的茶杯翻过来，倒上茶，问绫小路：“放牛奶吗？”

“别像上次放那么多。这个 Als Ob 是什么意思？”绫小路说着便坐在炉前的椅子上。

“就是 comme si，是‘好像、仿佛’的意思吧。作者抓住了一个很奇妙的问题展开自己的观点。有趣的是，他的观点就好像正是在说明我现在的立场。我读的时候感到很愉快，昨天晚上一直读到三点。”

^① 《仿佛哲学》。德国哲学家汉斯·法兴格(Hans Vaihinger, 1852—1933)的著作，一九一一年问世。

“读到三点?”绫小路感到有些吃惊,“你的什么立场和作者相同?”

“是这样。”秀麿说,然后停顿片刻,考虑了一下。这本近千页的书,秀麿已经读了百分之六七十,他需要考虑一下如何才能抓住书中的重点来表述。“首先我们必须从‘真实’这个字眼来说起。在法院,立证所做出的判决被看作是事实。如果这就是‘真实’的话,就是我们普通意义上说的真实吧。但事实上,这种事实并不存在。即便它是事实,只要经过了我们人类的映射,其中就掺杂了物质论者朗格^①所说的‘融合’。事实无意识地变成了诗歌,变成了谎言。因此,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意义上一致的‘真实’。以事实为真实的话,小说就是一种虚构。只不过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有意模糊事实,有意虚构,使作品得以成立。作品因此也有了生命,有了价值。宝贵的神话也是这样产生,这样流传的。它与最初的事实不同。你画的画也一样。无论你怎么强调一幅画的写生程度,但毕竟不是实物。是基于虚构意思上画成的。包含着人生生命,富有价值的都是这种有意的虚构。这就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真实’。像这样将真实分为两种来看,最早是由康德提出的。最近的实用主义以蔑视的口吻反复提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以上是我们谈话的前提,有必要事先加以明确。”

“可以。字眼之类的无所谓。你讲的这些我也懂。我画的画虽然不是实物,但在今年的展览会上也卖出了一张,的确多少有些价值。所以将我的画视为一种真实,这点我没有异议。但这个‘仿佛’,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别急!为此我们先要思考一下人类的一切知识、一切学问的根本是什么。数学被看作是正确的代表,里面有点有线。但无论点得如何精确,它实际上并不是点;无论线画得如何仔细,最终也并不是线。一块木板,无论它的边沿削得如何好,那也不是线;它的角也不是点。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点和线这个东西。它实

^① Konrad Lange(1855—1921),德国哲学家、美学家,著有《艺术的本质》等。

际上是我们说的一种有意识的虚构。但如果人类不假设有点有线的话,几何学就不可能成立。所以我们有“仿佛、好像”,也就是 *comme si*。我们再来看看自然科学吧。没有所谓的物质的话,自然科学也不可能存在。人们说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其实世上哪有什么原子。但因为有物质,没有原子的话就无法解释物质。如果无法算出原子量的话,化学也最终不能成立。再来看看精神学吧。什么自由、灵魂不散、义务等等,这世界上哪里有?但人们真要是这样看问题的话,伦理就不可能存在了。所谓理想指的就是这种东西。所谓法律的自由意志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上人们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但如果不设想有自由意志的话,刑法就变得索然无味。无论是哪个哲学家,到了近世以后基本上都是相对看世界,虽然承认没有绝对的存在,但却以绝对的眼光来考虑问题。在宗教上,据说很早以前,施莱尔马赫^①就将上帝看作父亲;孔子在很早就提出‘祭如在’,视祖先的灵魂存在一样而祭祀。这样看来,我们暂且不谈人类的智慧、学问等等,无论是宗教还是其他什么,从根本上来看,事实上都是一种缺少证据的东西,也就是建立在‘仿佛’的基础上的。”

“请停一下。你总是说我喜欢嚼舌,谁知你嚼起舌来,像跑一样,我根本追不上。总之,‘仿佛’这个怪物的面目我已经看清一点了。我们先喝杯茶,整理一下刚才的话,不然我还是糊涂的。”

“茶凉了吧?”

“不,没关系!等会儿要是阿雪这个证据充分的事实再加入进来的话,思考就会更复杂了。因为事实之间纠缠到了一起,我们只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考虑。即使不情愿,也必须将其中的某个事实当作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刚才说的‘仿佛’吧。不过,我不会考虑这个奇怪的问题。即使考虑也不会把它挂在嘴巴上。”绫小路一口喝干了凉茶,然后发誓般地说道。

^① Friedrich 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 (1768—1834), 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神学家,近代新教神教之祖。著有《宗教论》等。

秀磨皱起眉头,然后说:“我也不是要把这个问题挂在嘴边。你是画画的,只要能画画,就可以不用谈论这个问题。而我不一样。我谈这个问题是为了学术研究。要我不说出自己的思考,一是沉默,二是撒谎,没有别的办法。”

“你说你谈这个问题是为了学术研究,指的就是你写历史的事吧?你为何不能像我一样,哪怕有些奇怪的东西有待于解决,你也先不要去理睬它,自己埋头写就是了。”

“做不到这一点呀。在一开始就必须把神话与历史区别开。要区别的话就会产生各种疑问,如为什么要区分,为什么不能将它们混淆在一起等等。总之,历史不像画画那样,捕捉一瞬间的灵感。”

“也就是说,我作画时哪怕有怪物隐藏其中也没有关系,而你写历史时,有怪物就写不下去了。是吗?”

“对,算是这样吧。”

“看来你缺乏勇气。有了这种怪物为什么就不能写了呢?”

“别人会因此认为我的思想危险。如果外面的人为此说三道四的话,我也不在乎,但我想我父亲就不同意。”

“那你是真的没有勇气了。如果是我的话,早就把这种烦恼解决了。我想当画家时,我爸爸像彻底失望了一样,把我当作高等游民一样看待。而你父亲知道你要当一名历史学家时是非常高兴的呀!所以你读完了大学,后来去西洋留学。不像我,你是很快乐地去的。你现在的烦恼,我五、六年前已经解决,你现在就把它解决掉吧。自己随心所欲地写历史不是很好吗?这种烦恼到头来总是要解决的。”

“我可以在不引起父子矛盾的情况下把这个烦恼解决掉。我眼前有一种稳妥的解决办法,似乎就要到手了。但我担心一旦出手不利,会失掉这种稳妥的办法,因此一直犹豫不决。现在连你都说我缺乏勇气。”秀磨说完,叹了一口气。

“那怎样才能说服你父亲呢?”

“只要他能听我说,知道我的思想并不是什么危险思想就可以了。”

“那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假如现在我就是你父亲，看看你怎样说吧。”

“不知道怎样说。”秀麿说完，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着。

太阳越过了阳台的檐子，照到屋顶上。晴朗的秋日，天空湛蓝，将阳台的玻璃窗也染成蓝色，透过玻璃向外看去，天空便显得有些阴暗。周末山手^①一带的这种寂静，为这家富宅的大院增添了许多乡村别墅的味道。这时，一辆汽车吵闹地从住宅外的墙边开过，之后，四周又恢复了平静。

秀麿又接着说：“这样说吧。你刚才一直说什么怪物，指的是这个‘仿佛’吧？这可不是什么怪物。如果没有这个‘仿佛’的话，既没有学术也没有艺术，也没有什么宗教了。人生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以‘仿佛’为中心的。过去的人相信存在着人格单数的神和复数的神，在神的面前都要顶礼膜拜。而我在这个‘仿佛’的面前也是虔诚地低下头。对它的这种尊敬之情并不是烈火般的，只是一种清澈、纯洁的感情。道德也是这样的。我只知道事实上义务是缺乏各种证据的，因此每当我看易卜生的戏剧将义务视为怪物，当作幽灵的时候，就感到十分愤慨。也许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破坏的破坏。但是破坏之后难道就什么都没有了么？有我们难以触摸到的、外观微乎其微的东西，‘仿佛’最终顽强地留在了底层。人类仿佛有义务一样，自始至终都要这样做，我也打算这样做下去。说人类是由猴子变化而来，那是一个事实问题，人们现在正在想办法证明这一事实。它是一种假设，但它不是‘仿佛’。进化的基本思想是像这样的，我们认为生物的进化也只能是这样的。我是看到了人类前途的光明而向前的。回头看过去，我也当祖先的神灵存在一样，崇拜祖先，就仿佛有义务一样，踏着道德、义务的路，看到光明的前途而走下去。这样来看，事实上我就像是极其愚昧的、极其顺从的山中百姓一样，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是自己

^① 山手是东京都西部台地的住宅区，多住着一些殷实富豪的人家。

的脑子还没有糊涂；我又像一个极其顽固、极其虔诚的敬神者、道学家一样，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是自己的脑子还没有僵硬。你看，哪里有如此安全，没有一点危险的思想。上帝不是事实，义务不是事实。到了今天人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但承认之后便洋洋得意，亵渎神灵，践踏义务，危险便从此产生。行为自不用说，连思想也变得十分危险。我们要将这种危险彻底消灭才好。但看到这类危险的家伙出现之后，我们就吵着回到笃信天国的过去，回到以为地球不转，只是太阳巡回的过去等等，那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话，大学等等都会被摧毁，要将人世间变得黑暗才行。要愚弄人民，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尊敬‘仿佛’，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立场。”

绫小路抽着烟，听秀磨侃侃而谈。他嘴巴两边的括弧已经变成了两道、三道，脸上堆满了奇怪的微笑。这时，他将烟灰弹到烟缸中，从椅子上站起来，只说了一句“不行！”然后背对炉火站着。冷眼看着秀磨令人头晕地在屋里走来走去。

秀磨停在绫小路的面前，凝视着对方。苍白的脸上，眼角通红，眼中闪着信徒那种狂热的火光。“为什么？为什么不行！”“为什么？这不明摆着吗！让别人的观点跟你一样，谁会呢？老百姓认为，写着‘死’字的三角头巾贴在额头上的先灵，在盂兰盆节时大摇大摆地朝我们走来。道学先生以为义务像个发电站，在天上或者什么地方，受业的师傅把电流传给自己，得其所赐，自己终生用受。人们看到对方是有反应的东西，才崇拜才信奉。我把自己画的裸体女人给人，警告他不许讨老婆，不许去那些淫乱之地，你就假设画中的裸女是活生生的女人一样。听着，你的‘仿佛’就是如此。”

“这样的话，你现在怎么办？难道以为幽灵在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感到身上充了电？”

“没有！”

“那你怎么想？”

“什么也不想。”

“真能够什么也不想吗?”

“是啊!完全不想的事情是没有的。尽量不去想罢了。也不决定什么。画画不需要决定什么。”

“你如果站在我的立场上,必须要写历史书的话,那怎么办呢?”

“我不站在必须写历史的立场上。请原谅我!”不知什么时候,绫小路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微笑,换成一副若无其事,甚至有些冷淡的表情。

秀麿泄了气,两手无力地下垂着,这次轮到他脸上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微笑。“是啊。各有各的职业,把这个问题撇到一边吧。看来我的职业选错了。若能装聋卖傻,或者是说谎话,就没这些麻烦了。一旦要正直地、认真地去做的話,终不免会到处碰壁。我选择的专业给我带来了不幸。”

绫小路的眼里一下闪耀出钢铁般的光芒:“如果真是到处碰壁的话,你为何不能下决心冲出一条路来?”

秀麿的眼角又红了。仿佛孩子面对大人的口吻说:“难道就没有与父亲妥协的希望吗?”

“不行!不行!”绫小路连声说道。他好像要烤背一样,将自己肥胖的身体贴近炉火,两手交叉地放在背后,身体略微向前弯曲。在他前面二、三步远的地方,秀麿直挺着自己纤细瘦弱的身躯,如同生机蓬勃的翠竹一样,笔直地站立着。两人四目相对,许久默然无言。周末山手一带的寂静,依然笼罩着两人的四周。

明治四十五(1912)年一月

雁

艾 莲 译

一

这是老早以前的事了。碰巧记得是明治十三(1880)年发生的事。之所以记得清清楚楚在那一年,是因为我当时住在东京大学铁门的对过,一个叫上条的小公寓里,和故事的主人公恰好贴邻而居,仅一墙之隔。这家上条公寓在明治十四年着火烧掉了,使我没了住处。故事就发生在着火的上一年,所以还记得。

住在上条公寓里的,大抵是医大的学生,再就是到大学附属医院看病的病人。一般来说,各家公寓都有几个特别吃得开的房客。这些客人,首先要手头阔绰,处事乖巧,见到老板娘坐在火盆旁,从她前面的廊子经过,必定打声招呼。时不时的还会蹲在火盆前聊上几句。倘如在房间里饮酒作乐,叫厨房给准备酒菜,便请老板娘帮忙照顾,看似为所欲为,其实,账房那里大得实惠。总之,大凡这类房客最受尊敬,他们也常借此摆摆架子耍耍威风。然而,上条这儿吃得开的房客,我隔壁的那个男生,却与众不同。

他姓冈田,也是学生,比我低一级,总归快要毕业了。要说冈田是个怎样的人,就得从眼面前最显眼的特点说起。那就是,他是个美男子。但绝不是那种脸色苍白的文弱书生。而是气色极好,体格矫健。长得像他那样的人,我还从来没见过。勉强要说嘛,不论当时还是后来,我始终认为,年轻时的川上眉山长得还差不多。就是那位因为创作陷入绝境,结局悲惨的作家川上。冈田和川上年轻时的模样很像。不过,冈田当时是赛艇选手,身体远远强过川上。

论长相,足可对任何人夸口。但是,单凭长相就想在公寓里吃得开,那是行不通的。至于品行如何,我想,当时很少有人能像冈田那样,过着规规矩矩的学生生活。他不是那种为奖学金而拼命用功,每逢学期考试便强争分数的学生。该做的事,他都认真去做,在班级里,属于中上。玩的时候,绝对去玩。晚饭后,必定散步,十点钟前,准会回来。星期天,不是划船,就去郊游。除了比赛之前跟队友住在向岛,或是暑假回老家外,我这位邻居在不在房里,时间绝不会差。如果有人中午忘了听号声对表,那就去冈田屋里问他。就连上条账房里的钟,也常和冈田的怀表对。天长日久,看到冈田的为人行事,周围人的心里,越来越觉得这人可靠。上条的老板娘开始夸冈田不巴结人,不乱花钱,也是出于这种信任。他房钱月月清,这是最有力的事实,无须多说。

“瞧瞧人家冈田先生!”这话常挂在老板娘的嘴上。

“像冈田君,我可办不到。”原先搬走的学生有这么说的。一来二去,不知不觉的,冈田便成了上条的模范房客了。

冈田天天散步,大多有一定的路线。走下寂静的无缘坂,绕过蓝染川的黑水流入的不忍池北侧,在上野山溜达一会儿。然后,穿过“松源”和“雁锅”等酒楼所在的广小路,以及狭窄而热闹的仲町,走进汤岛神社,拐过阴暗的臭桔寺,返回公寓。或者从仲町朝右拐,打无缘坂回来。这是一条路线。有时,穿过大学,出西侧的红门。因为铁门老早就上锁,所以,要先进患者出入的长屋门,再穿过校园。后来,长屋门拆了,便是现在春木町尽头新开的黑门。出了红门,是本乡大街。经过黄米年糕铺,进入神田神社。下到当时颇为新颖的眼镜桥,在柳原一带的片侧町逛一会儿。然后回到御成道,随便从西面哪条狭窄的小胡同穿出来,依旧回到臭桔寺。这又是一条路线。除此而外,很少走别的路。

散步途中,冈田都做些什么呢?无非是不时进旧书店转转。在上野广小路和仲町上,当时的旧书店,如今只剩下两三家了。御成道上当时也有旧书店。而在柳原压根儿一家都没有。本乡大街上的,几乎家家都改了地儿换了店主。冈田出了红门极少朝右拐,

固然因为森川町街面狭窄,地方局促,但当时,西面连一家旧书店都没有,也是原因之一。

冈田逛旧书店,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他有文学趣味。不过那时,新小说和戏剧还没出现,抒情诗也在子规^①的俳句和铁干^②的和歌产生之前的格局。谁都该想到,无非是用又粗又黄的纸印的《花月新志》,或者是白纸印的《桂林一枝》一类的杂志。槐南、梦香写的香艳体诗歌最是流行。我当时也爱看《花月新志》,所以还记得。西方翻译小说,就是这本杂志首先发表的。故事写一个洋人大学生,回老家的路上被人谋害了。记得译者是神田孝平,用的是白话文。这是我头一回看西方小说。因为是在那样的时代,冈田的所谓文学趣味,不过是一些汉学家把新时代的事儿写成诗文,他饶有兴趣地读读罢了。

我这人生来不善于交际,在校园里,哪怕是熟人,没事儿也不搭讪。至于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的学生,也很少脱帽致意的。和冈田能熟识起来,是旧书店搭的桥。我不像冈田,散步的路线没有定准。健步如飞,从本乡一直走到下谷、神田,只要有旧书店,就停下来进去看看。那时常会在店里遇见冈田。“倒是旧书店里常碰头哩。”也不知是谁先开的口,总之我们开始亲切地搭起话来。

那时,下了神田明神前面的坡,拐角有个店,吊钩吊着的木板上晒了很多旧书。在那儿,我发现一部汉文《金瓶梅》,跟店主一问价钱,要七元。便还价五元。“方才冈田先生说六元就要了。我都没答应。”凑巧,我手头正宽裕,就照价买了下来。过了两天,遇见冈田,他说道:

“太不够朋友啦。我好不容易发现一部《金瓶梅》,叫你给买走了。”

① 正冈子规(1867—1902),日本近代诗人,以写俳句、和歌为主。主编俳句杂志《杜鹃》,主张俳句革新,倡导写生文。

② 与谢野铁干(1873—1935),日本歌人、诗人,成立新诗社,创办机关刊物《明星》,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中心,对现代短歌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可不是么。店主还说来着,你还了价他不肯让。你想要,就让给你吧。”

“哪儿的话。住在隔壁,等你看完了借我看看就行了。”

我欣然答应他。就这样,同冈田虽然一墙之隔,住了很久却老死不相往来,现在终于你来我往了。

二

那时,无缘坂的南面,有一座宅邸,主人姓岩崎。哪像现在,有道高高的墙围着,当时不过是堵脏兮兮的石头墙而已,石上长着苔藓,从缝里拱出凤尾草和笔头菜。挨着石墙的上方,是平地还是小土坡,我没进过岩崎家的院子,到现在也不清楚。反正石墙的上面,杂树疯长,路上能看见树根,根旁的野草难得除掉。

北面,是一排寒碜的房子,体面点的,便是围着木板墙的小店面房,或是手艺人住的。店铺无非是山货铺或香烟店。其中,最吸引来往行人的,是教授缝纫的女裁缝家。白天,纸格窗内,一群姑娘凑在一起做活。天好时,窗敞着的话,看见我们学生走过,那些唧唧喳喳说得正在兴头上的姑娘,一个个会抬起头,朝路上瞧一眼,然后又继续说笑。隔壁一家,格子窗擦得一尘不染,房门口的三合土台阶上铺着花岗岩,傍晚经过时,常常会洒上水。冷天,纸窗关着;热天,遮着竹帘。因为裁缝家热热闹闹的,这份人家便显得格外的冷清。

这故事发生的那年九月,冈田从老家回来不久,晚饭后照例出去散步,走过一座古建筑,是从前加贺藩主前田家的大殿,解剖室临时设在那里,溜达着刚要下无缘坂,碰巧看见一个洗澡回来的女人,正要进裁缝家隔壁那间冷清的房子。已是秋天时节,没人出来乘凉,坡上一时无人。冈田经过时,女人刚回到寂静的格子门前,正要开门,听见冈田的木屐声,蓦地停住手回过头来,恰好和冈田打了一个照面。

一身蓝绉绸的单衣,系着一条夹腰带,是黑贡缎和博多产的花

布缝的；纤纤的左手，随便提着编工细致的竹篮，里面放着手巾、肥皂盒、还有搓身用的米糠袋和海绵等；右手搭在门格子上，正扭过头来。这女人的身影并没给冈田留下多深的印象。不过，他注意到，新梳好的银杏发髻，两鬓薄得像蝉的羽翅；一张瓜子脸上，高高的鼻梁，略带寂寞的神情，从前额到两颊，说不出是哪儿，显得有点平板。冈田不过看了这么一眼，等他走下无缘坂，早把这女人给忘得一干二净。

可是，过了两天，冈田又朝无缘坂走去，快走到格子门那户人家时，前两天遇见那个洗澡回来的女人，突然从记忆的深处兜上心头，便朝她家瞄了过去。窗台上竖着一根竹竿，横着架了两层削得细细的木棍，上面缠着蔓草。纸拉窗拉开一尺来宽的缝，露出一盆万年青，盆里扣着鸡蛋壳。因为分心去看，放慢了脚步，等走到门前的工夫，就富裕出几秒钟的时间来。

就在他走到门前时，万年青的花盆上面，深锁在灰暗中的背景上，蓦地浮现出一张白净的面庞。含笑望着冈田。

从那以后，冈田散步时，每次经过这户人家，几乎没有一次不看到这个女人。这女人的面庞也时时闯入他的脑海，最后竟如同己物，可呼之即出。她是在等我走过吗？还是无意地瞧着外面，偶然和我碰面的呢？冈田曾这么疑惑过。那么，从见到她洗澡回来那天起再往前回想一下，她有没有从窗口露过面呢？也这么想过。可是，在无缘坂的一侧住宅当中，最热闹的裁缝家隔壁，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冷冷清清的，除此之外，不记得还有别的。心里确实琢磨过：究竟是什么人住在里面？当然不会有答案。反正纸窗一向不是关着，就是挡着竹帘，屋里静悄悄的。这么看来，那女人近来似乎对外面很留意，开着窗在等自己走过。冈田终于下了这样的判断。

每次经过都见面，往往就想这些事，不知不觉对“窗内女人”觉得亲切起来。不到两个礼拜的工夫，一天傍晚，照例经过窗前，无意中脱下帽子敬了个礼。女人白净的脸上忽地通红，寂寞的微笑变成如花的笑靥。从此，冈田走过时必定向窗内的女人致敬。

三

冈田喜欢看《虞初新志》，其中《大铁椎传》几乎全能背下来。为此，多年前曾想习武，由于没有机会也就作罢了。这几年，热心于划船，经同伴推荐，当了选手，能取得这样的进步，也是因为冈田有毅力的缘故。

《虞初新志》里，还有一篇文章冈田很喜欢，那就是《小青传》。传里所写的女主人公，用新词儿来形容，就是视美丽如同性命，就算死亡的天使等在门外，也要悉心地修饰自己。这位女主人公，真不知让冈田有多同情。在冈田看来，女人是美丽的，可爱的，不管什么境遇，都该安心于维护自己的美丽与爱娇。这恐怕也是他平素喜读香艳体诗歌，以及明清 sentimental(感伤)而 fataliste(宿命的)才子佳人小说，潜移默化中受了影响所致。

冈田向窗内女人点头致意后，过了很久，压根儿没想打听女人的身世。当然啦，从她家的样子，她的穿着，也猜得出来，是人家的外室。不过，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可不高兴的。她姓甚名谁固然不知，但也不一定非知不可。看看门牌也许会知道，他未尝没这么想过。可是，女人在窗内的时候，不免有些顾忌。她不在时，又怕近处有人，或路上有行人看见。所以，檐下小小的木牌上写的什么字，一直没去看。

四

其实呢，冈田才是这故事的主人公，关于窗内女人的身世，直到事情过去以后我才听说的，为方便就说个大概吧。

那是大学的医学系还在下谷时的事。当年藤堂藩主府的一溜儿门房，作了学生宿舍。灰瓦上涂着灰浆，墙上开出一个个窗户，就像棋盘格一样。窗户全敞着，竖着嵌了一排胳膊粗的木头。学生住在里面，说来可怜，简直像畜生似的。当然喽，现在要想见识

一下那种窗户,只有丸之内的望楼上还保留着,上野生动物园里饲养狮子老虎的笼子,格子都做得远比那窗户精致。

宿舍里有杂役,学生可以差使他跑腿。学生扎着白布腰带,系着小仓产的棉布裙裤,买的东西千篇一律,就是所谓的“羊羹”和“金米糖”。羊羹者,实乃烤白薯;金米糖者,开花豆也。文明史上或许值得记下这一笔,以备参考。杂役跑一次腿可得两分钱。

有个杂役叫末造。别人胡子拉碴像毛栗子壳,嘴巴咧了开来。可是末造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青乎乎的下巴上嘴唇抿得紧紧的。别人身上的小仓布衣裳邋里邋遢,他却整齐利索,有时还穿件蓝条纹或是别的衣服,系上条围裙。

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谁说起的,听说缺钱时末造肯垫付。不过是五角、一元的小数目。慢慢地变成可借五元借十元,但要写借据,或是欠条。最终成了一个十足的放高利贷的。本钱到底从哪来的呢?难道就是那两分跑腿钱攒下来的?一个人若倾注全力,专心于一事,恐怕就没有办不到的事。

学校从下谷迁到本乡的时候,末造已经不当杂役了。他搬到池之端,家里不断有些毛手毛脚的学生进进出出的。

末造当杂役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虽说家穷,倒也有妻有子。自从放高利贷发了财,搬到池之端以后,开始嫌老婆又丑又爱唠叨,觉得不够意思。

这时,末造忽然想起一个女人来。从前他去大学干活,要穿过练屏町后面一条小胡同,路上常常遇见她。阴沟盖总是坏的那附近,有座暗黢黢的房子,门常年半掩着。夜里从门前经过,房檐下停着车拉的摊床,即便没这些,也得侧着身子才能走过小胡同去。当初引起末造注意的是,这份人家里有练三弦的声音。后来知道,弹三弦的是个可怜的姑娘,年纪只有十六七。这姑娘和这份人家很不相称,总是干净利落,穿着整洁。站在门口,见有人过来,立即回身进到黑黢黢的屋里。末造生性谨慎,也没去特意打听,已知道那姑娘名叫小玉,没有娘,跟爹两人过日子。她爹在秋叶原摆个摊床做糖块卖。不久,这个背胡同里的人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檐下的摊床,夜里走过时已不见了。一向是悄无人声的房子和周围,用当年流行的字眼来形容,被“开化”的物事给取代了。一半坏一半翘着的阴沟盖换成了新的,门口也装修一番,换上新格子门。有时还看到门口有脱下的皮鞋。又过不久,门口钉上了新门牌,写着警察某某。末造上松永町、仲徒町那边买杂七杂八的东西,不经意中,得知卖糖块的老爷子招了上门女婿。门牌上的警察便是他姑爷。老爷子把小玉看得比眼珠还要紧,把闺女交给吓人的警察,真好比天狗抢去了心头肉。姑爷闯进家里,大不自在,同平时的朋友商量,却没一个肯明明白白地劝他回绝掉的。你瞧瞧。有的说:“本来说要给找份好人家,你偏说就这么个独生女儿,舍不得,还说些难为人的话,现在可倒好,招来这么个没法拒绝的女婿来。”也有的吓唬他说:“你要不愿意,只能搬到远处去,没别的法子。不过,人家是巡警,立马就能查出搬哪儿去了,会找上门去算账,不管怎么着,你都逃不出他手心儿。”其中有个老板娘,都说数她明白事理,听说她是这么讲的:“你闺女长得这么俊,三弦师父都夸她,说看样子能有出息。所以,我不是说过么,趁早送她去学当艺妓吧。哪天来个光棍巡警,挨家挨户转悠,看见孩子俊,留在家里,就会不由分说给带走。反正叫那种人看上了,只能认倒霉,还能有什么法子!”末造听了这些言论,又过了三个来月。一天早晨,卖糖块的老爷子家,大门关着,门上贴张条子,上写:“吉屋招租,承办人在松永町西”。于是,买东西时,顺便又听到街坊传闲话。巡警在老家原本有老婆孩子,冷不防来找他,结果大吵大闹;小玉跑出屋说要投井,让瞧热闹的邻居大妈好不容易给劝住了。巡警说要当上门女婿时,老爷子曾同好些人商量过,当时竟没一个能在法律上给他出主意。户籍怎么办啦,交什么申请表啦,老爷子全没当回事。巡警捻着胡子说:“手续的事就甭操心了,我包了。”老爷子信以为真,一点都没起疑。当时松永町有个北角杂货店,店里有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姑娘,圆脸盘,短下颏,学生都叫她“无颏女”。告诉末造说:“小玉真可怜呀。那孩子忒老实,竟真拿他当丈夫。可人家巡警大爷,诚心住旅馆呢。”北角老爷子是个秃头,一旁插话

道：“老的也挺可怜呐。在街坊面前抬不起头，说是这样下去可不成，就搬到西鸟越那边去了。那一带没什么孩子买他的糖，原先的生意做不成，听说又到秋叶原去了。摊床本来卖掉了，说是到佐久间町的旧货店去求人家，又赎了回来。又是赎车又是搬家的，恐怕花了不少钱，想必挺困难的。巡警把老婆孩子晾在老家不管，大模大样地喝酒，逼着没酒量的老爷子陪他，那阵子，咳，老爷子八成做梦，以为在享老来福呢。”一边摸着光溜溜的秃头，一边说。打那以后，末造把卖糖块的闺女小玉给忘了。可是发了财，手头阔了，便忽然又想了起来。

如今，末造在地面上越来越有面子，暗中派人到西鸟越一带去找，打听到卖糖块的老爷子，现住在柳盛座戏园子后面车行的隔壁。小玉还没嫁出去。于是，派人去说合：有个大财东想纳小，不知行不行？最初说是不愿意当小，因为人孝顺，结果为了她爹又答应了，在松源酒楼跟当家的要行见面礼，事情已经进行到这地步了。

五

末造除了钱，就不曾想过别的事，现在，一旦打听到小玉的下落，还不知人家答不答应，就亲自到附近去找房子，看了几处，有两处临街的房子挺中意。一处也在池之端，不忍池的西南角。末造家与福地源一郎的宅邸相邻，那座房子正在末造家和当时有名的荞麦面馆莲玉庵的中间，更靠近莲玉庵，离街面略往后缩。在第四个篱笆内，栽了一株高野罗汉松，两三株矮罗汉柏。从树缝里看得见竹格子窗。因为贴着招租帖子，便进去瞧了瞧。还有人住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婆子带路，让进屋里看。老婆子自说自话道：当家的原先是西部某诸侯的家臣总管，取消藩制以后，为挣俩零花钱，就到大藏省当差。人已六十多了，爱干净，走遍了东京，只要有新盖好的房子出租，就租下来，一旦有点旧，立刻就搬家。当然啦，孩子老早就单过了，房子一点都没糟蹋，不过呢，住了人总要旧的，纸

门非重新糊过不可,草垫上的席子也该换。可她丈夫不愿找那麻烦,立马就要搬走。老婆子不厌其烦,同一个生人唠叨丈夫的事。“这屋里,哪儿都还好好的,就要搬家。”说着,让末造把屋里仔细瞧了一遍。屋里各处打扫得非常干净。末造觉得还不错,便把押金、房租和管房子人的名字记在小本上。

另一处就是无缘坂中段的那座小房子。当初,连招租帖子都没有。是听人说要出让才去看的。房主是汤岛那边开当铺的,老太爷一直住在小房子这儿,最近死了,就把老太太接了过去。隔壁是教裁缝的,有点吵,不过,人家为了在此颐养天年,特意种上一些树,看样子住着会挺惬意的。从门口的格子门,直到铺着花岗岩台阶的院子,显得又整洁又幽静。

末造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一个晚上,究竟该挑哪一处。老婆为哄孩子睡觉,哄着哄着自己也睡着了,躺在身旁,嘴巴张得老大,鼾声打得很响,简直没个女人样。老公只顾盘算如何放钱增利,通宵熬夜是常有的事。究竟熬到什么时辰才睡,老婆从来都不放在心上。末造心里禁不住好笑。一边瞧着老婆的脸,一边心想:“咳,同样是女人,竟有长成这德行的!想那小玉,虽然很久没见面,那时还带着孩子气,老实听话,却透着一股刚强劲儿,模样长得真是爱煞人了。这会儿,出息得想必女人味更足了吧。单瞧她那张小脸蛋儿就让人开心。臭婆娘!让你蒙在鼓里睡大觉去吧!你以为老子光是琢磨钱的事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咦?有蚊子啦?下谷就这点讨厌。该挂蚊帐了。这婆娘倒不要紧,会叮孩子的。”想到这儿,又琢磨起房子的事。左思右想,等到打定主意,已经过一点了。他是这么想的:“有人也许会说,景致好的房子才好。要说景致,池之端的房子就够不错的了。房租虽说便宜,租下来这个那个的事太麻烦。再说,地面过于开阔,惹人注意。不小心开了窗,这婆娘领着孩子到仲町去,要给她瞧见就麻烦了。无缘坂那儿暗一些,不过,那地方除了学生散步,几乎没人来往。一次掏偌大一笔钱买下来,怪舍不得的,但用的都是好料,合计下来算便宜的,若再上保险,日后卖掉,本儿还能捞回来。这样算下来,倒也可以放

心。就买无缘坂那座吧,就这么定了。到了晚傍晚,洗完澡,收拾得体的面些,编几句瞎话把这婆娘糊弄过去,就出门啦。等我打开那格子门,一直走进去,会是个什么情景呢?小玉那俏冤家,腿上抱个猫儿什么的,孤孤单单在盼着我吧?准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等我,这还用说。得给她置几套衣裳。别急。钱可不能乱花呀。当铺里也有好东西。用不着像别人那样,叫女人穿的戴的过分讲究。隔壁福地家的房子,比我们家的气派得多,带着数寄屋町的艺妓到池之端来招摇,让那些学生家瞧得眼红,还觉得挺得意,可是,家里穷得捉襟见肘。他算哪门子学者!还不是靠一管笔,专拣好的写。店伙计终有卷铺盖走人的时候。哦,对了对了。小玉会弹三弦。让她弹段小曲听听倒不错。她除了当过巡警太太,一点不懂世故人情,恐怕不肯弹。准会说:‘不嘛,会笑话我的。’我命令她:‘弹呀!’最终还是不肯弹。什么都爱害羞的吧。一准是脸上通红,羞答答的。我头一天晚上去,该怎么办才好呢?”他止不住胡思乱想。东想西想,想的事慢慢变成零碎片断,白皙的肌肤在眼前闪现。听见窃窃私语,末造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身旁的太太,依旧鼾声大作。

六

在松源见面那天,末造想给自己 fête(庆贺)一下。虽说是吝啬鬼,攒钱的人也分各式各样。他们有个清一色的毛病,就是小处着眼,一张手纸分成两半用,有事写在明信片上,密密麻麻的小字,不用显微镜都认不出。这已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绝对奉行,这是真正的吝啬鬼。再一种,就是在某一点上能开个口,缓口气。过去,小说里写的,戏台上演的守财奴,差不多全是极端的家伙,而活人攒钱,实际上有很多不尽如此。虽说吝啬,但有的好色,有的好吃。前面也提到,末造喜欢穿着得体,在大学当杂役时,到了休息日,就脱掉那身固定的小仓布做的筒袖褂子,换上漂亮的衣裳,像个地道的商人。他把这当成一种乐趣。学生遇见穿一身蓝

条纹布褂的末造,不禁大吃一惊,也是这个原因。除此之外,末造没有特别的嗜好。既不嫖娼,也不下馆子。到莲玉吃碗面,都要发个狠,豁出去才行,老婆孩子还是很久以前带去过,眼下绝不能再开口要他带他们去。那是因为老婆的衣着和自己的服饰太不相称的缘故。老婆若要他给买点什么,末造总是推辞:“别说浑话。你跟我不同。我有应酬,是迫不得已。”把老婆驳回去。后来,钱生了利,末造也开始出入饭馆酒楼,那只限于随大流凑份子,自己却从不花钱去吃饭。现在让小玉行见面礼,忽然来了兴致,要摆个盛大的 solennel(排场),发话说在松源酒楼办事情。

且说眼看要行见面礼了,却碰到一个难题。就是给小玉置装的事。单是小玉的倒也罢了,连她老子的行头也得置办。从中拉牵的老婆子好不为难,那闺女对她老子的话百依百顺,非不让她老子出席的话,难保不把事情谈崩了。老爷子自有他的道理:“小玉是我的命根子,独生女。她跟别人家的独生女不同,除了她,我没别的亲人。原先我跟我媳妇两人相依为命,过着清寒的日子,可她死了。我媳妇当年三十多才生头生,生下小玉,结果得病死了。求人家帮着喂奶,刚四个月大时,整个江户(东京)流行麻疹,大夫都不肯再看了,我扔下生意,什么都不顾,一心看护她,好不容易保住一条小命。当时,世道正乱,先是暗杀井伊大老,第二年,又出了横滨生麦杀洋人的事。她就是那年生的。后来,生意没了,家产也光了,我几次想死掉算了,可是,她用小手摆弄我的胸口,一双滴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我笑。我不忍心对可怜的小玉下手,咬牙忍住了,一天天地苟延残喘。小玉出生时,我已经四十五了,加上一一直辛苦操劳,比年纪显老。俗话说,一人吃不饱,两人能糊口。有人好意劝我,把孩子送回老家,给我介绍个有俩钱的寡妇,上门入赘。我可怜小玉,一口回绝了。也是人贫志短,想不到,我一手拉扯大的小玉,竟让骗子给耍了,我好不痛心。幸亏人家都夸这闺女好,有心把她嫁到一户可靠的人家去,因为有我这样一个老子拖累她,没人求亲。我也想过,不论怎么着,绝不当人家的外室,给人作小。但是,你说老爷人靠得住,小玉明年也该二十了,想趁她青春年少,好

歹找个婆家,我只好凑合了。我把宝贝闺女小玉嫁给他,务必得让我一起去,见见老爷。”

这话带给末造时,末造觉得和自己的想法不大一样,心里不太满意。本来想,等把小玉带到松源,就尽快把老婆子打发走,剩下他和小玉两人单独相对,正可开心取乐,结果落了空。老爷子跟着一起来,说不定会更隆重。末造也有心要摆摆排场,他的欲望一向压抑着,这是解开绳索的第一步,意味着新生活的喜悦,而 tête-à-tête(见面礼),更是这新生活首要的一步。然而,她老子轧进一脚,这热闹劲儿就变味了。听老婆子说,父女俩都很本分,要闺女给人作小去服侍人,起初两人异口同声都不答应。后来有一天,老婆子把小玉叫到外面,劝她说:你爹一天天地做不动了,你就不想叫你爹享两天清福吗?劝了半天,才点头答应,后来把她爹也给说动了。末造听了这话,当时心里还偷偷高兴来着,居然能弄到这么一个温柔娴淑的姑娘。父女俩这么诚实耿直,要一起来松源,这头一回见面,岂不变成女婿拜见老丈人了吗?这场面的变化,不啻给末造发热的脑袋浇了一瓢冷水。

但是,末造心想,一直把自己吹成堂堂正正的生意人,这回非拿出个样儿来不可。为了显摆自己阔绰大方,最后同意给父女俩置办衣物。既然小玉人到手,将来她老子的后事就不能看着不管,全当后事提前办,只好认了。这也促使他拿定主意应承下来。

那么眼下就得说好花费多少,给人家一笔钱。可是末造不这样办。末造好穿戴,自己专有一家裁缝做衣裳,他就去找人说清楚,给两人挑好合适的衣料。尺寸叫老婆子去问小玉。可怜小玉父女俩,对末造精明吝啬的作为,还以为他是一片好心,不给现钱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

七

上野广小路那里很少发生火灾,不记得松源失过火,所以,那家店现在说不定还在。末造要挑一间幽静而小点儿的包间,从朝

南的大门进去，径直走过廊子，没走几步便朝左拐，给带进一间六铺席大小的房间。

穿号衣的伙计正在卷起遮阳的大纸帘子，是涂了柿漆的纸做的。

“天黑之前，一直西晒着。”带路的女侍解释了一下便退了下去。壁龕里挂着一幅手绘的浮世绘画轴，不知是原作还是贗品；插了一枝梔子花。末造背对壁龕坐了下来，目光尖利地向周围扫了一眼。

楼下和楼上不同，房间虽然特意朝着不忍池，煞风景的是，当年外面有赛马场的围栏，历经沧桑，而后又改成自行车的赛场，所以，屋外围了一道竹篱笆，免得池边路上的行人往里张望。墙与房子之间，仅留一条狭长的地面，像根带子似的，没法儿按庭园布置。从末造坐的地方，能看见两三棵种在一起的梧桐树，树干如同拿油抹布揩过一样。还能看见一只春日灯笼。此外就只有星星点点的小扁柏了。太阳仍旧照了一会儿，广小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脚下，扬起白花花的尘土，而篱笆内，洒过水的苔藓却青乎乎的。

不大会儿工夫，女侍送蚊香和茶水来，问点什么菜。末造说等客人来了再点，让女侍退下，一人独自抽烟。刚坐下时觉得有点热，隔了一会儿，从廊下吹来一阵阵的小风，因经过厨房和厕所，微微带着各种气味。身旁，女侍给放了一把脏兮兮的团扇，压根儿用不着。

末造靠在壁龕的柱子上，一边吐烟圈，一边又胡思乱想起来。当年路上看见小玉时，就想：“真是个好姑娘。”但那时，毕竟还是个小姑娘。现在长成什么样了呢？会打扮成什么模样来呢？她老子也跟了来，太不作美了。能不能想个法子，把他赶快打发走？心里这么寻思着。二楼上在调三弦。

廊子上响起两三个人的脚步声。“客人到了。”女侍先进屋通报说。“请吧，直接进屋吧。老爷人开通，用不着客气。”说话的是拉牵的老婆子，声音像纺织娘叫。

末造忽地站起来,走到廊下一看,老爷子正猫着腰,在拐角靠墙那里磨蹭,站在他身后的,便是小玉,没有一点胆怯的样子,好奇地东张西望。原以为是个胖乎乎的小圆脸,蛮可爱的小闺女,不知不觉地,竟长成一张瓜子脸,比以前更加亭亭玉立。银杏髻梳得很光溜,这种场合,一般都浓妆艳抹的,而她没有,可以说是张未施脂粉的素净脸。跟末造想像的,趣味完全不同,显得更加标致。末造瞧得眼睛都直了,真是称心如意。而小玉这边,原本怀着舍身救父的决心来的,反正是卖身,管他是什么买主。不承想,见了面色微黑,眼睛锐利,有点讨人喜欢的末造,穿着还颇有品位却又不扎眼,她仿佛又捡回一条命,刹那间竟也感到差强人意。

末造指着座席,恭敬地对老爷子说:“请到那边坐吧。”随后把目光移向小玉,催促道:“请吧。”把两人安置在座位上,又把老婆子招呼到一边,交给她一个纸包,悄悄儿说了几句话。老婆子又恭敬又有些不怀好意地笑着,露出染黑^①的脏牙,已经斑驳褪色,再三地点头哈腰,当时就回去了。

等回到座位,见父女俩回避,一起躲在门口,便殷勤地招呼他们入座,向等在旁边的女侍订菜。不大会儿工夫,端上酒和小菜,先敬了老爷子一杯,从谈吐中可以看出,毕竟从前过过好日子,不像那种从没见过世面忽然穿身新衣裳的人。

末造起初以为老爷子碍事,心里火烧火燎,没想到感情反慢慢融洽起来。平和地拉家常。末造一方面尽其可能,显示他的全部善良,一方面心里偷着乐:能让性情温柔的小玉信任他,无意中倒是一个好机会。

上菜的工夫,三个人的样子,还以为是一家人出来游山逛水,上酒楼吃饭的。末造对妻子一向像个 tyran(暴君),妻子有时反抗,有时屈服,等女侍走开,看小玉羞红着脸,腼腆地含笑斟酒时,咂摸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淡淡的、真切的快乐。他下意识地感到,酒席上的这幸福的影子,宛如在幻境里,同时不由得反省起自己的

^① 日本古代,已婚妇女时兴将牙染黑,明治年间,此风犹存。

家庭生活,为什么没有这种情趣呢?这种相敬如宾的感情,要维持下去,需要多大的约束呢?这种约束,自己和老婆,究竟做得到做不到?从来没有商量过,也没仔细琢磨过。

突然墙外嗒、嗒地响起梆子声。接着嚷道:“哎,哪位捧场点一出?”楼上的三弦声停了下来。女侍扶着栏杆在说什么。下面换了粗厉的声音应道:“遵命,那就来两出折子戏,成田家的《河内山》和音羽家的《直次郎》,《河内山》先上。”

女侍来换酒壶,说道:“哟,今儿晚倒是真戏子。”

末造不懂:“你说真的假的,还有什么分别吗?”

“可不是,这些日子有大学生来卖艺的。”

“带吹鼓手吗?”

“带呀,行头什么的一模一样。但一听声音就知道。”

“那么,是固定的一班人马吗?”

“是呀。只有一个人演。”女侍笑着说道。

“姐儿,认识他吧?”

“因为常上这儿来的嘛。”

老爷子从旁说道:“学生里也有多才多艺的呀。”

女侍没做声。

末造出奇地笑了起来。“反正这些人,读书都不怎么样。”说着,心里想起常来找他的那些学生。其中有的极力模仿手艺人的样子,以嘲笑小妓院取乐,平时说话用词,都是学手艺人那套。不过末造认为,他们未必真的沉湎于犬马声色之中。

席上,小玉一声不响地听他们说话,末造觑着她,问道:“小玉姐捧哪个角呀?”

“谁都不捧。”

老爷子补充道:“因为她从来不看戏。柳盛座戏园子离得这么近,街坊那些姑娘都去看,小玉压根儿不去。据说那些爱看戏的姑娘,一听见‘咚呛、咚呛’响,在家里就待不住了。”

老爷子的话里,带有夸女儿的意味。

八

事情已经说定,小玉搬到无缘坂去住。

可是,末造把搬家想得过分简单,在这事上又多少出了点麻烦。小玉提出来,希望尽可能把她爹安置在近处,好时不时地过去瞧瞧,照看一下。起先小玉打算把拿到的月银,分一大半给老爷子,再找个小使女伺候他,让六十多的老人家过得舒坦些。这一来,就不必留在鸟越那边住车行隔壁的破屋子了。既然要搬,最好搬得近些。这就和相亲时一样,本来单叫他女儿一个人去,结果老爷子也跟着去了;这回末造满以为收拾好房子,把小玉迎过去就成了,闹了半天父女俩都得搬。

当然,小玉也表示,让父亲搬家是她自作主张,一切花费不给老爷添麻烦。但是,她既然这么说,末造就不能装聋作哑。相过亲,对小玉越发中意,想显示一番自己的大方,这种心思又活动了。结果是让小玉搬到无缘坂,老爷子搬到末造先前看好的另一处房子,就是池之端那座。这样商量下来,不论小玉怎么说,就用自己那份月银把一切事情办妥;可是,眼睁睁地看着她紧巴巴的,自己却装作没事人似的,也办不到,所以不管什么都得开销。末造又大方了一下,掏出这笔费用,有好几次让拉牵的老婆子吃惊得目瞪口呆。

等两边都搬完家消停下来,已经是七月中了吧。小玉说话和举止是那么妩媚,真叫他越看越爱。在银钱交易上,末造调动了他性情中一切严苛的成分,惟独对小玉,使尽了温存抚慰的手段,天天晚上到无缘坂来,讨小玉的欢心。史学家常说“英雄爱美人”,这里怕是也有这么点意思吧。

末造没有过过夜。但天天晚上都来。经那个婆子介绍,末造给小玉雇了一个十三岁的使女,叫小梅。像小孩子过家家似的,在厨房里学着做饭。因为没有人可以说说话,渐渐地,小玉感到无聊,到了傍晚,心里开始惦着老爷早点来,等她意识到,自己也觉得

好笑。在鸟越住那会儿，爹出去做生意，小玉一个人看家，做点活挣钱，心里算计着：做这么多能挣多少钱呢？爹回来一定吃惊，会夸自己吧？虽说跟街坊上的姑娘处得不熟，小玉也从来没觉得无聊过。她明白，整天养尊处优，人就开始无聊了。

尽管如此，小玉的无聊，到了傍晚好歹有老爷来安慰。奇怪的是，搬到池之端的老爷子，一辈子疲于谋生糊口，突然享起清福来，自己都觉得像失了魂似的。从前在小油灯下，跟小玉两人说说闲话，父女俩亲密无间，那样的夜晚，简直像美梦，再也不会有了，他有说不出的留恋。他估摸着，小玉该来看望了，天天都在盼。但是过了好些日子，小玉一次都没来。

头一两天，老爷子乍住进漂亮的房子，心里那份高兴劲儿，叫乡下出身的女佣只管打水烧饭，他自己亲自收拾打扫，想起缺什么东西，便差女佣到仲町去买回来。等到了傍晚，一面听女佣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做饭的声音，一面给窗外高野罗汉松浇水；或是抽着烟，望着上野山上昏鸦聒噪，雾霭在池中岛上辩财天女神社的林子上，在莲花盛开的水面上，一点点弥漫开来。老爷子觉得一切都很难得，什么都十全十美。但在那一刻，心里同时也感到有点美中不足。那就是小玉不在身旁。小玉一生下来，是自己一手把她抚养成人，用不着说话，彼此也能心意相通，事事温柔体贴；自己从外面回来，总有小玉在家迎候。坐在窗畔，望着池中景色。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此刻，一条大鲤鱼正跳了出来。现在，那些西洋女人帽子上插的羽毛像只鸟。看到兴起，每每想喊：“小玉，快瞧！”可她不在，他感到很失落。

又过了三四天，老爷子开始烦躁起来。女佣在一旁做事，也让他心烦。几十年没使唤过人，他又生性温和，不会呵斥人。只是女佣做事件件不合他意，心里实在有气。他拿女佣和小玉比，小玉举止稳重，做起事来轻手轻脚，难怪乡下来的女佣要困惑不解。终于在第四天伺候他吃早饭的时候，看见女佣把拇指杵到汤碗里，忍不住说道：“不必伺候了，一边待着去吧。”

吃完饭，看了看窗外，天空阴沉沉的，但没要下雨的样子，也没

晴天那么热,似乎挺舒适,便想出去散散心,遂走出了家门。可是,又怕不在家的时候小玉过来,就不时回头朝家门口张望,光在池边溜达。在茅町和七轩町之间,顺路能到无缘坂,中间有座小桥,不大会儿,他就走到那里。琢磨着,要不要去看看女儿?不知为什么又打消了念头,连自己都觉得客气得出奇。作父亲的,不论什么场合都不该这么见外,“奇怪,真奇怪。”心里念叨着,终于没有走上桥去,依旧在池畔溜达。他忽然发现,末造的家就在水沟的对过。这是搬家时,拉牵的老婆子在窗口一边指着一边告诉他的。一眼看过去,房子的确气派,高高的土墙外面,斜着围了一圈削尖的竹子。听说隔壁人家姓福地,是位了不起的学者,房子大归大,就是太陈旧,太鄙俗,一点也不气派。站了一会儿,瞧着原木色的后门,大白天也关得紧紧的,他压根儿没想进去看看。然而,一种无可奈何的寂寥感蓦地袭上心头,无所思量,愣着只管出神。如果用语言来表达,只能说是穷途潦倒,卖女为妾,一种为人父的感怀吧。

挨过一个礼拜,女儿还是没来。思念女儿之心越来越深,结果渐生疑窦:那丫头享了福,会不会就忘了爹?即便他成心这样怀疑,也只不过是想着玩罢了,疑心归疑心,倒没觉得女儿有多可恨。就像对人说气话一样,心里只是想,她若真的可恨倒还好了呢。

尽管如此,老爷子近来常这样想。光待在家里,免不了要胡思乱想,我得出去走走,但回头她来了见不着我,会觉得遗憾吧?不然就准想:特意来了,让人家白跑一趟。随她想去吧。老爷子心里这样嘀咕着,出了家门。

到了上野公园,恰好在树阴下找到空椅子,便坐下去休息。望着穿号衣的人力车夫从公园穿过,心里在想像,这会儿自己不在家,女儿来了不知所措的样子。此时的感触是,她活该!自己要体验一下这种感情。这几天晚上,有时到吹拔亭去听圆朝说书,或是驹之助说唱。即使人在书场,心里仍惦记女儿会不会回家来。忽地又转念,女儿该不会上这儿来吧?有时就去巡视梳银杏髻的年轻女子。有一次,幕间休息时,一个梳银杏髻的女子,跟着头戴一顶当时还很少见的巴拿马草帽,身穿单和服的男子上了二楼。她

手扶着栏杆,临坐下来打量着下面的客人。猛然间,老爷子当成是小玉。仔细看过去,脸比小玉圆,身材也矮。而且,戴巴拿马草帽的男人,不仅带了她一个,身后还有三四个梳岛田髻的、梳桃型髻的。都是艺妓或者雏妓。坐在老爷子身边的学生说:“呀,我们福地先生来啦。”散场回去的时候,有个女人挑了一盏长把大灯笼,上面斜着写有三个红字:“吹拔亭”,给戴巴拿马草帽的人送行,几个艺妓和雏妓相随身后。老爷子一路上跟着他们一行,时而落在后面,时而走在前面,一直回到家里。

九

小玉自幼没有离开过父亲,现在不知老爸过得怎样,很想去看望。可是,老爷天天来,自己不在家怕惹他不高兴。所以,心里尽管惦记着,却一直没去父亲那儿,一天一天拖了下来。老爷从来不耽到天亮。早的时候,十一点来钟就回去了。有时来了,“今儿个还得上别处,先过来看看。”说着在方火盆的对面坐下来,抽会儿烟就走了。老爷究竟哪天不来,她算不准日子,没法决定哪天去。白天出门也不是不行,但是,小使女还完全是个孩子,什么事都不能放手交给她做;而且,总觉得会给邻居瞧见,所以小玉不愿意白天出门。起初,去坡下洗澡,也先要叫小使女出去看看有没有人,然后再偷偷溜出去。

虽说没什么事,但搬来的第三天,还是出了一件事,让胆小怕事的小玉吓得心惊胆战。搬来的头一天,菜店和鱼店的拿着账本来,请她同意以后送货上门来。可是那天鱼店的没来,便打发小梅到坡下去随便买些回来。事情就出在这时。小玉并非天天都要吃鱼。父亲一向不喝酒,只要对身体没坏处,什么菜都行,现成有什么菜都能下饭,已成习惯了。然而,别人议论说,“那户人家穷,他们家几天都不见荤腥。”不能不叫小玉心里委屈,再说也对不住老爷对自己的厚待。出于这种心思,特意叫小梅到坡下去看看。没想到,小梅竟哭丧着脸回来了。问她,怎么了?原来事情是这样

的：小梅找到一家鱼店，但不是送货上门的那家。老板不在，老板娘在店里。大概老板从码头回来，留了一些货在店里，然后自己就挨家挨户给主顾送货去了。店里有许多新鲜鱼，小梅看中一堆新鲜的小竹荚鱼，便打听价钱。“没见过你这个小丫头，是从哪儿上这儿来买东西的？”回说是从谁家来的。老板娘马上板起脸：“噢，是吗？对不住你啦，回去吧，就说，我们店没鱼卖给放印子钱的小老婆。”说完就转过脸去，只管抽烟不理她。小梅受了一肚子窝囊气，也没心思再上别的鱼店，就跑回家来。到了主人面前，可怜巴巴的，把鱼店老板娘的话，断断续续地复述了一遍。

小玉一听，连嘴唇都变得煞白，好半天作声不得。一个未经世事的女儿家，心中百感交集，一片 chaos(混沌)，像团乱麻，自己都无法理清。惶惑迷乱的情绪，整个儿重重地压在她这被出卖的无辜少女的心头，全身的血仿佛都流到心里，脸色刷白，背上冷汗直流。这时，使她首先恢复意识的，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而是想：出了这样的事，小梅怕是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

小梅一动不动，盯着主人失去血色的面孔，只知道主人非常窝火，但不明白究竟窝什么火。她忽然想到，自己只顾生气回家，中饭的菜还没有着落，这样待着怪对不住主人的。方才给的买鱼钱还别在腰带里没拿出来。“真的，没有那么讨厌的老板娘啦。谁稀罕买他们的鱼！我再往前走走，小稻荷神社那儿还有一家。我马上去买回来，好吗？”安慰似的看着小玉的脸庞，站了起来。小玉感到小梅还是向着自己的，刹那间的安慰让她感动，随之笑了笑，点了点头。小梅立即吧嗒吧嗒跑了出去。

小玉依旧坐在那里没动弹。情绪稍稍缓和下来，却终于忍不住流出眼泪，便从袖子里掏出手绢捂住眼睛。听见心在呼喊：好窝心呀，好窝心呀！这是心中那片混乱发出的声音。是因为鱼店不卖鱼给她觉得可恨？还是因为不卖鱼给她从而知道了自己的身份，觉得窝心、感到难过的呢？当然不是。难道是因为自己委身于末造，现在知道他是个放高利贷的，而恨他的缘故？抑或是因为自己委身给这样一个人，而觉得窝心、感到难过的呢？也不。小玉隐

隐约约知道高利贷令人厌恶,叫人害怕,受到世人的唾弃。不过,父亲只去过当铺当东西,虽说账房刻薄,不肯如数出父亲要的钱数,但父亲只是说声“没办法”,从不死乞白赖地求账房,也没怨过恨过人家。就跟小孩子怕鬼怕巡警一样,仅知道放高利贷的可怕,并没有切身之感。那么,她窝心的是什么呢?

说到底,小玉的窝心,缺少愤世嫉俗的意味。若硬要说她恨什么,或许说她恨自己的命倒未尝不可。自己没做过坏事,为什么要受人欺侮?对此她感到痛苦。窝心便是她宣泄痛苦的方式。想到自己上当受骗,被人遗弃,小玉生平头一次感到窝心。后来,到了最近,不得不给人作妾的时候,又一次尝到这种窝心的滋味。现在不单是给人作妾,作的还是人人唾弃的放印子钱的妾。等她明白这一点时,从前的“窝心之痛”,虽经“时间”的啃啮,磨去了棱角,被“认命”之水冲褪了颜色,现在重又以鲜明的轮廓、强烈的色彩,在小玉的心中浮现出来。小玉那块心病的真正原因,硬要理出头绪来,恐怕就是这个吧?

过了好半天,小玉起来打开壁橱的门,从粗皮包里取出自己做的细白布围裙,围在腰上,长长叹了一口气,进了厨房。同样的围裙还有一条绸子的,小玉盛妆时才围,进厨房从来不用。就连单和服她也怕把领子弄脏,发髻能蹭到的地方,使用手绢叠起来垫上。

此时小玉差不多已经平静下来。认命是她时常乞灵的心理告慰,她的精神,只要向这方面一靠,就如同机械上了油,滑溜顺畅地转动起来。

十

那是有天傍晚的事。末造来了,坐在方火盆的对面。从第一天晚上起,每次见末造来,小玉就拿出坐垫摆在方火盆对面。末造盘腿坐在上面,一边抽烟一边说些家常。小玉手不知放哪好,便在自己平日坐的地方,不是摩挲火盆边就是摆弄火筷子,含羞地回答一句半句。看那样子,若是让她离开火盆去坐,恐怕会窘得不知待

在哪儿才好。可以说她是拿火盆当挡箭牌。说了一回话之后,小玉忽然有腔有调滔滔滚滚说了起来。大抵是她同父亲爷俩相依为命那几年所经历的酸甜苦辣。与其说末造在听她说,倒不如说像在听养在笼子里的铃虫叫,听那鸣啭的哀音,不由得微微笑起来。这时,小玉蓦地发现自己话太多,羞得满脸通红,猛地顿住口,又恢复先前少言寡语的情景。在某些方面,末造精于观察,眼光比刀子还尖,小玉的言谈举止,显得那么天真无邪,在末造看来,就像看水盘里那清水一样,没有他看不到的。这样两人相对的况味,对末造来说,好比辛劳过后,泡在不凉不热的水里,一动不动地暖和着身子一样惬意。末造从来没咂摸过这种况味,自从来这个家以后,就像一头猛兽由人豢养,不知不觉受到 culture(驯化)。

又过了三四天,末造照例盘腿坐在火盆对面。终于发现小玉没特别的事要做,却故意忙来忙去,显得心猿意马的样子。羞怯地躲着他的目光,或是半天不答话,这情形开头也曾有过。但像今晚这样子,似乎别有缘故。

“喂,你在想什么呢?”末造一边装烟袋一边问。

方火盆的抽斗已经整理过,小玉拉开一半,并没东西要找,却在仔细翻捡,抬起一双大眼睛,盯着末造说:“没想什么。”这双眼睛还不懂得编故事骗人,不像会隐藏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末造皱起眉头,随即又舒展开来:“不会没想什么吧?心里准在想:‘真糟糕。怎么办?怎么办呀?’不都明摆在脸上了嘛。”

小玉脸颊立刻飞红。半天不作声。心里思忖怎样说才好。像运转中的精密仪器,一眼便能看穿:“那个,父亲那儿,早就想去看,该去看看了,已经拖了很久。”

能看出精密仪器如何运转,却看不出在做什么。虫子要躲避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总有种 mimicry(伪装)的本能。这个女人在说谎。

末造脸上笑着,嘴上责备地说:“怎么,都搬到鼻子底下的池之端了,你居然还没去看过?想想对面的岩崎府,不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吗?哪怕现在想去都成。好吧,明儿一早去吧。”

小玉拿起火筷拨拉灰，偷偷瞧着末造：“人家有好多顾虑嘛。”

“别瞎说了。这点小事何需想那么多！难道一直跟个孩子似的吗？”这回声音放得柔和起来。

这事没再往下说。临了末造说：“既然那么发怵，我明儿早过来一趟，带你走一段怎么样？”

小玉这些日子心事重重。见到老爷时，她真想不通，眼前这样一个可靠、周到、温和的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人人讨厌的营生？甚至还想，难道不能想法劝劝他，做点本分生意不成？不过他人倒一点都不觉得讨厌。

末造隐约感觉到，小玉心里藏着什么事。他试探了一下，但觉得无非是些孩子气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等到十一点多离开这个家，慢慢走下无缘坂的时候，又琢磨起来，小玉确乎像有心事。末造惯于观察，十分敏感，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末造甚至猜出，是不是有人跟小玉说了什么，至少是些让她难堪的话？究竟是谁说了些什么，却无从知道。

十一

第二天早上，小玉到池之端父亲家的时候，父亲刚吃完早饭。小玉没顾得上打扮，便急急忙忙赶来，心里直嘀咕，怕来得早了。一向早起的老爷子已经把门口打扫干净，洒上水，然后洗过手脚，坐在新席子上，冷冷清清地一个人刚吃完饭。

隔着两三户人家，新近设了汽车站，一到傍晚就很喧闹，但左邻右舍家家都把格子门关得紧紧的。尤其一大清早，周围静悄悄的。往窗外望出去，从高野罗汉松的枝叶间，能看见柳丝在凉爽的晨风中款摆，还有对面池中一大片田田的莲叶。也能看见那片碧绿丛中的点点粉红，是今儿早刚刚绽开的花朵。当初曾说过，朝北的房子怕要冷吧？可是到了夏天，想住都住不上呢。

小玉自从懂事之后，心里就有过种种设想：等有朝一日过上好日子，一定变着法儿让爹享福。现在看着眼前的情景，给爹住这样

漂亮的房子,可以说了了一份心愿。不由得心里一阵喜悦。可是,喜悦之中却带着点苦味儿。要是没那个的话,今早见到父亲该有多高兴。不禁痛感世上不如意事常有八九。

老爷子放下筷子,正拿着茶盅喝茶。听见大门开了,自打搬来还没客人上过门,好生奇怪,便朝门口看过去。苇箔做的双折屏风还挡着身子,小玉就喊:“爹!”一听是小玉的声音,老爷子想立马起来接她,但又忍住了,没动弹。心里忙着措辞,该给她两句什么话好呢?“真难为你,总算没忘记有我这个爹!”要不要来这么一句?这时,看见女儿急急忙忙进屋,亲亲热热来到跟前,这话就再也说不出口了。自己都生自己的气,闷声不响地望着女儿。

呀,多俊的闺女啊!一向为此而得意,从前尽管日子过得穷,也决不亏待女儿,一心叫她穿得体面些。可是刚十天不见,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不论日子过得多紧,女儿出于本能,从不邈邈,总是注意收拾得干净得体。今昔相比之下,老爷子记忆中的小玉,只是一块璞玉而已。即便是父母看子女,老人看后生,美的总归是美的。而美,自有一种使人心软的力量,哪怕是父母,老人,都不能不折服。

老爷子故意不吭声,板着脸,虽然不情愿,脸色终于缓和了下来。小玉在新环境里,身不由己,自幼一天也没离开过父亲,心里尽管一直惦着要来看望父亲,竟至拖了十天,想要说的话一时之间反倒无从说起,只顾高兴地看着父亲的面孔。

“食案好撤下了吧?”女佣从厨房探出头来,尾音向上挑,急口问道。小玉不习惯,没听明白女佣说什么。头发用把梳子随便挽着的小脑袋,配了一张大脸盘,显得很不对称。脸上的神情既不客气又惊讶,死死地盯着小玉。

“赶快撤下去,再重沏壶茶来。沏柜子上的绿茶。”老爷子说着推开食案,女佣端进了厨房。

“嗷呀,用不着沏好茶叶。”

“别说傻话。还有点心呢。”老爷子起身从壁橱里拿出个铁罐,抓了些鸡蛋脆饼放在盘里。“这是宝丹后面作坊里做的。这地方

真便当,旁边的小巷里就有如燕居的甜酱海味卖。”

“是吗?从前跟爹去柳原的书场听说书,记得如燕老板说的是请客吃饭的段子,说到‘味道之美,如同敝号做的甜酱海味’,把大伙都逗乐了,对吧?那位如燕老板真是福态。一上说书讲台,屁股一咕噜就坐下去。我觉得特好笑。爹要是也能那么胖就好了。”

“胖得像如燕老板,谁受得了哇!”说着,把脆饼拿到女儿面前。

这工夫茶来了,父女俩说着闲话,就像一天都没分开过似的。老爷子忽然像有话不好开口的样子,正色道:

“怎么样,你那儿?老爷常来吗?”

“嗯。”小玉只应了一声,一时语塞。末造不是“常来”,而是没一个晚上不来。如果是正经嫁了人,问起小两口处得好不好,就会喜滋滋地回说,挺好的,放心吧。但是,自己是这样的身份,若说老爷天天晚上来,又觉得对不住人,实在难以开口。小玉略一沉吟,说道:“还行。爹不必担心。”

“那就好。”老爷子说道,感到女儿的回答有些言不尽意。问的人和答的人,无意中说话都有些含糊其辞。父女两人一向推心置腹,彼此没有秘密,现在虽不情愿,倒好像互相瞒着什么,说话非得咬文嚼字像对外人。头一回,上当找了个坏女婿,在街坊上虽然丢面子,但是父女俩是一个心思:坏在对方上头,所以,说话没一点隔膜。这次与上次不同,父女两人一旦打定主意,把该了的事了了,日子固然富裕了,可如今,他们体会到,这样亲亲热热地说话,却笼罩着一层阴影,氤氲着悲哀的情味。老爷子想让女儿回答得更具体,便又从新的角度问道:“他人究竟怎么样?”

“这个吗,”小玉侧起头,自言自语似的补充道,“倒不觉得像坏人。日子也短,说话什么的并不凶。”

“唔。”老爷子似乎不得要领,“怎么能是个坏人呢。”

小玉与父亲面面相觑,猛然间心里一阵发慌。她觉得,倘如把今几个想要说的话和盘托出,这会儿倒正是时候。可是父亲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不再发愁,她怎忍心又给父亲添新愁呢。这样一来,与父亲的隔膜恐怕会愈来愈大,虽说让人不快,但思量下来,也

只好忍了。作人家的外室本是偷偷摸摸的事,现在又揣上一个秘密。这秘密已经带了来,还没揭开,索性就原封不动再带回去吧。小玉打定了主意,到了嘴边的话便又缩了回去。

“说是做过很多事,他这一辈上就发了迹。也不知脾气怎样,我还担心来着。怎么说好呢?反正,算得上有男人气概吧。至于他心里,像他那种人,简直让人捉摸不透。说话行事,好像是成心给人看似的。您说,爹,处处小心谨慎,那不也挺好吗?”说着,抬眼看着父亲。女人不论多老实,随时都会把心事藏起来,扯些旁的事情,不会像男人那样苦恼。而且在这种场合,话会多起来,就女人而言,可以说是够诚实的。

“嗯,也许是吧。不过,你话里好像对老爷不大信任。”

小玉笑道:“这样我才会能干起来呀。往后再也不受人欺侮了。有出息吧?”父亲感到女儿过于老实,难得在自己面前一露锋芒,所以神色不安地看着女儿。“嗯。我这一辈子,一向受人欺侮,给当成傻瓜。不过,被骗总比骗人要心安理得。不论做什么事,都不能昧良心,所以,对恩人可不能忘恩负义呀。”

“您放心吧。爹不是常说吗,玉儿人诚实。我真的很诚实。话又说回来,这些日子我思前想后,实在不想再上当受骗了。我不撒谎,不骗人,反过来,也不想受人骗。”

“那你的意思是,老爷说的话你也不轻信,是吗?”

“是的。他简直把我当孩子。那么一个八面玲珑的人,我不能不防着点儿。我打算好了,才不像他想的那样是个孩子呢。”

“怎么回事?你的意思是,发现老爷说了什么骗人的话吗?”

“可不是。那个老婆子不是每次都说吗?他太太扔下孩子过世了。你服侍他,虽然不是正室,也跟正室差不多。只不过因为面子的缘故,不便于把一个身份低下的人接到家里。其实,人家正经八百有老婆的呀。是他自己满不在乎说出来的。我都吓了一跳。”

老爷子瞪大了眼睛:“是吗?到底是媒婆的嘴。”

“所以我的事,恐怕还一直瞒着他太太。既然能骗他太太,就不可能对我净说真话。所以得小心防着点儿。”

老爷子忘了磕烟灰，出神地望着忽然能干起来的女儿。蓦地，女儿又想起一件事，说道：“今儿个我这就回去，既然来过一次，也没什么，往后天天都能上爹这儿来看看。其实，他没叫我来之前，我觉得来了不大好，一直有些顾忌。结果昨晚跟他说好，打过招呼，今早上才来。我那儿的佣人还是个孩子，就连晌午饭，我要是不回去帮她，都做不成。”

“既然跟老爷打过招呼，就在这儿吃了午饭再走吧。”

“不了。可大意不得。很快会再来的。爹，回见。”

小玉站起来的工夫，女佣慌忙赶着把鞋摆正。人虽不机灵，但女人遇到女人，免不了要打量一番。有个哲学家说，即使是陌路相逢，女人也把别的女人看成是自己的对手。把大拇指杵在汤碗里的女佣，尽管山里出身，对小玉也很在意，看样子方才偷听来着。

“那就回头再来，问老爷好。”老爷子坐着说道。

小玉从黑缎子腰带里掏出小钱包，拈了几张纸币给女佣，穿上低齿木屐便出了格子门。

惟有父亲是自己的依靠，走进家门时，一心想把心里的苦水倒出来，与之相对悲叹。现在走出家门，小玉竟也精神抖擞，连自己都觉得奇怪。父亲好不容易能宽下心来，她不愿再让父亲发愁。与其那样，倒不如自己尽量显得刚强些、硬气些。说话的工夫，她发觉，一直沉睡在心底的什么东西觉醒了过来，觉得自己一向依赖人，想不到能够独立了，小玉神情坦然地走在不忍池畔。

太阳已从上野山上升起老高，火辣辣地照着大地，把湖心岛上的弁财天神社染得红彤彤一片。小玉走在路上，阳伞虽然带着，却没有撑开。

十二

一晚，末造从无缘坂回到家里，老板娘已把孩子哄着了，自己还没睡。平时总是孩子睡了，自己也跟着睡下去，可是那晚却一直垂头坐着。明知末造钻进蚊帐，也不搭理他。

末造的铺盖在紧里面靠墙,稍微隔开一点距离。枕边放着坐垫、烟灰缸和茶具之类。末造坐在垫子上抽烟,温和地问道:

“怎么啦?怎么还没睡呀?”

老板娘一声不吭。

末造不想再让着她。这边要和好,她倒不答应,那就作罢,故意满不在乎地抽烟。

“大晚上的,您哪儿去啦?”老板娘突然抬起头,盯住末造问道。自从用了使唤人,说话慢慢知道讲究,可是一旦面对面,便又变得粗俗起来,最后只剩下一个“您”字。

末造目光尖利地朝老婆睨了一眼,什么也没说。肯定她知道点风声,但猜不出究竟,所以,也不好说什么。末造可不是那种信口开河,授人以柄的人。

“我什么都知道啦。”尖声说道,末尾带着哭音。

“这话好奇怪。你知道什么啦?”语气像是挺意外,声音似在安抚人,透着柔和。

“太过分啦。还装着没事儿人似的!”丈夫的沉着越发刺激她。竟至说话断断续续的,拿起袖子去抹淌下来的眼泪。

“这可难办了。咳,你不说出来,谁知怎么回事?压根儿猜不出来嘛。”

“喂哟,亏您说得出口。是不是要我告诉您,今儿晚您去什么地儿来着?倒真会装相!跟我说什么生意上有事,却跑到外边儿开小公馆。”塌鼻梁,红脸盘,像给眼泪洗过一样,圆发髻也走了样,鬓角上一绺头发沾在脸颊上。眼泪汪汪的小眼睛睁得老大,盯住末造,然后跪着蹭到跟前,使劲抓住末造的手,他手上还捏着抽了半截的金天狗牌香烟。

“松手!”末造甩开她的手,把落在席子上的烟头捻灭。

老板娘抽抽嗒嗒,又抓住末造的手:“哪有你这种人哪?挣多少钱,就知道自己摆大爷架子,连一件衣服都不给老婆买,光叫她带孩子,自己倒挺臭美,讨小老婆。”

“不是叫你松手的吗!”末造第二次甩掉老婆的手,“会把孩子

吵醒的！再说下人屋里都听得见。”压低了声音狠狠地说道。

最小的孩子翻了个身，说了几句梦话，老板娘也不禁压低声音说：“你到底想要我怎么着？”这回把脸贴在末造的胸脯上，呜呜哭了起来。

“用不着怎么着。你人老实，受人家挑唆。什么小老婆，开公馆的，是谁说的？”说着，末造看见走了样的圆发髻直颤悠，心里轻薄地想：一个丑女人，何苦梳这样一个不相称的发髻？圆发髻渐渐震得小下来，末造觉得一对奶水极丰的大乳房，像手炉似的压在胸口窝那里。“是谁说的？”又问了一遍。

“管他谁说的？反正是真的。”乳房越压越重。

“不是真的，所以不能不管。谁那么嚼舌头？”

“告诉你也没关系。是鱼金家里的。”

“什么？说‘狐’话似的，听不清。咕咕啾啾，你说的什么？”

老板娘的脸离开末造的胸脯，嗔笑道：“我不是说了嘛？是鱼金家的老板娘。”

“哦，是她呀！我猜就是这么回事。”末造看着老婆生气的面孔，慢慢又点上一枝金天狗，“小报记者常说什么社会制裁，我还没见制裁过谁。说不定，那些专门造谣生事的人倒该制裁制裁。治治街坊上好管闲事的家伙。要真信了那种人的话，受得了吗？我现在跟你讲点正事。你好好听着。”

老板娘好像头上蒙上一层雾水，懵懵懂懂，只有一点心里倒还清楚：该不会上当吧？尽管如此还是瞅着末造的脸，热切地听他说话。平时总是末造念报纸，说话时爱用听不懂的词儿，老板娘很发怵，听不懂便只好认输。方才提什么社会制裁，就是这样子。

末造不时地吞云吐雾，耐人寻味地盯住老板娘的脸，这样说道：“那个，想必你也认识。还是在大学那边住的时候，有个姓吉田的常上咱家来。就是那个戴金丝边眼镜，穿得挺单薄的家伙。他到千叶的一家医院工作，欠我的账两三年都清不了。吉田那家伙住校的时候就有了女人，在七曲租了房子，一直住到最近。起初月月都寄钱给她，今年，既不捎信，也不寄钱去。那女的就来求我去

找他商量。你准奇怪,她怎么会认识我的?因为吉田说,常到咱家来,免不了要惹人注意,不好办,就把我叫到七曲他家里去,商量欠款展期的事。从那次,那女的就认识我了。我挺为难,好在是顺水人情,便答应替她去交涉。可是一直没结果。女的一再死乞白赖地求我。我也觉得给这号女人缠上,实在打发不掉。后来她说要搬到干净一点、房租便宜的地方住,让我帮她找房子。我就在新开路,替她租了间开当铺的老太爷住过的房子,让她搬了过去。这些日子就因这些七七八八的事,不时地过去,待上两三枝烟的工夫。街坊上大概有人传瞎话。隔壁是个裁缝师傅,聚了一帮姑娘,人多嘴杂。有哪个傻瓜肯在那种地方开小公馆的?”说到此处,末造不屑地笑了笑。

老板娘的小眼睛晶亮,热切地听着丈夫讲的这一席话,这时便撒娇似的说道:

“也许真像你说的。不过,常往那种女人家里跑,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反正那种女人只认得钱。”老板娘说着说着就忘了“您”字。

“胡说。我已经有了你这老婆,难道我是那种拈花惹草的人吗?到现在为止,哪怕一次也好,找过别的女人没有?彼此都过了吃醋吵架的年纪。别没事找事。”末造想,没料到这么容易就搪塞过去,心里大唱凯歌。

“可是,像你这样的人,女人家都喜欢,我不放心。”

“哼,真是没见过世面的家伙。”

“怎么啦?”

“肯喜欢我这种人的,只有你呗!怎么?已经一点多了。睡觉,睡觉。”

十三

末造的辩解真真假假,老板娘的妒火似乎给熄掉了,但也仅仅奏效一时而已,只要无缘坂上实有之人仍旧存在,便少不了流言蜚

语。“听说今儿个有人看见老爷进了格子门。”这话又从女佣的口中传到老板娘的耳里。而末造总是有理由。如果说生意上的事，未必非得晚上去不可，他就说：“哪有一大早就找人借钱的？”若问他，怎么从前不这样？他就说：“从前生意没做这么大。”搬到池之端以前，生意上的事都是末造一人经手，现在在家附近设了一个办事处，此外，连龙泉寺町那儿也有一间房算是分号，学生要用钱，用不着跑远路就能借到。根津一带有人需要钱，可以到办事处；吉原那儿的，可以去分号。后来，吉原那边专管接送嫖客的西宫茶寮，同分号联手，只要分号同意，没钱也可去玩。俨然成了冶游的后勤。

末造夫妇没再进一步发生新的冲突，相安无事地过了一个来月。就是说，末造的诡辩仍旧管用。然而，有一天从意外的地方出了破绽。

好在丈夫在家，阿常说趁着早晨凉快要去买东西，便带着女佣到广小路去了。临回来经过仲町的时候，女佣从后面轻轻拽了一下阿常的袖子。“什么事？”看着女佣的脸，叱责地问道。女佣一声不响，指了指站在左边店里的一个女人。阿常不大情愿地看了过去，不由得停下脚步。这工夫，女人也回过头来。阿常和那女人打了个照面。

起先，阿常以为是个艺妓。匆忙之间心里思忖，就算是艺妓，像这女人长得这么匀称俊美的，恐怕连数寄屋町那边也找不出一个来。一转瞬，发现这女人身上少了点什么，那是艺妓所特有的。阿常也说不出究竟少了什么。要说的话，是不是态度上的做作？艺妓总是穿扮得很漂亮。态度上必有几分做作。既然做作，就有失稳重。在阿常眼里，觉得她少的那点什么，便是那种装腔作势。

店前的女人，无意中觉得有人从身旁经过时停下了脚步，便回过头去看了一眼，也没看出有什么可值得注意的，于是把洋伞靠在稍稍向内并拢的腿上，从腰带里掏出小钱包，低头朝里面看了看，翻找银角子。

那家店就是仲町南侧的“多士加罗屋”。店号稀奇古怪，有人

说：“多士加罗屋若倒着念，意思就是‘干吧！’”那家店卖牙粉，装在红纸印着金字的口袋里。当时还没有牙膏之类的舶来品，牡丹香味的岸田牌花王散，多加罗屋的牙粉都属于上等货色。店前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清早去看父亲回来，顺路买牙粉的小玉。

阿常走了四五步后，女佣偷偷说道：“太太，就是她。无缘坂的那个女人。”

阿常默默地点点头，这句话居然没起到什么效果，女佣觉得很意外。那女人既然不是艺妓，阿常出于本能，登时就明白了，是无缘坂的那个女人。若仅仅是一个漂亮女人，女佣绝不会拽住自己的袖子，这固然有助于阿常做出判断，但还有一点，想不到也帮了她忙。那就是靠在小玉腿上的那把洋伞。

已经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有一天，丈夫从横滨给她买了一把洋伞回来。柄特别长，撑开来伞面却挺小。给身材高大的西洋女人拿着玩倒是不错，但给又矮又胖的阿常拿着，说得难听些，就像在晾衣竿头上挂着尿布一样。所以放在那里一直没用。那把伞是白底蓝细方格。那女人的伞跟自己那把一模一样，阿常看得很清楚。

从酒馆拐向不忍池时，女佣讨好地说：

“太太。那女人也不见得多好看。脸平平的，个子那么高，您说是不是？”

“你不该说这种话。”说完就不再理她，急冲冲地往前走。女佣讨好不成，不满地跟在后面。

阿常的心里直翻腾，什么事都理不出头绪来了。对丈夫该怎么办？跟他说些什么？心里一点谱都没有。她只想跟丈夫大吵一场，发泄一通。她寻思：买回那把洋伞时，自己多高兴呀。要是不求他，向来什么都不给买。怎么偏生今儿个给买了东西回来？心里还奇怪来着。说是奇怪，其实是想，丈夫怎么忽然殷勤起来了。这会儿思量之下，恐怕是那女人要，给她买的时候，顺便给我也捎了一把。准是那么回事。不知道实情，还着实高兴了一回。我也没指名要就买了那样一把伞，让人好开心。不光是伞。那女人身

上穿的头上戴的,说不定都是他给买的。我打的这把伞,贡缎面的,和她那把洋伞就不一样;同样,我和那女人,穿的戴的全都不一样。不仅是我,哪怕给孩子买件衣裳,他都不情愿。男孩子有件窄袖和服就满不错的;女儿还小,现在做和服不上算。有成千上万的钱,人家的老婆孩子哪有像我们娘儿几个这样的?现在想来,怪只怪他养了那个女人,不照顾我们娘儿几个。什么吉田先生的女人,真的假的谁信他。还说什么七曲,没准打那时他就开了小公馆。没错。准是那么回事。自从手头阔绰了,他自己穿的用的越来越讲究,说是有应酬啦什么的,其实是因为有了那女人。他哪儿也不领我去,准是领她去。咳,好气人呀。正寻思着,突然女佣叫道:

“嗳呀,太太,您要上哪儿去呀?”

阿常一惊,停下脚步。只顾低头往前赶,已经走过了家门口。女佣放肆地笑了起来。

十四

早饭吃完拾掇好,阿常出门去买东西时,末造还在抽烟看报。等一回来,他人已经不在了。如果在家,跟他说什么好呢?虽然还没想出个头绪,反正一心想跟他大闹一场,逮住他,吵一通。可是回来一看,阿常顿时泄了气。她得准备午饭;孩子的夹袄刚上手缝,她得赶快缝,因为马上就该穿了。阿常像个机器人似的,照旧忙来忙去。想与丈夫大吵一通的火气,不知不觉渐渐消了下去。从前,跟丈夫吵架,气得豁出脑袋要往墙上撞的事也常有。不料,总是还没等撞上去,墙倒先成了布帘子,白费劲儿。丈夫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讲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倒也不是给道理说服,只是不知怎的,听着听着人就蔫了下去。今天似乎没找着出气筒。阿常带着孩子吃午饭。她给孩子劝架,缝夹袄,准备晚饭。让孩子洗澡,自己也冲了冲。点着蚊香吃晚饭。孩子吃完饭出去玩累了回家来。女佣从厨房出来,在老地方铺床、挂蚊帐。叫孩子解手、睡觉。给丈夫留的晚饭罩上纱罩,火盆上放着茶壶,然后搬到隔壁屋

里。丈夫不回来吃晚饭时一向如此。

阿常机械地把这些事情做完,便拿起一把团扇钻进蚊帐坐在里面。她忽然想起今早在路上遇见的那个女人,猜想丈夫八成去了她那儿。觉得不能这样老老实实地坐等。心里寻思:怎么办?怎么办?想着想着,竟想要到无缘坂那里去瞧瞧。不记得多久以前,到藤村点心铺给孩子买他们爱吃的豆包时,曾打那里经过,当时还想:听说在裁缝家的隔壁,大概就是这儿吧。她认识那房子,格子门蛮像样的。她要到那里去看看。灯光有没有照到屋外?说话声虽低,听得见吗?不论如何也想去看看。不,不,不行。要出去,非经过女佣屋旁的廊子不可。这个时候,拉门卸了下来。阿松应该还没睡,在做针线活。她要问起来,都这个时候了,上哪儿去呀?怎么回答她呢?要说出去买东西,阿松该说她去好了。这样看来,不论多想去都没法偷着出去。哎呀,怎么办好呢?今儿早回家时,一心想尽快见到他,当时要是见着了,我会说些什么呢?要见着了,我这个人呐,准会前言不搭后语的。他就又来糊弄人,欺骗我。他人那么精明,反正也吵不过他。索性就不吭声吧?不吭声最后又怎么了局呢?有了那样一个女人,我怎么着他都不会放在心上的。怎么办?怎么办?

她翻来覆去琢磨这些事,不知有多少次,想想又转到开头的地方。不知不觉,脑子糊涂起来,什么都弄不清楚了。要想跟丈夫大吵是吵不过他的,只好作罢,这一点她倒是打定了主意。

正在这时,末造进来了。阿常故意摆弄团扇柄,一声不响。

“咦?脸子又变了?怎么啦?”即使太太没照平时那样说句“您回来啦?”也没生气。因为他正高兴。

阿常还是不作声。她本不想吵架,可是见到丈夫回来,就不由得心头火起,怎么也压不住。

“又胡思乱想什么?算了算了。”说着,手按在太太肩膀上摇了摇,便坐到自己的铺上。

“我在想我该怎么办呢。要回去也没地方可回,又有孩子在。”

“你说什么?你想怎么办?用不着怎么办不也挺好吗?天下

本无事嘛。”

“那是您吧，能说这种宽心话？只要我有了法子，可不就什么都挺好的吗！”

“真可笑。什么有了法子的！用不着想什么法子。这样就挺好。”

“别糊弄人了。有没有我这个人都不一样，反正也不把我当回事。对了。不是有没有我，是没有我才叫好呢。”

“你这是闹别扭说气话。没有你才叫好？那就大错特错了。没有你才叫糟糕呢。就算光照顾孩子，你也是挑大梁唱主角呀。”

“回头再来个漂亮小妈照顾呗。虽说成了没娘的孩子。”

“不懂你的意思。父母双双都在，哪会成没娘的孩子。”

“可不是。准保是这样。瞧，多得意呀！打算一直这样下去是不是？”

“那还用说！”

“是吗？给美人儿和丑婆娘一人一把洋伞。”

“咦？什么呀，你说的？是演滑稽戏吗？”

“是呀。反正演正戏也没我的份儿。”

“与其演滑稽戏，还是说点正经的吧。你说的洋伞到底怎么回事？”

“别装糊涂了。”

“怎么是装糊涂呢？压根儿不明白。”

“那好，我说。前些时候从横滨买回一把洋伞不是？”

“那又怎样？”

“那把伞不光给我一个人买的吧？”

“不光给你一人买，还会给谁买呢？”

“不对，不是这么回事吧？那是给无缘坂那个女人买的，一时心血来潮，顺便给我也捎了一把，对不对？”才提起洋伞的事，这么具体一说，阿常越觉得窝囊透顶。

末造心里一凛，真叫她说中了，险些要说“给你猜着了”。他装出惊讶的神气。“简直是胡说八道。怎么，你是说吉田的那个女人

拿的伞,同给你买的那把一样,是吗?”

“买的是同样的伞,拿的当然也是同样的啦。”声音显然尖厉起来。

“原来这么回事。真叫我想不到。你算了吧。不错,我在横滨给你买的时候,说是只是样品,可到了现在,银座一带肯定到处都在卖。戏文里也常有这类事,实在是冤枉好人呐。后来怎么样?在什么地方遇见吉田的那个女人了吗?倒知道得挺详细嘛。”

“当然知道啦。这一带没人不知。大美人吗。”声音恨恨地说。以前,末造一装傻,就信以为真;而这次,因为有种强烈的直感,事情好像历历如在眼前,所以,末造的话哪怕说得跟真的一样,她也无法相信他。

末造一方面在沉吟,她们怎么会遇见的?说话了没有?这种场合若是刨根问底,反而不妙,就故意不再追问。“什么大美人!那就算美人吗?一张脸出奇的平!”

阿常没有言语。可是丈夫的话,挑了那可恨女人脸的毛病,禁不住感到几分快意。

这晚,夫妇两人又是一番唇枪舌剑,然后又言归于好。但扎在阿常心头上的肉刺,仍未能拔除,余痛尚在。

十五

末造家里的气氛,一天天地沉重。阿常时时出神,两眼望天,什么事也不做。逢到那时,她照顾不了孩子,也做不成事。孩子要什么东西,她张口便骂。等骂完了回过神来,又去哄孩子,或是一个人暗泣。女佣问她做什么菜,她也不回答,要么就说:“随便。”末造的孩子在学校里,同学说他们是“放印子钱的孩子”,不和他们玩。末造爱干净,要老婆把孩子收拾得格外干净。可是现在,孩子头上都是土,穿着开了线的衣服在街上玩。女佣嘴上说:“太太,这样子可不成。”却像劣马偷懒吃路边草一样,也甩手不干活,任凭碗橱里的菜肴馊掉或蔬菜干掉。

末造喜欢家事井井有条,看到这种情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他知道,造成这局面的罪魁祸首是自己,所以不能埋怨别人。再说即便要埋怨,也是在谈笑之间轻描淡写地说说,让对方反躬自省,他很得意这一手。现在看来,这种谈笑风生的态度,反更惹老婆不高兴。

末造不动声色地观察妻子,结果有个意外的发现。丈夫在家时,阿常不同寻常的举止会变本加厉,一旦不在家,反倒常常很清醒,忙着做家务事。听了孩子和女佣的话,末造知道了这情形,开头感到吃惊,但他头脑灵活,再三思索。她对我心怀不满,故而一见了面,老毛病就发作。本来是不想叫她以为丈夫要把她怎么样,对她薄情寡义,或者更加冷淡,不承想我待在家里她反倒不高兴,好比给病人吃药,病反而更重了。没有比这更无聊的了。往后反其道而行之,再试试看罢。末造心想。

于是末造开始早出晚归。结果更糟。早走时,老婆起初只是惊讶,光瞧着不出声。头一次晚回来,与平时赌气闹别扭不同,似乎已忍无可忍,诘问道:“这一整天,您到哪儿去啦?”接着便号啕大哭。第二次正想早点出门,“您这是要上哪儿?”硬拦住末造不让走。若告诉她去什么地方,便说你撒谎。不理她刚要出门,就说:“等等,有事要问,就一会儿。”抓住末造的衣服不松手,或是挡在门口不让出门,也不怕女佣见笑。末造的脾气是,多不称心的事照旧心平气和,绝不动粗。然而,为挣脱老婆的纠缠,她摔到地上,正在这丢人现眼的节骨眼上,给女佣撞见了。这样,末造只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问她:“好吧,到底什么事?”要么“您到底想把我怎么样?”要么“这样下去,怎么个了局?”都是一朝一夕解决不了的难题。总之,末造想用早出晚归一招,对症下药治妻子的病,结果毫无成效。

末造转念又想。我待在家里她不高兴。不待在家里又硬留。看起来她是有意要我留在家里,成心自寻烦恼。接着他想起一件事来。先前住在和泉桥时借钱给学生,其中有个姓猪饲的,穿着一双不讲究,赤脚趿拉一双木屐,走路时左肩膀耸起三四寸高。那家

伙赖着不肯还钱,欠条也不打,到处躲债。可是有一天,在青石横町的拐角碰上了。问他:“到哪儿去?”“去前面柔道先生那里。那事等改日罢。”说完就溜了。我装着与他分手的样子,然后偷偷回到原处,站在拐角看他去向。猪饲进了伊予纹料理店。我看清之后,在广小路办完事,过了一会儿便闯进伊予纹。猪饲那家伙确实吃惊不小,但马上恢复他豪爽的天性,叫两个艺妓硬把我拉到乱哄哄的酒席上,说道:“废话不多说,今几个请赏脸喝一盅。”于是向我灌酒。那是我头一次在酒席上见到艺妓,其中有个艺妓好气派。听说叫阿俊。她喝得醉醺醺的,坐在猪饲面前,不知为什么事不高兴,开始撒酒疯。她的话我一声不响地听着,现在还没忘:“猪饲先生,您装得像挺厉害的,可您呐顶胆小啦。告诉您吧,女人这东西,男人得不时地揍她,要不这样,女人就不会喜欢他。您就好好记住吧。”不限于艺妓。也许女人都这样。近来,阿常这娘们把我拴在身边,却总绷着脸跟我作对。表面上看,是想要我把她怎么着。其实是要我揍她。不错。她是想挨揍。准是这么回事。阿常这娘们,这些年来也没给她吃过什么好的,一味叫她像牛马一样干活,变得像头畜生,没了女人味。自从搬家以后,使唤上用人,给人喊作“太太”,过上人样的生活,一点一点开始恢复她寻常女人的天性。于是就像阿俊说的,希望有人揍她。

那么我怎么样呢?没发财之前,别人说什么全不在意。连乳臭未干的两岁小儿,也要称他老爷,给他鞠躬。哪怕被人踩,挨人踢,只要钱上不吃亏就行,这是我的处世之道。每天每日,不论去什么地方,也不论在什么人面前,都得像蜘蛛一样伏俯在地。同世上那帮家伙打交道后方知,对上司低三下四的人,准把气出在下属身上,拣老实的欺负。喝醉酒便打老婆孩子。我没有上司,也没有下属。我只匍匐在能让我发财的人面前。否则,不管是谁,有他没他都一样。压根儿不把他当回事。撇在一边不理他。打人之类,才不多此一举找这麻烦。白费那份力气,还不如算算利息呢。对待老婆也同样。

阿常这娘们想要我揍她。很遗憾,惟有这个我办不到,只好对

她不起了。对债务人,好比挤柚子一样,我能榨干他的汁。可我谁也不能打。末造心里只管盘算这些事。

十六

无缘坂上的行人多了起来。到了九月,大学开学了,回家乡的学生一时又都回到本乡一带的公寓里。

虽说早晚凉爽起来,有时中午的太阳还热辣辣的。小玉家搬来时刚换的青竹帘子没褪色,也是因为挂在窗外竹格子的内侧,从上到下严严实实,没有一丝缝隙的缘故。小玉百无聊赖,靠着柱子坐在窗内,茫然瞧着窗外。柱子上挂着扇子插,里面插了几把晓斋、是真等人画的团扇。三点钟一过,三五成群的学生从门前走过。每逢那时,隔壁裁缝家那帮姑娘,便像小鸟叫一般,叽叽喳喳个不停。引得小玉也留心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人经过。

那时的学生,十之七八具有壮士气概,也有少数绅士型的,大抵是即将毕业的人。一些长得俊的小白脸,像是轻浮浅薄之辈,自命不凡的样子,令人没好感。其中或许也有学问好的,但在女人眼里显得很粗鄙,不讨人喜欢。尽管如此,窗外走过的学生,小玉每天无心地望望。于是有一天,她感到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萌生。猛然一惊。宛如潜意识中结的胎,成形之后,突然跳了出来,她给自己的想像吓住了。

小玉当初除了想让父亲享享福,没有任何别的念头。勉强说服了固执的父亲,做了人家的外室。只当成一种不得已的堕落,在利他的行为中求得一份心安。可是,等她知道自己托付终生的人,她的夫君,偏偏是个放高利贷的,这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她一个人无法排遣胸中的苦闷,想向父亲倾诉衷肠,让父亲为自己分忧。怀着这种心思,到池之端去找父亲,目睹了那平稳安逸的生活,便无论如何也不忍心,向老人手中的杯里倒进一滴毒汁。她打定主意,纵然苦闷到极点,也要一个人吞下这枚苦果,将其深藏在

心。平生只知依靠别人的小玉,此时决意要自强自立。

从这时起,小玉开始静静地审视自己的一言一行。末造来了,不再像从前那样心无芥蒂,真情相待,而是留个心眼。这中间,她另一颗真心,离开躯壳,退到一旁观看。那颗真心既嘲笑末造,也嘲笑听凭末造摆布的自己。小玉发现了这一点,不禁悚然。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小玉已经习惯了,感到自己的心没法不变成那样了。

到了后来,小玉待末造越来越好,可是她的心离末造却越来越远。末造对她的照顾,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感谢的;末造为她做的一切,她虽不领情,可也不觉得有什么歉疚。而且,自己固然没受过教育,身无一技之长,但是,变成末造的玩物,终究心有不甘。看到窗外来来往往的学生,终于心里在想:难道其中就没个可靠的人,能把自己从眼前的境遇中救出去吗?她蓦地从幻想中清醒过来,自己竟会有这种念头,不禁猛然一惊。

这时,冈田同小玉相识了。对小玉来说,冈田不过是窗外经过的一个学生罢了。但小玉发现,他虽然是个堂堂的美男子,态度上倒不高傲自大、装腔作势,为人好像挺随和,不觉心生爱慕。此后每天向窗外张望时,不禁私下在盼望:他会不会经过呢?

那时还不知他姓甚名谁,住在什么地方,只因时时见面,小玉对他自然而然有种亲切感。于是有一天,自己忽然朝他一笑,那是一刹那的事,是精神上一时的松懈,抑制力麻木了的结果。小玉性情稳重,压根儿不会有那种心:明知自己在单相思,故意向对方表示。

冈田初次摘下帽子向她点头时,小玉心里怦怦直跳,自己都觉得脸红了。女人的直觉是敏锐的。她知道,冈田摘帽子的举动,显然是无意的,并不是有心那么做。这样,隔着窗棂子,朦胧而无言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 époque(时代),她高兴得不得了,在心里反复描摹着冈田当时的样子。

做人家外室的,按常理说就有了人保护,可是她们也有难为人

知的苦楚。一个大清白日,小玉门口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反穿一件印有太阳标记的号衣,说他是下总人,要回老家,脚上有伤走不了路,叫她施舍点钱。于是用纸包了一角银币,让小梅拿出去。汉子打开一看:“一角钱?”说着咧嘴一笑:“八成是看错了吧?你们就没打听打听!”说完把钱一扔。

小梅满脸通红,捡了钱便进到屋里,那汉子也大模大样跟着进了屋,坐到火盆对面,小玉正往里添炭。他东拉西扯,胡说八道。一再讲他蹲监狱如何如何,以为他要撒野,一下子又诉起苦来。满嘴的酒气,熏得人直恶心。

小玉吓得要哭,拼命忍住了,拿出两张五角纸币,那时正通用这种纸牌大小的蓝色纸币,当着他的面用纸包好递过去。想不到他倒满足了:“两个半拉也成。大姐,你到底是个明白人。准能有出息。”说完,七倒八歪地走了出去。

出了这样的事,小玉感到无依无靠,忐忑不安,想到“远亲不如近邻”,以后凡是烧了什么稀罕菜,便打发小梅给单身住在右首的裁缝师傅送过去。

女裁缝叫阿贞,已经四十出头了,人长得白白净净的,显得挺年轻。原先在前田家里院做活,一直做到三十岁,说是结过婚,没多久丈夫就死了。阿贞说话很有教养,写得一手御家流的好字。小玉说想学书法,就把字帖什么的借给小玉。

有一天,阿贞从后门进来,对头天送她的东西向小玉道谢。站着说话的工夫,阿贞说:“您跟冈田先生认识吧?”

那时小玉还不知道他叫冈田。从话里,她知道裁缝师傅说的就是那位学生;阿贞说这话,准是看见冈田向自己点头来着;尽管不愿意,在这种场合,也得装作认识的样子。这些念头宛如电光石火,从心头一掠而过。为了不让阿贞看出一点迟疑的痕迹,赶紧应声道:

“嗯。”

“听说是位极正派的人,人品非常好。”阿贞说。

“您好像很了解他。”小玉大着胆子说了一句。

“上条的老板娘说,公寓里住了那么多学生,像他那样的人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阿贞说完便回去了。

小玉觉得像在夸自己一样。嘴里不断地念叨“上条,冈田”。

十七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末造到小玉这儿来的次数非但没少,反而更多了。除了像以前那样晚上准来之外,说不定什么时候,偶尔也会过来。要问为什么,那是因为他妻子阿常纠缠不休,总要他拿出个办法来,便临时躲到无缘坂来。每逢那时,末造若说:无须怎么着,照从前那样就成了。阿常便要他非得怎么着不可,然后数落道:娘家回不去,孩子她舍不得,自己上了年纪等等,摆上一堆眼下的生活不能有一点改变的口实。尽管如此,末造还是反复说:无须怎么着,什么都用不着做。这工夫,阿常的火气就上来了,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样一来末造只有逃出家门。末造对什么事都爱抠死理,像做算术一样,所以阿常说的话,他觉得不可思议。就像有个人站在屋里,屋子一面是敞开的大门,三面挡着墙壁,那人背对着门,说无路可走,他却看着她在那里彷徨苦闷。门不是敞开的吗?为什么不回头看看呢?除了这样告诉她之外,还能说什么呢?阿常的境况比从前舒适得多,一点都没有压制她,克扣她,管着她。不错,无缘坂那里新近的确弄了个人。可是,自己并没像天下别的男人那样,因此就冷淡了老婆,或是苛刻了她。而正相反,比从前待她更温和,更宽容。他觉得,大门不是依然敞着的吗?

当然,末造的这种想法里,有他一厢情愿的地方。为什么呢?纵然在物质上对老婆还和从前一样,在说话态度上,也没有两样,但是,如今有了小玉这个人,却还想叫阿常认为和从前没有小玉时一样,那要求就未免太过分了。就阿常而言,小玉不就是她的眼中钉肉中刺吗?末造不是压根儿就没想把刺拔掉,好让阿常放心吗?阿常本来就是不可理喻的女人,所以她弄不清楚这个道理。末造所谓的大门,对阿常来说,并没敞开。能让阿常现在放心、日后有

盼头的大门上，正罩着一层浓重的黑影。

一天，两人吵架，末造又离开家。大概是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心想，上无缘坂去吧？不巧女佣领着小的一个孩子正在七轩町那里，便故意穿过新开路，漫无目的从天神町朝五轩町匆匆赶去。时不时地嘴里嘟哝着：“臭婆娘”“畜生”一类骂人的话。快上昌平桥的时候，对面走来一个艺妓。觉得有点像小玉，等到擦肩而过时一看，长了一脸雀斑。不由得想：“毕竟还是小玉长得俊啊。”心里感到畅快和满意，便在桥上站了一会儿，望着艺妓的后影。大概是出来买东西的吧。雀斑艺妓的身影隐没在讲武所那条小巷里。

当年眼镜桥还是个十分新奇的景观，末造从桥下慢慢朝柳原走去。河畔柳树下，撑开一把大伞，有个男子叫十二三个女孩子跳住吉舞。四周一如往常围了许多看热闹的。末造刚停下脚步看跳舞，一个穿号衣的男子便像要挨上来，他连忙闪开身子。警觉地一回头，那男子的目光正碰上末造，赶紧转身溜走了。“怎么搞的，太迟钝了。”末造一边嘀咕，一边将拢在袖子里的手伸进怀里摸了摸。当然，什么也没掏走。实际上是这个扒手不机灵。因为在夫妻吵架的日子里，末造的神经绷得很紧，平时不注意的事都能特别注意到。感觉本来就敏锐，这时变得越发机警。扒手刚打算动手，末造先自就觉察到。末造善于自制，一向很得意。逢到这种日子，末造多少放松一点自己。只不过一般人不知道罢了。如果有人感觉非常敏锐，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末造比平时要能言善辩。无论是照顾别人，抑或是说什么亲切的话，在言语举止之间，总能看出有些慌张不自然的地方。

他以为离开家已经老半天了，便沿着河畔往回走，一边拿出怀表来，一看才十一点钟。离家还不到半小时！

末造旋又信步从淡路町往神保町方向走去，做出仿佛突然想起什么急事的样子。快到今川小路那里，当时有一家打着“御茶渍”招牌的小店。花二十个铜板就能吃顿饭，酱菜之外，还有茶水。末造知道这家店，打算顺便去吃中饭，但时间还早一些。经过店前，朝右拐，到了俎桥前面的大街。这条街不像现在这么宽，一直

通到骏河台下,跟个口袋差不多。拐到方才末造来的方向便到头了,从那里起路面收窄,医大学生取名叫“虫状突起”。这条小路经过一个神社,神社的柱子上刻着山冈铁舟的字。因为俎桥前的这条大街像条口袋,便譬喻成盲肠。

末造过了俎桥。桥右侧有家鸟店。店里百鸟齐鸣,热闹非凡。这家店至今还在,末造站在店前瞧着高高挂在屋檐下的鸟笼子,有鹦鹉和鹦哥,下面摆着的是白鸽和朝鲜鸽。然后把目光移向屋内叠置的鸟笼。有叫的,有转圈飞的,这些小东西叫的声音最响,也煞是活泼可爱。其中笼子最多也最热闹的,是明黄色的外国金丝雀。再仔细一看,有一种红雀,颜色很深,只一点大,很吸引末造。末造忽然觉得,买回去叫小玉养倒不错。卖鸟的老汉似乎不大愿意卖,问过价钱,买了一对。付完钱,老汉问他如何带回去。末造说:“不是连笼子一起卖的吗?”回答说:“不是。”最后又买了一只笼子,让老汉把红雀装进笼子里。一只满是皱纹的手伸进装着几只小鸟的笼子里,粗手粗脚地抓出两只放进空笼子里。问他能分出雌雄吗?勉勉强强“嗯”了一声。

末造提着红雀笼赶回俎桥。这回步履从容,不时地提起笼子看看里面的小鸟。因吵架跑了出来的郁闷心情,就像洗过一样烟消云散。平时他深藏不露的温和的心,又浮出表面。笼中的小鸟害怕笼子晃动,紧紧抓住栖木,缩起翅膀,身子一动也不动。末造每回看都想:赶快带回无缘坂,挂到窗户上才好。

经过今川小路时,末造进了那家茶泡饭小店,吃了一顿午饭。女佣拿来的黑漆餐盘对面,放着红雀笼子,眼睛看着可爱的小鸟,心里想着可爱的小玉。小店的茶泡饭本来淡而无味,末造却吃得津津有味。

十八

没想到末造给小玉买的红雀,倒成了小玉和冈田交谈的机缘。因为讲起这件事,不由得想起那一年的气候。当年父亲还在

世,住在北千住,家里后院种了秋草。星期六,我从上条公寓回家,见父亲买了很多矮竹条,说是二百十日^①快到了,要给女郎花和泽兰之类一株株支上竹条扎起来。可是,二百十日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后来又说二百二十日危险,结果也什么事都没有。那阵子,天上乌云弥漫,似乎要变天。有时候闷热难当,以为又回到了夏天。东南风好像会越刮越猛,不料又停息了。父亲说二百十日变成了“细水长流”。

一个礼拜天的傍晚,我从北千住回到上条。学生都上街了,公寓里鸦雀无声。我进了自己房间,坐着发愣,原以为谁都不在,隔壁房间忽然响起擦火柴的声音。我正闷得慌,立即问道:

“冈田,在屋吗?”

“嗯。”应了一声,不知怎么这声音好像很生分。我和冈田处得很熟,彼此都用不着客气,但他这一声却有些反常。

我心里暗忖。我在这边出神,冈田似乎也在那边发愣。不会是想什么心事吧?这样一来,我倒想看看他是副什么模样。于是我又开口问:“喂,我过去打扰一下行吗?”“真不凑巧。其实刚才一回来就在这儿发愣。这工夫你回到隔壁,弄得咕咚咕咚响,这才勉强点上灯。”这回声音倒清朗。

我到了走廊,拉开冈田屋子的纸门。对着铁门的窗子开着,冈田支肘坐在桌前,望着黑暗的窗外。窗上竖着钉了铁栅栏,窗外种的两三棵罗汉柏蒙上一层尘土。

冈田回过身来说道:“今天闷热得出奇。我这屋里有两三只蚊子,讨厌得很。”

我盘腿坐在桌子的横头:“可不是么。我父亲说,这是二百十日细水长流。”

“唔。二百十日细水长流,倒蛮有趣。不错,也许是这么回事。我还在想呢,这天一会儿阴一会儿晴,到底要不要出去。结果躺了一上午,看你借我的《金瓶梅》。脑子晕乎乎的,吃了中饭便出去散

^① 从立春算起第二百一十天,约在九月一日前后,常刮台风,日本农村视为厄日。

步,遇见一件奇事。”冈田没看我,脸冲着窗外说。

“什么事?”

“打蛇。”冈田把脸转向我,说道。

“打蛇救美吗?”

“不是。救的是小鸟。不过与美人也有关。”

“这倒有趣。说给我听听。”

十九

冈田讲了这样一件事。

天上乱云翻滚,狂风阵阵猛刮,一会儿把街上刮得尘土飞扬,一会儿又平息下来。刚过中午,看了半天中国小说,看得头昏脑胀,便走出上条公寓,习惯地朝无缘坂拐去。脑子里昏昏沉沉的。中国小说大体上都差不多,《金瓶梅》每看上一二十页,刚觉得有点平实的叙事,却又写些粗俗下流的东西,好像成了规矩。

“因为刚看过那种书,我想,当时走在路上表情一定很怪。”冈田说。

过了一会儿,走到右侧是岩崎家的石墙,开始下坡,发现左侧聚了许多人。正在他平日经过时格外注意的那户人家前面。冈田这一点倒没明说。聚在那儿的都是女的,有十来个人吧。大部分是小姑娘,像小鸟儿一样,七嘴八舌地在说什么。冈田不知是什么事,还没等他起好奇心,去弄清是怎么回事,原先走在路中间的两只脚,竟朝那边迈出两三步去。

很多女人的目光都盯在一个东西上。冈田循着她们的目光,发现混乱的源头。原来是挂在那家格子窗上面的鸟笼子。也难怪那帮姑娘大惊小怪的。冈田看到笼里的情形也吓了一跳。小鸟吧嗒吧嗒地拍打翅膀,一边叫,一边在狭小的笼子里飞来飞去。心想,是什么东西让小鸟这么惊恐?仔细一看,是一条大蛇脑袋钻进笼子里,像楔子一样夹在细竹棍之间,笼子看上去还没坏。蛇弄开与身子一样大小的笼子门,脑袋钻了进去。冈田想看得清楚些,又

朝前走了两步,站在一排小姑娘的身后。小姑娘们像商量好一样给冈田让出一条路,把他当成救星让到前面。冈田这时又新发现一件事。小鸟不是一只。除了扑腾着翅膀到处逃的那只,还有一只同样毛色的小鸟衔在蛇嘴里。只不过是一边的翅膀整个给咬住而已,也许是给吓死的,另一边翅膀耷拉着,身子软瘫得像棉花。

这时,有个比她们大一点的女人,像是这家的主人,客气地忙问冈田:能不能想法子把蛇弄掉。“她们各位都是到隔壁来学做活的,全出来了,可是女人家,谁也没办法。”女人又补充道。其中有个小姑娘说:“这位太太听见笼子里扑腾声,开门一看,见是蛇,吓得大叫,我们丢下手里的活,都跑了出来。实在是谁都没办法。师傅还在屋里,就算在场,年纪大了也顶不了事。”师傅每逢一六才休息,礼拜天不休息,所以徒弟都来了。

讲这件事的时候,冈田说:“那家的女主人还是个出色的美人哩。”可是他没说明原先就认识,是那个每次经过门前都向她点头的女人。

冈田回答之前,先到笼子下面打量一番蛇的样子。笼子挂在窗户上,靠近隔壁裁缝师傅家,蛇从两家的中间沿着房檐爬出来,冲着鸟笼子一头钻了进去。蛇身子像搭在绳子上似的,爬过房檐的横梁,尾巴还藏在犄角的柱子顶上。是一条相当长的大蛇。大概是在草木繁茂的加贺邸的什么地方待着,因为这阵子气压变化大,出来四处窜,才发现笼子里的鸟。冈田也有点迟疑,怎么办呢?难怪这些女孩子家无从下手。

“有刀没有?”冈田问。女主人吩咐一个小姑娘:“去厨房拿把刀来。”小姑娘看来是个佣人。跟师傅家学裁缝的其他姑娘一样,穿着单和服,系了一条紫色毛料缝的吊袖带。小姑娘大概不愿意拿她的切菜刀斩蛇,眼神里带着不满的神色看着女主人。“不要紧,回头给你买把新的来。”主人说。小姑娘似乎同意了,跑进屋里拿出一把厚刃尖刀来。

冈田好像等不及的样子接过刀,脱下脚上的木屐,一只脚踩在窗台上。体操是他的拿手。左手抓住房檐上的横梁。冈田知道,

刀虽然新但并不锋利,所以没想一刀就干掉。先用刀把蛇身子压在横梁上,来回拉了两三下。刀切在蛇鳞上,手上的感觉就像拉玻璃似的。这时,蛇已经把衔住翅膀的鸟头拖到嘴旁,身受重伤,波浪般地涌动,既不想把口中的猎物吐掉,也不想把脑袋从笼子里抽出来。冈田手不松劲,又来回拉了五六刀,钝刀像在砧板上切肉一样,终于把蛇切成两截。还在涌动的下半截,吧嗒一声,掉在檐溜下种着麦门冬的地方。接着,爬在窗楣上的上半截也耷拉下来,脑袋还插在笼子里。笼子上的竹篾条弯得像一张弓却没断,吞下半只鸟的蛇头撑得很大,卡在中间拔不出来。上半截吊在笼子上,坠得笼子歪成四十五度角。笼子里还活着的那只小鸟,居然没累垮,仍旧扑腾着翅膀飞来飞去。

冈田手松开横梁,跳了下来。女孩子家一直屏气看着他。有两三个姑娘看到此处便回到裁缝师傅家。“笼子得摘下来,把蛇头取出来。”冈田看着女主人说。可是,笼子上吊着半截蛇,黑血从刀口那里吧嗒吧嗒滴到窗台上。所以女主人和小丫头谁都不敢进屋,去把吊着鸟笼的麻绳解开。

正在这时,有人大喊一声:“我给您把笼子摘下来吧?”大伙儿一齐把目光转了过去。说话的是酒店的小伙计。礼拜天的下午,冷冷清清的无缘坂上没有行人,冈田打蛇时,只有这个小伙计一个人经过,提着麻绳拴着的酒壶和账本,站在一旁看热闹。这工夫,蛇的下半截落在麦门冬上,小伙计扔下酒壶和账本,马上捡块小石头,砸蛇身上的刀口,盯着还没死透的蛇,砸一下,下半截就像波浪似的动一动。“那就麻烦你啦,小伙计。”女主人求他道。小女佣从格子门把小伙计领进屋里。不大会儿小伙计出现在窗口,登上放着万年青花盆的窗台,尽量伸长身子,从钉子上解开吊着笼子的麻绳。女佣不肯接,小伙计拿着笼子跳下窗台,从门口走到外面。

小伙计傲慢地提醒身后的女佣说:“笼子我拿着,你得把血擦干净,都滴到席子上了。”“真的,得赶快擦掉。”女主人说。女佣赶回格子门内。

冈田看了看小伙计拿出来的笼子。一只小鸟蹲在栖木上,索

索发抖。蛇咬住的那只,大半个身子在蛇嘴里。蛇身虽然给斩成半截,直到最后那一刹那,仍想把小鸟吞到肚里。

小伙计看着冈田问道:“把蛇拿下来吗?”“嗯,还是拿下来得好。得把蛇头弄到笼子中间再抽出来,要不然,竹子没断也会给弄断的。”冈田笑着说道。小伙计顺利地把蛇头取出来,用手指拽了拽鸟尾巴,说道:“死都不松口。”

留下来的那帮学裁缝的姑娘,到了这时觉得没什么可瞧的,一齐走回隔壁的格子门内。

“噢,我也该走了。”冈田环视一下周围说。

女主人愣在那里若有所思。听了这话,便看着冈田。犹豫着想要说什么,眼睛看着旁边。发现冈田手上沾着一点血。“哎呀,您的手弄脏了。”说着便叫女佣端盆水到门口。冈田说这话时,没有详细说那女人的态度,但是他说:“只有小手指上沾了一点点血,我心想,真难为她,居然能发现。”

冈田洗手的时候,小伙计一直想把死鸟从蛇嘴里拽出来,“哎呀,糟糕!”大叫一声。女主人拿着叠好的新手巾站在冈田旁边,这时一只手扶着敞开的格子门,向外张了一眼问道:“什么事呀,小伙计?”

小伙计摊开手掌堵着鸟笼子说:“活着的那只鸟,险些从蛇脑袋钻进来的窟窿里逃走。”

冈田洗完手,用女主人递过来的手巾一边擦手,一边对小伙计说:“千万别松手!”随后又说,要点结实的线绳,绑上去,免得小鸟从窟窿里飞出去。

女人想了一下问道:“头绳行不行?”

“行。”冈田说。

女主人吩咐女佣把梳妆台抽屉里的头绳拿来。冈田接过去,把鸟笼上竹子折弯的地方横竖绑了好几道。

“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说完便走出大门。

“实在是……”女主人似乎不知说什么好,随后跟了出来。

冈田对小伙计说:“小伙计,辛苦你一趟,顺便把蛇给扔掉

好不好？”

“好吧。扔到坡下的深沟里吧。哪儿有绳子呢？”说着向周围看了看。

“有绳子，回头拿给你。你等一等。”女主人又吩咐女佣。

这工夫冈田说了一声“再见”，便头也不回地走下坡去。

至此事情讲完，冈田望着我说道：“喂，你说，虽说是为了美人儿，我的确做了不少事。”

“唔，打蛇救美，简直像神话，有意思。不过，事情好像并没有就此结束。”我直率地说出心里话。

“别胡说。要是没完，就不会说出来了。”冈田这样说，倒不像是掩饰。但是，倘如事情真就此结束，恐怕他心里未尝不觉得有点可惜。

听了冈田的话，我只说了一句“像神话”，其实我立即联想到了——一点，只是藏在心里没说。冈田出门时刚看过《金瓶梅》，会不会以为遇见了潘金莲？

大学里当杂役出身的末造，如今成了放高利贷的，他的名字在学生当中无人不知。即使没借过钱，也该知道他的大名。然而，无缘坂的那个女人是末造的小老婆，倒是有人不知道。冈田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我还不清楚那女的为人，只知道她是末造在裁缝师傅的隔壁纳的小。区区的智慧，较之冈田毕竟有一日之长。

二十

是请冈田打蛇当天的事。以前小玉只是用眼神致意，今儿个能同冈田亲切地说话，觉得自己的心情起了急剧的变化，连自己都惊讶。有些东西女人是想要不想买的。商店橱窗陈列着的时钟啦，戒指啦，每次经过，女人会看几眼，但谁也不会特意跑去看。有别的事情从门前经过时，必定会瞧一瞧。想要的东西却又买不了，成为不可企及的事，只好死了那份心，那么，愿望与死心便成了一

回事,于是便产生某种轻微而又甜蜜,不太痛楚又带点哀伤的情绪。女人把咂摸这种滋味视为乐趣。与此相反,有件东西女人想买,就会使她感到强烈的痛苦。她为那件东西而苦恼,坐立不安。明知等上几天就能到手,她都等不及。一旦心血来潮,立即去买,哪怕酷暑严寒,夜色深沉,雨雪纷飞,都在所不辞。就连那些顺手牵羊的女人也不是特别的木头刻出来的。她们只不过把想要和想买这两件事给混淆了而已。对小玉来说,以前冈田是她想要的,而今天变了,已变成她想买的了。

小玉想,怎样才能借着救小鸟的因头,设法去接近冈田呢?起初想打发小梅送点礼,表示谢意。那么送什么好呢?给他买些藤村的豆沙包?那太不高明了。这么普通的事,谁都办得到。要是用碎布给他缝个靠垫的话,冈田先生会当成小姑娘家表示情意的玩意儿,要笑话我的。实在想不出送什么好。等想好什么东西,再打发小梅送去吧。名片最近倒是在仲町印了,仅仅附上一张名片有点不大甘心。附上一封信吧。那也难呀。书只念到小学就辍学了,后来再也没空练字,连封像样的信都写不成。隔壁的师傅自称在官府人家做过事,要是求她倒也不难。可我不愿意。倒不是要写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因为信是给冈田先生的,不愿意叫别人知道。哎呀,怎么办好呢?

这好比在一条路上来来回回走一样,小玉翻来覆去琢磨这点事,梳洗打扮或是进厨房吩咐什么事,一时岔开能忘掉,过一会儿又想了起来。有一天末造来了。小玉一边侍候他喝酒,心里一边又琢磨起来。“什么事想得那么专心?”挨了末造的吡儿。“哪儿呀,人家什么都没想。”若无其事地装出笑脸,心头怦怦直跳。然而,小玉这一向已经老练得多了,心里藏着什么事,连目光锐利的末造也难得看透。末造回去后,她做了一个梦:终于买了一盒点心,赶紧打发小梅送去。但既没带上名片,也没附封信,猛地想起来,梦醒了。

到了第二天。这一天也不知是冈田没出来散步呢,还是小玉忽略了,她恋慕的那张面孔竟没看到。隔一天,冈田照常从窗外经

过。朝窗户看了一眼便走了过去,因为屋里暗,没能和小玉打照面。又隔了一天,到了冈田经过的时间,小玉拿起扫帚,在没什么灰尘的格子门内仔细打扫,除了脚上穿的一双竹皮屐外,只拿出一双低齿木屐,一会儿摆在左面,一会儿摆在右面。“哟,我来扫吧。”小梅从厨房出来说。“不用了。你去看炖的菜,我没事,随便扫扫。”把小梅撵回厨房。这工夫,冈田刚好经过,摘下帽子点点头。小玉脸上通红,拿着扫帚愣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冈田便走了过去。小玉像扔掉烫手的火筷子似的,一把扔掉扫帚,脱下竹皮屐,赶紧进屋。

小玉在火盆旁边坐了下来,一边拨弄火一边想。咳,我真是一个大傻瓜。以为今儿个天凉快,开着窗瞧外面,人家会奇怪,便假模假样地拿起扫帚装扫地,成心等着,真到了节骨眼上,反倒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在老爷面前尽管装得难为情,只要想说,不管什么事,没有说不出来的。那么,对冈田先生怎么就开不了口呢?人家那么帮忙,谢一声总是应该的。今儿个若不说,恐怕往后就没机会说了。想打发小梅送点礼去也不行,见了面又说不出话来,简直一点辙都没有。我当时究竟为什么不吭声呢?对了,对了。我当时的确想说话来着。只不过不知道说什么好。“冈田先生!”讪着脸招呼人家,我可做不来。那么,见了面“喂喂”地叫人,也难开这个口。这样想来,当时张皇失措,也难怪。就这么慢慢地想,还想不出来呢。不对,不对。想这样的事,足见我是个大傻瓜。用不着打什么招呼,立马跑出去就行。那样一来,冈田先生准会停下脚步。只要他停下来,我就能说:“那个,上次的事,承您帮忙……”或是别的,什么都可以说。小玉一边想这些事,一边拨弄火,水壶盖在掀动,便掀开一半,让热气冒了出来。

接着,是亲自说好还是派佣人去好,小玉又在这两者之间踌躇起来。不久,傍晚时分,渐渐凉爽起来,窗子没法再开了。扫院子,原先是天天早晨扫一次,自从那天的事以后,小梅早晚扫两次,自己也不好再插手。小玉去洗澡的时间晚,想在半路上碰到冈田,而到坡下澡塘子的路实在太近,很难遇见。打发佣人去,日子越拖越

难办。

小玉也曾一时起过这样的念头，索性死了这份心吧。从那次以后，我一直没谢过冈田先生。该谢而不谢，那是对他为我做的事表示领情。我既然领情，他心里也一定会明白。小玉认为，要是弄巧成拙，道谢反而不如这样不道谢的好。

不过，小玉是拿领情当做借口，想尽快接近他。只不过一时想不出办法来，所以每天暗自绞尽脑汁。

小玉是个要强的女人，自从给末造纳了小，周围的人当面瞧她不起，背地里羡慕她，在短短的时日里，尝尽了作妾的苦头。也多亏这样，她养成愤世嫉俗的脾气。但她本性善良，只是缺少历练，跟住在公寓里的大学生冈田接近，她觉得十分发怵。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小玉打开窗户。那次好不容易能同冈田亲切地说说话，递手巾给他，却最终也没能进一步接近；现在，经历过这些事，即使又见面，还不是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小玉心里非常焦急。

末造即使来了，隔着方火盆，对面坐着说话的时候，心里也会想，要是冈田先生多好。起初每逢这样想，还责备自己没廉耻。然而，慢慢儿就满不在乎了，心里光是想着冈田，嘴上附和着末造。到了后来，任凭末造为所欲为，自己则闭起眼睛一心想着冈田。时常梦着与冈田在一起。没有繁文缛节，无头无尾，两人就在一起了。刚觉得“啊，真开心！”对方竟不是冈田，变成末造了。她矍然惊醒，而后便兴奋得睡不着了，有时会急得哭起来。

不知不觉到了十一月。一连几天都是小阳春天气，开着窗也不会惹人注意，小玉几乎又能天天看见冈田了。头些日子冷雨连绵，有时两三天见不到冈田的面，小玉便心情郁闷。尽管如此，小玉性情温婉，不会拿小梅出气。何况她也绝不愿意叫末造看出自己不高兴。逢到这时，不过是胳膊肘支在火盆边上，一声不响地发愣而已。小梅仅只问一声：“是哪儿不舒服吗？”这几天因为天天能见到冈田的面，难得她高兴起来，一天早晨，比平日更加愉快，出门

上池之端父亲家玩去了。

小玉每礼拜准去看望父亲一次。每次都没有待过一个钟头以上。因为父亲不让她多待。每次去,父亲待她特别亲。有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还沏上茶。吃过喝过,便立即催她回去。这不是老人性子急的缘故。因为他觉得,既然叫女儿去服侍人,要是由着性儿把她留在自己这儿,就太对不住人家。小玉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来父亲这儿的时候,说上午老爷绝不会去,稍微再多待会儿也不要紧。父亲硬是没允许。说道:“不错,前两次兴许他没去。但说不准什么时候,万一有事去了呢?你跟老爷打过招呼那天又当别论,像这样出来买东西,顺路弯一下,怎么能多待呢。老爷若以为你到什么地方闲逛,岂不就麻烦了吗?”

要是父亲知道了末造是做什么的,心里会不会难过呢?小玉一直提心吊胆,每次来,都要察言观色,父亲像似毫不知情。这也难怪。父亲自从搬到池之端,没过多久就开始租书来看,大白天里,总是戴副老花镜看租来的书。他只看历史小说和评书话本的手抄本。这些日子看的是《三河后风土记》。因为册数多,所以父亲说,眼下这些书足够他消遣的。租书铺的向他推荐传奇小说,他说,写的都是瞎编的故事吧?他碰都不碰。晚上,说是眼睛看累了,不看书到书场去。在书场里,他不管说的是真事还是编的,单口相声也听,说书的也听。广小路的书场主要说评书,没有他特别中意的人出场一般不去。他的娱乐仅止于这些,他不同别人闲聊,没什么朋友。因此,有关末造的身世,也就没人去刺探。

话虽如此,附近也有人打听,常去老人家的漂亮娘儿们是什么人?居然也给他们打听出来,是放高利贷的小老婆。要是左邻右舍爱传闲话,不论老爷子多拘谨,免不了要听些风言风语,幸好一边的邻居是博物馆的职员,性喜字帖,专心于临摹;另一边的邻居,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人了,是木板印刷的刻板师,人也刻板到绝不为了多赚钱,改行刻图章。这样,无需担心左右邻居会破坏老爷子心中的平静。同一排房子当中,开店做生意的,当时有荞麦面馆莲玉庵和煎饼铺,再往前快到广小路拐角,是卖梳子的十三屋,此外没

有别的店了。

老爷子仅凭开格子门的动作,轻轻脱木屐的声音,不用听到温柔的喊声,就知道是小玉来了。放下读了半截的《三河后风土记》,等她进屋。摘下眼镜,能见到可爱的女儿,对老爷子来说,这一天就像是过节。女儿来了,准把眼镜摘了。戴眼镜当然看得更清楚,可老爷子总觉得隔着一层玻璃,不过瘾。平日他存了许多话要跟女儿说,说着说着有些话就忘了,等女儿走了才想起来。但是惟有“老爷身体好吗?”这句给末造问好的话,他忘不了。

小玉看到父亲今儿个挺开心,便叫父亲讲阿茶夫人的故事,又说广小路上新开了一家大千住的分店,买来一盒糯米脆饼孝敬父亲。父亲不时地问:“还不回去,行吗?”小玉笑道:“不碍事的。”一直玩到快晌午了。心里琢磨着,末造这些天常常出其不意地过来,要是把这事告诉父亲,“还不回去,行吗?”这话该催得更紧了。日后倘若做下丢人的事,末造不在家的时候,就只好过来了。她已不去操心这些事了。

二十一

天气渐渐冷了起来。小玉家的水池前面,只有木屐踩着的地方才在土里垫块木板,木板上,结了一层白白的晨霜。深水井上的长吊绳冰冷的,小玉心疼小梅,给她买了一副手套。小梅觉得,一次次戴上脱下,在厨房做活不方便,手套一直珍重地收着,仍旧光着手打水。洗衣服、涮抹布,都叫她用热水,小梅的手慢慢地还是粗糙起来。小玉惦记她的手,便说道:“不论做什么,手湿了不管可不好。手从水里拿出来后得马上擦干。做完了活儿,别忘了用香皂洗洗手。”甚至还买了一块香皂给她。小梅的手最后还是变粗糙了,小玉挺心疼她的。自己从前也做过这些活,可是没像小梅的手那么粗糙,心里挺奇怪的。

小玉一向是醒了便起床,近来只要小梅说:“今儿早上水池子冻冰了。您再躺会儿吧。”就躺在被窝里。教育家告诫青年,为了

避免胡思乱想,上床后不可不马上入睡;睡醒后不可不立即起床。身体血气方刚,躺在热被窝里,恰如毒花在火中燃烧一样,会萌生出种种幻象来。小玉这时的想像也相当放肆。眼睛精光发亮,眼脸和脸蛋像吃醉了酒一样涨得通红。

头天晚上,夜空如洗,星光灿烂。是晓霜铺地那天的事。小玉在被窝里躺了好半天,近来总觉得打不起精神,小梅早将挡雨板打开,看到朝阳从窗户射进来,小玉这才起床。系了一条细腰带,披着棉罩衣,站在廊子上用牙签剔牙。这工夫,格子门哗啦一下打开了。“您来啦。”是小梅殷勤的招呼声。接着便是进屋的声音。

“呀,睡懒觉啦!”是末造,说着便在火盆前坐了下来。

“哎呀,真对不住。怎么这样早呀?”小玉赶紧扔掉嘴里的牙签,把唾沫吐进桶里,脸上红扑扑的带着笑,末造看在眼里,觉得从来都没这么美。小玉自从搬到无缘坂后,一天比一天美。起先有种女儿家的楚楚可怜,让人动心。现在变成一种媚人的风韵。末造看到这一变化,认为小玉懂得了风月,是自己造就了她,感到很得意。可是,末造的眼光尖利,历来什么事都能看穿,可笑的是,对他所爱的这个女人的心思,这回可看走了眼。开头小玉本来一心一意地服侍她的夫主,由于身世急剧变化,她烦闷过,自省过,结果是,哪怕骂她不要脸她也心甘情愿。世上的女人阅历男人多了,最后只落得一颗冷漠的心,小玉的心也同样,变得冷漠了。为这样一颗心所拨弄,末造觉得是种刺激,感到愉悦。而且,随着小玉变得不怕羞耻,人也一点一点地放荡起来。末造感到,小玉的放荡挑起自己的欲念,越发为她着迷。所有这些变化,末造竟一点都没看出来。被小玉迷住的感觉,正是这么来的。

小玉蹲了下来,一边挪脸盆一边说道:“您把脸转过去一点。”

“为什么?”说着,末造点上一枝金天狗。

“人家要洗脸。”

“这不也能洗吗?快洗吧。”

“您瞧着,人家没法洗嘛。”

“事真多。这样成了吧?”末造吐着烟,把后背对着廊子。心

想,真是孩子气呀。

小玉没脱衣服,只把领子松开,紧着洗了两把。比平日马虎得多,但她无须靠化妆遮掩瑕疵,凭打扮增加美貌,所以别人看了也无所谓。

末造先是把背转过去,隔了一会儿又转向小玉这边。小玉洗脸时背朝着末造,一直不知道,等洗完脸,把梳妆台移过来,镜子里赫然映出末造一张叼着烟卷的脸。“哟,您真坏!”小玉说道,就手拢了拢头发。松开的领子,从后颈到背上裂成一块三角形,露出雪白的肌肤,因为手抬得高,都快看到胳肢窝那里,丰腴的玉臂,末造怎么看也看不厌。自己要是不吭声地等她,小玉非急急忙忙草草了事不可,便故作轻松,慢条斯理地说道:“喂,用不着着急。这么早出来没什么事。前两天你问过,说好今儿晚上来,可是有事要到千叶去一趟。顺利的话,明几个能回来。万一出点麻烦,说不定得后天才回来。”

小玉正梳着头,“哟”了一下,转过头来。脸上的表情显得不放心的样子。

“乖乖儿地等着吧。”戏谑地说了一句,收起香烟盒。立刻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哎呀,没等沏茶就……”小玉说了一半,把梳子扔进梳妆匣里,起来出去送他时,末造已经拉开格子门了。

小梅从厨房端出食案放好,拄着手跪在席子上说道:“太对不住啦。”

小玉坐在火盆旁,拿火筷子把火上的灰拨弄下来,一边笑道:“哟,道什么歉呀?”

“我没来得及上茶。”

“哦,为这事!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老爷没在意。”说着拿起筷子。

小梅看着正在吃饭的女主人,她人不大爱发脾气,今早显得格外开心的样子。方才笑着说“道什么歉呀”的时候,脸上微微发红,

此刻还挂着笑容。小梅心里难免产生疑问，“什么缘故呢？”不过在小梅极其单纯的心里，她不会刨根问底。只是受了好心情的感染，自己也觉得高兴起来。

小玉不住地盯着小梅看，脸上高兴得越发显得心花怒放。说道：“小梅，想不想回家看看呀？”

小梅惊奇得瞪大了眼睛。在明治十几年的时候，还沿袭江户时商人家里的惯例，即使在同一城里，上人家里当佣人，除了正月或是七月中以外，轻易不能回家省亲，这是规矩。

“今儿晚上，我想老爷怕是不来了，回家后，想住就住下好了。”小玉又重复说道。

“真的吗？”小梅不是不相信，实在觉得是过分的恩典，不由得反问了一句。

“能骗你吗？我才不做那种孽，来捉弄你。吃完早饭也甭收拾了，赶紧回去吧。今儿个痛痛快快玩上一天，晚上住一宿。明儿个可得一大早就回来。”

“是。”小梅高兴得满脸通红。父亲是拉车的，一进门摆了两三辆车，衣橱和方火盆之间仅能放下一块褥垫，父亲若不出车就坐在上面，不在家就母亲坐。母亲鬓角上的头发总是耷拉在半边脸上，系在肩上的吊袖带子难得解下来。小梅的脑海里，仿佛放电影一般，迅速掠过家里这些情景和母亲的身影。

吃过早饭，小梅撤下食案。心想，主人虽说不用收拾，该洗的东西还得洗。便在小桶里用热水洗碗碟，碰得丁丁当当响。这时小玉拿个小纸包走了进来。“咦，还在归置。这点东西容易洗，我来吧。你头发昨儿晚上梳好的，这样就蛮好。赶紧把衣裳换上。也没什么可送的，把这个带上。”说着把纸包递了过去。里面包着那种骨牌模样的五角纸币。

把小梅催着赶着打发走之后，小玉麻利地系上吊袖带，把下摆掖进腰带里，进了厨房。像做什么好玩儿事似的，洗起小梅没洗完的碗碟来。做这些家务小玉是把老手，快得小梅望尘莫及。做事

仔细周到的小玉,与其说像小孩子玩玩具,倒不如说她磨磨蹭蹭的好。拿起一只盘子来,五分钟都不离手。脸上淡淡的红韵,显得生气勃勃,光彩照人,眼睛直勾勾地瞪着虚空。

在她脑海里,一些乐观的景象穿梭不停。女人不靠任何外力,要自己打定个主意,真个是左思右想,优柔寡断,好不可怜,可是一旦下了决心,便不像男人那么瞻前顾后,如同一匹蒙上 *oeillères* [眼罩]的马,勇猛直前。女人才不像男人那样疑虑重重,哪怕前面横亘着障碍,也不屑一顾。遇到事情,男人不敢做的,女人却敢作敢为,有时竟意想不到,马到成功。小玉想接近冈田,一度逡巡不前,如果有旁观者,看着都替她着急。但是今早末造来关照,说要去千叶时,小玉的心情,恍如把追捕手放上扬帆的小舟,送向彼岸。于是催促小梅,把她打发回家。碍事的末造住到千叶,女佣小梅则住在父母家。一直到明儿早,自己无拘无束,是个自由之身,小玉真是心花怒放。她甚至觉得,事情这样顺利,显然是个好兆头,要达到最后目的并非难事。冈田决不会偏偏今儿个不从门前经过。他有时一天来回走两趟,头一次万一没见着,第二次肯定不会错过。今儿个不论花多大代价,非得跟他说话不可。既然大着胆子跟他说话,他就不会不停下脚步来。我沦落为一个下贱的小妾,而且还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小妾。但是,我人比做姑娘时出挑得还俊,反正没有变丑。而且,慢慢懂得怎样才能讨男人的欢心,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退一步来看,冈田未必觉得我是个讨厌的女人。不,的确没有。如果觉得我讨厌,就不可能每次见面都点头致意。上次打蛇也是这样。人家家里出的事,没理由非伸手帮忙不可。要不是我家的事,说不定会装不知道,扬长而去也难说。再说,我有这样的念头,我这份心思就算别人不理解,他总不至于一点都不明白。得了,也许事情没有想的那么难。小玉只顾转这些念头,连小桶里的热水凉了都没觉得。

把碗盏放进碗橱,又回屋守着方火盆坐下来。不知为什么有些心神不定。今早小梅把火盆里的灰筛得细细的,小玉拨了两三下,蓦地站起来开始换衣服,准备到同朋町的女梳头店去。这是平

时来家里给她梳头的女人介绍的,她人很好,说要是出门打扮,可上那儿去梳头。小玉从来都没去过那家店。

二十二

西方童话里,有个一颗钉子的故事。详细记不大清楚了。大意是农夫的儿子乘马车出门,轮子上有颗钉子掉了,于是一路上遇到种种麻烦事。我之所以要提这个故事,是因为酱烧青花鱼和一颗钉子,其效果正是殊途同归。

我在公寓或学校宿舍里靠“包饭”解决饥饿问题,日久天长,有的菜已经吃腻,一看见就要起鸡皮疙瘩。不论坐在多凉爽豁亮的餐室里,摆在多清洁的食案里端上来,那菜我只要看上一眼,鼻子里便仿佛嗅到宿舍食堂里一种莫可名状的臭味。若是炖的菜里有羊栖菜或是相良面筋,我的嗅觉就会起一种 hallucination(幻觉)。如果是酱烧青花鱼,那简直到了极限。

有一天晚饭,这道酱烧青花鱼终于上了上条公寓的餐桌。我历来是饭菜一来,立即拿起筷子,女侍见我踌躇,便问:

“您不爱吃青花鱼?”

“这个么,倒也不是不爱吃。烤的就很喜欢,但酱烧的吃不消。”

“哟,老板娘她不知道。那我去给您拿鸡蛋来吧?”说着便要起身去拿。

“等等。”我说,“其实我肚子还没大饿,散步回来再说。你跟老板娘随便说一声。可千万别说是我不爱吃那个菜。别麻烦了。”

“那多对不住您呐。”

“哪儿的话。”

我站了起来,开始穿裙裤,女侍端起食案走了。我向隔壁招呼道:

“喂!冈田在吗?”

“在。什么事?”冈田清朗地应声道。

“没什么事。想出去散步，回来再到丰国屋去。要不要一起去？”

“去。正有话要跟你说。”

我取下挂在钉子上的帽子戴到头上，和冈田走出上条公寓。这时大概是下午四点多钟吧。并没有商量好往哪走，一道走出上条的格子门，一出门便朝右拐去。

快下无缘坂时，我用胳膊撞了撞冈田说：“喂，在那儿哩。”

“什么呀？”冈田随即明白话中的意思。去看左侧格子门的人家。

小玉站在门前。即使憔悴也很美。不过，平日里，以一个年轻健康的美人儿来说，显然修饰得太漂亮。在我眼里，虽然说不出哪儿有什么不同，但与平时所见，总归美得不同寻常。她的脸庞光艳照人，我甚至有种耀眼夺目之感。

小玉的眼睛痴痴地看着冈田。冈田慌忙摘下帽子点了点头，无意中加快了脚步。

我作为第三者，肆无忌惮地频频回过头去。小玉依然久久地张望着。

冈田只顾低头走下无缘坂，脚步丝毫也没有放慢。我默默地跟着走了下去。心中交织着各种感情。最根本的一点便是恨不得与冈田换个位置。但我不愿承认这一点。心里在呼喊：“怎么，我难道是那样一个卑劣小人吗？”极力打消自己的念头。我非常气愤，自己竟然压制不住这念头。想与冈田换个位置，并非想接受她的诱惑。只不过想，像冈田那样受女人的青睐，心中一定会觉得挺得意。那么，受人青睐又能怎样呢？在这事上，我还想保留自己的意志。我决不像冈田那样逃避。我会与她相见，同她说话。我不会玷污自己的清白之身，仅止于见面说话而已。并且，对她会像对妹妹一样爱护。会帮助她。救她脱离泥淖。我的想像漫无边际，最后归结到这一点上。

冈田和我两人一声不响，默默地走到坡下的十字路口。一直走过派出所，我终于开口说道：“喂，不过分吗？”

“唔，什么？”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从方才起，一路上你一定也在想她。我几次回头去看，她一直望着你的背影。恐怕此刻还站在那里往这边瞧呢。‘目逆而送之’，《左传》里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现在可是人家女的在看你哪。”

“别再提这事了。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你就别捉弄我了。”

说话的工夫来到不忍池畔，两人都停下了脚步。

“到那边转转吧？”冈田指着池子北岸说道。

“好吧。”我们沿着池子朝左拐去。走了十来步，看见左侧并排有两座二层小楼，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樱痴和末造的公馆。”

“真是绝妙的对比。樱痴居士也并不廉洁嘛。”冈田说。

我不假思索地辩驳道：“一旦成了政治家，不论怎么样，总难免沾染上一些毛病。”我恐怕是想把福地先生同末造的距离尽可能拉大。

福地公馆的板墙一头往北，隔了两三户人家，有间小房子挂着“川鱼”的招牌，我看了说道：“一看这招牌不知怎的，就让人想吃不忍池的鱼。”

“我也这么想呢。未必就是梁山泊好汉开的店。”

说着过了小桥往池子北面走去。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站在岸边正打量着什么。见两人走了过去，便招呼道：“喂！”原来是石原，此人柔道颇精，除了专业课外，其他书一律不看，冈田和我同他并不十分要好，但也不讨厌他。

“站在这里看什么呢？”我问道。

石原默默指指池子。冈田和我透过傍晚灰暗浑浊的雾霭，朝他指的方向看去。当年从通往津根的小沟到我们三人站着的水边，是片茂密的芦苇。枯萎的苇叶，越到池中心越稀疏，只有残荷败叶，以及海绵一般的莲蓬星罗棋布，叶茎和莲蓬高低错落，垂折下来，成锐角形立在水面上，给景物平添一股荒凉的野趣。从 bitume(沥青)色的荷茎缝隙里，看见有十来只大雁徐缓地飞来飞去，朦胧地倒映在黑乎乎的水面上。有的立在水中一动不动。

“石子够得到不？”石原看着冈田问道。

“够是够得到，但能不能打中不敢担保。”冈田回答道。

“试试看。”

冈田有些犹豫。“那群雁都睡了吧？扔石头打，怪可怜的。”

石原笑道：“如此多情，好难办呀。你下不了手，我来。”

冈田不情愿地捡起一块石子。“那我就把它们吓跑。”石子嗖地一声轻响，飞了出去。我举目追踪石子的去向。一只雁高高挺起的头颈应声垂下。与此同时有两三只雁嘎嘎叫着拍打着翅膀，在水面上散开，但是并没有飞走。头颈垂下的一只，仍在原地一动不动。

“打中了。”石原说。看了一会儿水面，接着说道：“我去把那只雁捡回来，回头你们帮我一把。”

“怎么去拿？”冈田问。我不由得侧起耳朵去听。

“此刻不合适。再过半小时，天就黑了。只要天一黑，我就能轻而易举拿回来。你们不动手也没关系，到时候可得在场帮我忙。回头用这只雁，请你们大快朵颐。”石原说。

“倒有趣。”冈田说，“可是这半小时里干什么呢？”

“我在这附近溜达。你们两位随便去哪儿然后再回来。三个人都站在这里，太惹人注目了。”

我对冈田说：“那么咱俩绕池子转一圈再回来。”

“好吧。”说着冈田抬腿就走。

二十三

我和冈田一起走到花园町的尽头，然后往东照宫的台阶走去。两人一时之间谁都没作声。“也有倒霉的雁啊。”冈田自言自语地开口道。在我的想像中，虽无必然的联系，却浮现出无缘坂的女人。“我只不过朝有雁的地方扔过去而已。”冈田对我解释道。“嗯。”我应了一声，仍在琢磨那女人的事。“不过，我很想看石原如何去拿那只雁。”隔了一会儿，我说道。这回冈田“嗯”了一声，一面想着什么心事，一面走路。大概是惦记着那只雁吧。

下了石阶,朝辩财天女神社走去。打死了大雁,两人的心头都笼罩上一层阴影。说话也时断时续。经过辩财天女神社的牌楼时,冈田似想换个题目,打破沉默道:“有件事要告诉你。”于是我听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冈田今晚原想到我屋里告诉我,正巧我约他出来,便一起到了外面。出来后,本打算在吃饭时说,看样子是说不得了,便边走边拣要紧的说。冈田决定不等毕业便去留学,已经向外务省申请护照,也向大学方面提出了退学。有位德国 Professor W. 来日本研究东方风土病,是他聘用冈田的,可负担往返旅费四千马克和每月生活费二百马克。条件是要懂德语又能流畅阅读汉籍的学生, Baelz(贝尔兹)教授便推荐冈田去。冈田到筑地去找 W 教授,接受考试。让他翻译《素问》和《难经》各两三行,《伤寒论》和《病源候论》各五六行。《难经》里偏巧出的是“三焦”中的一节。“三焦”的焦,译成什么好呢?颇费斟酌,最后音译为“jiao”。总之考试合格了,当即签了合同。W 教授现在 Baelz 教授所在的莱比锡大学任教,所以要把冈田带到莱比锡去,医师考试由 W 教授负责。毕业论文可以引用为 W 教授翻译的东洋文献。冈田明天便离开上条公寓,搬到筑地 W 教授那儿去,把教授从中国和日本收集来的书籍装箱。然后跟教授一起去九州考查,随即在九州乘 Messagerie Maritime(法国海运)公司的船动身赴德。

我时时停下脚步说,“真想不到!”或“你真果断。”存心放慢脚步,好一边听他讲。等他讲完,一看表,跟石原分手不过十分钟。绕着池子已经走了三分之二,仲町后面的池之端快走到头了。

“现在就过去还太早。”我说。

“上莲玉庵吃碗面吧?”冈田提议。

我当即同意,遂一起趑回莲玉庵。从下谷到本乡一带,莲玉庵当年是口碑最好的面馆。

冈田一边吃面一边说道:“好不容易念到现在,不毕业就走,实在遗憾。可是官费留学没份儿,这次机会再失去,就无缘一见欧洲了。”

“那当然。机不可失。毕不毕业又算什么,在那边能当上医师也一样。再说,即使当不上医师也不用担心。”

“我也这样想。只不过取个资格而已。入乡随俗,聊复尔耳。”

“准备得如何?动身似乎太匆忙了。”

“哪里。我就这样动身。听 W 教授说,日本做的西服,在那边穿不出去。”

“是吗?记得以前看《花月新志》,说成岛柳北在横滨突然心血来潮,当即打定主意,乘上船就走了。”

“是啊。我也看过。听说柳北信都没给家里寄就走了,我已给家里详详细细写了一封信。”

“是吗?好羡慕你呀。你随 W 教授同行,路上用不着提心吊胆的。出门旅行也不知是怎样的情景,我一点也想像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昨天去见柴田承桂先生,他一向很照顾我,告诉他这件事,便送我一本他写的西洋旅行指南。”

“哦,还有这样的书?”

“嗯。是非卖品。听说只给初次留洋的乡巴佬。”

话说到这里,一看表,差五分钟就半小时了。我和冈田急忙离开莲玉庵,赶到石原等我们的地方。池上已经暝色四合,辩财天女神社的红漆牌楼在雾霭中隐约可见。

等在那里的石原拉着冈田和我,走到池边,说道:“现在正当其时。没伤着的雁都换了栖身地。我马上动手。你们在这儿待着,得给我指点。你们看!两丈来远的前方,有株莲茎向右弯。在其延长线上,有株莲茎稍矮,向左弯。我得顺着那个延长线一直往前走。若走偏了,你们就在这儿喊我,往右或是往左,给我修正方向。”

“果然。根据 Parallaxe(视差)道理。水不深吗?”冈田问道。

“哪的话。不必担心我够不到底。”说着,石原迅速脱下衣服。

石原踩下去的地方,淤泥仅及膝盖上。像鹭鸶似的,抬起一只脚再踩下去另一只脚,一步一步地挪过去。深一脚浅一脚的。眼看着越过了两株莲茎。过了一会儿,冈田喊:“向右!”石原便向右迈过去。冈田又喊:“向左!”因为石原向右偏过头了。石原立刻停

住脚并弯下身去。随后转身往回走。等过了远处的那片莲茎,但见右手提着猎物。

石原上了岸,只半截腿上沾了泥。那只雁比想像的要大。石原把脚洗了洗,穿上衣服。这一带此时很少有人来往,石原下池子直到上岸,没有一个行人。

“怎么拿回去呢?”我刚问,石原一边穿衣服一边说道:

“冈田的斗篷最大,藏在他斗篷里拿回去。在我的住处做菜。”

石原租了别人一间屋子。房东阿婆人缘不大好,倒正是可取之处,只要分些雁肉给她,就能封住她的嘴。从汤岛的新开路到岩崎公馆的后面,有条小巷,房子便在那条弯弯曲曲的小巷尽头。石原简短地说了说拿着雁去那儿的路线。首先,到他的住处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南走新开路,另一条是从北走无缘坂,两条路都以岩崎公馆为中心。远近相差不大。此时也顾不上远近。麻烦的是,两条路上都有一个派出所。权衡利弊,决定避开热闹的新开路,取寂静人少的无缘坂。雁由冈田藏在斗篷里提着,其余二人一左一右,分别挡着冈田,这是万全之策。

冈田苦笑着提起大雁。不论怎么个拿法,大雁的翅膀都会从斗篷的下摆露出两三寸来。而且,下摆撑得不成样子,人看起来像个圆锥体。石原和我必须设法不让他太显眼才行。

二十四

“行啦,就这样走吧。”说着,石原和我把冈田夹在中间走了起来。起初,三个人担心的是十字路口的派出所。从门前经过时,石原不停地高谈阔论,说这是窍门。我记得说的好像是,心不可动,心动即生隙,隙生则不得上乘。石原引了老虎不吃醉汉为例。他说的这段,怕是柔道师父讲的,然后鹦鹉学舌讲给我们听。

“这么说巡警是老虎,我们三个是醉汉喽。”冈田嘲弄道。

“Silentium(安静)!”石原喊道。因为已经快到拐角,该上无缘坂了。

拐过弯是一条小巷,一侧是茅町的临街房的屋后,一侧是池边住宅的后院,当年小巷两侧停放着板车及其他东西。到了拐角,已能看见巡警站在十字路口上的身影。

走在冈田左面的石原突然对冈田说:“你知道计算圆锥体体积的公式吗?什么?不知道?那简单之极。是底面积乘以高的三分之一。如果底面积是圆,体积的公式就是 $\frac{1}{3}r^2\pi$ 若能记住 $\pi = 3.1416$ 便很容易了。我能记得小数点以下八位, $\pi = 3.14159265$ 。再往下的小数,意思就不大了。”

这样说着,三人穿过了十字路口。派出所位于我们经过的小巷左侧,巡警站在门前瞧着从茅町往根津方面跑去的人力车。朝我们只无意地瞥了一眼而已。

“为什么算起圆锥体的体积来了?”我问石原道。与此同时,一眼认出站在坡中间的女人,正朝我们望了过来。我心里感到异常的激动。从不忍池北头往回走的一路上,比起派出所的巡警,我想的更多的是这女人。不知是为什么,总觉得她似乎在等冈田。果不其然,我的猜想没骗我。女人离开自家门口,在前面两三户人家那里迎候着。

我睽了一眼石原的眼睛,看了看女人的面庞,又看了看冈田的脸颊。冈田的脸一向气色红韵,这时显得格外地红。他忽然装着要去碰帽子,手扶着帽沿。女人的脸容如石头一样凝然。睁得大大的一双美目,蕴含着无限的遗憾。

这时,石原正在回答我的问话,耳内只闻其声,心中不辨其意。大概是看见冈田斗篷下摆鼓鼓的,像个圆锥形,由此联想到圆锥的体积,便说了起来。

石原自然也看到了那女人,可能他只是认为,一个美人罢了,并未留意。石原仍旧继续饶舌。“我告诉你们不动心的秘诀,是因你们的修养还差一点,一旦面临紧要关头,恐怕难以做到。为此我想出办法,不叫你们的心转到别处去。说什么都行,关键要像我方才讲的道理,于是提出圆锥公式的算法。总之,我的办法不错吧。幸亏这个圆锥公式,走过巡警面前时,你们保持住 unbefangen(自然

的)态度。”

三人走到岩崎公馆向东拐的地方。一进小巷,连一辆单人人力车都过不去,可以说不会有任何危险了。石原从冈田身旁走开,在前面带路。我又一次回过头去,已经看不见那女人的身影了。

那晚,我和冈田在石原的住处一直待到半夜。把雁当了下酒菜,陪着石原喝酒。冈田留洋的事只字未提。我本有很多话要说,只好忍住了,听石原和冈田讲划船比赛的事。

回到上条公寓,我因疲倦和喝醉酒,未及多说话,同冈田分手后纳头便睡了。第二天,从大学回来一看,冈田已经人去屋空。

正同一颗钉子引发出大事件一样,上条公寓晚餐的一碟酱烧青花鱼,竟使冈田同小玉永无相会之期。而且不仅如此。不过,后来的事,已是“雁”这故事的题外话了。

如今我写完这个故事,屈指算来,距当年已三十五载。故事的一半,是我与冈田交友一场亲眼所见,而另一半,冈田走后,不曾想我竟同小玉相识,是亲耳听来的。这就好比在立体镜下,左右两张图当成一个图像来看一样,把先前亲眼所见与后来亲耳听说的,两相对照,便合成了这个故事。或许读者要问我:“同小玉是怎么认识的?在什么场合听说的?”如同上面所说,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已属本故事的题外话。惟有一点,我不具备成为小玉情人的条件,自不待言,故而请读者诸君切莫妄加猜测为妙。

明治四十四(1911)九月至
大正二(1913)年五月

阿部家族

周祥峇 译

宽永十八(1641)年春,从四品下左近卫少将兼越中守^① 细川忠利,顾不上观赏其肥后领地内提早开放的樱花,行将摆出五十四万石级大名^② 的排场,在浩浩荡荡的仪仗队前呼后拥下,伴着由南向北缓缓移动的春光,正拟启程前往江户,履行隔年一度的参观义务^③。不料,突然患病,随侍医生开列的药方也无济于事,病况日趋恶化,于是派出信差赶往江户,请求延缓出发日期。其时当政的将军是声望甚高、被尊为名君的第三代德川家光。忠利在平定岛原之乱时,擒拿贼将天草四郎时贞,立过汗马功劳。家光挂念忠利的病情,于三月二十日责令伊豆守松平、丰后守阿部及对马守阿部等三位老臣联名修书问候,同时让针灸医生半井以策自京都赶往忠利处。紧接着,二十二日,又派一名叫曾我又左卫门的武士,作为将军特使,带上三位老臣的联名信前往慰问。作为幕府将军给予地方诸侯的礼遇来说,隆重至极。算起来,岛原之乱是在三年前,即宽永十五(1638)年春被平定的,自那时起,将军在忠利拥有的江户官邸之外,又为他加封了土地,赠送狩猎所获仙鹤等物,一再表现出深情厚谊,因而,此番听说忠利身染重症,在先例允许范围内,给以慰问自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将军送医送药、派人慰问之前,居住在熊本花畑公馆的忠

① 越中,旧国名,今富山县一带。守,官职之一,此处为该地最高行政长官。

② 石,日本江户时代俸禄单位。大名,江户时代直接供职于将军,俸禄在万石以上的领主。

③ 江户时代幕府规定大名隔年一次到将军所在江户陪住供职。

利,病情迅速恶化,终于在三月十七日下午四时离开人世,享年五十六岁。他的内室是小笠原地方兵部大辅秀政的女儿,将军把她收作养女,然后嫁给了忠利,今年四十五岁,名叫阿千。嫡子名六丸,六年前行了冠礼,由将军赐以光字,改名光贞,被任命为从四品下侍从官兼肥后守,今年十七岁。其时,他正在履行参观义务,本已回其住地远江国滨松地方,接到讣告旋即返回江户。光贞后来易名为光尚。次子鹤千代,自幼被送往立田山的泰胜寺,成为京都妙心寺出身的大渊和尚的弟子,取名宗玄。三子松之助由与细川家有旧交的长冈氏收养。四子胜千代在部下武士南条大膳家当养子。有两个女儿。长女藤姬做了周防守松平忠弘的夫人。次女竹姬则是细川家重臣有吉赖母英长的妻子。由于忠利是细川三斋的第三子,所以还有三个弟弟:四弟中务大辅立孝,五弟刑部兴孝,六弟长冈式部寄元。另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稻叶一通,名叫多罗姬,另一个嫁给副太政官乌丸光贤,名叫万姬。而这万姬的亲生女儿祢祢姬便是忠利的发嫡子光尚的夫人。忠利上边有两个以长冈为姓的哥哥,以及分别嫁到前野家和长冈家的两个姐姐。忠利的父亲,已退休赋闲的细川三斋,法名宗立,现年七十九岁,依然健在。这些人当中,有的,如嫡子光贞现在江户,有的在京都,有些则在远国他乡。他们事后接到讣告,自是哀伤痛惜,但相比之下,所有在熊本公馆的人们,那真是悲痛欲绝,非比一般。紧急派往江户报丧的两个人是六岛少吉和津田六左卫门。

三月二十四日,做头七。灵柩本是将卧室内的地板掀开,一直停放在土中的,四月二十八日这天起灵。按照江户方面指示,在饱田郡春日村的岫云院将遗体火化,葬于高丽门外的山上。翌年冬,在这座忠利灵庙下方,建了一座护国山妙解寺,从江户品川东海寺来的一位启室和尚做了住持。他是择庵和尚的同门。在他隐退到寺内的临流庵后,忠利的次子、已经出家的宗玄做了继承人,法名为天岸和尚。追赠给忠利的法号是妙解院殿台云宗伍大居士。

选在岫云院火化是遵照忠利遗言行事的。一次,忠利去捕猎黑水鸡,曾在这座岫云院休息并饮茶。当时忠利突然发现自己的

胡须长得很快,便问住持是否有剃刀。于是住持打了一盆水,连同剃刀一起递给忠利。忠利快活地边令侍童剃胡须,边对住持说:“我说呀,你用这把剃刀剃过很多死人脑袋吧,对不?!”弄得住持不知如何回答,十分尴尬。从此以后,忠利和岫云院住持间一直保持着亲密交往,于是他将火化地点定在了这座寺院。正当他遗体被火化时,陪伴灵柩前来的众家臣中有人喊道:“瞧那鹰,那鹰也跟来了!”寺院内杉树环绕,灰蓝色的天空下有一眼井,井边镶着圆形石头护台,长满绿叶的桉枝如同伞盖般垂挂在井上,在桉枝之上,一对鸢鹰正在盘旋飞舞。人们正奇怪地看着,这时两只鹰几乎是首尾相接,一前一后,突然俯冲下来,钻入桉树下的井中。寺院门前有五六个人不知为何事争论了一阵子,其中两个男子跑到井边,手把井台,窥视井下。此时,双鹰已深深沉入水底,茂盛的羊齿草中,明镜一般闪亮的水面,已经恢复平静。原来这两个男人是养鹰师傅。投水而死的,是忠利的两只爱鹰,一只叫有明,一只叫明石。等弄清事情原委,众人不觉私下议论纷纷:“这么说,猎鹰也殉死啦?!”从老爷归西当天算起,到前日为止,殉死家臣已达十余人。其中前天有八人一起剖腹自杀,昨天还有一人剖腹,府里无人不在考虑殉死的事。至于那两只鹰,究竟哪儿出现疏忽,从饲养人手中飞走?为何像追逐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猎物似的,一头钻入井中?无人知晓,也无人想弄个水落石出。两只鹰是老爷宠爱之物,而这宠物偏在遗体火化当天,钻进火化场所在地岫云院的井中死去,仅凭这一事实,即可充分断定,两只猎鹰是殉死,这已毋庸置疑。

“七七”法事于五月五日结束。这四十九天里,以宗玄为首,既西堂、金两堂、天授庵、听松院、不二庵等僧众一直为亡灵诵经超度。可是时至五月六日,殉死者仍旧不时出现。殉死者本人及其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不必说,就连毫不相干的人,也满脑子装着殉死的事。对接待来自京都的针灸医师和来自江户的将军使者的一应准备,都显得心不在焉的样子。端午节来临,他们也不去采撷每年装饰檐头的菖蒲;而那些应祝贺男儿诞生,首次升挂鲤鱼幡的家

庭,也仿佛忘记生小孩这回事,家中异常寂静。

殉死的出现,没有明确的时间和理由,是自然形成的规矩,而且也并非凡是深切爱戴老爷者都能随意殉死的。虽说这是陪伴老爷通过黄泉之路,跨越地狱之川,却同泰平之世赴江户参觐奉陪以及发生战事时,跟随老爷冲锋陷阵一样,也必须得到老爷认可才行。没有他的许可而去死是为死。武士重名,绝不去无为牺牲。冲入敌阵,拼搏而死,固然勇武;但如果违背军令,争锋而死,却无功可论,死不足道。同样,不经允许擅自殉死,死也白死。当然,偶有未经许可而殉死者,却未入无为而死之列,那是因为君臣之间有知遇之恩,存在默契,形式上虽未获准,实际等于得到许可。有例在先,释迦牟尼涅槃后兴起的大乘教,未曾得到佛祖许可,但是,对过去、现在、未来之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佛祖,早已预知必有此教出现,所以提前留下许诺。而未经允许却能殉死,如同后来人宣讲大乘教义似的,实际等于释迦牟尼现身说法。

那么如何取得许可呢?此次众多殉死者中,内藤长十郎元续采取的办法是个范例。长十郎一生追随忠利,不离左右,深得厚爱,忠利病中,他不离病榻,精心护理。当忠利意识到自己康复无望时,吩咐长十郎说:“在我接近临终时,把那副写着‘不二’两个大字的挂轴挂到我枕边!”三月十七日,病情日见恶化,于是他说:“把那副字联挂上!”长十郎按照吩咐挂了上去。忠利瞧一眼后,闭目休息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的脚有点不舒服!”长十郎轻轻把薄棉被底边掀起,为他按摩足部,目不转睛地瞅着他,忠利也一动不动地瞧着长十郎。

“长十郎对主上有个请求。”

“什么事?”

“主上的病情看来不轻,不过长十郎正在为主上祷告,求神佛保佑,良药灵验,愿主上早日康复!但事有万一,一旦万一……请允许不肖长十郎,陪侍主上同去。”

长十郎说着,轻轻抬起忠利的脚,贴在自己额上。眼窝噙满泪水。

“这可不行啊!”

忠利方才一直和长十郎面面对,说完这话,半侧身似的朝旁看去。

“请您别这样说。”长十郎再次把忠利的脚抬起来贴放到脑门上。

“不行,不行!”他背着脸说道。

在场的人,有的说:“你一个后生晚辈竟然这么冒失,还是有点自知之明吧!”当时长十郎十七岁。

“求求主上。”听起来像是从堵塞的喉咙里挤出的声音。长十郎第三次把忠利的脚抬起,并且一直贴放在脑门上不放下。

“真是个固执的家伙呀!”忠利像是在发脾气,责备长十郎,但他这么说的同时,又两次点头表示同意。

长十郎说了声“是!”两只手依旧抱着忠利的脚,同时将身体挪后一步,一动不动地匍匐在床后。长十郎此刻的心情就像终于到达了必须经过艰难险阻才能达到的境地,紧张的肌肉顿时放松,心境也平静下来。他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这种感觉中,其他事一概忘却,连自己的泪水洒到高级铺席上也全然不知。

长十郎尚属年轻后生,并无突出功绩,不过忠利始终关照他,把他放在身边使用。长十郎嗜酒,干过错事,要是别人可能会遭到不敬长辈的责难,可是忠利却说:“那不是长十郎干的事,是酒作的怪呀!”说完笑起来。所以长十郎总是一个心眼地想着必须报答主人恩情,必须补偿所犯过错,而在忠利病重之后,他便坚信自己报恩和补过的途径,惟有殉死,别无他路。但是如果深入其内心世界,仔细观察,便可发现,他有两种想法,一个是出于自愿,必须殉死;另一个则是他以为别人肯定都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殉死,因而觉得自己不得不去死,就好像被人拖着走向死亡。这两种思想几乎同样强烈地存在于他心中。反过来讲,他担心,如果不去殉死,必会遭受可怕的屈辱。不过,长十郎虽有这样的弱点,却丝毫没有怕死的念头。正因为如此,他那请求殉死的心愿未受任何干扰,占据了他全部意识。

不一会儿,双手捧着老爷脚的长十郎,觉出老爷的脚似在用力往直里伸,长十郎心想一定又累了,于是照旧轻轻按摩起来。这时,长十郎的脑海里浮现出老母和妻子的影像。接着他想到殉死者遗属可以受到主人家的优待,自己已把家属安排妥帖可靠,可以放心去死了。与此同时,长十郎的面色变得明朗起来。

四月十七日晨,长十郎换好衣服,来到母亲面前,告诉殉死的事,同时向母亲诀别,母亲丝毫不感到吃惊。这是因为母亲也老早想到今天是儿子剖腹殉死的日子,尽管他们母子间一直没有挑明这件事。假如长十郎表明不剖腹自杀,恐怕母亲反倒会大吃一惊的。

母亲把刚过门不久、正在厨房忙碌的媳妇叫到跟前,只问了句:“准备好了吗?”媳妇立即起身去厨房把事前备好的杯盘端过来。媳妇也和母亲一样,已老早知道丈夫今天就要剖腹。她已把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换上了便装。母亲也好,媳妇也好,表情严肃庄重,不过媳妇眼圈发红,说明刚才在厨房里哭过。酒菜备好后,长十郎把弟弟左平次叫过来。

四个人默默地交杯换盏。当酒杯轮完一圈时,母亲说道:

“长十郎,这是你喜欢的酒呀,再多喝点好吗?”

“嗯,真不错呀!”长十郎说完,面带微笑,心舒神畅地连饮数杯。

过了一会儿,长十郎对母亲说道:“我醉得好舒服啊!或许因为近些天这般那样地操劳费神,醉意比平常来得快。您让我稍微休息一下!”

长十郎说着起身走进居室,一头躺倒在屋中央,然后便呼噜起来。媳妇随后轻轻走进来,给他枕上枕头,他只是“嗯”地哼了一声,翻个身,继续打起鼾来,妻子一声不响地凝视着丈夫的脸儿,突然慌忙起身跑进自己屋里,她怕自己当场哭出来。

家中鸦雀无声。长十郎决意殉死,母亲和媳妇对此知而不说,同样,家丁和女佣们也已事先知道情况,所以无论厨房里还是马厩

方面都听不到笑声。

母亲、媳妇,还有弟弟均在各自房间内,沉思默想。而主人打着呼噜睡在居室里。这居室窗户大敞四开,上面吊着骨碌补草,其下系着风铃。那风铃不时地突然发出轻轻的响声。风铃下方放着一个洗手的石钵,这石钵是把一块高桩大石头从顶端向下斧凿而成。石钵的上面扣着一把曲柄木勺,勺上立着一只蜻蜓,一动不动地耷拉着翅膀。

一个时辰过去,两个时辰过去,已经过了晌午。媳妇已吩咐佣人去准备午饭。但她不知道婆婆是否吃,想去问问,又怕婆婆误会,以为独有自己惦记着吃饭。

此时,受托担当断首人^①的小关平次来到家中。婆婆把媳妇叫过来。媳妇默默坐下来给婆婆请安。于是婆婆说道:

“长十郎说稍微休息一会儿,可是已过很长时间啦!正好关爷已到,你把他叫醒好吧?”

“母亲说得对,还是不要太晚的好。”媳妇说完,站起身去叫丈夫。

她来到丈夫居室,和先前拿枕头时一样,又目不转睛地瞅着丈夫的脸儿,她觉得这是叫起来让他去死,所以一下难于开口。

丈夫尽管在熟睡当中,看来白昼从庭院方向射进来的光线非常刺眼,所以他还是背朝着窗户,脸向里睡着。

“我说,您该……”妻子叫道。

长十郎没有醒。

妻子把身体挪近一点,用手推了推那高耸的肩膀,长十郎“啊,啊——”了两声,伸开臂膀,睁开眼睛,霍地坐起来。

“您睡得真香。母亲说别起得太晚,所以把您叫醒。那位关爷已经来了。”

“是吗!看样子已到中午。我还以为只睡了一会儿呢。由于酒醉和劳累,不知不觉睡了这么长时间。不过心情好极了。我吃

^① 受托为剖腹自杀者砍下头颅的人。

点茶泡饭,就该去东光院了。你去跟母亲也说一下!”

武士一旦在这种时候,不可吃得过饱,但也不空腹去办要事。长十郎原想小睡一会儿,不想睡得很舒服,一下睡过了头,听说已到中午,便说要吃饭。虽说是个形式,毕竟一家四口人像平素一样,对着饭桌吃起午饭来。

长十郎平静地做好准备,便带着关小平次到祖庙东光院剖腹自杀去了。

如同长十郎抱着忠利的脚请求殉死一样,平时备受恩宠的家臣中,在他前后,分别请求殉死而得到允许的,算上长十郎共有十八人。他们全是忠利极其信赖的武士。因此忠利很想把这些人留下来保护儿子光尚,而且他也十分清楚,让这些人和自己一起死实在残酷。然而他最终怀着撕肝裂胆般的痛苦心情,对每个人回答“可以”二字,实出无奈,势所使然。

忠利相信,他们都是自己亲自调迁使用过的人,不会吝惜性命。因而他也知道,他们不会把殉死视为痛苦。相反,如果不允许殉死,让他们继续活下去,那会怎样呢?整个家族将会责难他们应该殉死而不去死,是忘恩负义、贪生怕死的家伙!因而不理睬他们。事情仅仅如此,他们或许还能忍受,并等待时机,把生命献给光尚。但万一有人说,前代主公不明真相,任用一群背恩忘义、贪生怕死的小人,那将是他们无法忍受的,他们会悔恨万分!这么一想,忠利便不能不答应他们,说“可以”了。所以,忠利是怀着比自身病痛更为难忍的心情答应他们的请求的。

忠利身处社会兴衰治乱当中长达五十余年,并且深通人情世故,所以当获准殉死家臣数目达到十八人时,尽管身遭疾病折磨,他仍然围绕自己的死和十八个武士死的问题,翻来覆去地思考。他想生者必灭,老树枯朽死去,小树随后枝繁叶茂起来。从嫡子光尚身边的少壮派方面来看,他们已经不需要自己任用过的那批老成持重的家臣了。这些人甚至将变成他们的绊脚石。自己固然想让这些活人活下去,并像对待自己那样,为光尚效力,而实际上表示

为光尚效力的已有数人,说不定正在摩拳擦掌等待时机呢!然而他们多年来在尽职尽责过程中,定会招来一些怨恨,至少也会成为嫉妒的目标,看来硬是要他们活下去,也许并非明智之策,同意他们殉死或许是大慈大悲之举。这么一想,忠利心中多多少少感到些慰藉。

请求殉死并得到允许的十八人是寺本八左卫门直次、大塚喜兵卫种次、内藤长十郎元续、太田小石郎正信、原田十次郎之直、宗像加兵卫景定、同吉太夫景好、桥古市藏重次、井原十三郎吉正、田中意德、本庄喜助重正、伊藤太左卫门方高、右田因幡统安、野田喜兵卫重纲、津崎五助长吉、小林理右卫门行秀、林与左卫门正定、宫永胜左卫门宗祐等。

寺本的祖先居住在尾张国寺本地方,名叫寺本太郎。太郎之子内膳正效力于今川家族。内膳正之子叫左兵卫,左兵卫之子是右卫门佐,右卫门佐之子是与左卫门。他在征伐朝鲜时,属于加藤嘉明部下,立过战功。与左卫门之子则是八左卫门,他在固守大阪城时,曾在后藤基次手下做事。后被招募到细川家,俸禄千石,并任五十条枪队头目。四月二十九日,在安养寺剖腹。享年五十三岁。藤本猪左卫门是其断首人。大塚喜兵卫,俸禄一百五十石,担任巡捕。四月二十六日剖腹。断首人为池田八左卫门。内藤长十郎的情况已如前述。太田,祖父传左卫门效力于加藤清正,在加藤之子加藤忠广被削去封位时,传左卫门及其子源左卫门流浪街头。小石郎则是源左卫门的次子,被细川家召为侍童,俸禄一百五十石,此次殉死者中的先行者。三月十七日于春日寺剖腹。十八岁。断首人为门司源兵卫。源田,俸禄一百五十石。一直跟在主人身边。四月二十六日剖腹。断首人是镰田源太夫。宗像加兵卫和同吉太夫兄弟俩,系宗像谏议大夫氏贞的后裔,在亲清兵卫景延那一代应召效力。兄弟二人的俸禄均为二百石。五月二日,哥哥在流长院、弟弟在莲政寺剖腹。哥哥的断首人名叫高田十兵卫,弟弟则由村上市右卫门为其断首。桥古,出云地方生人,战国时代豪族尼

子的后裔。十四时应召而去,俸禄百石,充当内侍。专司主人用餐前的试毒一职。忠利病重后,还曾枕在桥古腿上休息。四月二十六日,剖腹于西岸寺。正当他要剖腹时,微微传来城楼上的鼓声。他命令跟来的家丁出去听一听是什么时辰。家丁回来说:“只听到最后四下,弄不清总共敲了多少下。”桥古和在场的人脸上浮出了笑容。“你让我临终还能快心一笑!”说完,命令家丁给他脱下和式礼服,剖腹而死。断首人是吉村甚太夫。井原是个年领三人份十石禄米的下级武士。剖腹时,由阿部弥一右卫门的家丁林左兵卫担当断首人。田中是为世人留下《阿菊故事》的那位阿菊的孙子,也是忠利到爱宕山求学时的幼年朋友。当时忠利决定出家,田中曾私下予以劝阻。后被召为内侍,俸禄二百石。他的算术极佳,发挥了很大作用。年老后,获准可戴着风帽坐在忠利跟前。他向光尚要求殉死未被允许,于是在六月十九日那天,将短剑刺入腹部后提出申请,终于得到许可。由加藤安太夫做他的断首人。本庄是丹后地方人,流浪当中被忠利的值宿侍卫本庄久右卫门召募到手下。因在仲津捕获暴徒有功,年领禄米十五石。改姓本庄也是从此时开始的。四月二十六日剖腹自杀。伊藤负责管理府内财物进出一职,是领取年度禄米的下级武士,四月二十六日剖腹,由河喜多八助为其断首。右田,大伴家族的浪人^①,忠利以俸禄百石召为武士。四月二十七日在自家剖腹。享年六十四岁。断首人是松野右京的家丁田原勘兵卫。野田,天草守门下的老家臣野田美浓的儿子,被忠利召为领取年度禄米的下级武士。四月二十六日于源觉寺剖腹。断首人为惠良半卫门。有关津崎的情况,另行书写。小林,十石级禄米的下级武士。剖腹时的断首人为高野勘右卫门。林与左卫门正定,南乡下田村农民,被忠利召募为领取十人份十五石禄米的家丁,担任百花园公馆的园丁。四月二十六日于佛严寺剖腹。仲光半助是其断首人。宫永,领取两人份十石禄米,专司厨房一应杂务,也是曾向前代主公请求殉死的第一人。四月二十六

^① 离开主人,失去俸禄到处流浪的武士称为浪人。

日于净照寺剖腹，斩首人为吉村嘉右卫门。这些殉死者当中，有的埋葬在自家的祖庙里，有的葬于高丽门外山中的祠堂旁。

领取年度禄米的下级武士殉死者相当多，其中津崎五助的事迹尤其有趣，故而专此书录。

五助是年领六石禄米的武士，忠利的牵狗人。他始终陪伴忠利在野外放鹰捕猎，得到忠利的赏识。他再三恳求才获得殉死的许可。但是长老家臣们却说：

“其他殉死者都得到了高官厚禄，享受荣华富贵，而你不过一介牵狗的嘛。你精神可嘉，得到老爷许可是你的无上荣光。不过你到此为止吧！别为老爷去殉死啦，好好为现在的主子效力吧！”

然而，五助无论如何听不进去。五月七日，他牵着经常陪同狩猎的狗去了追回田那儿的高琳寺。临行，老婆送到门口说道：“你好歹也是个男子汉，要有点志气，不能落在高官显贵们的后边！”

津崎家以往生院为祖庙，但由于往生院是与德川将军家族有关系的寺庙，所以他予以回避，选定高琳寺为葬身之地。五助走进墓地一看，事前托付好的断首人松野缝殿助已先期到达，正在等他。他把背在肩上的浅蓝色口袋放下，取出饭盒，打开盖子，里边盛了两只白米饭团。他把饭团放在猎狗前边。那狗没有马上去吃，而是摇起尾巴，瞅着五助的脸。五助如同和人说话一样，对狗说道：

“你是个畜类，可能你还不知道，抚摸过你脑袋的老爷已经过世。因此，蒙受恩德的达官显贵们今天都剖腹自杀了。我虽是个身份低贱的人，但是靠领取禄米而得以存活的生命，和高官显贵们没有什么不同，因受到老爷的关爱而产生的感恩戴德之心也是一样的。所以我现在要剖腹而死。我死后，你从今天起将变成一只野狗。所以我觉得你实在可怜。陪同过老爷的猎鹰已在岫云院钻入井中死掉。你怎么办呢？不想和我一起死吗？如果宁愿做野狗也想活下去，那就把这两只饭团吃掉吧！要想死可别吃啊！”他说完瞅着狗，那狗也一直瞧着五助，不吃饭团。

“这么说，你也要跟着死啦？”五助说完，使劲儿盯着狗。

猎狗叫了一声后摇起尾巴来。

“好吧！可怜的狗，那就一块儿死吧！”五助说罢，把狗抱过来，拔出短剑，将狗刺死。

五助将猎狗尸体置于身旁。然后从怀中取出一纸文章，在面前展开，并用小石块镇好。就像哪家公馆举行诗歌会时所见到的情景，将一张宣纸横着对折起来，如同常见的和歌草稿，上面写道：“诸位老家臣，教我莫剖腹；劝也不回头，才像我五助！”没有署名。因为歌词里写着五助，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重复。这个朴素想法自然而然地与惯例相符。

五助觉得已无疏漏之处，于是说道：“松野武士，拜托啦！”他盘腿坐好，放松肌肤。然后倒持带着狗血的短剑，高声说：“饲鹰班的师傅们，你们怎样了？我牵狗人现在可要走啦！”说完，快意地笑了一声，并以利剑在腹部切开一个十字。松野从背后砍下其首级。

五助虽是个身份低微的人，其遗孀却领到和其他殉死者同样的津贴，因为他们继承家业的儿子自幼就离开家门做了和尚。她领取了五人份的禄米，重新分到房屋，一直活到忠利去世三十三周年的时候。五助死后，他侄的儿子成为第二代五助。此后，他们家在后备队效力，代代相传。

除获得忠利许可而殉死的十八人外，还有一个名叫阿部弥一右卫门通信的人。他先是姓明石，幼名猪之助。老早即在忠利身边效力，身份为俸禄一千一百石级。平定岛原之乱时，他的五个孩子当中，有三个立下军功，均按新定标准获得二百石的俸禄。整个家族中都认为弥一右卫门应当殉死，其本人每次轮到夜间陪护时，也一再恳求殉死。然而忠利无论如何不答应。

“你的心意我完全领了。不过你还是活下去，为光尚效力吧！”他无论怎样请求，忠利始终以同样的话加以拒绝。

说起来，忠利有个怪癖，听不进弥一右卫门的话。早在多年以前就如此。当时右卫门还叫幼名猪之助，给忠利做侍童。一次，猪之助对忠利说：“给您把饭端来吧？”回答是“不，我不饿！”可是当别

的侍童问时,忠利便回答:“好,让他们端来吧!”忠利一见到猪之助那张脸儿,就觉得别扭。那么他是否挨骂呢?并非如此。他工作勤勤恳恳,无人可比,办事精明细致,绝无疏漏,所以即便想骂也无从骂起。

别人需要吩咐才去做的事,弥一右卫门则用不着人示意便能主动完成。同样,别人经请示才去做的事,他不打招呼便去做。而他所做的事总能做得恰到好处,让人无懈可击。于是他逐渐养成一种凭借不服输的拧劲儿做事的倾向。忠利最初只是下意识地见他面就觉得别扭,后来知道他是凭着一股拧劲儿去做事,便有点讨厌他。虽说讨厌,但头脑敏捷的忠利回忆一下右卫门为何变得如此后,发现那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于是忠利想改掉自己的别扭劲儿,却因日积月累,天长日久,变得难以改正了。

不论谁,都有喜欢的人或讨厌的人。但是仔细琢磨,为何喜欢?又为何讨厌?往往找不出像样的根据。忠利不喜欢弥一右卫门也是如此。不过右卫门身上必定有难于和别人亲近融合之处。从他很少有亲密朋友这点来看,便可知道。谁都把他作为优秀武士加以尊敬,但没有人试图接近他。偶尔有人出于好奇心试了一下,不久便失却耐性,敬而远之了。有个年长者,在他还叫猪之助,头上留着束发时,经常主动同他搭话,动不动帮他做事。这位老者说:“阿部这人实在精明,为人处事滴水不漏啊!”表示甘拜下风。考虑到这种情况,忠利想改而未能改掉的毛病,就不足为怪了。

总之,弥一右卫门多次请求殉死,均未得到许可,就在此时,忠利病故。在忠利即将归西之前,右卫门再次说:“不肖弥一右卫门从不曾向您提过要求,这是我生平惟一的请求。”然后目不转睛地瞅着忠利,忠利也注视着弥一右卫门,并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请你为光尚效力!”

弥一右卫门经过深思熟虑,下定了决心。他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地位,在这种时候不去殉死,而苟存于世,同家人朝夕相见,恐怕百分之百的人最终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或者明知死得不值仍去剖腹,或者变成浪人离开熊本,恐怕别无出路了。不过我就是

我,那好吧!武士不同于小妾,决不能因为不讨主人喜欢,就无立身之地。他心中这么想着,每天一如往日,照例办公。

很快到了五月六日,十八个人已全部殉死。这桩事在整个熊本闹得沸沸扬扬。某人死前说了什么,谁的死法最为干净利落等,全都是这类话题。过去本来就很少有人主动和右卫门搭讪,谈些工作以外的事,而自打五月七日以后,他即便来到老主人的公事房也一样,越发感到孤独寂寞了。他知道,同僚们明明看着自己却装着没看的样子,有的偷偷从一旁瞧着,有的则在背后看,这些他都知道。他深感不快。心想,本人并非惜命才苟活下来,不论把我想得何等的坏,恐怕他也不会说我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吧!如果现在立马可以死,我就死给你们看!想到这儿,他昂首挺胸,走进公事房,然后又昂首挺胸走了出去。

两三天后,阿部弥一右卫门听到一个岂有此理的闲话。不知出自谁口,说什么“看来阿部庆幸自己没被允许殉死,过得不错,其实没有许可也并非不能剖腹殉死啊!看样子,阿部的肚皮和别人不同啊!那就把葫芦瓢涂上油^①再割好啦!”弥一右卫门听后感到非常意外。想骂尽管骂,骂什么都可以!但是不管横着看,还是竖着看,怎能把我弥一右卫门看成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呢!当然也许你们说得对,好吧,那我就用涂油的葫芦瓢把我这肚皮割给你们看看吧!

那天,弥一右卫门离开公事房后,派出快使去叫住在别处的两个儿子来山崎公馆。又吩咐人将居室和客厅间的隔扇去掉,命嫡子权兵卫、次子弥五兵卫以及束着长发未成年的五儿七之丞等三人坐在身旁,自己正襟危坐,等候老三、老四的到来。权兵卫幼名权十郎,平定岛原之乱时,干得出色,按新规定得俸禄二百石,是个不亚于父亲的年轻小将。在这件事情上,他只问过父亲一次:“听说主公没答应,是吗?”父亲回答说:“嗯,没答应!”除此以外,他们

^① 挖苦语。葫芦本圆形,无法割东西,涂上油则更滑,更无法割。此处用以说明对方胆小怕死。

没做过任何交谈。他们父子间对各自的想法,了如指掌,无须说出。

不久,两盏灯笼进入门内。三弟市太夫、四弟五太夫几乎同时到达大门口,然后脱去雨具,来到客厅。自“七七”第二天起,便阴雨连绵,黑云密布的天空就不曾放晴过。

纸拉门大敞四开,依旧暑热如蒸,风丝不动。然而烛台上的火苗却不停地摇曳。一只萤火虫从庭园的树丛中飞了过去。

主人环视在座的人后,开口道:“深更半夜派人叫你们,现在都到齐了。整个家臣中在议论的事,想你们也一定知道了。听说我弥一右卫门这个肚子用涂油的葫芦瓢才能割!我想那就照他们说的,我现在把葫芦涂上油来割肚子。你们当面看清楚!”

市太夫、五太夫均在平定岛原之乱中立过军功,按新规定的得二百石俸禄,分别住在另一处家中,尤其市太夫老早作了光尚的扈从,成为父亲的接班人,人人羡慕。这时,市太夫向前移动了一下身体,说道:“是的,我全知道了。我听同伴议论说,弥一右卫门公按照前一代主公遗言,要继续为现在的主人尽忠哪!父子兄弟仍旧一起为主人效力,真是可庆可贺呀!这言外之意,真令人切齿难忍!”

父亲弥一右卫门听后笑了:“我说的没错吧!不过不必去理睬那些只看见鼻子尖的短视家伙们!按照上意,不该死的我死掉,恐怕会有人说,弥一右卫门未经许可而剖腹。你们是我的儿子,他们会因此来欺侮你们。你们生为我的儿子,这是命啊,无法改变!受污辱时,大家一起受吧!兄弟间别吵架!好吧,你们好好瞧着,我用葫芦瓢来剖腹!”

弥一右卫门说完这番话,当着孩子们的面,敞开腹部,然后举刀自左向右刺穿颈项而死去。未能完全理解父亲内心的五个孩子,此时很悲伤,但他们同时又感到似乎从迄今那种焦虑不安的境界中离开一步,放下一个沉重的包袱。

“大哥!”二儿弥五兵卫对嫡子说道:“爸爸说兄弟间不要吵架,这点谁都不会有异议的。不过,我在平定岛原之乱中表现不佳,没

有得到俸禄,恐怕以后会成为你的累赘。但是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是你手中一枝可靠的枪。你要相信这一点!”

“这还用说!今后会怎样尚难预料,不过,我得的俸禄就等于你是你得的!”权兵卫说完,抱着胳膊,皱起眉头。

“是啊,事情结果如何还不知道。不过,听说有人议论,说事后剖腹和同意殉死的不一样!”老四五太夫说道。

“那是明摆的事。不过,不论遇到什么事,”老三市太夫说到这儿停顿一下,瞧着权兵卫,“不管遇到什么事,兄弟间都不要四分五裂,单独行事,要齐心合力,共同对付!”

“嗯!”权兵卫应了一声,但观其模样,并没有宽下心来。他内心里安慰着弟弟们,口头上却不会和颜悦色地表达出来。而且不论什么事,他总爱独断专行,轻易不与人商量。所以弥五兵卫和市太夫才加以叮嘱。

“兄长们聚集在一块儿,谅他们不会轻易说爸爸的坏话!”留着束发的七之丞说道。他说话女声女气,不过话中饱含着坚定的信念,犹如照亮黑暗前途的光明,照亮着所有在座人的心胸。

“好吧,那我就把情况告诉母亲,然后让姑娘媳妇们过来向遗体告别吧!”权兵卫说完,离开座位。

从四品下侍从兼肥后守光尚继承家业的仪式已结束。家臣当中,有的得到新封领地,有的增加俸禄,有的升任新职。尤其十八个殉死武士的家庭,均受命由嫡子直接继承家业。只要是嫡子,年龄再小也不例外。寡妇、老年父母给予救济。分得房屋或宅基后,连建筑、修缮也由上边派人完成。他们都是和前代主公关系密切的门户,甚至陪同主公奔赴黄泉,所以在整个忠利家族中,只有羡慕的人,而无嫉妒者。

然而,阿部弥一右卫门的遗族,在家业继承问题上受到非同一般的处理。嫡子权兵卫不能直接继承父业。弥一右卫门的一千五百石俸禄领地给分成数份,并且还分给了他的弟弟们。整个家族的俸禄领地相加起来,和以前虽无不同,但是,作为本家继承人的

权兵卫,却变成身份地位很低的人。不用说,权兵卫的威望大减。而他的弟弟们,个人薪俸领地虽有所增加,但过去有个千石以上领地的本家,始终有大树底下好乘凉之感,如今大家变成半斤八两,所以都觉得表面像是关照你,实际是在难为人。

行政之道,只要符合一般做法,便无人去追究责难。一旦反常,就会引起议论,追究责任。正好有个名叫林外记的人,深受新主公光尚器重,一直不离左右,担当御史角色。此人有点小聪明,光尚做少主时,他做陪伴人很合适,但在观察事物、把握总体方面有所缺欠,动不动抓住小事吹毛求疵。他认为既然弥一右卫门未经先主允许而剖腹自杀,就必须将右卫门和真正殉死者之间划一条界线。于是他献策将阿部家族的领地、俸禄分割开来。光尚虽然也是个有头脑的大名,但毕竟初出茅庐,加之和弥一右卫门及其嫡子权兵卫交情不深,缺乏同情心,只看到此种做法对在自己手下当差、关系亲密的市太夫有利,可增加其俸禄,因而采纳了外记的建议。

光尚家族的人强调,十八个武士殉死时,弥一右卫门明明在前代主公身边却不去殉死,因而对他采取了鄙视态度。仅在此两三天之后,弥一右卫门干净利落地剖腹殉死了。此举当否暂且不论,他所受污辱却很难一下消除,没有一个人赞誉右卫门的行为。再者,上边既已允许右卫门的遗体葬于忠利祠堂旁边,那么在家业继承问题上就不该硬性划线,也应如同对待其他殉死者那样一视同仁。如果这样,阿部家族便会感到脸上有光,并且举家会为新主尽忠效力。然而上边做了降级处理,于是光尚府内对阿部家的轻蔑之心进一步公开化。权兵卫兄弟渐遭同伴疏远,快快不乐地度日。

宽永十九(1642)年三月十七日,前代主公忠利病逝一周年。祠堂旁尚未建起妙解寺,先修建了一个叫向阳院的殿堂,将妙解院前代主公的灵位安放在里边,由名叫镜首座的和尚做住持。早在忌日之前,紫野大德寺的天祐和尚便自京都来到熊本。看来将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祀活动,熊本城堡外,自一个月前就为做准备而忙碌。

忌日这天,终于到来。天朗气清,祠堂旁樱花盛开。向阳院周围张挂起帷幕,由兵卒守卫着。光尚主公亲临现场,首先为先主灵位烧香,接着为十九个殉死者灵位上香。然后准许殉死者遗属敬香。他们同时领取一套印有细川家徽的礼服和时装。马弁以上者领取套装长礼服,兵卒是套装短礼服,平民百姓领取香典。

祭祀仪式顺利结束。不过在仪式进行中发生一件奇事。当阿部权兵卫作为殉死者遗属的一员,按照顺序来到妙解院老主公灵位前烧完香,并将离去时,突然从腰间拔出小刀,将发髻一刀割下,供于灵位前。担任现场警卫的武士们,因为事出突然,弄得瞠目结舌,只是茫然看着。当权兵卫没事人儿似的、神情自若地走出五六步时,一个武士刚刚醒过神来,叫道:“阿部公,请等一下!”同时追上去把他拦住,接着又有两三个人扑过来,把他带入另一个房间。

权兵卫在警备员们讯问下,回答道:“大家可能以为我权兵卫是个疯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家父一生做出完美无缺的奉献,故而虽然未得先主许可而剖腹自杀,仍然被列入殉死者名单中,就连作为遗属的我也能够先于他人为先主灵位烧香祭奠。可是我作为不肖后代,不能如同父亲那样为主公效力,这一点看来上边也知道,所以将领地割开分给了弟弟们。可是我感到无颜面对已故主公和现任主公,也没脸面对亡父、同族以及朋友们。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不想今天到了给亡主灵位烧香的日子,突然间,感慨涌上心头,便下定决心削发为僧。我的行为不顾场合,甘愿受罚。我没有发疯!”

光尚听罢权兵卫的回答,心中不悦。首先对他冲着自己指桑骂槐的做法感到不快。其次是说他采纳林外记的意见,做了一件本可不做的事,为此感到不快。刚刚二十四岁的现任主公血气方刚,尚不能完全抑制个人情感和欲望,并且缺乏以恩报怨的宽大胸怀。他立即下令将权兵卫监禁起来。听到这个情况,以权兵卫为首的同族成员,一方面闭门等待上方的处置命令,同时入夜后,大家齐聚一堂,偷偷讨论起家族前途问题。

阿部家族讨论结果,决定托付天祐和尚进行斡旋,他是为参加

前代主公逝世一周年的佛事活动而来,并且现在仍逗留此地。市太夫前往和尚下榻的旅馆,说明事情经过,托请他说情,减轻上边对权兵卫的处分。和尚仔细听后说道:“听您这么说,府上的变化实在令人同情。但我对当今主公的行政之道不好说三道四。不过,要是权兵卫公下令赐死,我将向上请求饶他性命。尤其权兵卫公既已削去发髻,就形同佛门之人。无论如何,我将说服上边不要令他自尽。”市太夫听后怀着希望回到家中。全家人听完市太夫的报告,觉得有了一条生路。光阴荏苒,天祐和尚归京日期临近。和尚打算见到主公相互交谈时,瞅准时机,提出饶权兵卫一命的事。但是怎么也寻不到机会。说来不奇怪,光尚的想法是,如果在天祐和尚逗留期间,处理权兵卫问题,他肯定前来求情。一个大寺院的和尚开口说情,恐怕不能充耳不闻,等闲视之,所以,等和尚走后再做处理吧。和尚终于空等一阵之后,离开了熊本。

天祐和尚刚一离开熊本,光尚立即下令将权兵卫拉到井手口刑场,绑缚斩首。其罪名是竟敢对先主灵位不敬,举止傲上。

阿部家族以弥五兵卫为首,集合一处,商量对策。大家的看法是,权兵卫的行为确实有些不合法度。但是不管怎么说,亡父弥一右卫门既然已被列入殉死者之中,那么从权兵卫作为其继承人这个角度看,如果令其自尽则无话可说,让他像个武士的样子剖腹自杀,大家不会有异议。然而怎么能如此处理呢!像对待强盗似的,大白天就把人捆绑起来斩首!照现在情况看,恐怕他们也不会让我们整个家族安稳过日子。即便不做其他处置,我们作为被斩首罪犯的家属,还有何面目同朋辈们一起为主公效力呢。事到如今,已经无法挽回。先父弥一右卫门诀别时所说,不论发生什么事,你们兄弟间不要四分五裂,就是指此时此刻的情况而言。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迎战讨伐队,直至和他们同归于尽。

整个阿部家族把妻子儿女们也集合起来,在权兵卫的山崎公馆闭门固守。

听说阿部家庭的情况很不寻常,于是派人前去打探。山崎的公馆,大门紧闭,鸦雀无声。市太夫和五太夫的住处也空无一人。

上边决定派兵讨伐。公馆正门由护卫长竹内数马长政指挥，配以副手添岛九兵卫和野村庄兵卫。数马长政，俸禄一千五百石，也是三十挺枪组的组长。另有数马家老家臣岛德右卫门随同。添岛、野村当时均为百石级俸禄的武士。后门指挥由五百石级俸禄的护卫官高见权右卫门重政负责，他也是三十挺枪组组长。随同而去的督察官是畑十太夫和竹内数马手下的副手百石级武士千场做兵卫。

讨伐队定于四月二十一日发兵。头天晚上向山崎公馆周围派出了巡逻兵。夜半，一个蒙面人自院内翻墙而出，被佐分利嘉左卫门巡逻组的步卒丸山三之丞擒获。此后到天明，平静无事。

事前已向权兵卫公馆的邻居发出指示。其一，即便值夜班，在家中也要提高警惕，防止火灾！其二，严禁非讨伐队员进入阿部家公馆捕人！但对院内逃跑者可任意捉拿。

阿部家族在讨伐队发兵前一天得到消息。于是他们先将院内彻底打扫一遍，把那些难看的破烂物件全部烧掉。然后老少齐聚一堂，举行告别酒宴。宴会后，老人妇女自尽，孩子们由各家自己刺死。而后在院内挖一大坑，将尸体掩埋。留下的全部是身强力壮的青年人。由弥五兵卫、市太夫、五太夫、七之丞等四人指挥，将家丁们召集在已拆掉隔扇的大厅里，鸣钟敲鼓，高声诵经，以待天明。举行这个仪式说是为追悼已死老少妻儿，实则消除家丁们的恐惧心理。

阿部家族固守的山崎公馆，后来成为齋藤堪助的公馆，对面是山中又左卫门家，左右邻居分别是柄本又七郎和平山三郎两家。

其中，柄本家原是分占天草郡的三个家族之一。其余两家是天草和志岐。在小西行长^①统治半个肥后郡时期，天草和志岐犯罪被诛，只余下柄本一家，效忠于细川家族。

又七郎平素和阿部弥一右卫门家交往甚密，主人之间不必说，

① 肥后郡领主之一，效忠于丰臣秀吉，关原之战中战败被斩。

妻子儿女们也相互往来。尤其弥一右卫门的次子弥五兵卫善使镖枪,又七郎也爱舞弄镖枪,因而关系亲密,他们曾互相夸口说,“你再怎么棒,也敌不过俺呀!”“不,我怎么可能败在你手下呢!”

于是在前代主公患病期间,又七郎先是听说弥一右卫门请求殉死未成,并从这时起了解到弥一右卫门的心事,深表同情。然后是右卫门剖腹殉死,接着发生家业继承人在向阳院的削发举动,并由此招来死刑,最后则是以弥五兵卫为首全家固守公馆,阿部家族一步步走向厄运,所以又七郎如同自家骨肉至亲遭难一样,感到非常痛心。

一天,又七郎让老婆在夜深人静之后,去阿部家问候。阿部全家违背上意,似正在闭门固守,因此男人不能出入。但是如果知道事情来龙去脉,就不会把他们全家当成坏人加以憎恨。更何况多年来两家一直交往密切。而且作为一个妇道人家,暗地前往慰问,即便日后被发觉也容易搪塞过去。又七郎基于这种考虑才打发老婆前往。老婆听了丈夫的吩咐,高高兴兴地备好充满深情厚谊的礼物,深夜走访了邻居。她是个坚强的女性,她心想如果有一天被发觉,自己主动承担罪责,决不给丈夫添麻烦。

阿部一家喜出望外。如今外边已是花开鸟鸣的大好春天,而自己家却遭逢不幸,既无神佛保佑,又遭世人抛弃,不得不如此闭门抗争。所以他们打心眼里感到让妻子来慰问的丈夫了不起,而相信丈夫的话前来问候的妻子也是好样的,他们觉得又七郎一家的心意,实在难能可贵。女人们流着泪说,落到这种地步死去,恐怕在这世上没谁来为我们祈祷冥福了。那就请您在想起的时候,为我们祷告一次吧。孩子们不准跨出门外一步,所以一见到平日温厚待人的柄本家媳妇,从两边围拢上来,不愿放她回去。

讨伐队围攻阿部家的头天夜晚,柄本又七郎翻来覆去想了很多。阿部一家和自己家关系非常亲密。所以尽管知道日后可能遭到责难,仍然派妻子去慰问。但是明晨上边的讨伐队就要到阿部家来了。这实际上是上边下令讨伐反贼的一场战斗。通知说要注意防火,不准参与。但是他觉得堂堂武士在这种场合岂能袖手旁

观！情归情，义归义。而且自己和对方有约在先。于是他趁夜深人静，轻手轻脚从后门来到微暗的庭院，把固定两家间竹篱上的绳索全部割断。然后回屋做准备，将挂在横木架上的细柄短矛取下，并摘掉带鹰翅家徽的护套，然后坐待天明。

作为派往阿部公馆正门的讨伐队指挥竹内数马，出生于享有武道美誉的家庭。其祖先岛村弹正贵则是细川高国的部下，以强弓手而著名。享禄四(1531)年，在摄津国尼崎战败时，弹正贵则两腋下各挟抱一个敌人，跳入大海同归于尽。弹正之子市兵卫效力于河内八隅家，所以一个时期被称为八隅市兵卫，后分得竹内越领地，遂改称竹内。竹内市兵卫之子吉兵卫，效力于小西行长，在水攻纪伊国太田城堡时，立下战功，丰臣秀吉奖赏给他一件白绢面作战坎肩，上面印着红太阳。征伐朝鲜时，他作为小西家族的人质，被扣押在朝鲜国王李昭的宫中达三年之久。小西家族灭亡后，被加藤清正以千石俸禄召为帐下，但因和主公发生争执，光天化日之下，撤离了熊本城下。为防备加藤家族的追兵，他撤退时，将枪上好弹药，点着引信拿在手中。后来被三斋家以千石俸禄召为部下。吉兵卫有五个男孩。长男矢张吉兵卫，后来削发为僧，改称八隅见山。次子七郎右卫门，三子次郎太夫，四子八兵卫，老五即数马。

数马给细川忠利作侍童，平定岛原之乱时，他正好在主公身边。宽永十五(1638)年二月二十五日，忠利部下正要攻取城堡时，数马向忠利提出请求：“老爷，请派我作前锋吧！”忠利未予理睬。他又再三央求。于是忠利大怒，叫嚷道：“小兔崽子，你随便去好啦！”数马当时十六岁。他“啊！”地大吼一声，向上冲去。忠利目送着他，喊了一声“别伤着！”接踵而上的一个是老家臣岛德右卫门，一个是给主公提草鞋的侍童，还有一个是替主公扛枪的人。主从四人攻了上去。城堡内射出的子弹雨点般密集。于是岛德右卫门抓住数马身上的深红色作战坎肩下摆，往后拉他。数马挣脱之后，沿城堡石壁向上攀登。岛德右卫门无可奈何也跟着向上爬去。数马终于突入城内，厮杀一阵，手部负伤。从同一地点攻进的立花宗

茂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武士,已经七十二岁,原在柳川地方任官,后来做了飞弹地方守护。他看到当时的战斗场面,赞扬渡边新弥、仲光内膳和数马三人干得漂亮,并为他们颁发了集体军功奖状。攻陷城堡后,忠利赠给数马一把著名刀工打造的短剑,并将其俸禄增加到一千一百五十石。那把短剑一尺八寸长,无铭文,直线淬火,刀基锉纹与刀身平行,固定剑柄销钉的金属板上有三组九耀星图形^①,剑鞘以黄金作饰,镶以红铜边。有两个销钉孔,其中之一以铅灌注。忠利一直珍藏这把好剑,即便送给数马以后,每逢登城时,便说:“数马,把剑用一下!”借来后,佩带在身上。

接到光尚讨伐阿部的命令后,数马高高兴兴来到公事房。这时有个同伴嘀咕道:

“搞邪门歪道的家伙也有用处哪!让你挂帅攻打正门,亏这林公想出的好主意啊!”

数马竖起耳朵听后问道:“你说什么?原来这次部署是由林外记提出来后,主公才下令的?”

“是啊!是林外记提出的。他说数马是已故主公破格提拔的人,也该知恩图报,这回就派他去吧!真是意外的福气啊!”

数马“哼”了一声,紧皱眉头。“没有什么了不起!顶多是个战死嘛!”他斩钉截铁地这么说了一句,便起身走了。

光尚得知数马有情绪后,派人到他公馆,对他说:“别受伤,干得干净利落些!”数马对来使说:“请禀告主公,我已聆听到他的宝贵指示。”

数马从同伴口中得知此次任务为林外记所推荐,当即下决心要战死在搏斗中。这是他坚定不移的决心。关于林外记说让他报恩这件事,他虽是无意中听到的,但是用不着问,只要是林外记向上推荐,他就必然这么说。想到这儿,数马感到坐立不安。不错,自己得到过已故主公提拔,但是成年以后,自己不过是众多侍从中的一员,并没有受到特别关照。每个人都得到主公的恩惠。为什

^① 细川忠利的家徽。由中间一颗大星、周围八颗小星组成。

么惟独我必须知恩图报？这是何道理呢？不言而喻，他的意思是说上次本应殉死而没有死，所以这次才派你到有生命危险的地方去。我随时都愿意舍弃生命，但我不想为补救上次的殉死而去死，我现在都不怜惜生命，干嘛在主公烧“七七”的最后一天却舍不得殉死呢！这是没有道理的！究竟亲密到何等程度需要殉死，并没有划定一条分明的界线。同在主公身边做事的年轻武士中，无人提到殉死问题，所以我就活了下来。当时如果可以殉死，我会先于别人去死的。我一直以为此事大家都一清二楚。如今却给我打上烙印，认定我是个该殉死而没死的人，实在令我悔恨万分。我受到无法洗刷的玷污。以如此奇耻大辱加害于人，恐怕只有他林外记才干得出来。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主公为何会采纳他的提议呢？不过，为林外记所伤尚属可忍，倘若被主公遗弃，那可无法忍受。岛原之战当中，我请求攻城时，老主公不允许，那是因为老主公有意不让身边的护兵加入先锋中去。但此次光尚主公所说“别受伤”和老主公所说不同。他的意思是你要爱惜你那宝贵生命！有何可宝贵的呀！这分明是再次用鞭子抽打我的旧伤啊！我现在只想快点去死。虽然死亦无法洗刷所受耻辱，我却仍然想死。死得不值也不妨，总之一死了之。

数马想到这儿，已经不能自己。于是他对妻子只简短地说了句：“上边命令我讨伐阿部家。”便一个劲儿地做起准备来。那些殉死者个个都丢掉心事，从容而死，数马的内心却是为逃避痛苦而急于求死。正名岛德右卫门知道内情，和主人下了同样的决心，除他之外，全家无一人理解数马的苦衷。今年二十一岁的数马，去年刚娶来一个小姑娘般的媳妇，她怀抱不满一岁的女儿，在屋内一味转来转去。

出战前一天，即四月二十日夜，数马擦洗完毕，将脑门上方的头发剃成半月形，然后又点燃忠利赠送的名香熏发。他上下一身白，肩部斜挎着白色布带，头缠白布条，衣肩缝上识别敌我的纸制

符号。腰间佩带着二尺四寸五的正盛剑^①。这是他祖先岛村弹正在大阪尼崎阵亡时，留给故乡的纪念品。同时又把首次上阵时，忠利送的短剑佩好。门口战马嘶鸣。

数马手持短矛走到庭院时，把草鞋带打了个正结，将多余部分用小刀割下扔掉。

前往阿部公馆后门的是高见权右卫门。他原姓和田，是曾居住近江国和田的和田但马守的后裔。他先是追随蒲生肾秀，至和庄五郎那一代，改为细川家族效力。庄五郎在岐阜的关原之战中成为有功之臣，隶属于忠利的哥哥与一郎忠隆的部下。忠隆于庆长五(1600)年在大阪因让妻子提前逃跑避难，受到父亲责罚，皈依佛门，法号休无，此时他四处流浪，而庄五郎一直陪同他游访高野山、京都等地。就在这时，忠利把庄五郎召到小仓，改称高见氏，任命为值班护卫长，俸禄五百石。庄五郎之子便是权右卫门。岛原之战中立过功劳，但因违犯军令一度被免职。事隔不久，复事旧主，委以警卫长。权右卫门为讨伐阿部家做准备，他穿上印有黑色双羽形家徽的衣装，取出一一直珍藏的长船刀^②，佩在腰间，然后手持十字矛枪，离开了家门。

竹内数马手下有岛德右卫门，而高见权右卫门则带了一个侍童。在阿部家族出事的两三年前，一个夏日，这小侍童趁歇班时间躺在屋内睡午觉。这时一个同伴完成护卫任务回来，裸着身体，提着水桶去井边打水，突然发现这个侍童正在睡觉，于是说道：“好啊，老子刚护卫回来，你连桶水都不给打，睡大觉！”说完上去踢他的枕头。侍童跳了起来。

“你说得对。不过，我要是醒着，会给你打水的。可你凭什么踢我的枕头？咱们没完！”说着，突然拔刀向同伴身体斜砍下去。

接着他又轻轻跨在对方胸口上方，补刺了致命一刀。然后跑

① 正盛文笔(1501—1520)，著名刀工。

② 长船，地名，在今冈山县东南。此地产的刀剑，刀身略向后弯，以此得名。

到上司屋里讲了事情经过。“我本应当场自杀,但怕上边怀疑我,所以……”说着脱光膀子就要剖腹。这时他的上司说:“你先等一下!”然后把事情报告了权右卫门。权右卫门刚办完公事回来,连衣服都没更换,径直前往公馆向忠利禀报。忠利说:“这样做没错呀!不必自杀!”从此以后,这个侍童便把生命交给了权右卫门,一心为他效劳。

侍童身背箭壶,手提短弓,跟随在主人身旁。

宽永十九(1642)年四月二十一日,春秋季节常见的薄云天气。

为攻打盘踞在山崎公馆内的阿部家族,竹内数马一伙人马,拂晓时分来到正门前。通夜鸣钟敲鼓的山崎公馆内,现在鸦雀无声,令人觉得像是一座空房。大门紧锁。木板墙上方,高出二三尺的夹竹桃末梢挂着蜘蛛网,网上小珍珠般的露珠闪亮。一只燕雀不知从何处飞来,突然消失在墙内。

数马飞身下马,查看一下动静,然后下令“打开大门!”两个小步卒越过板墙跳入院内。见大门周围没人,他们将锁头砸开,取下门闩。

邻居柄本又七郎听到数马手下步卒开门的声音,便踏破前夜已割断绳索的竹篱,窜进院内。他们几乎每天来来往往,所以对其家中,包括边边角角处也知之甚详。他端着短矛,从厨房门跑进去。客厅门紧闭,阿部家严阵以待,准备一个一个擒拿窜入房内的讨伐者。第一个发觉后门有动静的是弥五兵卫。于是他也提着短矛去厨房查看。两个人面对面走到几乎是枪尖碰枪尖的距离。“噢,是又七郎啊?”弥五兵卫打招呼说。

“是我。当初你可是夸下海口的!我现在领教你枪法来啦!”

“欢迎光临。那就请吧!”

二人各退一步,交起手来。论枪法还是又七郎技高一筹,拼搏一会儿之后,弥五兵卫胸部被狠狠地刺中一枪。弥五兵卫当啷一声扔掉短矛,欲退回客厅。

“胆小鬼,别走!”

“不，我不会逃走。我要剖腹去！”说完回到客厅。

就在这当儿，留着发髻的七之丞喊了一声：“叔叔，我来和您战一回合！”他风驰电掣般地跳出来，朝着又七郎的大腿刺了一枪。善使手段的又七郎把交往密切的弥五兵卫刺成重伤，紧张情绪不觉松弛下来，因而被少年刺伤，当场弃枪倒地。

数马进入院内，将手下人马布置到公馆各角落。然后，他率先来到房门口察看，迎面的木门敞开一道细缝。数马刚要动手开门，岛德右卫门上前将其推开，匆忙耳语道：

“请您等一下。您今天是总指挥呀！让我先上！”

德右卫门哗啦一声把门打开，一跃而入。预先埋伏在门里的市太夫举枪便刺，德右卫门右眼被刺中，跌跌撞撞倒向数马身上。

“真碍事！”数马一把将德右卫门推开，突了进去。市太夫、五太夫端着标枪朝数马侧腹左刺右突。

添岛九兵卫和野村庄兵卫接着冲了进去。德右卫门不顾疼痛，又冲回来。

这时，从后门破门而入的高见权右卫门，挥舞十字标枪，冲着阿部家的家丁们拼命刺杀，来到客厅。千场作兵卫也紧随其后闯了进去。

双方的家丁武士混杂交错，吼声大作，相互击杀。那客厅面积虽说已把隔扇去掉，仍不足三十铺草席大小。如同打巷战比进行野战更为惨烈的道理一样，这场室内厮杀简直像蠕动在盘中的百虫相互咬杀吞食，惨不忍睹。

市太夫和五太夫不分对象逢人就刺，与此同时，自己也身受无数处枪伤。即使如此，他们仍然不屈不挠，丢下矛枪，拔出刀剑来回砍杀。七之丞不知何时已倒在地上。

被刺穿大腿的柄又七郎卧伏在厨房里。高见的部下见状说道：“您受伤啦。干得很漂亮，快撤回吧！”说完穿过厨房，向屋里跑去。

“我的腿要能往回走，我何不冲进去厮杀！”又七郎满脸不快，悔恨不已。这时跟随主人进院的一个家丁跑过来，架着又七郎肩

膀撤了出去。

柄本又七郎的另一个家丁天草平九郎守护着主人的退路，他拉开短弓射击出现在视野中的敌人，当场被打死。

竹内数马手下的岛德右卫门首先战死。接着枪组组长添岛九兵卫也被打死。

高见权右卫门挥着十字矛枪厮杀时，手持小弓的侍童一直在主人那上下飞舞的枪下射击敌人，他最后也拔刀搏杀。此时，他突然发现一个人正用步枪瞄准权右卫门。

“那颗子弹由我来接收！”侍童说着站到权右卫门身前，射来的子弹正好打中他，当场死亡。从竹内数马队抽调到高见部下的枪组组长千场作兵卫身负重伤，来到厨房从水缸里舀水喝，然而他已战得筋疲力尽，当场倒下。

阿部家族中，弥五兵卫首先剖腹自杀，市太夫、五太夫、七之丞等终因伤势过重，均已断气。家丁也大多战死。

高见权右卫门将室内外的人员集合起来，下令把阿部公馆后身的仓库拆毁点燃。风丝不动，薄云蔽空，烟雾腾升，远处也看得到。然后他们踏灭余火，并用水浇湿地面后，撤走人马。厨房中的千场作兵卫及其他重伤号，在家丁或同伴的搀扶下跟在后边。此时正好是下午两点整。

光尚常常去同族主要成员家中游玩。派兵讨伐阿部家族的二十一日这天，他一大早便去了松野左京的公馆。

从公馆所在地花田看去，山崎就在对面不远处，所以光尚离开公馆时，阿部家族住处的方向，传来嘈杂喧闹、物体碰撞的声音。

“现在已经攻进去了吧！”光尚说着，坐入轿中。

当他坐着轿子洋洋得意走约百十米时，送来紧急报告。这时方知竹内数马已战死。

高见权右卫门率领整个讨伐队，撤到光尚所在的松野家公馆前，请求禀报有半阿部家族已被全部消灭的战况。光尚答应立即接见，于是让权右卫门绕道来到公馆客厅的院中。

篱笆上开放着雪白的水晶花，权右卫门打开篱墙上用竹条树枝编成的小门进入院内，俯身跪在草坪上。光尚见面后说道：“你受伤啦！太辛苦你们啦！”权右卫门印有双羽家徽的衣装上血迹斑斑，加上临撤时用脚踩踏库房余火，所以浑身沾满炭末和灰尘。

“哪里，不过一点擦伤。”权右卫门不知被谁朝着心窝狠命刺了一枪，幸亏刺到怀中的一面镜子上，枪锋滑离，因而伤势轻微，只在擦鼻纸上渗出点血。

权右卫门将每个人作战时的勇武场面，作了详尽汇报，并且把头功让给了阿部的邻居柄本又七郎，他单枪匹马上阵，使弥五兵卫身负重伤。

“数马情况怎样？”

“他从正门率先突入，所以我没看到。”

“是这样啊！你让大家都到院里来吧！”

权右卫门把所有人都叫进来。除重伤号被抬回自己家外，全体队员都跪伏在草坪上。参战的人浑身是血。帮忙烧仓库者身上只沾了些炭灰。不过在满身灰尘的人当中，有个叫畑十太夫的。光尚问道：

“十太夫，这回干得怎样？”

他回答了一声“是”，便低头不语。膀大腰圆的十太夫是个胆小鬼，他一直在阿部公馆外边徘徊转悠；临撤前放火烧仓库时，才胆战心惊地进入院内。听说他当初接受命令参加讨伐队时，在往隔壁房间去的路上，剑术家新免武藏对他说：“有菩萨保佑，定会大吉大利！你要多立战功！”说完照他背部捶了一拳。当时十太夫吓得面如土色，本想伸手把往下掉的裤带重新系紧，却因两手发抖，无法系紧。

光尚起身说道：“大家干得很出色呀。回去休息吧！”

竹内数马有个幼小的女儿，上边允许他家收留养子以继承家业，但是后来绝子断代。高见权右卫门增加俸禄三百石，千场作兵卫、野村庄兵卫各增加五十石。柄本又七郎那儿，由老家臣负责，

派遣队长谷内藏之允作为使者,传达上边的表彰之词。亲朋好友来祝贺,又七郎则笑着说:“元龜天正(1570—1591)那时候,攻城略地易于反掌,而今讨伐阿部家族更是小菜一碟,小菜中的小菜!”两年之后,正保元(1644)年夏,又七郎枪伤痊愈,因而去拜见光尚。光尚给了他十条洋枪后,说道:“为根治枪伤,你想采用温泉疗法也可以啊!另外在城区外送你一处别墅地,自己选地方吧!”又七郎在益城小池村选了一块宅基地。那儿背靠长满竹木的藪山。于是光尚说:“那把藪山也送给你吧?”光尚让他表态。但又七郎予以辞谢,并说府上平日也需要竹子,一旦发生战事,更须大量竹制盾牌,如果我收下此山会于心不安的。这府藪山从此不作处理,永世保留在那儿。

畑十太夫被革职流放。竹内数马之兄竹内八兵卫,私自参加讨伐队,却不在其弟战死的现场,故令其禁闭家中。另有城中守备员之子身为侍童的某某,住在阿部公馆近处,他接到命令担任火警值班,于是当晚同其父一起竟爬到阿部家房顶,扑灭火种。后来发觉自己的行为有违上边让参加值班的指示,因此欲辞职离队。光尚却说:“那不是胆小怕事。以后稍加注意就行了!”把他留了下来。光尚去世时,此人剖腹殉死。

阿部家族的尸体被拉到井出口处逐个检验。在白川河将每个死者伤口洗净并查看时发现,弥五兵卫被柄本又七郎刺穿的胸部伤口,比谁的伤口都整齐美观,于是又七郎的脸上更加光彩了。

大正二(1913)年一月

佐桥甚五郎

侯 为 译

丰臣秀吉进攻朝鲜之后，朝鲜与日本断绝了交往。但后主德川宗室的对马守义智奉接德川家旨意特别关照，在庆长九(1604)年末，容许松云孙、文彥、金考舜三位僧人从朝鲜来日本考察。德川家康让他们在京都紫野的大德寺住下，令其翌年春天与秀忠一起赴江户(即东京)谒见将军。

其间时隔一年，在庆长十二年四月，朝鲜首次派使节来访。德川家康此时已经隐退，偏居骏河府。因而朝鲜使节到达京都时，接到先赴江户的指令。使节于闰四月二十四日到达江户的本誓寺，五月六日谒见将军。于十四日离开江户，十九日到达了兴津清见寺。德川家康于翌日二十日午时在骏河府城堡中召见使节。使节暂先进入老中^① 本多上野介正纯宅邸，在此更衣之后入城。

此番来访使节为通政大夫吕祐吉、通训大夫庆暹、通训大夫丁好宽三人。他们从本国带来乘轿。吕祐吉的轿上，有一手捧人造花的偶人饰于坐席右侧。带来的朝鲜国王李昭的国书已在江户递交幕府。其次是通译官金金知、朴金知、乔金知三人。他们乘坐长崎制造的白木轿子。再次是上官二十六人、中官八十四人、下官一百五十四人。总人数二百六十九人。在路过途中各驿站时，还配备了坐骑一百五十匹、驮马二百余匹、脚夫三百余名。

使节在骏河府城楼谒见之前，先将贡品摆放于厢房之中。计有人参六十斤、白麻布三十匹、蜂蜜一百斤、蜂蜡一百斤共四项，与

^① 江户幕府官名，直属将军，总理幕府政务等事宜。

晋献江户将军贡品十一项相比真是天壤之别。由于当初尚无分别进贡江户和骏河府的规制,因此想必是为应急而从贡品中抽出准备的。据说递交江户幕府的国书另册中虽有贡品十一项的目录,但墨色却与正式文本不同。

此日德川家康身着绿色装束,坐在二张席铺高台的云锦坐垫上。三位上使前行至台前,先施二度半拜礼,然后自右向左一字排开。通译官金金知、朴金知、乔金知三人都在廊下行礼。此处不必奉呈国书之类,既无茶点亦无酒菜。稍后,三使节再行二度半拜礼,通译官三人也随之在廊下行礼,礼毕,三位上使带领他们退出。

德川家康目送六位朝鲜人背影远去之后,立刻扭头问道:“有谁认识廊下第三个人?”

身旁有本多正纯等十余名近臣,陪同使节的义智也留在殿内。但听到老将军别有深意的问话,一时间却无人应答。过了片刻义智迟迟疑疑地开了口:

“第三个人是乔金知。”

德川家康先是冷冷地瞟了义智一眼,然后转眼环顾四座。

“难道竟无人记得?我虽已年届六十六岁,却休想对我打马虎眼。天正十一(1583)年,他从滨松销声匿迹,当年二十三岁,今年该是四十有七。厚颜无耻的家伙!居然装扮成朝鲜人。他就是佐桥甚五郎!”

四座近臣面面相觑,仍是一阵沉默。本多像是欲言又止,察言观色,瞅瞅老将军。

德川家康回头看着本多说:“不谈这个。宴请国宾交给你办。”

由于德川家康当年正月二十五日决定偏居骏河府城堡摄政,城建工程尚未完成,故而命令在本多宅邸设宴迎接朝鲜使节。

“要不要暂先查问一下?”本多仍旧承颜候色地问道。

“不。对方必然佯作不知。他的上司或许毫不知情。总之要尽快打发他们离开这里。不准他们与当地人有来往!”

“是。”本多说完急忙退出。

宴会早已操办停当。使节们返回本多宅邸,换好便服准备应

邀赴宴。从城堡归来的本多委派义智若无其事地向更衣休息的吕祐吉打探,此次谒见人等有无熟识老将军者。通译转达回复说,无人见过。而且吕祐吉表现出深感意外,不像有所隐瞒。

宴会中没有签署条约事项。酒肴用罢之后,大泽侍从、永井右近进、城织部三人受老将军吩咐,向三位最高使节赠送三套甲冑、三柄大刀、白银三百锭。向金金知等三人赠送三柄大刀、白银一百五十锭。向上官二十六人赠送白银二百锭,中官以下赠送五百贯赏钱。

按照本多的指令,使节一行当日启程行至藤枝。抵达京都紫野是在五月二十九日,前往大阪是在六月八日,在大阪乘船是在六月十一日。征伐朝鲜时押回的一千三百四十余名男女俘虏,也遵照江户幕府命令,同船遣返。

想当年滨松城堡修建完工,时称三河太守的德川家康入城之后,封派嫡子信康住在此前居所冈崎城堡。于是信康便自称冈崎二郎三郎。这位冈崎公子十八岁时,身边有个比主人小二岁的侍童,名叫佐桥甚五郎。他十分乖巧伶俐,主人有何需要未等开口便着手办好。而且武艺高强,同龄者中无人近得他身。更兼多才多艺,特别吹得一手好笛子。

有一次,信康参拜神社归来经过郊外。恰逢早春,河水乍暖,辽阔沼泽的远处落下一只白鹭。水面波光粼粼,曲曲弯弯的黑土岸边,白鹭宛如随意投下的一撮棉絮。忽有侍童发问,能否击中白鹭,众人议论,终归无法击中。甚五郎先是默然倾听,当众口一词判定无法击中时,他却自言自语似的嘟囔:“那也未必”。此时一个叫蜂谷的侍童穷追不舍地说:“你说能击中,那你倒试试呀!”甚五郎说:“我尽力试试。你赌什么?”蜂谷说:“随身携带物品皆可下注。”“好,那我就试试!”说完甚五郎便来到信康面前请求恩准。信康觉得此事有趣,即令步卒拿来自己的火枪递给甚五郎。

甚五郎说:“中与不中都是运气,打偏了别笑话!”说完,毫不犹豫地放了一枪。一行人屏住呼吸望着白鹭,只见白鹭先是振翅欲

飞,旋即又像一团棉絮,留在了黑土岸边。以信康为首,大家脱口喝彩欢呼。委派一名步卒去借舟板取白鹭,一行人先自回到官邸。

翌日清晨,一件出人意表的怪事,令城堡内的人们震惊。那个叫蜂谷的侍童全身完好无损地死去,而甚五郎也去向不明。有个侍童曾在枪打白鹭后回城时听甚五郎对蜂谷说:“打赌之事回头再商议!”调查死者遗物的官差发现,蜂谷那对尽人皆知的带金签长短日本刀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甚五郎的长短二刀。除此以外,再无其他线索可供判断这件蹊跷命案。不过听侍童们说,蜂谷平日总说此刀来历非凡,珍爱有加,而且甚五郎也一直对此刀赞叹不已。

甚五郎失踪已久,蜂谷周年忌日也过。一日,甚五郎的堂兄佐桥源太夫来到滨松府邸提出恳求,说得知甚五郎藏在附近村中,恳求官府饶他一命。源太夫解释说,甚五郎枪打白鹭时曾与蜂谷打赌,蜂谷说随身携带物品皆可下注。甚五郎有幸击中白鹭,于是叫蜂谷把梦寐以求的宝刀给他。且不自要,可以自己的双刀交换。但蜂谷说,这对金签宝刀来历非凡,不能给他。甚五郎决不让步,说:“身为武士,一言九鼎,不惜性命。就算此刀来历非凡,但你的随身物品中,我只想要它。必须给我。”“不,那不行。我愿舍命,但家传宝刀决不放弃。”“发誓又反悔,你算个狗屁武士!”听到甚五郎辱骂,蜂谷怒不可遏、拔刀动武。甚五郎使出致命一招置其于死地,蜂谷再也没能缓过气来。平日说一不二的甚五郎,终于得到蜂谷的宝刀,他将自己的双刀留下之后隐遁而去。源太夫向德川家康讲述了前后经过,又请求将军饶恕年幼无知的甚五郎。若罪不可赦也不必兴师动众,由自己了结甚五郎性命以此谢罪。

德川家康听过此话,思忖片刻。“听你所言,甚五郎的言行似乎合情合理,但毕竟犯了过失。不过照你所说,念他年幼无知,可令其戴罪立功,饶他一死。”

“遵命。”源太夫伏地拜谢。片刻之后抬起泪眼向德川家康问道:“敢问将军,甚五郎怎样戴罪立功?”

“听说甚五郎聪明伶俐、武艺高强,若要赎罪,派他去征讨甘利之军。”发令之后,德川家康离座而去。

一个满月之夜,甲斐国的武田胜赖将甘利四郎三郎困在远江国榛原郡小山城的守城之中,甘利四郎三郎正在举行赏月宴会。五大三粗的甘利连连用大杯喝酒,还命令年轻武士展示才艺。

“三河水势猛,岸险湍流深。小山挡去路,枉留狂涛声。”

一曲唱罢,四座喧腾。秋夜渐深,甘利将众人打发离场,只留一位新来的年轻人。

“唉!这帮小子真能闹腾!现在才是赏月佳期。再吹一曲笛子给我听听!”说完,甘利枕着年轻人的膝头躺下。

年轻人横笛奏乐。因为甘利总是突然发令,所以他将笛子随身携带。秋夜阑珊,烧残暴露的烛芯上白下红,冰溜子般的蜡泪滴在烛台上,堆成小山。皎洁月华亮过混浊幽暗的烛火,宴会厅沐浴在泛蓝的月光之下。附近有蚰蚰儿和着笛声低吟浅唱。甘利渐渐感到眼皮迷离发涩。

忽然笛声戛然而止。“启禀大人,您冷不冷?”年轻人左手放下笛子并轻轻按住仰躺的甘利左胸,正是淡绿夹衣印着徽纹的位置。

甘利半梦半醒,以为年轻人在为他合拢领口。同时一支冰冷物体从年轻人左手边直透胸底,随即一股温热液体自胸口涌上喉咙,甘利失去了知觉。

三河国颇感头痛的甘利被轻而易举地诛除,甚五郎割下甘利顶髻,作为证据。然后像鼯鼠般轻灵跃下小山城堡,回到滨松的堂兄宅邸。德川家康践约召见甚五郎,避而不谈甘利之事。蜂谷一家虽对甚五郎回归颇感不快,但对老将军的旨意又不能说三道四。

甘利死后小山城堡仍未陷落。其后时局变故迭起。先是在武田信玄死后第七年,上杉谦信也一命呜呼。三十六岁时被提升为右近卫权少将的德川家康全家愈发昌盛。嫡子二郎三郎信康年届二十一岁、二子于义丸(秀康)五岁时,发生了时称之“筑山殿事件”,信康因信长的怀疑而惨烈自杀殒命。其后继承将军高位的三子长丸(秀忠)恰于此年诞生。四子福松丸(忠吉)翌年诞生。此后又过一年,小山城堡这个德川家康多年以来的眼中钉肉中刺终于

陷落，拉开了胜赖毁灭的悲壮序幕。

武田灭亡的天正十(1582)年前后，德川家命运的天平最是大起大落。明智光秀突然崛起，讨伐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与毛利家族修好之后又展开复仇征战。旅途中的德川家康，借助茶屋四郎次郎的资财和本多平八郎的兵力，勉强脱险回到冈崎。当他率军长驱直奔鸣海时，秀吉派来信使，通告了光秀之死。

当德川家康正在大张旗鼓地召集武田信玄的旧臣时，盘踞小田原的北条新九郎氏直笼络甲斐国起义力量急攻而来。德川家康率领不到八千兵力，开赴古府与北条的五万兵马对阵。此时佐桥甚五郎与年轻武士伙伴水野藤十郎胜成却一同从事神社乐师，十分活跃。年末幕府对建功武士奖赏有加，甚五郎虽然也在嘉奖之列，但幕府对藤十郎和甚五郎却无褒赞之辞。

天正十一年，德川家二公主督姬近嫁小田原，滨松宅邸为此忙碌不迭，并拟派使臣到迁居大阪的羽柴家表示祝贺。时为近臣的甚五郎正在老将军起居室隔壁，听到石川与七郎数正已来到老将军面前承接派遣意旨。

“你带个机灵点儿的年轻人去吧！”

“那我就带佐桥。”石川答道。

德川家康好一阵沉默。甚五郎正在纳闷儿，德川家康终于发话：“此人不可放手任用。此间曾听甲州地面来投奔的人说，甘利对他爱如己出，这个惨无人道的家伙却趁甘利睡着时杀了他的头。”

甚五郎听到此话嗤之以鼻，并微微点头，随即悄悄起身退出。他连曾经寄居的源太夫宅邸都没路过，从此不知去向。据源太夫家人说，甚五郎平日贴身绑着装有一百两金币的钱袋。

天正十一年从滨松消失的甚五郎，究竟是否在庆长十二年自称乔金知从朝鲜返回？亦或是德川家康辨认有误？事实真相无人知晓。佐桥家人被人问到时也坚辞不知。但后来得知，佐桥家存有大量形如人体的优等人参，有人对此物来历颇具怀疑。

这个故事依据《武家闲话续》而作。佐桥家谱中记载,甚五郎早在永禄六(1563)年加入“一向宗”战死。《甲子夜话》中记载,庆长十二年夹在朝鲜使节中的德川家旧臣名叫笕又藏。林春斋的《韩使来聘记》中记载,谒见德川家康的通译官只有金、朴二人。如果有谁知晓关于佐桥甚五郎的不同说法,请将出典与记载概要抄寄笔者。

大正二(1913)年三月

安井夫人

侯 为 译

“仲平定能出人头地!”“仲平是个丑八怪!”这些流言现已传遍清武全村。

仲平的父亲在日向国^① 宫崎郡清武村有近二十八公亩宅基地,盖了三座房宅居住。要说财产,还有离家不远处的农田。多年来,他一边给村民子弟教授汉学一边农耕不辍。三十八岁时曾去江户求学,两年之后,四十岁时返乡。后来被饫肥藩府任用做官,如今大部分农田都是雇人耕作。

仲平排行老二。在哥哥文治九岁、仲平六岁时,父亲撇下哥俩去了京城江户。父亲从江户返乡时哥俩都已长高,每天早起怀揣书本出工翻地,别人歇息之间哥俩便聚精会神地读书。

父亲初任藩校教师时,发生了这样的事。十七八岁的文治和十四五岁的仲平照常外出翻地,路遇行人都不约而同地打量他俩,那些结伴而行者总要嘀嘀咕咕些什么。这是因为哥哥文治长得瘦高白净而俊俏,弟弟仲平却又黑又矮还是独眼,哥俩外形极不相称。而且哥俩同时出过天花,哥哥病轻、弟弟病重。弟弟留下的疤痕大,连右眼都瞎了。父亲幼时已因天花瞎掉一只眼,仲平也落下同样残疾。虽属偶然,却不能不说命运残酷至极。

仲平开始感到与哥哥结伴同行的痛苦,就试着尽快吃完早饭提前一步出门,傍晚多干些活儿延迟回家。然而路遇行人仍议论不止。非但如此,他们的议论更加肆无忌惮,嗓门儿高过往常,还

^① 即现在的宫崎,位于九州东南部。

有人大呼小叫。

“看呐！今天猴子自个儿下地喽！”

“猴子还读书哩！真逗！”

“哎，听说，猴子比耍猴儿的还爱读书呐！”

“喂，小猴儿！今天耍猴儿的哪儿去啦！”

此处地狭路窄，来往行人大都相识。仲平试着独往独来之后，有两个发现：其一，虽然一直身处哥哥庇护之下，但自己却从未意识到。其二，令他惊讶的是，自己和哥哥都有了绰号。长相丑陋的自己被贬称为“小猴儿”不说，连哥哥都被嘲讽为“耍猴儿的”了。仲平将自己的发现藏在心底，从不吐露，但后来却再也不故意与哥哥分开了。

形销骨立的哥哥文治先行一步早逝，是在仲平到大阪筱崎小竹私塾求学时死的。仲平二十一岁那年春天，从父亲手中接过十两金币，离开清武村，来到大阪佐堀三丁目米仓客栈，在平房里租个房间住下，自己开伙。为节衣缩食，他用食盐和酱油煮熟大豆作小菜，客栈里人称“仲平豆”。同住的伙伴们担心长此以往搞垮了身体，就劝他喝点儿日本酒。仲平顺从劝告，每天都买二两酒。入夜之后，他用纸绳绑住酒瓶吊在灯笼上方，然后面对灯明捧读从筱崎私塾借来的书籍。夜深人静时，灯火熏烤的酒瓶口渐渐冒出热气。仲平掩卷品酒，然后香甜入睡。又过了一年，仲平二十三岁时，哥哥文治在老家亡故。虽说才学不如弟弟，却也聪敏睿智。只可叹身弱病重，二十六岁就撒手人寰。仲平得到讣报，立刻离开大阪回乡。

其后，仲平在二十六岁时远赴江户，拜师古贺侗庵门下，进入“昌平坂学问所”。仲平有志于深究经义，却又不愿倚靠后世的注疏，所以比起古贺，“松崎谦堂”更令他眷恋。但若想进入“昌平学问所”，必得先进“林述斋”或古贺门下。这位面留疤痕、身材矮小的乡下书生，在此处亦难免遭受同窗的愚弄。即便如此，仲平却毫不介意，仍然独自全神贯注地读书。桌旁房柱上贴着半裁纸，上面写了励志之言。过来挖苦他的同伴见到就念：“‘如今忍气吞声，后

日云井留名’。哦,好大的抱负呀!”同伴笑着离去,仲平心中颇感不快。他全力以赴地研习汉学直到十九岁,国文学也有所涉猎,因此还有些功底。他特意模仿风格迥异的和歌,回击同窗的揶揄嘲讽。

仲平还在江户时,二十八岁那年,被任用为藩主的侍读。翌年,藩主回乡,他也陪侍同行。

今年正月,清武村中野街成立饫肥藩学问所,建筑工程紧锣密鼓。学问所落成之日,就是仲平父子登台执教之时。父亲沧洲翁已年届六十一岁,去年随藩主回乡的仲平也已二十九岁。这时,沧洲翁向儿子嘱咐娶亲事宜。然而,这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听说他从江户返乡,还曾在昌平坂学问所深造过,那些说“仲平定能出人头地”的乡亲,看到他脸上的疤痕、低矮的个头和独眼,禁不住在背地里说:“仲平是个丑八怪!”

沧洲翁也曾到江户求学并历尽沧桑,想到完成学业的儿子明年就到而立之年,不能不帮他娶个媳妇。同时他心里也很清楚,挑选什么样的人做儿媳是个莫大难题。

虽然沧洲翁自己个头并不比仲平矮,却也是脸上有疤、一只眼睛瞎,因而择偶娶亲时,曾饱经磨难。他自己也没能找个陌生姑娘相亲定亲,所以,自知有同样缺陷且黑矮丑陋的儿子更难抛头露面。仲平的媳妇只能从相互知根知底的姑娘中挑选。沧洲翁根据亲身经历,择此权宜之策,的确有他的道理。若挑选年轻貌美的姑娘,经过交往总会暴露其贤惠不足的一面,而美貌终究会被遗忘。而且,年近三四十岁时,贤惠的不足即会显露于容颜,过去的姣美也风光不再。与此相反,如若是位才女,哪怕长得貌不惊人,交往益深,人们也会忽略她的丑陋。况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贤惠甚至能够美化其眉目相貌。仲平虽然仅有一只乌黑亮眼,却也是凛然正气的男子汉。这未必是做父亲的偏袒。帮他娶一位善识人品的姑娘吧!沧洲翁不敢过分奢求。

沧洲翁要在节日忌辰相互走动的熟识亲戚中,物色一位尚未

婚配的姑娘。最花哨惹眼的姑娘是十九岁的八重。她父亲常驻江户奉职,娶江户女子为妻生下这个女儿。她一身京城人的打扮,撒着“京腔京韵”。眼下母亲正在教她传统舞蹈。这种姑娘就是想娶,人家也不屑一顾,况且并非遂心可意。只想找位相貌平平、人品高雅、知书达理的姑娘,怎奈苦思冥想无觅处,都是凡俗至极的女孩。

思前想后许久,沧洲翁的选择终于落到了城河边川添家女儿身上。川添家隶属本村今泉街岗巷,是沧洲翁夫人的娘家。仲平有两个表妹,小表妹佐代十六岁,给三十岁的仲平做媳妇太小。而且佐代美貌超群,据说在小伙子之间有“岗巷西施”的美称,所以左思右想仍觉他俩太不般配。大表妹阿丰已经二十岁,以晚婚来看年龄悬殊不算太大。阿丰的姿色也就算是“十里挑一”,品性方面并无卓尔不群之处,却特有女孩中少见的豪爽。她心中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而且心中所想也是坦坦荡荡,绝无任何小肚鸡肠。虽然母亲说她“没脸没皮”,但此种性格正合沧洲翁心意。

沧洲翁帮儿子物色对象已定,却又为提亲程序大犯其难。虽说女孩们对他总是唯唯诺诺,可这种事哪能直截了当呢?亲家双双去世之后,川添家就剩下小字辈了。沧洲翁若是贸然提亲,对方定会茫然无措。即使外人之间,提亲不成也会影响日后交往。更何况亲戚之间,协商儿女终生大事,更得小心谨慎。

仲平还有一位姐姐,人称“长仓少奶奶”,沧洲翁向她挑明了心事。少奶奶先是说:“若是给他哥哥文治提亲,也许二话不说就会来的。”然后便迟迟疑疑。因为少奶奶以前未曾从此角度考虑阿丰的事情。但既然是父亲的嘱托,自己也想像不出谁更适合做弟弟的媳妇,况且阿丰也不见得肯定拒绝,少奶奶终于承担了媒妁之职。

川添家正在为过“女儿节”做准备,里屋散乱地放着带标记的盒子。阿丰正从盒里取出天皇、皇后和“五乐童”的偶人,拆去棉絮和“吉野纸”,将其摆放在祭坛上。妹妹佐代也不时地插手,阿丰呵

斥妹妹道：“不用你管，让我来嘛！”

这时隔扇打开，长仓少奶奶出现在门口，手中还擎着一枝做礼物的桃花：“哟，正忙着呐！”

阿丰正取出“尉姥”偶人，将扫帚和耙子插在偶人手中。她停下手转眼看到桃花。“你家的桃花已经开了这么多啦？我家还只是花骨朵，才一丁点儿大！”

“我走得急，只剪了这一小枝。你想多插，尽管来家剪就是了。”

说着，便将桃花枝递给了阿丰。

阿丰接过桃花对妹妹说：“这里就这样放着，别动。”然后，拿着桃花去了厨房。

少奶奶跟了过来。

阿丰从厨房架子取下木桶，再到旁边水井汲一桶水，将桃枝扔了进去，一串动作是那样麻利。若是将她说给弟弟做媳妇，一定很快就能帮上大忙。肩负使命的少奶奶想到这里，不禁笑逐颜开。阿丰脱掉木屐进了厨房，又用搭在墙边竹竿上的布巾擦手。少奶奶凑到她跟前。

“安井家给仲平相中了个媳妇。”少奶奶劈头道破主题。

“哦？哪儿的？”

“媳妇吗？”

“是啊！”

“那个媳妇——”少奶奶看定了阿丰说，“就是你！”

阿丰惊诧得目瞪口呆。片刻之后，阿丰脸上浮起笑容：“你骗我！”

“是真的！我来就是说这事儿的。我想现在就去跟你母亲提。”

阿丰丢下布巾，双手垂下，与少奶奶相向而立。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她冷冷地说道：“我知道仲平很了不起，但我不愿意他做我的丈夫。”

阿丰的拒绝太简捷明了，令长仓少奶奶找不到继续这个话题的余地。但她使命在肩，若不将此事告诉二位姑娘的母亲，她不能回去。于是，她将当面提亲不成的前前后后，简要地讲给川添家的少奶奶，然后，喝干玻璃杯中的白酒就告辞了。

川添少奶奶也偏爱仲平，对提亲不成痛感惋惜。她恳求长仓少奶奶先别对安井家明说阿丰轻率回绝了这头亲事，自己再去好好劝劝她。于是长仓少奶奶保证复命时暂先不提阿丰拒绝亲事，但她不信阿丰真能回心转意。“请别勉为其难”，说完便起身出门了。

长仓少奶奶出了川添家院门，才走出二三百米远，川添家的帮工音吉追了过来。他带来川添少奶奶的口信，说有急事相告，辛苦少奶奶再去一趟。

长仓少奶奶感到十分意外，她实在无法相信阿丰如此迅速地回心转意。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么想着，她就跟音吉一起回到川添家。“真对不起，刚刚送走就又把您请回来，实在是出乎意料的事。”川添少奶奶已在等候，客人还没落座就开口说道。

“怎么回事儿？”长仓少奶奶目不转睛地盯着女主人。

“是仲平的亲事。我想这是我们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主儿，就又把阿丰叫来谈了谈，她还是不愿意。倒是佐代从她姐姐那儿得知此事，就找到我这儿来。先是欲言又止，我就问她想说什么。她说能不能让她嫁到安井家。我想她恐怕还不知道出嫁是怎么回事儿，就问了一个仔细。她明确提出，只要对方愿意娶，自己就愿意嫁。这真是没事儿净添乱！也不知你们家看法如何。所以好歹先把你请回来商量商量。”川添少奶奶似乎进退两难。

长仓少奶奶越发感到意外。父亲嘱托此事时也提到佐代年龄太小，还说“她漂亮过头了”。但平时他并不讨厌佐代，这也显而易见。可能因为父亲注重相貌的般配，所以相中了年龄较大、相貌“十里挑一”的阿丰。不过若是年少貌美的佐代下嫁安井家，那当然无可挑剔。话虽如此，内敛而寡言的佐代勇于向母亲表白也真不简单。不管怎样，先得将此事告知父亲和弟弟。若能做到，定要

成全佐代。想到这里,长仓少奶奶说:“哦,是这样啊!虽然父亲希望阿丰能来,但以我所见,佐代要来他也不会反对。我这就回去告诉他们。不过,佐代那么内向,居然敢向你说这种事?”

“谁说不是呢!连我都吓了一跳。原以为孩子心里所想我都知道,简直是大错特错。既然你要回复令尊大人,那就把她本人叫来当面问问吧!”说完,母亲就把小女儿叫了来。

佐代战战兢兢地打开隔扇进来。

母亲说:“佐代,刚才你说的,如果仲平愿意娶你这样的人,你一定会去,对吗?”

佐代面红耳赤地说了声“对”,低着的头压得更低。

正像长仓夫人感到意外,沧洲翁也颇感出人意料。然而最感意外的要算即将作女婿的仲平。他们对此既感到惊异,又感到欣慰。但附近的小伙子们却既是惊异,又是艳羡。他们还在背地里纷纷议论:“‘岗巷西施’要嫁到小猴子家了。”不久,风言风语传遍了清武全村,所有人都感到出乎意料。不过这种意外既不夹杂欣慰,也不夹杂嫉妒。

婚礼由长仓少奶奶夫妇做月老,在桃花未落的季节里完成。此后,从前只被赞为美人又被当作偶人的佐代,犹如破茧而出的青蛾,一改谦恭内敛的作派,体面地成为玉树盈阶书香门第的少奶奶。

十月,学问所明教堂落成。安井家的庆贺宴会上亲朋旧友济济一堂,客人们在美丽威严的新少奶奶面前自然俯首贴耳。因为她与坊间讽喻的凡人之妇气质情韵迥然不同。

翌年仲平三十岁、佐代十七岁时,长女须磨子出生。时隔二年后的七月,藩校迁至饫肥。又过了一年,六十五岁的沧洲翁受命担任饫肥振德堂总裁,三十三岁的仲平成为学堂助教。他们在清武村的家宅成了邻居弓削的住所,安井家在饫肥的加茂获得交换得来的土地。

仲平三十五岁时,再次作为藩主的随从远赴江户,翌年回乡。这是佐代第一次长期独守空房。

沧洲翁于六十九岁时因中风仙逝。这是仲平二度自江户返乡的第二年。

仲平在三十八岁时三赴江户。二十五岁的佐代二度留守空房。翌年仲平担任昌平学问所的斋长,接着饫肥藩设在江户外樱田的办事处也委任仲平当了警卫队长。再过一年,仲平返乡一次,不久便移居江户。此次他与佐代约定,等到在江户定居下来,就将佐代接过去住。他已决心辞去藩职,自己开办私塾为人教书。

此时仲平的学识终于得到世人认可,还结交了一位叫盐谷宕阴的奇才密友。俩人结伴同行时,虽然长相都无法恭维,却总是个头高的盐谷显出些派头。于是就有人讥讽说:“盐谷一丈云缠腰,安井三尺草没头。”

尽管人在江户,但朴实的仲平照旧过着极端简省的生活。在返乡到昌平学问所赴任前,他或住在饫肥藩驻江户千驮谷的衙门里,或住在增上寺院内的金地院中,都是自己开伙。即使在决心移居江户之后,他仍在千驮谷暂居一时。直到衙门发生火灾之后,才在五番町用二十九块金币购置了定居的屋宅。

在从五番町搬到二番町租赁的居室时,仲平将佐代接过来住。这里名曰“三计塾”,楼下有两三间三铺席或四铺半席房间,楼上是挂了“斑竹山房”匾额的书斋。之所以称做斑竹山房,是因为移居江户时,曾从家乡田野村假屋街连根挖来了虎斑竹而得名。仲平今年四十一岁,佐代二十八岁。有了长女须磨子以后,又有了二女儿美保子、三女儿登梅子,都是女孩。因为美保子身患微疾而夭折,所以佐代只领着十一岁的须磨子和五岁的登梅子来到“三计塾”。

仲平夫妇当时一个女佣都没雇。佐代做饭,须磨子去采购。须磨子说的宫崎方言商贩们听不懂,回到家总是垂头丧气。

佐代不修边幅地孜孜劳作,即便如此,“岗巷西施”风貌犹存。有一次黑木孙右卫门来见仲平。他本是饫肥外浦的渔夫,但因精

通物产学,特被任命为“徒士”。佐代沏茶端上后退回厨房。孙右卫门见此,一脸狡黠滑稽的表情向仲平问道:“先生,刚才那位就是少奶奶吗?”

“是的,是我妻子。”仲平坦然回答。

“哦,少奶奶也做学问吗?”

“不,算不上什么做学问。”

“那就是说,少奶奶的学问在先生之上喽!”

“为什么?”

“你看她美若天仙,做先生的夫人——”

仲平不禁失笑,而且对孙右卫门毫不掩饰的奉承感到特别有趣,与他下了一阵子臭棋便草草送客了。

佐代从乡下来江户那年,仲平移居小川町。翌年又购置了牛込区见附街外的屋宅,房价只需十两金币。八铺席房间里带着神龛和套廊,另有一间四铺半席房间、一间二铺席房间,以及小小的木地板房间。仲平在八铺席房间里摆上桌子,周围堆了小山一般的书来读。近来灵岸岛的鹿岛屋清兵卫借给他很多藏书。说到底,仲平虽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却偏偏没有藏书癖。因为他朴素而不奢侈,生活倒也并不拮据,可还是没有足够买书的钱。书是借来阅读,做好摘录即刻奉还。他进大阪筱崎塾也并非要向筱崎学点儿什么,却是为了借书阅读。他寄宿在芝区的金地院也是为了寻找书库。这一年三女儿暴病夭折,四女儿歌子出生。

又过一年,藩主受命上任典礼官。仲平被委以联络官,他却以眼有残疾婉拒。其实,常在光线昏暗处读书,他视力的确不好。

再过一年,仲平迁居麻衣长坂背街,是请人将牛込的旧房子拆迁至此重建的。迁居之后,仲平紧接着就去松岛观光旅游。他上穿淡青色棉布开衩短袍,下穿灯笼腿裙裤,腰间插银饰长短日本刀,头戴藁笠,脚蹬草鞋。旅行归来之后,三十一岁的佐代生下了第一个男孩。后来,这个男孩长成了酷似“岗巷西施”的美男子,并放言欲以白话文《尚书》治理天下,是一位博学栋梁之才。只可惜

在二十二岁那年夏天,他得了重症腹泻,英年早逝。

隔了一年,仲平夫妇曾一度搬入官邸厢房,位于番町的袖振坂。这年冬天,三十三岁的佐代生下了第二个男孩谦助。但因母乳不足,就将他寄养在杂司谷村长家中。谦助长大后与父亲同样长相奇异,后来更名为安东益斋。他在东金和千叶二处开业行医,同时兼授汉学。后因天性暴躁,二十八岁时在千叶自杀身亡,坟墓就在千叶町大日寺。

美国军舰开进浦贺^①,天下进入多事之秋。此时仲平四十八岁,佐代三十五岁。仲平以“大儒息轩先生”之号闻名于天下,常常被卷入时事漩涡中,险象环生,却又每每化险为夷。

仲平在饫肥藩担任参事一职,呈献了《海防策略》。这是在他四十九岁的时候。五十四岁时,仲平与藤田东湖结交,得到水户景公的赏识。五十五岁时,因佩利来浦贺登陆,仲平发表了《攘夷封港论》。同年因感藩政不合己意,于是辞官下野。不过只是辞去参事官而降为事务官而已,奉职机构如前。五十七岁时,仲平发表了《虾夷开拓论》。六十三岁时,向藩主告老引退。那一年井伊阁老在樱田区的见附遇难,景山公辞世。

仲平五十一岁时移居隼町,翌年遭遇大火。他把幸免火焚的仓房和拉门、隔扇卖掉后移居番町,五十九岁时迁居麹町扇国寺谷。“莫谈边务”就是他到番町后写下并贴在二楼的横幅。

佐代在四十五岁时得了重病,不久痊愈。但从五十岁那年年底卧床不起,五十一岁那年的一月四日溘然长逝,这一年丈夫仲平六十四岁。此时儿子只剩下短命的栋藏和谦助。女儿须磨子嫁给秋元家臣的儿子田中铁之助,后来离婚。又由盐谷做媒嫁给“肥

^① 一八四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美国军舰开进浦贺(现横须贺港的一部分)要求通商;一八五三年六月三日,美国佩利(Mathew Calbraith Perry)再次率四艘军舰来浦贺,逼迫日本开港。

前”(今宫崎、佐贺县一带)的志士中村贞太郎,又名北有马太郎。还有病魔缠身的四女儿歌子。须磨子在后夫死在狱中之后,带着阿丝和小太郎两个孩子回到安井家。二十三岁的歌子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七个月追随而去。

佐代是一位怎样的女子?冰清玉洁的她,一生身着粗布陋衣,侍奉俭朴的仲平。离肥沃吾田村星仓街十几里地的小布濑,有位同族叫安井林平,他妻子阿品收藏了佐代的一件条纹棉布夹外套。佐代恐怕极少穿用丝绸衣物。

佐代不辞劳苦地侍奉丈夫,却从未提过任何要求。她不仅心甘情愿穿着粗布陋衣,而且从不要求居住豪宅大院,也不曾奢求铺张排场,甚至不曾奢求吃美味佳肴、赏奇景趣事。

无人相信佐代不懂奢华,也无人相信佐代恬淡到了毫无物质和精神需求。佐代确实应该胸怀不同凡响的夙愿,其他一切在此面前卑如草芥。

佐代希望得到什么?坊间贤明人士会说,她希望丈夫飞黄腾达。作为笔者,我也无法予以否认。然而,若说佐代如商人投资牟利一般向丈夫付出辛劳与忍耐,只是未得酬报身先死罢了,我却难以苟同。

佐代必定对未来某物怀有憧憬,并在瞑目之前,用她那美丽的视线注视遥远的未来,甚至连感叹自己辞世实乃不幸都来不及,甚至没能彻悟自己憧憬的目标究竟为何物。

佐代去世后过了半年,仲平在六十四岁时被召进江户幕府城中。第二个月谒见了德川将军,被安排在参事席间。翌年又被安排在书院部和侍读部。由于仲平已做了家臣,谦助也受到馀肥藩的召见。后来谦助也担任了昌平学问所的讲师,所以在安政四年,藩籍中有所记载,中村给同须磨子生养的长女阿丝召了上门女婿,名叫高桥圭三郎。然而这对夫妻早年双亡,后由须磨子所生小太郎继承家业。仲平在六十六岁时被封为东北地方陆奥塙的地方官,俸禄六万三千九百石。可他却告病辞官,当了赋闲家臣。

六十五岁时，仲平的住所搬到了下谷区徒士町。六十七岁时曾一度进入本藩官邸，在麹町一丁目半藏门外的护城河沿买房居住。他与谋士云井龙雄一同赏月的“海岳楼”就在此宅的二层。

江户因幕府倒台的余波^①而风雨飘摇。仲平在七十岁时公开引退。不久“海岳楼”被延烧，他就在藩邸暂住一时。在世间最动荡不安之时，王子在领家村的农高桥善兵卫隐藏在弟弟政吉家中。须磨子三年前回到了铁肥。仲平退隐后的居所还有从天野家回来的谦助的妻子淑子和淑子前一年八月生下的千菊。淑子产后体弱，来此后第六个月，十九岁便早早撒手人寰，死前也未见到还在下总地方的丈夫。

仲平在隐居寓所住到冬天，又迁居彦根藩的代代木宅邸，这是因为彦根藩为他出版了《左传辑释》的缘故。翌年，七十一岁的仲平迁居旧藩的樱田宅邸。七十三岁时又迁居土手区的三番町。

仲平去世是在七十八岁那年的九月二十三日。谦助与淑子生养的、当年十岁的孙女千菊继承了家业。千菊幼年夭折，家业由小太郎的二儿子三郎继承。

大正三(1914)年四月

① 明治维新初年。

山椒大夫

艾 莲 译

过了越后的春日,在去今津的路上,有几个奇怪的行人。有个三十刚出头的母亲,领着两个孩子,姐姐十四,弟弟十二,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后面跟着一个女仆,年纪四十上下,勉励姐弟俩说:“马上就到店了。”姐姐拖着两腿,尽量不让母亲和弟弟看出自己疲惫的样子,时不时的鼓起劲,迈出轻快的步子。倘若是到近处参拜神社,倒也不足为奇,可是,他们头戴斗笠,手拄竹杖,一身行旅装束,那光景谁看了都会讶异,觉得可怜。

这条路,时时蜿蜒于农家宅院之间,路上净是石头沙砾,尽管混着黏土,但在秋阳天气里,十分干爽,已经结成硬块,不像海滨那么难走,脚踝会陷进沙里。

几椽茅屋中,有一户人家,四周柞树环绕,夕阳辉映下金光闪闪,他们正经过那里。

“瞧,那边的红叶多美呀!”母亲站在前面,指给孩子看。

孩子顺着母亲所指的方向望去,一声不响,女仆接口道:“叶子都红得那么深了,难怪早晚这么冷。”

姐姐蓦然回过头来,对弟弟说:“真想快点到父亲那里啊。”

“姐姐,还得走很远很远呢。”弟弟懂事地回答说。

母亲解释说:“可不是。还要翻山越岭,就像一路上翻过的那些山一样;还得乘船摆渡,过河跨海才能到哩。每天都得乖乖儿地拼命赶路才成。”

“可我真想快点到呀。”

几个人默默走了一程。

对面过来一个女人，挑了一副空桶。是挑海水制盐的女工从盐田回来。

于是，女仆打招呼说：“请问，这一带有客店吗？”

挑水女人停下脚步，看了看主仆四人，回答说：“哟，真不巧。偏生到了这儿赶上天黑。这儿没有一家能够留宿。”

女仆又问：“真的吗？这儿的风气怎么这样坏呀？”

两个孩子见说话的声气响了起来，不放心地走到挑水女人身旁，跟女仆三人围住她。

挑水女人说：“哪儿的话。这儿信众挺多的，风气才好呢。是国守定的规矩，没办法呀。您瞧那边！”指着她方才来的路说，“都能瞧得见。你们往前走，桥那儿竖着一块告示牌。听说上面写得详详细细的。最近有伙人贩子在这一带为非作歹。所以谁家让旅客留宿，谁家就得挨罚。已经有七家受牵连了。”

“那可糟了。跟着俩孩子，已经走不动了。能帮忙想个法子吗？”

“倒也是。要是去我干活的盐田那边，恐怕就得半夜了。只能在附近好歹找个地方，在外面过夜了，没别的法子。依我看，你们可以在那边桥底下歇息。河滩上有很多大木头，竖在岸边的石墙根。都是荒川上漂下来的。白天有小孩子在底下玩，里头晒不到太阳，有个黑黢黢的地方。大概还不透风。我天天上盐田干活，住在主人家里，就在柞树林那里。等天黑，给你们拿些稻草和席子过来。”

孩子的母亲一个人站在一旁，听了这番话，便走过来对挑水女人说：“遇见您这位好心人，真是我们的福气。就在那儿歇下吧。还请借些稻草和席子，至少可给两个孩子铺铺盖盖。”

挑水女人答应后，便向柞树林走去。主仆四人则急急奔向桥下。

四人来到荒川上的应化桥畔。正如挑水女人所说，桥畔竖着告示牌。上面写着国守的规定，与挑水女人说的分毫不差。

倘如有人贩子出没,该处罚那些人贩子才是。不让过往的旅客停留,遇到天黑,就得流落街头,国守为什么要定这样的规矩呢?简直是帮倒忙。然而,在古人眼里,这就是国法。孩子的母亲只叹命不好,赶上这个地方有这种规矩。至于国法的好坏,想也没想。

桥畔有条路,是去河里洗衣裳的人踩出来的。四个人顺着路下到河滩上。果然,靠石墙竖了许多木头,便沿墙从木头背后钻了进去。男孩觉得好玩,带头大胆往里钻。钻到顶头,有个洞穴样的所在。地面上横着一块大木头,仿佛铺的地板。男孩走在前面,踩在横放的木头上,来到角落里,喊道:“姐姐,快来!”

姐姐战战兢兢,走到弟弟身旁。

“哎呀,先别急。”女仆说着放下背上的包袱,拿出替换的衣服,让孩子靠边站着,在角落里铺好,然后请母子三人坐在上面。

母亲坐了下来,两个孩子依偎在左右。自从离开岩代信夫郡的家,一路上,有时虽然睡在房子里,可是,比这木头背后倒更像在野外。这样的艰辛,他们母子已经习惯了,并不觉得怎么苦。

女仆从包袱里不单拿出衣服来,还有事先预备的吃食,放在他们母子面前说:“这儿没法生火,免得叫坏人发现。我到盐田主家讨点开水,顺便借些稻草和席子回来。”

女仆勤快地走了出去。孩子高兴地吃起糯米饼和干果之类。

不一会儿,听见有人钻进木洞的脚步声。“是竹妈吗?”母亲招呼了一声。心里不禁纳闷:去柞树林往返,未免太快了。竹妈是女仆的名字。

进来的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体格魁梧,肌肉怒突,没什么赘肉,脸像牙雕的木偶,堆着笑容,手里拿着念珠。脚步稳实,轻车熟路,宛如在自己家里闲庭漫步。他走近母子的藏身之处,在木头的另一端坐了下来。

母子三人惊讶地望着他。样子不像是来寻仇的,倒也不觉得害怕。

那汉子开腔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我叫山冈大夫,是个摆渡的。这阵子有人贩子在这一带出没,所以国守禁止款留旅客住宿。要

抓人贩子,看来国守还无计可施。倒霉的是旅客。所以,我就想帮帮旅客的忙。幸好我家离大路远,偷偷留个把人住下,不怕别人知道。所以就到能露宿的林子或桥下面转悠,到现在已经带了许多人回家。眼见两个孩子吃干粮,这种东西哪能填饱肚子呢,再说对牙也不好。我那里固然没什么好的招待,至少能喝碗山药粥。不用多虑,请随我来吧。”那汉子没有花言巧语,倒像是自言自语。

孩子的母亲用心听着,世上居然有人肯违法来搭救人的,这份志诚实在难得,她没法不受感动。于是说道:“承您一番好意,真是过意不去。既然国守不许留客住宿,倘如借宿,深恐给主人家招惹麻烦。我好办,只要能给孩子喝碗热粥,让我们在房檐下休息,就感恩不尽了,只好等来生再图报答吧。”

山冈大夫点了点头。“好,好,真是个明白事理的妇道人家。那我就马上带路。”说着便要起身。

母亲为难地说:“请您稍候。我们母子三人承您照应,本已于心不安,但还有一事相求,不知能否答应?说实在的,我们还有一个伴当。”

山冈大夫侧耳倾听。“还有一个伴当!是男?是女?”

“是女仆,带来照顾孩子的。她到离大路半里多地的人家讨热水去了。马上就会回来。”

“是女仆哇。那就等她吧。”山冈大夫沉着而深不可测的脸上,掠过一丝喜悦的笑意。

这里是直江海湾。太阳还藏在米山的背后。碧蓝的大海,笼罩着一层薄雾。

船家让一伙客人登上船,正在解开缆绳。那船家便是山冈大夫,而客人,正是昨夜住在大夫家的主仆四人。

在应化桥下,山冈大夫碰到母子三人,等到女仆竹妈拿着破壶讨水回来,便领来借宿。竹妈神色不安地跟在后面。大夫让四人住在大路南面林中的草屋里,给他们吃了山药粥。问起主仆四人从何处来,要去何处。母亲让疲惫不堪的两个孩子先睡下,然后,

在昏昏的灯火下,向屋主人约略说起自家的身世。

他们一家本是岩代人。因丈夫到了筑紫,一去不归,于是带着两个孩子前去寻夫。自女儿出世,竹妈就一直侍候他们,因她无依无靠,便跟随他们长途跋涉,颠沛流离。

这样一路来到此地,可是,一想到还要去远在天边的筑紫,便好似刚离开家门一样。这往后,是走陆路好呢,还是走水路好?主人既是船家,必定见多识广,还请指点迷途。孩子的母亲恳求道。

大夫仿佛给问到再熟悉不过的事,毫不犹豫地劝她走水路。要是走陆路,马上就会进入相邻的越中国。那里有处“六亲不认”的险要。浊浪滔滔,拍打着刀削般的岩石。旅客得躲进旁边的洞穴,等退潮才能穿过岩石下面的窄路。那时节,爹娘顾不得儿女,儿女也顾不得爹娘。那是海边的险要。若是翻山,脚下的石头一个踩不牢,便会堕入万丈深渊,也是一条险路。要想去往西国,不知要经过多少艰难险阻。相反,水路则很安全。只要雇个可靠的船老大,就能坐行百里千里。自己虽然去不了西国那么远,但认识各地的船老大,可以带你们母子出海,然后再换乘去往西国的船只。明日清晨,赶早乘船出发。大夫若无其事地说。

拂晓时分,大夫催促主仆四人动身。这时,母亲从小口袋里掏出钱来,打算付店钱。大夫没要,说是不收店钱,但贵重的钱袋,须由他来保管。不论什么重要物品,只要住店,就得交给店主,乘船就须交给船主保管。

自打让他们母子借宿,大夫的话,好像母亲都得听从似的。虽然大夫肯违法收留他们,母亲心存感激,但对大夫的信任,还没到事事都言听计从的地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夫的言辞咄咄逼人,令母亲无法抗拒。之所以无法抗拒,是因为他有些令人生畏。母亲并不认为自己怕他。可是心里也闹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

母亲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上了船。而两个孩子,看到海面上风平浪静,宛如铺着一层蓝色的天鹅绒,感到十分稀奇,雀跃不已地登上船。只有竹妈,从昨夜离开桥下,直到此刻乘船,脸上的神情,始终惴惴不安。

山冈大夫解开缆绳，撑着船篙，一下一下，小船摇摇荡荡，离开了岸边。

山冈大夫沿着海岸，朝南边的越中方向撑去。雾霭眼看着消失了，晨曦中，波光闪闪。

在一处无人居住的岩石背后，大浪淘沙，把绿海藻、黑昆布拍打了上来。那里停着两艘小船，船夫见了大夫招呼道：

“怎么样？有货吗？”

大夫冲着对方举起右手，屈着拇指。然后把船撑了过去。屈起拇指，暗示有四个人。

前面船上的船夫叫宫崎三郎，是越中宫崎人。于是摊开左手。右手指货，左手暗示钱数，意为五贯钱。

“豁出来了！”另一个船夫说着伸出左手，先张开五指，接着又竖起食指。这人是佐渡的二郎，出价六贯。

“你这个老滑头！”宫崎一副打架的样子，“是老子抢在头里的！”佐渡也摆出架势。两条船顿时摇摇晃晃，海水击打着船舷。

大夫冷眼打量着两个船夫。“急什么！不会叫你们空手回去的。每人分俩，免得船太挤。价钱照后一个算。”说到这里，大夫回头看着客人，又说：“好了，两条船请各上两位。都是去西国的便船。船太重就走得慢。”

大夫拉着手，让两个孩子上宫崎的船，让母亲和竹妈上佐渡的船。大夫扶四人上船的工夫，宫崎和佐渡便把几串钱塞给大夫。

“存在您那儿的钱袋……”竹妈正要拉他袖子，山冈大夫猛地把空船撑开了。

“就此告别。我的差事只管把你们交给可靠的人，就万事大吉。祝你们一路顺风。”

船桨响个不停，山冈大夫的船，眼睁睁地渐渐远去。

母亲对佐渡说：“是走同一条路，到同一个码头去吧？”

佐渡和宫崎对看了一眼，高声大笑起来。佐渡答道：“你们乘的是普渡众生的弘誓之舟，同登彼岸，这是莲华峰寺的和尚说的。”

随后,两个船夫没再作声,默默摇起船来。佐渡二郎向北摇去。宫崎三郎则摇向南面。“哎呀!怎么办呀!”主仆四人你呼我喊,船却越离越远。母亲手扶着船舷,发疯似的伸出身子。“没办法了。咱们再也见不着啦。安寿呀,千万收好地藏菩萨护身佛!厨子王,一定要珍重父亲留给你的护身刀。求佛保佑,你们姐弟俩永不分离!”安寿是姐姐的名字,厨子王是弟弟的名字。

孩子只是喊着“妈妈!妈妈!”

两条船离得越来越远。只望见船梢上,两个孩子张着嘴,如同嗷嗷待哺的小鸟,却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竹妈冲着佐渡二郎哀求道:“船老板,我说船老板!”佐渡压根儿不理,最后只得搂住他那红松木一样的腿:“船老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硬生生把我们同小姐和少爷拆开,要到哪儿去呀?还有太太,这往后靠什么过呀?求您了,朝那只船摇过去吧!请您行行好!”

“讨厌!”佐渡朝后面踢了一脚。竹妈倒在船底的席子上,头发散乱,挂在船舷上。

竹妈爬了起来。“那好,就这样吧。太太,对不住您了。”说着一头跳进海里。

“混账!”伸手去抓,抓了一个空。

母亲脱下夹袍,捧给佐渡,说道:“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算是酬谢您的照应。我也在此告别了。”手扶住船舷。

“臭婆娘!”一把揪住头发,把她拖倒,“老子会白白让你死吗?你可是花钱买来的。”

佐渡二郎抽出绳子,把母亲结结实实捆了几道,撂在一边,然后一直向北摇去。

而宫崎三郎的船,载着不停呼唤“妈妈,妈妈”的姐弟俩,沿着海岸驶向南方。

“别喊啦!”宫崎骂道,“就算海里的鱼虾听得见,那婆娘也听不见喽。给送到佐渡,让她去轰鸟。”

姐姐安寿和弟弟厨子王抱头痛哭。本以为,即使离开故乡,羁旅天涯,都能和母亲厮守在一起,可是万万没料到,如今给拆散开来,两人不知该怎样才好。心里只有满腔的悲哀,而这一生离死别,对自己的命运究竟有多大的改变,当时还不清楚。

到了晌午,宫崎掏出饼来吃。给安寿和厨子王一人一块。两人把饼拿在手里,却不想吃,相对而视,哭了起来。夜里,躺在宫崎给的草帘下,哭着哭着便睡着了。

这样,两人在船上度过了几个日夜。宫崎到越中、能登、越前、若狭各处去兜售。

由于孩子太小,身体看起来孱弱,不容易脱手。偶尔有买主,价钱却谈不拢。宫崎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怎么哭个没完!”对两个孩子动手便打。

宫崎摇着船四处转悠,最后来到丹后的由良港。那里有个叫石浦的地方,坐落着一所深宅大院,是财主山椒大夫的宅第。手下有许多奴婢,耕田种地,打猎捕鱼,采桑养蚕,织布纺线,五金陶瓷,木工木器等一应活计,全由他们做。只要是人,悉数买下。先前宫崎凡在别处卖不掉的,就带到山椒大夫这里。

大夫家的奴婢头在码头上立即出了七贯钱,把安寿和厨子王买下来。

“咳,两个小鬼脱了手,好歹一身轻。”说着,宫崎三郎接过钱,塞进怀里。转身便钻进码头上的小酒馆内。

房子是由成排一搂粗的柱子盖成的,开间颇深的大堂里,砌着一个方炉灶,炭火烧得正旺。对面铺着三层褥垫,山椒大夫凭几坐在上面。一左一右是两个儿子二郎和三郎,像两头巴儿狗。大夫本有三个儿子,太郎十六岁那年,有个奴隶逃跑给抓了回来,眼睁睁瞧着父亲亲手给他烫上烙印。太郎没留下一句话,突然离家出走,下落不明。这是距今十九年前的事了。

奴婢头把安寿和厨子王带到大夫面前,并叫两个孩子行礼。

两个孩子仿佛没听见奴婢头的话,只管瞪大眼睛看着大夫。

大夫年已花甲，脸红得像涂了朱砂，宽宽的脑门，方方的下巴，头发胡子银光锃亮。两个孩子惊讶得忘了害怕，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面孔。

大夫发话道：“买来的孩子，就是他俩吗？跟往常买的不一样，真不知叫他们干什么好。说是两个不同寻常的孩子，特意叫带来看看，原来是两个脸色发白、又瘦又弱的娃儿家。他们能干什么呢？实在想不出来。”

这时身旁的三郎开腔了。他是最小的儿子，也已年届三十。“我说父亲。方才儿子就在打量他们，叫行礼也不行礼，更不像别的奴才那样报上名来。瞧着他们弱不禁风似的，其实倔着呢。按规矩，新来乍到，男的砍柴，女的挑海水。就叫他们干这些好啦。”

“正像少爷说的，他们叫什么，都没告诉奴才。”奴婢头说。

大夫鄙夷地笑了起来：“倒像两个傻瓜。我给他们取个名字吧。姐姐叫垣衣，弟弟叫萱草。垣衣到海边，每天打三担水，萱草上山，每天砍三篓柴。念在他们体弱的分上，就让他们少干点吧。”

三郎说道：“照顾得太多了。奴婢头，赶快带下去，把工具发给他们。”

奴婢头把两个孩子带到新来奴婢住的小屋。交给安寿一副水桶和一个舀子，给厨子王一个柴篓和一把镰刀。另外每人有个饭盒，装着午饭。新来奴婢的小屋与其他奴婢的住处是分开的。

奴婢头临走时，天已经黑了。小屋里没有灯火。

翌日清晨，非常寒冷。昨夜，小屋里原来的铺盖肮脏不堪，厨子王去找来一张席子，就像在船上盖草帘子一样，两个人盖着席子睡下。

照奴婢头的吩咐，厨子王拿着饭盒去厨房打饭。房檐上，还有满地散落的稻草上，已经结了霜。在厨房宽大的门厅里，等着许多奴婢。男女领饭的地点不同，厨子王给姐姐领还要给自己领，挨了一顿骂，发誓明天一定各领各的。好不容易，除了饭盒以外，又领到两份饭和两碗汤。饭是加了盐烧的。

姐弟俩一面吃早饭,一面商量着,既然落到这个地步,只能低头认命,显得很刚强。吃完饭,姐姐去海边,弟弟要上山。两人一起走出大夫家的头道门、二道门和三道门。踏着晨霜,依依不舍地回首相望,各奔一方。

厨子王上的山,在由良山的山脚,从石浦朝南往上走。砍柴的地方离山脚不远。紫色的山石散露在四处,走过那里,便来到一大片略显平坦、杂树丛生的地方。

厨子王站在杂树林里,四处打量,不知如何砍柴,一时无从下手,便茫然坐在朝阳之下,晨霜即将融化的如茵落叶上,打发着时光。等回思过来,刚砍下一枝两枝,就割破了手。于是又坐在落叶上:山上已这样冷,姐姐去海边,海风恐怕更冷吧?一个人不禁潸然泪下。

太阳已经高高升起,背柴下山的樵夫经过这里,问道:“你也是大夫的家奴吗?一天要砍多少柴?”

“一天砍三簍。还一点都没砍呢。”厨子王如实回答。

“一天砍三簍的话,到晌午,顶好砍出两簍来。柴应该这样砍。”樵夫把背的柴禾卸下来,不大会工夫就给他砍了一簍。

厨子王重新打起精神,到中午勉强砍了一簍,过午又砍了一簍。

姐姐去海边,沿着河岸向北走。下到取潮水的地方,却不知如何把水打上来。她在心里勉励自己,勺子刚刚放下,便被潮水冲走了。

在一旁打水的女子赶紧捡了回来,并说:“潮水那样打是打不上来的。我来教你怎么打。右手的舀子这样舀,左手的桶要这样接。”于是给安寿打了一桶。

“谢谢。多亏你,知道怎么打水了。我自己来,慢慢打着试试。”安寿学会了打水。

旁边的打水女子对天真的安寿很中意。两人一边吃午饭,一边倾诉自家的身世,盟誓结拜为姐妹。那女子是伊势人,叫小菰,是从二见浦给卖到这里的。

头一天的情形便是这样，给姐姐规定的三挑水，弟弟的三篓柴，都是别人代打了一份，到日落时分，如数交齐。

姐姐打水，弟弟砍柴，日复一日地这样过去。姐姐在水边惦着弟弟，弟弟在山上想着姐姐。等到天黑回到小屋里，便手拉住手，怀念远在筑紫的父亲，思虑身在佐渡的母亲，说了又哭，哭了又说。

不知不觉间，十天过去了。到了他们必须离开小屋的时候。离开小屋，就将男归奴仆一伙，女到婢女一边。

可是两人宁死也不肯分开。奴婢头禀报了大夫。

大夫吩咐说：“胡说。把男的拖到奴仆那边去，女的拖到婢女一边去。”

奴婢头答应着正要站起来，二郎从旁拦住，对父亲说道：“父亲说得对，是应该让这些童奴分开的。不过，他们说宁死也不分开。因为是两个蠢家伙，说不定真会死掉。虽说砍的柴没多少，打的水也仅一点点，少了人手，毕竟是损失。我来想个好主意。”

“这倒是。亏本的买卖不干。好吧，你看着办吧。”说完大夫走开了。

二郎命人在三道门的边上盖一间小屋，把姐弟俩安置在那里。

一天傍晚，两个孩子照例说起父母的事。二郎恰巧经过，给他听到了。二郎在院子里巡视，不许奴婢里以强欺弱，禁止打架斗殴，偷鸡摸狗。

二郎走进小屋，说道：“虽说想念父母，可是佐渡不近，筑紫就更远了。不是你们小孩子能去的地方。想见父母，必须等到长大才行。”说完便走了出去。

过了些日子，又一天傍晚，两个孩子在讲父母的事。这回是三郎经过，也给他听见了。三郎喜欢打宿鸟，拿着弓箭，在院内的树下转来转去。

因为他们极度想念父母，每逢说起来，便怎么办，那样办，异想天开，假设出种种法子来。这一次姐姐是这样说的：“不长大，就出不了远门，这还用说么。可我们就要做那办不到的事。不过，我仔

细想了想,要想两个人一起逃出这地方,不管怎么着都不行。但你非逃出去不可,不用管我。先到筑紫,见了父亲,问父亲怎么办。然后,再去佐渡接母亲,这样就行了。”三郎偷听到的,偏偏是安寿的这一段话。

三郎拿着弓箭,突然闯进小屋:“混蛋!你们两个商量着逃跑不是?想逃跑,是要烙上记号的。这可是这儿的规矩。通红的烙铁,烫得很哩。”

两个孩子吓得脸都青了。安寿站到三郎面前回道:“那纯是胡编的。就算弟弟一人逃,您瞧,他又能逃到哪儿去呢?实在太想见父母了,所以才胡说八道的。前几天跟弟弟一起,还说变个鸟儿飞走呢。这都是信口开河。”

厨子王也说道:“姐姐说得没错。我们两个总是像今天这样,净说些办不到的事,免得老想念父母。”

三郎看了看两人的面孔,沉吟半晌。“哼!要说胡编,随你们说。你们两个一起说了些什么,我可听个一清二楚。”扔下这句话便走了出去。

当天晚上,两个人忐忑不安地睡了下去。不知睡了多会儿工夫。忽然,给外面的动静惊醒。自从搬进这个小屋,准许点灯。微明薄暗之中一看,三郎站在枕边。猛地靠近跟前,一手一只,抓住两人的手,拖出门外。姐弟俩给拖得仰面朝天,望着苍白的月亮,拽上初来时走过的那条宽阔的木板道。又上了三层台阶,经过长长的廊子,转过弯,进了上次来过的大堂。里面,众人鸦雀无声排队站班。三郎把两人一直拖到炭火烧得通红的炉前。两人刚给拖出小屋时,还不住声地哀求:“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三郎一声不吭,只管拖着他们走。到了最后,姐弟俩也不再哀求了。炉子的对面,三层褥垫上,端坐着山椒大夫。红脸膛映着座两旁熊熊的炉火,仿佛着了火似的。三郎从炭火中抽出烧红的火筷子,拿起来看了看。铁筷子起初红得透明,而后逐渐变黑。三郎拽过安寿,把火筷子挨近她的面颊。厨子王攀住三郎的胳膊。三郎一脚将他踢倒,垫在右腿下面。于是,用火筷子在安寿的额头烙上一个十字。

安寿一声凄厉的哀鸣,惊破一屋的沉寂,响彻整个大堂。三郎把安寿推过一边,拖起腿下的厨子王,在他额上也烙了一个十字。重新响起厨子王的哭声,与姐姐微弱下去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三郎扔掉火筷,像拖两人进大堂时一样,又抓起两人的手。向众人扫了一眼,绕过高大的正房,把两人拖到三层台阶,一把推到冰冻的土地上。两个孩子又痛又怕,几乎晕了过去,好不容易挣扎着回到三道门旁的小屋,也不知是怎么回来的。两人仿佛死去一般,躺在铺上半天没动弹。忽然,厨子王叫道:“姐姐,赶快!请出地藏菩萨!”安寿一咕噜爬起来,掏出贴身藏着的护身符小荷包。颤抖的双手解开绳绊,从荷包里取出佛像,供在枕边。两人一左一右拜了下去。当时,咬碎牙根都忍不住额上的疼痛,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用手摸摸额头,一点疤痕都没留下。两人矍然醒了过来。

两个孩子起来,讲起梦中情景,同时做同样的梦。安寿取出护身符,像梦中那样,供在枕边。两人拜了下去,透过微弱的灯光,看地藏尊的前额、白毫两侧,分明有两个十字疤痕,宛如用凿子刻上去似的。

自从两人的话被三郎听去,当晚做了噩梦以后,安寿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脸上神情严肃,双眉紧蹙,总是凝眸望着远方。而且,沉默不语。黄昏时,从水边回来,过去,总是等弟弟从山上下来,问寒问暖说个不停,可是现在,只有寥寥数语。厨子王担心地问:“姐姐,你怎么啦?”“没怎么,挺好的。”故意装出笑容。

安寿与以前变得不同的仅此而已,说话不错,做事也与平时一样。可是,厨子王看到惟一能相依为命的姐姐变得如此,不免无限痛心,却又无处可说。两个孩子的境况,比先前越发凄凉了。

大雪下下停停,快到年底了。男女家奴停止到外面干活,一律在家做事。安寿纺线。厨子王打稻草。打稻草不用学,纺线却不容易。每天晚上,伊势的小萩便过来帮忙,教她纺线。安寿不仅对弟弟的样子反常,就是对小萩,话也很少,还常常显得很冷淡。不过,小萩倒不在乎,挺体谅她,照旧来往。

山椒大夫家的大门也竖起了松树。然而,这里过年没一点排场,女眷全住在后头,极少出入,丝毫也不热闹。上上下下惟有喝酒,家奴窝里不停地打架。若在平时,打架要严惩不贷,但在年下,奴婢头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追究。甚至打破头都装不知,出了人命也不管。

三道门旁的小屋里冷冷清清,小萩倒常过来玩。仿佛把奴婢屋里的热闹也带了过来,小萩说话的工夫,阴郁的小屋里充满了春意,就连性情反常的安寿,脸上也浮出难得的一丝笑容。

三天过去了,又开始在家里干活。安寿纺线。厨子王打草。到了晚上,小萩即便过来,也无须帮忙了,安寿纺锤转得已很熟练。性情虽有变化,但这样静静地、反复做同样的活,倒也不妨事,而且还能分分心,免得想不开,使她沉静下来。厨子王不能像从前那样与姐姐谈心,看到有小萩在场,跟正在纺线的姐姐搭话,心里也觉得踏实。

已是春江水暖、绿草如茵的季节了。明天开始到户外干活,二郎巡视各处,顺便来到三道门旁的小屋。“怎么样?明天能出去干活吗?他们有人生病了。刚听奴婢头说的,还不大清楚。所以就各处转转,看看你们。”

正在打草的厨子王刚想答话,还没张口,安寿一反往常,停下纺线的手,突然走到二郎面前:“说到出去干活,正有事想求您呢。我想和弟弟一起去干活。请您设法安排一下,让我们一起上山吧。”苍白的面庞透出了红晕,一双眸子闪闪发亮。

厨子王很惊讶,姐姐好似又变了一个人。并且有些纳闷,她忽然要上山砍柴,对自己居然也不露一点口风。厨子王只是睁大眼睛,审视着姐姐。

二郎一声不响,目不转睛地看着姐姐。“没别的,只求您这一件事。请让我上山吧。”安寿反复说。

过了一会儿,二郎才开口。“在这个家里,让哪个奴婢干什么活,是件大事,得由父亲亲自做主。不过,垣衣,你求的事,想必是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一定替你求这个情，准能叫你上山。你放心好了。唉，两个小孩子，一冬过下来，能平安无事，真太好了。”说完，走出小屋。

厨子王放下杵子，走到姐姐身边：“姐姐，怎么回事？你能一起上山，我当然很高兴。可为什么出人不意，就提出来呢？怎么不跟我商量呢？”

姐姐一脸喜色，光艳照人：“真的，你这么想，也难怪。其实，没见到二郎他人时，我压根儿没想到要求他。也是灵机一动想到的。”

“真的？好奇怪呀。”厨子王像看什么稀罕物似的打量着姐姐。

奴婢头拿着柴篓和镰刀进来：“垣衣，听说不让你打水，派你砍柴去，我给你送家什来了。顺便把水桶和舀子收走。”

“让您费心，给您添麻烦了。”安寿轻盈地站起来，拿出水桶和舀子。

奴婢头收了水桶和舀子，却没有回去的意思。脸上露出苦笑。对于山椒大夫一家的吩咐，他视若神谕，惟命是从。哪怕最无情、最苛刻的事，都会毫不犹豫地照办。但是，他天生见不得别人痛苦和哭叫。如果事情能顺顺当当办了，看不到痛苦哭叫倒也罢了，随他们去。此刻，他脸上的苦笑，分明是不得不硬起头皮去难为别人。他这人，不论要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会摆在脸上。

奴婢头冲着安寿说：“那个，还有一件事。其实叫你去砍柴，是二郎少爷向大夫求的情。三郎少爷也在场，发话说，让垣衣扮成大童奴再上山。大夫笑了，说这主意好。所以，我得把你的头发带回去。”

厨子王听了这话，如同万箭钻心，顿时泪水涌上眼帘。

令人意外的是，安寿的脸上依旧是欢天喜地的样子。“可不是怎的。既然去砍柴，我也是个男子汉了。就请用这把镰刀割吧。”说着，将头颈伸向奴婢头。

安寿那头又长又亮的秀发，在锋利的镰刀下，一刀就齐刷刷地割断了。

第二天清晨,两个孩子背上柴篓,腰插镰刀,手拉手出了大门。自从来到山椒大夫这里,两个人能一起走路,这是头一回。

厨子王猜不透姐姐的心思,心里充满了寂寞和悲哀。昨天,奴婢头回去后,他曾变着法儿用话去套,可是,姐姐像是独自在打什么主意,不肯明说。

走到山脚下,厨子王忍不住说道:“姐姐,很久没能这样一起走路,我应当高兴才是,可心里却难过得很。我虽然这样拉着你的手,但没法转过脸,看你那披散开来的短发。姐姐,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我?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呢?”

今早,安寿脸上因为喜悦而神采飞扬,大大的眼睛,灿若明星。她没有答话,只是使劲拉住弟弟的手。

上山的地方,有个池塘。水边一如旧年,枯苇乱蓬,一片凋零。路边的野草,黄叶中已萌出绿嫩芽。从池畔向右转,一上山,石缝间便汨汨流出清泉。再过去,顺着右面的石墙,登上蜿蜒曲折的山路。

旭日恰巧辉洒在岩石上。层层叠叠的岩石下,风化的岩石间,一株小小的紫罗兰正开出花朵。安寿见了,指给厨子王看:“你瞧!春天到啦。”

厨子王点了点头,不作一声。姐姐心里藏着秘密,弟弟怀着忧愁,话总是谈不拢,就如同水渗进沙子里,立刻就断流了。

来到去年砍柴的林子外,厨子王停下脚步:“姐姐,就在这里砍柴。”

“哦,再往高一些!”安寿径自飞快地先登了上去。厨子王疑惑地跟在后面。半晌,上到外层的山顶,离杂树林已经相当远了。

安寿站在那里,凝眸望着南方。目光顺着流经石浦、注入由良港的大云川,溯流而上,越过相隔一里之遥的河对岸,而后,落在一片茂密的树林中塔尖高耸的中山一带。于是,招呼弟弟道:“我没像从前那样,把心里想了很久的事告诉你,你是不是很纳闷?今儿个,咱们也用不着砍什么柴,你就好好听我说。小萩是从伊势给卖

到这儿的。从她家乡来这路，她全告诉我了。翻过中间那道山，离京城就很近了。去筑紫，太难了；返回来，过海到佐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京城，准到得了。自从跟母亲离开岩代，咱们净遇到坏人，可是人一旦时来运转，未必就遇不见好人。你从现在起，得一心逃出这地方，上京城去！倘若神佛保佑，遇见好人，就能知道父亲流放到筑紫的下落。还能到佐渡去接母亲。扔下柴篓和镰刀，带着饭盒走吧。”

厨子王默默地听着，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姐姐，那你呢？”

“不用管我。你一个人做的事，全当是咱们两人共同做的。等见过父亲，接回母亲，然后再来救我。”

“我跑了，你就惨了。”厨子王心里浮现那个烫烙印的噩梦。

“说不定会折磨我，但我能忍住。奴婢是花钱买的，他们舍不得杀。也许你不在，叫我干两人的活。你告诉我的那个杂树林，我会在那儿砍很多的柴。六篓砍不了，四篓五篓总砍得了。好啦，你就下山去吧。把柴篓和镰刀放到树林那儿，我送你到山下。”说完，安寿就抬脚先往下走。

厨子王一时心绪纷乱，茫茫然跟着下去。姐姐今年十五，弟弟十三了。可是，女孩儿家成人早，变得又聪明又有智谋，所以，厨子王没法儿不听姐姐的话。

下到杂树林那里，两个人把柴篓和镰刀放在落叶上。姐姐掏出护身佛，交给弟弟。“这护身佛，顶要紧了，先交你保存，直到咱们下次见面。你就把这尊地藏菩萨全当我好了。跟护身刀一起千万藏好。”

“可姐姐你就没有护身佛了。”

“不，你比我更危险，就由你带着。等到晚上你没回去，准会派人来追。不论你跑得多快，照这样的跑法，一定会让人追上。方才看见的那条河，上游有个地方叫和江，你跑到那儿，要是顺利，没叫人抓住，能过河到对岸，离中山就不远了。到了那儿，看见一座高塔，就到庙里藏身。躲过一阵子，等追的人回去了，再离开庙里。”

“不过，庙里的和尚肯把我藏起来吗？”

“那就要试试你的运气了。运气好,和尚会把你藏起来的。”

“是的。姐姐今天的这些话,就像是神仙菩萨说的。我主意打定了。什么都听姐姐的。”

“噢,真听话。和尚是好人,一定肯把你藏起来。”

“嗯,我觉得也是。逃出去,就能到京城。也能见到父母。还能来接姐姐。”厨子王的眼睛也和姐姐的一样,炯炯发亮。

“好啦,我陪你下山,快点来。”

两人急急地下了山。步履与前不同,姐姐高亢的情绪,仿佛是一种暗示,传给了弟弟。

来到泉边,姐姐拿出与饭盒一起带来的木碗,接了一碗清泉。“就算是给你壮行的酒吧!”说着,啜了一口,递给弟弟。

弟弟一口气喝干:“那么,姐姐多保重。我决不叫人逮住,一定到中山。”

厨子王溜烟跑下还剩十来步的坡道,沿着池塘,上了大路。然后,朝大云川的上游奔去。

安寿伫立泉边,极目远望,弟弟的背影在夹道的松阴后时隐时现,越来越小。勉强挨到晌午,可她不想上山。幸运的是,今几个似乎没人上这边砍柴,也没人来盘问,为何站在山坡上耗时光。

后来,山椒大夫派人追捕姐弟俩,在坡下的池塘边,捡到一双草履。那是安寿的草履。

中山国分寺的山门,闯进一伙人,松明火影一片缭乱。站在前面的是山椒大夫的小儿子三郎,手执白柄长刀。

三郎站在殿前,大声喊道:“到这来的,是石浦山椒大夫家的。大夫有个家奴逃到这边山里,有人亲眼看见了。除了庙里,不会藏到别处。马上把人交出来。”跟来的众人也嚷嚷:“交出来!交出来!”

从大殿到山门,铺着宽宽的石板路。三郎手下人擎着松明火把,簇拥在石路上。石路的两旁,是住在庙内的僧众人等。追捕手在山门外大呼小叫,令人惊诧,几乎全从大殿和香积厨跑了出来,

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

起初,追捕手在山门外喊开门时,许多僧人怕他们进来捣乱,主张不开。后来,是住持昙猛法师让打开的。此刻,三郎大声喊道:“把逃奴交出来!”可是,大殿门扉紧闭,半天没有动静。

三郎跺了跺脚,又喊了两三次。手下有人吆喝:“老和尚,怎么回事?”其中夹杂着窃笑。

大殿的门,终于轻轻地开了。是昙猛律师自己开的。律师身系一件偏衫,不显威仪,背着昏暗的长明灯,站在大殿的台阶上。闪烁的灯光,映照在高大结实的身躯和眉毛尚黑的方脸膛上。年纪刚过五十。

律师徐徐地开口说话了。吵吵嚷嚷的追捕手一见律师本人,立刻静了下来,话声传遍各个角落。

“是来找逃跑的下人,是吗?在本寺,不向本住持禀报,是不能留人的。我既然不知道,你们要的人就不在本寺。这且不谈,深更半夜,拿着刀枪剑戟,聚众闯来,下令打开山门,还以为国中发生大乱,要不就是公家出了叛贼,才叫他们打开山门的。怎么着?原来是追捕你们家的下人!本寺可是敕命所建,山门悬挂着御笔所书匾额,七重宝塔上藏着宸翰金字经文。如果在这里撒野动粗,就要追问国守监督之责。要是报到总寺东大寺,还不知京里会怎样处分呢。你仔细掂量掂量,还是趁早回去的好。不说你的坏话。全是为了你好。”一席话说完,律师轻轻关上了门。

三郎瞪着大殿的门,恨得直咬牙。但又不敢打破门闯进去。手下的喽罗窃窃私语,如同风吹树叶。

这时,有人大声嚷道:“那个逃跑的,是个十二三的毛孩子吧?我知道在哪儿。”

三郎一愣,寻找说话的人。是看钟楼的老头,跟父亲山椒大夫简直会错当成一个人。老头接着说道:“那个小子呀,晌午的时候,我从钟楼上看见他来着。打土墙外面经过,急急忙忙往南去了。瘦瘦小小的,身子倒轻快得很。大概走得老远喽。”

“那好吧。一个毛孩子,量他半天能走多远!继续追!”

一队松明出了寺门，看钟楼的老头从钟楼上见他们在土墙外朝南奔去，不禁哈哈大笑。惊醒了林中刚刚安静的乌鸦，有两三只旋又飞了起来。

翌日，国分寺派人四处打探。到石浦的，听说安寿投了水。去南边的，说是三郎率手下人到了田边便打道回府了。

隔了两日，昙猛律师离寺朝田边方向云游。一手托着脸盆大小的铁钵，一手拄着手臂粗细的锡杖。后面跟着头发剃光，身着僧衣的厨子王。

两人白日里在大路上走，夜里随处在寺里挂单。到了山城朱雀野，在权现堂休息后，律师与厨子王作别道：“好好珍重护身佛吧。父母的消息定能打听得到。”说完，旋即转身回去。厨子王心想：老师父说的话，与死去的姐姐说的一样。

厨子王到了京城，因身着僧装，遂在东山的清水寺挂单。

睡在斋堂里，第二天清早一睁眼，见枕边站着一位老人，身着贵人穿的家常服，头戴高纱帽，系着灯笼裤。“你是谁家的孩子？若是带了什么宝贝，可以给我看看吗？我女儿生病，为求菩萨保佑，昨晚在此斋戒。托梦说，睡在左面屏风后的孩子，有一尊十分灵验的护身佛。让我请来一拜。今早过来一看，是你在这里。我已说明了缘故，请借护身佛一用。我就是关白师实。”

厨子王说道：“我是陆奥三品官正氏之子。十二年前，父亲前往筑紫安乐寺，一去不归。母亲于当年生下我，带着三岁的姐姐，住在岩代信夫郡。等到我年纪稍长，便带着姐姐和我，长途跋涉去寻找父亲。到了越后，碰到可恶的人贩子，母亲给卖到佐渡，姐姐和我给卖到丹后的由良。姐姐已在由良去世。我带的护身佛便是这尊地藏菩萨。”说着，拿出地藏菩萨。

师实将地藏菩萨捧在手中，行了一礼，额头几乎碰了上去。然后，将正反两面翻过来掉过去，仔仔细细端详了一番，说道：“早已有所闻，这座金像是尊贵的放光王地藏菩萨。由百济传来，高见王子所持。这尊佛像既是祖传，你的家世就决错不了。永保（1081—

1084)初年,还是太上皇在位期间,因国守违反皇命,平正氏受到株连,流放到筑紫,你准是他的嫡子。如果想还俗,可追封国守一职。眼下可在舍下暂住。随我回府吧。”

关白师实的千金,即当今皇太后,本是夫人的亲侄女,后来收作养女。皇太后身患沉疴,因借了厨子王的护身佛一拜,竟霍然而愈。

师实让厨子王还了俗,亲自给他行加冠之礼。并派使节带着赦免的诏书,前往正氏的流放地问候。然而,使节到达时,正氏早已不在人间。厨子王元服后,取名正道,哀伤得人都憔悴了。

第二年秋天,朝廷例行任免正道为丹后国守。这一官职不必亲自赴任,可下设三品官治理。不过,国守亲政实施的第一项政务,便是在丹后国禁止买卖人口。为此,山椒大夫悉数解敬家奴,发给工钱。大夫家暂时看似损失巨大,但从那时起,农作工业都比从前发达,山椒一族愈益兴旺。国守的恩人昙猛律师荣升为僧都,曾经照顾过姐姐的小萩,着令还乡。在安寿赴难之地痛切凭吊之后,于姐姐投水的池畔,建立一座尼庵。

正道在领地内做了这些事后,乞假微服去了佐渡。

佐渡的国府设在杂太。正道到了那里,让地方官查遍全国,却难以找到母亲的下落。

一日,正道依旧一筹莫展,一个人出了驿馆,在市里闲步。不知不觉离开了人烟稠密的处所,来到田间小道上。丽日当空,晴朗无云。正道一面走着,一面心中思忖:“怎样才能知道母亲的下落呢?如果只听任官员去查,自己不亲自去找,会不会神佛怪罪下来,不让我们母子相逢呢?”忽然,看见一所颇大的农家宅院。房子的南侧,稀疏的篱笆内,有一方场院,上面铺着席子。席子上晾着刚收的谷子。中间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子,手上拿着长竹竿,正在轰赶啄谷子的麻雀。嘴里像在哼着什么。

正道也不知什么缘故,这女人很牵惹他的心,便站在那里看她。女人的头发蓬乱,沾满灰尘。再去打量她的面庞,是个瞎子。

正道觉得十分可怜。这时，渐渐能听清女人唱的歌词。正道好似生了疟疾，浑身打颤，眼睛里涌出泪水。女人反复唱的是这样一首歌：

想你呀安寿，哎哟哟，
想你呀厨子王，哎哟哟，
小麻雀呀，若有知，
不用赶呀，快快逃。

这歌词，听得正道神情恍惚，五内翻滚，想像野兽那样嚎叫出来，但他咬紧牙关忍住了。他好似给松开绑，一下跑进院内。脚踩乱了谷子，跪伏在女人面前。右手捧着护身佛，伏下身时紧贴在额前。

女人知道这不是麻雀，而是个大物来祸害谷子。便停口不再唱，一双瞽目，一动不动地望着面前。这时，宛如干贝浸水涨了起来，女人的两眼湿润了。她张开了眼睛。

“厨子王！”女人脱口喊道。母子二人紧紧抱在一起。

大正四(1915)年一月

两个朋友

郑晓芳 译

我在丰前的小仓前后住了四年。话说刚来那年的十月——我是阴雨连绵的六月天搬迁过来的，在锻冶町那所租来的屋舍中，我寂寞地挨过了整整一个夏季——节令虽已入秋，残暑仍未退尽，连日都是暖洋洋的。每天下午四点多钟从部队机关回来，在家里那间十张席子大小的厅内坐下，不时可见房东饲养的蜜蜂绕梁飞过。屋外一条小路，宽窄刚好容得两辆人力车交错而行，路那边的人家传来阵阵纺纱声。纺纱的是一个独眼老处女，每当我这边女佣回乡探亲时，就唤她过来帮工。

一日下班回家后，拾起桌上刚看了一半的 Wundt(文特)《心理学》，半页尚未读完，便再也提不起兴致，将书丢在一旁，听着那再熟悉不过的纺纱声发呆。

这时女佣手持一张陌生访客的名片走进来。我问是什么人，女佣答说是个身着西装的年轻人。“先让他进来吧”，话刚出口，那人已行至眼前。

这男子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活泼率直，不拘形式。后来我才算明白，当时他那副举止其实另有根由。与外国人的频繁交往，无形中的确会磨去一个人身上那种东洋习见的客气拘谨。

一番寒暄之后，我便询问起他的来意。这里我姑且将他称为 F 君好了。F 君的答言听起来颇不寻常。他和我一样，也是石见人。差别仅在于我的出生之地津和野，属城主龟井统领，而他所居之地则归幕府直辖，也即通常所谓天领。F 君早年就已萌志攻研德语，来到东京后，开始辗转于诸校之间，所师事者甚众。就目下

情形而言,他觉得已经再没有哪所学校、哪位老师能满足自己了。他也曾尝试着和许多德国人交际,然而正像日本人当中鲜有人系统地了解日语一样,精通德语的人也同是寥寥无几。之后,他又开始涉猎日本人用德文撰写的东西或由德文翻译过来的日文著述,但感谬误数不胜数。及至后来才发现,其中要算我用德文写的东西最为自如,我翻译的德文从不见走样。只因那会儿我在东京生活忙碌非常,他才一直未敢轻言打搅。现今见我人已转迁小仓,便特意从东京追随而至,打算在我门下修习德语。

听了 he 这一番话,我既惊于 he 太自信,又惊于 he 对我的德文如此买账,盯着他的脸,良久没有做声。过后想来,当时猜疑他是有些对他不住,可那时心底确曾生出一丝疑云:此人莫非是个疯子?

我遂敷衍着说:你太高看我了,实在是不敢当。这话姑且不谈,单说你的德语,真的好到整个东京都找不到、都没有可以教你的老师那种程度了吗?尽管多有冒犯,对此我还是心存疑虑。说着,我拿起桌上那本 Wundt 的《心理学》递给 F 君:这本书内容有点偏,也许不太适合用来考较德语水平,若是你觉得没什么大碍,就读上一页,再把意思讲给我听听。想选其他方面的书也可以,小说、杂志那边都有,随你的意。

F 君从我手里接过书去,看了一眼书名,说:“是心理学啊。”

“没错,能读下来吗?”

“读下来估计没什么大问题。这本书仅仅听说了,还没翻看过。不过,以前在研究 paedagogik(教育学)时,倒是涉猎过一点心理学方面的书,因为有些问题不从心理学角度便很难步入门径。你看我读哪一段才好?”F 君边说边顺手翻了一下,正好翻到接近卷末的 die seele(灵魂)那一章。“就把这一页读给我听好了”,我说。

F 君像是有点难为情,低声读了五六行。声调稍嫌低沉,发音却还地道。听 he 流畅的朗读,即使不看书也能清楚知道上面讲的是 what。

“可以了,你再把刚才那段话的意思讲一讲看。”我又吩咐。

原文是一连串的专业术语,F君讲来却毫不费力。

我再度感到惊讶。看来F君的神志非但没有任何问题,他先前的自负也确非出于狂妄。我开言道:

“这种书都能读,你我之间算得上无分轩轻了。”

“哪里,过奖了。接下来我还有很多问题要候教呢。”F君说。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一点:F君并不是个夸夸其谈的人。至于其他的方方面面都还像是个谜团。要解开这个谜团,尽可徐徐图之。现在我最急于弄清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F君的生活现状以及身世。

我这样对他讲:“你说想让和我做伴一同研究德语,这自无不可。不过,在小仓你打算怎样维持今后的开销呢?”他听了沉默不语,我见状又紧接着不加掩饰地问道:“你有这方面的经济保障吗?”

F君难以再沉默了,说:“从东京来时手头那点钱都花在火车票上了。如果开口向家里要,虽不至得不到一点接济,可照眼下的情况,那点钱仍不足敷用。如果能先在府上借住一段时日……”

这番话令我不得不重新对他加以评估。刚进门那会儿我甚至怀疑他是个疯子,而他在德语方面的造诣,促使我打消了这疑念,开始对他刮目相看。可听了上面的那些话,我不由得又开始了对他产生了鄙夷之念。人固无以穷而轻其才。但现今F君身无分文跑来投奔于我,并对我的极尽赞词,哪里是高看我,无疑是一种阿谀奉承。说是要从我学德语,却又附带着寄宿吃住这样一个条件,那他找我的动机便是极为不纯了。虽说世上没有哪个人的行止全无心机,可驱动F君的动机,其所不纯尤为甚,叫人不能不心生疑虑。

迄今为止,声言从我进学,造诣如F君之高者,可说少而又少,由是观之,F君确实称得上空前绝后的奇人。相反,声言在我家寄食而又身无半文者,则纳不胜纳。由是观之,F君只能算是个心存侥幸的庸人。对付这类角色在我早已是驾轻就熟。虽然轻车熟路,但考虑到他在外语方面的不同凡响,还须多少给他留点情面才好。

我向来不会给那些吃白食者一文现金。这是我对吃白食者奉行的一个原则。于是我向 F 君这样说：我只知道你德语方面颇具功力，但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容你入住，和我同处一室。这样吧，我介绍一家熟悉的旅馆给你，凭我和那家老板的交情你尽可以先在那里吃住下去。这期间我再帮你找份儿工作。比照你现在的德语水平，这方面我心里多少已经有点数了。倘若一切顺利，你尽可用自己所得报酬支付旅馆方面的开销。万一有什么不顺，你家又没有钱寄来，旅馆方面就由我来结账好了，除此而外，我不会多做一丝一毫的承诺。你看这样如何？

F 君听了我这番话，一时不知所措，似乎觉得事情有些出乎意外。不过他权且应承了。也许他本以为我要么同意要么拒绝，岂料我会提出这么一个既非同意又非拒绝的方案。对他来说，这点的确是事先没估计到。应承是应承了，不过看上去他并未显出对我特别心存感激的样子。

我叫佣人招呼勤务兵来，将此事详细作了吩咐，并让他带 F 君去那家名叫立见的旅馆。馆舍位于小仓停车场附近，我刚来时就泊于此处。老板娘是个四十余岁的寡妇，家里养了一条哈巴狗。为人圆通伶俐，什么话一点就透。所以我才将 F 君托付于她。

我当时对 F 君说，找工作的事心里多少有点数了，是因为我知道小仓有一处青年团正在招募德语教师。当下和那里管事的一说，他们便把 F 君聘请了去。我也因此而省下了立见旅馆那边的一笔开销。

F 君几乎每天都到我这里来坐坐，一见面话题总是离不开德语方面的事情。不过倒是没见他向我提什么刁钻古怪的问题。他非常安心于现在的新工作，正热心研究如何针对初学者特点教好德语，并和我一道探讨这个问题。听他谈得多了，才渐渐发现：在德语知识结构方面，他与我之间的差异可谓不大，且彼此互有余缺。他对语格文法十分精通，分析章句不惮其烦。有些术语我还

是从F君嘴里初次耳闻,这令我颇感惊讶。不过看F君写的德文,里面常有汉学家所说的和习(日本式的表达)。每当我告诉他,德国人一般不这么说,F君总是不服,我便拿出随身携带的Reclam版(莱克朗氏版)的Goethe(歌德)等文集据以为证。这类论辩总是相当有趣,于是我渐渐开始每天都在心里期待着F君的到来。

碰上星期六、星期天或节假日,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带上F君一同外出散步。小仓是个袖珍型城市,从这端走到那端,走不上几步路程。所以我们常沿着海岸行至大里,或者乘火车到香椎那边去。其间本无暇读书,可F君总是习惯在口袋里揣上一本Goeschen版(格勋版)的小开本《认识论》、《民族学》等。问他为何这样做,他回答说倘若闲下来,可以翻翻看。F君求知欲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转眼间两三周已过。一天下班回家,我顺路去了趟立见旅馆,想看看F君眼下究竟是何情形。到旅馆时,正碰见女主人向外驱赶着一条小狗,见我来便说:“我家那条哈巴狗准是母的,整天招些公狗上门来,赶都赶不赢。”边说还边呵斥着那条恋恋不舍、不断回头张望的小狗:“你这该杀的。”而老板娘家里那条哈巴狗却躲在柜台后面,漠然地望着。

“F君怎么样?”

“您介绍过来的,就是不同寻常。”老板娘笑着说。

“什么?就因为我介绍来的,所以不同寻常?这叫我如何是好。究竟是怎么个不寻常法?”我边说边在柜台前面落了座。

老板娘递给我一张坐垫,然后说:“看您误会了不是,这小伙子可称得上是个大好人呢。眼下一早一晚,寒天露地的,可他还是穿着那身单衣。看书时实在冷不过了,就披上条毛毯接着看。”

我像是自言自语般说道:“真的吗?该不是手头拮据了吧?”

“才不是呢。说起来他住在这儿也有一段日子了,听他说手头已有了些积蓄。这不,连到月底的开销都提前付了。”节令已入十一月,看样子F君是用上月得自青年团的薪水提前支付的。

既然来了就见上一见吧,我心里这样想着,便登上了二楼。在

立见旅馆,紧靠里面的独立堂舍是给上等客人预备的,其次便是面向正房庭院的二楼房间。至于临街镶有细格窗子的二楼斗居,一般少有人住。因为房费便宜,F君倒是没有二话,就在这小屋里住了下来。我朝屋内打着招呼:“F君,在不在?”F君闻声从里面打开拉门,但见他身着法兰绒衬衣,外套一件浴衣。细格子遮住了阳光,窗下显得有点暗。一张旧习字桌摆在窗下,就成了F君的用功之所。隔着一个小火盆,我在F君对面坐了下来。火盆里燃着炭煤球。

这时桌子对面竖立的惠比须啤酒箱映入我的眼帘。这个空箱子已派作书箱用场,三本茶褐色书脊的精装巨册占据了大半个箱体,剩下空间则被小书册和杂记簿等塞满。三本大书都很新,书脊上烫金字在灰暗的书箱里闪闪发光。我屈首努力辨认着那些金字。

“是Meyer(玛雅出版社)的缩印版。”F君告诉我说。

“哦,真是精美啊。可我手头上的怎么会分成上下两册呢。”

“你那是旧版的。我这本则是在南江堂书店看见有样书来,赶紧通过邮局汇款订购来的。”

“可照这种膨胀法,就算有缩印版,也还是没地方摆呀。干嘛你非要特意邮购呢?”

“瞧你说的。当老师嘛,总会碰到学生来问些人名、地名之类的问题,没有几本词典,心里也发虚呀。”

F君和我就这样聊起会话方面的百科事典来。什么Meyer(玛雅版)和Brockhaus(布劳克豪斯版)之间的优劣啦,什么德国这类辞典与法国的Larousse(拉尔斯版)或Britannica(玻利塔尼卡版)之间的差异成因啦,什么通俗读物正渐渐呈现出向学术专著靠的倾向啦。直到掌灯时分我才离开。

刚回到居所,我就吩咐女佣拿上一件我穿过的旧夹衣送到F君住处。这是因为我猜想他一下子付了五十天的房费,新近又买了会话辞典,刚领的那些薪水怕是所剩无几,估计连抽烟的钱都不够了。

起初我因怕 F 君真是个吃白食者,所以与他交往时,还刻意保持着一段距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知益深,我们之间的距离渐渐越缩越小了。

其中固然有对他那股嗜学如命——哪怕是节衣缩食也要买书——的劲头的欣赏成分在内,不过这并非事情的全部。从打初见时起,我就感觉到了他在德语方面造诣之深。如此看来,F 君的好学天性,也是不言自明了。

其实,促使我们之间距离缩短的更直接的原因,还在于我发现了他的“童贞”,发现了他对异性几乎一无所知。或许是我看错了,不过即便现在我也不相信自己是受了蒙蔽。

我不认为 F 君没有一点个人秘密,也不认为他从未曾撒过谎。不过,看上去他的确不像那种撒了谎脸上还能保持不红不白的人。照他的性子看,就连为了撒谎而编造说辞,都是一种烦累。想在我面前撒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信就试试看。我马上就会生出一种强烈的感应。这是我的本能。正因为我有这种本能,才不大会受人愚弄。那些曾令几多心地单纯者掉入陷阱的骗术大师,在我面前却屡屡原形毕露。

与此相反,即便那些缺乏义务感,amoral(道德观念不强),难以取信于人者,若能与我对面而坐,坦诚相见,我仍然会感到愉快。我和这种人也同样长年保持着交往,毫无相忤之处。

话题扯得有点远了,就此打住。正如我刚才所说,最初我是把 F 君当作一个吃白食者来对待的。但他的话却丝毫没引起过我反感。他的话语属于那种冲动型的,当他直抒胸臆,与我赤诚相见,时不时就会出现失控。有时较起真来,简直让人头疼。对此我总是宽怀以待,这反而令我觉得有趣。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碰一次面,有时甚至整天都待在一起。谈论的话题也不再局限于德语或哲学。有天我对他说,我在此地任职,天长日久,很多人都认识我。现在,这些人又进而对你也关注起来。他们口中都传说咱俩是兄弟。有一次去本通那家名叫德见

的杂货店,老板告诉我说,“你兄弟刚才也来过这儿了。”我当时深感纳闷,心想,我哪来的什么兄弟啊?一问之下,方才得知,原来指的是你。我就对店老板说:我们虽然宜属同乡,却不沾亲带故。老板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说:“怪了,怎么长得那么像?”我和你长相真的那么近似?对此你又是怎么个看法?我边说边打量着F君。

当时只听F君答道,我因长相接近而被误认的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于是他给我讲了下面一段趣闻,是F君夜宿广岛尾道时的事。一天晚上,他待在旅馆环绕庭院的二楼堵头那间客房里。此时,正值二楼对向房间的客人招来了很多艺妓,吵闹非常。也是出于寂寞难耐吧,F君走到廊上,朝对面望着。那边正好走出个艺妓,手把栏杆也向这边张望。不一会儿,但见那个艺妓又招了同伴出来,两人一边窃窃私语一边朝这边打量着。出来本想看看闲景,不意反作了别人的观赏对象。F君顿感扫兴,遂回到自己房间。那边厢直到夜半时分还在喧闹不休。F君躺在被子里,伴着嘈杂的三弦琴声入睡了。刚睡没多久,就觉得好像有人进了房间。睁眼一看,但见有个艺妓在枕畔端坐。F君一惊之下坐起身来,问道:“怎么回事?”“我来是有点事想请教一下。”F君起身叠好被褥,然后问艺妓到底有什么事。艺妓答说:自己就住在对面那间客房,是随艺妓众姐妹一道来这里的。出生在本地,上面还有个哥哥。此前哥哥离家出走,现在仍下落不明。刚才在那边楼道乍一见你,还以为是哥哥回来了。和哥哥分别多年,总是难以忘怀,梦里都盼着能与哥哥重逢。看见你后,本想马上跑过来,但又怕人看见,只好强自忍住。如果我真的认错了人,还请多加包涵。既然碰上了有人长得像思念已久的哥哥,管它真假,倘若问都不问上一句,将来总会觉得遗恨无穷的。请教府上在哪里?F君遂应答说:“听了你的话,真是令人同情。我是石见人,此地还是初次造访。你来我这边让人知道了不好,你还是赶快回去吧。”

F君娓娓道来,我听着也觉得十分有趣。起初我还自作聪明地认为,F君说自己和别人长得相像云云,不过是正话反说。及至说到艺妓来宿处造访,而他则收拾好被褥,正言厉色地询问艺妓来

意时,听上去简直与《南总里见八犬传》中犬塚信乃行的故事如出一辙。后来就是如何倾听艺妓自道,且始终以礼相待,敬而远之这段。F君语毕,我凝视着他的脸,试图从上面找出些许 Ironie(反讽)的表情。但这努力终属徒劳。

F君认为艺妓所言句句为真,才把这些话转述给我听。我既惊且忧,不由得说道:“日本女人表面工于心计,骨子里则性情温厚。换了西洋女性,怕不早就与你短兵相接,哪里容得你从容布防。就像歌德小说中男主人公 Wilhelm(威廉)面对 Philene(菲琳)的攻势,士气尽失一般,你既无勇气坚拒,难免沦为女人的俘虏。”

听我这样一说,这回该轮到F君震惊了。据他后来自云,此前一直听从西人告诫,万勿读小说之类的东西。虽则如此,但对 Wilhelm Meister(《威廉·迈斯特》)和 Geisterseher(《见灵者》)等还是有所耳闻的。故而听了我讲的那番话,不觉茅塞顿开,大彻大悟。

有了这段渊源,我便格外留意起F君在异性面前的言谈举止,并发现他在如何与异性交往方面简直就是个白丁。F君既无衣食之忧,却压抑着自己的性欲。这点和一般的吃白食者判然有别。在我心目中F君的确算得上个人物。因此之故,眼见得我与他之间先前刻意保持的距离渐渐拉近,我亦听之任之。我不敢担保自己看人从不走眼。不过即便事到如今我仍然坚持认为:君不欺我。

倏忽间已近年关,既是我来小仓的第六个月,也是F君追随我至此的第三个月。我开始修习起法语,每天晚饭后都要去马借町那儿的传教士家里。

这对我与F君的交往颇有影响。因为每次F君来,我说的都尽是些与法语相关的话题。F君遂有感而发道:“虽然法语也很有趣,不过我倒是觉得,与其对两门语言都浅尝辄止,不如更深入地掌握一门。”对此我回敬说:“你这话也算一家之言吧。”潜台词却是:深究一门也未必就行得通。F君像是听出了我话里有话,脸上便有些挂不住。再加上往来过于频繁,日久自会生厌。于是每日必来的F君,便改成隔天来一次了。我们二人的生活宛如两条平

行线,起初相距甚远,其间一时也曾渐渐靠拢,之后复又疏远。

F君照例靠做德语教员维生,我也是人在部队机关,闲来练练法语过活。我们二人之间真正成了世俗意义上的朋友。

翌年,四月初F君来访,说是父亲病了,总须省视一下,向我借点盘缠。问他所需若干,他答说二十五元即可。我当即掏出钱来给了他。我早已不再疑他为惯于揩油的小人了。此后我没提过这笔钱,他也没提。我原本就没打算要他还。他天生大大咧咧,自然也不会总把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放在心上。我想:他绝非有意揩油或天性爱小,借了钱故意装作忘记不还。况且,与他交往既久,物质方面他开口有求于我,也仅此一次。

不久F君省亲回来,住到鸟町,照例当他的教师。夏日里,我曾去过那儿一次,他请我喝了一杯柠檬汽水。

年末,段冶町我那家房东突然抬高了房租,我遂搬迁至京町。耳畔听不到纺车声了,代之而起的是咚咚的鼓点声。这里原就与小仓艺妓町的胡同相接,整日里三弦琴声、鼓声不绝于耳。F君也常来这里聊天。

转明年,我来小仓已是第三个年头。到了八月中旬,F君受聘于山口高等学校,转赴该地执教。

此后又是新的一年到来。三月里,我因职务有变,回到东京。离开时正好是到小仓的第四个年头。

初赴小仓时,我还是孤自一人;临回东京之际,幸得娇妻,相伴以还。随我回东京的并非只有妻子,还有一个人也紧随我们身后赶来。这人是个年轻的僧侣,在家里我和妻子都称呼他作安国寺的小先生。

在小仓由锻冶町迁至京町后,这位小先生便开始天天来我家。每次我从部队机关回来,迈进家门,肯定能见到安国寺等在那里,然后一直坐到晚饭时。其间我曾给安国寺串讲过德文的哲学入门,而安国寺则给我讲佛教的唯识论。送走安国寺,我吃过晚饭,

再去马借町的传教士家里修习法语。

由于结下这段缘分,我离开小仓时,虽则相送的同事、友人为数众多,但其中属安国寺最为依依难舍。朋友们见了都打趣说:“你走了,安国寺该多可怜啊。”

安国寺果真不忍和我断了往来,把他任住持的那所寺院转让出去后,便只身飘然离开小仓,在东京团子坂上我家的对面寻个所在住下了。我家的对面本是座山崖,与根津那边一片低地相接。崖上只有一块巴掌大小、俗称“猫额头”的平地,那里有座袖珍别墅。昔年根津以花街柳巷闻名时,别墅里常有八幡楼的寓公流连不去。后来这块地为人买断,加以平整后在崖下竖了一根擎天柱,盖起一幢与我家轩檐相望、极其宽敞的二层小楼。我们家原本门前无遮无拦,自打这幢小楼盖起后,家里就变得终日阴暗,不见光天。安国寺来东京后,就住在这幢二层旅舍中。

不过,与在小仓时相比,回到东京后我的生活每天都显得异常繁忙。安国寺特地相随而来,我们却难得像以前那样互相交流。正为此感到遗憾时,F君搬迁了过来。说是想在东京生活,已放弃了山口的工作。

于是,原来我为安国寺安排的哲学入门串讲这差事,就转而落在F君肩上。然而,我和F君对外语的讲解方式却判然有别。不论口语或书面语,我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F君对此则必定要从语法角度一一加以分析。我在讲Koeber(古贝尔)的哲学入门时,从第一页起就逐字逐句地翻译给安国寺听,并尽量采用他所熟悉的佛教用语。对谈起唯识论来如数家珍般的安国寺来说,有了佛教的根底再去理解外国哲学并不犯难,就像一般人理解Filbel(通常的入门书)或教科书一样。F君不肯沿袭我的方法,偏要从语法教起。安国寺不得不花费大量功夫在旁门左道上,因此吃了不少苦头。

没过多久,F君被第一高等学校聘用,学校就在近旁,住处自然无需变换。因此他和安国寺的关系仍照老样子维持着。

我回东京后,樱花开了一度,又谢了一度。天气刚刚见暖,一转眼就酷暑连天了。登上层楼往对面那家旅舍望去,但见门户四敞大开。居室间数又多,辨不出哪间住的是F君,哪间住的是安国寺。看得清的只有一个年轻女学生的房间。

栏杆上有时挂着衬有红领的外衣和紫褐色裤裙,红色袖口的汗衫杂乱地窝成一团。黄昏时分,常见衣服的主人身着鲜艳的浴衣,在廊边乘凉。偶不留心瞥见她从外边回来更衣,忙将脸扭过一边。这女学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不过没向她问起过芳名,也无由得知她在哪所学校里读书。女孩长相平平,说不上美,也说不上丑,没什么引人注目之处。

看样子对面的房客总是在频频更动,看熟的老面孔不知什么时候就走了,又有新面孔搬进来。不过F君和安国寺却一直没挪动地方。从我家二楼常能看见的那个女学生也没见搬迁。

又是一年有余,是我回东京后的第二个夏天。某日安国寺来访,说是暑天要回家省亲。小仓那所寺院虽然已转让他人,但在九州铁道丰州线的一个小驿站那里,安国寺还有一个俗缘的家。他说省亲,就是回这个家。

安国寺走后,妻子从邻里那儿听得一些传言。说安国寺是受F君之托去了四国,回九州不过是顺道而已。安国寺受命奔赴之地,也正是对面那个女孩的父母所在地。F君早就和女学生私通款曲,如今再也掩盖不住了,乃决定正式结婚。但女方父母死活不同意,为了说服他们,F君便托安国寺前往四国走上一遭。

我听后,说:“能派动安国寺前去做月下佬,F君简直比过去的大名还神气。”这两个人算是碰到一块了,F君是生性大大咧咧的Egoist(自我中心主义),安国寺则德识俱佳,却不谙世故,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少了双方哪一个,都难成就这段佳话。

安国寺的真诚感动了乡下那对固执的老夫老妻,女学生终于成了F君的妻子。婚后两人就搬至小石川。

转眼又是一年过去了。因日本与俄国开战,我奉命到前线去。F君一直把我送到新桥车站,并送我一本德文的俄文语法书。在中国的东北时,这本书和我在南江堂买的俄德互译字典派上了大用场。

在中国的东北我收到的信件中,有封是安国寺写来的。信中说,因为重病中止了研究德语,转到房州边的海岸疗养。我立即回信,引用了一些佛经典故安慰他说:世上所谓不治之症未必真的治不好,要放宽心,万不可向病魔俯首。这是我写过的信中最长的一封信。我怀疑安国寺这病该不会是因学德语太拼命才积劳成疾的吧。一个无论多么复杂的逻辑都能立即心领神会的人,却不得不为学习机械的语法规则熬煎。想一想他也是怪可怜的。对此我感触良多。

在中国的东北过了年,待我凯旋归来时,安国寺已回了九州。在小仓附近山中任寺院住持。

F君还是住在小石川,在第一高等学校任教。因为F君和我各自都很忙,难以互访,仅在巢鸭三田线的电车上偶然相遇时聊过几句。

之后又过了四五年,忽然收到F君的讣报,据说是得了咽头肿瘤,旋即去世的。

大正四(1915)年六月

鱼玄机

艾莲译

鱼玄机杀人，给下了大狱。这消息转瞬便传遍长安，事情太出人意料，无人不感到惊讶。

唐朝年间，道教盛行。原因是，时值李姓当朝，那些道士认为是天赐良机，放言老子是其先祖，奉为老君，供于宗庙。自天保以来，西京长安有太清宫，东京洛阳有太微宫。此外，各通都大邑，都有紫极宫，定期大做道场。长安太清宫下，又有许多道观。道教有观，同佛教有寺一样，寺内有僧人，观中有道士。其中有一道观名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便住在那里。

玄机素以美貌闻名。与其说她美若赵瘦，不如说更近杨肥。若以为当了女道士便不再喜弄铅华脂粉，那倒未必。她依旧悉心装扮，刻意修饰。下狱之时，正当懿宗咸通九年(868)，玄机芳龄刚刚二十有六。

玄机能名闻长安，并非仅凭其貌美。还缘于工善诗赋。唐朝文学，最盛者莫如诗，这自不待言。陇西出了李白，襄阳则有杜甫，二人极尽天下诗歌之能事，随后，太原白居易踵起，道尽古今之人情，《长恨歌》、《琵琶行》，可说人人能诵。白居易殁于宣宗大中元年(847)，玄机当时还是个五岁小女儿。但她天资聪慧，不消说白居易的诗，就连与之齐名的元微之的诗，也多能背诵，古今体诗不下数十篇。及至长到一十五岁，鱼家闺阁的诗作，曾在好事者间传颂一时。

如此美貌的女诗人杀人下狱，耸动一时视听，实也不足为奇。

鱼玄机出生于长安大道旁一条曲巷内。所谓花街柳巷之地，家家蓄养歌女。鱼家也是娼家之一。玄机说要学诗，父母爽快地依着她，找了街坊一个穷书生来家，教她平仄押韵之法，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闺女变成摇钱树。

大中十一年春天。渔家的几个妓女应召到常去的酒楼陪酒。客人是宰相令狐绹的公子令狐滈。贵公子的同伴裴诚，照例相偕而来。另外，还有一人相陪，此人姓温，令狐和裴诚口口声声喊他钟馗。两位公子华服丽饰，惟独温某衣衫不洁，听凭两人指使。起初，妓女猜想，难道是个仆从不成？可是，等到酒酣耳热之际，温钟馗便对两位公子白眼相加，叱责詈骂。然后，让妓女弹琴吹笛，居然唱起歌来。声音清朗，歌词雅丽，未曾得闻，加之曲调齐整，简直叫人想不到会是出自一个门外汉之口。几个妓女见这位毛胡子大眼睛浑名钟馗的温某，受两个白面郎君的侮辱，本来把他当成嘲弄的对象，这时，便一个两个相继凑到跟前，围住他侧耳聆听，跟他亲热起来。温某拿过歌妓的琴、笛，或抚上一曲，或吹奏一回。技艺之精，远非妓人能及。

众妓女回到鱼家，常常说起温某，玄机又把听来的话讲给师父，穷书生一听，便惊讶道：“所说温钟馗，想必是太原的温岐吧？又名庭筠，字飞卿。因在考场上，叉八次手即成八韵，赋得一诗，故浑名又叫温八叉。称他钟馗，是貌丑之故。当今诗人中，除李商隐外，无人能出其右。温李加上段成式，号称三大家，不过，段成式要略逊一筹。”

自从听了先生的话，逢到众妓女从令狐的酒席归来，玄机便打听温某的事。每见到温，妓女也总要提到玄机。有一日，温某终于来鱼家登门造访。因听说这位美少女能诗善赋，不禁引动他的好奇心。

温与玄机相对晤面。映在温眼里的玄机，果然是位妙龄少女，宛若含苞待放的牡丹。温一向与贵公子游，年纪已近四十，容貌确实不负钟馗之名。开成初年娶妻，得一子，名宪，差不多与玄机同年。

玄机正襟恭迎。起初，温拟以待妓女的态度与玄机相见，此刻不觉肃然敛容。几句话交谈下来，温即了然，玄机非同寻常女子。因为这位年方十五的如花少女，毫无娇羞之色，谈吐仿佛一男子。

温说道：“曾闻芳卿常喜作诗。倘有近作，请赐一阅。”

玄机答道：“晚辈不幸，至今未得良师。岂有值得一提的近作？今得伯乐一顾，心下怀有奔驰千里之思。即请出题一试。”

温不禁微微一笑。因为此女自比良马，似乎有些不当。

玄机起身将笔墨放在温面前。温率然题上“江边柳”三字。玄机略思片刻，占出如下诗句：

赋得江边柳

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
影铺秋水面，花落钓人头。
根老藏鱼窟，枝低系客舟。
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

温一读之下，即称佳妙。至今温已七进科场。常见堂堂男子搜索枯肠，也诌不成句，不及眼前这位少女远矣。

自此为始，温时时造访鱼家。两人交换诗简，往来不绝。

大中元年，温庭筠三十岁上离开太原，初次应试进士。蜡烛还未点去一寸，诗文俱已作得，见邻席考生仍陷于苦思冥想，便援手帮了一把。这以后，每进考场，都帮得七八人写诗作文。其中也有考中的。惟独温庭筠自己，屡试不第。

与此相反，场外的声名却响遍京师。大中四年，当上宰相的令狐绹也不时让温列席酒宴，给以引见。一日，绹于席间问及一件旧事。事出庄子。温直接回答倒也罢了，偏偏他言辞极不谨慎：“事出南华，非僻书也。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

另外，宣宗喜欢菩萨蛮，令狐绹便填词进献皇上。其实，是着温庭筠代作，嘱其缄口，不得说与人知。然而，温庭筠酒后失言，泄

漏出去,并说,“中书省内坐将军”。直讥令狐宰相不学无术。

温庭筠的声名终于连宣宗也有耳闻。有一回,宣宗得一上句,令未第进士对下句。温将宣宗的“金步摇”对为“玉条脱”,极得君王赞赏。宣宗素喜微行,得知温庭筠的大名之后不久,在酒楼上与温邂逅。温不知是皇上,交谈片刻,便口出狂言,傲慢无礼。

自从沈询任知举后,考场上,总是让温庭筠独坐另席,周围座位空置。其诗名也如日中升,皇帝、宰相均爱其才,却鄙其人。温的姐姐嫁与赵顼,常为胞弟谋求进身,终究没有着落。

温的朋友李亿,出身富贵之家,比温年轻十岁,通晓词赋。

咸通元年春。久居襄阳的温庭筠回到长安。李亿去温寓所。温在襄阳刺使徐商手下当小吏,任久生厌,便辞官回京。

玄机的诗稿,恰摆在温的案头。李亿翻阅之下,赞叹不已。遂问,是个怎样的女子?温告诉李说,是三年前教写诗的一位如花少女。李听后,便仔细打听鱼家所在的巷子。好似想起什么事来,急忙离座告辞。

李从温寓出来,直奔鱼家,说要纳玄机为侧室。而玄机的双亲,也为厚礼所动。

玄机出来与李亿相见。这年正当一十八岁。容貌之美丽,已非当年温见她时所能比。李亿也是个白皙俊朗的美丈夫。李亿一味恳求,玄机也不太推拒,当下便订了婚约,数日后,李亿将玄机迎娶到城外的林亭。

这时,李亿庆幸,自己突发奇想,也遽然天从人愿。却不料,出了波折。李亿身子每次靠上去,玄机总要躲开,勉强挨着了,便会号啕大哭。林亭,成了李亿傍晚乘兴而去、清晨败兴而归的处所。

李亿不免疑心玄机是不是有缺陷。如果是,当初便应辞却聘礼。若说玄机嫌弃自己,李亿又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玄机垂泪的时候,一度躲开的身子会靠过去,哭得越发伤心。

李亿时时萌发的欲念从未得到满足,白耗精力,行住坐卧之间,常常神思恍惚。

李亿已有妻室。妻子见丈夫举止异样,便开始留心他的去向。拷问仆人,得知林亭玄机的事。为此夫妻反目。一日,岳丈来到女婿家,当面诘难。最后李亿发誓,定把玄机打发走。

李亿到了林亭,劝玄机回到鱼家。可是玄机不肯。双亲即使能容,二娘之辱也无法忍受。因此,李亿招待素有交情的道士赵炼师,以玄机相托。这便是鱼玄机进咸宜观,当了女道士的缘起。

玄机是个甚有才思的女子。她的诗工于剪裁。自从师从温庭筠学诗,一面努力涉猎典籍,一面苦心锤炼字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与此同时,求名之心也愈来愈盛。

那还是李亿聘她之前。有一日,玄机到崇真观,见南楼上题着状元以下进士榜,不禁慨然题诗一首:

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

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
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

从诗中可以推知,玄机虽是女儿之身,却怀有男子之志。既然形为女身,对男子就不可能没有爱慕之情。不过,那只是蔓草攀附树干之心,而非房帷之欲。因有攀附之心,所以才应李亿之聘,因无房帷之欲,林亭之夜才会索漠。

玄机进了咸宜观。临别之际,李亿留下一笔钱,可使玄机衣食无愁,安心在观中生活。赵炼师给玄机讲授道家经典,她也喜欢读经。听经读史,已是她的日课,她那颗求新猎奇之心,对道家的说法,甚为欣悦。

当时,道家兴炼中气真术。每月初一、十五两次,事先要斋戒三日,修行所谓“四目四鼻孔”之法。玄机也避免不了,依从戒律,修行一年有余,忽有所悟。终于变成真正的女子,明白了在李家林亭时所不明白的事。这已是咸通二年春天的事了。

与玄机一起修行的,有个略通文墨的女道士,玄机与她颇要好,同食同宿,互诉衷曲。此女名采苹。一日,玄机为采苹题诗一首:

赠邻女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采苹身材娇小,为人轻佻。加之年仅十六,比十九岁的玄机年少,一向受深沉稳重的玄机摆布。两人也时有争吵,采苹总是输家,会气得哭起来。这类事天天都有,但是,两人随即会和好如初。女道士间,把这种相好戏称作“对食”,不免又妒又羨。

到了秋天,采苹忽然失踪了。与此同时,有个在赵炼师处雕塑像的小工匠也辞工离去。原先嘲笑她们“对食”的女道士告诉赵炼师,玄机很寂寞。赵炼师笑道:“苹也飘荡,蕙也幽独”。因玄机字幼微,又叫蕙兰。

赵炼师仅在修法时才依律管束,对出入道观倒并不太严。因为玄机的诗名日盛,前来索书者颇多。或赠金钱,或送物品。其中也有借索书之名,慕其美貌而来的。据说有人携酒上门,强行灌酒,结果玄机叫僮仆把那人赶出门去。

然而,采苹失踪后,玄机的态度大变。凡是稍通文墨之士来求诗索书,她一概留客待茶,谈笑风生,不知时光之推移。一度受到款待,二次会携友再访。没有多久,玄机好客的名声便在长安士人中间传开了。即使带了酒来,也不怕给撵出门外。

至于对那些目不识丁,受美人名声所惑,冒昧而来的人,玄机会毫不留情,羞辱一通,逐出门去。至于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虽说跟着熟客登门能幸免于辱,但一座客人或联句或唱曲,相形之下自感受到冷落,只好独自悄然溜走。

对客嬉笑戏谑的玄机，一旦客散人去，便会无精打采，愀然不乐。直到夜半更深，仍不成眠，两眼泪水盈盈。一次深夜，玄机题诗寄赠羁旅中的温庭筠：

寄飞卿

阶砌乱蛩鸣，庭柯烟露清。
月中邻乐响，楼上远山明。
珍簟凉风到，瑶琴寄根生。
嵇君懒书札，底物慰秋情。

诗简寄出后，玄机日夜盼望温的回书。日子过了很久，回书才到，玄机似很失望。这不能怪温。玄机有所欲求，但又不明白所求为何物。

一天夜里，玄机照例在灯下愁眉紧锁，沉思默想。渐渐有点焦躁不安，起身在屋内四处踱躞，桌上的东西拿起又随手丢开。良久，铺纸题诗。是寄给乐人陈某的。十来天前，陈某曾随两三个贵公子来过玄机寓所，是个丰姿伟岸、相貌柔和的少年，沉默寡言，始终面带微笑，凝目望着玄机的一举一动。年龄比玄机小。

感怀寄人

恨寄朱弦上，含情意不任。
早知云雨会，未起蕙兰心。
灼灼桃兼李，无妨国士寻。
苍苍松与桂，仍羡世人钦。
月色庭阶净，歌声竹院深。
门前红叶地，不扫待知音。

翌日，陈某见到诗，立即赶到咸宜观。玄机与陈相见，摒退左右，吩咐童仆谢绝一切来客。书房里，只听见切切低语。过了夜

半,陈某才离去。自此,陈某不必通报,便能径入玄机的书房。每逢玄机接待陈某,必定谢绝其他客人。

因为陈某频频来访,玄机辞退了许多客人。除非是花钱求书来的,才不得不应允所求。

一个月后,玄机遣散了所有僮仆,只留一个老女仆使唤。这个长相丑陋、又不和蔼的老婆子,几乎从不与人交谈,故而外面很少知道观内的情形。玄机和陈某也就无须担心会有流言蜚语。

陈某时时出门远游。即便那时,玄机也不接待来客,蛰居家中,作许多诗,然后寄温庭筠斧正。温每读她的诗,不禁有些讶异:诗中闺阁之情渐多,道家的清气却几近于无。玄机做李亿的妾,未几又分手,入咸宜观当了女道士,个中始末,温从李亿口中已全部听说了。

岁月如流,平安无事地过了七年。这时,玄机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祸事。

咸通八年腊月,陈某出门远游。留下玄机一人,寂寞地打发日子。当时寄给温的诗中,有“满庭木叶愁风起,透幌纱窗惜月沉”句,真是凄凉无比。

第二年初春,陈某还没有归来,老女仆却死去了。生前无亲无靠,早就备下棺木,后事是玄机给料理的。接替仆姬的,是个十八岁的女婢,叫绿翘。长得虽然不算美,却也聪明伶俐,风骚媚人。

陈某回到长安,来咸宜观那天,已是暮春三月。玄机迎接的那份情意,恰似久渴之人得遇甘泉。一连多日,陈某几乎无日不来。这期间,玄机发现陈常常撩拨绿翘。不过,起初并没有介意。因为在玄机眼里,就没把绿翘当女人看。

玄机今年二十有六。端正俏丽的面庞,美得高雅绝伦,令人不可逼视,新出浴时,发出琥珀之光。丰满的肌肤,有如毫无瑕疵的润玉。而绿翘,额头窄,下颏短,一张脸像个巴儿狗,一双手脚又粗

又大。领口袖头上，总是沾着油渍污迹。难怪玄机对绿翘不存妒忌之心。

不久，三人之间渐生龃龉。从前，陈对玄机的行止若有不称心，便寡言少语，或者干脆缄口不言。如今，碰到这种时候，多半会同绿翘搭讪。而且，温言软语，玄机听了，仿佛句句刺在心头。

有一日，几个女道士邀玄机到另一道观去。离开书房时，把道观的名字告诉绿翘。等到傍晚回来，绿翘到门口迎候，说：“炼师不在的工夫，陈相公来了。告诉他炼师的去处，相公只‘唔’了一声便走了。”

玄机的脸色陡变。从前，外出不在，陈来也是常有的事。陈一向都是在书房里坐等。可是今天，明知就在近处，反而不等就回去了。玄机觉得蹊跷，陈与绿翘之间，必有什么私情。

玄机闷声不响，走进书房，坐在那里沉思良久。猜疑愈深，忿火愈炽。甚至觉得，方才在门口接她的绿翘，脸上都透着从未有过的轻蔑。耳畔仿佛响起陈用花言巧语哄骗绿翘的声音。

正在这时，绿翘进来上灯。坦然自若的神情，玄机看着也像是极其阴险狡诈。玄机霍地站起身，把门下了锁。颤着声音开始追问。绿翘一味答说：“不晓得。不晓得。”玄机认为这奴婢狡猾透顶。把跪在地上的绿翘一把推倒。绿翘吓得睁大一双眼睛。玄机怒吼：“为什么不说实话？”扼住绿翘的喉咙。而绿翘只有手脚挣扎的份儿。等松开手一看，绿翘已死。

玄机杀了绿翘，一时间还无人发觉。事后的第二天，陈来了，玄机以为会问起绿翘。可是没问。玄机忍不住先说了起来：“绿翘那丫头，昨儿晚上就走了。”陈只是回了声“是吗？”似乎并未放在心上。观后有一大坑，头天夜里，玄机乘黑把绿翘的尸体抱到观后，扔到坑里，埋土掩上。

几年前，为了“生存的秘密”，玄机谢绝了一切客人。如今，为了“死亡的秘密”，心怀恐惧：如果谢绝来客，会不会有人追寻绿翘的下落，盯住观内呢？于是打定主意，倘有殷切求见的，不再拒绝。

初夏,来了两三位客人。其中一人想纳凉,转到观后,发现挖过土的大坑底填着新土,上面麇集亮晶晶的绿苍蝇。那人仅是有点奇怪,并未深思,随口将所见告诉同伴。同伴又讲给其兄。其兄恰在府衙里当差。几年前,曾看见陈在拂晓时分从咸宜观出来。于是趁机要挟玄机,敲诈钱财。玄机笑了笑,不加理睬。从此与玄机结怨。现在,听了弟弟的话,怀疑小婢的失踪与土坑的腥臭之间,必定有些关联。便跟几个衙役一起,拿着铁锄,闯进观里,挖开大坑。不足一尺的土下,埋着绿翘的尸体。

京兆尹温璋据衙役所报,命逮捕鱼玄机。玄机没有丝毫抗辩,供认不讳。乐人陈某也给传讯,因不知情而释放。

以李亿为首,凡认识玄机的朝野人士,无不怜其才,设法求情。惟有温岐一人在方城为吏,远离京师,鞭长莫及。

京兆尹因案情大白,不能枉法。上奏懿宗,立秋处斩。

许多人为玄机受刑而哀叹,而最为伤心的,莫过于身在方城的温岐。

还是行刑的两年前,温浪游到了扬州。扬州是令狐绹大中十三年罢官宰相任刺使之地。温因绹虽知己而不为用,心中怨恨,没有立即递上帖子。一天夜里,醉卧妓院,为虞侯所打,脸上受伤,门牙脱落。愤怒之下,告到官里。绹令温与虞侯对质。虞侯极言温的秽行,结果判虞侯无罪。事情传到京里。温亲自赶赴长安,致书政要,为己辩冤。当时,徐商与杨收并列宰相,徐商有意庇护,杨收则不从,将温贬到方城为吏。制辞曰:“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称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温后来迁任隋县,死于任上。其子宪与弟庭皓,咸通中均为官,庞勋之乱时,庭皓被杀于徐州。那已是玄机处斩三个月后的事了。

大正四(1915)年七月

阿公阿婆

谢志宇 译

文化六年(1809)春末,麻布龙土町,即现在步兵第三连军营所在地的南边,三河国奥殿领主^①、大名^② 松平佐七郎乘羨的官邸里,唤来了木匠,正在修整一间小空房。周围的人纷纷打听是谁来住,回答说是给松平家的一名武士宫重久右卫门隐居用。小屋果然不错,可说是独门独户的“宫重家”,只有厨房,另外单修了一间窄屋。周围的人又问道,这么说,久右卫门要退下来归隐吗?回答说,那倒不是,这小屋是给久右卫门住在老家的哥哥住的。

四月初五,墙还没有干透,果然看见一个陌生的老爷子拿着个小包袱,跟在宫重后面,走进小屋。久右卫门头发花白,老爷子则一头银白,不过腰板倒挺直。双刀插在腰间,气度不凡,怎么看都不像个乡下人。

老爷子住进小屋二三天之后,老伴儿也搬来住进了小屋。老婆婆也是满头白发,扎成发髻盘在头上。一身干净利索,气度不让老头。头几天是久右卫门家的厨房送菜过来,婆婆来了之后,老两口的饭菜便自己操持,看上去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旁人看了都说,这对老夫妇真的是恩爱无比。这要是一对年轻夫妇的话,看了真叫人啧啧称羡。有人甚至还说他们不是夫妇,是一对兄妹。问其理由,说是两人虽然亲密无间,但却相敬如宾。

① 江户时代,俸禄在一万石以上的领主。

②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不拥有城池的小藩主或大名。江户是东京的古名。

作为夫妻,似乎有些过于拘礼了。

看上去两人并不富裕,但也不拮据,没有什么连累久右卫门的地方。尤其是婆婆来后,接着又运来很多行李,有些衣服都很考究。行李到后不久,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左邻右舍都在传,说婆婆年轻时,曾在将军府上做过女仆。

两人名副其实地隐居,过得十分悠闲。老爷子戴着眼镜看书,用极小的字写些日记。每天准时用磨刀粉擦拭刀剑。时常摆出姿势,挥舞木剑。老婆婆照例是烧菜煮饭,瞅着空儿,走到老头身边,给他扇扇子,因为天气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婆婆在一旁扇了一会儿,老爷爷就会放下手中的书,两人高兴地说上一阵子话。

老夫妇有时一大清早就出了门。头一次出门后,久右卫门的老婆告诉邻居说:“他们是去祖庙松泉寺。他们的儿子要是还活着的话,今年该三十九岁了,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啊。”松泉寺就是今天青山御所对面小巷中的赤坂黑锹谷寺。邻居们听后又渐渐察觉到,老夫妇出门,也并不完全是因为儿子,也是在重温旧梦。

不知不觉间,夏日已远,秋季已逝。已无人好奇地去谈论老两口的事了。临近年关的腊月二十八那天,松平佐七郎与各地大小领主文武官员一道,沿着昨天一场大雪覆盖着的大路,登上江户城,参加岁末祝贺典礼。仪式完毕回到府中,乘羨即唤人请老婆婆来到客厅,传将军德川家齐^①之命令,曰:“欣闻你长年为远在他乡的丈夫忠贞守节,深为敬佩,特赐银十枚^②。”

那年年末,住在西丸的大纳言家庆与有栖川职仁亲王之女乐宫结成百年之好,所以获得赏赐的人多于往年。但赐银十枚给隐居宫重家的老婆婆,实在是件稀罕事,街头巷尾,颇为轰动。

为此,宫重家的这对老夫妇一夜之间成了江户的名人。老爷子名叫美浓部伊织,原是大番^③阿波国太守石川总恒手下的武

① 德川家齐(1773—1841)为德川幕府第十一代将军。

② 约近七两黄金。

③ 又称大番組,是江户幕府的职务名称,担任守卫江户、大阪以及京都的任务。

士,宫重久右卫门的亲哥哥。老婆婆叫阿伦,年轻时曾在外樱田黑田家的内宅做女佣,后负责与外宅联系、接待应酬。婆婆获得恩赐的那年,丈夫伊织七十二岁,阿伦自己七十一岁。

明和三(1766)年,阿波国太守石川总恒当上了大番头。在他手下有个名叫美浓部伊织的武士,不光剑术出类拔萃,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擅长和歌。石川宅邸位于水道桥外,就在今天由白山驶来的电车与从御茶水开来的电车交汇处的附近。伊织住在番町,与上司见面只有在值勤的时候。

石川当上大番头的第二年春,伊织的姑父,同样也是大番头的山中藤右卫门,为刚满三十岁的伊织娶了妻子。姑母有个亲戚叫有竹某,是淡路国太守户田氏之家臣。伊织娶的就是有竹妻子的姐姐。

为何妹妹倒比姐姐先出嫁呢?原来是姐姐在官人家做女佣的缘故。姐妹俩原来出身名门,父亲是安房国朝夷郡真门村的内木四郎右卫门。姐姐阿伦在宝历二(1752)年十四岁时,到市谷门外的尾张中纳言宗胜家当女仆,只是做些轻微的杂事。到了宝历十一年,尾张家换代,宗睦做了家主,阿伦留下继续做女佣,一直侍候到明和三年,前后长达十四年。其间,妹妹嫁给了户田家的家臣有竹的儿子,搬到了外樱田的官邸里。

阿伦离开尾张家时已经二十九岁了,到二十四岁的妹妹家中帮忙,言谈中吐露出想在旗本^①中找个合适的人家嫁出去。山中听说此事,便想给伊织做媒,有竹也很高兴,便代替娘家,张罗婚事。这样,房州出生的内木家的阿伦,作为有竹府的女儿,由外樱田的户田府嫁到了番町的美浓部家。

阿伦称不上是美人。如果将壁龛上的那些装饰品比作美人的话,那阿伦就是一件用时得心应手的器具。她体格匀称,落落大方,聪明贤惠,从没有那种闲着发呆时候。她颧骨略高,算是美中

① 江户时代,俸禄在一万石至五百石之间的武士,享有拜见将军的资格。

不足,但看得出眉目之间充满了才气。伊织武艺出众,喜欢弄些文墨,皮肤白净,是个美男子。只是脾气暴躁,算是最大的弱点。婚后,阿伦十分疼爱丈夫,精心照料。对丈夫七十八岁的祖母也格外孝敬,哪怕亲孙女都做不到。伊织也为自己能讨到这样一个好老婆而心满意足。过去那种火暴脾气全然改掉,遇事变得宽容。

第二年,明和五年,伊织的弟弟宫重当时还叫做七五郎,他侍候的家主松平石见守乘稳当上了大番头,伊织自己也加入到了这个大番组中,这样便和弟弟七五郎一起供事。

这个大番组的任务是轮流守卫京都的二条城和大阪城。伊织娶妻四年后,也就是明和八年,松平石见守担任了京都二条城的守卫任务。本该由弟弟宫重七五郎去京都,偏不巧有病在身,当时又允许代替,于是便决定由哥哥伊织替弟弟跟随石见守去京都。于是,伊织将怀有身孕、快要临盆的阿伦留在江户,于那年四月去了京都。

在京都,伊织平安地度过了夏天。等到秋风乍起的日子,他在寺町的一家刀剑店里看到了一把死当的古刀。伊织一直想有把好刀,就想买下。店主开价一百五十两银子,对于伊织来说,这是一笔大数目,非同小可。

伊织平常总是贴身带有百两银子,以防万一。倒不是舍不得拿出这百两银子,只是还差五十两没着落。他虽然不觉得贵,但还是与店主讨价还价,最终还到了一百三十两。同店主约好之后,伊织决意向别人借三十两银子。

借钱给伊织的人是同事下岛甚右卫门。平素关系并不很密切,只是听说这人手头阔绰,便向他借了三十两银子后,把刀买到了手,并重新装饰了一番。

刀终于拾掇好了,伊织十分高兴。时逢八月十五那晚,伊织邀请柳原小兵卫等两三个好友一块喝酒,席间拿出宝刀,都异口称赞。喝到酒酣耳热时,下岛突然来了。因为平常很少来往,下岛的出现,伊织先以为是为了催钱,便有些不快。但毕竟借了人家的钱,伊织还是端杯敬酒。

说了一阵话,大家都感到下岛话中有话。其实,下岛并不是为了讨债,只是觉得自己借钱给伊织买刀,可是展示宝刀、喝酒庆贺却不叫自己,不免有气,便寻上门来。

和伊织刚说了三言两语,下岛终于忍不住道:“对担任守卫的人来讲,刀是最宝贵的东西,借大钱买下倒也行。不过装饰得这样漂亮就太奢侈了。而且是借钱买的,你这样又是喝酒炫耀,又是赏月,太不知检点了。”

比起这些话,下岛那带着冷笑的口气,实在难听得很。不消说低头不语的伊织,就是在座的朋友,听了也感到不快。

伊织抬起头来,说道:“你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下次还钱时再说。虽然在座的都是好朋友,但都是今晚我特意请来的客人,也要讲究礼节。请你马上离开!”

下岛立刻变了脸色。“是吗?你赶我走,走就走!”说完就站起身来,一脚踢翻面前的食案。

“岂有此理!”说着,伊织顺手拿起身边的宝刀。此时的伊织,脸色大变。

两人面对面地站着,怒目相视。下岛大骂一声:“混蛋”,话音未落,只见伊织手中白刃一闪,下岛的前额当即挨了一刀。

被砍伤的下岛也抽出刀,以为要去砍伊织,非也,只是提着刀转身逃向大门。伊织跟着追赶出去,外面站满了下岛的同伙,个个手上都拿着短刀。伊织大吼一声:“让开”,这时有个同伙被伊织身边横砍过去的大刀砍伤了胳膊,于是众人纷纷后退。

就这一会儿工夫,伊织与下岛之间拉开了一段距离。伊织还想继续追赶,后跟上来的柳原小兵卫从身后紧紧抱住他说:“跑就跑了!只要不出人命,伊织的罪过就会轻一些。柳原小兵卫当时这么想。

伊织将刀交给了柳原,垂头丧气地回到酒桌旁,低头一声不吭地。

柳原坐在对面,说道:“今晚的事情,我们几个都看见了。说起来,也不是什么无法忍受的事情,但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一下就

动起刀来?”

伊织眼含着泪,一语不发。过了一会,开口吟了一首和歌:“即今悔不该,与君复何言?黑发纷如草,莫过我心乱。”

下岛额头上的刀伤意外地严重,两三天后就死了。伊织被押回江户,接受审讯。最后被判决如下:“美浓部伊织罪不可恕,罢免其职,押送有马左兵卫佐允纯处,监禁终身。”伊织后来又从幸桥外的有马府,给流放到越前国的丸冈,那已是改元为安永后的第二年八月的事。

美浓部家的其他人都只得投奔各自的亲戚。伊织的祖母贞松院搬到了宫重七五郎那里,还没有见过父亲的儿子平内和妻子阿伦寄居到有竹家的亲戚笠原新八郎那里。

过了两年,祖母贞松院感到孤单,便搬来与孙媳妇阿伦一起住。安永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祖母去世,时年八十三岁。

第二年,因天花流行,五岁的儿子平内也死去了。那天是安永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对祖母对儿子,阿伦都竭尽了全力,直到最后送终,将他们一一安葬在松泉寺。孑然一身的阿伦决意终身效劳于武士阶层,托照顾自己生活的笠原以及其他亲戚,帮忙找一个合适的武士人家。

不久,有竹的上司淡路国太守户田氏养的邻居黑田家主人、筑前国福冈的领主松平治之家内宅需要一名老练精干的女仆。笠原闻讯后立即托人带信,请让阿伦去试试。这位户田氏养就是六年前继户田氏之后,户田家的新主人。

阿伦到了黑田家,一见她人,当即雇用,那是安永六年的春天。

打那以后,直到文化五年七月,阿伦在黑田家做了三十年的女佣,侍候过治之、治高、齐隆、齐清四代主人的夫人,后来升为女仆管家,掌管与外宅联系、接待应酬等事。隐居后,享受黑田家为自己养老送终的资格。前几天,阿伦从做工的酬金中拿出一些钱捐给松泉寺,从此美浓部家的坟墓上香火不断。

主人同意阿伦告老隐居后,她曾一度回到笠原府上,后来又回

到故乡安房。当时叫做朝夷郡真门村，如今改名为安房郡江见村。

话说在越前国丸冈的伊织，从安永元年到文化六年，前后三十七年，靠教书法和剑术度日。是年，“三月八日为祈祷浚明院殿下之冥福，以其慈悲之怀，对美浓部伊织予以特赦。”于是，伊织得以返回江户。得知这一消息，阿伦高高兴兴从安房来到江户，在龙土町的家中，夫妻二人终于在三十七年后再度相逢。

大正四(1915)年九月

最后一句话

周祥峯 译

元文三(1738)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这天,大阪树起告示牌,上面写道:兹将船运业桂店老板太郎兵卫,于木津川口示众三日后处以斩刑。如今全城到处在议论太郎兵卫的事,其中尤其感到悲痛的是太郎兵卫的家小。他们住在城南组堀江桥附近,过着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已整整两年了。

这事本在预料之中。来桂店告诉这件事的是太郎兵卫的丈母娘。她住在平野町,离得不远。桂店的人把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称作平野町好外婆。老太太每次来总是带些好吃好玩的东西,所以,桂店的五个孩子便称她好外婆,此后,连女儿女婿也跟着这么叫起来。

桂店有五个孩子,他们想念好外婆,向好外婆撒娇,缠着好外婆要东西。其中四个是外婆把十七岁的女儿嫁到桂店后的十六年间生的。大女儿阿市十六岁,二女儿阿松十四岁。老三是个要来的男孩。太郎兵卫决意把女孩都嫁出去,便从平野町媳妇娘家亲戚那儿抱来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名叫长太郎,今年已十二岁。下边又生个女儿,叫阿德,今年八岁。老小则是太郎兵卫和妻子的头生男孩,现年六岁,名叫初五郎。

平野町的娘家生活富裕,好外婆带来的东西总能让外孙们高兴。然而,自打前年太郎兵卫坐牢后,外孙们便不时会感到失望。因为好外婆总拿些过日子用的东西来,很少带玩具和果点了。

但是日益长大的孩子们,生机勃勃,不光是对好阿婆带东西日渐贫乏一事很快就已习惯,即便对妈妈那种烦躁不安的情绪,不久也习以为常,没有表现出垂头丧气的样子,依旧是一会儿小争小斗

一番，一会儿又和睦相处一阵，一直过得热热闹闹的。并且在得知爸爸“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不再回来了”之后，非常欢迎这位好外婆来自己家。

与此相反，太郎兵卫的媳妇自遭遇不幸以后，心中总是充满怨悔和悲痛，除此之外，她什么都听不进，接受不了，即便对大力帮助自己、亲切安慰自己的母亲，也不能好好说句感谢话。母亲每次来，她总是翻来覆去唠叨她那几句话，然后才放母亲回去。

遭遇不幸之初，媳妇一天到晚发呆，神情茫然，饮食上只知机械地照顾孩子们吃喝，自己什么也不吃，不停地说口渴，每次却只喝一点点白开水。夜里，以为她很疲劳一定会睡得很熟，实际却不时醒来唉声叹气。有时还会在深更半夜起来做针线活。每当此时，因发现妈妈没有睡在身边而第一个醒来的，是四岁的初五郎，接着醒的是六岁的阿德。媳妇被孩子们叫回躺下，孩子们才安心睡去，而此时她仍旧睁大眼睛，长吁短叹。两三天后出现了新情况，丈母娘好不容易腾出空来住上一宿，这回媳妇在娘亲面前唠叨完，竟能放声哭出来了。从此以后，整整二年，媳妇总是机器人般地勤勤恳恳干活，干完活儿仍旧翻来覆去唠叨，仍旧不停地哭泣。

立起告示牌那天，丈母娘过午来到家中，告诉女儿太郎兵卫的命运已定。可是媳妇却没有像母亲那样惊恐万状，听后依然如同往常一样唠叨哭泣。母亲看到女儿没什么反应，颇感失望。此时，大孙女儿阿市站在隔扇背后，听到好外婆说的话。

降临到桂店的灾难是这么回事。主人太郎兵卫虽说是干船运的，自己却不在船上。他有一只货船专跑北边，雇一个叫新七的人在船上管事。大阪一带把太郎兵卫这样的人叫船主。也就是说陆上船主太郎兵卫，雇了一个叫新七的船老大。

元文元(1736)年秋，新七的货船从出羽地方的秋田装上的大米后启航南下。但是此船不幸，航行途中遇到风暴，货物损失过半，成为受损船只。新七将剩下的大米变卖成现金，带回大阪。

按照新七对太郎兵卫的说法，船只遇难，各处港口码头都知

道,并且出售余货所得款项,不一定交还货主大米商,充作下次发船运货的费用岂不更好?

太郎兵卫一向本分经商,眼下时值生意损失惨重,有现金摆在面前,忽然明镜般的良心蒙上一层阴影,竟然把这笔钱收了下来。

而秋田的大米商,得知船只遇难,又听人传说还有些剩货,并且有人已将此米买下。于是他特地派人前去调查。甚至连新七亲手交给太郎兵卫的钱数都打听到了。

大米商便到大阪来告状。新七逃之夭夭。太郎兵卫进了大牢,给定成死罪。

大女儿阿市偷听到平野町好外婆讲的这番十分可怕的话,当晚,桂店媳妇如同往常唠叨哭泣之后,浑身疲倦,躺下便睡了过去。她两旁睡的是初五郎和阿德。挨着初五郎的是长太郎。阿德身旁则是阿松。和阿松并排睡的是阿市。

不一会儿,阿市在被窝里自言自语起来。像是说:“嗯,就这么办,一定能行!”

这话让阿松听到了。“姐,你还没睡呀?”她问。

“小点声!我想出个好主意!”阿市先用这句话把妹妹稳住,然后悄声儿说了起来,“爸爸后天就要被杀头了。我觉得我能让他们不杀爸爸。办法是写个诉愿状交给大阪府衙的大老爷。不过,光说请别杀爸爸,大老爷是不会答应的。为了救爸爸,就求他把咱们这几个孩子也杀掉。只要大老爷肯答应,爸爸能得救就好。小孩子会不会真被杀掉,还是把我杀了,放了小的,这可不知道。不过在诉愿状上得提这么一句:不论如何,请别把长太郎也一起杀掉。因为他不是爸爸的亲儿子,他可以不死,而且爸爸说过,让他继承家业,所以还是不杀他为好。”阿市向妹妹讲了这样一番话。

“不过,这多吓人哪!”阿松说。

“那你不想救爸爸啦?”

“当然想救啊!”

“就是嘛!阿松只要跟着我,照我的样去做就行了。我今晚就

把诉愿状写好,咱们明天一大早就送去!”

阿市爬起来,在清誊用的宣纸上用平假名^①写了一份诉愿状。内容是:为救爸爸的性命,请将我和阿松妹妹、阿德及弟弟初五郎杀掉,望大老爷千万饶恕长太郎,因为他不是爸爸的亲儿子。只写了这么几句,她不知怎样写才好,写坏了好多遍,准备好的誊清用白纸也所剩无几了。但是终于在头遍鸡叫时,把诉愿状写了出来。

她写诉愿状的工夫,阿松睡着了,阿市小声把她叫醒,让她换上叠放在铺边的家常衣裳。然后自己也准备起来。

媳妇和初五郎毫无察觉,一直在睡觉。而长太郎醒过来问道:“姐,天亮啦?”

阿市来到长太郎被窝边上,小声说:“还早哪,你睡吧!为了爸爸的一件大事,大姐、二姐要悄悄去一个地方!”

“俺也去!”长太郎说着霍地坐了起来。

阿市说:“那,你就起来吧!我给你换上和服,长太郎年纪虽小,到底也是个男子汉,一起去当然好呀!”

太郎兵卫媳妇,犹如梦中听到周围吵声,似有点不安,翻了个身,却没有醒过来。

三个孩子偷偷走出家门是在第二遍鸡叫的时候。屋外晨霜遍地。巡视的爷爷提着灯笼,敲着梆子走过来。阿市问老爷爷:去府衙大老爷那儿怎么走才能到?老爷爷是个热心肠、通情达理的好人,认真听完孩子的问话后,详细告诉三个孩子本月当值的西府衙的所在。当时大阪的府衙分东西两处,东府衙的大老爷是稻垣淡路守护种信,西府衙则是佐佐又四郎成意。而十一月,正好由西府衙的佐佐大老爷当值理事。

在巡夜老爷爷告诉路的时候,长太郎在一旁听后说道:“这么说,那条街我知道!”于是姊妹俩让长太郎在前边带路。

好不容易找到西府衙一看,大门紧闭。来到门卫室窗下,阿市三番五次朝里叫道:“开门哪!请开门!”

^① 日本人于十世纪在汉字草体基础上创造的书写用音节文字。

过一会儿,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打开窗户,探出头来说道:“吵死人啦!什么事?”

“我们有事来求大老爷。”阿市恭恭敬敬地鞠躬说道。

那汉子说了声“唔!”可是看那表情好像没听懂阿市的话。

阿市又重复了一遍。

那男子好像才听明白,并且说:“小孩子不能向大老爷提诉状,让你家大人来吧!”

“不,我爸爸明天就要被处死,我是为这事来求大老爷的。”

“什么?明天就处死?这么说,你们是桂店太郎兵卫的孩子啦?”

“是的。”阿市答道。

那汉子“哼”了一声后,想了想,说道:“岂有此理!看来你们家连小孩子也不惧上啊。大老爷不会见你们的。回去,回去!”说完把窗户关上。

阿松对姐姐说:“姐,瞧他那么骂我们,还是回去吧!”

阿市说:“你别说话!挨骂也不能回去。你就照姐姐这样做!”说着就在门前蹲下来。阿松和长太郎也跟着蹲了下来。

三个孩子等了很久才等到开门时间。里边好不容易才响起拨门闩的声音,大门敞开了。开门的就是刚才从窗户探头的汉子。

阿市首先进入院内,阿松和长太郎跟在后边。

阿市的态度极为平静大方,所以看门人没有马上拦阻,并且睁大眼睛目送着三个孩子向公事房正门走去,过了会儿,才回过味儿来,“喂,喂”地叫他们。

“喂——!”阿市答应一声,并乖乖站住,回头看着。

“你们要上哪去?刚才我不是叫你们回去吗!”

“您是这么说了。可是我们打定主意,不见到大老爷,不讲出我们的请求,我们决不回去。”

“哼!好倔的丫头呀。反正你们不能往那儿去,跟我来!”

孩子们折回来,来到门房。与此同时,从公事房正门旁边出来两三个衙役,围着三个孩子问道:“什么事?什么事?”阿市好像正

等着这种场面出现似的，就地蹲下，从怀中取出诉愿状，伸手递给身边一个府吏。阿松和长太郎也蹲下来行礼。

那位府吏看到递过来的诉愿状，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该不该接下来，只是默默地俯视着阿市的面孔。

“求求老爷了！”阿市说。

“他们就是在木津川口示众的桂店太郎兵卫的孩子。说是来为爸爸乞求饶命的。”门卫从一旁作了说明。

那位府吏看了看同事，说道：“那就先把诉愿状收下，去问问看吧？”在场官员没有异议。

他接过阿市手中的诉愿状，走进公事房的大门。

西城府衙大老爷佐佐是新上任的，来大阪还不到一年，所以凡遇公事，一律先和同级的稻垣商量，禀报过上司总督之后，再行处理。因而关于桂店太郎兵卫这桩案子，在接受前任交待后，一直作为一件要案放在心上，如今终于完成了行刑手续，感到如释重负。

不料就在这时，值早班的府吏进来说，有人前来请求饶命，佐佐首先感觉到的是，司法程序刚刚办完，就有人来捣乱！

“来的是什么人？”佐佐不高兴地问道。

“太郎兵卫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年龄大点的姑娘说要递交诉愿状，我就接过来了，您过目吗？”

“各处既已设了投诉箱，当然，可视情况受理。不过，办案的每一步都有一定程序。这一点你不会不向他们交待吧？既然已接过来，我就以个人名义看看吧。”

府吏将诉愿状放到佐佐面前。他打开看了看，疑惑不解地问道：“你说叫阿市的是那个大点的姑娘？几岁啦？”

“我没查问，看上去有十四五的样子。”

“是吗？”

佐佐看了一会儿诉愿状。给他的感觉是，虽说是用笨拙的平假名字体写成，却条理清晰，即便是成年人，在这么短的文章中写出如此重要的内容，恐怕也绝非易事。他脑海中突然萌生这样一

个念头：是不是大人让她写的？接着他又琢磨这是不是一桩瞒上欺下的无赖行为？然后他又考虑如何来处理这件事。他心想，太郎兵卫要示众到明天傍晚，到行刑为止还有时间，届时是否受理诉愿状，可同稻垣商量，也能向上司请示。另外，即便此中有欺诈行为，在履行程序过程中也能发现。不管怎样，先让孩子们回去吧。

于是他对府吏说，你告诉她，这份诉愿状已看过，但现在还不能正式递交给上头，带回去让里长交上来。

府吏回来对佐佐说，门卫劝他们回去，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走。这时，佐佐命令说，那你就给些点心，哄他们回去。还不听话，就强行送回！

府吏走后，大阪总督即江户驻大阪的老家臣太田资晴来访。他不是进行公务视察，而是为私事来的。太田办完事，佐佐把刚刚发生的问题，一五一十告诉了太田，并讲了自己的想法，然后请他示下。

太田一时拿不出主意，便同意佐佐的安排，即过午会审，请东府衙的稻垣也出席，由里长和五位街坊把桂店太郎兵卫的孩子们带来。佐佐担心有诈，也不无道理，所以命人把拷问用的刑具也摆放在“白洲”即刑讯场内。这是吓唬小孩、让其吐露真情的一种手段。

正好在他们商量完的时候，先前那位府吏走过来，守在门口，听候吩咐。

“怎么样？小孩回去了吗？”佐佐问道。

“完全遵照大人的指示办的。本想给点果子打发他们回去，可是那个叫阿市的姑娘说什么也不肯。最后让她把诉愿状揣到怀里，强行送回去了。妹妹抽抽搭搭哭起来，阿市却没掉一滴眼泪。”

“好刚强的姑娘啊！”太田瞧着佐佐说道。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西府衙的“白洲”院内呈现出一派威严肃杀的情景。正厅里，府衙的两位大老爷并列而坐，靠里，为大阪总督另设一席，并非正式审案，而是列席旁听。正厅外边，受命主持审案的府吏带着书记列坐在庑廊上。

庭院中摆放着审讯用的一应刑具，由手持狼牙棒、钢叉、钩杆

的捕快严密警戒着。这时，里长和五个街坊带着桂店太郎兵卫的媳妇和五个孩子走进“白洲”。

审问先从媳妇开始，问到姓名、年龄时，她尚能勉强回答，问到其他情况时，她只会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对不起。”别的，一概说不出来。

接着，审问大女儿阿市。她是个瘦弱的小姑娘，从十六岁的年龄来看，显得有点稚气。但她毫无惧色，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譬如怎样在暗处偷听到外婆说的话，晚上钻入被窝后如何决心提诉愿状的事；如何告诉阿松妹，并劝她一起来以及自己动手写诉愿状的事；由于长太郎睡醒，同意他一起来，并在问清府衙所在街名后，让他带路的事；来到府衙后，她又是如何和门卫周旋，如何拜托正在当值的府吏递交诉愿状，以及衙役们如何逼迫他们回家等等，把几天来所经历的事，一五一十回答得清清楚楚。

“这么说，除了阿松以外，你没同任何人商量过这件事，是吗？”府吏问道。

“没向任何人讲过。对长太郎也没有细说，只说去求情，让上边饶恕爸爸性命。从府衙回去后，见到里长时，我说我们四个人把自己的命交给您，求您救救我爸爸，这时长太郎说，那我也愿意把性命交上去，最后还让我单为他写了一份诉愿状带到这儿来。”

阿市说完，长太郎从怀里取出诉愿状。

按审讯的府吏指示，一个捕快从长太郎手中接过诉愿状交到庑廊上。

审讯官将诉愿状展开，和阿市的诉愿状作了对照。阿市那份是在审问开始前由里长交上去的。

长太郎的诉愿状和第一份的笔迹完全一样，上面写道：“我也愿意和姐姐及弟弟妹妹们一起替爸爸去死。”

审官叫“阿松”的名字，但阿松没听到叫自己。阿市提醒说：“叫你啦！”阿松一直低着头，这时才战战兢兢地抬起头看着坐在庑廊上的官老爷。

“你愿意和姐姐一起死，是吗？”审讯官问道。

“是的。”阿松回答,并点了点头。

接着审讯官点名叫道:“长太郎!”

“有!”长太郎立即回答。

“按照诉愿书上写的,你愿意和兄弟姐妹们一起死,是吗?”

“大家都死,我也不愿一个人活着!”长太郎毫不含糊地回答。

“阿德!”审讯官叫道。阿德知道是按姐姐哥哥的顺序叫名字,所以她听见这回叫到自己了。可是她只是睁大眼睛,仰脸瞧着审讯官。

“你也愿意死吗?”

阿德一声不吭地瞅着对方的时候,她的嘴唇逐渐失去血色,眼窝里噙满泪水。

“初五郎!”审讯官喊道。

刚到六岁的老小初五郎也是默默不语地瞅着审讯官的面孔。不过当问到“你怎么样,也去死吗”的时候,他拼命摇头。整个法庭里的人见到这个情形,不觉脸上浮出了微笑。

这时,佐佐大老爷来到法庭正厅的门槛处,叫了声:“阿市!”

“有!”

“你的申诉当中没有假话吧?如果你说的情况哪怕有一点点不对的地方,譬如说别人教你干的,或者同别人商量过,你要马上讲实话!如果隐瞒不报,就要动用摆在那边的刑具,给你上刑,直到讲出真话为止!”佐佐指着放刑具的方向说道。

阿市朝佐佐指的方向瞧了一眼,毫不游移地说道:“不,我讲的句句是实话!”她说话时目光冷静,语气从容。

“那我再问你一次,上边一旦答应你们替父亲死,你们马上就会被杀头的!就再也看不到父亲啦,即便这样也行吗?”

“行!”依旧冷静地回答道。不过,稍停顿一下后,好像想起什么,补充说道:“我相信上边决定的事不会有错的!”

佐佐似乎受到突然冲击,脸上现出惊愕的神色,但又立即消失,转而以严峻的目光盯着阿市。可以说那是一种惊奇并且带着憎恶的目光。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

随后,佐佐同审讯官嘀咕了几句,一会儿审讯官对里长和街坊

们说：“事情已结束，大家回去吧！”

目送着退出法庭的孩子们，佐佐对太田和稻垣说：“真是后生可畏啊！”他脑海中那种可怜的孝女身影，那种受人教唆、愚昧无知的小孩形象已不复存在，只有阿市最后陈述中的最后一句话，那冰一般冷、刀一般锋利的最后一句话回荡在耳际。元文时代（1736—1741）的德川幕府官员们，自然不懂得“mantycium”（献身）这个洋词，而且词典中也没有“献身”这种译词，所以他们不知道人类无论男女老幼，在其精神中存在着像罪犯太郎兵卫的女儿身上所表现出的境界，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潜藏在献身当中的反抗锋芒，不仅刺入同阿市交谈过的佐佐心中，也刺进了法庭内所有官员们的心里。

大阪总督也好，两位府衙大老爷也好，都觉得阿市是个“奇怪的小姑娘”，并且这种感觉甚至带一点迷信色彩，怀疑她是否有什么妖魔附体，因而对这个孝女的同情心显得有点淡薄，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当时的行政司法部门属下尚不够完善的办事机关，顺其自然地进行了活动，不料竟使阿市的愿望得以实现。对桂店太郎兵卫的行刑日期改判为“正向江户请示，缓期执行”。这个决定于审讯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五日，下达给里长。元文四（1739）年四月二日，又改判为“鉴于与京都举行天皇大尝祭^①日期相去不远，故此予以特赦，免除太郎兵卫死罪，逐出大阪北城、南城及天满三地！”并且有关方面再次把桂店的家庭成员召集到西府衙，让他们同父亲告别。关于大尝祭活动，自贞享四（1687）年东山天皇举行盛大庆典后，至元文三（1738）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阪树立起有关桂店太郎兵卫判刑告示牌的前几天，也即同年同月十九日，按町天皇举行大尝祭盛典为止，中断了五十一个年头。

大正四（1915）年十一月

^① 每届天皇即位后，首次举行的以献新谷为主的祭神活动。

余 兴

谢志宇 译

因为有同乡聚会,要去柳桥久未光顾的龟清。

那是个炎热的傍晚。院子大门到店门之间花岗石铺成的甬路上洒了水,院子里外停满人力车。有的车夫只穿一件白上衣,有的干脆光着膀子。看他们用毛巾擦身体,然后拧干,溅到地上的汗水发出一串滴嗒声。小汽车则停在院子对面,司机解开衣领,当作扇子一样扇风。

在店门口我看到了两三个客人。有的穿着白夹克,有的在单层和服上罩件罗纱短褂,都是些便装,面孔全都是我不认识的。领取了存衣牌后,我进到店裡,将自己的麦秆帽存了起来,换取了一张写着号码的纸条。女招待对我说“请上二楼。”我刚准备上楼梯,迎面走下来一个女的,对我寒暄道:“可真热呀!”定睛一看,原来是柳桥这地方我惟一认识的一个上了年纪的艺妓。

这个艺妓有个绰号叫“鼠头鱼”。过去也曾是响当当的美人,但如今身体枯瘦,面颊细长,因而得此殊荣。不过,她老早就是一带艺妓中的大姐辈了。

我自己自然和艺妓没有什么交往。但说起来为何会认识“鼠头鱼”呢?这其中还有一段因缘。我读大学时有个推心置腹的朋友,现在是某家公司的老板,后来成了“鼠头鱼”的丈夫。不光如此,我这个朋友还附带着照顾她妹妹,资助她现在进了一所女子高中念书。由于我和这个朋友的这层关系,“鼠头鱼”也就常常把我当作自家亲戚一样看待。

我上了二楼,拣了个角落里没人坐的地方坐下。房间的拉门全打开着。国技馆的电灯光十分耀眼,映照半个天空。

看看房间里的客人,虽说是同乡聚会,但大多我都不认识。来客中有一身贵族打扮的旧藩主管家;有个子高大的畑少将。站在少将身边的还有一位叫三枝的年轻文学士,眼下在现任藩主所创办的私塾中担任舍监。我和三枝的目光碰到一起,彼此点了点头。

三枝于是走到我这边,倚着栏杆,看着下面的墨田川说:

“真热啊!像这样在二楼,下面又是河,开着门也不过如此。”

“是啊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是晴天。不过我现在才知道,这样还是要比关在家里舒服多了。只是我不习惯人多,不愿意多待。今天晚上可能会弄得很晚吧?”

“怎么会呢!不会太晚,只有一场余兴表演。”

“表演什么呢?”

“你看,那里贴着。畑阁下是今天晚上的干事。”

三枝说完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房间的横木条板上贴着今晚余兴表演的节目单,字体模仿的是风格独特的不折体^①。在标题“余兴”二字下,写着曲目是“赤穗义士的讨伐”,落款为辟邪轩秋水的字样。

秋水这名字我听说过。电车车厢里也张贴着有关他的宣传广告,夸他是武士道的推崇者、浪花曲界的泰斗等。由于随处可见这个名字,即便你厌恶也无法躲避。我已经忘了有一次是在哪本杂志上看到他的肖像,就像舞台上的由井正雪^②一样,穿着黑条纹的和服,长发披肩。那本杂志的报道中还说,这个武士道的推崇者拥有许多女性崇拜者。

是啊,男人大概都有自己的崇拜者。不幸的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学生有自己的崇拜者。学生堕落^③时,便大谈瓦格纳如何

① 不折体指的是中村不折(1866—1943)的字体。不折当时是日本著名的西洋画家和书法研究家,其字体风格独特,自成一派。

② 由井正雪(?—1651),日本江户初期的军事学者。一六五一年与人合谋,企图颠覆幕府,遭发觉而自尽。戏剧《庆安太平记》中对他有描写。

③ 作者在这里说的是反话。从明治四十年(1907)东京帝国剧场开始修建到大正时代(1912—1925)初期,西洋歌剧在学生中形成热潮。

如何,谈到为女色所迷惑的特利斯当^①时更是眉飞色舞,视其为榜样。秋水也有男性崇拜者,大都居住在东京的平民区,既有那些将店铺传给儿子,结果儿子偏学着三越那样开店,一怒之下从此撒手不管的老者;也有那些看到有人偏去小巷的师傅那里学唱清元调^②而愤愤不平的后生。这些人大多挤在胭脂气十足的看台席里,盼着秋水登台表演。他们中间还有一位身体魁梧的男子,每晚必到,身穿单层和服,配上一条兵儿带^③,往往突然出现在剧场里。他就是陆军少将畑阁下。

畑阁下是个爽快的男子。除了战略战术的书籍以外,其他书一概不读。即便是听净琉璃曲^④,也全然不知里面唱了些什么。但不可思议的是,不知何时他突然听起了浪花曲。那些忠臣孝子义士节妇的可笑可泣可惊可叹的故事,在字正腔圆的领唱下表演,极大地刺激了处女般纯洁无垢的将军的想像,继而激动不已,热血沸腾。从此,将军不仅成为浪花曲的爱好者,也成为浪花曲的保护者。

因此,作为这种同乡聚会的轮流干事之一,畑少将特意请来了秋水。其目的无非是要唤醒同乡青年对浪花曲的喜好之心,这一点自不待言。

少顷,畑少将手下的朋友、同为这次聚会干事的一个男子将我们带到了余兴表演的房间。名为余兴,却安排在宴会前表演。不过谁也没有表现出惊讶。

看表演的座位顺着走廊一直排到另一个房间,秋水便跪坐在里面,一身打扮如杂志上的肖像一样。皮肤白皙,嘴唇红润,看上去好像化了一点妆。他身旁坐着一位五十左右的妇人,身着扎染的单层和服,怀抱三弦琴。

① Tristan,瓦格纳创作的乐剧《特利斯当与伊瑟》中的主人公。传说是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爱上王后伊瑟。

② 日本净琉璃的一个流派。创立于一八一四年,风格纤细,唱腔哀愁缠绵。

③ 日本青年男子或小孩系的和服腰带。

④ 日本一种传统的说唱艺术,在三味线伴奏下说唱一段故事,有义大夫调、清元调等之分。

浪花曲表演开始了。客人洗耳恭听、四座无声。我缩在角落一侧，态度自然和大家一样。不过，我虽然对浪花曲没有什么偏好，但演唱中使用的一些怪僻的汉语词汇和当今新诗人好用的一些新助词等，听起来令我感到十分别扭。让我痛苦的还有老太太弹的三弦琴，她的水平与秋水的演唱不相上下，非常不幸的是，连我从不挑剔的听觉器官都感到了不适，不是节奏的缓急不对就是制造出了程度剧烈的杂音。

我几次想离开座位，但告诫自己不能忘记对前辈的尊敬，于是决死般地忍受到表演结束。至今回想起当时的那种出色表现，欣然引以自豪。

唱到义士们取下吉良的首级为止，熬过的时间漫长无比，比我读大学时听最恐怖的高等数学课的时间还要长。能够忍受到最后，依然是该引以自豪的。

如同故事结尾那样，富于节奏的告别词最后终于从秋水的口中吐了出来。以盘腿坐在前排的烟阁下为首，大家一起鼓掌。我当时就像被砸开了锁链的囚徒一样欢喜，合着大伙一起拍手叫好。

烟阁下等一行人首先站起来，手指刚才休息间隔壁更大的房间。大家又沿着走廊返回。那里便是宴席间了。

我略微落在后面，跟着众人一起走。这时在走廊上又碰见了“鼠头鱼”。

“真够受的啊！”她说。

“什么呀？”我一副认真的表情。

“不过……”她含糊不清，一副克制自己想要笑出来的样子，随即与我擦肩而过。

我坐在了宴席后面的座位。一个年轻的艺妓端着小酒壶，来到我的食案前。我端起酒杯，她看着我说：“节目很好吧！”俨然一副大人对小孩说话的口吻。一对漂亮的眼睛里似乎有轻蔑、怜悯、嘲笑、玩弄等各种神情，刺眼地闪亮。

我不由得将端着酒杯的手缩了回来。因为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度的伤害，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躲开了她的酒壶。

“呀，怎么了？”

她眼中所表现出的是与刚才不同的神色。如果分析起来的话，这种神色大概是五分惊讶五分厌恶。听秋水演唱并鼓掌，她是能够理解我的，但突然缩回端酒杯的手，却不是这个女子的能力在一瞬间里所能理解的。

我猛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便重新将手伸了出去。然后看着斟满酒的酒杯，自己反省起来：

“唉，自己是个何等不成熟、怯弱的人啊。现在我面对着的是个什么人？那个涂脂抹粉的假面孔背后隐藏着的小灵魂，为何会将我看作是浪花曲的爱好者呢？如果这样，就让她这样认为有什么不好。从相反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假如这个灵魂认为我是个能听懂三弦琴弹唱的人，那是我应该感到高兴的事吗？是我的光荣吗？我拥有了这种光荣又能怎样？又会怎样？我的情感是我自己的情感，我的思想是我自己的思想。即便天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一点，我也不需要为此担心烦恼，不应为此而坐立不安。如果做不到这点的话我会怎样呢？独自一人烦闷吗？或者发狂吗？将额头猛撞墙壁一样，对着人们宣讲这些吗？或者像救世军中的传道者一样，站在十字街头大喊大叫吗？真是愚蠢啊！我还是幼稚。我没有任何修养。我比起那些跪坐在客厅的壁龛前，愉快地喝酒，毫无掩饰地、真实地、坦然地爱自己所爱的东西，身处于知行一致的境界中的人们来，不知要低劣多少。我比这个眼前给我斟酒的艺妓还要不如。”

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抬起头来看看自己面前。这才注意到方才那个年轻的艺妓已经走开了。同时我发觉在不远处，“鼠头鱼”正看着我。她来到我面前，盯着我，问道：

“怎么了？刚才我就感到你好像闷闷不乐的样子。不会是因为这场余兴表演吧？”

“哪里，你错了！我只是突然想到了一些很无聊的事情。”说着，我一仰脖子，将杯中的酒喝得一干二净。

大正四(1915)年八月

高 濑 舟

艾 莲 译

高濑舟乃一种小船,往来于京都高濑川上。德川时代^①,京都的罪犯一旦给判处流刑,发配到远方小岛之前,便将其亲属叫到大牢,允许他们在牢里告别,然后把犯人解至高濑舟,押送去大阪。监押人犯的,是京都府衙属下的解差。按惯例,这个解差有权放一个罪犯亲属上船,陪到大阪,无须禀报上头,所谓眼开眼闭,算是一种宽大通融之举。

当时,发配到远方小岛的犯人,当然都身犯重罪,但是,因偷盗而杀人放火的凶恶之徒却为数不多。多半倒是无意中误犯重罪的人。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当初本想双双情死,可是把女的杀了,男的倒活了下来。这种情形便属于此类。

高濑舟载着这类人犯,在暮钟声里徐徐启航,离开京都两岸黑黝黝的人家,向东驶去,顺流而下,驶出加茂川。在船上,犯人和亲眷常彻夜长谈,千篇一律,净是些追悔莫及的唠叨话。解差在旁听着,罪犯和亲眷的悲惨遭遇,便能得知其详。这些遭遇,是大老爷在堂上问口供,抑或吏员在衙门里看供状,做梦也想不到的。

当解差的,脾气也分种种。这种时候,心硬的解差,听了讨厌,想捂起耳朵来;也有的解差,能够设身处地,替别人悲哀,虽然职务在身不便表露出来,却也偷偷跟着难过。尤其是心肠软的解差,押解遭遇非常悲惨的犯人及其亲属时,甚至禁不住会掉下眼泪来。

因此,上高濑舟押送人犯,成了一桩不愉快的差事,府衙里的解差谁都腻味。

^① 德川时代(1603—1867),是日本明治维新前最后一个武士政权时代。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也许是宽政(1789—1801)年间，发生在白河乐翁侯掌权时期吧。春日黄昏，智恩院的樱花随着暮钟声纷纷飘零，一个从未有过、十分稀奇的犯人给押上了高濑舟。

他名叫喜助，三十来岁，是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本也没有亲眷可叫到牢里，所以是孤零零一个人上的船。

奉命押送，一起上船的，是解差羽田庄兵卫，只听说喜助是个谋杀亲弟的罪犯。从牢里把他带到码头的路上，看他清瘦而苍白的面容，觉得这人老实本分，拿自己当官老爷敬重，遇事也不顶撞，而且，丝毫没有罪犯中常见的那种故作温顺、阿谀取媚之态。

庄兵卫觉得奇怪。上船之后，职务攸关，固然要监视喜助，同时也不无好奇，细细打量他的一举一动。

那一夜，傍晚时分，风停了。漫天的纤云，遮得月影朦胧。初夏的温煦，仿佛化成雾霭，从两岸与河床的泥土中升腾起来。小船离开下京一带，驶过加茂川，周遭一片寂静，但闻船头水声欸乃。

夜船上，允许犯人睡觉，但喜助并没躺下，只是举头望月，默然无语。云影忽浓忽淡，月光也时明时暗。喜助脸上神情爽朗，眼里闪着微光。

庄兵卫虽然没正眼去瞧，目光却始终未离开喜助的脸。心里一直纳闷：奇怪，真是奇怪。因为喜助的脸，无论横看竖看，都像似很快活，甚至让人以为，要不是顾忌解差，兴许会吹起口哨、哼起小曲来呢。

庄兵卫思忖道：咱家在高濑舟上押解人犯，至今已不知有多少次。犯人无不凄凄惨惨，令人目不忍睹。可是，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那神情，仿佛是坐船去游山玩水。听说罪状是谋杀亲弟，即便弟弟是大坏蛋，也不论出于什么缘故去杀，按人情之常，心里总归不会好过。难道这个脸色苍白瘦瘦的男人，全然没有人性，竟是世上少有的恶人？怎么看都不像。也许此人精神有毛病？不，不。他的言谈举止，丝毫没有不合情理之处。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对喜助的态度，庄兵卫是越想越糊涂了。

过了一会儿,庄兵卫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喜助,你想什么呢?”

“是。”喜助答应着,四下看了看,似乎怕自己有什么不是,受官差的指责。便坐正了身子,瞧着庄兵卫的脸色。

庄兵卫觉得应该说清自己突然发问的动机,表明此刻不是以官差的身份说话。于是说道:“没什么。我只是问问你,没别的意思。其实呢,我方才就想问你,你到岛上去究竟是怎么个心情?我用这条船押送过许多犯人,什么样身世的人都有。但到岛上去,没有不悲哀的,准都跟上船送行的亲属一起哭个通宵。可是,瞧你这样子,好像并不觉得去岛上有多苦似的。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喜助笑吟吟地说道:“承老爷关心,多谢了。是啊,流放到岛上,对别人说来大概是一件可悲的事。那种心情,我理解得了。不过,那是他们在世上过得太舒适的缘故。京都当然是好地方。在这个好地方,我吃过的苦,我想,到任何地方都碰不到的。这回多亏大老爷慈悲,给我一条活路,让我到岛上去。岛上哪怕再苦,毕竟不是鬼待的地方。从前,不论到哪儿,都没有我的栖身之地。这回大老爷命我去岛上,我就能在大老爷吩咐的地方落脚了。这足让我感恩戴德的了。虽说我身子显得单薄,却从不生病。到了岛上,不论活儿多苦,我想也累不垮。再说,这回送我到岛上去,还给了二百文钱,就放在这里。”说着,喜助用手摸摸胸口。当时规定,凡是流放到远方岛上的人,照例发给二百文钱。

喜助接着说道:“说来让您见笑。怀里能这样揣上二百文钱,这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总想在什么地方有活儿可干,就四处去找,只要找到,会豁出命去干。挣来的几个子儿,总是右手进左手出,最后落到别人手里。那还是手头有现钱可买吃的、能糊口的时候,而大多时候是才还债又借钱。自从进了大牢,什么活儿都不用干,还给饭吃。就凭这一点,我就觉得对不住大老爷。而且,离开大牢时,还发我二百文钱。要是照旧有官家的饭可吃,这二百文钱就可以省下来,一直攒着。能给自己攒钱,我平生这还是头一回。不到岛上,也不知有什么活儿可干。不过,有这二百文钱,就可以作干

活的本钱,我正一心盼着呢。”说到这里,喜助便闭上了嘴。

庄兵卫只应了一声:“哦,是吗?”他越听越觉得出乎意料,一时无言以对,默默沉思起来。

庄兵卫已人过中年,老婆生了四个孩子,再加上老母健在,共有七口之家。平素节俭度日,甚至到了人家说他吝啬的份儿。衣服之类,除了当差穿的制服,只有一件睡衣。不幸的是,娶的老婆,家里是有钱的商人。老婆虽然有心用丈夫的禄米维持生计,无奈长在富裕之家,娇养惯了,像丈夫希望的那样撙节度日,她办不到。常常到了月底便入不敷出。于是,便瞒着丈夫向娘家要钱补足亏空。因为丈夫讨厌借债,就像讨厌毛毛虫一样。这种事,不可能一直瞒住丈夫。即便每年的五节^①向娘家要东西,或是庆祝小孩子七岁、五岁、三岁,从娘家拿些衣服来,庄兵卫心里都不自在,何况发现她靠娘家钱填补亏空,更是不会有好脸色。虽说造成家室不和的大事倒也没有,但是屡屡起些风波,都是这个原因。

如今庄兵卫听了喜助一席话,便拿来和自家相比。喜助说干活挣的钱,右手进左手出,都花掉交给人了。他的境遇实在可悲可悯。但是,回过头来看看自己,与他究竟又有多大差别呢?自己不也是从官家挣了禄米,右手进左手出,过日子花掉了吗?他与我的区别,仅是算盘上位数之差而已,就连相当于喜助感恩戴德的二百文钱那点积攒,自己都还没有。

那么从不同的位数来看,难怪喜助把二百文钱也当成一笔积蓄而心满意足了。他那种心情自己也能理解。然而,不论位数差别多大,让人奇怪的是,喜助竟然不贪心,挺知足。

喜助在世上为找活干,吃了不少苦。找到活就豁出命去干,勉强能糊口就知足了。关进大牢之后,不用干活就能吃饱饭,那是一向轻易也挣不来的,简直是上天的恩赐,喜助感到惊讶,感到满足,这种满足是他有生以来从不知道的。

^① 即正月初七的人日,三月初三女儿节,五月初五端午节,七月初七七巧节和九月初九重阳节。

不论怎么去想位数之差,庄兵卫知道,彼此之间,毕竟存在很大的鸿沟。自家靠禄米维持生计,虽时有不足,大体上收支相抵,勉强能够维持。然而,对此却从来没有知足过。日子过得幸福也罢,不幸也罢,也从未感觉到。但他内心深处,也藏有疑虑:这样过下去,万一丢掉差事怎么办?生了大病又当如何?每逢知道老婆从娘家拿钱回来填补亏空,这种疑虑就会浮上心头。

这种鸿沟究竟如何产生的呢?表面上看,喜助没有家累,而自己有,这样说未尝不可。但是,这是谎话。纵使自己独身一人,也未必会有喜助那样的心情。庄兵卫心想,这根源似乎在更深处。

人生这类事,庄兵卫只是漠然地思索着。人生了病就会想,要是没病该多好。天天没吃没喝,就该想能吃饱才好。没有以备不时之需的积蓄,就巴望多少攒些钱。等有了积蓄,就希望多多益善。这样一步步想下去,真不知何处是止境。庄兵卫发现,如今喜助做出了样子:眼前就是止境。

庄兵卫好似发现了什么,惊异地瞧着喜助。此时,庄兵卫觉得,仰望夜空的喜助,头顶上仿佛放出了亮光。

庄兵卫凝目望着喜助的面孔,招呼道:“喜助先生。”称他“先生”,并不是有意改口。一叫了出来,庄兵卫随即觉得不妥。既然话已出口,也无法收回了。

“是。”喜助应道,给人称作“先生”,似乎自己也纳闷,胆怯地察看庄兵卫的脸色。

庄兵卫有些难堪,勉强说道:“我问的似乎太多了,你这次给流放到岛上,听说是因为杀了人。能对我说说事情的起因吗?”

喜助十分惶恐地说道:“是的,老爷。”于是低低地讲了起来:“实在是一时糊涂,做出那种可怕的事来,真不知说什么才好。事后想想,怎么能干出那种事来,连自己都觉得奇怪。简直像着了魔。在我小时,父母染上瘟疫,双双亡故,剩下我和弟弟两人。起初,街坊上的人就像可怜屋檐下的小狗一样,周济我们一些吃的,我们则给他们跑跑腿,免去了挨饿受冻,活了下来。渐渐长大后,哪怕出去找

活干,我们兄弟二人也尽量不分离,总是在一起,相帮着干活。去年秋天,我和弟弟一起进了西阵的织锦作坊,开织机。不久,弟弟生病干不了活。当时我们住在北山一个小窝棚里,天天要经过纸屋川桥才能到作坊做工。傍晚,我买些吃食回家,弟弟在家等我,总是说,让我一人干活养他,太对不住我。有一天,我跟平时一样,下工回家,看到弟弟趴在褥子上,满处都是血。我吓了一跳,扔掉手中包着吃的竹皮包什么的,奔到跟前,连声问他:‘怎么啦?怎么啦?’这时弟弟抬起头,脸色苍白,两腮和下巴全沾了血,看着我却说不出话来。每喘一口气,伤口就咝咝地响。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便问:‘怎么回事?吐血了吗?’刚要靠近他,弟弟右手拄着褥子,把身子抬起一点。左手使劲摁着下巴底下,指缝里渗出黑血块来。弟弟用眼色制止我别靠近他,好不容易开口说出话来。‘对不起,原谅我。我这病反正好不了,趁早死掉,好让哥哥多少轻省点。原以为割断喉咙就能死,没想到光是漏气,死不了。想割得深一些,再深一些,便使出全身力气扎下去,竟滑到旁边。刀刃好像没卷。我想,要是拔得巧,我就能死了。说话,憋得厉害,请哥哥帮我拔出来吧。’弟弟松开左手,气从那里漏出来。我想说话,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出声地观察弟弟的伤口,看样子是右手拿剃刀,横着割喉咙,结果没有死成,于是往深里一摁,刀就像刺进去一样。刀柄在伤口露出两寸来长。看这情形,我也想不出法子来,只管望着弟弟的面孔。弟弟也一动不动地望着我。好不容易我说道:‘你等一等,我去叫大夫来。’弟弟眼里露出埋怨的神色,左手又使劲按住喉咙,说道:‘大夫有什么用!啊,好难受,快点拔出来吧,求求你啦。’我也走投无路,光是看着弟弟的脸。这时,奇怪的是,眼睛也会说话。弟弟的眼睛说:‘快拔!快拔呀!’一双眼睛埋怨似的看着我。我脑子里如同有个车轱辘,咕噜咕噜在转。弟弟的眼神十分可怕,不停地催促着。埋怨的神情渐渐变得严厉起来,仿佛看着死对头似的,狠狠瞪着我。见这情景,我终于想,只好照弟弟说的去办。于是我说道:‘没法子,那就给你拔出来吧。’弟弟的眼神豁然开朗,似乎很高兴。我心一横,跪了下去,朝前探出身子。弟弟松开拄在褥子上的右手,一直按

住喉咙的左手胳膊肘支着身子躺了下去。我捏住剃刀把儿，一下拔了出来。正在这当口，街坊老太婆推开反锁着的大门走了进来。是我托她我不在家时，来服侍弟弟吃药照看他的。因为屋里很暗，不知老太婆都看见了什么，只听她‘啊哟’了一声，敞着大门跑了出去。拔剃刀时，我一心想拔得麻利些，照直拔出来，但拔的时候，手的感觉像是碰了原先没割的地方。因为刀刃朝外，大概把靠外面的地方割破了。我捏着剃刀，怔怔地瞧着老太婆进来又跑出去。老太婆出去之后，我清醒过来，又去看弟弟，他已经断了气。伤口流出许多血。我把剃刀放在旁边，一动不动地望着半睁双眼已经死去的弟弟，直到后来来了一群老人，把我带到衙门里。”

喜助说话时微微弓着腰，仰望着庄兵卫的脸色，等把话说完，便将视线移到自己腿上。

喜助的话说得很有条理，甚至过分地有条理。因为半年来，屡屡回想当时的事，再加上堂下问口供，堂上受审讯，小心而又谨慎，被迫一再复述的结果。

庄兵卫听的时候，当时的情景如在眼前，听到半截，不禁心中起疑：难道这就算谋杀亲弟弟？能说是杀人犯吗？直到听完，这疑团也没解开。弟弟说，把刀拔出来就能死，求哥哥拔掉；而哥哥帮他拔出来，弟弟死了，就说哥哥杀了人。如果就那样不理不动，他弟弟迟早也得死。弟弟想快点死掉，因为受不了那个罪。喜助也不忍心瞧着弟弟受罪。于是就让弟弟断了气，好使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这就算犯罪吗？杀人，当然有罪。但是，一想到这是为了不让人再受罪，不由得产生疑问，而且始终不得其解。

庄兵卫心里想来想去，最后归结一念：惟上面的裁断是听，只能服从权威意志。庄兵卫就以官老爷的裁断为自己的裁断。想是这么想，却总觉得还有点地方没闹明白，急着想向官老爷问个清楚。

更深人静，夜色朦胧，高濂舟载着默然相对的两个人，滑行于黑黝黝的水面上。

大正五(1916)年一月

寒山拾得

侯 为 译

相传在唐贞观年间,即公元七世纪初,日本才刚刚有了年号。当时,中国有位官吏名叫阎丘胤。当然,也有人说似乎并无此人。究其缘由,传言阎丘胤是台州主簿,然而在新旧《唐书》中却未见记载。说到主簿,即类似刺史、太守之官名。中国全国依道而分,道又分为州或郡,再分为县、乡、里。州官称作刺史,郡官称作太守。吉田东伍曾对日本于县之下置郡的做法颇不以为然。阎丘胤既是台州主簿,那就与日本的府县知事相当。如此推测,《唐书》之列传中确应有所记载。然而若无其人便不会有其事,所以在此权当曾有其人。

这是阎丘胤到台州上任的第三天。这位身披北方黄土、常饮浑水的汉子踏上台州肥沃的土地,痛饮甘冽清水,心中煞是兴高采烈。况且三天之内,众多下属前来谒见,例行公事地呈报各自承担的差事。忙乱之间,他体味了地方官的威风八面,颇为洋洋得意。

阎丘胤昨日吩咐属下,今早早起要去天台县国清寺。他在长安就早已想好,一到台州立即前往。

若问何故要去国清寺,其中还有一段因缘。阎丘胤于长安受封主簿即将动身赴任之时,不巧罹患难以忍受的头痛病。虽说只是单纯的偏头痛,却因他平日就略显神经质,所以即使服用熟识郎中开的药也未见显著效果。他与夫人商量,照此状况怕是要推迟动身了。这时婢女禀告:“门口有位托钵和尚,说是想见老爷。怎么打发?”

“哦?和尚?”阎丘胤稍加思索吩咐道,“那我就先会会他。带

他进来吧！”随即便将夫人拉进里屋。

本来间丘胤为应付科举只研读四书五经、习作五言律诗，却从未读过佛典，更不曾研究过老子。然而不知何故，他却对僧侣及道士心怀尊敬之情。或许是对自己尚未领会之学问的盲目崇敬，因此听到和尚来了便想会会对方。

须臾之间，进来一位高个子和尚，身穿肮脏破烂的法衣，手捧铁钵。蓬乱长发齐眉剪断，像是嫌遮盖眼睛碍事才剪的。

和尚默然伫立，于是间丘胤发问：“听说你要见我，有何贵干？”

和尚说：“贫僧听说大人要去台州上任，还听说大人被头痛病困扰。我想为大人治治。”

“的确如你所说，我正为偏头痛打算推迟动身。你准备如何为我治病？有什么好药方吗？”

“不。由地、水、火、风形成的疾病皆属虚幻，只需为这铁钵注满清水即可。我要为大人念咒治病。”

“哦？你要念咒？”说完间丘胤思忖片刻，“量无大碍，请你且念无妨。”他平生从未对医道深稽博考，所以并不知晓该做何种治疗、不该做何种治疗，却只凭自己的感悟随机判断。当然由于他性格如此，对郎中也就不会精心挑选。他并未着力寻觅读过《素问》和《灵枢》的郎中，看的只是住在附近随叫随到的郎中，所以也未曾服用灵丹妙药。现在有心请求托钵和尚，也只是对那和尚胸有成竹的态度产生了信赖。并且认为，只求一碗清水念咒治病，就算出点儿差错也未必危及性命。这与日本东京高官们寻求红花疗法或催眠吐纳疗法是一个道理。

间丘胤唤来婢女，令其为和尚倒满新汲来的清水。水来了，和尚接过捧在胸前，定睛凝视吕丘胤。清静之水为宜，不净之水亦可，热水茶水却也无妨。但非不净之水，对吕丘胤则是意外的幸运。凝视片刻，吕丘胤不禁将注意力集中在和尚捧着铁钵上。

这时和尚含了一口铁钵清水，随即猛然向吕丘胤头上喷去。

吕丘胤吓了一跳，脊背冷汗淋漓。

“头痛怎么样了？”和尚问道。

“啊，不痛了！”其实吕丘胤刚才一直想着头痛、头痛，当清水喷头时转移了注意力，令久治不愈的头痛刹那间烟消云散。

和尚轻轻地将剩水倒在地上，然后说了句“贫僧告辞了！”立刻转身向门口走去。

“啊，且慢！”吕丘胤叫住和尚。

和尚回头问：“有何贵干？”

“有薄礼相赠。”

“不。我虽为福利众生、折服异徒而托钵，但不能收取回报。”

“原来如此。那我不勉为其难。不过我想请教，师傅是何方高僧？”

“你是问我以前的住所吗？是天台的国清寺。”

“哦，是天台啊！敢问尊姓大名？”

“我叫丰干。”

“天台国清寺的丰干！”吕丘胤微蹙眉头，像要将其铭刻于心。“我也正要去台州上任，看来我们缘分不浅。我想顺便请教，去了台州能否找到相助的贵人？”

“是的。国清寺里有位叫拾得的，其实就是普贤。此外在寺院西边有一座叫寒岩的石窟，那里有一位叫寒山的，其实就是文殊。贫僧就此告辞。”和尚说罢翩然而去。

有了这段因缘，吕丘胤当然要去天台国清寺。

世上所有人对道学或宗教的态度大体有三种。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自己的本职，只管孜孜矻矻、不遗余力地工作的人，全然不顾学法修道。读书人亦无两样。当然通过读书研精覃思也必然得道。不过，即使不殚精竭虑也能做好日常工作。此种属于漠不关心者。

然后是着意求道者。既有奋不顾身的求道者，也有毫不懈怠日常工作而立志求道、锲而不舍者。无论有志于儒学、道学还是佛法、基督教，全都一样。此类人求道深入之后，日常工作便也成了道。简而言之，他们都是热心求道者。

在这些漠不关心者和热心求道者之间还有一种人,他们客观地承认道的存在,对此既非漠不关心,亦非主动求道。他们自认与道无缘而放弃,却相信和尊敬其他求道者。尊敬之情人皆具备,但若在尊崇对象一致的情况下,后来求道者总是尊敬先行者。此处所谓中间人物,尊崇的则是自己未知的事物和无法领会的事物。于是便产生了盲目的尊崇。在盲目的尊崇中,即使偶然于对象中锁定正鹄,仍将终无所获。

间丘胤更衣上轿,开出了台州官邸。随从者数十人之多。

时值冬初,草木已略染霜花。一行人沿椒江支流始丰溪左岸向北迂回前进。原先阴沉的天空云开雾散,苍白的日头映照着岸边的红叶。路遇老幼行人全都跪避让路,间丘胤在轿中乐不可支。他将父母官的礼贤下士当作一种功德,此举令他感到志得意满。

从台州到天台县六十多华里,相当于六日里多。坐着轿子游哉悠哉,见到县官出迎已过午后。间丘胤在知县官邸歇脚用餐,再一打听方知,还有六十华里慢坡路,到国清寺恐怕是夜里了。于是间丘胤决定在知县官邸暂住一宿。

翌晨知县送他上路,此日天气与昨日无异。耳闻“天台一万八千丈”,到底谁人何时曾丈量?总之深感高不可攀,总之是藏龙卧虎之地。行进也不如昨日畅快。途中用过午饭,于日头西沉时来到国清寺山门口。据说此寺乃智者大师圆寂后由隋炀帝勅建。

因为是主簿亲临拜佛,故而寺中不敢怠慢。由道翘和尚出迎,将间丘胤引至客厅。茶点招待之后,间丘胤开口发问:“寺中可有一位叫丰干的僧人?”

道翘回话:“您是问丰干吗?他不久前还在正殿后僧院中,外出托钵尚未归来。”

“他在寺中做何贵干?”

“是这样,他为僧人舂米。”

“噢!那他与其他僧人没有不同之处吗?”

“不。最初我们只当他干活不惜力,是位热心的同门。发现他

与众不同之后,我们对他非常敬重。谁知有一天他突然出走。”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真是匪夷所思。有一天他居然骑着猛虎从山里回来,而且直接进了走廊,还在虎背上吟诗!他向来喜爱诗赋,一到夜晚就在后面僧院吟诗。”

“噢!真是一位活罗汉呐!僧院现在如何?”

“僧院现在已成空房。不过夜晚常常有猛虎进房咆哮。”

“既然如此,劳烦你带我过去看看!”说完,闾丘胤起身离席。

道翘挑开门道间交织的蛛网前行,将闾丘胤领到丰干住过的空房。夜幕降临,环视昏暗的屋内空无一物。道翘弯腰指点石板上的老虎足迹。偶有山风掠过窗外,卷起堆积的落叶,哗啦哗啦地翻飞着,打破了宁静。闾丘胤感到头皮发紧,浑身泛起鸡皮疙瘩。

闾丘胤急忙走出空屋,并问跟过来的道翘:“有位名叫拾得的僧人可在寺中?”

道翘疑惑地瞅瞅闾丘胤:“您全知道啊!他刚才在香厨中跟寒山烧火,您要是有事,我把他叫来。”

“哦?寒山也来了?真是机会难得!就劳你顺便带我去香厨吧!”

“遵命!”说完,道翘便经过正殿向西边走去。

闾丘胤在他身后问道:“拾得何时来到此寺?”

“已经很久了。他是丰干从松树林中捡来的弃子。”

“噢!那他在寺中做些什么?”

“捡来之后过了三年,就叫他在香积厨为十六罗汉上香点灯,也摆供品。听说有一天他摆好供品就面对罗汉像大吃特吃,被发现后责备他对‘宾头卢尊者’像大不敬。现在叫他在香厨为僧人洗碗。”

“噢!”随即闾丘胤前行两三步,又问道:“另外你还提到寒山,那是何人?”

“您是问寒山?他住在寺院西边寒岩石窟中。拾得洗碗时把残饭剩菜倒进竹筒,寒山来取。”

“原来如此。”间丘胤边说边紧跟前行，心中云山雾罩：倘若如此落魄的寒山、拾得就是文殊、普贤，那骑虎的丰干又是何等人物呢？就像乡下人看戏不知谁演哪个角色，他陷入了迷茫。

“这儿可是又脏又乱！”道翹边说边把间丘胤领进了香厨。

香厨里雾汽蒸腾，急入乍看器物莫辨。濛濛之中排列着三座大灶，炉膛中剩余木柴仍在熊熊燃烧。站定凝眸片刻，只见石墙边，案板前许多僧人从锅中盛出饭菜和汤汁。

此时道翹向纵深处呼喊：“喂，拾得！”

间丘胤循着他的视线望去，看到最里那座灶前蹲着两个僧人。

其中一个探出脑袋，头发已有两三寸长，脚穿草鞋。另一个戴着树皮编织的帽子，脚穿木屐。俩人全都瘦小丑陋，并非丰干那般魁梧。

道翹呼喊时，没戴帽子那个回头一笑，但没应声。看来他是拾得。戴树皮帽的那个一动不动，可能就是寒山！

间丘胤猜测着走到二人身边，然后捋齐袖子谦恭施礼报上姓名：“在下朝仪大夫、使持节、台州主簿、上柱国、赐绯鱼袋、间丘胤是也。”

俩人同时瞅了间丘胤一眼，然后面面相觑，爆出发自丹田的笑声，随即一同起身窜出香厨逃走。间丘胤听到寒山逃离时说了句：“一定是丰干泄露了秘密！”

间丘胤惊诧地目送俩人逃走，盛饭菜的僧人们纷纷围拢过来。道翹脸色苍白、愕然呆立。

大正五(1916)年一月

附：

寒山拾得缘起

《徒然草》中曾经讲到，有人问：最初的佛是如何形成的？被问者穷于应答。我也常被孩子的提问搞得狼狈不堪。其中尤以宗教方面的问题居多。然而如若拒绝回答，也就几乎等于在说“那些都是无稽之谈”。最近在“归一协会”中，人们对此深表忧虑，因为这给孩子们无益。

《寒山诗》的书到处都有，我的孩子看到广告就叫我买。

“那本书上净是汉字，你还看不懂。”当我如此回答时，孩子便又问：“书上写的什么事情？”想必广告中写有此书益于提高修养的评价，所以孩子迫切希望了解书中内容。

我暂且作出如此解释：还记得壁龛中前些日子挂过的画吗？画中有两个笑嘻嘻的中国娃娃，那就是寒山和拾得。《寒山诗》就是那个寒山做的诗，而诗是很难懂的。

孩子似乎有点儿懂了，于是又问：“诗是很难，也许我不懂。那寒山和拾得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无可奈何，我只好讲了寒山拾得的故事。

恰好当时有人托我写一篇故事，所以我就几乎原封不动地把给孩子讲的写了出来。与以往不同，这次我没有参考任何文献。

这篇《寒山拾得》的故事尚未交给书商，估计会在《新小说》上刊载。

孩子对我讲的故事不满意，成年读者恐怕更不满意。故事讲完之后，孩子又问了很多问题，我也就无可奈何地做了更多解释，不过不能全都写出来。最令我困窘的是，由于我说了寒山就是文殊、拾得就是普贤之后，还得解释文殊和普贤。而解释之后孩子仍然不明白文殊就是寒山、普贤就是拾得。我终于讲了宫崎虎之助自命救世主的事情。因为宫崎自命为救世主，而他自己也要去顶礼膜拜救世主。也因为若是运用当今事例进行解释，多少也会简

单明了一些。

然而这个解释却未能奏效。孩子不明白古时的寒山就是文殊,同理,也不明白当今的宫崎就是救世主。我发现自己刚闯过一关,又遭遇一关。终于,我这样回答:“其实爸爸也是文殊,只不过还无人顶礼膜拜!”

大正五(1916)年一月

散文选

藏红花

艾 莲 译

闻其名而不知其人的事,是常有的。非止对人,于物亦然。

据说,我小时候好读书。那时,既没有可供少年阅读的杂志,也没有岩谷小波君^①写的童话。凡家藏的书,像祖母出嫁带来的《百人一首》,祖父说唱义太夫^②留作纪念的净琉璃脚本,以及绘有谣曲梗概的连环画等等,有什么看什么,既不出去放风筝,也不玩打陀螺。同邻居的孩子,更谈不上有任何知心的交往。所以,愈发沉湎于读书,仿佛尘埃附物一般,各种事物的名称也就留存在我记忆之中。于是,成了一个知其名而不知其物的跛子。对物品名称,大体都如此。植物名称,也同样。

父亲是所谓的兰医^③。说是要教我荷兰文,小小年纪便跟着一点一点学。还看语法书。书分前后编,前编讲词法,后编讲句法。学语法时,借来字典。是兰和对照本,计两册,又大又厚的和式装订。翻阅中间,碰到“藏红花”一词,字典还是风行《植学启源》那个朝代出版的。音译旁边,标有汉字。至今还记得那几个字。这里写出来也不妨,但三个字的头一个字,无铅字,就用偏旁来说明吧。是“水”字旁一个“自”字。其次一个字,是“夫”字。最后是“蓝”字。

“爸爸,藏红花是种草名,但究竟是什么草呀?”

① 岩谷小波(1870—1933),日本现代童话作家。

② 日本古典曲艺“净琉璃”的说唱调,由竹本义太夫(1651—1714)创始。

③ 江户时代(1603—1867)学习由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方医学的人。

“是一种取其花,晒干后,用来染色的草。给你看看。”

父亲从药柜抽屉里取出一把黑乎乎的东西,又干又皱。新鲜的藏红花,也许父亲也没见过。而我,无意中不但知道了花名,还看到了实物,尽管看到的是干花。这是我初次看到藏红花。

两三年前,一次乘火车到上野,雇人力车回团子坂的路上,从东照宫的石坛下,经过暮色昏暗的花园街,看见路旁有卖草花的,席子上摆着一些球根上开出紫花的草。我从小小孩童到半老年纪,其间对藏红花的知识,竟没有多少长进。只是根据植物图谱,略知花的形状,一见之下,不禁心中惊异:“呀,这不是藏红花么?”作为观赏花卉,东京始于何时,倒不很清楚。反正直到那时,方知东京有卖藏红花一事。

那次旅行去往何处,已记不清了。不过,一早离开旅馆时,正值寒霜弥漫的清晓。除却温室,已是百花凋谢的季节。连茶花和山茶花都开过了。

据说藏红花也有多种——不记得几时从什么书上看到的。我所见的藏红花,是花开很迟的一种。但是,花期先后离得很近。也可以说是开得最早。比水仙、风信子都开得早。

去年十二月,白山下的花店里,摆着二三十棵藏红花,上面挂着标签,两分一棵。已经干透的球根上,正抽芽开花。我散步经过,不由得驻足买了两棵回家。我之拥有藏红花,始于此时。我问花店的老头儿:

“老人家,这花栽在土里,还能开花吗?”

“能。长得可猛哩,明年能结出十棵。”

“是吗?”

买了回去,把院子里的土铲在花盆里,将花栽好,置于书斋。

才过两三天,花就蔫了。花盆也蒙上一层室内的尘埃,那尘屑好似袖兜里脏物似的,也就很久没去看顾。

想不到到今年一月,竟会抽出蓬茸如丝一般的绿叶。一直没浇水,可那一蓬绿叶,却生意盎然,青葱碧绿。植物的生命力,实在令人惊讶。能战胜一切阻力,生存,发展。恰如花店老头所说,想

必球根在不断繁殖吧。

窗外,福寿草凌霜傲雪,黄花盛开。风信子和贝母也从花坛里,破土长出新叶。书斋里的藏红花依旧郁郁葱葱。

花盆虽然蒙上一层有如袖兜里脏物似的尘埃,但是,望着那青青的翠绿,就连无情的书斋主人也禁不住时时去洒上一些水。是为求悦目的 Egoismus(利己主义)呢?抑或是无私的 Altruismus(利他主义)?人做什么事的动机,错综复杂,宛如藏红花的叶子,连自己都不易弄清楚。但是,也不想勉强自己,非去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一似青蛙舐过烟油,便要拉出肠子洗个干净那样。如今我给花盆浇水,动手去管,便说什么瞎忙。袖手不理,又给说成独善其身。残酷。冷漠。一切皆出自人之议论。倘顾忌他人悠悠之口,便会无所措手足了。

这就是我与藏红花的故事,看了此文,便会明白我的藏红花知识是何等贫乏。但是,正如同不论多么违离疏远之物,偶然间也会相逢一样,藏红花之与我,不能说没有交汇之点。要说故事的要义,就在于此。

此前,藏红花归藏红花,我归我,彼此渺不相涉,存于宇宙之间。此后,依旧是藏红花活藏红花的,而我,只管活我的吧。(为尾竹一枝^① 君而作)

大正三(1914)年一月

^① 尾竹一枝是《藏红花》一刊的编辑。此文系森鸥外应约为该刊所写。

尊重历史与摆脱历史束缚

周祥峯 译

我最近创作的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在朋友当中引起了议论。有人说是小说,有的则认为不是小说。现在很多学者信奉所谓标准美学,坚持必须按照某种模式进行创作,在此情况下要判断我的作品是否为小说是很难的。我自己也知道,以前创作的诸多作品中,在对素材的客观分析认识上,存在着很多不统一的地方。尤其那部《栗山大膳》,由于我身体欠佳,事务繁多,写出的东西几乎只是个梗概。因而,我在向“太阳”杂志社的一个记者交稿时说道:请将此稿编排在杂录栏目内发表,不要放入小说栏内。他满口答应了我的要求。可是结果这篇破天荒未经我校对就在“太阳”杂志上刊出的文章,不仅在所有的汉字旁都标注了读音假名,而且还登在小说栏内。特别是汉字读音,看来是几个人分头标注的,每隔二三页就出现不同的注法,甚至把“洋枪组组长”,误注为“洋枪长官”,把“左右良城”这个地名的读音也标错了,弄得我毫无办法。

抛开发生齟齬的《栗山大膳》不谈,单就我前边提及的那类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而论,也是和任何作家的小说都不同的。因为一般小说都存在随意取舍事实,并经过加工制作而使情节完善的痕迹,而我的那些作品却看不出这种斑痕。我过去写镰仓时期的《日莲^①上人街头讲道》的脚本时,也曾把后来很晚才出现的“立正安国论”同上述的讲道内容扯在一起。现在我已经彻底抛弃

① 日本镰仓时期的僧人,日莲宗的开山祖。

这种创作方法了。

我这样做的动机很简单。首先是我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产生了要尊重历史“本来面目”的思想,并且开始讨厌那种任意篡改历史的做法。再者,我看到现在活着的人丝毫不加掩饰地如实描写自己的生活,我想既然现代生活可以原原本本地写出来,那么过去的历史自然也可以照办了。

我的那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巧拙暂且不论。同其他作品相比,可能有很多相异之点,但我认为关键之处还在于上述两点。

朋友当中有人说,别人是以“感情”用事,我是以“理智”接物。其实,这种倾向贯穿于我的全部作品之中也绝非仅仅限于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一般说来,我的作品是属于理智型,而不是激情型的。但是我从不曾为把作品写成理智型而下过功夫。如果说我曾付出过一些努力,那也只是为写得更客观一些而已。

我反对篡改“历史的本来面目”,却又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历史的束缚,在这种束缚之下,我苦闷、挣扎,并且决意要挣脱出来。

我弟弟笃次郎在世时,我曾收集过各种流派的短篇说唱本。其中有个“逐鸟妇”的故事,当时打算把它改编成独幕剧。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弟弟,他建议我写成后交由“成田屋”^①公演。那时,“成田屋”的主人市川团十郎还健在。

这个故事是“山椒大夫”传说中的一节。当时把它改成独幕剧的计划一直未能实现,现在我决心把它构思成短篇小说。像这类传说,由于脉路较为清楚,写作当中能够避免出现游离主题、无所适从的情况,因而我所掌握的线索是不会把我死死地束缚住的。于是在对故事情节尚未作细致研究时,我的脑海里就一幕幕地浮现出仿佛梦境般的场面。

古时候,陆奥地方磐城国有个法官名叫正氏。永保元年冬被当局罗织罪名流放到筑紫国^②安乐寺。其妻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① 日本歌舞伎演员市川团十郎及其剧团使用的堂号。

② 九州的古称。

在岩代国^①的信夫郡。老大是姐姐,名叫安寿,弟弟叫厨子王。等到孩子长大了,母亲就同他们一起登上旅途去寻找父亲。他们行至越后国直江湾^②,在应化桥下歇脚时,来了个叫山冈大夫的人贩子,他把母子三人,还有女仆竹妈都骗到船上。当小船划到海上时,山冈大夫将母子和仆人分别卖给两个船夫。一个是家住佐渡^③的二郎,买下了母亲和竹妈,前往佐渡;另一个是宫崎^④的三郎,买下安寿和厨子王,前往丹后国的由良^⑤。母亲离开了在船上投海自杀的竹妈,来到佐渡,她被强令每天在田中驱赶啄食谷物的小鸟。来到由良的安寿和厨子王被一个叫山椒大夫的人买了去,姐姐被逼着每日担海水,弟弟则天天上山砍柴。两个孩子怀恋妈妈,欲逃被捉,额角被打上烙印。后来姐姐帮助弟弟逃走,自己留下被折磨致死。弟弟被中山地方国分寺的和尚救走,来到京都,并在清水寺遇上一个叫梅津院的贵人。梅津院七十无后,故隐居寺庙,求神赐子。厨子王成了梅津院的养子后,就当上了陆奥和丹后两地的最高长官。他前往佐渡接回母亲,又进入丹后,让人用竹锯把山椒大夫锯死。山椒大夫有三个儿子,分别叫做一郎、二郎、三郎。两个哥哥抚慰过厨子王,得以活命,三郎曾伙同其父折磨厨子王姐弟,也被杀头。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故事梗概。

我大体是沿着这一线索,凭着想像,构思成文的。叙述文字使用的是迄今常有和现代日语口语体,对话部分则采用现代东京语,只是在山冈大夫和山椒大夫的言谈中加进一点文言调儿。但是我在塑造历史人物时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即无法摆脱时代的影响。因此,凡有关家用器具之类,都采用了我手头脚本《和名抄》^⑥中所记载的叫法,官职也沿用古称。结果在现代口语体文章中夹杂

① 指现在本州福岛县一带。

② 系日本旧国名,日本古代划分为七十余国。

③ 为日本旧国名。

④ 为日本旧国名。

⑤ 为日本旧国名。

⑥ 即《和名类聚抄》,是日本第一部分类体汉和词书。源顺著。

了不少古代名词。出于不忽略时代的想法,我设定了故事发生的年代。全篇故事自永保元年(1801)正氏被贬官流放、抛下三岁的安寿和一岁的厨子王开始,至宽治六七年(1092)安寿十四五岁、厨子王十二三岁为止。

另外,关于收养厨子王的梅津院其人,我无法凭空想像其具体身份。历史上只有个藤原基实^①被尊为梅津大臣,至于别人是否也有此称呼?我就毫无所知了。但是藤原基实于永万二年(1165),二十四岁时已去世,时代偏后,年龄也不相吻合。于是我把藤原师实^②搬出来,他是宽治六七年左右再次就任“关白”^③的历史人物。

关于厨子王的父亲正氏的身世,我从有关传说的记载中得知他是平将门^④的后代。我对此并不感兴趣,只说他是高见王后裔桓武平氏的同族。还有的材料记载山椒大夫有五个儿子。其中太郎、二郎同情、安慰安寿和厨子王,三郎则欺凌、虐待他们。我认为同情方面无须安排两个人物,因此让太郎销声匿迹了。

经过这番琢磨构思后落成文字,复读一遍,感到稍有不稳妥之处。就是说十三岁这个年龄,从遭受山椒大夫一家虐待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国守”^⑤来说则不甚妥当。况且也不能让厨子王连续数年置父母于不顾,独自在京都立身成名。这样安排的动机实在难于交待。于是我把树立十三岁的“国守”的责任也同样委之于藤原氏的无限权力。古代十三岁的男子举行成人仪式自然也不算为时过早了。

开诚布公地说,我创作《山椒大夫》的内幕大体就是如此。至于传说涉及到人贩子,写作当中提及奴隶解放等问题那是在所难免的。

① 辅佐后白河天皇的大臣。

② 先后辅佐过白河、堀河天皇的大臣。

③ 辅佐天皇的大臣,位于太政大臣之上。

④ 日本平安朝中期的武将。

⑤ 地方官的最高长官。

总之，我为摆脱历史的束缚，创作了《山椒大夫》，但是我写完之后重读这篇作品时，总感到摆脱得还不够。这是我的由衷之言。

大正四(1915)年一月

空 车

谢志宇 译

空车^①是个古词。听到这个词,往往会联想起过去画卷中的游车^②。

所有的古词都带有产生的时代和地方的色彩。用古词,谁都不会抱有异议。倘仅仅如此,古词适用的范围就变得狭小,仅限于怀古情趣之内,用于拟古文之中。

这是个局限。进而思考下去,会发现这一局限变得愈来愈甚。何以见得?前出“空车”一词用于拟古文中,恐怕不会有什么异议。但既然是仿拟古文,其文章的内容又该是什么呢?用了古词是否就算好文章?倒也未必如此。也有内容与文体不相符的例子,如《都市风俗》、《北里一日》等,读过的人无不感到文体与内容之间欠缺和谐。

这种不和谐有碍读者的欣赏。原因就在于乱用了带有特定时代和地方色彩的古词。

上面说的是文与事之间的不协调,而文本本身也应尽可能保持协调。反过来,倘若将古词用于现代文章中会如何呢?举个极端的例子,将古词用到口语体的文章中又会如何?

爱好文章的人看后必定会愤慨。那些认为口语体文章不是文章的人暂且不谈,就连那些容忍口语体文章是文章的人,一旦看到

① “空车”一词包含两种意思:(1)没有车盖的车;(2)没有人坐的车。本文的意思为后者。

② 古时祭祀等时候,为便于观看而乘坐的车。

其中用了古诗词,想必会如痛惜稀世珍宝遭粗俗者践踏一样,视作者为愚蠢吧。

以上是保守的见解。我是同意这些的。因而我讨厌随意乱用古诗词。

但我不堪忍受因保守的见解,便心安理得地让古诗词受局限。于是我在用现代文体创作的时候,无意中使用了一些古诗词,在口语体的文章中也大方地、甚至是刻意地使用。

这样一来就要给自己找理由。理由如下:古诗词是宝。但将它裹得严严实实藏起来的话,那可就是守着金娃娃哭穷。即使是出于尊重而搁置一边不用,古诗词也终将变成废物。故尔我要挖掘宝藏,加以活用。我赋予古诗词以新的生命。古诗词大概会因此而失去固有的色彩,同时也是为获取新的生命而做出牺牲。为此,对别人的诘难,我不屑一顾。

我心中本有一事要谈,展开纸后,却不经意地写上空车二字。写完之后便考虑这两个字该如何念^①。若按音读,听后难辨其意;那么按训读,念成 karaguruma? 这下却又没有了怀旧感,让人感到有些轻飘飘,仿佛一个瘦小的男子急躁地拉着车往前赶一样,这不是我意象中的车。于是我便将它读成 munaguruma。我有意忽视这个古诗词所带有的时代与地方的色彩,当作一个新词来用,避开那个缺乏怀旧感、让人感到轻飘飘的 karaguruma 的念法。

空车在我们来往的大街上是看得到的。这种车定有它的叫法,只是我愚钝,不知道罢了。看了我以下的说明,如果有哪位知道我说的这种车叫什么,还望赐教。

我意中的车是辆大货车,其构造极其原始,颇似排子车,但要比它大数倍。排子车是人拉的,而这个车是马拉的。

这种车永远不会是空车。我在白山大街上曾见过这车,装满

① 绝大部分日语名词都有“音读”和“训读”两种念法,前者模仿汉语的读音,后者为日本人传统的念法。以“空车”为例,有 kuusya 和 munaguruma、karaguruma 等,前一种为音读,后面两种为训读。

了洋纸^①,从王子方向驶来。不过我当时对它并没有格外留意。

每次看到这辆空车驶过时,禁不住要目送它远去。车本来就大,加上是空车,便觉得车越发地大。因为大车驶过而使大道变窄。拉车的马高大硕壮,营养极好,仿佛忘了正被套着在拉车似的,只是缓缓而行。赶车的马夫是个高大强健的汉子,俨然是那肥马、大车的灵魂,大步地走着。这汉子从不左顾右盼,步履从容。我疑惑旁若无人这个词就是为他而造的。

碰到这车,行人让路。骑马者要闪开。贵族的马车要避开。富豪的小汽车也要避开。列队行走的士兵要避开。送葬的行列也要避开。遇到这车横穿铁道,火车司机也要拉闸停车,不得不耐心地等它走过。

然而,这只不过是一辆空车而已。

每次看到这空车驶过,禁不住目送它远去。这车究竟载什么才好,我从未想过。更不消说也从未将这个空车与载货车相比,论其孰优孰劣,纵令所装的东西再贵重也罢。

大正五(1916)年七月

① 相对于和纸而言的纸张。

遗 嘱

侯 为 译

吾自少年直至老死，向与挚友贺古鹤所君亲密无间，值此临终之际，劳烦贺古君代笔。死亡乃了结人生之重大事件。无论官宪威力如何强大，然吾确信此处得以抗拒。吾欲以岛根县人森林太郎名分死去。吾虽与宫内省及陆军部门关系密切，然生离死别之际，拒绝一切形式之礼遇。吾欲以森林太郎名分死去，墓碑只刻“森林太郎之墓”，不可多刻一字。题字谨托中村不折赐墨，恳请切勿举行宫内省及陆军丧礼。手续亦须分别办理。上述事宜，绝不容任何人从旁置喙。

大正十一(1922)年七月六日

森鸥外生平及创作年表

高慧勤 编

1862 年

1 月 19 日生于石见国(现为岛根县)鹿足郡津和野町。祖上历代为藩主侍医,父森静男,曾在长崎学过西医。鸥外是其长子,本名林太郎,号鸥外渔史、观潮楼主人。

1867 年

11 月开蒙,学《论语》,继而学《孟子》。

1869 年

入藩办学校养老馆学四书,通读五经,随后学《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并随父及藩医学习荷兰文典。两年后,明治政府废藩设县,关闭养老馆。在养老馆就学期间,成绩优秀。

1872 年

6 月 22 日随父陪同旧藩主北上东京。为学德文,入进文学社,下榻启蒙思想家西周府邸。

1874 年

1 月入第一大学区医学校预科(后改名为东京大学医学部),因年龄太小而虚报两岁。

1880 年

由宿舍搬至上条公寓。学写汉诗与和歌。

1881 年

3 月上条公寓发生火灾。

春,患肋膜炎。

7 月 9 日由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二十三人中,名列第八。

12 月进陆军,任命为陆军军医副(相当于中尉),分至东京陆军病院科。

1884 年

6月7日奉命留学德国,研究卫生学。

8月24日由横滨出港。

10月11日抵达柏林。当天日记写道:“达德国歌伦。余解德国语。来此。得免聋哑之病。可谓快矣。”随即去莱比锡大学进修。

1885 年

1月用汉文译出豪夫童话《侠盗行》,发表于《东洋学艺杂志》。

2月用德文撰写《论日本士兵饮食》、《论日本居室建筑》。

5月晋升为陆军一等军医,正七位。前往德累斯顿,参观抢救伤兵演习。

8—9月参加德国第十二军团演习,日后以此经历写出“留德三部曲”中的《信使》。

10月转至德累斯顿进修。

1886 年

1月1日前往皇宫,出席新年典礼,向阿尔伯特国王拜年。

1月11日出席法布利斯伯爵夫人晚会。

2月10日在宫廷舞会上,与毕劳伯爵小姐伊达重逢。

3月转至慕尼黑进修。结识留德画家原田直二郎,是为《泡沫记》男主角的原型。

6月13日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于维尔姆湖(即施塔恩贝格湖,小说《泡沫记》故事发生的舞台)溺水身亡。

6月27日曾去游湖凭吊。

9月3—18日于施塔恩贝格湖避暑。

1887 年

4月回到柏林,继续进修。

9月16—19日随同石黑军医监出席国际红十字会第四次大会,并代替日本代表发言。

1888 年

7月5日随同石黑踏上归途。“即将回去的故乡,缺少培育这种萌芽的氛围,至少是‘还’没有。那点萌芽,会不会就此而枯萎

呢？我不免有些儿担心。一种 fatalistisch(宿命的)、阴郁之感袭上心头。”(《妄想》)

9月8日抵达东京。任命为陆军军医学舍教官。

9月27日一位名叫爱丽丝的德国女郎追随来日，未见到森鸥外本人，在妹夫与弟弟的斡旋下，废然而返。

11月22日兼任陆军大学校教官。

1889年

1月于《读卖新闻》发表《源于医学学说的小说理论》，介绍葛特夏尔批评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小说论》。翻译都德、豪夫的小说。

3月9月同海军中将赤松则良男爵的长女登志子结婚。

7月兼任东京美术学校专修科讲师，讲授美术解剖学。

8月《国民之友》夏季附刊发表译诗《面影》，内收东西方诗歌，充分发挥日文与汉语的极致，最大限度表现出西方的诗歌情绪，成为明治时期新诗产生的契机。

10月以所得稿酬五十元为基金，创办评论刊物《栅草纸》，并于创刊号上发表《论栅草纸之本领》一文，提出该刊将以西方美学与诗学为基础，以“审美之眼光评论天下之文章，明其真伪，晓其优劣，以助自然之力，加速荡涤之功”，“以滔滔文坛之流，设一栅门”。森鸥外以其留学期间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的深厚修养，开始在文化上进行全面的启蒙，展开战斗的文艺批评。

翻译莱辛、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

1890年

1月《舞姬》问世，一举奠定其作家地位，成为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导。

8月发表《泡沫记》。

同评论家石桥忍月先后就《舞姬》、《泡沫记》进行论争。

9月离婚。

1891年

1月发表《信使》，并同石桥忍月进行论争。

8月24日获医学博士学位。

9月《栅草纸》刊载《山房论文》、《逍遥子之诸评语》，以及十二月刊出的《早稻田的没理想》等文，同坪内逍遥关于文学上“没理想”问题，展开长达八个月的论争。

翻译卢梭《忏悔录》等。

1892年

9月担任庆应义塾大学讲师，讲授美学。

10月翻译哈特曼《审美论》，《栅草子》连载至翌年六月，未完。

11月翻译安徒生《即兴诗人》，由《栅草子》、《目不醉草》连载，1901年2月结束。前后九年，倾注极大热情与心力，与二叶亭四迷翻译的屠格涅夫《幽会》、《邂逅》，成为日本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的经典。

1893年

11月14日晋升为陆军一等军医正，任陆军军医学校校长。

1894年

8月1日日本对清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8月27日任命为中路兵站军医部长。

《栅草纸》于当月停刊。

11月经大连、旅顺，驻扎柳树屯。同时授勋六等，获瑞宝章。

1895年

5月战争结束回国，随即赴台湾，任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长。

10月回东京，仍任军医学校校长。

1896年

1月兼任陆军大学校教官。

创办《目不醉草》，就文学艺术进行评论，与幸田露伴、斋藤绿雨共同发表《三人冗语》。

7月开始发表俳句。

1899年

6月升为陆军军医监，调任第十二(小仓)师团军医部长。因

受同僚妒嫉、排挤,明升暗降,“左迁”至九州小仓。

1902 年

1 月 4 日与大审院法官荒木博臣的长女茂子再婚。

3 月 14 日任命为第一(东京)师团军医部长。由小仓调回东京。

1904 年

2 月日俄战争爆发,担任第二军军医部长,派往中国。

1905 年

9 月日俄战争结束。

1906 年

1 月回国。

4 月授予功三级金嵌勋章与勋二等旭日重光章。

1907 年

3 月与诗人与谢野宽等人成立“观潮楼(和)歌会”。

9 月担任文部省美术审查委员会第二部(西洋绘画)委员。

11 月 13 日升任陆军军医总监·陆军省医务局长。

1909 年

1 月木下经太郎、吉井勇创办《昴星》,成为森鸥外重返文坛,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而后,石川啄木、上田敏、永久荷风、北原白秋、高村光太郎等一批年轻诗人亦加入进来,以森鸥外为中心,与谢野宽、与谢野晶子为指导,成为日本唯美主义与新浪漫主义的先驱。

7 月获文学博士称号。

本年发表的主要作品:

《半日》(《昴星》3 月号)

《假面》(《昴星》4 月号)

《追雉》(《东亚之光》5 月号)

《恳亲会》(《美术之日本》5 月号)

《催眠》(《昴星》6 月号)

《性欲生活》(《昴星》7 月号)

《鸡》(《昴星》8月号)

《金币》(《昴星》9月号)

《金毗罗》(《昴星》10月号)

《我的立场》(《新潮》12月号)

写小说之余,还译介易卜生、王尔德、邓南遮等人的剧作。

1910年

2月担任庆应义塾大学文学科顾问,推荐唯美作家永井荷风任教授。

5月《三田文学》创刊,永井荷风任主编,成为森鸥外发表作品的园地之一。

当月发生“大逆事件”,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大镇压。借口“暗杀天皇未遂”,以“大逆罪”判处幸德秋水等二十四人死刑,翌年一月行刑。《昴星》同人平出修为此案的辩护人,森鸥外得知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一些情况。明治政府对思想、艺术的镇压,令知识界噤若寒蝉。森鸥外于年底发表的《沉默之塔》、《食堂》,可视为一种婉转的批判。

本年发表的主要作品:

《杯子》(《昴星》1月号)

《青年》(《昴星》3—1911年8月号)

《栈桥》(《三田文学》5月创刊号)

《修建中》(《三田文学》6月号)

《花子》(《三田文学》7月号)

《回声》(《中央公论》8月号)

《沉默之塔》(《三田文学》11月号)

《食堂》(《三田文学》12月号)

与此同时还译介福楼拜、爱伦·坡、萧伯纳等人的小说与戏剧。

1911年

5月担任文部省文艺委员会委员,并接受委托,翻译《浮士德》。

8月17月担任美术审查委员会委员第二部主任。

本年发表的主要作品：

《蛇》(《中央公论》1月号)

《临床病历》(《三田文学》2月号)

《妄想》(《三田文学》3—4月号)

《藤柄绘》(《三田文学》5—6月号)

《殉情》(《中央公论》8月号)

《雁》(《昴星》9—1913年5月号)

《百鬼故事》(《中央公论》10月号)

《灰烬》(《三田文学》10—1912年12月号,未完)

本年所译豪普特曼《寂寞的人》,八月下旬于东京帝国剧场上演。

1912年

7月30明治天皇驾崩,两个月后,出殡当日,乃木希典大将偕夫人殉死,森鸥外颇为震惊,写出第一篇历史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由于“大逆事件”后,对思想界实行高压政策,森鸥外从此转向历史小说创作。

本年发表的主要作品：

《仿佛》(《中央公论》1月号)

《奇妙的镜子》(《文章世界》1月号)

《鼠坂》(《中央公论》4月)

《打嗝》(《中央公论》5月号)

《藤棚》(《太阳》6月号)

《羽鸟千寻》(《中央公论》8月号)

《田乐豆腐》(《三越》9月号)

《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中央公论》10月号)

本年译完《浮士德》,以及里尔克、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

1913年

所译名剧《浮士德》第一部、莎翁《麦克白》等均在帝国剧场上演;创作的历史小说《阿部家族》等也搬上舞台。另外还译出《歌德

传》、《浮士德考》、易卜生的《娜拉》等。

12月《昴星》停刊。

本年发表的主要作品：

《阿部家族》(《中央公论》1月号)

《佐桥甚五郎》(《中央公论》4月号)

《槌一下》(《中央公论》7月号)

《护持院原的复仇》(《杜鹃》10月号)

1914年

1月《我等》创刊，八个月后停刊。

5月前往仙台、札幌等地视察军队卫生情况。

本年发表的主要作品：

《大盐平八郎》(《中央公论》1月号)

《饕餮事件》(《新小说》2月号)

《藏红花》(散文，《番红花》3月号)

《安井夫人》(《太阳》4月号)

此外尚在《我等》发表《译诗十一篇》。

1915年

4月24日获勋一等瑞宝章。

11月出席大正天皇即位大典。

本年发表的主要作品：

《山椒大夫》(《中央公论》1月号)

《尊重历史与摆脱历史的束缚》(《心之花》1月号)

《两个朋友》(《阿尔斯》6月号)

《鱼玄机》(《中央公论》7月号)

《余兴》(《阿尔斯》8月号)

《阿公阿婆》(《新小说》9月号)

《最后一句话》(《中央公论》10月号)

1916年

1月正式辞去医务局长一职。

7月获旭日大绶章。

12月9日夏目漱石去世,出席葬礼。

本年发表的主要作品:

《高濂舟》(《中央公论》1月)

《梶原品》(传记小说,《东京日日新闻》1月1—8日)

《涩江抽斋》(《东京日日新闻》1月13月—5月18日)

《寒山拾得》(《新小说》1月号)

《空车》(《东京日日新闻》5月6、7日)

《伊泽兰轩》(传记小说,《东京日日新闻》6月25日—1917年9月15日)

1917年

12月担任宫内省室博物馆总长兼图书头。

本年主要作品仅有《北条霞亭》等少数几部传记小说。

1919年

9月帝国美术院成立,担任第一任院长。

1920年

一二月间,患流感与肾炎。

1922年

6月病情恶化,身为医生,却终身拒绝医生诊视,首次接受诊断。病名为“肾萎缩”,实际上,肺结核症状亦在急剧发展。

7月6日向挚友贺古鹤所口述遗嘱:余意以石见人森林太郎而死……墓碑除刻“森林太郎墓”外,不可多刻一字。

7月9日上午七时,逝于家中。

7月13日葬于向岛弘福寺。翌年九月,关东大地震时烧毁。故于1927年改葬于三鹰市禅林寺。

1923年

1月第一次出版《鸥外全集》共十八卷。

二战后,岩波书店再次编辑出版《鸥外全集》,全五十三卷,包括创作、翻译、医学论文等,可谓搜罗无遗。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森鸥外精选集

作者 = (日) 森鸥外著 高慧勤编选

页数 = 5 5 9

S S 号 = 1 1 5 5 5 8 0 5

出版日期 = 2 0 0 5 年 0 4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